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二〇〇冊目次

廣博物志五十卷（二一）（明）董斯張輯　明萬曆高暉堂刻本　〇〇一

廣博物志五十卷（二）

（明）董斯張輯

明萬曆高暉堂刻本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七

隴西董斯張纂
虎林楊士綏訂

藝苑二 史

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於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禮

昔在三墳五典春秋檮杌即上代帝王之書中古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爲格言其餘外傳則

神農嘗藥厥有本艸夏禹敷土寔著山經世本辯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從來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騖摧而爲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畧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公載記王韶晉安陸紀姚最梁後畧此之謂偏記者也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爲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已傳此之謂小錄者也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瑣語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爲言猶賢於已故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

林孔思尚語錄陽松玠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汝頴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者編而記之若周稱陳留耆舊周斐汝南先賢陳壽益部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高門華冑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楊雄家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曆此之謂家史者也賢士貞女類聚區分雖百行殊途而同歸於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爲之錄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

趙採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陰陽炭變化爲工流形賦象於育不育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志怪干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襍記者也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理書者也帝王桑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常厥所苟能書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

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史通

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敘錄功美垂之無窮華覈疏

史之爲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袁山松書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讚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曰述楊雄曰譔劉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則總歸論焉史通

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晉大史屠黍見晉之亂也以其圖法歸周呂氏春秋

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

夕朕寤遂事驚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朔望以聞周書

當春秋之世諸侯國自有史故孔子求衆家史記而得百二十國書如楚之書鄭之志魯之春秋魏之紀年此其可得言者左丘明既配經立傳又撰諸異同號曰外傳國語二十一篇斯蓋採書志等文非唯魯之史記而已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終乎秦末號曰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後七雄並爭秦并

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太中大夫陸賈紀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馬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時事上自黃帝下訖麟趾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都謂之史記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諸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

有錄而已（張晏漢書注云十篇沒後亡失此說非也）元成之間會稽褚先生更補其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等傳其龜策日者辭多鄙陋非遷本意也晉散騎常侍巴西譙周以遷書周秦已上或采家人諸子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糺其繆今則與史記並行於代焉（史通）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商字子高七略云陽陵人事五鹿充宗後事劉向能屬文與孟柳俱待詔）

元魏之世在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而頗紕誤及見顓頊字爲許綠借作許緣其人遂謂朝士言從來謬音專旭當專翾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行信期年之後史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焉（顏氏家訓）

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楊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

中司徒掾班彪以爲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僞褒新莽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者也於是採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上下通洽爲漢書紀表志傳百篇其事未畢會有上云固私改作史記者有詔京兆收繫悉錄家書封上固弟超詣闕自陳明帝引見言固續父所作不敢改易舊書帝意乃解即出固徵詣校書

受詔卒業經二十餘載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固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莫能綜理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校叙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授讀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東觀馬續所作而古今人表不類本書始自漢末迄乎陳世爲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於專門受業遂與五經相亞初漢獻帝以固書文煩難省乃詔侍中荀悅依左氏傳刪爲漢紀三十篇命秘書給紙筆經五

六年乃就其言簡要亦與本傳並行 史通

梁有僧南渡賫一葫蘆有漢書班固真本宣城太守蕭琛得之謂之秘史

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撰漢書真本獻東宮皇太子令劉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錄其異狀數十事其大畧云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巳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又案古本叙傳號爲中篇今本稱爲叙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表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寔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仗劍周章邦之傑子寔唯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

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也 梁書

東莞臧逢世年二十餘欲讀班固漢書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劉緩乞丐客刺書翰紙末手寫一本軍府服其志尚卒以漢書聞 顏氏家訓

陸倕所讀一徧必誦於口嘗借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畧無遺脫 南史

謝舉兄子僑素貴甞一朝無食其子啟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梁書

劉臻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爲漢聖 隋書

闞駰二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後魏書
魏收之在議曹與諸博士議宗廟事引據漢書
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魏便忿怒多不
復言取韋玄成傳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
之達明乃來謝曰不謂玄成如此學也
在漢中興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
令尹敏司隸從事孟冀作世祖本紀并撰功臣
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
自是以來春秋世亦以煥炳而忠臣義士莫之

撰勒於是又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及諫議大
夫李尤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
自建武訖乎永初事業垂竟而珍尤繼卒復命
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
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至元嘉元
年復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
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
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列傳入崔篆諸人
寔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

程郭願及鄭衆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
漢紀嘉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
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作
朝會車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
十志會董卓作亂大駕西遷史臣廢棄舊文散
逸及在許都楊彪頗存注記至於名賢君子自
本初已下闕續魏黃初中唯著先賢表故記殘
缺至晉不成大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討論衆
說綴其所聞起元光武終于孝獻錄世十二編

年二百通綜上下旁引庶事爲紀志傳凡一十
三篇號曰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删定東觀
記爲後漢書帝紀十二皇后紀二三譜十典列
傳七十總九十七篇其十典竟不成而卒自斯
已後作者相繼爲編年者四族創紀傳者五家
推其所長華氏居冣而遭晉室東徙三惟一存
至宋宣城太守范曄乃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删
煩補畧作後漢書凡十紀十志十八列傳合爲
百篇會曄以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先是

晉東陽太守袁宏抄撮漢氏後書依荀悅體著後漢紀十三篇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史通

後漢紀傳發源東觀袁張所制偏駁不倫薛謝之作疎謬少信司馬彪之詳實華嶠之準當則其冠也及魏代三雄紀傳互出陽秋魏畧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疎濶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辯洽荀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至譽也於晉代之書繁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

續末而不終干寶述紀以審正得序孫盛陽秋以約舉爲能按春秋經傳舉例發凡自史漢以下莫有準的至鄧撰晉紀始立條例又撮畧漢魏憲章殷周雖湘州曲學亦有心典謨及交阯立例乃鄧氏之規焉上

東觀漢記起光武記注至靈帝長水校尉劉珍等撰蔡邕等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

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史通

范曄所撰十志一皆託謝儼搜撰垂畢遇曄敗悉蠟以覆車一代以爲恨沈約宋書

范曄獄中與諸生侄書以自序其畧曰吾少懶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尚耳自爾以來轉爲化心至於所通處皆自得之胸懷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

石耳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爲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未關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旣任情無例唯志可推耳博贍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

若往往不滅過叅筍當共北方歟晉代非但
不愧之而已欲得作諸志前漢可行者悉令備
雜事不必多且使兒文得盡又欲因事號卷內
發於以正得失實錄不果贊自述在文傑思
殆無一字空設商定同合異乃自不知
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標
其人略耳諸綱意甚多自古號大而思折未有
此也恐世人不能盡知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
狂言耳上

魏史黃初太和中始命尚書衛覬繆襲草創紀
傳累載不成又命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監王沈
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該司隸
校尉傅玄等復共撰定其後王沈獨就其業勒
成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爲時諱殊非實錄吳
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撰吳
書峻孚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
勑韋曜周昭薛瑩梁廣華覈訪求往事相與紀
述並作之中曜昭爲首當歸命侯時廣昭先亡
曜瑩徙黜史官久闕書遂無聞覈表請召曜瑩續
成前史其後曜獨終其書定爲五十五卷至晉
受命海內大同著作陳壽乃集三國史撰爲國
志凡六十五篇夏侯湛時亦著魏書見壽所作
便壞己草而罷及壽卒梁州大中正范頵表言
國志明乎得失辭多勸誡有益風化願垂採錄
於是詔下河南尹就家寫其書先是魏時京兆
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其後孫盛撰魏氏春
秋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錄異聞錯出

其流最多宋文帝以國志載事傷於簡略乃
命中書郎裴松之兼採眾書補注其闕由是世言
三國志者以裴注爲本焉史通
裴松之字世期注三國志其子駰字龍駒注史
記
王沈字處道太原人也好書善屬文累遷秘書
監正元中典著作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爲
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晉書
齊史之書從試馬遷之述漢非常昭仗正於吳

朝崔浩犯諱於魏因此身亡宗族殞殁於當時
或書填坑窖無聞於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
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厲其匪躬之節蓋亦難
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
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而獲全是以驗世途
之多隘知寔錄之難遇耳
王沉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
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
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

虎可也
孫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漢尚書陳壽王隱國
志何之元劉璠梁典 史通
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謂范甯
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子曰使陳壽不
美於史遷固之罪也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
向之罪也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
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
而任傳 文中子

王韶之字休泰琅琊臨沂人也私撰晉陽秋既
成時人謂之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
事訖義熙九年善敘事辭論可觀為後代佳史
宋書
晉史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佐著作
郎束晳又撰十志會中朝喪亂其書不存先是
歷陽令陳郡王銓有著述才每私錄晉書及功
臣行狀未就而卒子隱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
都事跡多所詳究過江為著作郎受詔撰晉史
為其同僚虞預所斥坐事免官家貧無資書未

遂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鎮亮給其紙
筆由是獲成凡為晉書八十九卷咸康六年始
詣闕奏上隱雖好述作而辭拙才鈍其書編次
有序者皆銓所修章句混漫者必隱所作時尚
書郎領國史干寶亦撰晉紀自宣訖愍七帝五
十三年凡二十二卷其書簡略直而能婉甚為
當時所稱晉江左史官自鄧粲孫盛王韶之檀
道鸞已下相次繼作遠則偏記兩帝近則唯敘

六朝至宋湘東太守何法盛始撰晉中興書勒成一家首尾該備齊隱士臧榮緒又集東西二史合成一書皇家貞觀中有詔以前後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乃敕史官更加纂錄採正典與其襍說數十餘部兼引僞史十六國書爲記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并序例目錄合爲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

李彪上表曰竊謂天文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

人宜其世矣是以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此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蓍龜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終業者皆陵遲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史而見賦伯喈違閣而就志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爲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敕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此史官之不遇時也　北史

高平郗紹作晉中興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曰卿名位貴達我寒士願以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爲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廚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遂行何書

劉存綽字東信小名春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裏晉書

十六國史前趙劉聰時領左國史公師彧撰高祖本紀及功臣傳二十人甚得良史之體凌修

譖其訕謗先帝聰怒而誅之劉曜時平輿子和苞撰漢趙記十篇事止當年不終曜滅後趙石勒命其臣徐光宗歷傅暢鄭愔等撰上黨國記起居注趙書其後又令王蘭陳宴程陰徐機等相次撰述至石虎並令刊削使勒功業不傳其後燕太傅長史田融宋尚書庫部郎郭仲產北中郎參軍王度追撰石事集鄴都記趙紀等書前燕有起居注杜輔全錄以爲燕紀後燕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書著本紀并佐命功臣王

公列傳合三十卷慕容垂稱其敘事富贍足成一家之言但褒述過美有慙董史之直其後申秀范亨各取前後二燕合成一史南燕有趙郡王景暉嘗事德超撰二主起居注超亡仕於馮氏官至中書令仍撰南燕錄六卷蜀初號曰成後改稱漢李勢散騎常侍常璩撰漢書十卷後入晉秘閣改爲蜀李書璩又撰華陽國志具記李氏滅前涼張駿十五年命其西曹邊瀏集內外事以付秀才索綏作涼國春秋五十卷又張

重華護軍參軍劉慶在東苑專修國史二十餘年著涼記十二卷建康太守索暉從事中郎劉昞又各著涼書前秦史官初有趙淵車敬梁熙韋譚相繼著述苻堅嘗取而觀之見苟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滅其本後著作郎董誼追錄舊語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關曾訪秦國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問諸仇池並無所獲先是秦秘書郎趙整參撰國史值秦滅隱於商洛山著書不輟有馮翊車頻助其經始整卒頻乃啟

頻纂成其書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能定爲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倫河東裴景仁又正其訛僻删爲秦記十一篇後秦扶風馬僧虔河東衛隆景並著秦史及姚氏之滅殘缺者多泓從弟和都仕魏爲左氏尚書又追撰秦紀十卷夏天水趙思羣北地張淵於眞興承光之世並受命著其國書及統萬之亡多見焚燒西涼與西秦北燕其史或當代所書或他邦所錄段龜龍記呂氏宗欽記禿髮氏韓顯宗記呂馮

氏唯此三者可知自餘不詳魏世黃門侍郎崔鴻乃考覈衆家辨其同異除煩補闕錯綜綱紀易其國書曰錄主紀曰傳都謂之十六國春秋鴻始以景明之初求諸國逸史逮至始元年鴻集稽備而以猶闕蜀事不果成書推求十有五年始於江東購獲乃增其篇目勒爲十卷鴻沒後永安中其子繕寫奏上請藏諸秘閣由是僞史宣布大行於時

劉祥撰宋書序錄歷說諸家晉史其略云法盛

中興荒拙少氣王隱徐廣淪溺學華上
宋史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創紀傳自此以
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補承天殘缺後又命裴
松之續成國史松之尋卒史佐孫沖之表求別
自創立爲一家言（言一本字下有之字宋下衍）孝建初又勅南
臺侍御史蘇寶山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
撰寶山彼殊大明六年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
前作爰因何孫山蘇所述勒爲一書其臧質魯
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自造而序事多虚雖

以取信自永光已後至禪讓十餘年中闕而不
載至齊著作郎沈約更補綴所遺製成新史自
義熙肇號終乎昇明三年爲紀十志三十列傳
六十合百卷名曰宋書永明末其書既行河東
裴子野更刪爲宋畧二十卷沈約見而歎曰吾
所不逮也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畧爲上沈
書次之
齊史江淹始受詔著述以史之所難無出於志
故先著其志以見其才沈約衍著齊紀二十篇

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時奉朝
請吳均亦表請撰齊史乞給起居注并羣臣行
狀有詔齊氏故事布在流俗聞見既多可自搜
訪也均遂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帝爲齊
明佐命帝惡其寔詔燔之然其私本竟能與蕭
氏所撰並傳於後
梁史武帝時沈約與給事中周興嗣步兵校尉
鮑行卿秘書監謝吳相承撰錄已有百篇値承
聖淪沒並從焚蕩廬江何之元沛國劉璠以所

聞見究其始末合撰梁典三十篇而紀傳之書
未有其作陳祠部郎中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
周但既當朝務兼修國史至於陳亡其書不就
上藍
梁安城王蕭欣博學善屬文天保之朝爲一代
文宗專掌詞令沈博歷侍中僕射尚書令有集
三十卷著梁史百卷初欣以文詞擅名所敵擬
者唯河東栁信言然栁內雖不伏而莫與抗及
閣欣卒時爲吏部尚書賓客候之見其屈一脚

跳連稱曰獨步來獨步來衆賓皆拊掌以爲笑（樂府雜錄）

梁武帝嘗從容謂蕭子顯云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今日時以爲名對（梁書）

梁特進沈約撰史王儉嘗問約曰從叔太常何故無傳約戲之曰賢從叔者何可夜答曰從叔唯忠與孝若當不以忠孝爲美約有慚色（南史）

（[illegible]）陳史初有吳郡顧野王北地傅縡各爲撰史學士其武文二帝紀即顧傅所修太建初中書郎陸瓊續撰諸篇事傳頗據姚察就加刪改粗有條貫及江東不守持以入關隋文帝嘗索梁陳事跡察具以所成每篇續奏而依違荏苒竟未絕筆皇家貞觀初其子思廉爲著作郎奉詔撰成二史於是憑其舊稿加以新錄彌歷九載方始畢功定爲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今並行世焉（史通）

元魏史道武時始令鄧淵著國記爲十卷而條例未成暨乎元明廢而不述神䴥二年又詔集諸文士崔浩浩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黃輔等撰國書爲十卷又特命浩總監史任務從實錄復以中書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並參著作續成前史書叙述國事無隱惡而刊石寫之以示行路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自是遂廢史官至文成帝和平元年始復其職

而以高允典著作修國記允年已九十手目俱衰所有校書郎中劉模長於緝綴乃令執筆而口占授之如是者五六歲所成篇卷模有力焉初國記自鄧崔以下皆相承作編年體至孝文太和十一年詔秘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始分爲紀傳異科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既而崔光遵業補續下訖孝明之世溫子昇復修孝武紀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魏史官私所撰盡於斯矣齊天保二年勅秘書監魏收博

採舊聞勒成一史又令刁柔辛元植房延祐睦仲讓裴昂之高孝幹等助其編次收所取史官惧相凌怨故刁辛諸子並乏史才唯以勞舊學流憑附得進於是大徵百家譜狀斟酌以成魏書上自道武下終孝靜紀傳與志凡百三十卷收諂齊氏於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厚誣江左性憎勝已喜念舊惡甲門盛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沒其善事遷怒所至毀及高曾書成始奏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論討前後列

訴者百有餘人時尚書令楊遵彥一代貴臣勢傾朝野收撰其家傳甚美是以深被當援諸訟史者皆獲重罰或有斃於獄中群怨謗聲不息孝昭世勑收更加研審然後宣布於外武成嘗訪諸群臣猶云不實又令治改其所變易甚多由是世薄其書號為穢史至隋開皇勑著作郎魏澹與顏之推辛德源更撰魏書矯正收失澹以西魏為真東魏為偽故文恭列紀孝靖稱傳合紀傳論例總九十二篇煬帝以澹書猶未能

善又勑左僕射楊素別撰學士潘徽褚亮歐陽詢等佐之會素薨而止今世稱魏史者猶以收本為主焉

高齊史天統初太常少卿祖孝徵述獻武起居名曰黃初傳天錄時中書侍郎陸元規常從文宣征討著皇帝實錄惟記行師不載他事自武平後史官陽休之杜臺卿祖崇儒崔子發等相繼注記逮於齊滅隋祕書監王邵內史令李德林並少仕鄴中多識故事王乃憑述起居注廣

以異聞造編年書號曰齊志十有六卷[illegible]

[illegible]李在齊預修國史創紀傳書二十七卷至開皇初奉詔續撰增多齊史三十八篇已上送官藏之祕府皇家貞觀初勑其子中書舍人百藥仍其舊錄雜採他書演為五十卷今之言齊史者唯王李二家云已上

魏收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illegible]

昔悛初為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明日魏收可悛

曰魏收輕薄徒耳又欲陷收以不孝之罪收銜
之收後與國史㥄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
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陋不釋 北史
宇文周史大統年有秘書丞柳虬兼領著作直
辭正色事有可稱至隋開皇中秘書監牛弘追
撰周紀十有八篇略敘紀綱仍皆牴牾皇家貞
觀初勑秘書丞令狐德棻秘書郎岑文本共加
修緝定為周書五十卷 史
隋史當開皇仁壽時王邵為書八十卷以類相

從定其篇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煬帝世
唯有王胄等所修大業起居注及江都之禍仍
多散逸皇家貞觀初勑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
中孔穎達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與新撰周史
並行於時初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並未有
書乃命學士分修事其於上仍使秘書監魏徵
總知其務凡有贊論徵多預焉 上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七終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八

隴西董斯張纂
昭武謝先申訂

藝苑三 圖籍

仲秋甲戌東遊次雀梁蠹書於羽陵 穆天子傳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馮曰事者應變而動書
者言之所出智不藏書王壽乃焚其書而舞之
韓非子
魏人陳餘謂孔鮒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
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吾為無用之學知吾
者唯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行藏之以待其
求求至無患矣 孔叢子

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
怪之子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
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下其修至于今翟上無
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 墨子
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
之間書積如丘山故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

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 劉歆七略
武陵記天門山巖中有書數千卷見而不可取
伏滔北征記皇天塢古陶穴藏書二千餘卷
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秘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羣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景部有史記舊事皇覽部襍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大凡四部

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于作者之意無所論辯
晉魏之士見管輅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為有隱書及象甲之數予每觀輅書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然輅獨在少府官舍無家人子弟隨之其亡後好奇者盜輅書惟攜易林風角及鳥鳴書還耳夫術數有百數十家其書有數千卷書不少也然而世鮮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也 管輅別傳

惠懷之亂京華蕩覆石渠文籍靡有孑遺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勗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為三千一十四卷充遂總沒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為次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
皇甫謐常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與之 晉書
宋武帝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纔四千卷文帝元嘉八年秘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書丞王

儉又造目錄大凡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為典則
齊永明中秘書丞王亮監謝朏又造四部書目

大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秘閣經籍遺散

梁初秘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內列藏衆書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豫焉梁有秘書監任昉殷鈞四部目錄又文德殿目錄其術數之書更為一部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錄普通中有處士阮孝緒博采宋齊以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為七錄一曰經典錄紀

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梁武敦悅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于江陵大凡七萬餘卷陳天嘉中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闕尚多

處願有書同傳 南史

裴諏之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即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裴生矣 北

王筠幼便警悟及長清淨好學沈約每見其所著輒嗟咨吟味以為不逮嘗語筠曰昔蔡中郎一見王仲宣稱為王公孫曰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已後平生意好殆將都絕不謂疲暮復逢于君

柳津字元舉性强直有風華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嘗令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也 隋書

後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經史未能全具

道武嘗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帝曰書籍凡有幾何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以至于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乃命郡縣大收書籍悉送平城孝文徙都洛邑借書于齊秘府之中稍以充實暨于爾朱之亂散落人間 北史

魏璇琛假書于許赤彪聞見日富

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讎校嘗謂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妻弟李節謂劭思誤書何由便得劭曰

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北史
恚約靜居閉室忽有野媪齎書數卷置經案上無言而出并持異樹自植于庭云青庭樹也約曰此書美也不俟看之如其恩也亦不勞視經七日又見一叟請書而退此樹葉綠花紅扶疎尚在高僧傳
隋牛弘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憲章祖述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先王墳典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尚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遺逸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劉向父子讐校篇籍漢之典文于斯爲盛及王莽之末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術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席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填委更倍于前及孝獻移都吏人擾亂圖書縑帛皆巳爲帷囊所取而西載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

漢更集經典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史者新簿屬劉石憑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劉裕平姚泓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歸江左宋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畧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攻破梁室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及周師平郢繹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戎軍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至于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古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

府聖代令秘集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
令大備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
閣斯積上納之內詔獻書一卷賚縑一疋一二
年間篇籍稍備乃總加編次召天下工書之士
京兆韋霈南陽杜頵等于秘書內補續殘缺為
正副二本藏于宮中其餘以實秘書內外之閣
凡二萬餘卷煬帝即位秘閣之書分為三品于
東都觀文殿東西廂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
屋藏丙丁 隋書

隋煬帝令造觀文殿前兩廂為書堂各十二間
堂前通為閣道承殿每一間十二寶廚前設方
五香重牀亦裝以金玉春夏鋪九 象簟秋設
鳳綾花褥冬則加綿裝須彌氈帝幸書堂或觀
書其十二間內南北通為閣電窗玲瓏相望雕
刻之工窮奇極之妙金鋪玉題綺井華榱環映
溢目每三間開一方戶戶垂錦幔上有二飛仙
當戶地口施機發駕將至則有宮人擎香爐在
輦前行去戶一丈腳踐機發仙人乃下閣捧幔
而升閣扇即開書廚亦啓若自然皆一機之力
舉駕出垂閉復常諸房入戶式樣如一 大業拾遺記
煬帝藏書上品紅琉璃軸中紺琉璃軸下
陽玠娶博陵崔吏部女崔家富圖籍殆將萬卷
成婚之後頗亦遊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
被人盡盜竊不知覺崔遂令檢之玠捫腹曰已
藏之經笥矣 談藪
黃妳言書卷怡神如妳媼有人讀書把卷即睡
梁人因呼書卷為黃妳

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嚙
蠹魚不生 致虛雜俎
漢法本內傳稱漢明帝遣蔡愔秦景王遵等一
十八人至天竺國得摩騰法蘭等及佛經像還
帝問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騰曰天竺迦毗
羅衛國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中心也三
世諸佛皆于彼出乃至天龍人鬼有願行力皆
生于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眾生無緣感
之佛故不往也佛雖不往光相及處或五百年

或一千年或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往
化也時帝大悅至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
諸山道士六百九十人朝正之次上表請與西
域佛道較試優劣敕尚書令宋庠引入告曰此
月十五日大集白馬寺南門立三壇五岳八山
諸道士將經三百六十九卷置于西壇二十七
家諸子書二百三十五卷置于中壇奠食百神
置于東壇明帝設行殿在寺門道西置佛舍利
及經諸道士等以柴荻火遶壇臨經涕泣曰人

主信邪玄風失緒敢延經義在壇以火取驗用
辯眞僞便放火燒經並成煨燼道士等相顧失
色有欲昇天入地種種呪術並不能得大生愧
伏太傅張衍曰卿今無一可驗宜從西域佛法
剃髮爾時外道褚善信等于時不吝南岳道士
費叔才等自感而死佛之舍利放五色光上空
如蓋覆日映衆摩騰禪師涌身高飛神化自在
于時天雨寶華得未曾有 法苑珠林
前漢哀帝元壽年使景憲往大月氏國因誦浮
圖經還漢當時稍行浮圖齋戒也
前漢成帝時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傳云向
博觀史籍往見有佛經及看列仙傳云吾搜檢
藏書太史創撰列仙圖黃帝以下迄至于今定
檢實錄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
矣推此而明秦周已前早有佛法流行震旦何
以取知今案所列也故佛傳云佛滅度後一百
一十六年東天竺國有鐵輪王統閻浮提收佛
靈骨役使鬼神起八萬四千塔具如下述此九

州之地並有遺塔云是育王所造此洛即當此
周敬王二十六年丁未之歲故塔興焉世經十
二主至秦始皇二十四年焚燒典籍育王諸塔
由此見隱又檢釋道安朱士行等經錄目云秦
始皇之時有外國沙門釋利防等一十八賢者
齎持佛經來化始皇弗從遂囚禁之夜有金剛
丈六來破獄出之始皇驚怖稽首謝焉准此而
言則知秦漢已前有佛法也尋道安所載十二
賢者亦在七十之數今列仙傳見有七十二人

案文殊般若經泥洹經云佛滅度後四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為仙人說法又案地理志西域傳云雪山者即葱嶺是也其下有三十六國先來奉漢其葱嶺連亘東至終南文殊來化仙人即斯地也詳而驗之劉向所論可諭矣

晉濟陰丁承字德慎建安中為凝陰令時北界居民婦詣外井汲水有胡人長鼻深目左過井上從婦人乞飲飲訖忽然不見婦則腹痛遂加轉劇啼呼有頃卒然起坐胡語指麾邑中有數

十家悉共觀視婦呼索紙筆來欲作書得筆便作胡書橫行或如乙或如巳滿五紙投著地教人讀此書邑中無能讀者有一小兒十餘歲婦即指此小兒能讀小兒得書便胡語讀之觀者驚愕不知何謂婦教小兒起儛小兒即起翹足以手弄相和須臾各休即以白德慎德慎召見婦及兒問之云當時忽忽不自覺知德慎欲驗其事即遣吏齎書詣許下寺以示舊胡胡大驚言佛經中間亡失道遠憂不能得雖口誦不具足此乃本書遂留寫之

晉沙門安慧少無恒性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能談吐永嘉年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禱願天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慧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後止洛陽大市寺手自細書黃縑大品經一部合為一卷字如小豆而分別可識凡十餘本以一本與汝南周仲智妻母胡氏供養胡氏過江齋經自隨後為火災所延倉卒不暇取

經悲泣懊惱火息後乃于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無虧損

釋師初得放光經始就披讀魔來蔽文唯見空牒釋知魔所為誓心逾固魔去字顯仍習誦之後聞空中聲曰汝是智人何用讀此釋曰汝是小魔宜時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並上

晉謝敷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也少有高操篤信大法手寫首楞嚴經當在都白馬寺為災火所延什物餘經並成煨燼而此經止燒紙頭界外

而巳文字悉存無所毀失數兇時友人旋其得道及聞此經彌復驚異宣驗記

恒山沙門釋道安者經石趙之亂避地于襄陽注般若道行密迹諸經析疑甄解二十餘卷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遠理者當見瑞相乃夢見胡道人頭白眉長語安曰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也後十誦律至遠公云昔和尚所夢乃是賓頭盧也

西晉蜀郡沙門帮僧以苦行致目爲蜀三賢寺主誦法華經寺常山中誦經時至每感虎來蹲前聽部訖乃去常至誠感驗見左右四人爲衛

前魏廢帝甘露五年沙門朱士行者講小品經恨章句未盡以此年往西域尋求復之彼有留難不許東返士行執經王庭曰必大法不傳當從火化便以貝葉經投火一無所損經乃放光舉國敬異便放達東夏即放光般若經是也

晉沙門花行若潁川人也姓朱氏氣志方遠識宇沈正修心直道榮辱不能動焉時經典未備唯有小品而章句闕略義致弗顯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至于闐尋求經藏踰歷諸國西域僧徒多小乘學聞往行求方等諸經咸駭怪不與曰邊人不識正法將多惑亂往行曰經云千載將末法當東流若疑非佛說請以至誠驗之乃焚柴布灰烟炎方盛往行捧經涕泣稽顙誓曰若果出金口應宜布漢地諸佛菩薩宜爲證明于是投經火中騰燄後崇既而一積煨燼文

字無毀皮牒若故衆國欣敬因留供養遣弟子法饒齎送梵本還至陳留浚儀倉垣諸寺出之凡九十篇二十萬言河南居士竺叔蘭譯解方俗深善法味親其傳譯今放光首品是也

宋羅璵妻費氏者寧蜀人父悅宋寧州刺史費少而敬信誦法華經數年勤至不倦後忽得病苦心痛守命門門惶懼屬纊待時費氏心念我誦經勤苦宜有善祐應不于此遂致死也既而睡臥食頃如寤如夢見佛于牕中授手以摩其

心應時都愈一堂男女婢僕悉覩金光亦聞香氣與從妹即琰外族曾祖尚書中兵郎費愔之夫人也于時省疾牀前亦具聞見于是大興信悟度戒至終每以此瑞進化于姪焉

法顯至中天竺于摩竭提邑波連弗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綖經方等泥洹經等顯留三年學梵語胡書方躬自書寫于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顯同旅十餘或留或亡顧影唯己常懷

悲慨忽于玉像前見商人以晉地一白團絹扇供養不覺悽然下淚停二年復得彌沙塞律長雜二含及雜藏並漢土所無既而附商人大舶循海而還

釋僧辯姓吳建康人出家止安樂寺少好讀經哀婉折衷獨步齊初無人如之嘗在新亭劉紹宅齋辯初夜讀經始得一契忽有羣鶴下集階前及辯度一卷一時飛去由是聲振天下

釋曇憑姓楊犍為南安人少游京師學轉讀止白馬寺音調甚工而過且自任時人未之推也于是專精規矩更加研尋晚遂出邵翕然改觀誦三本起經尤善其聲後還蜀止龍淵寺巴漢懷音者皆崇其聲範每梵音一吐輒象馬悲鳴因[illegible]造銅鐘于未來常有八音四辯庸蜀有銅鐘始于此也

宋沙門曇和者京師衆造寺僧也宋義嘉難和領為白衣隸劉胡部下胡嘗遣將士數十人值諜東下和亦預行行至鵲渚而值臺軍西上諜

衆細散各逃草澤和得竄下至新林外會見野老父服縷敝和乃以貌整衣褶易其衣提籃負擔若類田人時諸游軍捕此散諜覘和形色疑而問之和答對謬略因被笞掠登將見斬和自散走但恆誦念觀音經至將斬時祈懇彌至既而軍人拔刃屢砍三砍三折並驚而釋之和于是出家遂成精業

宋尼釋智通京師簡靜尼也年貌姝少信道不

篤元嘉九年師宛䏻道嫁爲魏郡梁甚甫妻生
一男年大七歲家甚貧無以爲衣通爲尼時有
數卷素無量壽法華等經悉練持之以衣其兒
居一年而得病恍惚驚悸竟體剜爛狀若火瘡
有細白蟲日去升餘燥痛煩毒晝夜號叫常聞
空中語云壞經爲衣得此劇報旬餘而死
宋廬山有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
經律清潔有戒行誦法華經每夜吟諷常聞暗
中有彈指讚歎之聲嘗于小雷遇風波船將覆

沒慶唯誦經不輟覺船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
忽至岸
晉安樂習山居守素林壑時行村聚惠益生靈
終襄（雲門）不接浮俗未有人于子午虎林兩谷
澗之側鑿龕結庵延而住之初住龕日上有大
石正當其上恐落摧出遂峻崩下安自念曰願
移餘處莫碎龕窟石遂依言迸避餘所大衆共
怪安曰是華嚴經力也（高僧傳）
梁有廣州南海郡人何規以歲次協洽月呂黄

鍾天監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採藥于豫章胡
翼山發采十所里將循曲陌先限清澗或如止
水乍有潔流方從揭厲且就褰攬本濟之間忽
不自覺見淵之西隅有一長者語規勿渡規于
時卽留其人面色正青徒跣拾履年可八九十
而已皺欲鬚長五六寸髭半于鬚耳過于眉眉
皆下被眉之長毛長二三寸隨風相靡脣色甚
赤語響而清手爪正黄指毛亦長二三寸着布
帔下裙有泥洹僧手提書一卷遥授與規規仰

承持登禮三拜語規可以此經與建安王此經
若至宜作三七日慶齋若不曉齋法可問下林
寺副公長者言畢便去行十餘步間忽然不覩
規開示卷內題名爲慧印三昧經（[illegible]）
後魏末齊州釋志湛者住太山北人頭山遂谷
中銜艸寺省事少言人鳥不亂讀誦法華人不
測其奈業將終時神僧寶誌謂梁武曰北方銜
艸寺須陀洹聖僧今日滅度湛之亡也無惱而
化兩手各舒一指

後魏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爲常業初死權殯隄下後改葬骸骨並枯唯舌不壞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給及死置屍巖下餘骸並枯唯舌不朽矣齊武陵世并東看山人掘見土黃白又見一物狀如兩脣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聞奏帝問道俗沙門法尚曰此持法華者六根不壞也誦滿千遍其徵驗矣乃集持法華者圍遶誦經纔始發聲此靈脣舌一時鼓動同見毛豎以事奏聞乃石函緘

之 梁高僧傳

後魏高祖太和中代京內閹官自慨形殘奏乞入山修道恩敕許之乃齎華嚴經夜讀禮懺悔不息一夏不滿至六月末髭鬚生得丈夫相[illegible]

君素按[illegible]

宋釋慧嚴京師東安寺僧也理思該暢見器道俗嘗嫌大涅槃經文字繁多遂加刊削就成數卷寫兩三通以示同好因寢寐之際忽見一人身長二丈餘形氣偉壯謂之曰涅槃尊經衆藏之宗何得以君穢思輕加斟酌嚴驚覺失措悉燒除之

齊太原釋慧寶誦經得二百卷以齊武平三年從并向鄴行從艾州失道尋徑入山暮宿巖下室似人居逈無所見寶端坐室前上觀松樹見有横枝懸磬去地丈餘夜至二更有人身服草衣從外而至口云此中何爲有俗氣寶即具述說敘與共言議問寶云郎今何姓統國答曰姓高氏號齊國寶問曰尊師山居蚤晚曰吾後漢

時來長老得何經業寶恃己誦博頗以自矜山僧曰修道者未應如此欲聞何經爲誦之寶曰欲聞華嚴僧即少時誦之使度聲韻諧暢非世所聞更令誦餘經率皆如此寶慚歎曰何因大部經文倏然即度報曰汝是有作心我是無作心夫忘懷于萬物者彼我自得矣寶知爲異神也求哀乞住山僧曰國中利養召汝何能自安且汝情累未遣住亦無補至曉捨去寶返寺行跡不知去處 梁高僧傳

後周武滅法于建德三年五月行虐關中其涓踐畢至六月十五日朧朔有金城公任民部于所治府與諸左右彷徉天望忽见五六段物飛虛空在于鳥路大者上摩雲霄小如十斛綱許漸漸微沒自餘數段小復低下其色黃白卷舒空際頻繁無脚爾日天晴氣靜纖塵不動但增焱賤而已因往冬官府道經閣上比見垂墻上有黃書飽隸上及往取之乃是摩訶般若經第十九卷問其所由答云從天而下飛揚墜此于

時三寶初滅刑法嚴峻略示連席之官乃藏諸衣袖還緘篋笥 法苑珠林

齊鄴東大覺寺沙門僧範姓李平鄉人也善解群書時稱府庫常有膠州刺史杜弼于鄴顯義寺請範冬講至華嚴六地忽有一雁飛下從浮圖東順行入堂正對高座伏地聽法講散徐出還順塔西爾乃翔逝又于此寺夏講雀來在座西南伏聽終于九旬又曾處濟州亦有號一鵄鳥飛來入聽講訖便去

周祖滅法經籍從灰以後年中忽見空中如蓋大者有五六飛上空中極目不見金爲一段墮風飄飄上下朝宰立望不測是何久乃翻下墮上土墻視乃是大品經之十三卷

隋京師延興寺釋曇延欲著涅槃大疏恐滯凡情每祈誠寤寐願得嘉徵乃于夜夢有人被白服乘于白馬騣尾拂地而尋授經旨延手執馬騣與之論難後惟曰此必馬鳴菩薩授我義端執騣知其宗旨抵事可觀耳雖感此瑞猶恐

不合理更持經疏于陳州治仁壽寺舍利塔前燒香誓曰延以凡度仰測聖心銓釋已了具如別卷若幽致微達願示明靈言訖涅槃卷軸並放光明通夜呈祥道俗稱慶

隋開皇中魏州刺史博陵崔彥武因行步至一邑愕然驚喜謂從者曰吾昔嘗在此邑中爲人婦今知家處因乘馬入修巷屈曲至一家命叩門主人公年老走出拜謁彥武入家先升其堂視東壁上去地六七尺有高隆容謂主人曰吾

昔所讀法華經幷金釵五隻藏此壁中高處是也其經第七卷尾後紙火燒失文字吾今每誦此經至第七卷尾恒忘失不能記得因令左右鑿壁果得經函開第七卷尾及金釵並如其言主人涕泣曰吾妻存日常誦此經釵亦是其處彥武曰庭前槐樹吾欲產時自解頭髮置此樹穴中試令人探樹中果得髮于是主人悲喜彥武留衣物厚給主人而去 並上

昔迦葉佛滅度之後遺法垂末有二梵志到北

丘邊俱受八戒一願生天一願作國王願生天者至家爲婦逼井時食由破戒故乃生龍中願作王者持戒完其得生王家作大國王其王園中多有甘果常遣一人隨時有送其人後時于園泉中得一果柰色香甚美持與門監展轉奉王王食此柰甚覺甘美使問夫人展轉推到于園監王卽喚來而責之曰如此美柰何爲不送園監于是具陳本末王與語言自今以後常送斯柰園監啟王此柰無種何由可辦王復語言若不能得當斬汝身其人還園舉聲大哭時有一龍從泉而出變身爲人問其哭由園監具說龍聞入水卽以金盤盛柰與之遣持奉王幷賸吾意云吾及王本是親友乃昔在世時俱爲梵志共受八戒各求所願汝戒完具得爲人王吾戒不全故生龍中今欲奉修八關齋法求捨此身當爲吾覓八關齋文持來與我若其相違吾覆汝國用作大海園監奉柰具說龍意王聞甚憂其由將世無有佛法齋法難得王勅一臣

能索齋法仰卿得之若不得者吾當殺卿大臣至家甚懷憂愁臣父見子面色不悅問知委由其父語言吾堂柱今日忽放光明試破之看必有異事卽破之得經二卷一是十二因緣二是八關齋文得已奉王王得歡喜自送與龍龍得此經使用好寶贈遺于王王及于龍專修八戒壽盡生天同其一處 賢愚

一天皇內字二地皇內記三人皇內文皆三元八會自然成文爲迹之始也 [illegible]

上會于六合之文爲龍鳳之章雲篆之迹見於八方六合兼會八會字無正形
三皇自然之文皆以金玉爲用天皇所授玄玉
爲簡青玉爲文地皇所授黃玉爲簡白玉爲文
三皇經
洞神經有三皇下卷一曰金契三皇經六自然
之文皆綴以金鈎置以玉案覆以珠巾
道經有三皇內文天地人三卷元文上中下三
卷混成經二卷玄錄二卷九生經二十四生經
九仙經靈才仙經十二化經九變經老君玉歷

真經墨子枕中五行記五卷溫寶經息民經自
然經陰陽經養生書一百五卷太平經五十卷
九敬經一作經甲乙經一百七十卷青龍經中黃
經太清經通明經按摩經導引經十卷元陽子
經玄母經素女經彭祖經陳赦經子都經張虛
經天門子經容成經十三經內寶經四規經明
鏡經日月臨鏡經五言經杜中經靈寶皇子心
經龍蹻經正機經平衡經飛龜振經鹿盧蹻經
蹻形經守形圖坐七圖觀臥引圖含景圖觀天
圖木芝之圖菌芝之圖肉芝之圖石芝之圖火塊樵芝之圖
五嶽經五卷隱守記東井圖虛元經牽牛中經
玉攝記臘成記六安記平都記定心記龜文經
山陽記玉策記八史圖八寶經左右契玉歷經
昇天儀九奇經更生經四鈴經十卷食日月精
經食六氣經丹一經胎息經行氣治病經勝中
經十卷百守攝提經丹壺一作經岷山經魏伯
陽內經日月廚食經步三罡六紀經入軍經六
陰玉女經四君要用經金雁經三十六水經白

虎七變經道家地行仙經黃白要經八公黃白經
天師神氣經枕中黃白經五卷白帛一作子變化
經移災經厭禍經文人經涓子天地人經崔文
子肘後經神光符一作占方來經水仙經尸解經
中遁經李君包元經黃庭經淵體經太素經華
蓋經行廚經微言三卷內視經文始先生經歷
藏延年經南闕記協龍子記七卷九宮五卷三
五中經宣常經節解經鄒陽子經玄洞經十卷
玄示經十卷箕山經十卷鹿臺經小僮經河洛

內記七卷舉形道一作成經五卷道機經五卷
見鬼記無極經宮氏經眞人玉胎經道根經候
命圖反胎胞經枕中清記幻化經諭化經金華
山經鳳綱經召命經保神記鬼谷經凌霄子安
神記去丘子黃山公記王子五行要眞經小餌
經鴻寶經鄒生延命經安魂記皇道經九陰經
雜集書錄銀函玉匱記金板經黃老仙錄厚都
經玄元經日精經渾成經三尸集呼身神治百
病經收山鬼老魅治邪精經三卷入五毒中記

休糧經三卷採神藥治作秘方三卷登名山渡
江海敕地神法三卷趙太白囊中要五卷入瘟
氣疫病太禁七卷收治百鬼召五嶽丞太山主
者記三卷興利宮宅官舍法五卷斷虎狼禁山
林記召百里蟲蛇記萬畢高丘先生法三卷王
喬養性治身經三卷服食禁忌經立功益算經
道士奪算律三卷移門子記鬼兵法立亡術鍊
形記五卷鄒公道要角里先生長生集少君道
意十卷樊英石壁文三卷思靈經三卷龍首經

荊山記孔安仙淵赤斧子大覽七卷董君地仙
卻老要記李先生口訣肘後二卷凡有不言卷
數者皆一卷也其次有諸符則有自來符金光
符太玄符三卷通天符五精符石室符玉策符
枕中符小童符九靈符六君符玄都符黃帝符
少千三十六將軍符延命神符天水神符四十
九眞符天水符青龍符白虎符朱雀符玄武符
朱胎符七機符九天發兵符九天符老子七符
大捍厄符玄子符武孝經燕君龍虎三囊辟兵

符包元符沈羲符禹蹻符消災符八卦符監乾
符雷電符萬畢符八威五勝符威喜符巨勝符
採女符玄精符玉歷符北臺符陰陽大鎮符枕
中符治百病符十卷厭怪符十卷壺公符二十
卷九臺符九卷六甲通靈符十卷六陰行廚龍
胎石室三金五木防終符合五百卷軍火召治
符玉斧符十卷此皆大符也其餘小小不可具
記 抱朴子
其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

昔劉君安未仙去時抄取其要以爲一卷其法用藥用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淪無方含笑即爲婦人蹙面即爲老翁踞地即爲小兒執杖即成林木種物即生瓜果可食畫地爲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廚興雲起火無所不作也其次有玉女隱微一卷亦化形爲飛禽走獸及金木玉石興雲致雨方百里雪亦如之渡大水不用舟梁分形爲千人因風高飛出入無間能吐氣七色坐見八極及地下之物放光萬丈冥室自明

亦大術也然當步諸星數十曲折難識少能之其淮南鴻寶萬畢皆無及此書者也又有白虎七變法取三月三日所殺白虎頭皮生駝血虎血紫綬履組流萍以三月三日合種之初生草似胡有食即取此實種之一生輒一異凡七種之則用其實合之亦可以移形易貌飛沉在意與墨子及玉女隱微畧同過此不足論也上

金書玉籙乃琅玕瓊文也飛行羽經

太常鍾神都官中有金房度命迴年之訣皆鑄金爲簡刻白銀之編紫筆書文也度命經

西華宮有瑯簡蕊書當爲眞人者乃得此文八素經

東海青華小童治於青宮內其東殿架上者寶經三百卷玉訣九千篇主學仙簿籙應爲眞人者授之玉晨監仙侍郎典之[illegible]

楊君許長史共書洞房經於小碧牋紙又曰篆書白麻紙眞誥

圓風玉堂經可學道仙籍[illegible]

太初之時老君從虛空而下爲太初之師口吐開天經一部四十八萬卷一卷有四十八萬字一字辟方一百里以教太初太始之時老君下爲師口吐太始經一部九宮之時老君下爲師口吐乾坤經一部元皇之時老君下爲師口吐元皇經一部伏羲之時老君下爲師號曰無化子一名鬱華子教示伏羲推舊法演陰陽正八方定八卦作元陽經以教伏羲女媧沒而有神農神農之時老君下爲師號曰大成子作大微

經教神農神農沒後而有燧人燧人之時老君下爲師教示燧人燧人沒後而有祝融祝融老君下爲師號廣壽子三皇之後而有軒轅黃帝黃帝之時老君下爲師號力牧子消息陰陽作道戒經道康經黃帝之後次有少昊少昊之時老君下爲師號曰隨應子作玄藏經顓頊之時老君下爲師號曰元陽子作微言經帝堯之時老君下爲師號曰務成子作政事經帝舜之時老君下爲師號曰尹壽子作太淸經夏禹之

時老君下爲師號曰直甯子作德誡經周初時老君下爲師號曰郭叔子作赤精經

道有八素眞經太上之隱書也在世有九眞中經老君之祕言也在世有太淸上經變化七十四方有除六天之文三天正法在世有黃氣陽精藏天隱月有三元布經道眞之圖有黃素神方四十四訣有黃書赤界長生之要有赤丹金精石景水母有靑要紫書金根衆文有玉淸眞訣三元素語有石精金光藏景錄形在世有丹景道精隱地八術有白簡素籙得道之名有紫度炎光夜照神燭有飛步七元天綱之經在世有七變神法七轉之經有大洞眞經三十九篇在世有大丹隱書八禀十訣有天關三圖七星移度有九丹變化胎精中記有九赤班符封山墜海有五行秘符呼魔召鬼有曲素決辭以招六天之鬼在世有天皇象符以合元炁有三皇內文以召天地神靈有玉珮金鐺以登太極有神虎之符以威六天 [illegible]

日中五帝字曰日魂珠景昭韜綠映迴霞赤童玄炎飈象凡十六字此是金闕聖君採服飛根之道昔受之于太微天帝君一名赤丹金精石景水母玉胎之經 眞誥

上道之高神虎經是也自非傳授者皆不得令其見所寫之紙也 [illegible]

紫閣臺瓊文紫字在其中 本行經

開雲鳳之蘊紫錦之囊出紫書眞訣玉篇 金根經

瓊文蘂笈琳篆琅函皆道書也

太陽六戊之書（仙書也）

梁簡文昇仙歌云丹縎碧林字綠玉黃金篇

太素三元宮有雲瑱九變虎書

圖籍有丹臺經玉胎經鳳綱經（酉陽雜俎）

元始天王于明霞之觀大霄雲戶以上真玉檢下授三天玉童（三元經）

太極左真人曲素訣辭一名九天鳳氣玄丘大真書太上授太極左真人真人傳東海方諸宮青童太君使傳道士宿有名應神仙真人者佩之（金根靈書）

中黃之書皆白帝君所藏於瓊臺說丹藥秘法非有真籙不得其道也（上清列紀）

八素之經是聖經以白素之絹八色之彩筆白書者也（登真隱訣）

龜母按筆玉童結編名之曰靈書紫文上經（眞誥列紀）

玄羽玉郎以玄羽玉經授太素三元高上玉賢之賓（玉清隱書）

晨燈之臺飛天檢之文在其中明照九天之上（三元玉檢）

有洞天陽臺玉珮金璫經在其內（金簡玉字）

太上玄一真人曰吾昔受無派太上大道經無上八門經道成位加真人此文與元始同生包含天地億劫長存自非仙籙不敢妄傳（大[illegible]經）

龍景九文紫鳳赤書經符文藏在太上六合紫房之內天人侍衛其經（[illegible]）

玄靈臺五老寶經藏其內（[illegible]）

白簡度品青籙定仙（[illegible]）

發九天之珠暉望上清之瓊劄玄譜既刻下玉章絳名始列于靈闕（[illegible]）

青宮有寶經玉訣應有真人者授之（大有經）

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袟三篇皆仙術也（抱朴子）

靈寶天書封于九天之上大有之宮西華玉女金晨紫童典衛之（馬明生內傳）

靈寶經仙術也吳王伐石治宮室而石之中得

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以問仲尼曰吳王閒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前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視之曰此乃靈寶方長生之法禹所服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乃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抱朴子

禹北見六子授玉匱之書以從事受黑書于臨洮得綠字于濁水

天帝以寶文大字賜禹

夏禹集天官之寶書以丹和丹緒封以金英

之函檢以元都之印 [illegible]

禹問于風后曰吾聞黃帝有勝負之圖六甲陰陽之道今安在乎風后曰黃帝藏會稽之山下其坎深千丈廣千丈鎮以盤石致難得也禹北見六子問海口所出禹乃決江口鴉角會稽龍神為見匱玉浮禹乃開而視之中有天下經十二卷禹未及持之其四卷飛上天禹不能得也其四卷復下收池禹不能極也禹得中四卷開而視之 黃帝玄女占法

王母付茅盈玉珮金璫之道太極玄真之經能之者皆飛行大壚 茅盈傳

西王母以上皇元年七月于南浮洞室下教以授滄浪真人王君傳于夏禹禹封文于南浮洞室石碩之中碩亦有作此碩者故五符云九天靈書循封于石碩是也今檢諸字類無此碩字也王訣下雲五老真之封題玉硯亦其例也孔靈符會稽記云會稽山南有宛委山其上有石俗呼為石匱壁立干雲累梯然後至焉昔禹治

洪水厥功未就齊于此山發石匱得金簡字以知山河體勢于是疏導百川各盡其宜也 [illegible]

上元夫人語帝曰阿母今以瓊笈妙韞發紫臺之文賜汝八會之書五嶽真形可謂至珍且貴上帝之玄觀矣 漢武內傳

武帝受西王母真形六甲靈飛十二事帝盛以黃金几封以白玉函珊瑚為牀紫錦為帷安著栢梁臺上

臣先師谷希子者太上真官也昔授臣崑崙鍾

山蓬萊山及神州真形圖昔來入漢留以寄知
此書尤重于嶽形圖矣（東方朔十洲記）
陰長生受仙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裂黃素寫
丹經一通封以文石之函置嵩高山一通黃櫨
之簡漆書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華山一通黃
金之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置蜀綏山一
封縑書合為十篇付弟子世世有所傳付（太平廣記）
茅盈字叔申王褒字子登張道陵字輔漢泊九

聖七真凡得道授書者皆朝王母于崑陵之闕
焉時叔申道陵侍太上道君乘九蓋之車控飈
虬之軌越積石之峰濟弱流津浮白水凌黑波
顧眄倏忽詣王母于闕下子登清齋三月王母
授以瓊華寶曜七晨素經茅君從西城王君詣
龜臺朝謁王母求長生之道曰盈以不肖之軀
慕龍虎之年欲以朝菌之脆求積朔之期王母
愍其勤志告之曰吾昔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扶
桑帝君授我以玉珮金璫二景纏煉之道上行

太極下造十方涉月吐日出入天門名曰玄真
之經今以授爾宜勤修焉因救西城王君一一
解釋以授焉（集仙錄）
茅君之師總真王君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于
句曲之山以宴茅君焉時茅中君名固小君名
衷王母王君授以寶訣亦授錫命紫素之策固
為定籙君衷為保命君亦侍真會王君告二君
曰夫人乃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高尊統領千
萬玉女之籍汝可自陳二君下席再拜求乞長

生之要夫人憫其勤志命侍女宋辟非出紫金
之囊開綠金之笈以三元流珠之經金丹景道
精道經隱仙人術經太極綠景經凡四部以授
二君王母復勑侍女李方明出丹瓊之函披雲
珠之笈出玉珮金璫經太霄隱書經洞飛內景
二書授傳二君
王褒字子登范陽襄平人也入華山中九年一
日夜半忽聞林澤中有人馬簫鼓之聲須臾漸
近仰而望之見千乘萬騎浮空而至神人乘三

素靈藥手把虎符朱鉞破邪握節執旄曲晨飛
蓋錦旗廢虛神人暫停駕而言曰吾太極真人
西梁子文也聞子好道勤勞山林未該真要誠
可愍也勤企長生實為至矣君叩頭自搏口裂
以肉人愚頑庸賤少好生道莫知隱訣真人曰
夫學道無師無緣自解我太極真人神仙之司
主試校學者領舉正直𠕋名錄言虛位登小有
必當掌括寶籍為天王之任但注心四景勤察
上業道自成也後隱陽洛山中感南極夫人西

城真人授君以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洞真經
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玉馬神真虎文高仙
羽玄凡三十一卷依科立盟結誓而付乃將君
觀玄洲須臾而至四面大海懸滄千丈洲上宮
闕樓觀瓊室瑤房不可稱記西城真人曰此仙
都之府太上丈人處之乃將君入紫微宮見丈
人着流霞羽袍冠芙蓉之冠腰帶神光手把大
鈴侍女數百龍虎衛階太上丈人曰彼所謂王
子登乎學道遭逢良師將得之矣西城真人笑

因命君拜拜畢使坐北向丈人乃設廚呼吸
立具靈殽千種丹醴湛溢嬌樹霞擬飛節玄香
陳鈞天之大樂擊金璈于七芒崆峒啟音徹朗
天丘于是龍騰雲岸飛鳳鳴嘯山阜洪飈涌波
淩滄雲起太虛鳳生廣遊靈獸九真雅吟空參
玉華作唱西飛折腰衛乃衆仙揮袂萬神遷延
羽蓋辯飾慶雲纓綿于是太上丈人會二十九
真人皆玄洲之太真公也其第一真人自稱主
仙道君指君而向西城真人言曰觀此子心眸

澄邃神停形凝閑暇不煩六景發華殆真人之
美者小有之賢王也于是命侍女范運華趙峻
珠王抱寶等發瓊笈披綠韞出上清隱書龍文
八景真經二卷授君又以雲碧陽水晨飛丹腴
三升賜君君拜服此真人送將君還西城九年
道成給飛飆之車東行渡滄溟海登扶桑山
入始暉庭謁大帝君大帝授龍景九文紫鳳赤
書上清神圖入道下篆次南行渡勃海登長離
山謁南極紫元夫人華蓋上公授以五雲夜光

雲琅水霜次西行渡庚丘巨海流羽之津登麗
農山詣紫蓋晨夫人曇眞三皇道君授玉道綠
字迴曜太眞隱書次北遊渡彤汞玄海濟飲龍
上河匏瓜津登廣夜山詣高上虛皇太道玉君
會其出遊駕日月之晨乘紫始之光鬱藹黃素
之雲勃蔚入景之曜飛眞萬億不可稱數君再
拜道側乃詣上清玉晨帝君玄清六微元君二
君授以寶洞飛霄絕玄金章及陽太極隱書龍
明寶珠絳和雲芝之君拜而飲之又退登閬風之

野玄圃之宮詣中皇玉帝受解形遁變流景玉
經乃越鬱絕濟弱河西詣龜臺謁九靈太眞上
清夫人退更清齋三月受生華寶曜瓊文琅書
靈暉上錄七晨素經退又清齋三年浮浩汗之
河登白空靈山山周迴三萬里遊行甚且趨詣
紫清太素瓊闕卽太素三元上道君所治焉君
稽首再拜詣瓊闕之下太素三元上道君乃命
緋衣使者西林蒸授君金眞玉光流金火鈴登
洛十元入景飛靈又使清眞左夫人郭靈蓋右

陽玉華使飛姬齋神策玉璽授君以爲太素清
虛眞人領小有天王三元四司右保上公主領
上清玉章太素寶玄太極上品九天靈文六合
秘籍山海妙經悉上之 眞仙通鑑
青帝君授紫微始青道經一卷
蒼帝君授蒼元上錄北斗眞經中命四旋經四
卷
白帝君授太素玉籙寶玄經三卷
赤帝君授能常太和丹經二卷

黃帝君授四氣上極大元黃書八卷
青帝君授通光陽霞之符
蒼帝君授鬱與閶風之符
白帝君授飴靈扶桑之符
赤帝君授四剛參炁之符
黃帝君授中元八籍玉門之符
谷希子青帝君授以青精日木青華之東到青丘
受服上白[illegible]司命君于太山授
太素眞人授太上[illegible]書文在白水沙洲空山之

上授
太素眞人授太上結璘文在白水沙洲空山之
上授
太素眞人授太上隱書在白水沙洲空山之上
授
上清三元君授玉璽金眞在太素宮金闕下授
四眞人授神虎符流金火鈴在太極宮授
日中五帝君授揮神之章九有之符青精日粉
雲碧玄腴

日中五帝夫人授流星夜光章十明之符黃曉
紫津之粉月華雲脊 右裴君所受衆書符之目以上
紫陽眞人周義山巡行名山尋索仙人開蒙山
裴先生能讀能蹻經遂往尋之過衍門子于是
授龍蹻經及三元內文登王屋山過趙陀子授
芝圖十六首及五行秘符又過黃先生受黃素
神方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書四十四訣登嶓
冢山過上衍君受太素傳左乙混洞東蒙之籙
石磧素文攝殺之律登嵩高山過中央黃老君

敎以存洞房之內見白元君西登白空山過沙
野傳先生授太清上經登峨嵋山入空洞金府
過甯先生授大丹隱書八稟十訣登岷山過陰
先生授九赤班符登岐山過臧延甫授憂樂曲
素訣登梁山過淮南子成受天關三圖登牛首
山過張子房授太清眞經登九嶷山過李伯陽
授李氏幽經登鍾山過高丘子授金丹方二十
七首登鷄鳴山過陽安君授金液丹經九鼎神
丹登猛山過青精先生授黃素傳登陸渾山潛

入伊水洞室過李子耳授隱地八術登戎山過
趙伯玄授二九素女術登陽洛山過幼陽君授
青要紫書登霍山過司命君授經命青圖上皇
民籍登鳥鼠山過墨翟子授紫度炎光內視圖
中經登嶓名山過大帝候夜神童授金根之經
登委羽山過司馬季主授石精金光藏景化形
登大庭山過劉子先授七變神法登都廣建木
過谷希子授黃氣之法太空之術陽精三道之
要登桐柏山過王喬授素太丹符登大華山過

南嶽赤松子授上元真書登太冥山九老仙都君授黃水月華四真法登合黎山遇皇人授八素真經太上隱書登蒙山遇黃寧萬畢先生授九真中經登玄壠羽山遇玉童九氣丈人授白羽紫蓋服黃水月華法到桑末登扶廣山遇真青小童君授金書秘字南行朱天登丹陵山遇龔仲陽授仙忌真記止十

寶神經是裴清靈錦囊中書侍者常所帶者也裴昔從紫微夫人授此書也窦畢

戴公拍腹有十數卷書是太微黃書耳此人即謝允之師也

昔周君兄弟三人並少而好道在于常山中積九十七年精思無所不感忽然見老公頭首皓白三人知是大神乃叩頭流血涕淚交連悲自搏就之請道公乃出素書七卷以與誦之兄弟三人俱精誦之岱有一白鹿在山邊二弟放書觀之周君讀之不廢二弟還周君多其弟七過其二弟內意或云仙人化作白鹿呼周視之周君不應周君誦之為過二弟誦得九千七百三十三過周君翻然飛仙二弟取書誦之石室忽有石爆成火燒去書二人遂不得仙

南嶽夫人魏華存幼而好道請齋三月忽有太極真人安度明東華大神方諸青童扶桑碧阿陽谷神王景休真人小有仙女清虛真人王褒來降褒曰聞子密緯真氣注心三清勤苦至矣扶桑大帝君勑我授子神真之道乃命侍女華散條李明兒等便披雲蘊開玉笈出太上寶文

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等經凡三十一卷景林授夫人黃庭內景經

于吉者瑯琊人也一云北海人先名室後改名吉其父祖世有道術不殺生命吉精苦有愈于昔日嘗有曲陽流水上得神書百餘卷皆赤界白素青首朱目號曰太平青籙書時漢成帝河平二年甲午也恭吉親受于老君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部每部一

涓子至平圓縣山中扣石忽開中有宮室額曰
輸參之館有一石筍發之得秘書十二卷讀之
欣然遂著天人經四十八篇故名其山爲筍山
緝柳淵
巖青者會稽人也居貧常于山逢一人與青語
臨別贈素書之物但以潔器盛之署高處弁致
青服石腦法洞仙傳
蘇孟本姓燕名濟字仲微漢明帝時人也入華

山及武當山受裴君玉珮金璫經及受石精金
光符復有太微黃書能周遊名山上
眞人姓尹氏名道全天水人也修洞眞遷神之
道佩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天仙降而謂之
曰昔漢武帝親受金母靈飛十二事及五嶽眞
形圖纔得尸解而不能使形骨俱飛爾得一而
有昇天之望豈非積功宿分所植耶道全曰淺
學無聞願示十二事之目天眞曰一者五帝六
甲左右靈飛之符二者太一昆洞東蒙之文三

者丙丁入火九赤斑符四者太陰六丁通眞逝
靈玉女之籙五者六戊太陽招眞天光策精之
書六者六巳石精金光藏景錄形之訣七者六
庚素招攝役之律八者六辛致黃水月華之法
九者壬癸六遁隱地入術十者子午卯酉八禀
十決六虛威儀十一者辰戌丑未地眞曲素訣
辭三五順行十二者寅巳申亥紫度炎光內視
中央也一者五嶽山符安鎭方嶽檢召萬靈太
上眞文也二者五嶽山隱中仙倒景術爬山川

之嘯窟其曲折盤薄在地之勢也三者五嶽山
形取其峰巒洞室之所在神芝靈草之所生高
下丈尺等級之數東西南北里舍之限也四者
五嶽山骨取其體之所係枝條之所分上法星
文下主人事之所起也五者五嶽山水究貫之
同取其泉液之所出金寶之所藏地脈之通而
爲之圖也七符同吏兵官屬各數萬人五嶽之
所總大山三百六十小山千二百俞列仙曹職
宰可罰緣笑武帝雖得其法而不能專其戒窮

武玩兵自毀其福故不得與黃帝同功今爾遇之乃知文始之裔大和之族世有其人吾當與汝期于九清之上言訖而失其人以晉懷帝元嘉元年三月九日有白雲起于室中三日不散散而視之已失其人所在但聞香氣襲人

鮑靚于晉惠帝永康年中于嵩山劉君石室清齋思道忽有刻石三皇天文出于石壁靚以絹四百尺告玄而受後授葛洪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八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九

隴西董斯張纂
姑蘇王　留訂

藉甚四　好學　博古　著作　文章　詞賦

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且死不休其為百世之聖蓋不虛矣　論衡

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　呂氏春秋

王原叔云顏子讀書鐵擿三摧

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　國語

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游學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　家訓

越王讀書不倦晦誦竟旦　越絕

張儀蘇秦傭書過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書

袋內股裹夜還折竹寫之 西京雜記

董仲舒讀書不窺園者三年法真歷年極榮十五年何休十七年

董謁字仲玄武都郁邑人也少好學嘗游山澤負挾圖書家貧拾樹葉以代書綃削為牀聚鳥獸毛以覆其上好與書見叙題嘗還家以片篠寫之舌黑掌爛人謂謁掌鉄而舌學 周寅記

五鹿充宗受學於弘成子成子少時嘗有人過已授以文石大如燕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為

天下通儒成子後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又為碩學 上

馬略年十七閉室讀書九年不出三月一食績命而已鄉里謂之潛龍三十謁桓帝曰我賢人也遂拜關內侯光州刺史略棄官入海惡車猛獸悉避路 仙傳

朱穆端學銳意講誦或時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阬岸其父以為專愚不知馬之幾足 後漢書

張玄字[illegible]真欲專意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忽然如不饑渴 東觀記

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遣還玄過樹陰下假寐夢一人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於是寤而即返遂洞精典籍 [illegible]記

任末年十四便勤學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庵削荊為筆晴則然蒿自照書有合意則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 西京雜記

曹曾魯人也本名平慕曾參之行改名為曾家財巨億事親盡禮為客於人家得新味則含懷而歸不畜雞犬言喧囂驚動於親老時亢旱井池皆竭母思甘清之水曾跪而操餅則甘泉自湧清美於常學徒有貧者皆給食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落者曾皆刊正垂萬餘卷及國難既夾收天下遺書於石[illegible]深[illegible]懼於王府諸弟子於門外立祠謂曰曹師祠及世亂家家焚廬曾慮先文湮沒乃積石為倉以藏書故謂曹氏書倉 上

昔君明綷不出戶庭得銳精其學而顯昭其業
者家富也 潛夫論
曹褒寢則為鉛筆行則誦詩書 東觀漢記
文黨字翁仲未學之時與人俱入叢木謂侶人
曰吾欲遠學先試投吾斧高木上斧當挂乃仰
投之斧果上挂因之長安受經 廬江七賢傳
呂蒙讀書開西館以延傑彥共相扢揚識見日
進橋名西館至今存焉
闞澤字德潤好學居貧無資常從人傭書以供

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過 吳志
魏舒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
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
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己榮乎於
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 晉書
皇甫謐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
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況命之脩短分定懸天乎 上
江泌少貧好學晝則斫屧為業夜則隨月讀書

邴積字德封尚為學夜燃木葉以代燈中夕
聞窗外有呼者積出見之有五六人各負一囊
領於戶下如欲笑語曰與君為書帶勿廢業不
成明日視之皆漢古簡計可得百二十卷乃終其
業宋明帝時官至太子舍人
宗懍少聰敏好讀書晤輒引古事鄉里號小兒
學士
殷禮字行嗣好學手不釋卷嘗從曲阿往反不
知隄潰廣狹及行旅晴陰時人語曰許才強記

殷往嗣
劉獻篤志好學年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寧傳
欣然欲讀舅更為說之精意聽受曰此可及也
南齊書
梁元帝嘗為吾說昔在會稽年始十二便已好
學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閑齋張葛幃
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
痛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不知厭倦帝子

之尊重稽之逆尚能如此況其庶士冀以自達
者哉 [illegible]
義陽朱詹好學家貧與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
腹寒無氈被抱犬而卧犬亦饑嚙起行盗食呼
之不至哀聲動隣猶不費業卒成學士爲孝元
所禮 上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爲深耻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
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南史

任仲孚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鍾鳴爲限
虞通之少好學居貧室陋恐濕墳典乃舒被覆
書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此高風
劉獻貧鄰中有學舍無以受業獻於舍壁後倚
聽無遺忘者夕則燃松而讀或然糠自照 已上
崔浩表於太武言臣禀性劣弱不及健婦人更
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夢與鬼爭
議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
妄語者多真正者少 北史

李琰之嘗曰吾所以好讀書者不求身後之名
但異見異聞心之願也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
能此乃天性非爲力强 北史
常景不事産業衣食取濟而已耽愛經史若遇
新異之書殷懃求訪不問價貴賤必以得爲期
北史
蔡亮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先當朝任事亮
從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何不往
就李氏彼家饒書固可得學亮曰弟妹饑寒豈

可獨飽視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 後魏書
魏裴漢借異書躬自錄本
祖瑩少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不能止密於灰
中藏火父母寢然後燃火讀書內外呼爲聖小
兒焉 北史
劉松作碑銘以示崔思道思道多所不解乃感
激讀書師邢子才後爲文示松松復不能解乃
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 上
北齊御史李廣勤學博物夜夢見一人出於其

身中謂甯曰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當佐
去因恍惚數日便遇疾積年而終[illegible]
彭城劉綺早孤家貧燃荻為燈嘗買荻尺寸折
之燃明夜讀[illegible]
董仲舒時重常之鳥劉子政識武負之尸[illegible]
東方生時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頎
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將效絕代
喬符[illegible]
王莽篡漢因許將攻怨於南陽市中生一肉塊

召制房息來問曰此為何物息對曰臣不識
有費長道道人也能識之莽遣迎費長道長道
至莽問何物對曰此物一名肅二名伏中有鉞
莽長三尺六寸言王家莽劉家再興莽曰如何
得見道曰須七歲女子尿之可開也莽從之果
然 搜神記
武帝時有人於嵩高山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
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束皙
皙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 晉書

杜甫當稱奇才博學能著文章忽爾性達偏所
不綜一時稱為杜陽杜孔子 文士傳
襄陽人開古塚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
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諳直云似是科斗書[illegible]
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簡也[illegible]
王儉自以博學多識讀古書過陸澄澄曰僕年少
無事唯以讀書為業且年已倍令君少便
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
南齊書

梁昭傳極古今號曰學府 梁史
崔頤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次河陽鎮藍田令
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四尺四寸着大領
衣冠幘帽下部問群臣莫有識者頤答曰漢案
漢文以前未有冠幘即是漢文以來之制作也
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山廟記云有神以
玉為形像長四尺四寸或出或隱出則世治伏
惟陛下應天順民定鼎嵩維岳神自見臣敢稱
慶因再拜百官稱賀天子大悅賜縑二百 以上、

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
出影聞聲則藏形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
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黑汁如淳漆灑地及石
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佐老子
撰道德經垂十萬言寫以玉牒編以金繩貯以
玉函晝夜精勤形勞神倦及金壺汁盡二人刳
心瀝血以代墨焉遞鑽腦骨取髓代爲膏燭及
髓血皆竭探懷中玉管中有丹藥之屑以塗其

身骨乃如故老子曰更除其繁紊存五千言及
至經成工畢二人亦不知所往 拾遺記

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算嘗
南遊越范蠡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四方所
出 李傳

師曠者或出於晉悼之世以主樂官妙辨音律
撰兵書萬篇時人莫知其原裔出沒難詳也晉
平公之時燻目爲瞽人以絕眾慮專心於星
筭音律之中考律呂以定四時無毫釐之異曠

知命欲終乃述寶符百卷至戰國時其書絕滅
矣 上

翟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

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
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
爲名何答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爲經矣
且不爲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
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爲名焉又晏子之
書亦曰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

若其說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
孔叢子

孔衍字舒元以戰國策所書爲未盡善乃引太
史公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爲一錄號爲春
秋後語 史通

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亦謂字直百金 傳記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漢
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
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

舒說道術奇矣比方三家尚矣識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讀之者或為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為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共一亂字理之與亂相去甚遠然而讀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寔故說誤也夫言煩亂孔子之書不易之語也其言理孔子之書亦知奇之言也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於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盡也叔皮續太史公書蓋其義也賦頌

篇下其有亂曰章蓋其類也（論衡）

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賫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為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

楊雄覃思文閣碎文瑣語肇為連珠擬者間出杜篤賈逵劉珍潘勗欲系明珠多貫魚目唯士衡理新文敏（文心雕龍）

揚子雲皆淡寡營以賣文自贍文不虛美人多惡之及李怨家取法言援筆舊之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云云維鶴多行於世至今無有自其心跡者

桓譚新論華謂又有新論揚雄有太玄經揚泉有太元經（金樓子）

郭泰遊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未行遭亂亡失（別傳）

趙曄受韓詩究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

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為長於論衡

按東番鄉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咸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論衡）

會稽周長生文士之雄也作洞歷十卷上自黃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曆長生非

後文人所謂述作也上

秦從公孫子爲諸生有志操者錄之號童子節

續漢書

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傳列僊亦

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

文撰耆舊亦七十二人

漢阮倉作列僊圖劉向校理經籍始作列士列

僊列女傳齊書

魏嚴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錄惟以示象

文帝好學黃初中散騎侍郎劉劭等受詔集五

經羣書以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魏志

向秀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

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

名秀笑曰可復爾耳

陸士衡著要覽三卷上日書閣中日述閣下曰

析名書目

嵇君道言陸平原作子書未成余一門生昔在

平原軍中常在左右見平原臨亡歎曰窮通時

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爲不朽吾所作子

書未成以此爲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竟

而亡後繆襲撰次之桓譚新論本記而終班固

爲其成瑟道今才士何不贊成陸公子書抱朴子

東晳晚應司空辟入府六日除著作佐郎著作

西觀撰晉書草創三帝紀及十志文士傳

張茂作濛汜賦太僕傅玄見賦歎息稱善以車

迎載言談終日玄深貴重茂遂知名起家徵爲

佐著作郎上

劉勰著文心雕龍既成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

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

重之常陳几案梁書

顧野王字休倫撰梁瑞應圖七十卷御覽三百

六十卷常隨駕行內人謂之著脚御覽學言錄見史記

野王文學有焉見南史

虞綽轉爲秘書學士奉詔與秘書郎虞世南著

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

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

蕭吉著金海三十卷見隋書方技傳常作安士法所言本命月德合等益今祿命之說刃訂文者生於東明於南故皆出東北而大見其象虎有文章家在寅龍有文章家在辰文者生於東盛於南是知寅文初出在東北也太平紀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像明人倫之叙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勲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視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敎六詩曰風曰賦曰

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爲詩者多矣其述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當而辭無常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富麗以淫詩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

言爲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類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於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成聲爲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詩之正也摯虞文章流別論

三言詩晉散騎常侍夏侯湛所作 四言詩前

諫楚王傅韋孟諷楚夷王戊詩　五言詩漢騎
都尉李陵與蘇武詩　六言詩漢大司農谷永
作　七言詩漢武帝柏梁臺聯句　九言詩魏
高貴鄉公所作　賦楚大夫宋玉所作　歌荊
軻作易水歌　離騷楚屈原所作　詔起秦時
璽文秦始皇傳國璽　策文漢武帝封三王
策文　表淮南王諫伐閩表　讓表漢東平王
蒼上表讓驃騎將軍　上書秦丞相李斯上始
皇書　書漢太史令司馬遷報任少卿書　對

賢良策漢太子家令晁錯　上疏漢中大夫東
方朔　啟晉吏部郎山濤作選啟　奏記漢江
都相董仲舒詣公孫弘奏記　牋漢護軍班固
說東平王牋　謝恩漢丞相魏相詣公車謝恩
令漢淮南王有謝群公令　奏漢枚乘奏書
諫吳王濞　駁漢武中吾丘壽王駁公孫弘禁
民不得挾弓弩議　論漢王褒四子講德論
議漢韋玄成奏罷郡國廟議　反騷漢揚雄作
彈文晉冀州刺史王深集雜彈文　勸後漢

雲陽令朱雲薦伏湛　教漢京兆尹王尊出教
告屬縣　封事漢魏相奏霍氏專權封事　白
事漢孔融主簿作白事書　移書漢劉歆移書
讓太學博士論左氏春秋　銘秦始皇登會稽
山刻石銘　箴漢揚雄九州百官箴　封禪書
漢文園令司馬相如　讃司馬相如作荊軻讃
頌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序漢沛郡太守
作鄧后序　引琴操有箜篌引　志錄揚雄作
記揚雄作蜀記　碑漢惠帝四皓碑　碣晉

潘尼作潘黃門碣　誄漢司隸從事馮衍作
誓漢蔡邕作艱誓　露布漢賈弘爲馬超伐曹
操作　檄漢丞相祭酒陳琳作檄曹操文　明
文漢泰山太守應劭作　樂府古詩也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　傳漢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
上章孔融上章謝太中大夫　解嘲揚雄作
訓漢丞相主簿繁欽祠其先主訓　辭漢武
帝秋風辭　旨後漢崔駰作達旨　勸進魏尚
書令荀攸勸魏王進文　喻難漢司馬相如喻

巴蜀并難蜀父老文　誡後漢杜篤作女誡
弔文賈誼弔屈原文　告魏阮瑀爲文帝作舒
告　傳贊漢劉歆作列女傳贊　別文後漢別
部司馬張超謁孔子文　祈文後漢傅毅作高
闕祈文　祝文董仲舒祝日蝕文　行狀漢丞
相倉曹傅朗幹作楊元伯行狀　哀策漢樂安
相李尤作和帝哀策　哀頌漢會稽東郡尉張
紘作陶侯哀頌　墓誌晉東陽太守殷仲文作
從弟墓誌　誄漢武帝公孫弘誄　悲文蔡邕

作悲溫舒文　祭文後漢車騎郎杜篤作祭延
鍾文　哀詞漢班固梁氏哀詞　挽詞魏光祿
勳繆襲作　七發漢枚乘作　離合詩孔融作
四言離合詩　連珠揚雄作　篇漢司馬相如
作凡將篇　歌詩漢枚皋作麗人歌詩　遺命
晉散騎常侍江統作　圖漢河間相張人作玄
圖　勢漢濟北相崔瑗作草書勢　約漢王褒
作僮約　任昉文章緣起
文章者蓋性情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

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
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悴紛雜若子桓之品
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
論於翰林張騭摛句褒貶顏延圖寫情與各任
懷抱共爲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
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
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咏規範本之雅什流分
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群章王粲飛鸞諸
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

與爭鶩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
之隸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
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
宗之述傅毅簡文之摛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
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
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
延楊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爲允王褒僮
約束皙發家滑稽之流亦可奇瑋五言之製獨
秀衆品習玩爲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

傳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
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興江左風味盛道家
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
猶未盡除謝混清新得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
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
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爲論略有三體一則
啟心閑繹托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
公宴本非准的而疎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
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

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前借
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覩事例
頓失精采此則傅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
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
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
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
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來勿先構聚言尚易
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
脣利吻不雅不俗獨中胸懷輪扁斲輪言之未

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寔相
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
兼之者鮮矣 南齊書

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劄雜名古今多品是
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醫歷星筮則有方
術占試申憲述兵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徵信則
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牒萬民達
志則有狀列辭諺並述理於心著言於翰雖藝
文之末品而致事之先務也故譜者普也注序

世統事資周普鄭氏譜詩蓋取乎此籍者借也
歲借民力條之於版春秋司籍即其事也簿者
圃也草木區別文書類聚張湯李廣爲吏所簿
別情僞也錄者領也古史世本編以簡策領其
名數故曰錄也方者隅也醫藥攻病各有所主
專精一隅故藥術稱方術者路也筭歷極數見
路乃明九章積微故以爲術淮南萬畢皆其類
也占者覘也星辰飛伏伺候乃見精觀書雲故
曰占也式者則也陰陽盈虛五行消息變雖不

常而稽之有則也律者中也黃鍾調起五音以正法律馭民入形克平以律爲名取中正也令者命也出命申禁有若自天管仲下令如流水使民從也法者象也命謀無方而奇正有象故曰法也制者裁也上行於下匠之制器也符者孚也徵召防僞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世金竹末代從省易以書翰矣契者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今羌胡徵數負販記緡其遺風歟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僞字形半分故周稱判

書故有鐵券以堅信誓王褒髯奴則券之楷也疏者布也布置物類撮題近意故小券短書號爲疏也關者閉也出入由門關閉由審庶務在政通塞應詳韓非云關於州部蓋謂此也刺者達也詩人諷刺周禮三刺事叙相達若針之通結矣解者釋也釋釋結滯徵事以對也牒者葉也短簡編牒如葉在枝溫舒截蒲即其事也議政未定故短牒咨謀牒之尤密謂之爲籤籤者纖密者也狀者貌也體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

表謚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列者陳也陳列事情昭然可見也辭者舌端之文通己於人子產有辭諸侯所賴不可已也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文故弔亦稱諺廛路淺言有實無華鄒穆公云囊漏儲中皆其類也太誓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用老並上古遺諺詩書所引者也至於陳琳諫辭稱掩目捕雀潘岳哀辭稱掌珠伉儷並引俗說而爲文辭者也夫文辭鄙俚莫過於諺而聖賢詩書採以爲談況踰於此豈可忽哉文心雕龍

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情議以執異章者明也詩云爲章于天謂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標也禮有表記謂德見儀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蓋取諸此也

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

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為辭章神理之數也

括囊雜體功在詮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准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策則楷法於明斷史論序注則軌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豔此修本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雖

復契相會參節文譬雜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為地矣

昔張湯疑奏而再卻虞松草表而屢譴並理事之不明而辭旨之失調也及兒寬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斂而辭當也

古來文才異世爭驅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蝴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

後進之才獎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躑而羞跼步辭人煒燁春藻不能程其豔言在萎絕寒谷未足成其凋談歎則字與笑並論感則聲共泣偕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瞽而駭聾矣

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為盟主學為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褊狹雖美少功

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黷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

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勸常弄閑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刃發如新湊理無滯雖非胎息之萬術斯亦衛氣之一方也

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行則優劣見矣　同上

今之俗也縉紳稚齒閭巷小生苟取成章貴在

悅目能口豕足隨時之宜牛頭馬髀强相附會夫把酌道德憲章前言者君子所以行之也 中論

揚雄作賦有夢腸之談曹植爲文有反胃之論言勞神也 上

枚皐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皐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閒飛書馳檄用枚皐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 西京雜記

崔琦字子瑋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復作白鵠賦以爲諷梁冀見之呼琦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將軍累世台輔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異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令刺客陰求殺之

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我要子今見君賢者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後竟捕殺之 後漢書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也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乃著破羣論 上

周季貞班固姊之子也善屬文嘗嬉作問神其姨曹大家稱之 南史錄

桓帝時有辟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記人不爲作因語梁國葛龔先作記文可用遂從人言寫記文不去龔名姓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李膺居陽城時門生在門下者恒有四五百人膺每作一文出手門下共爭之不得墮地 商芸小說

朱穆著論甚美蔡邕自至其家寫之

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以爲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寮莫有解者有婦人浣于汾渚曰第四車解隨

而爾正平也衡即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奴人即娥靈也 異苑

韋仲將云仲宣傷於肥戇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寔自麤疏 典畧

沈友字子正弱冠善屬文辭又辯於口每所至衆人皆默然莫與爲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 吳錄

仙人許君居世之時嘗因修觀工用既畢欲刻石記之因得古碑文字形缺不可復識因刻去

舊文刊勒新記自恍惚不安暇日徐步庭砌聞空中語曰許君許君速詣水官求救不然即有不測之禍愕然異之問其事杳不復答乃炷香虔祝願示求救之由良久復語曰所刻碑舊文雖已磨滅而當時爲文之人見詣水官相訟奪我之名顯己之名由此水官將有執對之命宜速求之許君乃訪得舊文立石刊紀一夕夢神人相謝云再顯名氏無以相報請作水陸大醮普告山川萬靈得三官舉明可以證道君依教修之遂成道果自此水陸醮法傳於人間 錄異記

成公綏口不能談而有劇問以筆答之見其深智 文士傳

孫興公作永嘉郡郡人甚輕之桓公後遣傳教令作敬夫人碑郡人云故當有才不爾桓公那得令作碑於此重之 語林

孝若掞蔚春華時標麗藻覩其抵疑詮理本竆通於自天作誥敷文流英聲於孝悌㫖深致遠殊爲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

前史傳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蕪岳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絢然其挾彈盈果拜塵趨貴蔑棄倚門之訓乾沒不逞之間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歟正叔含咀菁文履危栫正者爲斃人道之綱裁箴懸乘輿之鑒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孟陽鐫石之文見奇於張載漾汜之詠取重於傅玄景陽摛光王府棣萼相輝治乎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考覈遺文非徒語也

顧愷之爲父作傳

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均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

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文中子）

宋謝朏十歲孝武詔爲洞井讚於坐奏之

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騰文士逢文即書

沈不害字孝和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

王脉子萬秋字元實亦用才學自顯脉見釋甚琳謂曰昨萬秋對策欲以相示答曰此不須看若非先見而答貧道不能忖見而答貧道奴皆能爲脉曰此將不傷德道耶答曰大德所以不德乃相對笑竟不看焉（南史）

張融自序云丈夫當删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我之文章體亦何異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融自名集爲玉海司徒褚淵問玉海名融答以玉比德海崇

上善（南齊書）

高帝輔政江淹爲參軍詔令草檄未就齊相引淹賜之酒淹噉鵝炙垂盡進酒數斗文誥亦辦

上

江淹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船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疋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自爾文章躓矣（南史）

劉孝綽少有盛名舅王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

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緯小字也 南史

陸雲公字子龍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

武帝目裴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子野自占死期不過戊戌歲是年自省移疾謂同官劉之亨曰吾其逝矣 並上

梁王筠云未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

昔劉向通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之書京房察

風雨之占裴楷曉陰陽之術子政傷於簡易季長敝於驕侈君明遂不旋踵公矩纔免極誅解有盡美之迹罕聞克終之譽若夫德行博敏孔室四科經術深長鄭門六藝丹陽陶先生備斯矣至如紫臺青簡綠帙丹經玉版秘文瑤壇怪牒靡不貫彼精微殫其旨趣蓋非常之絕伎命世之與人焉文集缺亡未有編錄門人補緝若逐逐東之本好事研搜如涌河西之篋本物効之鉛槧緘以緹緗藏彼鴻都副在延閣 陳下徙門先生集序

昔梁昭明太子集文選以何水部在世不錄

陳庾持善字書每屬辭好為奇字文士以此譏之 陳書

溫子昇文章清婉陽夏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子昇文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 後魏書 北齊書劉孝

祖瑩以文學見重嘗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竊他文以為已用 北史

李孝基字元操仕齊為給事中隋初以字行為蒙州刺史不復留意於文筆人問其故慨然嘆曰五十之年倏然而過宦情文意一時盡矣悲夫每暇日輒引賓客弦歌對酒終日為歡 北史

齊世有席毗者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尚書嗤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朝菌須臾之翫

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千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辛笑曰可矣家訓

薛道衡每搆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卧聞戶外有人便怒

杜正藏字爲善著碑誄銘頌詩賦百餘篇又著文章體式時人號爲文軌乃至海外高麗百濟亦共傳習稱爲杜家新書隋書以下詩品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

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敻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楊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儁上之才創

變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

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

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襍體各爲家法至於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睹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嶸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慾商搉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爽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嶸感

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八紘既掩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睨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鍾嶸詩品序

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雁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整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

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著賦彌日不獻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一人也 [illegible]

綴字屬篇必須揀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複詭異者字體壞怪者也曹攄詩稱豈不願斯遊褊心惡哅呶兩字詭異大疵美篇況乃過此其可觀乎聯邊者半字同文者也狀貌山川古今咸用施於常文則齟齬爲瑕如不獲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騷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故善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爲難也單複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則纖疎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黯黮而篇闇善酌字者參伍單複磊落如珠矣

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

者也長卿上林云修容乎禮園翺翔乎書圃此言對之類也宋玉神女賦云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云鍾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陽七哀云漢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對之類也凡偶辭胸臆言對所以爲易也徵人之學事對所以爲難也幽顯同志反對所以爲優也並對若心正對所以爲劣也

郢人爲賦託以靈均舉世而誦之後知其非皆緘口而捐之此爲未知文也 劉書新論

列女傳式微二人之作聯句始此文心雕龍云聯句共韻柏梁餘製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

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
敢言作賦之心矣西京雜記
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
爲大人賦遂作大人賦以獻之賜錦四疋西京雜記
長安有慶虬之亦善爲賦嘗爲清思賦時人不
知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於世並上
韓安國爲梁孝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各罰
酒三升並上
楊子雲工賦王君大習兵桓譚欲從二子學子

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
劍諺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新論
靈帝時好辭製造羲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
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爲驩兜蔡邕比之
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文心雕龍
魏陳思王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
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嗟
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
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

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故孔
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陳思入室景陽潘
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鍾嶸詩評
魏肇師曰古人託曲者多矣然鸚鵡賦禰衡潘
尼二集並載奕賦曹植左思之言正同古人用
意何至於此酉陽雜俎
諸葛恪嘗餉蜀使費禕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
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諸葛恪別傳
衆嵩見陸雲作逸民賦嵩以爲大夫出身不爲

孝子則爲忠臣必欲建功立策爲國宰輔遂作
官人賦以反雲之賦文士傳
君苗文天才中亦少爾然自復能作文雲惟見
其登臺賦及詩頌作愁霖賦極佳頗倣雲所
如多恐故當在二人後然未究見其文見兄文
輙云欲燒筆硯以爲此故不喜出之曹志苗之
頌公其頌及兄皆能作文須借其釋詢二十七
卷當欲百餘紙寫之不知兄盡有不李氏云雪
與刻顏曹便復不用人亦復云曹不可用者皆

自難得正 南齊書卞彬傳
有作文惟尚多而家多猪羊之徒作蟬賦二千
餘言隱士賦三千餘言既無藻偉體都自不似
事文章寔自不當多 陸士龍集
詩苑類格謂廻文出於竇滔妻所作文心雕龍
云廻文所興則道原爲始又傅咸有廻文反覆
詩溫嶠有廻文詩皆在竇妻前
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浩嘗作小詩示溫溫曰汝
愼勿犯我當出汝詩示人 世說新語

晉弘農太守郭璞詩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
可玩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翰林
以爲詩首 鍾嶸詩品
褚陶字季雅弱不好弄少而聰惠淸淡閑默以
墳典自娛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見者奇之
晉書
嵇紹新解寬句稍知音律
姜平子天水人仕於苻堅堅宴羣臣賦詩平子
詩內丁字直而不屈堅問其故答曰屈下者不
正之物未足以獻也堅悅擢上第 十六國春秋
宋武帝大會戲馬臺令諸人賦詩王曇首詩先
成帝以問其兄太保曰卿弟何如卿太保答曰
臣弟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武帝大笑 語林
宋臨川太守謝靈運詩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
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爲累
嶸謂若人興多才高博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
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廻句處處間起麗
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靑松之拔灌木白玉之

映塵砂未足貶其高潔也 鍾嶸詩品
謝靈運半日吟詩百篇頓落十二齒 上
宋監典事區惠恭詩惠恭本胡人爲顏師伯幹
顏爲詩筆輒偷定之後造獨樂賦語侵給主被
斥及大將修北第差充作長時謝惠連兼記室
參軍惠恭時往共安陵嘲調末作雙枕詩以示
謝謝曰君誠能恐人未重且可以爲謝法曹造
遺大將軍見之賞歎以錦二端賜謝謝辭曰此
詩公作長所製請以錦賜之

齊惠休上人詩齊道猷上人詩齊釋寶月詩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照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顔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鮑論庾白二胡亦有淸句行路難是東陽紫廓所造寶月嘗憩其家會廓亡因竊而有之廓子賫手本出欲訟此事乃厚賂止之

謝惠連改詩既罷無知音者遇好句自吟而已 杜註

湯休謂吳邁遠云吾詩可爲汝詩父謝光祿云不然湯可爲庶兄 詩品

沈麟士製黑蝶賦以寄意 南史

王筠好弄葫蘆每吟詩則注水于葫蘆傾已復注若擲之于地則詩成矣 詩學指訣

高爽博學多才坐事被繫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得免 南史

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訥見而詆之率一日焚毀更爲詩示之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率曰此吾作也訥慚而退 並上

謝秘書平生不嗜書獨愛沈約詩行立坐臥靡不諷詠猶以爲未足獨構一室四壁寫沈詩案頭席上寫小卷及冊子甚夥不容雜一他書大書額曰沈郎書室

謝朏字敬沖謝莊子幼聰慧十歲能屬文莊遊土山使朏命篇攬筆便就莊撫其背曰眞吾家千金 南史

齊武陵王曄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陳太祖曰康樂放蕩作體不辯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顔延之抑其次也 南齊書

鮑照嘗謁臨川王義慶有人止之照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沉没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大奇之 鍾嶸詩品

江祏嘗詣謝朓朓言有一詩已呼取既而便停祏問其故曰定復不急 南齊書

竟陵王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爲率蕭文琰曰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

何雖之有乃與江洪等共叩銅鉢響絕則成詩
皆可觀
沈琛見王僉詩曰王令文章大進任巖惝曰何
如我未進時
劉孝綽兄弟相勗以學並工屬文孝綽嘗云三
筆六詩三即第三弟孝儀六即第六弟孝威 梁書
劉孝綽辭藻為後進所宗嘗為詩曰塞外發烏
返雲中侶雁歸高祖見大怒即奪侍郎又為詩
二首其一曰鳴鑣響夾轂飛蓋倚林廬其二曰

城闕山林遠一上不相聞高祖嗟賞復侍郎沈
約曰卿以詩失黃門還以詩得黃門孝綽曰此
即既為風所開復為風所落也
劉顯嘗為上朝詩沈約見而美之命工書人題
之於郊居宅壁後顯博聞強記過於裴頠時波
斯獻生師子帝問師子有何色顯曰黃師子超
不及白師子超
顧歡六歲家貧父使田中驅鵲歡作黃鵲賦而
歸鵲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到溉孫藎早聰慧任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
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藎受詔便就上以示溉曰
藎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藎因賜
絹二十疋後溉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溉曰得
無貽厥之力乎
陳郡袁嘏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迮
之不爾飛去 並上
有何贈箸者常於任昉座賦詩而其詩言不類
任云卿詩可謂高厚其人大怒曰遂以我詩為

苟號 金樓子
梁武於武德殿每詩限三刻成謝徵二刻便就
文甚美
梁元帝書記皆出洪亭丁覘之筆軍府多未相
重故語云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
落花詩自梁蕭子範始
金城內刺史院有高齋梁昭明太子於此齋造
文選簡文為晉安王鎮襄陽日引劉孝威等於
此齋綜數詩集凡十人資給豐厚時號高齋學

七
陳使傳縡聘齊以薛道衡接對之縡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傳縡所謂以蚓投魚耳 北史

陳後主集有宣猷堂燕集五言曰披鉤賦韻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坐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韻得迮格白赫易夕擲斥折啃字其詩用韻與所得韻次前後正同是先書韻爲鉤坐客均探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韻類也

魏收隨文赴邊欲以武藝自達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夏月坐版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版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年二十七上南狩賦甚見褒美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走兔 北史

祖珽字孝徵神情機警詞藻遒逸與裴讓之並有令譽爲當世所推省中語曰多才多能祖孝徵能賦能詩裴讓之 北齊書

高祖宴侍臣於清徽堂遂令黃門郎崔光讀蔡人奉臣應詔詩至彭城王勰詩高祖爲改一字勰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高祖曰雖琱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勰曰臣聞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刊以一字足以價等連城 後魏書

齊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用之魏收楊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盧思道獨有八篇人稱八米盧郎 北史

盧思道與庾知禮作詩知禮成而思道未就知禮曰盧詩何太春春思道曰自許編滿疾何如織錦遲 談藪

北齊并州有士族好爲可笑詩賦輕蔑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稱贊必擊牛釃酒延之其妻明黠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與何況行路至死不覺 顏氏家訓

陽俊之多作五言歌詞淺而拙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伴侶寫賣不絕俊之遇於市言其字誤取而改之賣者曰陽五古之賢人君何所知輕敢

議論俊之大喜自言有集十卷雖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 家訓

李百藥見子而論詩了不答百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序音若塤篪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之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

有由矣 文中子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九終

廣博物志卷之三十

隴西董斯張纂
西陵吳亮嗣訂

藝苑五 紙 墨 筆 硯 書 圖畫 附

筆述也述事而書之也硯研也研墨而使和濡也墨痗也似物痗墨也紙砥也謂平滑如砥石也 釋名

佐伯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 蕭子良

蔡倫始製蔚麻二紙張華作苔紙王羲之製穀

藤二皮之紙

密香紙以密香樹皮葉作之文如魚子極香而堅泰康五年大秦獻三萬幅帝以萬幅賜當陽侯杜預令寫所撰春秋什例及經傳集解以進 嵇含南方草木狀

何曾好學博聞武帝拜爲太尉性奢侈人以小紙爲書敕記室勿報

王右軍少年多用紫紙中年用麻黃紙又用張永義製紙取其流麗便於行筆蔡中郎非流紈

豈素不妄下筆韋誕云用張芝筆左伯紙任及
墨兼此三具又得巨手然後可以建經丈之字
方寸千言韋昶善書而妙於筆故子敬稱爲奇
絕

古有藤角紙范甯云土紙不可作文書皆令用
藤角江寧縣東十五里有紙官署齊高帝於此
造紙之所也常造凝光紙賜王僧虔一云銀光
紙也（丹陽記）

阮孝緒十歲隨父爲湘州行事不書官紙以成

親之清白（南史）

義熙中劉毅鎮江州爲盧循所敗及徙荊州蕃
復怏怏常紙作書約部將王亮儲兵作逆忽風
展紙不得書毅仰天大語風遂吹紙入空須臾
碎裂如飛雪紛下未幾毅敗（異苑）

陶休昔以二百紙與汝吾留百枚（許長史與許玉斧書）
五色紙故在小郎處勿令失也（楊羲與許穆書）

簡文帝集綱啟謹奉紅箋二十副陸倕有謝安
成王賜西蜀牋紙一萬幅簡文帝又云特送四
色紙三萬枚湘東王會最云齊宋間有一種紙
或一幅長丈餘言競船中抄世謂踵紙又云張
敝紙銘並稱紙爲蕃（杜戶部 以上紙）

伏犧初以木刻字軒轅易以刀書虞舜造筆以
漆書於方簡邢夷作墨史籀始墨書於帛仲由
作硯蔡倫作紙（物原）

筆神曰佩阿硯神曰淬妃墨神曰回氐紙神曰
尚卿筆（和昌）曰陶化（致虛雜俎）

墨始造於黃帝之時一云田真造墨

廬山有石墨可書（潯陽記）

筑陽縣有墨山山石悉如墨（荊州記）

張韋仲將墨法鐵臼中擣三萬杵杵多益愈後
賈思勰法曰亦擣三萬杵杵多益善

魏韋仲將用真珠麝香二物後魏賈思勰用梣
木雞白真珠麝香四物

漢有隃麋墨東宮香墨鄴中三臺有曹公（石墨）

古有九子之墨祝婚者多子

張金好墨過而撒翁并而家筆補郎寫書（石學叔家）

王右軍爲臨川內史作宅新城遺有墨池至今
池有墨花
班孟能嚼墨一噴皆成字盡紙有意義（神仙傳）
諸郡守勞訖遺陳土宜字有謬誤及書跡濫劣
者必令飲墨水一升（北齊朝會儀又奏書有濫劣亦如之）
舍利佛所以稱智慧第一者世尊方欲知身子
智慧多少者以須彌爲硯子四大海水爲墨以
四天下竹木爲筆滿四天下人爲書師欲寫身
子智慧著猶不能盡況凡夫五通而能測量耶

故稱智慧第一也（法苑珠林）
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強者爲刃懦者
爲輔參之以檾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漆
故曰筆妙（[illegible]筆經）
上剛下柔乾坤位也新故代謝四時次也圓和
正直規矩極也玄首黃管天地色也（蔡邕筆賦）
豈其作筆必兔之毫調利難禿亦有鹿毛（晉王隱筆銘）
天子筆管以錯寶爲跗官師路扈爲之以雜寶

爲匣厠以玉璧翠羽（西京雜記）
漢制尚書郎作文書起草月賜赤管筆一雙隃
麋墨一枚
濯筆池在虎頭山相傳漢昭烈濯筆處（潮州府志）
在平原嘗按行曹公器物書刀五枚琉璃筆一
枝景初二年七月七日劉婕好云見此使人悵
然（陸雲與兄書）
晉左和好作筆王子敬得其筆嘆爲絕世（[illegible]）
張華博物志成晉武賜以麟角筆管遼西所獻

也青鏤硯用於闐所工鏤爲之也又賜側理紙
萬番南越所貢漢人言陟釐與側理相亂蓋南
人以海苔爲紙其理縱橫邪側因以爲名（拾遺記）
南朝呼筆四管爲一牀（[illegible]）
何禎少孤常以縛筆爲業善爲智計由是知名
晉陽秋
羲之有巧石筆架名扈班獻之有班竹筆筒名
裘鍾皆世無其匹（致虛雜俎）
王羲之得用筆法於白雲先生先生遺之鼠鬚

筆又鍾繇張芝之皆用鼠鬚筆 筆經

人有以綠沉漆管筆遺王逸少 筆譜

南朝有姥善作筆蕭子雲常書用此筆筆心用胎髮 侯氏筆錄

有人以綠沉勝竹管及鏤管見遺斯亦可玩詎必以金玉哉當答牛亨之問曰蒙恬以枯木為管鹿毛為柱羊皮為被 古今注

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留赤筆十餘枚在薦下曰可使人簪之出入辟惡凡舉事皆無忘 搜神記

郗詵射策第一再拜其筆曰龍鬚友使我至此後有貴人遺余鏤並枝莖石筆箴與弟子曰可百筆三百管退亦藏之貯以文錦一千年後當令子孫以名香禮之 龍鬚志

慧遠禪師退隱陝石山著涅槃經成擲其筆曰若疏義契理筆駐空已而果然後人名擲筆臺

元帝為湘東王時好文學著書常紀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金銀雕飾或用班竹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逸者以班竹管書之 筆經

紀少瑜字幼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文詞因此大進 〇以下硯

自有書契即有此硯蓋始於黃帝時也一云子路作

昔黃帝得一玉紐治為墨海焉其上篆文曰帝鴻氏之硯 事類賦注

范喬年兩歲祖父馨卒臨終撫其手曰恨不見汝成人以吾所用硯與之始五歲祖母以此言告喬喬便執硯涕泣 陳留志

晉袁彖贈庾翼蜂硯

將道支於水側見一浮槎取為硯製形象魚有道家符識及紙皆內魚硯中常以自隨二十餘年忽失之夢人云吾暫遊湘水過湘君廟為二妃所留今復還可於水際見尋也道支詰旦至水側見罾者得一鯉魚買剖之得先時符識及紙方悟是所夢人棄之俄而雷雨屋上有五色氣直上入雲後人有過湘君廟見此魚硯在二

妃側（典苑）
武帝性純儉吳令膳鏞進鑄成盤龍火齊翔鳳
硯蓋吊禁錮終身（書苑）以下書
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
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法苑珠林）
伏羲氏始畫八卦命臣飛龍氏造六書（古三墳）
蒼頡石室記有二十八字在蒼頡北海墓中十
人呼為藏書室周時無人識秦李斯始識八字
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漢叔孫通識十二字（通志）

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韓非子）
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其後形聲
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說文序）
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并廁豨
黥韓覆畔討滅殘非本文也（家訓）
蒼頡有七章李斯所作範嬰是其一篇內有益
及之事（考工記注）

史皇效祭列鄉亭學書者皆社投刺祀之不絕
[illegible]
論衡云學書者諱丙日云蒼頡以丙日死按古
五行書蒼頡丙寅死辛未葬
崆峒山中有堯碑禹碣皆籀文焉伏滔述帝功
德銘曰堯碑禹碣歷古不昧（述異記）
今講陳為書之本始也造文之既肇矣乃是五
色初摛文章畫定之時秀人民之交別陰陽之
分則有三元八會羣方飛天之書又有八龍雲

篆明光之章也其後逮二皇之世演八會之文
為龍鳳之章拘省雲篆之迹以為順形梵書分
破二道壞真從易配別本支乃為六十四種之
書也遂播之於三十六天十方上下也各各取
其篇類與而用之音典雖均蔚跡隔異矣校而
論之八會之書是書之至真建文章之祖也雲
篆明光是其根宗所起有書而始也今三元八
會之書皇上太極高真清仙之所用也雲篆明
光之章今所見神靈符書之字是也爾乃見華

季之世生造亂眞其作巧末趣徑下書皆流尸濁文淫僻之字舍本効假是置譏死迹耳 酉陽雜俎

詩

入題者一曰天書八會是也二曰神書雲篆是也三曰地書龍鳳之象也四曰內書龜龍魚鳥所吐者也五曰外書鱗甲毛羽所載也六曰鬼書雜體微昧非人所解者也七曰中夏書草藝雲篆是也八曰戎夷書類於蜫蟲者也此六文入體或今字同古或古字同今符彩交加共成

一法合爲一用故同異無定也此依宋法師所說未見正文而三洞經中符有字者如古文尚書中有古字與今同者耳 雲笈七籤

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筆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擁腫點掣長則法離澌書促則字勢橫踈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澁多墨笨鈍比並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値筆廉斷觸勢峰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爲甲科家可識亦當復由串耳六義可工亦當復出習耳一開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爲論終歸是習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爲之舊也張芝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也既舊且積方可以肆其談

學教五十六種書太昊作龍書神農作穗書因黃帝以蒼頡鳥跡爲篆書因卿雲見作雲書

少昊作金天鸞鳳書高陽製科斗書高辛作仙人形書見作龜書夏后作鍾鼎書倒薤虎書鳥官填書大篆復篆殳書小篆仙人篆麒麟篆轉宿書蟲書傳言書小篆刻符書隷書署書藁書氣候書芝英書金錯書尚方大篆鶴頭偃波書蚊脚書垂露懸針篆章草飛白一筆書八分書𧊒書行書

[illegible]散隸書倒薤龍爪書行草之
八體書王 虎爪書王僧虔 鬼書宋九 花書河東山僧 外
國胡書天竺書 懸針小篆體也倒薤小篆體
也八體書亦圖此法或云出晉時 金錯書八體書法
不圖其形或云以銘金石垂露書如懸針王僧文字
志
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
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
立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

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蒼
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
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
者或曰下杜人程邈爲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
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奏之始皇始善之
出以爲御史使定書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
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
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
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

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
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
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秦既
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
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
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
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
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
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

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
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魏武帝懸
著帳中及以釘壁玩者以爲勝宜官鵠宜爲大
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弟子毛弘教於秘書今
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
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
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
世云衛恒傳
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書章草草書飛白

行書通謂之八體而右軍皆在神品右軍常醉書數字點畫類龍爪後遂有龍爪書如科斗玉筯偃波之類 尚書故實

江式字法安祖父善虫篆詁訓式少專家學數年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及悟每有記識初拜司徒長史上表曰臣聞伏羲氏作而八卦形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蒼頡別刱文字以代結繩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殊蒼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

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法及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孔子修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皆取史籀式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故謂之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為尚書史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孝宣時召通蒼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爰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篇暨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

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逵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嘆俗儒之穿鑿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

詳埤廣綴拾遺漏然其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
用或得或失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博開古藝
特善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
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
文蔚煥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
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
當時臺觀膀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晉世義陽
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
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

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倣故左校
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龣徵羽
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
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
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
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為疑乃曰追來為歸巧
言為辯小兔為䨲神虫為蠶如斯甚衆皆不合
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
所關古莫不惆悵焉臣六祖文威杖策歸國奉

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敘
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闇短識學
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是藉六世之資奉遵
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求撰
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為主及孔氏尚書五
經音注籀篇爾雅三蒼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
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
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無復重糾
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

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
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
蒙遂許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秘
書所須之書乞垂敕給并學士五人嘗習文字
者助臣披覽書生各五人專令抄寫侍中黃門
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隱庶無紕繆所撰
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并就太常冀兼
教八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式於是撰集
字書號曰古今文字為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

文爲本上篆下隸北史

爾時太子即初就學將好最妙牛頭栴檀作於書板純用七寶莊嚴四緣以種種殊特妙香塗其背上執持至於毗奢蜜多羅阿闍黎所而作是言尊者闍黎教我何書或復梵天所說之書佉盧虱吒書富沙迦羅仙人說書阿迦羅書曹伽羅書耶寐尼書鴦瞿梨書耶那尼迦書娑伽羅書波羅婆尼書

波流沙書父與書毗多荼書陀毗荼闍書脂羅低書度其差那婆多書優波伽書僧佉書阿婆勿陀書阿嵬盧𠩄書毗耶寐奢羅書陀羅多書西瞿耶尼書阿沙書支那國書摩那書末荼叉羅書毗多悉底書富數波書提婆書那伽書夜叉書乾闥婆書阿修羅書迦婁羅書緊那羅書摩睺羅伽書彌伽書迦迦

浮摩提婆書安多梨叉提婆書鬱多羅拘盧書逋婁婆毗提訶書烏差婆書膩差波書娑伽羅書跋闍羅書梨伽波羅低犁伽書毗棄多書阿嵬浮多書奢婆多羅跋多書伽那那跋多書優差波跋多書尼差波跋多書波陀梨佉書毗拘多羅波陀那地書耶婆陀輸多羅書末荼婆晒尼書梨沙耶婆多波帙比多書陀羅尼卑叉梨書

伽伽那卑麗叉尼書薩婆沙地尼山陀書沙羅僧伽何尼書薩婆韋多書

西域書有驢脣書蓮葉書

李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

昔秦丞相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患其無骨蔡尚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群

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

厥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
漢蕭何善篆籀爲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題其額
觀者如流何使禿筆書
漢士識字者多馬援武材也上書言伏波印文
之訛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
梁升卿小篆如落玉垂珠
扶風曹喜後漢人善篆隸小異李斯見師一時
陳留蔡邕後漢人左中郎將善篆採喜之法真
定直父碑文猶傳於世杜陵陳遵後漢人善篆

隸每書一座皆驚時人謂爲陳驚座
賈魴以三倉之書皆爲隸字隸始廣而篆籀轉
微
說文引五經文字與今多不同如易服牛乘馬
服作犕百穀草木麗乎上作麗於地亢龍有悔
亢作忼再三瀆瀆作黷其牛掣掣作觢豐其屋
豐作寷允升大吉允作粇包荒荒作巟爲的顙
的作馰書宅嵎夷嵎作堣鳥獸氄毛作毴毛五
品不遜遜作愻聚于塗山塗作嵞弼成五服弼
作𢐀方鳩孱功方鳩作旁逑藻火粉米藻作璪
期三百有六旬期作稘剛而塞塞作寒寬三面
於三危寬作𡨄今汝聒聒作懖懖庶草繁廡廡
作無若藥不瞑眩瞑作眄尚桓桓作狟狟彝倫
攸斁斁作殬顛木之有由蘖由蘖作甹枿詩新
臺有泚泚作玼鉼之罄矣罄作窒嘽嘽駱馬嘽
作瘏鉤膺鏤錫錫作鍚白鳥鶴鶴作翯翯可以
攻玉作可以爲厝衣裳楚楚作䜑墻有茨茨
作薋綠竹猗猗綠作菉無然泄泄泄作呭挑兮

達兮挑作叏如此之類不可勝舉是時五經皆
古文未變隸書憤當得其真
杜鄴子夏尤長小學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
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故名鄴子林
好古有雅才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
文字過於鄴故言小學者宗於杜林三蒼蒼頡
篇秦相李斯作訓纂篇楊雄作滂喜篇後漢郎
中賈魴作總曰三蒼梁有蒼頡二卷杜林注見
隋經籍志又小學篇一卷晉下邳內史王義撰

又少學九篇楊方撰始字一卷勸學一卷蔡邕撰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黃初篇吳章篇女史篇合入卷又初學二卷朱育撰始學十二卷吳郎中項峻撰又月儀十二卷已發蒙記一卷晉著作佐郎束晳撰張揖字詁漢張衡傳注有蒼頡篇漢安紀注云蒼頡篇云即舍也又曰帝年十歲好學史書注云史書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之書也凡五十五篇以教童蒙魏王粲傳云邯鄲

淳博士有才章善蒼雅蟲篆通典云漢官儀能通蒼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為尚書郎法言學蒼頡史篇注謂多知奇難字三蒼訓詁三卷埤蒼二卷並張揖撰廣蒼一卷樊恭撰見唐經籍志又有氏字指何承天纂文郭璞三蒼解詁，

新論以金昆為琨晉書以黃頭小人為恭說文以人十四心為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為酉漢書以泉貨為白水真人國志以天上有口為吳宋書以召力為劭參同契以人負吉為造皆假借依附耳 家訓

世之學者讀五經是徐邈而非許慎賦頌信褚詮而忽呂忱史記專皮鄒而廢篆籀漢書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其支葉小學其宗系 同上

蔡邕漢末碩學而云色絲為絕殊不知絕字系旁為刀刀下為節又況不及蔡邕者乎吳人云無口為天有口為吳曾不知吳從矢隋文帝惡

隨字為走乃去之成隋字隋裂肉也其不祥莫大焉殊不知隋從辵辵安步也而妄去之 王楙

孫叔言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魏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為怪異自茲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

梁顧野王太學之太博也周訪字原出沒不定故玉篇序云有開春申君墓得其銘文皆是隸字春申是周末六國同時隸文則非併吞之日也 法苑珠林

蔡文姬言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於是為八分書書苑

蔡邕工書篆隸絕世尤得八分之精微體法百變窮靈盡妙又刱造飛白妙有絕倫女琰亦工書八角垂芒傳寫李斯并史籀用筆勢伯喈得之不食三日乃大叫喜歡若對數十人邕因誦讀三年便妙達其旨伯喈常居一室不寐恍然一客厥狀甚異授以九勢言訖而沒伯喈自書五經於太學觀者如市羊欣筆法

鍾繇善八分有隼尾波太山銘有此體

張飛有八分書刁斗銘又有紀功題石云漢將張飛率精卒萬人大破賊首張郃於八濛立馬勒石

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

臨淄人發古塚得桐棺外隱起為隸字云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字出古非始於秦水經注

秦後盱賜變小篆為隸書王次仲者當周末戰國之時合從連衡之際隱居范陽大夏小夏之山以為蒼頡篆文功多而用寡初變篆籀之體始為隸書秦始王既定天下以其功利於人三詔之使入秦不至復命使謂之曰吾削平六合一統天下孰敢不賓者次仲一書生而違天子之命以檻車載之不爾當殺之以正風俗詔使至山致命載檻車中次仲忽化一大鳥翻然出車使者驚拜曰無復命必見誅唯神人憫之鳥徘徊空中拔墮三翮使者得之以進始皇素好神僊之道聞其變化亦甚悔恨因名其地為落翮山鄉里祀之不絕真仙通鑑

草書乃草行之文董仲舒欲言災異為之、

蔡邕云秦時諸侯爭長羽檄相傳馳鋒走驛以篆隸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書蓋今之草書也

按書傳云張並作草又云齊相杜操作說文注

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

小疎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今世尤寶其書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知伯英之得其法也（法書苑）

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辭解今觀汝書猶不如我汝可

勤學習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漢高祖敕太子）

司馬相如采日辰之蟲屈伸其體升降其勢以象四時之氣為氣候直時書（後漢東陽公徐安于搜諸史籍得十二時書蓋象□□□云）

東方朔久居吳中為書之師數十年（姑蘇志）

瑯琊王溥即王吉之後吉先為昌邑中尉奕世衰陵及安帝時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簡插筆於洛陽市傭書美於形貌又多文辭來僦其書者丈夫贍其衣冠婦人遺其珠玉一日之中衣資盈車而歸積粟於廩九族宗親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為善筆而得富溥先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錢至億庾一土三田軍門主簿後以一億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三田一土壘字也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門主簿（拾遺記）

北海敬王睦善史書世以為楷則永平中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後漢書）

劉德升字君嗣潁川人桓靈世以造行書得名

既以草創亦甚研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法世謂鍾繇善行狎書是也而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也（上）

崔瑗字子玉安平人官至濟北相文章蓋世善章草書師於杜度媚趣過之點畫精微神變無礙利金百鍊美玉天姿可謂冰寒於水也袁昂云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王隱謂之草賢章草入神小篆入妙（書斷）

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

鐫字皆須妙於篆隸故繇方得鐫刻嘉話錄
魏鍾繇字元常少隨劉勝入抱犢山學書三年
遂與魏太祖邯鄲淳韋誕等議用筆繇乃問蔡
伯喈筆法於韋誕誕惜不與乃自搥胸嘔血太
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
墓遂得之由是繇筆更妙繇精思學書卧畫被
穿過表如厠終日忘歸每見萬類皆畫象之繇
善三色書最妙者八分繇尤善書於曹喜蔡邕
劉德升眞書絶世剛柔備焉點畫之間多有異

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
已若其行書則羲之獻之之亞草書則衛索之
下八分則有魏受禪碑稱此爲最也鍾書有十
二種意外巧妙實亦多奇袁昂書評
鍾繇書意氣密麗若飛鴻戲海舞鶴遊天行間
茂密實亦難過蕭思話書走墨連綿字勢屈強
若龍跳天門虎卧鳳閣
鍾會字士季元常子善書有父風稍備筋骨美
兼行草尤善隸書遂逸致飄然有凌雲之志亦

乃謂繇則千將鎮鄉焉會常所爲荀勗書就勗
母鍾夫人取寶劔兄弟以千萬造宅未移居勗
乃潛畫元常形象會兄弟入見便大感慟勗書
會之類也會隸行草章草並入妙書斷
晉韋昶字文休仲將兄康字元將涼州刺史之
玄孫官至潁川太守散騎常侍善古文大篆及
草狀貌極古亦猶人則抱素木則封冰奇而且
勁太元中孝武帝改治宮室及廟諸門並欲使
王獻之隸草書題牓獻之固辭及使劉瓌以八

分書題之後又以文休以大篆改八分焉或問王
右軍父子書名以爲云何荅曰二王自可謂能
未知是書也又妙作筆王子敬得其筆歎爲絶
世書斷
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此藝不須過精爲人
所役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唯知其
書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顔氏家訓
姜詡梁宣田彦和及司徒韋誕皆伯英弟子並
善草誕最優魏宮館寶器皆是誕書魏明帝起

家乃之臺謨先釘榜而末之題以籠盛誕轆轤引
上書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
此楷法于少季亦有能爾羅暉趙恭不詳何許
人與伯英同時見稱西州而矜許自與衆頗惑
之伯英與朱寬書自叙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
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善草書不及崔張劉德
升善爲行書不詳何許人頴川鍾繇魏太尉同
郡胡昭公車徵二家俱學於德升而胡書肥鍾
書瘦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

程書三曰狎書相聞者也繇子會鎮西將軍絕
能學人書改易鄧艾上章事莫有知者河東衛
覬魏尚書僕射善草及古文畧盡其妙草體微
瘦而筆跡精熟覬子瓘爲晉太僕採芝法以覬
法參之更爲草藁藁是相聞書也瓘子恒亦善
書傳識古文字燉煌索靖張芝姊子孫晉征西
司馬亦善草陳國何元公亦善草書吳人皇象
能草世稱沉著痛快滎陽姊暢晉秘書令史善
八分 名書錄

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
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
各一邦之妙
書之絕時者則謂之書聖故衛協張墨於今有
書聖之名焉 抱朴子
衛夫人名鑠字茂猗廷尉展之弟恒之從妹汝
陰太守李矩之妻中書郎李充之母王逸少之
師善鍾法能正書王子敬年五歲已有書意夫
人書大雅吟賜之 書譜

衛夫人正書入妙品如玉壺之氷瑤臺之月婉
然芳樹穆若清風 法書苑
索靖燉煌人精草法武帝愛之時尚書令衛瓘
世號得伯英之筋一臺二妙天下爲希 王隱晉書
左思少學鍾胡書及古琴並不成
王廙羲之之叔也善書畫常謂右軍曰吾諸事
不足道唯書畫可法晉明帝師其畫王右軍學
其書 尚書故實
晉王廙善飛白書若鵰鶚之翅羽旌旗之卷舒

王廙工飛白祖述張芝法得索靖書七月二十六日一紙每寶玩之遭永嘉喪亂乃四疊綴衣中以渡江（書史　異苑）

羲之十歲善書十二見前代筆說於其父枕中竊而讀之父曰爾何來竊吾所秘羲之笑而不答母曰爾看用筆法父見其小恐不能秘之語羲之曰待爾成人吾授也羲之拜請今而用之使待成人恐蔽兒之幼令也父喜遂與之不盈期月書便大進衛夫人見語太常王策曰此兒

必見用筆訣近見其書便有老成之智涕流曰此子必蔽吾名晉帝時祭北郊文更祝板工人削之筆入木三分三十三書蘭亭序二十七書黃庭經書訖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況人乎吾是天台丈人也（書斷）

右軍用筆內擫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大令用筆外拓而開擴故散朗而多姿

王羲之書舊傳唯樂毅論乃羲之親書於石其他皆紙素所傳（並上）

羲之書多不一體嘗遊天台還會稽上洞庭題柱爲一飛字有龍爪之形因謂之龍爪書（續文獻通考）

世傳王右軍借船帖最工

羲之嘗在蕺山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因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慍色乃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晉書）

山陰道士管養鵝求王羲之寫道德經舉紅鵝

一雙相贈而去（從傳　茶遺）

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爲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也見其緩異呼爲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倣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陶隱居真誥）

王羲之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藁本不具年月日朔其真本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九月（辛亥）

晉戴安道遯居不仕總角時以雞子汁溲白瓦

嘗作鄭玄碑自書刻之文既奇麗書亦絶妙又有康昕亦善草隸王子敬常題方山亭壁數行昕密改之子敬後過不疑又為謝居士題畫像以示子敬歎能以為川河絶矣昕字君明外國人官臨沂令 書斷

王修字敬仁仲祖之子官至著作郎少有秀令之譽年十二著賢令論劉眞長見之嗟歎不已善隸行書常就右軍求書乃寫東方朔畫賛與之王僧虔云敬仁書殊突其妙王子敬每看咄

咄逼人昇平元年卒年二十四歲始王導愛好鍾氏書喪亂狼狽猶衣帶中戲尚書宣示過江後以賜逸少逸少乞敬仁敬仁卒其母見此書平生所好以入棺敬仁隸行入妙殷仲堪書亦敬仁之亞也 上

獻之嘗與簡文帝書十許紙題最後云下官此書甚合作願聊存之此書為桓玄所寳玄愛重二王不能釋手乃撰縑素及紙書正行之尤美者各為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

自隨將敗並沒于江 法書要錄

羲之為會稽子敬出戲見北館新白土壁白淨可愛子敬令取掃帚沾泥汁中以書壁上極其炎瓌羲之後見甚嘆其美問誰所作答曰七郎羲之於是作書與所親云子敬飛白大有直是因於此壁子敬好書觸遇造玄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紙裓着往詣子敬便取裓書之草正諸體悉備兩袖及褾略周自歎比來之合年少覺王左右有凌奪之色如是掣裓而走左右逐 果

及於門外因爭分裂少年纔得一袖而已 圖書會粹

羊欣字敬元工隸書王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時人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 上

安石不重獻之書得獻之書斷作紋紙

索靖草書絶代名曰銀鉤蠆尾 法書苑

王獻之在會稽山見一人黑身披雲而下左手持紙右手持筆以遺獻之獻之受而問曰君何姓字復何遊筆討奚施答曰吾象外為家不變為姓五常為字其筆跡豈殊吾體耶獻之佩服

斯言退而臨寫向逾三載竟昧其微上
唐琮夢蛇繞身遂效其形而作草蛇之書王隱貞品
荀輿能書嘗寫狸骨方右軍臨之至今謂之狸
骨帖尚書故實
周顒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
顒書茅齋祭酒何徹以倒薤書換之顒笑曰天
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南齊書
宋王僧虔以為右軍書江左中莫有及者獻之
遠不及父而媚趣過之故人謂之小聖法書苑

花草書始於齊武帝覩落英茂木為之
宋末王融圖古今雜體有六十四書少年仿効
家藏紙貴而風魚虫鳥是七國時書元長皆作
隸字故貽後來所誚湘東王遣沮陽令韋仲定
為九十一種次功曹謝善勛增其九法合成百
體其中以八卦為書為一以太為兩法徑丈一
字方寸千言法書要錄
宋蕭思話蘭陵人工書學於羊欣得其體法雖
無奇峰壁立之秀連岡盡望勢不斷絶亦可謂

有功矣王僧虔云蕭全法羊風流媚好殆欲不
減筆力恨弱袁昂云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
時之妙也上
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以伎能王僧虔乃作
飛白書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為飛白屈矣書藪
宋沈約慨然思與天下共識龜圖鳥迹之遺趣
高領妙自謂入神旁通曲暢律度精密
劉孝綽善草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為別體南史
蕭子雲書迹雅為武帝所重帝嘗論書曰筆力

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
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
蕭侍中飛白淨可愛今取掃帚沾泥汁中以書
壁為方丈一字晻曖斐亹極有體勢會粹
蕭子雲王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
從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
時後周書
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為
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

行拜而前子雲遥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
流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迹子雲乃爲停舟三
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南史
張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力
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
王無臣法
徐希秀號王志爲書聖
王彬習篆隸與兄志齊名時人語曰三真六草
爲天下寶

梁元帝初爲荆州刺史起州學宣尼廟置儒林
參軍一人勸學從事二人生三十人加稟餼帝
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爲之贊而書之時人謂
之三絶
梁江夏王鋒四歲即倚井欄爲書書滿洗去復
更書晨興不拂窗塵先於塵上書至五歲高帝
使學鳳尾書一學即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
曰麒麟償鳳尾也世上
何令貴隔勢傾朝野筆迹踈流遂遇十緘之書

彼人恭拜忽曰永感答人借卑還白不具眞本
流傳合朝班啓是其第七緘也史論書元威
何敬容爲尚書令而拙於草隸淺於學術其署
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父小爲口
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不
能答南史
六朝人尚字書摹臨特盛其書廓塡者即今之
雙鉤曰影書者如今之響搨南史云蕭思話書
羊欣之影風流趣好殆當不減北史趙文深少

學楷隸雅有鍾王之則周明帝令至江陵影覆
寺碑是也丹鉛錄
敵伏覽前書用意雖止二六而規矩必周後字
不出二百亦褒貶大備一言以蔽便書倚頓極
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沈泉夜逸
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若非聖證品
析恐愛附近習之風永遂淪迷矣伯英既稱草
聖元常實自隸絶論旨所謂殆同璿璣神寶曠
世以來莫繼斯理既明諸蘊淀之徒當日就翫

筆反古歸眞方弘盛世愚管預聞喜佩無屆此
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繼以齊代名實脫略
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非排棄
所可黜涅而不緇不過數族今奉此論自舞自
蹈未足逞泄日願以所摹竊示洪遠思曠此二
人皆是均思者必當贊仰踴躍有盈半之益 陶隱居貞語

陶弘景年四五歲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 上

彭城王勰年八歲拜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

士韓毅侍書見勰筆迹未工戲勰曰五郎書畫
如此忽爲常侍開國今日後宜更用心勰正色
答曰昔甘羅相秦未聞能書凡人惟論才具何
如世能動勤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爲不至三
公毅慙 北史

崔浩字伯深仕魏太武監秘書事既工書人多
託寫急就章草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
百數浩盡體勢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也世寶
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爲模楷 魏書

隋釋敬脫善寫方丈字遒勁時謂僧傑 出文

王僧虔論書曰宋文帝書自云可比王子敬時
議者云天然可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廙
右軍叔過江之前以爲最亡曾祖領軍書右軍
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唯右軍領軍不爾
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書子敬云弟書
如騎驢駸駸恒欲度驊騮前庾征西翼書少時
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
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我下

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
後答右軍當是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
眞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無以
辯其優劣唯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
有意郗愔章草亞於右軍郗家賓草亞於二王
緊媚其父桓玄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
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自重爲子敬書嵇康詩
羊欣書見重一時親授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
稱名孔琳之書天然放縱極有筆力規矩恐在

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爲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趣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緊生起是得賞也恨少媚好謝靈運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護庾昕學右軍亦欲亂眞矣（南齊書）

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有充悅

而舉體沓拖殊不可耐羊欣書如大家婢爲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澁終不似眞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好尚風範終不免寒乞阮研書如貴冑失品次叢悴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殆有吾書如新亭傖父一往見似揚州人共語便音態出（武帝書評作[illegible]）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殷鈞書如高麗使人抗浪甚有意氣姿顔終乏精味袁崧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庾肩吾書如上林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illegible]葛書如經綸道人言不可絕崔子玉書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有絕望之意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逝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劍拔弩張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有神鍾司徒書字十二種意外殊妙實亦多奇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張伯英書如漢武愛道憑虛欲仙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梁鵠書如太祖忘寢觀之喪目皇象書如歌聲繞梁

琴人捨徽衛恒書如插花美女舞笑鏡臺孟光祿書如崩崖人見可畏李斯書世爲冠蓋不易施平張芝經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賢共類洪芳不滅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絕妙（[illegible]）

袁昂書評一卷如上谷之鄙未覩鴻蹤雲礙之[illegible]傳贋本雲礙山陰道士所居村名也又云

中郎運帝之妙奕奕入神師宜𢙾帳之奇翩翩自逝〇以下圖畫

史皇作圖 世本

畫者鳥書之流也 魏陳思王畫贊序

陸士衡云丹青之興比雅頌之述作美大業之馨香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大於畫

宓犧氏作易無畫以畫事此畫之始 [illegible]

聖王受命則有龜字効靈龍圖呈寶巢燧以來皆有之迹映乎瑶銘事傳乎金冊及包犧發於

滎河而典籍圖畫萌矣 歷代名畫記

魯班刻石為禹九州圖今在洛城石室山 述異記

宋畫吳冶甚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也 淮南子

南倭海中方諸幷有淚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見沃焦山風撓嵐石落海岸得之滴水摩色染物則晝見夜晦 張騫海外經

漢武帝見畫伯夷叔齊形像問東方朔是何人朔曰古之愚夫帝曰夫伯夷叔齊天下廉士何謂愚耶朔對曰臣聞賢者居世與之推移不凝滯於物彼何不升其堂飲其漿泛泛如水中之鳧與彼徂遊天子轂下可以隱居何自苦於首陽上噫然而歎 東方朔別傳

宣帝之時圖畫漢烈士或不在畫上者子孫耻之 論衡

杜陵毛延壽為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為牛馬飛鳥衆勢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 西京雜記

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寒 起居注

東國宗敬蔡中郎不言名咸稱蔡君兗州陳留並圖畫形像為之目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騫 別傳

姜肱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東漢書

靈帝詔蔡邕畫赤泉五代將相于省兼命為讚及書邕書畫皆擅名于代時稱三美 東觀漢記

張衡字平子昔建州蒲城縣山有獸名駭神豕

身人首百鬼惡之好出水遊石上平子往寫之獸入潭中不出或云此獸畏畫故不出可去紙筆即去之獸果出平子拱手不動潛以足指畫獸今號曰巴獸潭（歷代名畫記）

諸葛武侯父子右軍大令皆長於畫

南夷其俗徵巫鬼好盟詛要質諸葛亮乃為夷作圖先畫天地日月君臣城府次畫神龍及牛馬駝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遠行安卹又畫夷牽牛負酒賚金寶詣之以賜夷夷甚重之（華陽國志）

謝赫云江左畫人吳曹不興運五十尺絹畫一像心敏手疾須臾立成頭面手足胸臆肩背無遺失尺度此其難也惟不興能之（尚書故實）

曹不興嘗於溪中見赤龍夭矯波間因寫以獻孫皓皓賞激珍藏之至宋文帝時累月旱暵祈禱無應于是取不興龍置水傍應時雨足

抱朴子云衛協張墨並為畫聖孫鴻之上林苑圖協蹤最妙又七佛圖人不點眼睛惜之論畫云七佛與烈女皆協之跡壯而有情勢毛詩北風圖亦協手巧密於情思謝赫云古畫皆略至此始精六法頗為兼善雖不備該形似有氣韻陵跨羣雄曠代絕筆在第一品曹不興下張墨荀最上（名畫記）

晉王廙過江後為晉朝書畫第一音律衆妙畢綜元帝時為左衛將軍封武康侯時鎮軍謝尚於武昌樂寺造東塔戴若思造西塔並請廙畫時右軍亦學畫於廙廙畫孔子十弟子贊云余

兄子羲之幼而岐嶷必將隆余堂搆今始年十六學藝之外書畫過目便能就余請書畫法余畫孔子十弟子圖以勵之嗟爾羲之畫乃吾自畫書乃吾自書吾餘事雖不足法而書畫固可法欲汝學書則知積學可以致遠學畫可以知師弟子行己之道

晉王濛字仲祖晉陽人放誕不羈書比庾翼丹青甚妙頗希高遠常往驢肆家畫轜車自云我嗜酒好肉善畫但人有飲食美酒皆有我何不

可也[上]
遠公畫有江淮名山圖
戴安道幼歲在瓦棺寺內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但恨我老不見其盛耳
晉顧愷之多才氣尤工丹青傳寫形勢莫不妙絕謝安謂長康曰卿畫蒼蒼古來未有曾以一廚畫暫寄桓玄皆其妙跡所稱秘者封題之後玄開取之誑云不開愷之不疑被竊直云妙畫

通神變化飛去猶人之登仙也又常於瓦棺寺非殿內畫維摩居士畫畢光輝月餘京師寺記云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僧衆設刹會請朝賢士庶宣疏募緣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長康獨注百萬第二日若請施五萬第三日觀者可任其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及百萬
劉義慶世說云大司馬毎請長康以與羊欣講論畫書竟夕忘疲 名畫記
顧虎頭爲畫扇作嵇阮而都不點睛王問之顧曰那可點睛點睛便語 俗說
清夜遊西園顧長康畫有梁朝諸王跋尾處云圖上若干人並食天廚
宋織字令文不應州郡辟命太守楊宣畫其象於閣出入視之 前涼錄
石季龍時太武殿畫古賢悉變爲胡旬餘頭悉縮入肩中季龍大惡之佛圖澄對之流涕 晉書
桓玄好蓄法書名畫客至皆出而觀客食寒具而油污其畫後遂不設寒具 劉禹錫嘉話○集韻寒具饊餅也

謝莊字希逸性多巧思善畫作畫琴帖序自序其畫云 名畫記
顧光寶能畫建康有陸溉患瘧經年光寶常詣溉臥前謂光寶曰我患此疾久不得療矣君知否光寶曰不知即伏室命筆以墨圖一獅子令於外戶榜之謂曰此出手便靈異可虔誠致禱明日當有驗溉命張戶外遣家人焚香拜之已而是夕中戶外有窸窣之聲良久乃不聞明日所畫獅子口中臆前有血淋漓及於戶外皆點

爲瘕病乃愈時人異之 八朝窮怪錄

蕭賁是竟陵王子良之孫有文才善畫嘗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間便覺萬里矜愼不傳自娛而已 南史

順敬寺有寶月殿跋摩於殿北壁手自畫作羅云像及定光儒童布髮之形像成之後每夕放光久之乃歇 神僧傳

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劉孝綽與殷芸陸倕王筠到洽等同見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先圖孝綽

南史

武烈太子方等能寫眞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即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矣

張愛賓云惟王羲之能爲一筆書陸探微能爲一筆畫 圖書聞見志

梁元帝常畫聖僧武帝親爲作讚任荊州刺史時畫蕃客入朝圖帝極稱善 梁書 又畫職貢圖并序外國貢獻之事 序具本集 又遊春苑白麻紙畫鹿圖師利像鵾鶴陂池芙蓉醮鼎圖並有題印

得於代 名畫記

潤州興國寺苦鳩鴿棲梁上穢汚尊容張僧繇乃就東壁上畫一鷹西壁上畫一鷂皆側首向簷外看自是鳩鴿等不復敢來 朝野僉載

顧野王好丹青善圖寫王於東府起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爲二絶 陳書

後魏元兆能行法治病有軍士女爲物所憑兆曰此畫妖也天下有至神之妖至靈之怪在陸之精在水之魅以法治之乃廣化寺壁畫 冤[illegible]

北齊高孝珩世宗第二子封廣寧郡王博涉多才藝嘗於廳壁畫蒼鷹觀者疑其眞鳩雀不敢近又畫朝士圖當時妙絶 名畫記

釋玄暢遊成都止大石寺手畫作金剛密迹等十六神像昇明三年又遊西界觀矚岷嶺乃於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后山遂有終焉之志仍倚巖傍谷結草爲菴弟子法期見神人乘馬著青單衣繞山一匝還示造塔之處 神僧傳

北齊楊子華世祖時任直閣將軍嘗畫馬於壁

夜聽馬鳴如索水草圖龍於素舒卷輒雲氣縈
集也天子號爲畫聖時王子羔亦通神號爲二
絕 名畫記

煬帝聚魏已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
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畫臺藏古畫又於內道
場集道佛經別撰目錄 隋書

廣博物志卷之三十

廣博物志卷之三十一

隴西董斯張纂
虎林黃汝亨訂

武功 論兵

大昊之難七十戰而後濟黃帝之難五十二戰
而後濟少昊之難四十八戰而後濟昆吾之難
五十戰而後濟

有虞氏戒於中國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
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
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
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殷
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夏
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
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 吳子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爲天陳地陳人陳奈何
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
謂天陳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
陳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陳 太公六韜

武王問太公曰音律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真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古者三皇之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強無有文字皆由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

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也此五音者聲色之符也管子

天子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師武人於朝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執扑北面而誓之誓於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太史筮於祖廟擇吉日齋戒告於郊社稷宗廟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牲特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於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於上帝柴於郊以出以齊車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

主車止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敵所將戰太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於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周定三令五申既畢遂禱戰所克於上帝然後即敵將士戰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禡於所征之地柴於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

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於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於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於社主之前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於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於國外三日齋以特牛親格於祖禰然後入設奠以反主若主命則卒奠歛主埋之於廟兩階間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於帝學以訊馘告大享於羣吏用備樂饗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勳焉謂之飲至天子親征之禮也 孔叢子

古者大將受命而出則忘其國即戎師陣則忘其家故天子命將出征親潔齋盛服設奠於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面而揖之亦弗御也然後告太社冢宰執蜃宜於社之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於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禡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於五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勒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禮也

將帥尚左士卒尚右出國先鋒入國後殳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若不幸軍敗則驛騎赴告於載橐韔天子素服哭於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於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日天子使使迎於軍命將帥無請罪然後將帥結草自縛袒右肩而入蓋喪禮也 並上

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

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

臣辭而行乃爪鬋設明衣也鑿凶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 淮南子

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綱紀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武王曰請問其目太公曰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攬計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

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伏鼓二人主伏旗鼓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闇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

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通財二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論議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爲閒諜術士二人主爲譎詐依託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

法算二人主會計三軍營壁糧食財用出入 六韜

夫師之行也有好鬬樂戰獨取強敵者聚爲一徒名曰報國之士有氣蓋三軍才力勇捷者聚爲一徒名曰突寇之士有輕足善步走如奔馬者聚爲一徒名曰搴旗之士有騎射若飛發無不中者聚爲一徒名曰爭鋒之士有射必中中必死者聚爲一徒名曰飛馳之士有善發強弩遠而必中者聚爲一徒名曰摧鋒之士此六軍之善士各因其能而用之 心書

閑禮樂而敦詩書先仁義而後智勇靜若魚潛動若奔獺有詞若懸流奇謀不測博聞廣見多藝多才此萬夫之望可引爲上賓有猛如熊虎捷若騰猿剛如鐵石利若龍泉此一時之雄可引爲中賓有多言或中薄技小才此常人之能可引爲下賓矣上

夫林戰之道晝廣旌旗夜多金鼓利用短兵巧於設伏或攻於前或起於後叢戰之道利用劍楯將欲鬬之先度其路十里一場五里一應偃

戢旌旗持嚴金鼓令賊人無措手足谷戰之道巧於設伏利以勇鬬輕足之士凌其高必死之士殿其後列强弩而衝之持短兵而繼之彼不得前我不得往水戰之道利在舟楫練習士卒以乘之多張旗幟以惑之嚴弓弩以中之持短兵以捍之設堅柵以衛之順其流而擊之夜戰之道或潛師以衝之以出其不意或多火鼓以亂其耳目馳而攻之可以勝矣吳子

黃帝八陣法車箱洞當金也車工中黃土也鳥雲鳥翔火也折衝木也龍騰卻月水也雁行鵞鸛天也車輪地也飛翼浮沮巽也八陣右有漢以十月會營土爲八陣是也世以爲出諸葛亮不然孔明八陣本一陣也蓋出黃帝丘井之法井分四道正家處之陣分八面大將軍處其中而握奇爲一軍萬二千五百人八千七百五十爲正陣三千七百五十爲奇兵陣間容陣隊間容隊

春爲牝陣弓爲前行夏爲方陣戟爲前行季夏

圓陣牙爲前行秋爲牡陣劍爲前行冬爲伏陣楯爲前行是爲五陣周書

使商人爲前兵者象白虎陣使羽人爲前兵者象玄武陣使徵人爲前兵者象朱雀陣使角人爲前兵者象青龍陣黃石公記

彼以直陣來者我以方陣應之方來銳應之銳來曲應之曲來圓應之圓來直應之直木方金銳火曲水圓土也各以能克者應勝之上

神農以石爲兵黃帝以玉爲兵蚩尤以銅鐵爲

兵揮於作弓夷牟作矢湯築五庫藏五兵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具
科品衆寡豈有法乎太公曰凡用兵之大數將
甲士萬人法用武衛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
弩矛戟爲翼一車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車輪
車上立旗鼓兵法謂之震駭陷堅陳敗強敵用兵之大數將帶甲之士萬人其法用武衛大扶胥三十六乘扶胥車之別名也材勇之士持強弩矛戟爲羽翼每一車用二十四人推之用八尺車輪車之上立旗與鼓兵法又謂之震駭以陷堅陳敗強敵也武翼大櫓矛戟武翼大櫓車上之蔽也置矛戟於車上衛

擊扞扶胥七十二具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以五尺
車輪絞車連弩自副陷堅陳敗強敵提翼小櫓
扶胥一百四十具絞車連弩自副以鹿車輪陷
堅陳敗強敵提翼小櫓亦車上之蔽大黃參連弩大扶胥
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飛鳧電影自副
飛鳧赤莖白羽以銅爲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鐵
爲首晝則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爲光耀夜則
以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爲流星陷堅陳敗步騎
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螳螂武士共載可以擊

縱橫敗強敵輜車騎寇一名電車兵法謂之電
擊陷堅陳敗步騎電車言其忽往忽來如電之疾速也故兵法謂之電擊
寇夜來前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螳螂武
士三人共載兵法謂之霆擊陷堅陳敗步騎霆擊言其疾往疾來如雷霆之擊也方首鐵棓維朌重十二斤柄
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棓大柯斧刃長
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
鉞敗步騎羣寇飛鉤長八寸鉤芒長四寸柄長
六尺以上千二百枚以投其衆用飛鉤投敵之衆也三軍

拒守木螳螂劍刃扶胥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
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木蒺藜去地二尺
五寸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軸旋短
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黃帝所以敗蚩尤氏敗
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張鐵蒺藜芒高
四寸廣八寸長六尺以上千二百具敗走騎突
暝來前促戰白刃接張地羅鋪兩鏃蒺藜參連
織女芒間相去二尺萬二千具曠野草中方胸
鋋矛千二百具張鋋矛法高一尺五寸敗走騎

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地陷鉄械鎖參連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壘門拒守矛戟小櫓十二具絞車連弩自副三軍拒守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百二十具虎落劔刃扶胥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一十具渡溝塹飛橋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著轉關轆轤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石以轉關轆蟄狀乃躬也其以環利通索欲堅固也此蹹跟之具也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浮鐵螳

螂矩內員外徑四尺以上環絡自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潢一名天船天浮鐵螳螂用以張飛江者也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環利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環利大通索大四寸長四丈以上六百枚環利中通索大二寸長四丈以上二百枚環利小微纆長二丈以上萬二千枚天雨蓋重車上板結枲鉏鋙廣四尺長四丈以上車一具以鐵杙張之伐木天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棨钁刃廣六寸柄長五尺

以上三百枚銅築固為垂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鷹爪方胸鐵把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兩枝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芟草木大鎌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大櫓刃重八斤柄長六尺三百枚委環鐵杙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椓杙大槌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百二十具委環鐵為擲上連刃環係繫也甲士萬人強弩六千戟櫓二千矛楯二千修治攻具砥礪兵器巧手三百人此舉兵用之大數也六韜

主將有陰符八等有大勝得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卻敵報遠之符長七寸交兵一作驚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六韜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治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周禮

子200 098

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

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鵲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食而駕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管子

或問辟五兵之道抱朴子曰吾聞吳文皇帝曾從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書北斗字及日月字便不畏白刃帝以試左右數十人常爲先登鋒陷陣皆終身不傷也鄭君云但誦五兵名亦有驗刀名大房虛星主之弓名曲張氐星主之矢名傍徨熒惑星主之劍名大傷角星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參星主之也臨戰時常細祝之或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心前或丙午日日中時作燕君龍虎三囊歲符歲易之月符月易之日符日易之或佩西王母兵信之符或佩熒惑朱雀之符或佩南極鑠金之符或戴却刃之符或傳丘札散或浴禁懸湯或取牡荊以作六陰神將符符指敵人或以月蝕時刻三千歲蟾蜍喉下有八字者血以書所持之刀劍或帶武威符熒火丸或交鋒刃之際乘魁

履罡呼四方之長亦有明効　抱朴子

凡立軍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曰伍伍人爲烈二烈爲火五火爲隊二隊爲官二官爲曲二曲爲部二部爲校二校爲裨二裨爲軍　通典

三軍所戰其精名曰賓滿其狀如人首而赤目見人則轉　白澤圖

夫聖人行兵上與天合德下與地合明中與人合心義合乃動見可乃取小人則不然以強厭

弱取利於危不知逆順快心於非故聖人獨知氣變之情以明勝負之道凡氣有五色青黃赤白黑色因有五變人氣變軍上有氣五色相連與天相抵此天應不可攻攻之無後其氣盛者攻之不勝軍上有赤色氣者徑抵天軍有應於天攻者其誅乃身軍上有青氣盛明從[illegible]其本廣末銳而來者此逆兵氣也爲未可攻衰去乃可攻青氣在上其謀未定青氣在右將弱兵多青氣在後將勇殺少先大後小青氣在左將少

卒多兵少軍罷青氣在前將暴其軍必來赤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攻赤氣在右將軍勇而兵少卒強必以殺降赤氣在後將弱卒強敵少攻之殺將其軍可降赤氣在右將勇敵多兵卒強赤氣在前將勇兵少殺多卒少謀不來黃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攻黃氣在右將智而明兵多卒強殺足而不可降黃氣在後將智而勇卒強兵少殺少黃

氣在左將弱卒少兵少殺亡攻之必傷黃氣在前將勇智卒多強殺足而有多爲不可攻也白氣在軍上將賢智而明卒威勇而強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攻白氣在右將勇而卒強兵多殺亡白氣在後將仁而明卒少兵多殺少軍傷白氣在左將勇而強卒多殺少可降白氣在前將弱卒亡殺少攻之可降黑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去乃可攻黑氣在右將弱卒少兵亡殺盡

軍傷可不攻自降黑氣在後將勇卒強兵少殺亡攻之殺將軍亡黑氣在左將智而勇卒少兵少攻之殺將其軍自降黑氣在前將智而明卒少殺盡可不攻自降故明將知氣變之形氣在軍上其謀未定其在右而低者欲爲右伏兵之謀其氣在前而低者欲爲前伏陣也其氣在後而低者欲爲走兵陣也其氣陽者欲爲去兵其氣在左而低者欲爲左陣其氣鬪其軍欲有入邑戎經

猛將之氣如龍如猛獸或如火煙之狀或白如粉沸或如火光之狀夜照人或白而赤氣繞之或如山林竹木或紫黑如門上樓或上黑下赤狀似黑精或如張弩或如埃塵頭銳而卑本大而高此皆猛將之氣也氣發漸漸如雲變作山形將有深謀 晉書

凡軍勝之氣如堤如坂前後磨地或如火光將軍勇士卒猛或如山堤山上若林木將士驍勇或如埃塵粉沸其色黃白或如人持斧而敵或

如龍舉首向敵或氣如覆舟雲如牽牛或有雲如鬬雞赤白相連在氣中或發黃氣皆將士精勇

凡負氣如馬肝色或如死灰色或類傾蓋或類偃魚或黑氣如壞山墜軍上者名曰營頭之氣或如羣羊羣豬在氣此衰氣也或如懸衣如人相隨或紛紛如轉蓬或如揚灰或雲如捲席如疋布亂穰者皆爲敗徵氣如繫牛如人臥如雙蛇如飛鳥如決隄垣如壞屋如驚鹿相逐如兩雞相向此皆爲敗軍之氣

凡屠城之氣或赤如飛鳥或赤如敗車或有赤黑氣如貍皮斑或人中氣聚如樓出見於外營上有雲如衆人頭赤色其城營皆可屠氣如雄雉臨城其下必有降者

凡戰氣青白如膏如人無頭如死人臥如丹蛇赤氣隨之必大戰殺將四望無雲見赤氣如狗入營其下有流血 並上

神農兵法一篇 漢藝文志

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 李靖問對

孫子八陣圖一卷 隋志

黃石公三奇法一卷五壘圖一卷 上

秦由余有陣圖 李筌太白陰經

諸葛亮將苑五十篇論爲將之道 中興書目

梁元帝玉韜十卷又劉祐開皇中撰兵書十卷名曰金韜 隋志

廣博物志卷之三十一 終

廣博物志卷之三十二

隴西董斯張纂
秀州包　衡訂

武功下 器 刀 劍 射 弓 矢 弩 彈

弸謂之彈師費弦也彊謂之綪拾捍韝韘也鏃
彊彄也鞬韔櫜韜韣弓藏也棚医韇韥韣矢
藏也飛䖟鏑鏃箭矢族箭也平題鈀鉀鉤腸羊頭
鉀鑪鏃砮鏑也柍襪袜劍衣也拾室鞞劍削也
劒珥謂之鐔鞞鞘刀削也龍淵太阿干將鏌鋣莫

門斷蛇魚腸𩍐鈞燕支蔡倫屬鹿下隊堂谿墨
陽鉅闕辟閭劍也陳寶孟勞馬氏白楊削劌劉
刀也鋋鏦鏟稍矟矠矛也鑽謂之鋋䂍矠𥍯鏃
鉾鈹也鎭矛𥍯釨𢦌戈戟也其鋒謂之𢧢其
矛謂之戚𢧢謂之雄戟鏦釪鏄也吳魁干𥞥楯
戟盾也鎧甲介鎧也兜鍪謂之冑鍦鍛謂之鍦
鉦𥐰謂之牙和鑾鐲鐸鉦鐃鍾鐏鈴也 廣雅

黃帝作斧鉞見與服志

黃帝作刀見二儀實錄

蚩尤作陌刀舜作𢦏鹿箭筩見上

燧人氏鑄金作刀 古史考

刀子之神名曰脫光 六韜

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以協其數故
王粲銘曰相時陰陽制茲利兵 虞喜志林

古有阮師之刀天下之所寶貴也初阮之作刀
受法於金精之靈七月庚辛見金神於冶監之
門其人光色煒燁向而再拜神執其手曰子可
教也既致之閑宴設饌而問焉神教以水火之

齊五精之陶用陰陽之候取剛軟之和 楊泉物理論

司刀鬼名犖一名滄耳

縣炎三歲不腐副之以吳刀是用出啟 歸藏啟筮

漢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其字難
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之時所作也上皇遊酆
沛山中寓居窮谷裏有人歐冶鑄上皇息其傍
問曰此鑄何器工者笑而言曰為天子鑄劒慎
勿泄言上皇謂為戲言而無疑色工人曰今所
鑄鐵鋼礪難成若得公腰間佩刀襍而冶之即

成神器可以尅定天下星精為輔佐以殱三猾木衰火盛此為異兆也上皇曰余此物名為七首其利難儔水斷虬龍陸斬虎兕魑魅罔兩莫能逢之斫玉鑄金其刄不卷工人曰若不得此七首以和鑄雖歐冶專精越砥斂鍔終為鄙器上皇則解七首投於鑪中俄而煙熖衝天日為之晝晦及乎劍成殺三牲以釁祭之鑄工問上皇何時得此七首上皇云秦昭襄王時余行逢一野人於陌上授予云是殷時靈物世世相傳

上有古字記其年月及成劍工人視之其銘尚存叶藉疑也工人即持劍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常佩於身以殱三猾及天下已定呂后藏於寶庫庫中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於戶外狀如龍虵呂后改庫名曰靈金藏及諸呂擅權白氣亦滅及惠帝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也 拾遺記○按鉤命決曰蕭何為昴星精項羽陳勝胡亥為三猾

漢武帝出淮陽到舒不覺城問曰此鄉名何陳奧對曰鄉名不覺上曰萬乘主所問不祥邪欲乘矯之號門臣言不欺佩刀當生毛欺則無毛也視之刀有毛長寸乃不燔 廬江七賢傳

帝解鳴鴻之刀以賜朔刀長三尺朔曰此刀黃帝採首山之銅鑄之雄已飛去雌者猶存帝臨崩舉刀以示朔恐人得此刀欲銷之刀自手中化為鵲赤色飛去雲中 洞冥記

丁次卿者不知何許人也漢順帝時賣刀遼東市時人名之丁氏次卿有賣刀 列仙傳

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為諸葛武侯鑄刀三

千口刀成白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大金之元精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 鋼鑑

關羽為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採都山鐵為二刀名曰萬人及羽敗羽惜刀投之水中

張飛初拜新亭侯自命匠鍊赤朱鐵為一刀銘曰新亭侯蜀大將也 上

丕造百辟寶刀其一文似靈龜名曰神寶其二彩似丹霞名曰含章其三鋒似崩霜刀身劒鋏名曰素質又造百辟匕首三其一理似堅冰名曰清剛其二耀似朝日名曰揚文其三狀似龍文名曰龍鱗 典論

時西湖有獻香者腰帶割玉刀 陳思王辯道論

范文本日南奴也為奴時牧羊於澗中得兩鯉魚欲私食之郎知詰文詐云將礪石還非魚也郎至魚所果見兩石文異之石有鐵文因入山

中就冶作兩刀因舉刀向鄣鄣即斷中山地名也咒曰斫石鄣破者文當治此國遂斫破之衆遂推為君 述異記

齊許惇長鬚垂至帶省中號為長鬣公文宣嘗因酒酣握惇鬚稱美遂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不敢復長人號為齊鬚公 三國典畧

梁簡文謝賚善勝刀啓云名均素質神號胱光

河圖書有胱光刀

陶貞白隱居貝都山中背有二刀一名善勝一名寶勝往往飛去望之如二條青蛇 太平廣記

穀梁傳稱公子友與莒挐相搏左右呼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廣雅近在齊時有姜仲岳謂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為國所寶 顏氏家訓○以下刀劍

昔有一人貧窮困苦為王作事日月經久身體羸瘦王見憐愍賜一死駝貧人得已即便剝皮嫌刀鈍故求石欲磨乃於樓上得一磨石磨刀令利來下而剝如是數數往來磨刀後轉苦極

不能上樓懸駝上樓就石磨刀深為人笑猶如愚人毀破禁戒多取錢財以用修福望得生天反得其殃如懸駱駝上樓磨刀用功甚多所得甚少 法苑珠林

桃氏為劒 劍工謂之桃氏以能辟除不祥故也 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為首廣而圍之身長五其莖長 手所握者謂之莖其長五寸劍身長五倍於莖則共長一尺也臘維 重九鋝 鋝重六兩有奇九[illegible] 謂之上制 此劍[illegible]

等上士服之勇士之上者能用之身長四其莖長其長二尺五寸重七鋝重四十六兩有餘謂之中制此劍之中等中士服之勇士之中者能用之身長三其莖長其長二尺重五鋝重三十三兩有餘謂之下制此劍之下等下士服之勇士之下者能用之○周禮

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吏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合水而甘苦知矣淮南子

劒工惑劒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

今劒或絕側羸文齧缺卷銋而稱以頃襄之劍

則貴人爭帶之琴或撥刺枉橈濶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苗山之鋋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剸兕甲莫之服帶山桐之琴涠梓之腹雖鳴廉隅修營唐牙莫之鼓也並上

世稱利劒有千金之價棠谿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鋌山中之恒鐵也冶工鍛鍊成而銛利豈利劍之鍛與鍊乃異質哉工良師巧鍊數至也試取東下直一金之劒更熒鍛鍊足其火齊其銛猶千金之劒也夫鐵石天然尚爲鍜鍊者變易故質況人含五常之性賢聖未知絫鍛鍊耳奚患性之不善哉論衡

輕羅霧縠冶服之麗也而不可以禦流鏑沉鬧巨闕斬關之良也而不可以挑腳刺抱朴子

顓頊高陽氏有畫影劒騰空劒若四方有兵此劒飛赴指其方則克未用時在匣中常如龍虎吟拾遺記

王子者帝俈也嘗詣鍾山獲九化十變經以隱遁日月遊行星辰後一旦疾崩營冢在渤海山

夏中裊時有發王子墓者室中無所有唯見一劍在北寢上自作龍鳴虎嘷之聲人遂無敢近者真誥

夏禹子帝啓在位十年以庚戌八年鑄一銅劒長三尺九寸後藏之秦望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面文爲星辰背記山川日月古今刀劍錄

啓子太康在位二十九年歲在辛卯三月春鑄一銅劒上有八字而長三尺二寸頭方

孔甲在位三十一年以九年歲次甲辰採牛首

山鐵鑄一劒銘曰炎古篆書長四尺一寸
殷太甲在位三十二年以四年歲次甲子鑄一
劍長二尺文曰定光古文篆書
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以元年歲次戊午鑄一劒
長三尺銘曰照膽古文篆書
周昭王瑕在位五十一年以二年歲次壬午鑄
五劒各投五嶽銘曰鎮嶽尚方古文篆書長五
尺並上
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

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
趨誓手劒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
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鋩鍔摧屈而體無痕撻負
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鷇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
怨黑卵至矣吾聞衛孔周其子得殷帝之寶劒
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
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劒唯子所
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
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
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
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
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
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
其觸物也騞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
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
藏之未嘗啟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
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
下劒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劒從黑卵

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
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
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
而三招予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
嗌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
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 列子
眉間亦名赤鼻父干將母莫邪父爲晉王作劒
藏雄送雌語其妻曰吾藏劍在南山之陰北山
之陽松生石上劒在其中矣君若覺殺我爾生

男以告之乃至君覺殺干將妻從生男名赤鼻具以告之赤鼻斫南山之松不得劍於屋柱中得之晉君夢一人眉廣三尺辭欲報讎購求甚急乃逃朱興山道逢一客客問曰子得眉赤乎答曰是也吾能爲子報讎赤曰父無分寸之罪枉被荼毒君今惠念何所用耶客曰須子之頭并子之劍赤乃與頭客與王王大賞之即以鑊煮其頭七日七夜不爛客曰此頭不爛者王親臨之王即視之客於後以劍斬王頭入鑊中二

頭相齧客恐赤不勝自以劍擬頭入鑊中三頭相咬七日後一時俱爛乃分葬之名曰三王冢晉王一作楚王赤一作尸○列異傳

闔閭請干將鑄作名劍二枚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爲劍越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爲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爲劍聞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鑪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即山作冶麻絰葌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鑪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

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既得寶劍適會魯使季孫聘於吳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鍔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闔閭既寶莫耶復命於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爲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

鈎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爲鈎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鈎乎作鈎者曰吾之作鈎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鈎王乃舉衆鈎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鈎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鈎師向鈎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鈎俱飛著父之胸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 吳越春秋

昔者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

劍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毫曹薛燭對曰毫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毫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壇之上宮人有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鹿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釜絕鐵鑑胥中決如築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鈎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捽如芙蓉始出觀其釽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鈎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一下觀天精

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爲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鈎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閭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閭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劍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興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劒還師去汝楚王不與闔閭又以魚腸之劍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閭使專諸爲奏炙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弒

王倬此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
今赤堇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群神不下
歐冶即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
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何
足言哉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
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天下未嘗
有精誠上通天下為烈士寡人願齎邦之重寶
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作鐵劍可乎風胡
子曰善於是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

使之作鐵劍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
英作為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
布巿 作 畢成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此三劍
之精神大悅風胡子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
其名為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
曰工布楚王曰何謂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
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泰
阿觀其釽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釽
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如流水不絕

晉鄭王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
解倉穀粟索庫無兵革左右群臣賢士莫能禁
止於是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
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毆瞻江水折
揚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悅曰此劍威耶
寡人力耶風胡子對曰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
楚王曰夫劍鐵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風胡子
對曰時各有使然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
兵斷樹木為宮室死而龍臧夫神聖主使然至

黃帝之時以玉為兵以伐樹木為宮室鑿地夫
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臧禹穴之
時以銅為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
於東海天下通平治為宮室豈非聖主之力哉
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
服此亦鐵兵之神大王有聖德楚王曰寡人聞
命矣 越絕書
越王問相國范蠡曰孤有報復之謀水戰則乘
舟陸行則乘輿輿舟之利頓於兵弩今子為寡

人謀事莫不謬者乎范蠡對曰臣聞古之聖君莫不習戰用兵然行陣隊伍軍鼓之事吉凶決在其工今聞越有處女出於南林國人稱善願王請之立可見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劍戟之術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唯公試之於是袁公即杖箖箊竹竹枝上頡橋末墮地女即捷末袁公則飛上樹變爲白猨遂別去見越王越王問曰夫劍之道則如之

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於無人之野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不休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即見越王即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校之隊長高習之教軍士當世勝越女之劍

七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悁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返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悁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卜商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

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勢揄其一鞇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

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冦肩逐我君援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為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傲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韓詩外傳

王子喬墓在京陵人有盜發之者都無所見惟有一劍停在冗中欲進取之劍作龍鳴虎吼遂不敢進俄而徑飛上天世語

經侯往適衛太子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治魏而市無預價郤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隣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珮委之坐愍然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人擕劍珮逐與經侯使告曰此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無為遺我賊說苑

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技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

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列子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請為吳王相劍因為君刺之衛君曰子為之是也非緣義也為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

之 韓子
司馬灋職天下之攻擊剝者也 新論
磐石公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沕穆無窮變無
形像優悉委從如影與響如龐之守戶如輪之
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闊不及輪呼不及
吸足舉不及集相離若蟬翼尚在肱北此善當
敵者也未及夫析衝於未形之前者揖讓乎廟
堂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毓
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淮南子

燕支蔡倫干勝堂谿墨陽並劍名也 廣雅
楚有龍泉泰有太阿工市 初學記
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智闔閭干將莫邪
巨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則
不能斷 荀子
甚景之劍威奪白日氣盛紫蜺以之封稷則其
與劍刃也無擇及夫因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
運掌之上則千里之內不留行矣 凡會子
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黃帝伐蚩尤陳

兵於此地鍊石爲銅銅色青而利泉水赤山興
木皆劍利土亦鋼而精至越王句踐使工人以
白馬白牛祠昆吾之神採金鑄之以成八劍之
精一名揜日以之指日則光晝暗金陰也陰盛
則陽滅二名斷水以之劃水開即不合三名轉
魄以之指月蟾兔爲之倒轉四名懸翦飛鳥遊
過觸其刃如斬截焉五名驚鯢以之泛海鯨鯢
爲之深入六名滅魂挾之夜行不逢魍魅七名
却邪有妖魅者見之則伏八名真剛以切玉斷

金如削土木矣以應八方之氣鑄之也其山有
獸大如兔毛色如金食土下之丹石深穴地以
爲窟亦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其雌者色白如銀
昔吳國武庫之中兵刃鐵器俱被食盡而封署
依然王令檢其庫穴獵得雙兔一白一黃殺之
開其腹而有鐵膽腎方知兵刃之鐵爲兔所食
王乃召其劍工令鑄其膽腎以爲劍一雌一雄
號干將者雄號莫邪者雌其鋒可以切玉斷犀
王深寶之遂霸其國[illegible] 拾遺記

楚王夫人於夏納涼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產一鐵楚王命鏌邪鑄爲雙劍 列士傳

西平縣有龍泉水可以砥礪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矣 晉太康地理志

梁國多池沼時池中出神劍到今其民像而作之號大梁氏之劍 水經注

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以三年歲次丁巳採北祇銅鑄二劍銘曰定秦小篆書李斯埋在阿房閣下一在觀臺下長三尺六寸 古今刀劍錄

前漢劉季以始皇三十四年得一鐵劍長三尺銘曰赤霄大篆書及貴常服之此即斬蛇劍也

武帝徹在位五十四年以元光五年歲次乙巳鑄八劍長三尺六寸銘曰八服小篆書嵩恒霍華泰山五嶽皆埋之 並上

漢武帝崩後忽見形謂陵令薛平曰我雖失勢猶爲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劍乎因不見推陵旁果有方石可以爲礪吏卒常盜磨刀劍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恍惚不宜爲法故

阮公詠懷詩曰失世在須臾帶劍上吾丘 漢武故事

漢武帝七夕幸開襟樓忽見殿北方絲雲縹緲有美女騎一物翩躚而下即以所騎之物上帝曰此蔡東之劍辟僊寶之能辟諸邪妾乘之而來頃刻百里矣後入吳宮大帝號曰辟邪亦曰百里 潛居錄

王母帶分景之劍上元夫人帶流黃揮精之劍 漢武內傳

宣帝詢在位二十五年以本始四年鑄二劍長

三尺一曰毛一曰貴以足下有毛故爲之皆小篆書 刀劍錄

平帝衎在位五年以元始元年歲次辛酉鑄得一劍有帝名因服之大篆書

後漢光武秀在位三十三年未貴時在南陽鄂山得一劍文曰秀霸小篆書帝常服之 並上

光武有駭犀之劍以賜陳遵 東觀漢記

建武十三年耆國獻劍直百金以賜騎士 上

肅宗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寶劍自手

畧其名曰韓稜楚龍淵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時論者爲之説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後漢書）

章帝建初八年鑄一金劍令投於伊水中以厭人膝之怪弘景按水經云伊水有一物如人膝頭有爪入浴輙没不復出（刀劍録）

趙𤤽少好遊俠行部帶劍過亭長淳長謁之嘆曰無大志故爲豎吏所輕耳於是解劍挂壁曰

𤤽不乘轜重佩綬不復帶劍因之京師詣太學受業治春秋變行厲操名德遂稱除野王令乃解劔帶之官（益部耆舊傳）

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劍學用劍立名天下

袁紹在黎陽夢有一神授一寶劍及覺果在卧所銘曰思召紹解之曰思召紹字也（刀劍録）

魏文帝有飛景流彩華鋒三劍（典論）

余又學擊劍閲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惟京師爲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竿蔗便以爲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爲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僞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鄧正截其顙

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上）

吳大皇帝有寶刀三寶劍六一曰白虹二曰紫電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刀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景（刀劍録）

孫亮鑄一劍文曰流光（上）

邯鄲淳詣臨淄侯植時大暑植取水浴以粉自傅科頭胡舞擊劍誦小説顧謂淳曰邯鄲生何

如也

劉曜隱居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一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劒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爲飾背有銘云神劍服御除衆毒 異苑

武勝公常於灘口見雷公逐一黃虵或以石投之鏗然有雷聲雷公飛去得一劍有文云許旌陽斬蛟第三劍也 上

陶貞白著太清經一名劍經凡學道術者皆須

有好劍鏡隨身又說干將莫耶劍皆以銅鑄鐵也 太平廣記

永明初始造舊宮蟹東北之地皆平岡迤隴尤多古冢墓有人得銅劍長尺五寸余既借看歎其古異客有謂余曰古時乃以銅爲兵乎其可得而聞不余笑而應曰此盜據其多輒具言之余按山海經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璞注曰此山出金如火以之切玉如割泥也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劍也越絕書曰

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谿涸而出銅歐冶鑄以爲純鈎之劍又汲冢中得一銅劍長三尺五寸今所記干將者亦皆非鐵明古者以銅錫爲兵器也周書稱穆王時征犬戎得昆吾之劍火浣布長尺有咫又有煉鋼赤刀割玉如泥焉又左傳僖公十八年鄭伯始朝於楚楚賜之金既而悔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杜預注云楚金利故也古者以銅爲兵故禹貢曰荊揚貢金三品余以爲古者器質而難解今者語文

而易了獨詩云元龜象齒其寶象牙也書曰厥包橘柚乃黃柑也金品上則黃中則赤下則黑黑金是鐵赤金是銅黃金是金黃金可爲寶赤金可爲兵黑金可爲器韓子稱昔智伯瑤之伐趙襄子初晉陽襄子金將盡問於張孟談孟談對曰吾聞董安于治晉陽也公宮悉以銅爲柱質君可發而用之於是發之有餘金矣謂此據蓋可知焉又昔夏后氏使九牧貢金鑄九鼎於荊山之下於昆吾氏之墟白若耳撓之地圖其

山川奇怪以形於鼎使民知神姦不逢其害以定其祥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沸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九鼎既成定之國都桀有昏德鼎遷於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族人主休明鼎雖小而重其姦回昏亂雖大而輕及周顯王三十二年姬德大衰乃淪入泗水秦始皇之初見於彭城二十七年始皇東遊大發徒出之而不能得焉後漢武帝賓禮百神於汾陰得大鼎時人以為九鼎其詳不可得而審也且荆軻刺秦

王之匕首擊銅柱銅柱火出則古者非直以銅為匕首亦以為殿柱也且始皇之世長狄十二見於臨洮身長三丈足跡六尺於是始皇歛天下之兵鑄而象之故西京賦云高門有閌列坐金狄是也又造阿房之宮其門悉用磁石磁石吸鐵以防外兵之入焉以此推之明知春秋迄於戰國戰國至於秦時攻爭紛亂兵革互興銅既不充給故以鐵足之鑄銅既難求鐵甚易是故銅兵轉少鐵兵轉多年甚一年歲遷一歲

漸染流遷遂成風俗所以鐵工比有而銅工稀絕二漢之世逾見其微及漢建安二十四年魏文帝為太子時鑄三寶刀二匕首天下百鍊之精利而悉是鑄鐵不能復鑄銅矣按張華博物志亦稱鑄銅之工不復可得唯蜀地羌中時有解者由此言之斯妙久絕余謂不能復鑄銅者正當不能使利如霜雪光如雲霞陸斬犀兕水斷蛟龍豈復不能鑄銅鑪銚燈耶然今太極殿前兩大銅鏡即周景王鑄也製作精巧獨絕聽

世今之作必不及古猶今鏡不及古鏡今鐘不及古鐘矣昔余為吳興令鑿池又獲銅箭鏑數十枚時有人復於彼山中伐木得銅斧一口古銅鑄為兵由是為一據故備言其詳以發予之蒙矣古貴銅賤鐵非獨此事按皇覽帝王冢墓記稱吳王闔閭冢銅槨三重水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盤郢魚腸之劍在焉秦始皇冢亦以銅槨水銀為江河聞東賊發之至銅槨而取銅深大不可多得因此況之漢東思王冢時發

後皆生埋取受幸奴婢畜穀爲銅膍以通殉葬
者氣息兼以水火守家給呼召數十年乃不復
聞聲矣晚世之葬無復此例然猶自大奢大富
大盛或傾一國之財或竭一家之寶或爭爲宏
麗或競相高尚前漢奢於後漢魏時富於晉世
中原既喪至於江左時天下凋喪制度日衰富
貴之家猶或厚葬然論右攘亦裁損千萬倍矣
世愈貧狹哀禮愈薄又往古之士棺皆不用釘
悉用細腰其細腰之法長七寸廣三寸厚二寸

五分狀如木秤兩頭大而中央小仍鑿棺際而
安之因晉漆其外一棺凡用細腰五十四枚大
略如此亦可謂至巧矣其法既絕亦有銅釘鋼
釘之體皆如今柘釘形也鋼釘既滑多破發掘
自義熙以來乃以柘代銅爰及明器之屬亦多
減省必不得已乃用烏牙爲相與皆用素棺不
得施漆又自棺之外一無所設既由貧富之懸
兼以避患之及耳故爲此讚以明古今銅鐵之
兵亦埋送之事焉乃成讚曰悠悠開闢或埋或

賢蚩尤鑄銅爲兵幾年天生五材實此爲先既
古既異誰測誰傳紛綸百氏事無不異況乃金
鐵國之利器風胡專精歐冶妙思於昔則出於
今秘聞之釋經萬物濟薄在古必厚在今必惡
徒侈徒異徒鏤徒削聊舉一槩以明鴻略江淹銅劍讚

匕首劍屬漢王莽避火宣室持虞帝匕首則堯
舜已爲其物矣通俗文
應仲遠云昔荆軻逐秦王其後謂者持匕首以

備不虞從此侍官執刀劍漢高祖偃武修文始
制以手板代焉劉熙事物標 事物以下射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
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
執羔大夫鴈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法若
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其書射
事者則達之於王也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
侯……三獲三容三人也……
待獲……樂以騶虞九節五正……

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

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夫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含文嘉曰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巧佞也諸侯射麋者示達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大夫射虎豹者示服猛也士射鹿豕者示除害也各取德所能服也侯者以布爲之何用人事之始也本正則末正矣白虎通

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遠也卑者所服近也上

羿以善射服事先王乃命司衡賜以累嬌彤弓觿矢羿是以去下地之百艱而民得以佚

許氏云羿厭苑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其室屋羿中其膝

羿五歲父母與之入山處之木下以待蟬鳴還欲取之而群蟬俱鳴遂捐而去羿爲山間所養年二十習于弓矢仰天嘆曰我將射四方矢至吾門止因捍弓射矢徑至羿之門乃隨矢去括地

家

羿事夏王王命射於方豕之皮徑南之的曰中之賞子萬金不中則削十邑羿援矢而色蕩射之矢逸再之又不中爲王謂傅彌仁曰斯羿也發無不中而今也不中何以對曰若羿者喜懼之爲災而萬金爲之患也人能遺其喜懼之私若萬金之患則天下亡愧於羿矣王曰善吾乃今知亡欲之道矣符子

帝羿與吳賀北游賀使羿射雀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抑首而愧終身不忘帝王世紀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

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列子

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 [illegible]

更羸之友能作鎖雲囊佩之陟高山有雲處不必開囊而自然有雲氣入其中歸至家啟視皆有雲氣白如綿自囊而出囊大如鞋繭而可以開合更羸善射每言能仰射入雲中其妻不信因以一囊繫箭頭令射之及墜驗之果有白雲在內因名箭曰鎖雲 [illegible]

於是范蠡復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於射術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願

子一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者柰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饑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宍之謂也於是神農皇帝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黃帝之後楚有弧父弧父者生於楚之荊山生不見父母為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逢蒙逢

學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爲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橫弓著臂施機設樞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麇侯翼侯魏侯也自楚之三侯傳至靈王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家能人用莫得其正臣前人受之於楚五世於臣矣臣雖不明其道唯王試之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陳音曰郭爲方城守臣子也教爲人君命所起也牙爲執法

守吏卒也牛爲中將主內裹也關爲守禦檢去止也錡爲侍從聽人主也臂爲道路通所使也弓爲將軍主重負也弦爲軍師禦戰士也矢爲飛客主教使也金爲實□原闕一字不止也衛爲副使正道理也又爲受教知可否也縹爲都尉執左右也敵爲百死不得駭也鳥不及飛獸不暇走弩之所向無不死也臣之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臣聞正射之道道衆而微古之聖人射弩未發而前名其所中臣

未能如古之聖人請悉其要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蹉右足橫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豈況雄雌此正持弩之道也願聞望敵儀表投分飛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女在斯無有遺言越王曰善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音曰

道出於天事在於人人之所習無有不神於是乃使陳音教士習射於北郊之外三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陳音死越王傷之葬於國西號其葬所曰陳音山 吳越春秋

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虻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矣 荀子

李悝爲上地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

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 韓子

後漢陳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華嶠書云寵射其秘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為奇三微三小三微為經三小為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

晉中興後譙郡周子文家在晉陵少時喜射獵常入山獵忽山岫間見一人長五丈許捉弓箭

鏑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忽出喚曰阿鼠 子文小字 子文不覺應曰諾此人牽弓滿鏑向子文文便失䰟厭伏 搜神記

齊柳惲字文暢常與瑯玡王瞻博射嫌其皮闊乃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 南史

宋武靈后胡氏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又自射針孔中之尋閶闔口溫水登雞頭山射象牙簪一發中之

斛律光嘗從文襄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頭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鵰也邢子高嘆曰此射鵰手也當時號落鵰都督 北齊書

隋末有督君謨善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智者學射於君謨以為曲盡其妙欲射殺君謨獨擅其美君謨製一短刀箭來輒截之惟有一矢君謨張口承之遂嚙其鏑而笑曰汝學射三年未教汝嚙鏃法 [illegible]

元幹機悟壯勇善弓馬太宗出遊白登之東北幹從有雙鵰飛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

者幹自請射之以二箭而下雙鵰太宗嘉之賜御弓矢金帶以旌其能軍中號幹為射鵰都尉 [illegible]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周禮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 六弓王弓弧弓夾弓庾弓唐弓大弓也四弩夾弩庾弩唐弩大弩也八矢枉矢絜矢殺矢鍭矢矰矢茀矢恒矢庳矢 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 [illegible]

[illegible]之時故中春獻之中秋獻矢箙[illegible]皮為之矢[illegible]於陰氣濟堅之時故仲秋獻之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箙皆從其弓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往體寡來體多則合多往體多來體寡則合少天子之弓王弓弧弓也其體不甚曲故合九弓而成一規諸侯合七而成

規諸侯之弓唐弓大弓也其體稍曲故合七弓成而一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大夫之弓夾弓庾弓也其體愈曲故合五弓而成一規士合三而成規士之弓下力也其體極曲故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句曲也弊惡也句者弊則直者為良矣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射牲示親殺也殺牲非尊者所親故用弓矢澤共射椹質之弓矢澤謂澤宮將祭而習射以選士之處也質正也言樹椹以為射正而共其弓矢大射燕射大射擇士助祭燕射燕飲而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如數謂如當射者之數也并夾謂矢之箭者以夾取之也大喪共明弓矢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物謂弓弩矢箙之類從授兵甲之儀田弋充籠箙矢共矰

矢凡亡矢者弗用則更。

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幹角筋膠絲漆也冬天[illegible]備陰陽之和故取之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六材既[illegible]合參巧者和之工巧巧無以全六材之用故資巧者以和之幹也者以為遠也弓之所以遠者其力在幹故幹以為遠角也者以為疾也弓所以疾發者其挺在角故角以為疾筋也者以為深也[illegible]幹資筋以為堅[illegible]射遠中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illegible]膠而後[illegible]合以為和絲也者以為固也絲而固之在經故絲所以為固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飾而堅之在漆故漆所以為受霜露凡取幹之道七柘為上檍次之檿桑

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為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埶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凡相角秋閷者厚春閷者薄稚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疢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蹙於𦙶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白也者埶之徵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𦙶而

不休於氣是故脃脃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廉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為獸必剽以為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敝之敝漆欲測絲欲沈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為良凡為弓（[illegible]各以其時）冬析幹（幹欲堅而貞故冬析之）而春

液角（角欲[illegible]故春液之）夏治筋（筋欲散[illegible]故夏治之）秋合三材（[illegible]）寒奠體（[illegible]）冰析灂（[illegible]）冬析幹則易（[illegible]）春液角則合（[illegible]）夏治筋則不煩（[illegible]）秋合三材則合（[illegible]）寒奠體則張不流（[illegible]）冰析灂則審環（[illegible]）春被弦則一年之事（[illegible]）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斲

目必荼斲目不荼則及其大修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幨恒由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厚其帤則木堅薄其帤則需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帤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斲摯必中膠之必均斲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修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恒角而短是謂逆撓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恒角而達譬如終紲非弓之利

也今夫茭解中有變焉故校於挺臂中有柎焉故剽恒角而達引如終紲非弓之利撟幹欲孰於火而無贏撟角欲孰於火而無燂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為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為良矣凡為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下柎之弓末應將興為柎而發必動於閷弓而羽閷末

筵將發弓有六材焉 惟幹強之 張如水流 維體防之 引之中參 維角定之 引弓與三尺之矢相中定 欲宛而無負弦 引之如環 釋之無失體如環 材美工巧為之時 謂之參均 得天時材美工巧為 角不勝幹 幹不勝筋 謂之參均 如用角幹勝二石 量其力有參均 均者參 謂之九和 九和之弓 角與幹權 筋三侔 侔猶等也 膠三鋝 絲三邸 漆三斞 斞有所受也 上工以有餘 巧工和之 下工以不足 拙工則不足 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 為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 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 士之弓合三而成規 說並見夏官司弓矢 弓長六尺有六寸 此言人之形貌不同故弓之制長者 謂之上制 此弓之上等 上士服之 上士之上者服之 弓長六尺有三寸 此弓之中者 謂之中制 此弓之中等 中士服之 弓長六尺 弓之至短者 謂之下制 此弓之下 下士服之 士之下者服之 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

志慮血氣 豐肉而短 寬緩以荼 若是者為之危弓 危弓為之安矢 骨直以立 忿埶以奔 若是者為之安弓 安弓為之危矢 其人安 其弓安 其矢安 則莫能以速中 且不深 其人危 其弓危 其矢危 則莫能以愿中 往體多 來體寡 謂之夾臾之屬 利射侯與弋 往體寡 來體多 謂之王弓之屬 利射革與質 往體來體若一 謂之唐弓之屬 利射深 大和無灂 其次筋角皆有灂而深 其次有灂而疏 其次角無灂 合灂若背手文 角環灂 牛筋蕡灂 麋筋斥蠖灂 和弓毄摩 覆之而角至 謂之句弓 覆猶察也 謂之至角獨善 幹筋未善 謂之句弓 弓之弊也 覆之而幹至 謂之侯弓 角善又善而筋獨未善 故可以射侯 謂之侯弓 覆之而筋至 謂之深弓 非特角幹善而筋亦善 故曰深弓 矢人為矢 鍭矢參分 茀矢參分 一在前 二在後 兵矢田矢五分 二在前 三在後 殺矢七分 三在前 四在後 參分其長而殺其一 五分其長而羽其一 以其笴厚為之羽深 水之以辨其陰陽 夾其陰陽以設其比 夾其比以設其羽 參分其羽

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
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前弱則俛（前弱則矢行而俛）後弱
則翔（後弱則矢行而還）中弱則紆（中弱則矢行而的）中強則揚（中強則矢行而起凡四者強弱之失其中也）羽豐則遲（羽多則矢行而遲失於
緩）羽殺則趮（羽少則矢行而趮失於急此二者豐殺之失其中也）是故
夾而搖之（此古相矢之法宜以指夾矢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
節也（以矢之輕重而知其豐殺之節）撓之（以指撓其幹而曲之）以眡其鴻
殺之稱也（以矢之強弱而知其鴻殺之稱）凡相笴欲生而摶同
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栗 並上

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 荀子
少皥生般始為弓矢 山海經○又世本曰揮作弓
夷羿作弓牟夷作矢黃帝作弩 古史考
天弓主司弓弩之張神名推亡 佐助期○矢神名續長見太公兵法
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 荀子
烏號古弓名 風俗通
宛轉弓今之彌弓是也 御覽
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於六百步之外 戰國策

弛要弓長四尺 [illegible]
濊貊貢良弓 汲冢書○又帝王世紀云[illegible]
徐偃王治其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
陳蔡之間得朱弓朱矢
齊景公使人為弓三年乃成得弓而射不穿三
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此
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騂牛之角荊麋之筋
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
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邪雖

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在手若附
枝掌若握卵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
景公以為儀而射之穿七札弓人之夫立出矣 韓詩外傳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
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
恃也於是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
曰齊為無道用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
百鄭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

王懼乃與師校綮 說苑
張與泰字義方不以武業自居好讀書通子史
年十餘嘗謁吏部尚書褚彥回彥回問張郎弓馬
多少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彥回甚異之 南史
以下矢
魏氏瓚連孫吳之法 漢官解詁曰兵書有黃氏瓚連之器弩射法也
弩則幽都筋角恒山柘幹通肌暢骨起宗曲彈
大黃流紫直矢輕弦當鋒摧決貫遐洞堅 陳琳武軍賦

佩石碣之矢張盧生之弩 吳越春秋
南越王尉佗攻安陽安陽王有神人睪通爲安
陽王治神弩一張一發萬人死三發殺三萬人
佗退遣太子始降安陽不知通神人遇無道理
通去始有姿容端美安陽王女眉珠悅其貌而
通之始與珠入庫盜鋸截神弩亡歸報佗佗出
其非意安陽王弩折兵挫浮海奔竄 日南傳
宋則字元舉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頭弦
斷矢激誤中之郎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

以下旗
充幅曰旐繼旐曰旆注旄首曰旌有於曰旂錯
鳥革曰旟因章曰旃 爾雅
經卒者以經令分之爲三分爲左軍蒼旗卒戴
蒼羽右軍白旗卒戴白羽中軍黃旗卒戴黃羽
卒有五章前一行蒼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黃
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次以經卒亡章者
有誅前一五行置章於首次二五行置章於項
次三五行置章於胸次四五行置章於腹次五

五行置章於腰
守城之法木爲蒼旗火爲赤旗薪樵爲黃旗石
爲白旗水爲黑旗食爲菌旗死士爲蒼鷹之旗
競士爲虎旗多卒爲雙兔旗吾人男女爲童旗
弩爲狗旗斧爲羽旗車戟爲作旗 墨子
大賜武王黃鳥之旗
芊尹文者荊之歐鹿彘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
夢載旗之長拖地芊尹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
式車抽弓於韔援矢於筩引而未發也司馬子

期伏軾而𩔰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援地故曰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荊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廢也不亦可乎子期慌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慌使文為江南令而大治說苑 以下諸軍器

與作甲與少康子也世本

伏犧之臣共工始為步戰及水攻神農因造干戈殳戟矛斧蚩尤益以刀劍而用馬戰及火攻

軒轅始征四方製八陣法及京觀又為甲胄雲梯樓櫓黃鉞車戰之具鉦鐃鞞角之號三苗始為伏兵禹制抹額呂望始為船戰專諸始造匕首孫武造鐵蒺藜漢匈奴作鵰箭諸葛亮造竹槍物原

軒轅作柝趙武靈王作刁斗

軒轅作砲呂望作銃魏馬鈞製爆杖隋煬帝益以火藥雜戲凡遼作砲鑿齒作楯

軒轅國造弓矢羿的舜造弓袋矢筒殷臣蘇侯製投壺 [illegible]

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 鄭箭知難 [illegible] 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革堅者札長 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為甲 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為甲必先為容 [illegible] 然後制革 [illegible] 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 [illegible] 以其長為之圍 [illegible] 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周禮

闔閭之甲武王所以克商也

越王乃被唐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屈盧之矛吳越春秋

張奫擊賊有功文帝賜綠沉甲隋書

舉蹚鄧之斧被結鎖之甲杜篤檄文

斧神名征章淮南內篇

矛之神名跌踏太公兵法

戈有旁出者為句孑亦名胡孑玉海

昔周鄭寶雍狐之戟狐父之戈徐氏匕首凡斯皆上世名器典論

莽盧之山出金蚩尤制爲劍鎧矛戟雍狐之山出金蚩尤以爲雍狐之戟芮戈（管子）夏執玄戊殷執白戊周杖黃戊（司馬法戊作鉞非是）宛鉅鐵䤿利若蠭蠆勝跂乎兕堅若金石（荀子）羿人以犄衛人用柯齊人用一苹上地形制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慎也（荀子）

吳遣將軍賀齊討山越越中有善禁者官軍刀劍不得拔弓矢皆還自向賀曰吾聞兵有刃者可禁彼能禁吾刃必不能禁吾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棓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持棓山越恃其善禁了不設備於是官軍以白棓擊之禁者果不得行所殺萬計（抱朴子）

廣博物志卷之三十二終

廣博物志卷之三十三

隴西董斯張纂
虎林鄭之惠訂

聲樂一　總樂　歌　舞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成均五帝學名）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瞽宗殷學名祭於學宮示不忘其所教也）以樂德教國子（以樂成其德）中和祗庸孝友（孝敬也庸常也）以樂語教國子（以樂達其語教曰樂語）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門言其出也其德如雲之所出也）大卷（卷言其聚能聚物也）大咸（咸言其德無所不施堯樂也）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大夏（禹樂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也言其德能成武功也）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黃帝堯舜禹湯武六代樂舞）大合樂（律同陰陽之聲則閉而[illegible]）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邦侯）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illegible]而饗之用[illegible]物可作也）乃分樂而序之（分用六代之樂以功德爲先後之序）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

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示此言大蜡之祭索鬼神而致百物也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凡樂圜鍾爲宮圜鍾即夾鍾也居卯乃房心之律也致天神以爲之宮以帝所出之方也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者陽律之相繼也雷鼓雷鼗八面鼓也鼗之曰鼓有柄搖之而應天聲孤竹之管孤竹竹特生者取陽數奇也雲和之琴瑟雲和山名也雲門之舞雲和雲門皆取其爲天之德也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冬至陽生之始圜丘象天之形故以祀天神而奏其樂也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函鍾在未坤方之律也致地示以爲之宮取以致養之方也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是三者律呂之相生也靈鼓靈鼗六面鼓也靈鼗者

地之德也孫竹之管孫竹竹枝根之末生名孫以其小也空桑之琴瑟空桑山名曰空者以空爲之也咸池之舞以咸池爲舞象地之澤也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夏至陰生之始方澤象地之形故以祭地示而奏其樂也若樂八變八變者函鍾之數偶以八也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黃鍾爲子正北方之律也致人鬼以爲之宮取以幽陰之方也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四面鼓也路者取往來之義陰竹之管陰竹生於山北者取以陰之義龍門之琴瑟龍門山名取其不測之義九德之歌九德之歌可以歌也九磬之舞取其九變以人也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九變者黃鍾之數也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凡樂事大祭祀宿縣夫祭祀宿懸者謂於祭前一夕縣之於筍遂以聲展之展者叩聽其聲審其完否也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大饗設宴牲在于廟門外其他皆如祭祀不入牲故不奏昭夏其他如祭祀出入奏王夏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四節以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愷樂獻功之樂也以人之喜

弭上故也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周禮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析五采繒柄而持之有羽舞析白羽為之有皇舞雜五采羽以象鳳凰來儀有旄舞犛牛之尾夏獸章舞以有干舞執干而舞所大人舞持人數舞四夷之舞教樂儀大寢朝廷之儀教王以樂出入於行以肆夏肆夏之詩行于大寢之中則奏以為節也趨以采薺趨于朝廷之上則歌采薺之詩以為節也車亦如之行緩而趨疾故車之徐亦以肆夏采薺為節環拜以鍾鼓為節環客環如而拜以作之鍾鼓以止之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采蘋循法也士以采蘩為節不失職也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凡樂成則告備詔來瞽皐舞皐之言號也告國子當舞者使之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相扶工也使相扶之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出入令奏鍾鼓凡軍大獻教愷歌愷歌獻功之歌遂倡之樂師倡也鞠謂和之也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大胥胥有才智之稱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春以學士入學舍采謂舞蘋藻之祭先師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也秋頒學合聲至秋則頒其才藝所為合聲者亦等其曲折使應節奏也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其出入行綴各有序也比樂官比校其所教之人展樂器展謂其所陳之器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大胥擊鼓以徵召學士之衆皆舞序宮中之事次序宮中之事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徵之使來學令之比次校其觵其不敬者觵罰爵也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正樂縣之位王宮縣宮縣四面縣象宮室諸侯軒縣軒縣去其一面卿大夫判縣判縣又去其一面士特縣特縣又去一面辨其聲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六律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六同大呂應鍾南

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中和[illegible]）以六律爲之音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朄小鼓也）大饗亦如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大師（大[illegible]）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illegible]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illegible]宮則軍和士卒同心[illegible]）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

凡國之瞽矇正焉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應鼓[illegible]）徹歌大饗亦如之（[illegible]）大喪與廞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朄（[illegible]）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illegible]）

瞽矇（[illegible]）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繫（世奠繫謂帝系世本之屬[illegible]知前世之興衰也）鼓琴瑟（[illegible]鼓琴瑟以合之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illegible]之役使）

眂瞭（[illegible]）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掌大師之縣　掌凡樂事相瞽（[illegible]）賓射皆奏其鍾鼓鼜愷獻亦如之（[illegible]）

典同（[illegible]六律在其中[illegible]）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illegible]）凡聲高聲碮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illegible]）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

鞮鞻氏（[illegible]）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歙而歌之燕亦如之（[illegible]）

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徵草木一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illegible]）

聲樂之象鼓大麗鐘統實磬廉制竽笙簫和筦籥發猛塤篪翁博瑟易良琴婦好歌清盡舞意天道兼鼓其樂之君耶故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笙管籥似星辰日月鞉柷拊鞷椌楬似萬

物曷以知舞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鍾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衆積謘謘乎 荀子

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 爾雅

商者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五音爲金五常爲義五事爲言凡歸爲臣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五行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凡歸

爲民宮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爲四聲綱也五行爲土五常爲信五事爲思凡歸爲君徵者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五行爲火五常爲禮五事爲視凡歸爲事羽者宇也物聚臧宇下覆之也五行爲水五常爲智五事爲聽凡歸爲物

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成是角 管子

角者躍也陽氣動躍徵者止也陽氣止商者張也陰氣開張陽氣始降也羽者紓也陰氣在上陽氣在下宮者容也含也含容四時者也 白虎通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所以飾

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聞角聲莫不惻隱而慈者聞徵聲莫不喜養好施者聞商聲莫不剛斷而立事者聞羽聲莫不深思而遠慮者聞宮聲莫不溫潤而寬和者也

凡十二律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數卵生者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

以八生黃鍾爲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鍾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鍾林鍾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族太族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鍾應鍾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㽔賓㽔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鍾夾鍾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

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生㽔賓不比正音故爲繆日冬至應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應比黃鍾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仲呂之徵也丙子夾鍾之羽也戊子黃鍾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

淮南子

黃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林鍾初六呂之首陰之變參天兩地之法也

六始爲律六間爲呂

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

揚子雲曰聲生於日律生於辰聲以情質律以和聲聲律相協而八音生聲和音諧是謂五樂日謂甲己爲角乙庚爲商丙辛爲徵丁壬爲羽戊癸爲宮辰謂子爲黃鍾丑爲大呂寅爲太簇卯爲夾鍾辰爲姑洗巳爲中呂午爲㽔賓未爲林鍾申爲夷則酉爲南呂戌爲無射亥爲應鍾

宋志

八音八方之風也乾之音石其風不周坎之音革其風廣莫艮之音匏其風融震之音竹其風明庶巽之音木其風清明離之音絲其風景坤之音土其風涼兌之音金其風閶闔

五音用火尺其事火重用金尺則兵用木尺則喪用土尺則亂用水尺則律呂合調天下和平

葛天氏之樂也八士捉牛投足摻尾扣角亂之
而歌八終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物四曰
奮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
曰臨萬物之極 呂氏春秋
祝融氏聽弇州之鳥鳴以爲樂歌作樂風俗以
通倫類諧神明而和人聲
辯樂論云昔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畋漁天下
歸之時則有罔罟之歌神農繼之教民食穀時
則有豐年之詠按扶來歌即鳳來之頌乃神農

之扶犂也扶鳳來犂音相同爾足知神農因大
昊之樂 路史大庭氏之樂[illegible]陰康氏之來和伏羲氏之立基黃帝氏之[illegible]高陽氏之承[illegible]氏之六[illegible]
伏羲之人靜故作樂以鎮之黃帝之人動故宜
正聲以檢之 兎園策[illegible]傳
楚辭云伏羲駕辯吳都賦所謂起延露而駕辯
者劉淵林云伏羲作琴制此曲
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
下謀 孝經緯

少昊樂曰九淵 [illegible]
黃帝命伶倫與榮將 一作[illegible] 鑄十二鐘以和五音
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
之命之曰咸池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
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
九招六列六英帝堯立乃命質 一作[illegible] 爲樂質乃
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輅置缶而鼓之
瞽叟乃拌五絃之瑟作以爲十五絃之瑟命之
曰大章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爲瑟益之八

絃以爲二十三絃之瑟 呂氏春秋[illegible]五帝[illegible]
[illegible]
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壇四奧沉四海封十有
二山兆十有二州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
兩伯之樂焉東嶽陽伯之樂舞株離其歌聲比
余謠名曰晳陽儀伯之樂舞鼚哉其歌聲比大
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
伯之樂舞謾彧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羲伯
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干秋祀栁

縠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俶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苓落和伯之樂舞玄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冬祀幽都弘山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舞齊落歌曰縵縵并論八音四會歸假於禰祖用特五載一巡狩群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尚書大傳）

舜巡州觀風習其情性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以爲部退其利欲返其仁義九奏成而鳥獸之聲猶悉關於律惟五

祀定鍾石論人聲鳥獸咸變乃更著四時推律呂均十有二變而道弘廣於是物然興韶於大麓之野執事還歸二年謗然乃作大唐之歌以聲帝美聲成而鳳凰至故其樂曰舟張辟雝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百其和也（尚書大傳）

[illegible]

禹命扶登氏爲承夏之樂歌九敘以樂其成是謂九夏（路史[illegible]）

桀之末傳慕淫聲晨歌達於三衢聞之悲酸（荀學論）

師延者殷之樂人也師延精述陰陽曉明象緯莫測其爲人世載遼絕而或出或隱在軒轅之世爲司樂之官及殷時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撫一絃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神俱降當軒轅之時年已數百歲聽衆國樂聲以審興亡之兆至夏末抱樂器以奔殷而紂淫於聲色乃拘師延於陰宮欲極刑戮師延既被囚繫奏清商

流徵滌角之音司獄者以聞於紂紂猶嫌曰此乃淳古遠樂非余可聽說也猶不釋師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歆修夜之娛乃得免炮烙之害周武王興師乃越濮流而逝或云死於水府故晉衛之人鑄石鑄金以像其形立祀不絕矣（拾遺記）

湯作濩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

敬而好禮韓詩外傳

文王樂名巨業武王樂名象武樂記

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墨子

周公作勺

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蔟所以金奏

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閒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閒大呂助宣物也二閒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閒中呂宣中氣也四閒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閒南呂贊陽秀也六閒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

鈞有鎛無鐘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

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蔟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辠故謂之宣所

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蠃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蠃亂所以優柔容民也國語

師涓出於衛靈公之世爲列代之樂造新曲以代古樂故有四時之樂春有離鴻去鴈應蘋之歌夏有明晨焦泉之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風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陰沉雲之操以此四時之聲奏於靈公靈公情湎心惑忘於政事蘧伯玉趨階而諫曰此沉湎淫漫之音無合

於風雅非下臣宜薦於君也靈公乃去其聲而親政務故衛人美其化焉師涓悔其乖於雅頌失爲臣之道乃退而隱跡蘧伯玉焚其樂器於九達之衢恐後世傳造焉拾遺記

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咏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國語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咎犯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中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君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

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說苑

橘柚生於江南而民皆甘之好音生於鄭衛而人皆樂之越人夷吾戎人由余待譯而後通而並顯齊秦故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鹽鐵

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楚懷王之

時舉群才賦詩於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忘老每四季之節王常繞山以遊宴舉四仲之氣以爲樂章仲春律中夾鍾乃作輕風流水之詩醼於山南時中蕤賓乃作皓露秋霜之曲 拾遺記

漢順帝聽山鳥之音云勝絲竹之響魏文侯好椎鑿之聲不貴金石之和 劉子

漢桓帝時有馬子侯者爲人頗癡自謂曉音律黄門樂人更相嗤誚子侯不知名陌上桑反言

鳳將雛輒搖頭欣喜多賜左右錢帛無復慚色應璩新詩曰漢末桓帝時郎有馬子侯自謂識音律使客奏笙竽爲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雛左右僞稱善亦復自搖頭

濟南公姚悒字子和興之弟也尤喜音樂皆能度其盈虛增改曲調世咸傳之號濟南新調 十六國春秋

范曄曰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絃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授人士庶中無有一毫者此永不傳矣 宋書

劉獻謂學生嚴植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髣髴時濟陽蔡仲熊禮樂博聞謂人曰凡鍾律在南不容復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既來南土氣偏陂音律乖爽 南齊書

王僧虔留意雅樂昇明中所奏雖微有發改尚

多遺失是時上始欲通使僧虔與兄子儉書曰古語云中國失禮問之四夷計樂亦如符堅敗後東始備金石樂故知不可全誣也北國或有遺樂誠未可便以補中夏之闕且得知其存亡亦一理也但鼓吹舊有二十一曲今所能者十一而已意謂非使會有散役得今樂署一人粗別同異者充此使限雖復延州難追其得知所知亦當不同若謂有此理者可得申吾意上閱否試爲思之事竟不行 上

姚察為尚書祠部侍郎舊魏王肅奏祀天地設
宮懸之樂八佾之舞至梁武帝以為事人禮縟
事神禮簡古無宮懸之文陳初承用莫有損益
宣帝欲備樂付有司立儀以梁武為非時碩學
名儒咸希吉從乃博引經籍獨違群議據梁樂
為是當時莫不慹服 陳書
後周明帝時裴政上書以為昔者大舜欲聞七
始下洎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鍾作黃鍾以為正
調之首及武帝取史書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

又欲廢八懸七并除黃鍾之正宮用林鍾為調
首長孫紹遠奏云天子懸八百王共軌下逮周
武甫修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
黃鍾為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後竟
廢懸七紹遠疾中命其子覽曰夫黃鍾者天子
之宮大呂者皇后之位今廢黃鍾之位是祿去
王室若用林鍾為首是政出私門將恐八百之
祚不得同姬周之永也 北史
隋文帝取律呂實葭灰以候氣問於牛弘對曰

灰飛半出為和氣全出為猛氣不出為衰氣 北
今樂錄
開皇二年詔求知音之士參定音樂沛國公鄭
譯云考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
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常求訪終
莫能通初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祇婆從突
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
有七聲因而問之答曰父在西域稱為知音代
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符

合一曰娑陁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雞識
華言長聲即南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
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
也五曰沙臘華言應聲即徵聲也六曰般贍華
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俟利建華言斛牛聲即
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
就此七調又有五音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
之旦者則謂之均也其聲亦應黃鍾太族南呂
姑洗五均以外七律更無調聲遂因其所捻琵

琵絃柱相飲爲均推演其聲更成七均合成二
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一調十
二律合八十四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聲
考校太樂所奏林鍾之宮應用林鍾爲宮乃用
黃鍾宮聲應用南呂爲商乃用太蔟爲商應用
應鍾爲角乃取姑洗爲角故林鍾一宮七聲三
聲並戾其十一宮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
者又以編懸有八因作八音之樂七聲之外更
立一聲謂之應聲譯因作書二十餘篇明其指

趣至是譯以其書宣示朝廷并立議正之
上令何妥考定鍾律妥上表曰臣聞樂有二一
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順
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淸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
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
衛宋趙之聲出內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宮亂
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
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
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

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何也子
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
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溺而不止
優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
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爲人君者謹審
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而已
矣欲使在宗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
在鄉里之內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
之內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

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
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黃鍾大呂弦歌干戚僮子
皆能儛之能知樂者其唯君子不知聲者不可
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
矣紂爲無道太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德薄師
曠固惜淸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
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至于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
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

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誦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減瑟文王足琴仲尼韗磬子路鼓瑟漢高祖築元帝吹簫漢高祖之初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道門奏嘉至之樂迎神於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爲行步之節猶采齊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

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得齊韶樂漢高祖滅秦韶傳於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復作四時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爲盛德雖變

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魏晉皆用古樂魏之三祖並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渡是以大備江東宋齊以來至於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舞三調悉度僞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耆老頗皆記憶及東土尅定樂人悉返訪其逗遛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教四舞並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

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錄三調四舞曲名又製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別勑太常取妥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鞞鐸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數十年唯作大呂廢黃鍾妥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黃鍾詔下公卿議從之

裴嘉有婚會薛方士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文中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中說）○以下歌

舜耕歷山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相哺益以感思因而作歌（琴操）

舜有子八人始歌舞（朝鮮記）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開上三嬪於天（嬪婦也言獻美女於天帝）得九辯與九歌以下（皆天帝樂名也開登天而竊以下用之也）（開筮曰昔彼九冥是與帝辯同宮之序是爲九歌又曰不得竊辯與九歌以國于下義具見於歸藏）此穆天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山海經）

夏桀宰於亭山禁弦歌舞（竹書紀年）

湯命伊尹作大濩歌晨露（呂氏春秋）

商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秣馬金闕之歌（琅嬛記）

夏后氏孔甲田於東陽萯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折橑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爲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周昭王親將征荊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抎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於西翟實爲長公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爲西音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呂氏春秋）

終非之國其俗好聲相携而迭謠終日不輟音（[illegible]）

杞梁之歌可隨也其所歌者不可爲（琴操之人也）書
魯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
動於顏色與之語蓋其母也（呂氏春秋）
杞梁妻杞殖妻妹明月之所作也杞殖戰死妻
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生人之苦
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而
死其妹悲其姊之貞操乃爲作歌名曰杞梁妻
焉梁殖字也

晏子朝杜扃望羊待於朝晏子曰君奚故不朝
對曰君夜發不可以晏子曰何故對曰梁丘據
扃入歌人虞變齊音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禮而
拘虞公聞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新
樂淫君公曰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願以請
子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夫子無與焉夫樂何
必夫故哉對曰夫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
之政亡而國從之君奚輕變夫故哉公曰不幸
有社稷之業不擇言而出之請受命矣（上）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
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
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列子）
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
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
納履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
石（莊子）
客有見淳于髡於梁惠王者再見之終無言也
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生言管晏不

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寡人未足爲言邪
客謝髡曰固也吾前見王志在遠後見王志在
音吾是以默然客具報王大駭曰嗟乎淳于生
誠聖人也前淳于生之來人有獻龍馬者寡人
未及視會生至後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
生至寡人雖屏左右私心在彼（論衡）
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韓詩外傳）
王母命安法嬰歌玄靈之曲（漢武內傳○又云西王母歌玉藺之曲上元夫人歌玉那之）

上元夫人自彈雲林之璈歌步玄之曲王母命侍女郭四非答歌上壽靈壇高八丈帝使董謁乘雲霞之輦以昇壇至夜三更聞野雞鳴忽如曙西王母駕玄鸞歌春歸樂謌乃聞王母歌聲而不見其形歌聲遶梁三帀乃止壇傍草樹枝葉或翻或動歌之感也四面列種軟棗條如青桂風至自拂堦上遊塵 述異記

張仲春武帝時人也善雅歌與李延年並時每

奏新歌莫不稱善 風俗通

漢代無絃節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魏帝尤好之時有宋容華者清徹好聲善唱此曲當時稱妙 通典

頂諸鼓吹廣求異伎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喉囀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物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旬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轉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山臨谿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泫泣隕涕悲懷忼慨自左騏史妠謇姐名倡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竊惟聖體

兼愛好奇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 繁欽與太子牋

披書歡笑不能自勝奇才妙伎何其善也頃守土孫世有女曰瑣年始九歲夢與神通寤而悲吟哀聲激切涉歷六載於今十五近者督將具以狀聞是日將延衆賢遂奏名倡曲極數彈歎情未逞乃令從官引內世女須臾而至厥狀甚美素顏玄髮皓齒丹脣詳而問之云善歌舞于

是提袂徐進揚蛾微眺芳聲清激逸足横集然
後循容飾妝改曲變度斯可謂聲協鍾石氣應
風律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妙於宋臘
豈能上亂靈祇下變庶物漂悠風雲横厲無方
若斯也哉固非車子喉轉長吟所能逮也吾練
色知聲雅應此選謹卜良日設之閑房 魏文帝答繁欽書
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
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當時有

黃華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
自有意余謂絳樹兩歌黃華二牘是確對也 觚賸
魏晉之世有孫氏善歌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
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
琵琶尤發新聲傅玄著書曰人若欽所聞而
忽所見不亦惑乎此六人生於上世越古今而
無儷 晉書
三月上巳日會稽夏統字仲御入洛市樂太尉
賈充問曰卿能土地間曲乎統曰百姓懷先君
恩遂作慕歌又牽女曹娥歌河女之章爲伍子
胥作小海唱今欲歌之統曰善乃以足叩船引
聲喉囀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嗽天雲雨響
集充曰聽慕歌之聲便髣髴見大禹之容聞河
水之音不覺涕淚交流即謂伯姬高行在目前
也聆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 晉書
郭訥觀妓人歌言佳石崇問其曲訥不知崇笑
曰卿不識曲那得言佳曰譬如見西施何必識
其名姓然後知美 鄧粲晉紀

升平末俗間忽作廉歌有扈撫者聞之曰廉者
歸也國家其天諱乎少時而穆帝晏駕 晉書
宋永字伯以燉煌人善鼓箏悲歌能使喜者墮
淚改調易謳能使戚者起舞當時號曰雍門調 十六國春秋
悲泉縣有歌父山傳云老父少不娶妻而善於
謳歌年八十餘病命終鄉里六七人輿上穴中
隣人舞歸老父歌而送之聲振林薄響遏行雲 盛弘之荊州記

賀道卷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爲筮之曰
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
俄頃而蘇 南史
五三行觴神仙留客皆煬帝曲名
齊有朱頤仙善聲讀曲朱子尚又善歌二人遂
俱蒙厚賚梁有吳安泰善歌後爲樂令精解聲
律初改西曲別江南上雲樂內人王金珠善歌
吳聲西曲又製江南歌當時絕妙次有韓法秀
又能妙歌吳聲讀曲等古今獨絕 通典

宋游道除司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
擁於河橋游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
節作此聲也固大癡游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
此聲也亦大癡 北史 以下舞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
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
教皇舞 皇析五采羽爲之 帥而舞旱暵之事 凡野舞
則皆用之○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周禮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
受之賓饗亦如之○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
之上
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 後漢書
樂九變者舞九終八變者舞八終六變者舞六
終終成也 三禮義宗
歌在堂上舞在堂下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
上德而下功 白虎通
南夷之樂曰兜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
東夷之樂曰離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

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助
時煞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
今鼓舞者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動容
轉曲便媚擬神身若秋藥被風髮若結旌騁馳
若騖木熙若舉梧檟據句枉蝯自縱好茂葉龍
夭矯燕枝拘援豐條舞扶疏龍從鳥集搏援攫
肆蔑蒙踊躍且夫觀者莫不爲之損心酸足彼
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 淮南子
陰康氏之時水瀆不疏江不行其原陰凝而易

陽人既鬱於内䏶理壅著而多重腿得所以利其關節者乃制爲之舞教人引舞以利道之是謂大舞 帝王紀錄

顓頊作承雲之舞 後魏志

楚靈王信巫祝之道躬執羽紱起舞壇前吳人來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顧應之曰寡人方祭上帝樂明神當蒙福祐焉不敢赴救而吳兵遂至俘獲其太子及后姬以下 桓子新論

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絃歌畢每泣下流漣夫人善爲翹袖折腰之舞

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聲入雲霄 西京雜記

漢武有雲翹育命之舞以祀天地 魏名臣奏

趙高國有吸華絲凡華着之不即墮落用以織錦漢時國人奉貢武帝賜麗娟二命作舞衣春旋宴於花下舞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着舞態愈媚謂之百華之舞 採蘭雜志

榮陽人姓何忘其名荆州辟爲別駕不就隱遁養志常至田舍人收穫在場上忽有一人長丈餘蕭疏單衣角巾來詣之翩翩舉其兩手並舞而來語何云君曾見韶舞不此是韶舞且舞且去何尋逐徑向一山山有穴纔容一人其人命入穴何亦隨之入初甚急前輙閒曠便失人見有良田數十頃何遂墾作以爲世業子孫至今賴之 搜神記

西城善雅舞總章饒清彈 陸雲詩

狄鞮妙音邯鄲才舞 魏都賦

廣博物志卷之三十三

廣博物志卷之三十四

隴西董斯張纂
秀水李衷純訂

聲樂二 總樂器 琴 瑟

庖犧作琴神農造瑟女媧制簧暴辛爲塤 馬融長笛賦
少昊作浮磬舜作宗牙禹作鼗桀作爛漫之樂紂作北里之舞

塤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絃離音也鐘兌音也柷敔乾音也塤在十一月壎之爲言勳陽氣于黃泉之下勳蒸而萌勉之言施也在十二月萬物始施而勞笙者太簇之氣象萬物之生故曰笙有七正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地樂之故謂之笙鞀者震之氣上應昴星以通王道故謂之鞀也簫者中之氣萬物生于無聲見于無形僇也簫也故謂之簫簫者以祿爲本言承天繼物爲民本人力加地道化然後萬物發也故謂之簫也瑟者嗇也閑也琴者禁也所以禁

止淫邪正人心也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盛也其氣磬故曰磬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磬也鐘之爲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鐘爲器用金聲也鎛者時之氣聲也節度之所生也君臣有節度則萬物昌無節度則萬物亡亡與昌正相迫故謂之鎛柷敔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陰陽順而復故曰柷承順天地序迎萬物天下樂之故樂用柷柷始也敔終也笙在北方柷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琴在南方塤在西南方鐘在西方磬在北方 白虎通

鐘空也內空受氣多故聲大也磬罄也其聲罄罄然堅緻也鼓郭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也鞉導也所以導樂作也鞞裨也裨助鼓節也聲在前曰朔朔始也在後曰應應大鼓也所以懸鼓者橫曰簨簨峻也在上高峻也從曰虡虡舉也在旁舉簨也簨上之板曰業刻爲牙捷業如鋸齒也瑟施弦張之瑟瑟然也箏施弦高急箏箏

然也筑以竹鼓之筑柲之也箜篌此師延所作靡靡之樂也後出于桑間濮上之地蓋空國之侯所存也師涓爲晉平公鼓焉鄭衛分其地而有之遂號鄭衛之音謂之淫樂也枇杷本出于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時因以爲名也塤喧也聲濁喧喧然也篪啼也聲從孔出如嬰兒啼聲也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也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也竹之貫匏以匏爲之故曰匏也竽亦是也其中汙空以受

簧也簧橫也于管頭橫施于中也以竹鐵作于口橫鼓之亦是也搏拊也以韋盛糠形如鼓以手拊拍之也柷狀如伏虎如見柷柷然也故訓爲始以作樂也敔衙也衙止也所以止樂也舂撞也牘筑也以舂築地爲節也籥躍也氣躍出也遂滌也其聲滌滌然也鐃聲鐃鐃也人聲曰歌歌柯也歌之言是其質也以聲吟詠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葉也故兗冀言歌聲如柯也竹曰吹吹推也以氣推發其聲也吟嚴也其聲本

出于憂愁故其聲嚴肅使人聽之悽歎也（釋名）

瑟曰文鵠笙曰采虧鼓曰送君鐘曰華由磬曰洗東皆仙樂也（致虛閣雜俎）

西王母奏環天之和樂列以重霄之寶器器則岑華鏤管䯊澤雕鐘員山靜瑟浮瀛羽磬撫節按歌萬靈皆聚環天者鈞天也和廣也岑華山名也在西海上有象竹截爲管吹之爲群鳳之鳴䯊澤出精銅可爲鐘鐸員山其形員也有大林雖疾風震地而林木不動以其木爲琴瑟故

曰靜瑟浮瀛卽瀛洲也上有青石可爲磬磬者長一丈輕若鴻毛因輕而鳴（拾遺記）

秦始皇八月十五日武夷君魏子騫會鄉人于幔亭命張安陵打引鼓趙元奇拍副鼓劉小禽坎鈴鼓曾少重擺鼗鼓喬知瀞振嘈鼓高子春持短鼓鮑公希吹橫笛何鳳兒拊節板東擢秦賓雲左仙之曲次命董嬌娘彈坎篌謝英妃撫長琴呂荷香戛圜盤（琵琶）黃次姑噪悲慄（卽篳篥）秀淥鳴洞簫宋小娥運居巢（笙）羅妙容揮鞚

銚䟽西嵎奏賓雲右仙之曲行酒進食乃令彭令昭唱入開可哀之曲 武夷古記

王母設膳于漢武帝命王子登彈八音之璈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鍾許飛瓊鼓震靈之簧阮凌華拊五雲之石范成君擊洞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 內傳

高仙盼遊洞靈見上清元君龜山君二真乃命侍女王延賢于廣運等彈雲林琅玕之璈安德音范四珠擊昆明之筑左抱容韓賢賓吹鳳鳴

之簫趙運子李慶王拊流金之石辛白鵠鄭辟方燕婉來回雙蓮等四人合歌 大平廣記

非含玉女宋聯涓彈九氣之璈東華玉女烟景珠擊西盈之鐘休雲玉女賈屈庭吹鳳唳之簫飛玄玉女鮮于靈拊九合玉節太極真人發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王諷晨啟之章清虛詠駕飈之詞 魏夫人內傳

凡琴曲和樂而作名之曰暢憂愁而作命之曰操 風俗通

琴之為樂所以詠而歌之也故其別有暢有操有引有吟有弄有調堯之神人暢為和樂而作也舜之思親操為孝思而作也襄陽會稽之類夏后氏之操也訓佃之類商人之操也離憂之類周人之操也謂之引若霹有開雎引衛有思歸引之類也謂之吟若箕子吟夷齊吟之類也謂之弄若廣陵弄之類也謂之調若子晉調之類也 琴瑟論

人君冬至日使八能鼓瑟瑟用槐木長八尺一

寸夏至日鼓琴琴用桑木長五尺七寸 琨琅象上桑敬驗

雲和之琴冬日至于地上圜丘奏之龍門之琴于宗廟奏之 周禮

祝融取榣山之櫬作琴彈之有異聲能致五色鳥舞于庭中琴之至寶者一曰凰來二曰鸞來三曰鳳來 古琴錄

爾雅云大琴曰離二十絃或傳此是伏羲所制

新論云神農為琴七絃以通萬物而攷治亂而

洽聞記乃云二十五絃說文世紀隋志小史通曆又皆以爲五絃非也按廣雅神農之琴長六尺六寸有六分

曰少宮商 廣雅

神農琴上有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絃

昔神農造琴以定神齊婬僻去邪欲反天眞者也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也 揚雄琴清英

堯使無勾作琴五絃 通禮纂要

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法七星也 上

琴本五絃宮商角徵羽也加二絃文武也後漢蔡邕又加二絃象九星 琴書

神人暢帝堯所作堯彈琴感神人現故制此弄也 謝希逸琴論

帝俊生晏龍晏龍是爲琴瑟 山海經

帝俊有琴曰電母每夏月電光一照則絃自鳴 古琴錄

素女播都廣之琴溫風冬飄素雪夏零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靈壽自花

晏龍有良琴六一曰菌首二曰義輔三曰蓬明四曰白民五曰簡開六曰垂漆 並上

帝相元年條谷貢桐芍藥帝命羿植桐于雲和命武羅伯植芍藥于後苑武羅伯諫曰帝方崇厥德怪草奇木惟遷厥嗜宜食駕車之善馬帝不從于是作諫諍羿乃代桐爲琴以進帝帝善之名曰條谷帝稍移于音樂不聽政事爲羿所

逐居于商丘援琴作源水之歌歌曰涓涓源水不壅不塞轂既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太息 古琴疏

務光夏時人好琴 列仙傳

大戊三十一年伊陟作琴名曰國阿 古琴錄

伶官周虞腑琴三尺六寸有大聲進于文王至成王時二叔流言乃作周公操以獻流涕不已 琴譜

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修短

之日 何之將家語
周宣王有琴曰響風背銘云璫有耳伏冠在是
武王之遺器也宣王每朝蒡后輒以此銘援琴
奏宣王于是益兢兢不怠 古琴疏
周亮瀟灑高放不干榮祿太子晉聞之召與相
見或鼓琴吹笙同遊商洛亮乃以一絃孤彈八
音諧暢百禽率舞太子嘉之賜九光七明之芝
及飛解脫綱之道亮修道服之日覺神驗嘗與
仙人遊行寶洞挹漱玉酒彈琴奕棊嘯歌終日
真仙通鑑

伯牙學琴于成連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方子
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
萊山謂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船而去
旬時不返伯牙近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滑崩折
之聲山林窅冥羣鳥悲號愴然而歎曰先生將
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而
還伯牙遂為天下妙矣 樂府解題
伯牙遊于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于巖下心悲
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
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 列子
列子嘗遊泰山見霹靂傷桐因而制琴有大聲
居鄭圃四十年人無知者作襄陵枯魚二曲綴
七十二小調作一百六十雅弄 琴箋
匏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
襄遊柱指鈞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
矣師文舍其琴而歎曰文非絃之不能鈞非章
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絃所志者不在聲內
不得于心外不應于器故不敢發手而動絃且

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
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于是當春
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
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
而叩羽絃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
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
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
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琴也雖師曠

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爲挾琴執管
而從子之後耳 列子
宋華元獻楚王以繞梁之琴鼓之其聲嫋遶于
梁間循環不已楚王樂之七日不聽朝樊姬進
曰君淫于樂矣昔桀好妹喜之瑟而亡其身紂
聽靡靡之音而喪其國今君遶梁是樂七日弗
朝君樂亡身喪國乎于是以鐵如意捶琴而破
之 古琴疏
𦨭妝入山樵採得異木其狀類禽因斲成之名

曰太古與妻偕隱嘗作歌鼓之曰天下有道我
皷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優哉游哉聊以卒
歲 上
師曠鼓琴通于神明玉羊白鵲翺翔墜投 瑞應圖
月琴晉師曠作中爲月形圓寫山水 琴苑
師襄衛師襄作肩項直而深端有亂紋如絲綴
七十二調作八百九十曲爲孔子師
鳳嗉衛師曹作項上綴兩圓蠅作三十九引定
六十七調以琴傳靈公好鼓琴有仙集 並上

孔子作槃琴哀鳴犢殤舜華 家語
掩容閔子作孔子爲之爲上卿後作離洞雲朝
天鶴以獻孔子孔子知其有退意復以辭歸 掩容
名
候谷
龍首周召公之後姬剛所作于兩額間出尖勢
廣二寸半有清寔幽遠之音
龍腰曾謝涓子作腰間作半月形三絃如七絃
之音嘗遊江淮鼓琴于水側遇一女抱小綠綺
撫弄非常俗之聲涓子訝之曰妾北陵之女也

因授清江引
龍額曾賀雲作項肩斜生一寸二分五絃常于
淮泗夜靜撫琴忽有三人來曰我商三賢也先
生之琴盡善然于古法未甚協因授皎月風雷
之曲
雙月粲破期作腰間爲二小月形 並上
列仙傳
城西門郎冦先鼓琴處也先好釣居淮水侑宋
景公問道不告殺之後十年止此門鼓琴而去

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爲聽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于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撫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

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爲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于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于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

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于郎門之垝再奏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于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並鎋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

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韓非子

樂師扈子非荊王信讒佞殺伍奢白州犂而寇

不絕于境又傷昭王困迫幾爲天下大鄙然已愧矣乃援琴爲楚作窮刼之曲以暢君之迫厄之暢達也其詞曰王邪王邪何乖烈不顧宗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忉怛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留兵縱騎虜荆闕楚荆骸骨遭發掘鞭辱腐屍恥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國幾絕卿士悽愴民惻悷吳軍雖去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

勿爲讒口能謗褻昭王垂涕深知琴曲之情扈子遂不復鼓矣 吳越春秋

孔子學鼓琴于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間曰邈然遠望洋洋也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默然思戚然而長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爲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爲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得也

越王還于吳置酒文臺群臣爲樂乃命樂作伐吳之曲樂師曰臣聞即事作操功成作樂君王復讎還恥威加諸侯受霸王之功功可象于圖畫德可刻于金石聲可託于絃管名可留于竹帛臣請引琴而鼓之遂作章暢辭曰屯乎今欲

伐吳可未耶

越王既已誅忠臣霸于關東從瑯琊起觀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射求賢士孔子聞之從弟子奉先王雅琴禮樂奏于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帶步光之劒杖屈盧之矛出死士以三百人爲陣關下孔子有頃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以獻之大王越王喟然歎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爲車以

櫼爲馬往若飄然去則難從悅兵敢死越之常
也夫子何說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因辭而去上命
覆盃魏師經作于兩肩作廣翅橫十二寸五紋
琴譜
鳳勢魏揚英作于兩肩腰間爲飛尖勢廣二寸
有霹靂聲
鳳舌衛秦珏作鳳舌斜飛三寸下有峻形習徵
調每坐風雪中鼓之俄有和氣陳處命鼓琴當
盛夏操南音忽西有雲起曲終雪已豫徑矣上虫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
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罰左
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
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
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
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
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
懸琴于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說苑

晉王謂孫息曰子鼓琴能令寡人悲乎息曰今
處高臺邃宇連屋重戶雀肉槳酒倡樂在前難
可使悲者乃謂少失父母長無兄嫂當道獨坐
暮無所止于此者乃可悲耳乃援琴而鼓之晉
王傷心哀涕曰何子來遲也琴書大全
昔思革子石文子叔愆子相與爲友欲往見楚
王至于欲巖之間卒逢飄風暴雨共伏于空柳
之下衣寒糧乏自度不能俱活以革子爲賢乃
并衣糧與之二子遂凍餓而死革子見楚王楚

王設鐘鼓以樂之革子愴然而悲援琴而鼓王
曰琴何悲哉革子推琴離席流涕下對曰臣友
二人石文子叔愆子竊慕大王高義欲來俱謁
至欲巖間飄風暴雨卒至不勝凍餒遂死楚王
曰嗟乎有如是耶于是賜革子黃金百斤命左
右收二子舉之而以革子爲相琴操
楚王子無虧有琴曰青翻後質於秦不得歸因
撫琴歌曰洞庭兮木秋涔陽兮草衰去千里之
家國作咸陽之布衣琴操

臣常行僕饑馬疲正值主人開門主人出獨有主人女在欲置臣堂上太高堂下太卑乃為蘭房奧室止臣其中中有鳴琴焉臣援琴而鼓之為秋竹積雪之曲 宋玉諷賦

應侯與賈子坐聞有鼓琴之聲應侯曰今之琴一何悲也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張急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 說苑

趙遣使于楚廳去趙王方鼓琴使者因跪曰大

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王曰不可夫時有燥濕絃有緩急徽柱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楚之去趙二千餘里變政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

秋風入松析曲雍門為齊王奏此音極悽愴王寒思着續

秦惠文有琴一曰宣和二曰閑邪故夏侯湛琴賦云聊閑邪于五絃今與宣和于萬里 古琴錄

聶政刺韓王 聶政之所作也政父為韓王治劍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母父何在母告之政欲殺王乃學塗入王宮拔劍刺王不得踰城出入泰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為厲吞炭變其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妻對之泣政曰夫人何故泣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嘗夢見君對妾笑齒似政故悲而泣政曰天下人齒盡政若耳胡為泣乎即復入山中仰天歎曰嗟乎變容易身欲報讎而為妻所知父讎當何時復援石擊落其齒留山中三年復入

韓國人莫知政政鼓琴闕下觀者成行王乃召政政內刀琴中而見王王使之琴政援琴而歌于是左手持衣右手出刀以刺王殺之自知當及母即自犂破面皮斷其形體人莫能識乃梟裂政市懸金其側有知此人者賜金千斤一婦人往哭曰嗟乎為父報讎邪顧謂市人曰此聶政也為父報讎知當及母乃自犂面何愛一女子身而不揚吾子名哉乃抱政尸而哭絕行脉而死 古琴操

荊軻刧秦王將刺之王曰寡人好琴願聽一曲而就死軻許之因命琴女文馨奏曲曲曰羅縠單衫可掣而絕三尺屛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劔可負而拔王從其言遂得脫後名其琴曰超屛 古琴疏○文馨或作綺月

神聯秦陳章作于腰下覆四月相向刻作羽音當大暑一鼓清風颯然 琴譜

龍腮李斯作于鳳舌之上圓增三寸兩額閒收廣二寸半作披兎操

趙后爲寶琴曰鳳皇皆以金玉隱起爲龍鳳螭鸞古賢列女之象亦善爲歸風送遠之操 西京

慶安世年十五爲成帝侍郎善鼓琴能爲雙鳳離鸞之曲趙后悅之白上得出入御內絕見愛幸常着輕絲履招風扇紫絺裘與后同居處欲有子而終無胤嗣 西京雜記

咸陽庫中有琴長六尺按十三絃二十六徽用七寶飾之銘曰璠璵之樂玉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轔相次吹息則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管

齊人劉道强善彈琴能作單鵠寡凫之弄聽者皆悲不能自攝 [illegible]

文帝得魏文侯時樂人竇公百八十歲文帝奇之問何服食而至此對曰年十三失明父母敎鼓琴日以爲常無所服餌導以爲恒逸樂所以益性命也 新論

帝常夕望東邊有青雲起俄而見雙白鵠集堂之上倏忽變爲二神女舞于臺握鳳管之簫撫落霞之琴歌清河春波之曲舒閒海玄落之席散明天發日之香香出胥池寒國地有發日樹言日從雲出雲來掩日風吹樹枝拂雲開日光也亦名開日樹樹有汁滴如松脂也 洞冥記○清河記作 [illegible]

泰山道上稷丘君武帝時以道術受賜後上東巡泰山稷丘君擁琴來拜武帝曰陛下勿上也必傷足上必欲上及上數里左右足指果折乃止 列仙傳

司馬相如作玉如意賦梁王悅之賜以綠綺之琴文木之几夫餘之珠琴銘曰桐梓合精 古琴疏

韋玄成有琴曰常清

桓驎字元龍有琴曰叢竹流風榮之孫也 并上

女允以黎洞賓香爲琴以昆侖碧玉爲絃故曰碧絃琴 女紅志

琴鼓山者昔仙人邛疏嘗鼓鳳修之琴于此山故名琴鼓亦名鳳修 古琴疏

雷音漢師中作於項綴盤環綴二繞形峻有大絃小聲每彈則羣鳥集作平陵等曲 琴書

蟬翼漢宋牒之作尾間綴尖蟬有風雲消散之聲

楊雄庾信琴俱名清英 並上

稷生揮妙琴 [illegible]

荀季和有琴曰龍脣一日大風雨失去三年後復大風雨有黑龍飛入李膺堂中膺諦視識之曰此荀季和舊物也登即送還季和恐復飛去嵌金於背曰劉累以厭之改名曰飛龍 古琴錄

建武十一年盆國女王遣使獻五絃琴中國制也上有十六字皆鳥頭書唯有伊王二字可識故名曰伊王琴上寶之 古琴疏

桓譚善鼓琴著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東觀記琴道未畢但有發章一首

琴曲有蔡氏五弄遊春淥水幽居坐愁秋思並宮調也蔡邕雅好琴道嘉平初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弄山之東曲常有仙人遊故作遊春弄南曲有澗冬夏常淥故作淥水弄中曲即鬼谷子所居深邃岑寂故作幽居弄北曲高巖猿鳥所集故作坐愁弄西曲灌木吟秋故作秋思弄曲成出示馬融王子師甚異之 琴曆

蔡琰善琴能爲離鸞別鶴之操 [illegible]

漢桓帝聞楚琴慷慨長歎曰善哉爲琴若此而足矣昔季流子向風而鼓琴聽之者淚下 阮籍樂論

蠶最巧作繭往往遇物成形有寡女獨宿倚枕不寐私傷壁孔中視鄰家蠶離箔明日繭都類

之雖眉目不甚悉而望去隱然似愁女蔡邕見之厚價市歸繅絲製絃彈之有憂愁哀怨之聲問琰琰曰此寡女絲也聞者莫不墮淚賈子說

崔駰字亭伯有琴曰卧水背銘曰空桑之桐泗濱水丁緩造琴於策底彈之𢡡降若辟已古琴疏

傅毅字仲武有琴銘曰永寶什十虫篆上

魏武帝宮人有盧女者故將軍陰叔之姊也七歲入漢宮學鼓琴善為新聲宋書

琴經一卷諸葛亮撰述製琴之始及七絃之音

十三徽所象之意中興書目

吳叔治修夏月納涼門外時聞桐樹下有琴聲後一胡請以五百金買此樹叔治曰金欲得耳弟吾自以口就食即見此樹今何忍伐之後叔治出為北海主簿歸已為族人賣去久之胡以二琴至示叔治一曰陰姬一曰陽娃不加少漆斲磨光毫其文宛然各有仙女弄琴之狀云涼天月下不鼓而自鳴請留其一以一相報叔治拒而不受古琴疏

孫登鼓一絃琴五音俱備後人效之名曰孫仙

孫登琴遇雨必有響如刃物聲竟因陰雨破作數截有黑蛟溺去金嶽變化傳

嵇康從孫登學琴登不教之曰子有逸羣之才必當戮於市康遂別去向南行至會稽山王伯通家求宿伯通造得一館未得三年每夜有人宿者不至天明即死伯通遂嘗閉之至是康留宿館中一更後乃取琴彈二更時見有八鬼纔館出康懼問鬼曰王伯通造得此館成來三年

每夜有人宿者死總是汝八鬼殺之鬼曰我非殺人鬼是舜時掌樂官兄弟八人號曰伶倫舜受佞臣之言枉殺我兄弟在此處埋主人王伯通造館不知向我上築墻壓我悶我見有人宿者出擬告之彼見我等自懼而死即非我等殺之令願先生與主人說取我等骸骨遷別處埋葬斯半年主人封為本郡太守今賞先生一廣陵曲天下妙絕康聞知大悅遂以琴與鬼鬼彈一遍康即能彈彈至夜深伯通向宅中忽聞琴

聲美麗乃披衣起坐聽琴音深怪之乃問康康具言其事明白伯通使人掘地果見人其骸骨遂別造棺就高潔處遷埋後晉文帝時伯通果為太守康為中散大夫帝令康北面受詔教宮人曲康不肯教後帝殺康於市康遂抱琴而死 真仙通鑑

嵇康臨死謂其兄曰向以琴來否兄曰已至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息曰太平引絕於今日耶 文上傳

嵇康抱琴訪山濤濤醉欲剖琴康曰吾寧爽陽舊業以有琴乞尚書部令河輸珮玉裁為徽貨所衣玉簾中單實絹絲為袋論之其貨於武庫爭先汝欲剖之吾從死矣 令微變化篇

潘正叔尼有琴題曰抱寢入分書 古琴疏

王敬伯琴曰感靈舊說敬伯一日泊江渚中是夜月明露下敬伯悽然心動援琴微弄因感劉惠明亡女之靈相就如平生敬伯撫絃歌曰低露下深幌垂月照孤琴空絃咽霄淚誰憐此夜心女和之曰歌宛轉琴復哀願為煙與霧氛氳共此懷故成此名 上

王彥伯嘗至吳郵亭維舟理琴見一女子披帷而進取琴調之聲甚哀彥伯問何曲答曰此曲所謂楚明光也唯嵇叔夜能為此聲自此以外傳者數人而已彥伯欲請受女曰此非豔俗所宜唯巖棲谷隱可以自娛耳鼓琴且歌歌畢止於東檐迓明辭去 齊諧記

阮瞻字千里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善彈琴內兄潘岳每令彈琴終日達夜無忤色 晉書

漱泉晉劉安世作項傷為平月少過那女投江南春塞上月二曲 琴譜

戴逵有琴曰躡動兄勃有琴曰應谷作垂露書 古琴錄

戴顒字仲若父逵善琴顒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歿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五部顒又製長弄一部並傳於世 宋書

阮研琴曰霜月鐵馬 古琴錄

樸陽令賀韜得吹臺之桐爲琴一曰嚮魚一曰
恒壽

王僧虔長子名慈外祖江夏王劉義恭迎之入
中齋施諸寶物恣其所取慈惟取素琴一張孝
子圖一事時慈才七歲

宋太祖琴曰靡玉郎命蕭思話彈於鍾山賜銀
鍾酒者也 並上

正合南宋文帝元嘉年間之琴上古與天地正和
之氣合也 琴史遊藝

何仲弘僱爲吏部尚書有琴曰霜空鴈響 古琴疏

褚彥回與王彧謝莊等共聚袁粲宅初秋涼夕
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鶴之曲宮商既調風
神諧暢謝莊撫節嘆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
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 南齊書

柳惲字文暢世隆次子也初宋時有嵇元榮羊
蓋者並善琴云傳戴安道法惲從之學特窮其
妙竟陵王子良雅賞狎之子良嘗置酒後園有
晉太傅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惲惲彈爲雅弄
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 上
惲父世隆彈琴爲士流第一惲每奏父曲嘗感
思復變備寫古詩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
過以筯扣之惲驚其哀韻乃製雅音後世傳擊
琴自此世俗有彈獨弦琴以竹作扣擊之聲疑
此 南史

柳文暢琴號曰春風 古琴疏

徐修仁勉琴銘曰貧士舊傳卽五柳先生無絃
琴

虞炎會稽人少時至泰望山見獵人得一鹿向
炎悲鳴炎買而放之後過山下遇一人贈以古
琴忽不見背有篆英書不可辨後示沈約覽
久之曰土雖塵會獲貝遇文惠至驃騎十二字
也是時巳爲思文子所重官至驃騎將軍矣沈
嘆異久之蓋土雖塵者鹿也會獲貝者賄也始
悟其爲放鹿報也 并上

怡神謝莊之琴其人七歲能文章當時稱江南
獨步 琴書

張弘靜有古琴漆光盡退色如墨石銘曰落花流水一夕聞鼠聲甚急命婢以火燭之見有斷絃繫得一鼠弘靜異之改名鼠畏

鄭祖述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為絕妙

連珠隋逸士李疑作於玉女腰傷為連珠彩絃音㯓清亮俗呼連珠先生作竹吟風哀松露草虫子規山樂又綴三十六小調 琴上

子游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

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泗濱也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枻而逝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 文中子

柳遠字季雲性麤放無拘檢時人或謂之季顛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孝武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行返家人或問消息答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 上

余家世所寶琴書圖畫廣明之亂散失蕩盡其中二琴一名響泉一名韶磬皆希代之寶也 琴史

懶仙響泉記

北齊王元景為尚書性踈慵緩而每事機捷有奴名典琴嘗旦起為索食謂之解齋奴曰公不作齋何故常云解齋元景徐謂奴曰我不作齋不得為解齋汝作字典琴何處有琴可典 琴苑類錄

昔有一人夜誦經甚悲悲至意感忽有懷歸之哀太上真人忽作凡人徑往問之子嘗彈琴耶答曰在家時嘗彈之真人曰絃緩何如答曰不鳴不悲又問絃急何如答曰聲絕而傷悲又問緩急得中如何答曰衆音和合八音妙奏矣真人曰學道亦然執心調適亦如彈琴道可得矣

與前○以下琴

春皇緐桑為瑟均土為塤禮樂於是乎興矣 拾遺記

世紀伏羲作瑟三十六絃蓋瑟屬陰故用十六之數世本云庖羲瑟五十絃後黄帝使素女鼓之哀不自勝破爲二十五絃具二均聲故小司馬三皇紀及小史皆云伏羲所作之瑟二十五絃按楊雄云夫心與治游乎太和唯唐虞能充其任神與化蕩乎無竟唯伏羲能承其統故二十五絃之具非牙曠不能以爲神弓矢質的之具非羿逄不能以爲妙隋志又云二十七絃乃爾雅之所謂灑非此

女媧用五絃之瑟於澤丘動陰聲極其數而爲五十絃以交天祇神聽之悲不能克乃破爲二十五絃以抑其情具二均聲樂底而天下幽微亡不得其理 五絃乃朱襄氏之瑟女媧用之非伏羲也

朱襄氏立於是多風羣陰閟易諸陽不成百物散解而果蓏草木不遂遅春而黄落盛夏而痁瘯乃令士達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命曰來陰 士達似是不達之訛然樂錄呂覽等俱云命士達今從之

公輸子巧用材也不能以櫝爲瑟 愼子

師曠見太子晉師曠東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子乎何舉足驟師曠曰天氣寒躅是以數舉也王子曰請入坐遂敷席注瑟師曠曰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來觀脩義經矣如樂無荒乃注色於王子 周書

廣博物志卷之三十四

廣博物志卷之三十五

隴西董斯張纂
豫章丁立表訂

聲樂三（鐘 磬 鼓 簫 笛 琵琶 笙簧 諸衆器 樂懸附）

炎帝伯陵作鐘（山海經二又云鼓延始為鐘又周禮云鳬氏為鐘世本垂作鐘）皇圖要紀云帝皓作鐘磬

謹按世本垂作鐘秋分之音也（風俗通）

鳬氏為鐘（鳬入水不溺以名鐘工取其虛浮之義）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

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鉦以其鉦為之銑間去二分以為之鼓間以其鼓間為之舞修去二分以為舞廣以其鉦之長為之甬長以其甬長為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為衡圍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薄厚之所震動（薄厚不得其宜則震動不得中）清濁之所由出（聲之清濁出於此）侈弇之所由興（起于口之侈弇）有說（當作説之所由出）鐘已厚則石（其聲不出）已薄則播（聲散）侈則柞（形大則聲迫窄）弇則鬱（形小則聲鬱而不散）長甬則震（甬鐘柄也甬長則震而不定）是故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鍾大而短（鍾形大則宜長而失于短）則其聲疾而短聞（疾急也短聞聲少遠也）鍾小而長（鍾形小則宜短而失於長）則其聲舒而遠聞（舒緩也遠聞謂聲聲息也）為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圜之（周禮）

鍾師掌金奏（擊金以為奏樂之節）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四方賓來奏之）章夏（臣有功奏之）齊夏

（夫人祭奏之）族夏（族人侍奏之）祴夏（客醉而出奏之）驁夏（公出入奏之）凡祭祀饗食奏燕樂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掌鼙鼓縵鼓上天子宮懸諸侯軒懸大夫判懸士特懸凡樂鐘磬之半為堵全為肆（並上）

鐘一名長哺一名棌谷（見叢精抽）

鐘之與磬也近之則鐘音充遠之則磬音章物固有近不若遠道不如近者（淮南子）

君子鏗金為鐘四時九乳是以撞鐘以知君鐘

調則君道得（樂叶圖徵○宋均注曰九乳法九州）

魚復鼓鐘鐘牛（魚復有蠶頁鼓及鐘而似牛○周書）

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倮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師席告入也（韓詩外傳）

黃帝本陰陽審風聲命榮猨鑄十二鐘以協月

筩以詔音韶

黃帝作五聲以政五鐘一曰青鐘大音二曰赤鐘重心三曰黃鐘灑光四曰景鐘昧其明五曰黑鐘隱其常（管子）

顓頊有浮金之鐘沉明之磬以羽毛拂之則聲振百里石浮于水上如萍藻之輕取以為磬不加磨琢及朝萬國之時乃奏含英之樂其音清密落雲間之羽鯨鯢遊湧海水恬波（拾遺記）

齊景公鑄大鐘撞之於庭下郊雉皆雊（晏子）

魯孟獻子聘于晉宣子觴之三徙鐘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唯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唯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為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國語）

景公為大鐘將懸之仲尼伯常騫晏子三人俱朝曰鐘將毀撞之果毀公召三子問之晏子對曰鐘大不以禮故曰將毀仲尼曰鐘大懸下其氣不得上薄故曰將毀伯常騫曰今日庚申雷日也陰莫勝於雷故曰將毀（晏子春秋）

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為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呂氏春秋）

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久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

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已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 尸子

仇由貪大鐘之賂而亡其國 淮南子

子胥入郢燒十龍之鐘 賈子

宋之衰也作爲千鍾齊之衰也作爲大呂楚之衰也作爲巫音 呂氏春秋

武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於臺上撞碧玉之鐘

掛懸黎之磬吹霜條之箎唱來雲依日之曲 洞冥記

旋宮之樂久喪漢章帝建初三年鮑鄴始請用之順帝陽嘉二年復廢累代皆黃鐘一均變極七音則五鐘廢而不擊謂之啞鐘 通典

黃初中鑄工柴玉巧有意思協律都尉杜夔令玉鑄鐘其聲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更相訴白於魏王魏王取玉所鑄鐘襍錯更試然後知夔爲精於是罪玉及

諸子皆爲養馬主 宋書

西河有鐘在水中晦朔輒鳴聲響悲激羈客聞而悽愴 異苑

晉惠帝時殿前六鐘皆出涕五刻止

中朝時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扣以白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鐘宮商相諧宮中朝暮撞鐘故聲相應可錯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依言即不復鳴 小說

張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鐘聲嘶孝武嘗以問永

永答曰鐘有銅滓乃扣鐘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 南史

釋僧定從京至洛忽於一日正午僧寢之時自上樓鳴鐘意衆僧出房怪問所以定告僧曰人各速備香火急赴集堂僧既集已又告僧曰人各用心修理佛事齋誦觀音以救江南梁國其寺講堂欲崩恐損道俗宜共救厄當爾之時揚都講堂正論法集道俗向千充滿其中忽聞西非異種香烟及空中經聲伎樂亦屯從堂非門

而入直出南門合堂驚出靴履悉着共逐聽聲人既出盡堂欻摧倒大衆得全 法苑珠林

梁普通年小莊嚴寺有道度禪師戒行淳直每歎此身將同毒樹若身命無常棄屍陁林施以鳥獸於檀度成滿亦爲善業乃積薪柴漸就減食至普通七年十一月三日鐘自虛鳴寺衆驚恐莫測何相其月八日鐘復自鳴乃與大衆共結善緣爾後不復更食唯用澡瓶以汲清水日飲一升至二十五日朝寺衆同往見瓶發五色

光至二十九日旦寺王僧全等數人共登禪室遙見龕中紫光外照其日將暮忽有群鳥五六百頭同集一樹俄頃西飛是夜二更初竟寺有襍色光映燭房宇至五更中闔山頂上火聲振烈驚走往觀見禪師合掌火中 梁高僧傳

法安欲作畵像須銅青困不能得夜夢見一人近其牀前云此下有銅鐘覺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像後以一鐘助遠公鑄佛餘一武昌太守熊無患借視遂留之 神僧傳

釋植相入青城山聚徒未暇經始適便遷化初相置足於綿州城西栢林寺院宇成就於堂頭植梧桐一株極爲繁茂夏月忽無故葉落又維那且打鐘初不發聲大小疑怪須臾信報相已終乃知樹枯鐘啞表其遷化之異也 上

祇桓戒律院內有銅鐘重三十萬斤四天王共造欲集大千聖衆目連以通力擊之聲震遠聞臺高七十丈鐘形如吳地者四面多有日月星辰山川河海之像兼斗斛秤尺之形目連所擊

隨事所表聲出告知凡僧打者但聲出而已其戒塲院內復有大鐘臺高四百尺上有金鐘重十萬斤形如盃器上有千輪王像亦有千子各各具足復有九龍八功德水種種諸相莊嚴此之大鐘劫初之時輪王所造聖人受戒已得道者擊之聲震三千一切聖人聞皆證果惡趣聞者得宿命通祇桓別有論師院有一銅鐘形如腰鼓是乾闥婆王之所造也上有梵王帝釋魔王四王八部男子等像若有與學外道欲來擊

論則使神通羅漢擊之聲震三千諸外道等將欲擊揚聞此鐘聲諸根訥鈍無敢發言若有好心請決疑者聞此鐘聲開發菩提得不退轉 法苑

有別院名修多羅院有一石鐘形如吳樣如青碧玉可受十斛鼻上有三十三天像四面以金銀隱起東西兩面有大寶珠陷在腹中大如五升入角分曬狀若華形周帀作十方諸佛初成道像至初日出時鐘上有諸化佛說十二部經舍衛城童男童女悉來聽之

阿難房前有一鐘磬可受五升磬子四邊悉黃金鏤作過去佛教弟子文身上以紫磨金為九龍形背上立天人像執椎擊之聲震三千音中亦說諸佛教誡弟子法此磬梵天王造及佛滅後娑竭龍王亦收入海宮中 上和以下

黃帝使伶倫造磬 通鑑

無句作磬 世本

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 周禮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 編鐘編磬各十有六共在一虡 教縵樂燕樂之鐘磬 縵謂雜聲之和樂者也燕樂房中之樂 凡祭祀奏縵樂 祭祀磬師奏縵樂燕則鍾師奏之 以上

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是故悲也 呂氏春秋

招僊閣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浮金者色如金自浮於水上輕玉者其質貞明而輕 已上拾遺記○以下鼓

鼓一名吹雲 潛居錄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為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 雷鼓八面鼓也 以靈鼓鼓社祭 靈鼓六面鼓也 以路鼓鼓鬼享 路鼓四面鼓也 以鼖鼓鼓軍事 鼖大鼓也鼖鼓長八尺以軍事為大故也 以鼛鼓鼓役事 主役事勞民故鼛鼓長丈二尺以役其緩也 以晉

鼓鼓金奏晉鼓也晉鼓長六尺六寸金作而後奏故欲其遲也以金錞和鼓錞淳于也鼓倡而和之以金鐲節鼓鐲鉦也鼓行而節之以金鐃止鼓鐃如鈴無舌鼓退而上之以金鐸通鼓鐸鈴也鼓作而通之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兵謂干戚之舞帗舞以五采繒為之所以形容百物之神有祿故祭以功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周禮

謹按易稱鼓之以雷霆聖人則之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風俗通

帝伐蚩尤玄女為帝製夔牛鼓八十面一震五百里連震三千里黃帝內傳

建鼓大鼓也少昊作之為衆樂之節通禮義纂

吳王夫差移於建康之宮南門有雙鶴從鼓中而飛上入雲中吳錄

洞庭山有宮五門東有石樓樓下兩石鼓扣之其聲清越世所謂神鉦也晉孝武樂章曰神鉦一震九域同來郡國志

郡西有白鵠山上有石鼓元嘉中居人祀山神乃椎此鼓數十里聞如金石之響相傳云此山有鵠飛入會稽郡雷門鼓中打鼓聲洛陽聞之後孫恩亂兵擊破中有二鶴冲天而去自是不復鳴後人呼為潛鶴鼓六朝事迹

陽山縣有豫章木可二丈號為聖木秦人伐為鼓顏類成忽奔逸至桂陽盛弘之荊州記

晉孝武大元末帝每聞手巾箱中有鼓吹鼙角之音于是請僧齋會夜見一臂長二丈許長數尺來挨經案是歲帝崩異苑

桓玄既篡後朱雀門中忽見兩小兒通身如墨相和作籠歌云草無軸依孤木纏縛腹芒籠目路邊小兒從而和之者數十人聲甚哀楚日既夕二小兒入建康縣至閣下遂成雙漆鼓槌明年春而桓敗車無軸依孤木桓字也玄死果以纏縛其屍芒籠其首沉諸江中晉書

孫抱為延陵縣高爽謂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閣下過取筆書鼓云肚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央抱形體肥壯

腰帶十圍爽故以此譏之（南史）
北齊諸州鎮戍各給鼓吹諸王給赤鼓赤角皇
子增給吳鼓長鳴角上州刺史給青鼓青角中
州以下及諸州鎮戍給黑鼓黑角樂器皆有衣並
同鼓色焉（北齊書〇以下簫）
簫一名石弦一名紫佩（三條帖）
伏羲作簫十六管（通義纂）
按舜竹簫其形參差象鳳翼管長三尺（風俗通）
簫史吹簫常致孔雀（神仙傳）

眞人彈雲璈吹九鳳之簫神州之笙其音逸響
流激千寧（空洞靈章）
九靈簫僊人吹以自娛聲聞四十里（海錄）
馬先生能使木人吹簫比妙般輸墨翟曰不步
古矣（傅子）
涼州人發涼王張駿墓得赤玉簫紫玉笛（三十國春秋〇以下笛）
昔者浮古葦龠覩創人籟之源女媧笙簧仍昭
鳳律之首後聖廣業稽古彌崇伶倫合少乃擅

比竹之工虞舜昭華方傳刻玉之美（隋志）
女媧命娥陵氏制都良之管以一天下之音
舜之時西王母來獻白玉琯漢章帝時零陵文
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笙白玉琯知古以玉
爲琯後乃易之以竹爲琯耳夫以玉作音故神
人和鳳凰儀也（風俗通）
傳稱黃帝命伶倫斷竹長三寸九分而吹以爲
黃鍾之宮曰含少次制十二管以聽鳳鳴以別
十二律比雄雌之聲以分律呂上下相生因黃

鍾爲始
笛本四孔京房加一孔於後爲商聲
孔子援律吹命陰得羽之宮（春秋孔演圖）
武遊耶者古昔見漢武帝乘蔚金檝泛積翠池
自吹縹玉笛
李陵爲單于聞夜半使郭趙吹笛聲多悲慘胡
人皆流涕解圍北走（拾遺記）
武溪深乃馬援南征之所作也援門生爰寄生
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

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嗟哉武溪多毒淫 古今注

馬融爲督郵無留事臥郿陽坞中逆旅吹笛爲氣出精列相和 [illegible]

蔡邕告吳人曰吾昔常會稽高遷亭見屋椽有東間第十六可爲笛取用果有異聲 文士傳

子同條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者老云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爲椽邕仰眄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音聲獨

絶故歷代傳之而不幸折於孫綽妓之手惜哉 伏滔長笛賦序

昔吾時有人以猨臂骨爲笛吹之其聲清圓絶勝竹笛 酉陽雜俎

綠珠爲梁伯女生而好音伯常至山中聞吹笛異於常聲覓之邪得忽聞空中語云汝子好音欲傳一曲逵歸乎伯以爲神遷遂下拜因語曰汝即歸建取西北方草結一人形被以衽服珠翠設盃酒盃飯命女呼我名曰茵子至三更我當至矣伯歸如法至時果至空中吹笛音極要眇綠珠聽之得十五曲一字不差因名笛曰茵子又曰逵歸逵歸偎笛名 [illegible]

崔文子能吹反湖之笛吹已積湖檳下險於廣陵之濤 [illegible]

梁武帝素善鍾律制爲十二笛黃鍾笛長三尺八寸大呂笛長三尺六寸太蔟笛長三尺四寸夾鍾笛長三尺二寸姑洗笛長三尺一寸中呂笛長二尺九寸蕤賓笛長二尺八寸林鍾笛長

二尺七寸夷則笛長二尺六寸南呂笛長二尺五寸無射笛長二尺四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 通考○以下箏

箏者上圓象天下平象地中空准六合弦柱十二擬十二月 傅子

箏秦聲也傅玄箏賦序曰世以爲蒙恬所造今觀其體合法度節究哀樂乃仁智之器豈亡國之臣所能關思哉風俗通則曰筑身而瑟弦不知誰所改作也 宋書

箏一名東宛（道篇）
安定隴西道其谷中有彈箏之聲行人過聞之
謂之彈箏谷
何承天素好奕棊頗用廢事又善彈箏文帝賜
以局子及銀裝箏承天奏表陳謝帝荅曰局子
之賜安必非張武之金耶（[illegible]）
郝素善彈箏雖伯牙妙手吳姬奇聲何以加之
（傳子）
梁張稷環弟也幼有孝性所生母劉無寵疾終

毀瘠過人州里謂之淳孝長兄瑋善彈箏稷以
劉氏先執此伎聞瑋爲清調便悲戚頓絕遂終
身不聽之（以上箏）
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遂管舂牘應雅以
教祴樂○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燕樂亦
如之（周禮）
謹按世本隨作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正
月之音也物生故謂之笙（風俗通）
墨子儉嗇而非樂者往見荆王衣錦吹笙非苟

違性隨時好也（墨子）
劉翅翅調薛昭門妾有窅娘離辜之笙吹之令
人反聽（道篇）（以下琵琶）
批把謹按此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批
把因以爲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四
絃象四時（風俗通○傳玄云烏孫公主嫁昆彌使工人裁箏築爲馬上樂名曰琵琶）
孔貴嬪琵琶名憐風（女紅志）
吳亦烏三年何草民楊度至餘姚夜行有一年
少持琵琶求寄載度受之鼓琵琶數十曲曲畢

乃吐舌擘目以怖度而去復行二十里許又見
一老父自云姓王名戒因復載之謂曰鬼工鼓
琵琶甚哀戒曰我亦能鼓即是向鬼復擘眼吐
舌度怖幾死（搜神記）
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沈文季與褚彥回並善
琵琶酒闌彥回取樂器爲明君曲文季便下席
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嶷又解之
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彥回顏色無異終曲
而止（南史○以[illegible]）

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能彈臥箜篌爲明妃出塞之聲洛陽伽藍記

鄙人謂狐爲狸以瑟爲箜篌此非徒不知狐與瑟乃不知狸與箜篌也桓譚新論

箜篌初名坎侯漢武帝滅南越祠太一后土用樂令樂人侯輝依琴作坎侯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者因工人姓爾後言空音訛也古施郊廟雅樂近世來專用於楚聲宋孝武帝大明中吳興沈懷遠被徙廣州造繞梁其器與空侯相似懷遠後亡其器亦絕宋書

箜篌引第一商引第二徵引第三羽引第四古有六引宮引本第二角引本第四樂器上以下諸

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世本

黃帝作清角國俗賦又蔡邕初志云岐伯作鼓吹

隋作竽女媧作簧世本

漢武帝時丘仲作笛三十六管通禮義纂

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造杜摯笳賦

斛斯徵遷太常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徵博採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錞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錞于也衆弗之信徵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振衆乃歎服北史

上以下雜戲

成王七年南垂之南有扶婁國來朝於時中備百戲之樂婉轉屈曲於指間神怪倏忽樂府傳此技末代猶學焉拾遺記

夏桀始設侏優倡戲周偃師始造傀儡宜王始

養鬪雞楚熊渠造弄丸勾踐始爲弄劍無終嘉父作千秋毬蹴秦武王作角觝始皇作曼延魚龍水戲漢武帝益以幻服走索尋撞舞輪弄槍影戲

漢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櫑酒酣之後續以挽歌魁櫑喪家之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國家當急殄悴諸貴樂皆死亡也自靈帝崩後京師壞滅戶有兼屍蟲而相食者魁櫑挽歌斯之效乎搜神記

故老相承言影戲之原出於漢武帝李夫人之亡齊人少翁言能致其魂上念夫人無已迺使致之少翁夜爲方帷張燈燭帝坐他帳自帷中望見之彷彿夫人象也故今有影戲 上

京兆有古生者學從橫揣摩弄矢搖丸樗蒲之術爲都掾史四十餘年善訑謾二千石隨以諧謔皆握其權要而得其懽心趙廣漢爲京兆尹下車而黜之終於家京師至今俳戲皆稱古掾曹 西京雜記

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群臣共觀大奇之陳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 後漢書

馬鈞巧思絕世設爲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絙倒立 傅玄序

江左猶有高絙紫鹿跂行鱉食齊王捲衣笮鼠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抃戲背負靈嶽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伎

晉成帝咸康七年散騎侍郎顧臻表曰末代之樂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而足以蹈天頭以履地反天地之順傷彝倫之大乃命太常罷之其後復高絙紫鹿又有天台山伎

後主雅好傀儡謂之郭公時人戲爲郭公歌曰邯鄲郭公九十九伎倆漸盡入滕口大兒緣高閣雅子東南走不信吾言時當看歲在酉及將

敗果邯鄲高都聲相近九十九末數也滕口鄧林也大兒謂周帝太祖子也高閣後主姓也雅鷄頭武城小字後敗於鄧林盡如歌言 北齊書

煬帝別敕學士杜寶修水飾圖經十五卷新成以三月上巳日會羣臣於曲水以觀水飾有神龜負八卦出河授於伏犧黃龍負圖出河玄龜銜符出洛水鱸魚銜籙圖出翠嬀之水並授黃帝黃帝齋于玄扈鳳鳥降於洛上丹甲靈龜銜書出洛授蒼頡堯與舜坐舟於河鳳凰負圖赤

龍載圖出河並授堯龍馬銜甲文出河授舜堯
與舜遊河值五老人堯見四子於汾水之陽舜
漁於雷澤陶於河濱黃龍負黃符璽圖出河授
舜舜與百工相和而歌魚躍於水白面長人面
魚身捧河圖授禹舜而入河禹治水應龍以尾
畫地導決水之所出鑿龍門疏河禹過江黃龍
負舟玄夷蒼水使者授禹山海經遇兩神女於
泉上帝天乙觀洛黃魚雙躍化爲黑玉赤文姜
嫄於河濱履巨人之跡棄后稷於寒氷之上鳥

以爲鹿而覆之王坐靈沼於牣魚躍太子發渡
河赤文白魚躍入王舟武王渡孟津揆黃鉞以
麾陽侯之波成王與舜禮榮光幕河穆天子奏
鈞天樂於玄池獵於滲津獲玄貉白狐觴西王
母于瑤池之上過九江黿鼉爲梁塗修國獻昭
王青鳳丹鵠飲於浴溪王子晉吹笙於伊水鳳
凰降秦始皇入海見海神漢高祖隱芒碭山澤
上有紫雲武帝泛樓舡於汾河遊昆明池去大
魚之釣遊洛水神上明珠及龍髓漢桓帝遊河

值青牛自河而出曹瞞浴譙水擊水蛟魏文帝
興師臨河不濟杜預造河橋成晉武帝臨會舉
觴勸預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仙人酌醴泉
之水金人乘金舡蒼文玄龜銜書出洛青龍負
書出河並進於周公呂望釣磻溪得玉璜文釣
汴溪獲大鯉魚腹中得兵鈐齊桓公問愚公名
楚王渡江得萍實秦昭王宴於河曲金人捧水
心劍造之吳大帝臨釣臺望劉備乘馬渡檀溪
澹臺子羽過江兩龍夾舟淄丘訢與水神戰周

處斬蛟屈原遇漁父卞隨投潁水許由洗耳趙
簡子值津吏女孔子值浴河女子秋河妻赴水
孔愉放龜莊惠觀魚鄭弘樵徑還風趙炳張蓋
過江易谷女子浴日屈原沉汨羅水巨靈開山
長鯨吞舟若此等總七十二勢皆刻木爲之或
乘舟或乘山或乘平洲或乘磐石或乘宮殿木
人長二尺許衣以綺羅裝以金碧及作雜禽獸
魚鳥皆能運動如生隨曲水而行又間以妓航
與水飾相次亦作十二航航長一丈濶六尺木

人奏音聲擊磬撞鐘彈箏鼓瑟皆得成曲及為百戲跳劒舞輪昇竿擲繩皆如生無異又作小舸子長八尺七艘木人長二尺許乘此舡以行酒每一舡一人藥酒盃立於舡頭一人捧酒鉢次立一人撑舡在舡後二人盪槳在中央遶曲水池廻曲之處各坐侍宴賓客共行酒舡隨岸而行行疾於水飾水飾行遶池一匝酒舡得三遍乃得同止酒舡每到坐客之處即停住擎酒木人於舡頭伸手遇酒客取酒飲訖還盃木人

受盃廻身向酒鉢之人取杓斟酒滿杯舡依式自行每到坐客處例皆如前法此並約岸水中安機如斯之妙皆出自黄袞之思實時奉敕撰水飾圖經及檢校良工圖畫旣成奏進敕遣寳共黄袞相知於苑内造此水飾故得委悉見之袞之巧性今古罕儔 大業拾遺

廣博物志卷之三十五

廣博物志卷之三十六

隴西董斯張纂
西陵田弘慈訂

居處

明堂 宮 堂 室 殿 臺 觀

匠人營國 [illegible] 方九里 [illegible] 旁三門 [illegible] 國中九經九緯 [illegible] 經涂九軌 [illegible] 左祖右社 [illegible] 面朝後

市朝一夫 [illegible] 夏后氏世室 [illegible] 堂修二七 [illegible] 廣四修一 [illegible]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illegible] 九階 [illegible] 四旁兩夾窻 [illegible] 白盛 [illegible] 門堂三之二 [illegible] 室三之一 [illegible] 殷人重屋 [illegible]

堂修七尋(商人度以尋一尋八尺七尋五丈六尺也)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四阿四方屋檐皆為重屋故號重屋也)周人明堂(明堂者[illegible])重屋三代各舉其一以名之 度九尺之筵(周人度以筵每筵長九尺)東西九筵(東西之廣為八丈一尺)南北七筵(南北之深為六丈三尺)堂崇一筵五室(與夏同)凡室二筵(每室一丈八尺)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几五尺筵九尺)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尋八尺步六尺)涂度以軌(軌八尺)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三个內有九室(路門之內有九室)九嬪居

之([illegible])外有九室(路門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illegible])分其國以為九分([illegible])九卿治之王宮門阿之制五雉([illegible])宮隅之制七雉([illegible])城隅之制九雉([illegible])經涂九軌([illegible])環涂七軌([illegible])野涂五軌([illegible])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illegible])

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illegible])環涂以為諸侯經涂(諸侯經涂可容七車)野涂以為都經涂(都邑經涂可容五車[illegible])

明堂在國門之外一堂九室四門八階(徐虔明堂議)

黃圖義云明堂夏后益之為世室堂之大百四十有四尺坤之策屋圓徑三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九階者周禮注南三東西北各二賈馬等以為九等非也禮傳周堂九尺商三尺夏一尺相三數也

明堂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牕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白虎通)

明堂在辰巳者言在水火之際辰木也巳火也木生數三火成數七故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公羊[illegible])

神農之治天下也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淮南子)

神農氏祀明堂黃帝謂之合宮堯謂之五府新論
殷人謂明堂曰陽館尸子
周公將致政成王朝諸侯于明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令方國諸侯于宗周大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立率公卿士侍于左右三公之位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位門內之東北面東上諸男之位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

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此宗周明堂之位也周書
明堂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禮含文嘉
帝者承天立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尚書帝命驗
明堂者布政之宮周治五室東爲木室南爲火室西爲金室北爲水室土室在中秦爲九室十

二階各有所居三禮圖
李謐字永和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曰余謂論事辨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驗于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糾競興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貴合雅衷不苟偏信推

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爲源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禮記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

擬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靑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畧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于考工校之户牖則數協于

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于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通儒儀或在斯矣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于五室而謬于堂之修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約制耳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

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謂施政及俱二三但允求之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取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工于異端言非而博疑誤

後學非所望于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于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

此之翼室即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
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于經
史者也禮記喪服大記曰君夫人卒于路寢小
斂婦人髽帶麻于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
帶麻于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于注
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
个同制之說還相矛楯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
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
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

五室于斯堂雖使班倕搆思王爾營度則不能
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
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
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
堂周公負扆以朝天子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
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為陋過矣論其堂宇則
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
余恐為鄭學者苟求必勝兢生異端以相訾抑
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

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為丈三尺五
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
丈二尺耳記云四旁兩夾窗若為三尺之戶二
尺窗窗戶之間裁餘一尺繩樞甕牖之室篳門
圭竇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
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
不為通矣驗之衆途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
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
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于戶牖

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
于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
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為
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
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
以世代驗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
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
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
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

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于宮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几室二筵而不以几遂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十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于戶牖失之于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務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與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

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夫堂之修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于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爲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爲怪矣此既並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爲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亦見其制靡知所置

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牖計其戶牖之數即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于當時即識其修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爲謬更修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僞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爲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誚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北史

以下宮

堯使禹作宮世本

堯山下有平陵陵上有古大堂基十餘處謂曰堯故宮父老相傳堯南巡登此山故亭即其行宮王韶之始興記

帝舜都郭門有宮存焉宮前有堯臺舜館銘記古文莫有識者述異記

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東方朔傳

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囿廣大工功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饑饉無食成湯伐

之有洛以亡（[illegible]）

武王克殷欲築宮于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伐我難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

天子作居范宮以觀桑者（穆天子傳）

齊桓公宮中二市婦閭二百（韓子）

東宮周一里二百七十步路西宮在長秋周一里二十六步秦始皇帝十一年守宮者照燕失火燒之（越絕書）

春申君都吳宮因加巧飾春申死吏照燕窟失火遂焚（吳地記）

宋王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于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誠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韓非子）

夫差作天池造青龍舟日與西施為水嬉又有別館在句容倣梧成林謎云梧宮秋吳王愁（[illegible]）

闔閭構水精宮尤極珍怪皆出自水府（[illegible]）

蘭池宮始皇三十一年為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注渭城縣有蘭池宮（[illegible]）

宜曲宮在昆明池西孝宣帝曉音律常于此度曲因以為名

養德宮趙王如意年幼未能就外傅戚姬養之趙王內傅趙媼傅之號其室曰養德宮

甘泉宮一曰雲陽宮史記秦始皇二十七年作甘泉宮及前殿築甬道（[illegible]）自咸陽屬之關

輔記曰林光宮一曰甘泉宮秦所造在今池陽縣西故甘泉山宮以山為名（[illegible]）宮周匝十餘里漢武帝建元中增廣之周十九里去長安二百里望見長安城黃帝以來圜丘祭天處（[illegible]）遁甲開山圖云雲陽先生之墟也武帝造闕于南以象方色于甘泉宮更置前殿始造宮室有芝生甘泉殿瓔房中（[illegible]）漢舊

儀云芝有九莖（芝之所生九莖連葉）芝金色綠葉朱實夜
有光少作芝房之歌帝又起紫殿雕文刻鏤黼
黻以玉飾之成帝永始四年行幸甘泉郊泰時
神光降于紫殿今按甘泉谷北岸有槐樹今謂
玉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楊震關輔古語
云耆老相傳咸以謂此樹即楊雄甘泉賦所謂
玉樹青葱也甘泉有高光宮又有林光宮有長
定宮竹宮通天臺通靈臺武帝作迎風館于甘
泉山後加露寒儲胥二館皆在雲陽甘泉中西

廂起彷徨觀築甘泉苑建元中作石闕封巒鳷
鵲觀于苑垣內宮南有昆明池苑南有棠梨宮
漢未央長樂甘泉宮四面皆有公車（公車主受章奏之處）
駘蕩宮春時景物駘蕩滿宮中也
馺娑宮馺娑馬行疾貌馬行迅疾一日之間遍
宮中言宮之大也
天梁宮梁木至于天言宮之高也四宮皆在建
章宮
栘㭬宮栘㭬木名宮中美木茂盛也

鼓簧宮漢宮闕疏云鼓簧宮周匝一百三十步
在建章宮西北
竹宮甘泉祠宮也以竹爲宮天子居中
扶荔宮在上林苑中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
起扶荔宮（宮以荔枝得名）以植所得奇草異木菖蒲百
本山薑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
蜜香指甲花百本龍眼荔枝檳榔橄欖千歲子
甘橘皆百餘本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無
一生者連年猶移植不息後數歲偶一株稍茂

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守吏坐誅者
數十人遂不復蒔矣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
斃于道極爲生民之患至後漢安帝時交趾郡
守極陳其弊遂罷其貢
五柞宮漢之離宮也在扶風盩厔宮中有五柞
樹因以爲名五柞皆連抱上枝覆蔭數畝（並上林）
長安有鼓簧宮承光宮宜春宮池陽宮黃平宮
黃山宮望仙宮集賢宮延壽宮祈年宮林光宮
太乙宮夜光宮昇𨻶宮谷口宮（漢宮闕名）

建章宮東起別風闕高二十五丈乘高以望遠又于宮門北起圓闕高二十五丈上有銅鳳凰赤眉賊壞之輔黃圖事

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園中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猨巖栖龍岫又有雁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上

元鼎元年起招仙閣于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

為簾青琉璃為扇懸黎火齊為床洞冥記

河間王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自奉養不踰賓客西京雜記

漢武以雜寶裝床屏帳等設于桂宮謂四寶宮上

燕王旦在明光宮欲入所臥戶三間盡閉使侍者二十人開戶戶不開其後日坐淋灰自殺合璧

漢成帝好微行于太液池傍起宵游宮以漆為柱鋪黑綈之幕器服乘輿皆尚黑色既悅于暗行憎燈燭之照宮中美御皆服皂衣自班婕妤已下咸帶玄綬簪珮雖如錦繡更以木蘭紗綃罩之至宵遊宮乃秉燭宴幸既罷靜鼓自舞而步不揚塵好夕出遊造飛行殿方一丈如今之輦選羽林之士負之以趨帝于輦上覺其行快疾聞其中若風雷之聲言其行疾也名曰雲雷宮所幸之宮咸以班綈藉地惡車轍馬跡之喧雖惑于微行昵宴在民無勞無怨每乘輿返駕以愛幸之姬寶衣珍食捨于道傍國人之窮老

者皆歌為歲是以鴻嘉永始之間國富家豐兵戈長戢劉向谷永指言切諫于是焚宵遊宮及飛行殿罷宴逸之樂所謂從繩則正如轉圜踣拾遺記

孝哀廣四時之房靈帝修裸遊之館妖惑為之則神怨工巧為之則人虛夷國論家可為鑒戒

高堂隆刻鄴宮屋材云後若干年有天子居此惠帝止鄴宮治屋者土剝更泥始見刻字計年正合王隱晉書

明帝欲起北宮鍾離意上書諫出爲魯相後起德陽殿殿成百官大會上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不得成此殿（東觀漢記）

謝安作新宮太極殿欠一梁有梅木流至石頭城下取用之畫梅花于梁上表瑞

邢轔樂陵人也好學多才機巧思擬智妙于當時宴同宮殿臺榭皆轔所管也（後魏書）

者城見洛陽宮城云彷彿以忉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者闍崙曰匠此宮

者從忉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屋脊左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咸云昔聞此匠曾以作器著屋下（神僧傳）

十宮在江都縣北五里長阜苑内依林傍澗因高跨阜隨地形置焉並隋煬帝立也曰歸雁宮回流宮九里宮松林宮楓林宮大雷宮小雷宮春草宮九華宮光汾宮是曰十宮（揚州圖經）

四月車駕幸汾陽宮避暑宮所即汾河之源上有名山管涔高可千仞帝于江山造亭子十二所其最上名翠微亭次閣鳳彩霞臨月飛芳積翠合璧含暉凝碧紫錦洛景最下名尚陽亭亭子內皆縱二丈四邊安鈎闌每亭鋪六尺榻子一合山下又有臨汾殿勅從官縱觀（大業［illegible］）

東南置宮苑周十二里其中有離宮十六所其流觴曲水別有涼殿四所環以清流共四殿一曰圓基二曰結綺三曰飛宇四曰漏景其十六宮亦以殿名名宮芳夏池之左一曰驪光宮二曰流英宮三曰紫芝宮四曰凝華宮五曰瑤景

宮六曰浮綵宮七曰舒芳宮八曰懿樂宮左第一曰采璧宮二曰椒房宮三曰朝霞宮四曰明珠宮五曰翼仙宮六曰翠微宮七曰層成宮八曰千金宮（[illegible]）

上元夫人言西王母有六甲之術用之可以遊景雲之宮登流霞之堂（漢武內傳）

閬華宮黃老之所處（太洞真經）

納臺宮南朱君居之晉光宮西華君居之七瑤宮九元君居之返香宮元昭君居之紫曜宮司命君居之金華宮黃房君居之上清經

天仙上真之宮室高九千丈有大方諸小方諸大方諸對會稽東南七萬里小方諸之上多有奉佛者人皆服五星精讀夏歸藏經用以飛行上真記

大初天中有華景之宮宮有自然九素之氣氣烟亂生雕雲九色入其烟中者易貌居其烟者

自變又有慶波之河號為吉人之津又有流汨之池池廣千里中有玉樹飲此流汨之水則五藏明徹面生紫雲

五保青宮北殿上有金格格上有金章鳳璽玉體丹青羽蓋昇仙法服以給成真之人

太極紫瑤之閣太極玄光真君所治之處

方丈山有琉璃宮

帝見岐伯于綠殿

昆明池中有靈波殿常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青錫為屑以蘇油和之照于神壇夜暴雨光不滅有霜蛾如蜂赴火侍者舉麟鬚拂拂之拾遺記

奇華殿在建章宮旁四海夷狄器服珍寶火浣布切玉刀巨象大雀師子宮馬充塞其中三輔黃圖

蚩者海獸也漢武帝作栢梁殿有上疏者云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災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鴟字蘇鶚演義

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

披香鳳凰鴛鴦等殿後有增修安處常寧茝若椒風發越蕙草等殿

未央宮有延年殿四車殿上

顯陽殿北有雲氣殿

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幙于甘泉紫殿世謂之三雲殿西京雜記

婕妤舍貴幸號昭儀求近遠條館帝作少嬪館為露華殿合風殿博昌殿求安殿皆為前殿後殿又為溫室凝釘室浴蘭室曲房連檻飾黃金

白玉以璧爲表裏千變萬狀連遶條館號迎仙門〈飛燕外傳〉

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丹漆砌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含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上設九金龍皆銜九子金鈴五色流蘇帶以綠文紫綬金銀花鑷每好風日幡旄光彩照耀一殿鈴鑷之聲驚動左右中設木畫屏風文如蜘蛛絲縷玉几玉牀白象牙簟綠熊席席毛長二尺餘人眠而擁毛自蔽

望之不能見坐則沒膝其中雜薰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有四玉鎮皆達照無瑕缺窻屏多是綠琉璃亦皆達照毛髮不得藏爲椽桷皆刻作龍蛇縈繞其間鱗甲分明見者莫不兢慄匠人丁綬李菊巧爲天下第一締搆既成向其姊子樊延年說之而外人稀知莫有傳者〈拾遺記〉

魏將起安世殿武帝後居之安世武帝字也〈晉書〉

烈宗起清暑殿議者曰清暑反語楚聲也爲殿以殿楚之聲爲號非吉祥也垣烈宗崩桓玄自號楚〈晉中興書〉

張駿蒞有隴西之地于姑臧城南築城起謙光殿畫以五色飾以金玉窮盡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宜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晉書〉

符堅懸珠簾于正殿以朝群臣宮宇服御物極

珍飾之奇尚書金部郎裴元略諫曰願陛下遵采椽之不斷鄙瓊室而不居堅笑曰非卿之忠朕何由聞過乎〈十六國春秋〉

石虎于大武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爲簾垂五色玉珮風至鏗鏘和鳴清雅盛夏之時登高樓以望四極奏金石絲竹之樂以日繼夜于樓下開馬埒射場周迴四百步皆文石丹砂及彩畫于埒旁聚金玉錢貝之寶以賞百戲四廂置錦幔屋柱皆隱起爲龍鳳百獸之形雕琢衆寶

以飾楹柱夜中往往有光明集諸庵氏於樓上或時亢旱春雜寶與香爲屑使數百人於樓上吹散之名曰芳塵臺上有銅龍腹可盛數百斛酒使胡人於樓上噀酒風至望之如露名曰粘雨臺引以灑塵樓上戲笑之聲音震鄴中 鄴中記

有清暑殿芙蓉殿九華殿百兒殿 晉宮闕名

李陵降匈奴裔孫歸魏見於丙殿賜姓丙

流杯殿兩邊皆有亭子以間山池此殿上作漆

渠九曲從陶光園引水入渠煬帝常於此爲曲水之飲

發師者止匡廬大林寺誦法華晝夜不息一日忽見空中有一銀殿漸下於前忽變成金殿師遂入殿坐起經行如是三載遠近四衆嚴持香華從師乞戒登日自日喧雜心多散亂嘗於清夜受之至夜正說戒相三歸依時師之口吻放光明偏照大衆衆見光明競拜喧閙師即不語光便收斂師云本欲受戒那得見光喧閙光現但是受戒嘉瑞未是得戒正緣今更從何大衆默然師又說法還復放光衆又喧閙因而且止明日再來師即辭別歸山所現金殿還復如故一日忽謂門人曰今登金殿不復回也即於是日倏然超化 神僧傳

寥陽殿太和殿皆云玉清宮中殿名 登真隱訣

有紫微玄珠殿中央黃老君居之 三元經 以下臺

伏羲有數教之臺見三墳

帝既斬蚩尤因立臺榭無屋曰臺有屋曰榭 黃帝內傳

夏爲清臺商爲神臺周爲靈臺 玉海

朝歌有獄臺相傳爲禹因舜之宮 述異記

滿州蚩尤城鳴條野禹娶塗山女思戀本國築臺以望之謂之清臺上有禹祠下有清臺驛

紂起靈門紂起鹿臺 越絕

武王親禽帝受於南單之臺蓋鹿臺之異名也 竹書紀年

天子遊於河濟盛君獻女爲造重璧臺 穆天子傳

靈王起昆昭之臺亦名宣昭聚天下異木神工得崿谷陰生之樹其樹千尋文理盤錯以此一樹而臺用足焉大幹爲桁棟小枝爲栭桷其木有龍蛇百獸之形又篩水精以爲泥臺高百丈昇之以望雲色（拾遺記）

景公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國人望晏子晏子見公乃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歌曰庶民之言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流涕公止之曰子殆爲大臺之

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

齊景公爲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柏常騫曰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不通焉公曰然梟昔者鳴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焉公使爲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陛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之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乎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柏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辭曰騫爲君禳梟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惟以政與德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名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

其動汝以是乎柏常騫俯有閒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薄賦斂無費民且令君知之（說苑）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

有詘有觀焉之本也 左傳

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 國語

陳惠侯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成功若此者也陳侯默然而退遽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月而既成矣何戮之有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唯君耳 孔叢子

莊王築層臺延袤百里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用諸御已言而罷 楚檮杌

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屈橫亘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數千人上別立春宵宮爲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鐘夫差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盛陳妓樂日與西施爲水嬉吳王於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銅溝玉檻宮之楹檻珠玉飾之 述異記

吳王夫差築如皇之臺 管子

初越王入國有丹烏夾王而飛故勾踐入國起望烏臺言丹烏之異也 述異記

勾踐起怪游臺以灼龜又仰觀天時以觀天怪今龜山其地也亦曰怪山往石一夜飛來民怪之故名 越絕

越王平吳後立賀臺於越 吳越春秋

秦康公築臺三年荊人起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荊人起兵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修之戍東邊荊人輟行 韓非子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窶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爲室也堂高三尺壤階三等茅茨弗翦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太苦居之者太佚翟國惡見此臺

也楚王魏（同上）

周赧王雖居天子之位爲諸侯所侵逼與家人無異貰於民無以歸之乃上臺以避之故周人因名臺曰逃債（帝王世紀）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鍤入曰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旣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

盡王之地不足以爲臺趾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趾林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新序）

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南得烟丘碧樹酈木燃沙賁都朱泥雲岡素竹東得葱巒錦柘漂檖龍松寒河星柘岏雲之梓西得漏海浮金狼淵羽璧㴩嶂霞桑沉塘員籌北得寘阜乾漆陰坂文梓褰流黑魄闇海香瓊珍異是集工人騰虛緣木揮斤斧於空中子時起工午時已畢秦人謂之子午臺亦言於子午之地各起一臺二說疑也（拾遺記）

尉佗立臺以朝漢室圓基千步直峭百丈號爲朝臺（廣州記）

蠡臺梁孝王所築於兎園中迴道佀蠡因名之（述異記）

梁孝王築平臺臺至今存有雜葭洲鳧藻洲梳洗潭中有望秦山商人望鄉之處上

鴻臺秦始皇二十七年築高四十丈上起觀宇帝嘗射飛鴻于臺上故號鴻臺漢書惠帝四年長樂宮鴻臺災（三輔黃圖）

武帝初起神臺時握地入三十丈得泉水色黃傷有人居無日月光明晝夜以火照中有人食土飲水服赭布之衣漢人問汝何時居此答曰商王無道使兆人入地千丈求青堅之土以作

死起瑤宮金堂工人皆以繩入地裏負器取上
多有壓陷死者今猶二人在耳漢人問何得獨
存答曰我以玉爲衣金爲環身有金玉故心氣
不滅漢人問汝欲更出爲人否答曰食土飲泉
與螻蟻爲伍寧望日月乎乃引出三日自死骨
肉靡成灰惟心如彈丸大堅如石以物扣之則
是乾血耳 洞冥記
武帝元封二年作甘泉通天臺漢舊儀云通天
者言此臺高通于天也漢武故事築通天臺於

甘泉去地百餘丈望雲雨悉在其下望見長安
城武帝時祭太乙上通天臺舞八歲童女三百
人祠祀招仙人祭太乙云令人升通天臺以候
天神天神旣下祭所若大流星乃舉烽火而就
竹宮望拜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雲
表之露元鳳間自毀椽桷皆化爲龍鳳從風雨
飛去西京賦云通天眇而竦峙徑百常而莖擢
上辯花以交紛下刻陗其若削亦曰候神臺又
曰望仙臺以候神明望神仙也 三輔黃圖

望鵠臺眺蟾臺桂臺商臺避風臺上
帝於望鵠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池廣千尺登
臺以眺月影入池中使仙人乘舟弄月影因名
影娥池亦曰眺蟾臺 述異記
有一女人愛悅於帝名曰巨靈帝傍有青珉唾
壺巨靈乍出入其中或戲笑帝前東方朔望見
巨靈乃目之巨靈因而飛去望見化成青雀因
其飛去帝乃起青雀臺時見青雀來不見巨靈
也 上

長樂宮有鬬雞臺 三輔黃圖
廣漢郡有嚴君平卜臺 蜀記
建章宮北作凉風臺積木爲樓 三輔黃圖
金虎臺曹操十八年作於鄴
文帝築土爲臺基高四十丈列燭置於臺下名
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地以處美人薛靈芸
焉 拾遺記
吳王潘夫人以火齊指環掛石榴枝上因其處
臺名曰環榴臺時有諫者云今吳蜀爭雄還劉

之名將爲妖乎權乃黜其名爲榭還臺也

綺雲之館桐霞之臺 江淹賦

鍾山上有金臺七寶紫闕 五符經

有太空瓊臺丹玕之殿 靈書紫文上經

天關上有六層玉臺太上眞人集宴之所也 金根經

七寶臺在上清境玉晨道君所居 登眞隱訣

玉清天中有散華臺是四十七晨道君所治 茅君內傳

含眞臺處士之得道者居之蕭閑堂龍男之得道者居之 陶弘景眞誥

以下觀

上林苑有昆明觀武帝置又有繭觀平樂觀遠望觀燕昇觀觀象觀便門觀白鹿觀三爵觀陽祿觀陰德觀鼎郊觀樛木觀椒唐觀魚鳥觀元華觀走馬觀柘觀上蘭觀郎池觀當路觀 黃圖

石闕觀封巒觀雲陽宮記云宮東北有石門山岡巒糾紛干霄秀出有石巖容數百人上起甘泉觀甘泉賦云封巒石闕彌迤乎延屬

射熊觀在長楊宮

白楊觀在昆明池東

長平觀在池陽宮臨涇水

飛廉觀在上林武帝元封二年作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者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武帝命以銅鑄置觀上因以爲名班固漢武故事曰公孫卿曰神人見於東萊山欲見天子上於是幸緱氏登東萊留數日無所見惟見大人跡上怒公孫卿之無應卿懼誅乃因衛青白上云仙人可見而上往遽以故不相值今陛下可爲觀於緱氏則神人可致且仙人好樓居不極高顯神終不降也於是上於長安作飛廉觀高四十丈於甘泉作延壽觀亦如之後漢明帝永平五年至長安悉取飛廉并銅馬置之西門外爲平樂觀董卓悉銷以爲錢

龍臺觀在豐水西北近渭

涿木觀在上林苑

細柳觀在長安西北三輔舊事云漢文帝大將

軍周亞夫軍於細柳今呼右微是也

成山觀成王在東萊不夜縣於其上築宮闕以爲觀

仙人觀霸昌觀蘭池觀安臺觀淪沮觀在城外又有禁觀董賢觀蒼龍觀當市觀旗亭樓馬伯騫樓在城內

屬玉觀在扶風屬玉水鳥似鵁鶄以名觀也又曰屬玉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

青梧觀在五柞宮之西觀亦有三梧桐樹下有

石麒麟二枚刊其脇文字是秦始皇驪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者前左脚折處有土如血父老謂其有神皆含血屬筋焉 [illegible]

洛陽有廣望觀臨商觀 輿地志

長安有臨山觀億人觀平樂觀九華觀走馬觀華光觀封巒觀相思觀長平觀宜春觀華池觀白渠觀三雀觀 [illegible]

洛城十八觀皆施玄櫨鏤檻流雲母幌 [illegible]

宮中有臨高陵雲宜曲廣望閶風萬世脩齡總章聽訟凡九觀皆高十六七丈以雲母著窗裏日曜之煒煒有光輝 [illegible]

漢武帝時玉笥山民感山之靈異或禦災蝗祈之無不應乃相謂曰可置一觀彰表靈跡既搆殿閣中梁一條邑民將選命材經數旬未獲忽一夜雷雨風烈達曙乃晴天降白玉梁一條光彩瑩目因號爲玉梁觀至魏武帝時遣使取之至其山門去觀數里亭午之際雷電大鎮裂殿梁化爲白龍騰煙霧而去沒觀之東山下皆永

[illegible]中有戴氏子雅好遊巖谷偶入郁木山下見兩塵青石階一條白玉梁於巖下戴氏俯近看之以手捫摸其上見赤書五行皆天文雲篆試以手斧敲之聲如鍾又如隱雷之聲鱗甲張起戴氏驚懼奔走告人再求尋之不知其所 [illegible]

魏文帝爲闡書觀藏書千卷者登此觀視者六人而已 [illegible]

明帝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 [illegible]

天下堂九雉諸侯七雉伯子男五雉 尚書大傳

崑崙山有光碧之堂西王母所居拾遺記
靈帝出自侯門居貧即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
曾無私蓄故於西園立萬金堂以為私藏後漢書
河間王琛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五井金罐
以金五色繢為繩伎女三百人皆國色又造迎
風館於後園玉鳳銜鈴金龍吐珮素柰朱李枝
條入檐伎女樓上坐而摘食琛謂章武王融曰
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曰常謂高
陽寶貨多於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江陽繼笑

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
也洛陽伽藍記
柰林南有石碑一所魏文帝所立也題云苗茨
之碑高祖於碑北作苗茨堂永安中年莊帝馬
射於華林園百官皆來讀碑疑苗字誤國子博
士李同軌曰魏明英才世稱三祖公幹仲宣為
其羽翼但未知其本意何如不得言誤也銜之
時為奉朝請因即釋曰以蒿覆之故言苗茨何
誤之有衆咸稱善以為得其旨歸上同以下字

周德降草木茂盛蒿堪為宮室因名蒿室竹書紀年
景公新成柏寢之室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
右彈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師開對曰東方
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為夕大
匠曰立室以宮矩為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宮何
為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為之明日晏子朝公
公曰先君太公以營丘之封立城曷為夕晏子
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
朝夕哉然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

以尊周也公蹵然曰古之臣乎晏子
齊宣王為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
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者香居
問宣王曰荊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為淫樂敢問
荊邦為有主乎王曰為無主敢問荊邦為有臣
乎王曰為無臣居曰今王為大室三年不能成
而羣臣莫敢諫者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
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
寡人之晚也遽召尚書曰書之寡人不肖好為

大室香子止穷人也

闔閭畏王僚之子慶忌作石室銅戶以備之

長安有非常室 三輔黃圖

洛陽城有鑄金屋 戴延之西征記

上起神屋鑄銅爲柱黃金塗之赤玉爲階椽亦以金刻琺瑂爲金獸以薄其上椽首皆作龍首銜鈴流蘇懸之鑄銅爲竹以赤白石脂爲泥椒汁和之以火齊薄其上扇屏悉以白琉璃作之光照洞徹以白珠爲簾箔琺瑂壓之以象牙爲

牀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襍錯天下珍寶爲甲帳其次爲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御之前庭植玉樹珊瑚爲枝以碧玉爲葉或青或赤悉以珠玉爲之子皆空其中如小鈴鎗鎗有聲甍標作鳳皇軒翥若飛狀 漢武故事

青精君登紫空之山化玉室之內

黃闕紫戶玄精之室 真一經

有黃房之室玉容之堂貞夜道居治其中

有流雲九色之房

人皇以九州爲九囿此名囿之始也

豨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

帝曰余每之東苑未嘗不忘去之則復

思賢苑孝文帝爲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苑中有堂室六所客館皆廣廡高軒屏風幃褥甚麗

洛陽有芒之菑囿漢官儀云樂囿出芒之菑供御

服是其處也 述異記

甘泉宮有木囿今俗呼爲仙草園

鄴有鳴鶴囿蒲桃園 宮閣名

濯龍園在洛陽西北角 續漢書

漢靈帝造畢圭靈昆苑

昭祥苑周千里爲囿獸異物皆集此中 洞冥記

洛陽有洪德苑靈昆苑平樂苑 宮閣名

曼囿在定陵漢官儀曰曼囿供染練紋綬小監

曰曼

芙蓉園在洛陽漢家置之長沙定王故宮有芙園與定王故園也 述異記

張騫苜蓿園今在洛中苜蓿本胡中菜也張騫始於西戎得之

梧桐園在吳宮本吳王夫差舊園也一名鳴琴川

張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盪難將軍校書祭酒索商上疏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玩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飈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 晉書

文帝築華林園盛暑役人何尚之諫帝曰小人常日曝背未足為勞

當時四海晏清八荒率職珠囊記慶玉燭調辰鰥寡不聞犬豕之食氓獨不見牛羊之衣於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澤之饒爭相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洞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樹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桃李夏綠竹柏冬青而河間王琛最為豪首 洛陽伽藍記

洛陽宮有春王園

閶門一名破楚門子胥伐楚出此

嚳建子曰先生見孟嘗君於杏唐之門

磁石門西門在阿房前悉以磁石為之故專其目令四夷朝者有隱甲懷刃入門而脅之以示神故亦曰卻胡門

洛陽故宮有飛兎門含章門西華門卻非門九龍門金商門宜秋門

長安有宣平門覆盎門萬秋門青綺門洛陽有倉龍門金牙門不老門濯龍門 漢宮殿

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門外舊出佳瓜廣陵人邵平為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青門外瓜美故時人謂之東陵瓜廟記曰霸城門亦曰青綺門漢書王莽天鳳三年霸城門災莽更霸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六 四十三 高暉堂

城門曰仁壽門無龍亭（北宮記）
長安城北出東頭第一門曰洛城門又曰高門
漢宮殿疏曰高門長安北門也又名鸛雀臺門
外有漢武承露盤在臺上（上）
洛陽開陽門宿昔有一柱飛來瑯琊開陽縣上
言縣城南一柱飛去光武遂名其門為開陽（多天）
（出）

哀帝為董賢起大第於北闕下重五殿洞六門
柱壁皆畫雲氣花繭山靈水怪或衣以綈錦或
飾以金玉南門三重署曰南中門南上門南更
門東西各三門隨方面題署亦如之樓閣臺榭
轉相連注山池玩好窮盡雕麗（西京雜記）
王莽天鳳三年十月戊辰王路朱鳥門鳴晝夜
不絕崔發等曰虞帝闢四門通四聰門鳴者明
當修先聖之禮招四方之士也於是令群臣皆
賀所舉士行從朱鳥門入而對策焉
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
立一鄉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成

外人修其門閭刻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
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後漢書）
王濟字士治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
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濟曰吾欲使容長戟
幡旗眾咸笑之濟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
之志（晉書）
銅駝街在洛陽宮南金馬門外人物繁盛俗語
云金馬門外聚群賢銅駝街上集少年（洛陽記）
謝歆金昌亭詩敘曰余尋師來入經吳行達昌

門忽覩斯亭傷而帶河其旁題曰金昌訪之耆
老曰昔朱買臣仕漢還為會稽內史逢其迎吏
逆旅北舍與買臣爭席買臣出其印綬群吏慚
服自裁因事建亭號曰金傷失其字焉耳

廣博物志卷之三十六

隴西董斯張纂

郡人吳夢暘訂

珍寶 金 玉 珠 雜寶 錢 幣帛 附

攻金之工 此下古用金錫多寡之法 築氏執下齊 多錫為下齊築氏為削用錫為多 齊去聲下同 冶氏執上齊 少錫為上齊冶氏為戈戟則用錫為少 鳧氏為聲 鍾鎛之屬 㮚氏為量 升斗之屬 量去聲 段氏為鎛器 錢鎛之屬 桃氏為刃 刃劍之屬 金有六齊 用錫和金其齊有六 六分其金而錫居一 金五分錫一分共六分 謂之鍾鼎之

齊 [illegible] 五分其金而錫居一 金四分錫一分共五分 謂之斧斤之齊 [illegible] 四分其金而錫居一 金三分錫一分共四分 謂之戈戟之齊 戈戟皆用以擊刺宜其堅[illegible]比之斧斤則錫為多也 三分其金而錫居一 金二分錫一分共三分 謂之大刃之齊 大刃[illegible] 五分其金而錫居二 金三分錫二分共五分 謂之削殺矢之齊 削書刀也[illegible] 金錫半 金一半錫一半 謂之鑒燧之齊 鑒取水[illegible]燧取火[illegible]以上二齊皆下齊也

山多金玉者 招搖 堂庭 亮光 俱父 句餘 侯句 洵山 丹穴 禱過 會稽 句(?)崇 皇人 薰吳 槐江 符陽 天山 翼望 灌谷 英鞮 中曲 敦頭 梁渠 洹山 敦題 大行 龍侯 馬成 陽山 發丸 丘門 蠱尾 彭毗 泰頭 鵠尺 泹洳 少山 敦與 柘山 維龍 泰威 乾山 蔥聾 山栒 狀獨 山泰 山嶧 皋姑 逢維 氏鳧 麗尸 胡踇 閼劍 山發 視豪 山鮮 山蔓 渠敖 岸宜 蘇鹿 蹄白 邊縞 羝斐 涿長 石橐 山陽 華大 苦宜 諸岐 山靈

山岷 山隅 陽句 檷熊 山首 陽嬰 山倚 帝嫗 山杳 山雲 山風 伯暴 山即 公真 陵 十山無註

山多金者 杻陽 雞山 暴塗 中皇 陽虛 瞻諸 宋山 役山 禹山 風雨 葛山 湧石 復州 前山 瑤碧 堇理 高前 雅山 章山 大支 歷石 篇遇 夫夫 洞庭 堯山 仁舉

山多銅者 松果 潘侯 軒轅 櫃谷 鼓鐙 昆吾 蠱尾 玉山 陽帝 榮余

山多銅鐵者 符禺 英山 淩山 丙山

山多錫者嬰侯服山
山多金鐵者有龍首泰冒西皇荊山岐山鮮山求
山
山多鐵者竹山鳥山孟山號山泰威夸父又原
乘牀風伯 並上
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銅金
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
管子
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洿珠起

於赤野之末光 上
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
有玉英土地各以其類生 淮南子
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埃天五百歲生黃埃黃
埃五百歲生黃澒黃澒五百歲生黃金 中央土數五故五百歲而一化也
黃金千歲生黃龍黃龍入藏生黃
泉黃泉之埃上為黃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
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於黃海偏土之氣
御乎清天清天八百歲生青曾青曾八百歲生
青澒八百歲生青金青金八百歲生青龍
東方木色青其數八故八百歲而一化 青龍入藏生清泉清泉之
埃上為青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
下流水就通而合於青海壯土之氣御於赤天
赤天七百歲生赤丹赤丹七百歲生赤澒赤澒
七百歲生赤金 南方火其色赤其數七故七百歲而一化 赤金千歲
生赤龍赤龍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為赤雲
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
而合於赤海弱土之氣御於白天白天九百歲

生白礜白礜九百歲生白澒白澒九百歲生白
金 西方金色白其數九故九百歲而一化 白金千歲生白龍白龍
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為白雲陰陽相薄為
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於白海
牝土之氣御於玄天玄天六百歲生玄砥玄砥
六百歲生玄澒玄澒六百歲生玄金 北方水其色黑其數六故六百歲而一化
玄金千歲生玄龍玄龍入藏生玄泉
玄泉之埃上為玄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
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於玄海 上

玉經曰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又曰服
玄真者其命不極玄真者玉之別名也

玄目稱婦人若金玉也

銀但不及金玉耳可以地仙也服之法以麥漿
化之亦可以朱草酒餌之亦可以龍膏鍊之

黃金之氣爲火白金之氣爲雄雞銅鐵爲胡人
銅器之精爲馬美玉之氣爲美女藏燭金至百
斤以上其精爲羊

玉精爲白虎金精爲車馬銅精爲僮奴鉛精爲

老婦

夫寶物在城郭丘墟之中樹木爲之變視樹造
有折枝是其候也視折枝所向寶在其方凡有
金寶常變作蛇虵見此輩便脫其履若衣以擲
之若擲之即得凡藏寶忘不知處以大銅槃盛
水着所疑地行照之見人影者物在下也

視屋上瓦獨無霜其下有寶藏

山下有銀上必產蔥下有黃金上必產薤下有
銅錫上必產莔草埜黃秀下有藏銅山有鉛銀

上多素霧

黃金之精名石嗚狀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
白鼠以昏時見於丘陵之間視所出入中有金

絕水有金者精名侯伯狀如人長五尺五綵衣

金勝國平盜賊四夷賓服則出

金人王者有盛德則游後池

金車王者至孝則出

金牛瑞器也王者土地開闢則金牛至

殷得金德銀自山溢

君乘金而黃則黃銀見

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爲非則銀甕出

黃金辟鬼金剛石辟惡毋清泥珠止濁水珠發
泉金蠶珠於石中可集泉布紫錸珠可以馮河

金之優者名曰紫磨猶人之有聖也

夫金之性一也以五月丙午日中鑄爲陽燧以十一月壬子夜半鑄爲陰燧 言丙午日鑄爲陽燧可取火壬子夜鑄爲陰燧可取水也 搜神記

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膚燭摘青燭澤 淮南子

金禁也氣剛毅能禁制物也 釋名

禁以守之 晉書

林邑國有山赤色其中生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 梁書

蘭倉水有金沙越人收以爲黃金又有光珠穴出光珠又有琥珀珊瑚黃白青珠也 水經注

無雷國出銀 西域傳

桂陽郡有銀井鑿之轉深漢有村人焦先於井道見三老人備身皓白云逐我太苦令往他所先知是怪以刀斫之三翁各以杖受刀忽不見視其斷杖是銀其井後遂不生銀也 述異記

方丈山有池方百里水淺可涉泥色若金而味辛以泥爲器可作舟矢百鍊可爲金色青照鬼魅猶如石鏡魑魅不能藏形矣 拾遺記

岱輿山南有平沙千里色如金若粉屑靡靡常流鳥獸行則沒足風吹沙起若霧亦名金霧亦曰金塵沙著樹粲然如黃金塗矣和之以泥塗僊宮則晃昱明粲也 上

南康郡郡縣西沿江有石室名夢口穴常有船人遇一人通身黃衣擔兩籠黃瓜求寄載過至崖下此人唾盤上徑下崖直入石穴中船主初甚忿之見其人入石始知異視盤上唾悉是金矣 述異記

金曾在丘塚及爲鐵釧溲器陶隱居謂之鑠令不可合煉

炎帝採峻鍰之銅以爲器峻鍰山名也下有金井白氣冠其上人升拼其閒雷霆之聲在於地下井中之金柔弱可以緘縢也 拾遺記

天子大朝於黃之山乃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珤器曰天子之珤玉果璿珠燭銀黃金之膏天子之珤萬金□珤百金士之珤五十金庶人之珤十金 穆天子傳

顏斯由吾事聞于路我之後學以非罪執于路

請以金贖焉（見前）

范蠡乘輕舟浮五湖越王以良金寫范蠡狀而朝禮之（國語）

齊人有東郭敞者猶多願願有萬金其徒請賙焉不與曰吾將以求封也其徒怒而去之宋曰此無益於愛也故不如與之有翼也（尹文子）

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霸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騶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

使隨而趨諸侯聞之以為不宜故興師而伐之楚王見士民為用之不勸也乃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人聞之振動晝旅而夜亂齊人襲之楚師乃潰懷王逃適秦竟死之西河為天下笑（賈子）

蜀王獵於褒谷見秦王以金一笥遺蜀王蜀王報以禮物盡化為土秦王大怒臣下拜賀曰土地也今秦當得蜀矣（蜀王本紀）

齊人走晉燕人爭金於天庭（識金處）（呂氏春秋）

曾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曾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君始善我何故去之曾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逐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為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韓非子）

詛者齊之居士俸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士也（上）

太子日與荊軻之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鼃

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鼃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燕丹子）

浮忻國貢蘭金之泥此金出湯泉盛夏之時水常沸湧有若湯火飛鳥不能過國人常見水邊有人冶此金為器金狀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鑄其金變白有光如銀即銀燭是也常以此泥封諸函匣及諸宮門鬼魅不敢干當漢世上將出征及使絕國多以此泥為璽（拾遺記）

漢建信侯婁敬晚得道居好畤明月山北能種

金其地曰種金平
王莽地皇三年七月戊申遣使者齎璽貴黃金
白鎰銅鐘五枚贈之於句曲三仙也 陶隱居真誥
光武建武七年三月丁巳遣使者吳倫賫金五
十斤獻之於三十金並埋在小茅山上獨高處
埳上有聚石入地三四尺也 上
宣帝河東立廟告祠有一人騎馬持一尺札賜
將作丞曰汝績已成賜金一斤忽不見札變爲
金 六帖故事

芊公積行黃髮不倦而乃墜金雨集 抱朴子
永昌太守鑄黃金之蛇獻之梁冀益州刺史和
爲發其事
郭況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四百餘
人以黃金爲器工冶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
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鑄鍛之聲盛也庭中起
高閣長廡置衡石於其上以稱量珠玉也閣下
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
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里語曰

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月晝星富無匹其寵者此
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爲瓊廚金穴況小
心畏慎雖居富勢閉門優游未曾干世事爲一
時之智也 拾遺記
王忳字少林廣漢新都人也忳嘗詣京師於空
舍中見一書生疾困謂忳曰我當到洛陽而被
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
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忳即鬻一斤營其
殯葬餘金悉置棺下後歸數年縣署忳大度亭

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
一繡被復墮忳前即言之於縣縣以歸忳忳後
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忳入它舍主人見之
喜曰今禽盜矣問忳所由得馬忳具說其狀并
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
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忳自念有葬書生事
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
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
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

彦文厚遺忳忳辭讓而去（後漢書）
陳翼到藍鄉見道邊有馬傍有一病人呼曰我長安魏公卿鬬儀江樂來遊今病不能前翼迎歸養之病困曰有金十餅素二十疋死則賣以殯斂餘謝主人既死翼賣素買棺及衣衾以金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馬告吏捕翼翼具言之棺下得金長公叩頭謝以金十餅投其門中翼送長安還之翼後為滎陽尉號滎陽金尉（廬江七賢傳）

永昌太守鑄黃金為蛇獻梁冀益州刺史种暠發其事（張璠漢記）
雷義字次公初為郡功曹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葺理屋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得復還義乃以付縣曹（後漢書）
黃向字文章為性廉潔常步行於路中得金[illegible]一囊可值二百餘萬募求得其主還之（謝承後漢書）
仲理居無終山中自合神丹作黃金五十斤救萬民（神仙傳）
漢桓帝於宮中鑄黃金浮圖老子像覆以百寶華蓋身奉祀之由是百姓向化事佛漸盛世人以金銀作佛像自此而始（釋鑑）
孫亮吳主權之子也作金螭屏風鏤作瑞應圖一百二十種祥物（中華古今注）
揚州有王金瑞像者吳孫晧時後園所掘晧使置穢處以為笑樂俄得腫疾隱處尤甚太史占曰犯大神也晧謝之有閒因爾信佛（法苑珠林）

車縱續昌於鼓樓山一日行樂次得金於智井中求其上不獲因集貧民百餘人於石室分與之至今其地有分金洞（名勝志）
晉義熙中新野黃舒耕田得一船金卜者云三年勿泄長守富也舒不能遂成土壤
晉康帝建元中有漁父垂釣得一金鎖引鎖盡見金牛急挽出牛斷猶得鎖長二尺（異苑）
南康雩都縣沿江西出去縣三里名夢口有穴狀如石室舊傳常有神雞色如好金出此穴中

有異迴翔長鳴須臾復見之輒飛入穴中因號此石爲金雞石 輿地記

宋沙門法稱臨終曰有松山人告我江東劉將軍應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一餅金爲信宋祖聞之命僧惠義往松山夢有一長鬚翁指示及覺分明憶所在掘而得之 宋作記

佛圖澄死所持金細杖內棺中後開棺視之唯見金杖 三石遺事

晉陵有金鐸之瑞郭璞云必致中興 王隱晉書

東晉廬山文殊師利菩薩像者昔有晉名臣陶侃字士行建旗南海有漁人每夕見海濱光因以白侃遣尋俄見金像凌波而趣船側檢其銘勒乃阿育王所造文殊師利菩薩像也昔傳云育王既統此洲學鬼王制獄酷毒尤甚文殊現處鑊中火熾水清生青蓮華王心感悟卽日毁獄造八萬四千塔建立形像其數亦備此其一也初侃未能深信因果既嘉此瑞遂大尊重乃送武昌寒溪寺後遷荊州故遣迎上像初任縣數人可舉今加以壯夫數十確不移處後更足以十夕端正將投俾得上船船復即沒使且閣侃聽還本寺兩人便起沙門慧遠敬伏威儀迎入廬山而了無艱阻斯卽聖靈感降惟其人乎故諺曰陶惟劒維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何遙遙是也 法苑珠林

明帝頗好儉約欲鑄壞大官元日上壽酒銀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蕭穎冑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爲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冑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慚 齊書

宋尼釋慧玉長安人也行業勤修經戒通備嘗於長安薛尚書寺見紅白光十餘日中至四月八日六重寺沙門來遊此寺於光處得彌勒金像高一尺餘慧玉後南渡樊鄧住江陵靈收寺元嘉十四年十月夜見寺東樹有紫光燭起暉映一林以告同學妙光等而悉弗之見也二十餘日玉常見焉後寺主釋法弘將於樹下營築

彌其仰首候閒得金坐像亦高尺許也 [illegible]
廢帝王續之子應不惠王鑾至庫內閱珍物見
金鋌問左右曰此可食不 [illegible]
吉士瞻字梁容仍士瞻爲荊府城局參軍浚萬
人伎庫防池得一金革鉤隱起鏤甚精巧篆文
曰錫爵金鉤且公且侯士瞻數見侯許兒女女
竊以與許詳喜佩之及是革命詳果封侯而士
瞻不錫茅土 [illegible]
北齊後主武平初邑王氏與同邑人李家爲婚

載羊酒欲就親家宴會行不過三里日沒漸暗
見前五十步外有赤物大如升若流星曳影前
來着車輪牛即不動見者並怖其妻遂下車向
而再拜張裙引之便入裙下歸卓置家觀之乃
真金遂盛於庫櫃每至良辰植以香火祈恩後
四方異貨畢集其家田疇每年百倍至於其庭
生一桑樹枝葉異於衆木數年之間遍滿一院
奇禽異鳥莫不棲集其家大富將三十年王氏
妻以老病終後沒朝有白鳥似鷺飛至桑樹側

叫鳴久之墮地而死日午後忽大流風激天
南來旋繞此樹跋其枝柯如插篦之形不經十
日奴婢逃走首尾相繼家資器盡及開櫃取金
唯見蛇炭殘骨草之餘耳 廣古今五行記
齊有甄彬者有器業嘗以一束苧於荊州長沙
西庫質錢後贖苧於束中得金五兩以手巾裹
之彬得金送還西庫道人大驚曰近有人以金
質錢時忽遽不記錄檀越乃能見歸恐古今未
之有也輒以金之半仰酬往復十餘堅然不受

因詠曰五月披羊裘負薪豈拾遺者也彬後爲
郫令將行辭太祖時同列五人上誡以廉愼至
於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誡也
南史
北齊李稚廉兒時家人以金寶授之擲之於地
州牧以其稚而廉故名稚廉 北史
洛陽大統寺南有三公令史高顯洛宅每于
夜見赤光行於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所掘地
丈餘得黃金百斤銘云蘇秦家金得者爲吾造

功德洛遂造招福寺世又謂此地蘇秦舊時宅當時元義秉政聞其得金就洛索之以二十斤與之衆蘇秦時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起寺或是碑銘之類頌其績也 洛陽伽藍記

隋邢州沙河縣寺四面佛者隋祖時有人入山見僧守護此佛銅身高三尺餘便請遂許失僧所在諸處聞之競來引挽都不得起唯沙河寺僧引之隨手至寺後入寺側獲金一塊上二鳥形銘云擬度四面佛因度之像身上都是鳥形

後忽失之于寺側澄中數有光現尋乃流出隋後主聞遣工冶鑄擬之卒不成經二百餘日乃成終有缺少遂罷 法苑珠林

林邑王陽邁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藉之其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者爲陽邁中國所云紫磨者因以爲名 宋書

朝鮮國都中有兄弟二人偕行弟得黄金二錠以其一與兄至楊花渡同舟以濟忽投金于水曰吾平日愛兄甚篤今而分金忽萌忌兄之心此乃不祥之物不若投諸江忘之投金於水兄
中記

昔有大家收穀千斛埋著地中前至春溫開窖取積了不見穀而有一蟲大如牛皆無有手足亦無頭目主人大小莫不怪之出著平地即問汝是何等終無可道便以鐵鋌刺一處蟲即語曰欲知我者持我著大道傍自當有名我者子是衆者道邊三日之中無能名者次有數百人乘黄馬車衣服侍從皆黄駐車而呼穀賊汝爲

何在是問答曰吾食人穀故持我著此語極久便辭別去主人問穀賊向者是誰也答言是金寶之精居在此西三百餘步大樹下有百石甕滿中金主人即將數十人往掘即得甕金家室歘富雄於將歸叩頭向穀賊云今日得金是大神恩寧可留神共歸更設供養穀賊曰前食君穀不語姓字者欲令君得是金報今當轉行稱於天下不得復住言竟忽然不見 譬喻經

阿耆泥水中先有金鑛前有國王將人取之

匱已出泥人象挽之不動夜神告曰此是慈氏佛冠在中後彌勒下生擬著不可得也 西域傳

昔拘留沙國有惡生王詣園堂上見一金猶從東北角入西南角王時見已即遣人掘得一銅盆盆受三斛滿中金錢漸漸深掘復得一盆如是次第得三重盆各受三斛悉滿金錢轉復傍掘經於五里步步之中盡得銅瓮皆滿金錢王雖得錢怖不敢用怪其所以即詣尊者迦旃延所說其因緣尊者荅王此王宿因所獲福報但

用無苦王即請問往昔因緣尊者荅王乃王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般涅槃後遺法之中有諸比丘四衢道頭施座置鉢在上教化而作是言誰有人能舉財著此堅牢藏中若入此藏王賊水火所不能奪時有貧人先因賣薪得錢三文見僧教化歡喜布施即以此錢置著鉢中發願而去去家五里步步歡喜到門欲入復遥向僧至心頂禮發願而入時貧人者今王身是 法苑珠林

勝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其化如神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藏布帛 管子

以玉效德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道腒如竊膏之理謂之德湛而潤厚而膠謂之性康若樂流謂之神光輝謂之明礐乎堅哉謂之命此之謂六理 新書

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劌有瑕

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劌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於外者君子比情焉 說苑

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 韓詩外傳

昔二人評玉一人曰好一人曰醜久不能辯客曰爾來入吾目中則好醜分矣夫玉有定形而

[illegible]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周禮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大喪共含玉

復衣裳角枕角柶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凡褻器若合則共其珠玉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用事如朝覲會同祭祀之類也 設其服飾 王晉

大圭執鎮圭繅藉五彩五就以朝日 春分日拜日于東門外用此圭也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彩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彩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繅皆二彩一就以覜聘四圭有邸以

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圭

以徵守　以恤凶荒
牙璋以起軍旅　以治兵守
璧羨以起度
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　以疏璧琮以斂尸
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
穀圭以和難　以聘女
琬圭以治德　以結好
琰圭以易行　以除慝
大祭祀大旅　凡賓客之事　共其玉器而奉之
大喪共飯玉含玉几玉器出則共奉之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
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
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
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天子用全　上公用龍　侯用瓚　伯用將
繼子男執皮帛
天子圭中必
四圭尺有二寸以禮天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
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
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
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
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
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
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
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
穀圭

寸天子以聘女（[illegible]）大璋中璋九寸（[illegible]）邊璋七寸（[illegible]）射四寸（[illegible]）厚寸（[illegible]）黃金勺（[illegible]）青金外（以青金飾其外）朱中（[illegible]）鼻寸（[illegible]）衡四寸（[illegible]）有繅（[illegible]）天子以巡守（天子巡守……[illegible]）宗祝以前馬（宗祝……[illegible]）大璋亦如之（[illegible]）諸侯以聘女（[illegible]）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illegible]）牙璋

中璋七寸（[illegible]）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illegible]）駔琮五寸（[illegible]）宗后以為權（[illegible]）大琮十有二寸（[illegible]）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illegible]）宗后守之（[illegible]）駔琮七寸（[illegible]）鼻寸有半寸（[illegible]）天子以為權（[illegible]）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illegible]）瑑琮八寸（[illegible]）諸侯以享夫人（[illegible]）案十有二寸（[illegible]）

棗栗十有二列（[illegible]）諸侯純九（[illegible]）大夫純五（[illegible]）夫人以勞諸侯（[illegible]）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illegible]）

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illegible]）而為之厲禁以守之（[illegible]）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illegible]）巡其禁令（[illegible]）

何謂五瑞謂珪璧琮璜璋也禮曰天子珪尺二寸又曰博三寸剡上寸半厚半寸珪為璋方中圓外曰璧半璧曰璜圓中牙身玄外曰琮禮記王度曰王者有象君之德燥不輕濕不重薄不澆廉不傷疵不掩是以人君寳之天子之純玉尺有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也伯子男俱三玉二石也五玉者各何施蓋以為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信質琮以起土功之事也珪以為信者何珪者兌上象物皆生見於上

也信莫著于作見故以珪爲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潔也上兌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禮順備也在位東方陽見義於上也璧以聘問何璧者方中圓外象地地道安寧而出財物故以璧聘問也方中陰德方也圓外陰繫於陽也陰德盛於內故見象於內位在中央璧之爲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用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也璜所以徵召何璜者半璧位在非方非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

氣始施徵召萬物故以徵召也不象陰何陽始物微未可見璜者橫也質尊之命也陽氣橫於黃泉故曰璜璜之爲言光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命所加莫敢不從陽之所施無不節也璋以發兵何璋半珪位在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不象其陰何陰始起物尚凝未可象也璋之爲言明也賞罰之道使臣之禮當章明也南方之時萬物莫不章故謂之璋琮以起土功發聚衆何琮之爲言

聖也象萬物之宗聚聖也功之所成故以起土功發衆也位西方西方陽收功於內陰出城於外內圓象陽外牙而內湊象聚會也故謂之琮后夫人之財也五玉所施非一不可勝條畧舉大者也合符信者謂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諸侯執珪以覲天子瑁之爲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故覲禮曰侯氏執圭升堂尚書大傳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又曰諸侯執所受圭與璧朝于天子無過者復得其珪以歸其拜

有過者留其圭能正行者復還其圭三年圭不復少紬以爵圭所以還何以爲琮信瑞也璧所以留者以財幣盡輒更造何以言之禮曰圭造尺八寸有造圭門得造璧也公圭九寸四玉一石何以知不以玉爲四器石持爲也以尚書合言五玉也 白虎通

聘人以珪問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 荀子

於越納姑妹珍共人玄貝 共人吳越之蠻 卜人以丹砂

闕耋　玗琪玉目璧也　南海鮫人目

隋谷玄玉 隋谷之名如元降○圖書

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玉也 初學記

山多玉者嵩丘小華石脆大時騩山申首崦嵫帶山大咸滿侯樂游和山放皋管涔孤岐狂山北嵩渤灌幣開教山景山錫山題首稗山陸山高氏泰始鵹山箕尾超山歷山尸山苑山蔿山嬰梁皷山騩山女几陸郁若山帝囷涿山即谷游戲翠山鮮向 山海經

山多銅玉者鈴山小次求如渾夕縣雍諸餘鉤吾成山白馬楠山

羚次之山多嬰垣之玉

丹林之水其中多璇玉

峚山 山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歲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黃帝乃取峚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瑾瑜之玉為良堅粟精密濁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前上

西王母上槃有赤河絳璧 漢武帝內傳

西王母云昌城玉蕊夜山出火玉

岱輿山西有玉山其石五色而輕或似履舄之狀光澤可愛有類人工其黑色者為勝眾僊所用焉 拾遺記

山有玉者木傷枝下垂謂之寶苗

瓔楚玉也瑻六寸光自照璠璵魯玉也瑂齊玉也琳齊玉也瓊赤玉也璐碧玉也瑎黑玉也璧

玄玉也玭紫玉也瑍玉半白半赤也 廣雅

珠生于南海玉出於須彌 管子

玉之精名曰委然如美女衣青衣見之以桃戈刺之而呼其名則得之 白澤圖 一作岱委

紫青金根經曰有青精玉璽

太清中經曰有天一八極璽

寶山元錄曰有流金風璽

玉可以烏米酒及地榆酒化之為水亦可以葱漿消之為飴亦可餌之為丸亦可燒之為粉 抱

得于闐國白玉尤善其次有南陽徐善亭部界中玉及日南盧容水中玉亦佳赤松子以玄蟲血漬玉爲水而服之故能乘煙上下也 上

封禪壇南有玉盤盤中有玉龜 通典

玉雞王者至孝則至 宋書

璧琉離王者不隱過則至

玉英五常並修則見

玄圭水泉流通四海會同則出

延嬉王者孝道行則至

碧石者玩好之物棄則至

玉甕者不汲而滿王者清廉則出 同上

王者不藏金玉則黄銀紫玉見 符瑞志

玉馬者瑞器也王者清明篤賢則至 孫氏瑞應圖

王者不藏金玉則紫玉見之深山服飾不踰祭服則玉英出 瑞應圖

玉龜者飾騎時出河東之涯爲聖圖出河孫錄識昔

炎帝時有石璘之玉號曰夜光以暗投水浮而不滅 拾遺記

帝堯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濱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又獲金璧之瑞文字炳列記天地造化之始 上

舜漁於澤聞水中有聲若雷見一玉牌浮出水面取視之其文曰受而禪惟汝彥因名其澤曰雷 瑞應圖

舜四十二年玄都氏來朝貢寶玉 竹書紀年

禹開宛委山得赤珪如日碧珪如月長一尺二寸

奚祿山壞天錫玉玦于羿遂殘其身

天乙在亳諸鄰國襁負歸德東觀于洛習禮堯壇降三分沉璧退立榮光不起黄魚雙躍出濟於壇黑烏以雄隨魚亦止化爲黑玉勒曰玄精天乙受神福伐桀克三年天下悉合 尚書中候 ○宋志云

周有玉版時令服爲紫之文王不與費仲來求

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韓子）

武王伐紂樵夫牧豎探高鳥之巢得玉環文曰水德將滅木祚方盛（拾遺記）

武王馳射商師大崩帝辛登廩臺取天知玉琰及庶玉衣身以自焚厥于貞鍇天知琰在火中不銷（周書）

天子渴於沙衍求飲未至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青血以飲天子天子美之乃賜奔戎佩玉一雙奔戎再拜稽首（穆天子傳）

舂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所謂縣圃天子於是得玉策枝斯之英（尹子曰玉之精華也尸子曰龍泉有玉英）

重𨞦氏之所守曰枝斯璿瑰㻬瑤琅玕玪䃔玗琪𤣗尾凡好石之器於是出（穆上）

周穆王時胡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盃盃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盃於中庭以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滿于盃中也（十洲記）

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左傳）

左傳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之河上陰不佞拘得玉若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周敬王[illegible]）

孫君諱饒字叔敖期思人也乘馬三年不別牝牡沒齒無分銖之動破玉玦不以寶遺子孫（孫叔碑）

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illegible]）

顏淵之簞瓢則勝慶封玉盃何者德行高遠能絕殊也（王逸子）

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揉劒斬蛟蛟死波休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因毀而去

示無慊意 水經注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于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

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我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 左傳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于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珮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于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說苑

鄭人之取玉也載必南之車爲其不惑也 鬼谷子

古樂録載卞和獻楚玉王使樂正子視之以爲石也而非和是此樂正子即所謂下堂而傷其

足三月不出猶有憂色者也 宛委餘編
楚昭王得卞和之璧使大夫明光奉璧於趙羊由青知趙無反璧乃讒之于王曰明光常背楚用趙反還昭王果怒之明光作曲以自明焉 從[illegible]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瑕得千鎰焉 韓非子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吏皆恐懼以為君神

明也 上
始皇元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詭怪群物之象刻玉為百獸之形毛髮宛若真矣皆銘以臆前記以日月工人以指畫地長百丈直如繩墨方寸之內畫以四瀆五嶽列國之圖又畫為龍鳳騫翥若飛皆不可點睛或點之必飛走也始皇嗟曰刻畫之形何得飛走使以淳漆各點兩玉虎一眼睛旬日則失之不知所在山澤之人云見二白虎各無一目相隨而行毛色相似異於常見者明年西方獻兩白虎各無一目始皇發檻視之疑是前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胸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 拾遺記
真常山北垂洞宮口直山嶺南行二百步有秦始皇埋藏白璧兩雙入地七尺上有小磐石在嶺上以覆埳處李斯刻書璧其文曰始皇聖德章平山河巡狩蒼川勒銘素璧若掘即可得始皇所役山川皆祀以玉璧不但向曲而已 蜀後[illegible]

洛陽公華水作漿無以給過者公補屩不取其直天神化為書生問公何以不種菜曰無種即遺數升公種之化為白璧餘俱為錢遂得以娶婦 孝子傳
董偃常臥延清之室以畫石為床文如錦石體甚輕出郅支國上設紫琉璃帳火齊屏風列靈麻之燭以紫玉為盤如屈龍皆用雜寶飾之又以玉精為盤貯冰于膝前玉精與冰同其潔徹侍者謂冰之無盤必融濕席乃合玉盤拂之落

階下水上俱碎但以為樂此玉精千塗門所貢
也 拾遺記

王方平有十二玉壺 仙

鍾離意為魯相省視孔子授經堂男子張伯剗
草階下土中得璧七枚懷藏其一以六白意意
曰瓮中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發吾笥
鍾離意璧有七張伯取其一意召問之伯叩頭
出之 後漢書

朱暉字文季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

月朔日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為
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求璧不可得
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紿之曰我數聞璧
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
奉之主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
求更以它璧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
孰與藺相如上

明帝詔曰馮魴以忠孝出入八年數進忠言正
諫賜以玉玦 東觀漢記

桓帝時光祿勳吏舍壁下有青氣視之得玉鉤
玦各一鉤長七寸二分周五寸四分身中皆雕
鏤此青祥也玉金類也七寸二分商數也五寸
四分徵數也商為臣徵為事蓋為人臣引決事
者不肅將有禍也是年梁冀秉政後四歲梁氏
誅滅 後漢書

漢末喪亂無玉珮侍中王粲識舊珮始作之今
玉珮受法于粲 摯虞決疑注[illegible]孝明帝作實陵之因以守天地

關羽上玉璽牋云璽潛漢水伏于淵泉暉景燭

曜靈光徹天

道君異常以玉醴與有人服之目旬日而愈 [illegible]

孫文臺獲青玉馬鞍其光照于衢路 中華古今注

東瀛公騰自并州遷鎮鄴行次真定時久積雪
而當門前方數丈不消釋騰怪而掘之得玉馬
高尺許口齒缺騰以馬者國姓上送之以為瑞
然馬無齒則不得食妖祥之兆衰亡之徵是後
騰為汲桑所殺而天下遂亂 晉書

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于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云皇亾皇亾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酉小衰困囂喪嗚呼嗚呼赤帝會劉其盡乎羣臣咸賀以爲勒滅之徵劉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以終爲奉瑞大夫

石季倫愛婢名翔風魏末于胡中得之年以姿態見美妙別玉聲巧觀金色石氏之富方比王家珍寶奇異視如瓦礫皆殊方異國所得莫有辯識其出處者乃使翔風別其聲色悉知其處

言西方北方玉聲沉重而性温潤佩服者益人性靈東方南方玉聲輕潔而性清涼佩服者利人精神常擇美容姿相類者十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視不相分別常侍于側使翔風調玉以付工人爲倒龍之佩縈金爲鳳冠之釵結袖繞楹而舞晝夜相接謂之恒舞欲有所召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金色豔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也　拾遺記

江嚴於富春縣清泉山遥見一美女紫衣而歌嚴就之數十歲女遂隱唯見所據石如此數四乃得一紫玉廣一尺又邢浪于九田山見鳥狀如雉色赤鳴如吹笙射之中即入穴浪遂鑿石得一赤玉如鳥形狀也　列異傳

宋順帝昇明中荊州刺史沈攸之廄中群馬輒蹀蹋驚嘶如似見物攸之令人伺之見一白駒以絲繩繫腹直從外來圍者具言攸之使人夜伏櫪邊候之俄而見白駒來忽然復去視廄門猶閉計其蹤跡直入閤內時人見者咸謂爲怪

檢內人唯愛妾爲月華臂上一玉馬以絳絲繩穿之至夜輒脫置枕邊至夜有時失去曉時則還試取看之見蹄下有泥後攸之敗不知所在　宋室志

高祖受禪之日滎陽郡人尹午於嵩山東南隅見天雨石墜地石開有玉璽在其中璽方三寸文曰武丁之人與道俱肅然入草應天符掃平河洛清魏都又曰皇帝運興于奉璽以獻　南齊書

寧蜀廣漢郡田於門所見瑞忽見白光竄尋無

物乃共發視獲玉璽一鈕方八分上有紐文
曰帝真
曲阿縣民黄慶宅左有園圃東南廣袤四丈每
種菜輙鮮異雖加耘拔隨復更生夜中恒有白
光皎質屬大狀似縣絹私疑非常請師卜候道
士傅德占使掘之深三尺獲玉印一鈕文曰長
承萬福
冠軍將軍周普孫于石頭北廟將室見地有異
光照城堞往獲玉璽一鈕方七分文曰明玄君

王十八又蘭陵民於宅生于六合獲金璽一鈕文曰年子主
齊高帝身不御精細之物主衣中有玉介導以
長後奢之源命打破之南史
司徒竟陵王文宣王幼含勝慧結志隆云誠懋
懇徵亟發靈應以永明七年二月八日于西第
在內堂法會見佛從東來威容顯曜文宣望身
頂禮因而侍立自覺已冠鼓及趺踝佛俛而微
笑俛而咳唾自如凝雪以手承捧變為玉稍法苑
珠林

梁大同八年戍主楊光欣獲玉龍一枚長一尺
二寸高五寸雕鏤精妙不似人作腹中容斗餘
頸亦空曲置水中令人瀉倒之水從口出出聲
如琴瑟水盡乃止雜俎
扶桑國貢觀日玉大如鏡方圓尺餘明徹如琉
璃映日以視見日中宮殿皎然分明[illegible]公記
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勑召祖瑩與
黄門侍郎李琰之辨之瑩曰此是于闐國王晉
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

稱為博物北史
崔珽為光州刺史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
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
有光彩藏之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政今願奉
之珽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為寶遣船隨
取光潤果然竟不肯受乃表送闕
後魏太武太延元年有部婦人持方寸玉印詣
潞縣侯孫家既而亡去莫知所在印有三字為
龍鳥之形要妙奇巧不類人跡文曰旱疫平

建平二年富門照千苑內獲方寸玉印其文曰子孫長宜 詩史

隋卒州刺史內陽公洛肯所居堂礎忽變為玉肯謂為善徵也設齋慶之釋靈裕云斯琉璃耳宜慎之戒之可禳之以福肯不從其日後兩說起逆事有相祿乃流之逆名進傳殿矣 北史

明月珠下者不過有珠之光則明月

地珠下者不以明為寶則生珠

極柚紛蕤以成絳錦之幅斜紛結網以銜明月之珠 新論

真珠徑一寸以上可服服之可以長久酪漿漬之皆化如水銀亦可以浮石水蜂窠化之包彤與合分可引長三四尺丸服之絕穀 抱朴子

大秦國出大珠如酸棗 廣志

眞旗州上多明珠雜寶 林邑記

木難金翅鳥口結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上人珍之 南越志

咸勒國去長安九千里在日南人長七尺被髮至踵乘犀象之車乘象入海底取寶宿于鮫人之舍得淚珠則鮫所泣之珠也亦曰泣珠 述異記

凡珠有龍珠龍所吐者蛇珠蛇所吐者南海俗諺云蛇珠千枚不及玫瑰言蛇珠賤也

越人諺云種千畝木奴不如

永昌郡博南縣有光珠穴出光珠珠有黃珠白珠青珠碧珠 華陽國志

佛言此如意珠是摩竭大魚腦中出魚身長二

十八萬里此珠名曰金剛堅也有第一力耐使一切被毒之人見悉消滅又見光觸身亦復消毒第二力者熱病之人見則除愈光觸其身亦復得差第三力者人有怨嫉百千怨家捉此珠者悉得親善諸天一爪甲價直一閻浮提人物 藏經

有至圓珠置地終日不停有石珠鑄石為珠一名朝珠 郭義恭廣志

瑞珠之次有八珠水珠之次為滑珠滑珠之次

為碧砢珠碧砢珠之次為官雨珠官雨珠之次
為稅珠稅珠之次為蔥符珠焉上
玄女授帝五龍之印九明之珠漢帝內傳
舜攝天子有援耳貫胸之民來獻珠金樓子
力珠如龍大含之多力可以挽象尾使之倒行
倒累得一顆于寗封能伏虎豹致龍嘗提虎尾
立千雉之城懸虎怒聲聞數里丁龍稽聞
武王入殷歸瑤臺之珠太公六韜
西王母獻穆王以雲潭之珠又名邾崙稅有人

病在心則東向含之肝非臂西肺則俯身向地
脾則南也無不應時愈述異記
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
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
釋之韓非子○張丑事同不重錄
孔子得九曲珠欲穿不得遇二女教以塗脂于
線使蟻通焉小說
子華之門徒指河曲之隈戲謂商丘開曰彼中
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泳之既出果得珠列子

昭王坐握日之臺時有黑鳥白頭集王之所銜
洞光之珠圓徑一尺此珠色黑如漆懸照於室
內百神不能隱其精靈此珠出陰泉之底陰泉
在寒山之北員水之中其水波常圓轉而流也
有黑蚌飛翔來去于五岳之上昔黃帝務成子
游寒山之嶺得黑蚌在高崖之上故知黑蚌能
飛矣至燕昭王時有國獻于昭王王取瑤潭之
水洗其沙泥乃嗟嘆曰自懸日月以來見黑蚌
生珠已八九十遇此蚌千歲一生珠也珠漸輕

細照王常懸此珠當隆暑之月體自輕涼號曰
銷暑招涼之珠也拾遺記
隋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illegible]
始皇至東海海神捧珠獻于帝前今海畔有始
皇受珠臺三齊記
方朔再拜于帝前曰臣東游萬林之野獲九色
鳳雛涔源卅瀨之水赤色西過洞窟得滄淵亂
子靜海遊珠洞冥記
朱仲者會稽人也嘗于會稽市上販珠高后時

下書募三寸珠仲齋三寸珠詣闕上書珠好過
度即賜五百金館元公主復私以七百金從仲
求珠仲獻四寸珠送闕下即去下書會稽徵
聘不知所在景帝時復來獻三寸珠數十枚輒
去不知所之 列仙傳
太初三年起甘泉望風臺臺上得白珠如花一
枝帝以錦蓋覆之如照月矣因名照月珠以賜
董偃盛以琉璃之筐 洞冥記
五鹿充宗贈弘成子衔游之珠一名記時投之

盤中滚滚不定至一時盡暑定少選成子讀書
每以記時不差一過 集錄
真臘夷獻萬年蛤不夜珠光彩皆若月照人亡
妍醜皆美盤帝以蛤賜后以珠賜婕妤后以蛤
粧五成金霞帳帳中常若滿月久之帝謂婕妤
曰吾晝視后不若夜視之美每旦令人忽忽如
失婕妤聞之即以珠號爲枕前不夜珠爲后壽
終不爲后道帝言 飛燕外傳
後漢章帝元和元年明珠出館陶大如李有明

耀二年明月珠出豫章海昏大如雞子圍四寸
八分 列仙傳
昔朱黃祖奉親至孝母病爲天漢開明有一老
公將小兒持箱門道內以兩丸藥賜母服之患
頓息固停宿夜中鏡事上有五色無際琴歌清
好祖往視之坐十帳聚四角及頂上各有一大
珠形如彈丸明彩炫耀 傳
石崇使數十人各含異香行而語笑則口氣從
風而颺又屑沉水之香如塵末布象床上使所

愛者踐之無跡者賜以真珠百琲有跡者節其
飲食令身輕弱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
那得百琲真珠 拾遺記
戴明寶歷朝寵倖家累千金大兒驕淫爲五色
珠簾明寶不能禁 南史
震澤中洞庭山南有洞穴深百餘尺有漁人茅
公舡偶墮洞中旁行升降五十餘里至一龍宮
周廻四五里下有青泥至膝有宮室門闕龍以
氣闔水霏如輕霧晝夜明徹守門小蛟能晝鱗

齒爪拒之不得入公髡在洞數日饑食青泥若粳米旬餘彷彿記得歸路得去爲吳郡守具言其事事聞梁武帝召問杰公公曰此洞穴有四枝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浦北岸一通羅浮兩山間穴谿一通枯桑島東岸蓋東海龍王第七女掌龍王珠藏小龍千數衛護此珠龍畏蠟愛美玉及空青而嗜燕若遣使通信可得寶珠帝聞大喜乃詔有能使者厚賞之有會稽郡鄮縣白水郎庾毗羅請行杰公曰汝五世

祖燒殺鄮縣東海潭之龍百餘頭遂爲龍所害汝門龍之仇也可無行乎毗羅伏實乃止于是合浦郡洛黎縣甌越羅子春兄弟二人上書自言家代與陵水羅水龍爲婚遂祖祔能化惡龍晉簡文帝以臣祖和化龍妻今龍化縣是即臣祖宅也象郡石龍朋種離化臣祖化之今石龍縣是也東海南天台湘州彭蠡銅鼓石頭寺識水大龍皆識臣宗祖亦知臣是其子孫請通帝命杰公曰汝家制龍石尚在否答曰在蓮齋

至都試取觀之公曰汝此石能制微風召雨戎虜之龍不能制海王珠藏之龍又問曰汝有西海龍腦香否曰無公曰奈之何御龍帝曰事不諧矣公曰西海大船求龍腦香可得昔桐栢真人教楊羲許謐等容菜龍各賜制龍石十斤今亦應在請訪之帝敕命求之于茅山華陽隱居陶弘景得石兩片公曰是矣帝敕王工以于闐舒河中美玉造小函二以桐木灰發其光未宜州空青汰取其精者用海魚膠膠之成二缶火

堅之龍腦香等亦稱是杰公曰以蠟塗子春等身及衣佩乃齎燒燕五百枚入洞穴至龍宮守門小蛟聞蠟氣俯伏不敢動乃以燒燕百事賂之令其通聞以其上上者獻龍女龍女食之大嘉又上玉函青缶具陳帝旨洞中有千餘歲能變化出入人間之龍善譯時俗之言龍女知帝禮之以大珠三小珠七雜珠一石以報帝命子春乘龍子載珠還國食頃之間便至僕岸巳而子春爲珠帝大喜得聘通靈異獲天人之寶以

珠示杰公杰公曰三珠其一是天帝如意珠之下者其二是驪龍珠之中者七珠二是蟲珠五是海蚌珠人間之上者襍珠是蚌蛤等珠不如火珠之貴帝遍示百僚朝廷咸謂杰公虛誕莫不詰之杰公曰如意珠上上者夜光照四十餘里中者十里下者一里光之所及無風雨雷電水火刀兵諸毒厲驪珠九色上者夜光百步中者十步下者一室光之所及無虵虺蟲豸之毒蟲珠七色而多赤其蟲六足二目當其陷處

有凹如鋑鼻蚌珠五色皆有夜光及數尺無瑕者爲之上有瑕者爲下蚌珠生于蚌腹與月盈虧虵珠所致隋侯噲參即其事也又問虵鶴之辯對曰使其自適帝命杰公記虵鶴二珠以十餘襍珠散于殿前取大黃虵玄鶴各十數處布珠中間于是鶴啣其珠鳴舞徘徊虵啣其珠盤屈宛轉群公觀者莫不歎服帝復出如意龍蟲等珠光之遠近七九八數皆如杰公之言于夺在龍宮得食如花如藥如骨如飴食之香美齊食至京師得人間風日乃堅如石不可咀咽帝令秘府藏之拜子春爲奉車都尉二弟爲奉朝請賜布帛各千疋追訪公能往不爲龍宮所由爲用麻仁油和蠟作照魚衣乃身有蠟氣故也 廣記

元帝母阮脩容曾失一珠元帝時幼竊吞之謂是左右所盜乃炙魚眼以獻之信宿之間珠遂便出帝時一日致此炙魚之報也

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直八百萬

幽州總管陰壽白后帝之后曰當今戎狄屢侵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僚聞之畢賀后雅性儉約帝常合止利藥須胡粉一兩宮內不用求之竟不得

隋煬帝南幸時陰雲驟作俄而氷電忽降擊龍舟之盖既晴上思雹處世基請令宮女撒珠璣於舟中以應雹聲又拋龍腦于錦帆之上以象霰雪 開河記

昔婆竭羅龍王女年始八歲有一寶珠價

值三千大千世界特以上佛佛即受之忽然之
間變成男子具菩薩行即往南方無垢世界坐
寶蓮華成等正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普爲十
方一切衆生演說妙法法華經
佛在世時告天帝釋言汝施我真珠幷天工匠
又告天魔汝施我七寶又告娑竭龍王汝施我
摩尼珠帝釋天龍等即奉珠寶于三七日中並
集戒壇所造作珠塔用七寶莊嚴上安摩尼珠
以佛神力故于三七日中一時皆成合得八百

億真珠七寶塔以盛如來袈裟缽法苑珠林
明月摩尼珠多在龍腦中有福衆生自然得之
亦名如意珠常出一切寶物衣服飲食隨意皆
得得此珠者毒不能害火不能燒或是帝釋所
執金剛與修羅鬪時碎落閻浮是變成此珠又
云過去久遠佛舍利法既滅盡變成此珠以爲
利益善信經
佛在世時迦毘羅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
不可稱計其婦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

頭上自然有摩尼珠時父母歡喜因爲立字名
曰寶珠年漸長大見佛出家成阿羅漢果百緣經
有國名歡樂有君王名摩訶檀妻名旃陀生一
子姿容端正世間少雙墮地便語發善願言我
當布施濟益貧窮父母因名大意至年十七爲
衆生故發意入海取月寶珠以濟衆生初入海
中至白銀城龍王與明月珠有二十里寶前行
復至金城龍王與明月珠有四十里寶復前行
至水精城龍王與明月珠此珠有六十里寶復

前行至瑠璃城龍王與明月珠此珠有八十里
寶龍王遂發願言後得道時願我爲弟淨意供
養過于今日令長得智慧大意受珠而去欲還
本國經歷海中諸海神王因共議言我海中雖
多衆珠名寶無有此珠使物海神變處奪取神
化作人與大意相見問言聞卿得奇異之物寧
可借視大意舒手示其四珠海神便搖其手使
珠墮水大意自念王與我言此難保我當得之
今爲此子所奪非還也即語海神曰我自勤苦

經涉險阻得此珠來汝反奪我今不相還我當抒盡海水海神知之問言卿志諦高海深三百三十六萬由旬其廣無涯柰何竭之如日終不墮地如大風不可攬東日尚可墮風尚可攬大海水不可抒令竭也大意笑答之言我自念前後受身生死壞敗積骨過于須彌山其血流過五河尚欲斷生死之根本但此小海何足可抒我昔供養諸佛誓願今我志行勇於道決所向無難當移須彌山竭大海水終不退意使一

心以器抒海水精誠之意四天王來助大意抒水已二于是海中諸神皆大振怖共議言今不還珠者非小故也水盡泥出壞我宮室海神於是便出衆寶以與大意大意不取但欲得我珠終不相置海神知其意盛便出珠還之大意得珠還其本國恣意人施自是以後境界無復餓寒窮乏之者（大意經）

于是元始懸一寶珠大如黍米在空玄之中去地五丈元始登引天眞大神上聖高尊妙行眞人十方無極至眞大神無鞅數衆俱入寶珠之中天人仰看惟見勃勃從珠口中入既入珠口不知所在國人廓散地還平正無復欹陷元始即于寶珠之内說經都竟（度人經）

珊瑚鉤王者恭信則見（宋書）

德至於山陵則出黑丹（孝經援神契）

雞駭犀王者賤難得之物則出（宋書）

吠琉璃出須彌山青色一切寶皆不可破亦非火焰所能鎔惟鬼神有道力者能破之或云是

金翅鳥殼常者常釋寶青色也

視尾上獨無宿者其下有寶藏（抱朴子）

神爐燃德白質用則瓌寶出（天寶遺事）

善寶之中有聖鐵和合之可以辟兵須彌之山有吠琉璃鳥火不能銷金不能破

辟塵蒸而爲琥珀餠蠅之日炙而爲青珠

琥珀一名江珠（古）

頗梨千歲冰所化瑪瑙鬼血所化

佛言大王當知轉輪聖王復有七種名爲輕寶

所有功德少前七寶何等爲七一劍寶二皮寶三牀寶四園寶五屋舍寶六衣寶七足所用寶第一劍寶者輪王所用國內若有逆王命者彼劍寶即從空飛往諸小王見即降伏拜第二皮寶者此海龍王皮出大海中廣五由旬長十由旬體淨鮮潔光曜白日火燒不焦水漬不爛猛風吹不能動體合溫涼能御寒熱隨王去處皮寶亦去所有七衆滿十由旬徧覆其上能作別屋不相妨礙第三牀寶者王所用牀立能平正

柔輭得所若王入禪即入解脫禪定三昧能滅貪嗔癡女人見王坐寶牀者即皆得離貪瞋癡心第四園寶者入彼園時即得定心若王欲受五欲樂時依王所行善業功德諸天界中所有華果池河戲樂之具自然隱沒現于王前第五屋舍寶者王入彼屋欲見日月星宿所有殊異珍玩伎樂屋中悉開即離憂惱一切疲勞于睡眠中極受快樂第六衣寶者王所有衣無如世間絹布絲縷縱廣文章第一柔輭一切塵垢不

能汚染彼寶[illegible]熱[illegible]水火刀等所不能損第七足所用寶者所可踐等若王著者涉水不沒入火不燒踐履遠行百千由旬不[illegible]是名輪王七種[illegible]寶是十善中少分習果功德非正其足十善業道法苑珠林

丹丘之國獻瑪瑙甕以盛甘露帝德所洽被于殊方以露充于廚也瑪瑙石類也南方者爲之勝今善別馬者死則破其腦視之其色如血者則日行萬里能騰空飛腦色黃者日行千里腦色

青者嘶聞數百里腦色黑者入水毛鬣不濡日行五百里腦色白者多力而怒今爲器多用赤色若是人工所制者多不成器亦殊朴拙其國人聽馬鳴則別其腦色丹丘之地有夜叉駒跋之鬼能以赤瑪瑙爲瓶盂及樂器皆精妙輕麗中國人有用者則魑魅不能逢之一說云瑪瑙者言是惡鬼之血凝成此物昔黃帝除蚩尤及四方群凶并諸妖魅塡川滿谷積血成淵聚骨如岳數年中血凝如石骨白如灰膏流成泉故

南方有肥泉之水有白玉之水望之皎皎如霜雪矣又有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至聖之君以爲大瑞丹丘之野多鬼血化爲丹石則碼碯也不可斫削雕琢乃可鑄以爲器也當黃帝時碼碯甕至堯時猶存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謂之寶露以班賜羣臣至舜時露已漸減隨帝世之汙隆時淳則露滿時澆則露竭及乎三代減于陶唐之庭舜遷寶甕于衡山之上故衡山之岳有寶露壇舜於壇下起月館以望夕月

舜南巡至衡山百辟群后皆得露泉之賜時有雲氣生于露壇又還寶甕於零陵之上舜崩甕淪于地下至秦始皇通汨羅之流爲小溪逕從長沙至零陵掘地得赤玉甕可容八斗以應八方之數在舜廟之堂前後人得之不知年月至後漢東方朔識之朔乃作寶甕銘曰寶雲生于露壇祥風起于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鴻如縈帶三壺則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壺則方丈也二曰蓬壺則蓬萊也三曰瀛壺則瀛洲也形如壺器此三山上廣中狹下方皆如工制猶華山之似削成八鴻者八方之名鴻大也登月館以望四海三山皆如聚米縈帶者矣　拾遺記

東侯爲潘妃作琥珀釧一隻直七十萬　南齊書

光武時南海獻珊瑚婦人帝命植于殿前謂之女珊瑚一旦柯葉盛茂至靈帝時樹死　述異記

鬱林郡有珊瑚市　上

大貝王者不貪財寶則出　宋書

邽山濛水多黃貝　山海經

堯懸貝殼于塢宮　瑯嬛記

貝至徑尺則寶也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朱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朱明目綬消氣障霞伏蛆蟲黑白各半曰伏貝使人寡慾無以近婦人黃脣點齒有赤駮曰濯貝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赤帶通脊曰𧴩貝使胎消勿以近孕婦赤幟內殻赤絡曰慧貝使人健忘赤身青脣曰醬貝使童子愚女人淫脊上有縷句脣曰碧貝使童子

鉅赤中國戶發貝使人志焉
睢延得大貝于呂陽琨泉為五寶璜器也（上）
穆王得大紫貝懸其殻于昭陽視以消惡穢（上）
自太昊以來則有錢矣太昊氏高陽氏謂之金
有熊氏高辛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商周謂
之布齊莒謂之刀
軒轅臣伯陵始造錢刀夏禹始用龜貝銀玉之
貨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卆五　高暉堂

軒轅造錢而無文周景公改鑄大錢始為有文
公孫述始鑄鐵錢魏武帝始以年號鑄錢（上）
秦始皇始禁私錢漢武帝始拘銅于官而禁私
采珠玉金銀銅鐵錫越勾踐始作金人
教與俗改幣與世易夏后以元貝周人以紫石
後世或金錢刀布
古泉貨太昊金莘盧氏幣
南方有蟲名蚥蝸一名蛽蠋又名青蚨形似蟬
而稍大味辛美可食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蠶子

取其子母即飛來不以遠近雖潛取其子母必
知處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
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復飛
歸輪轉無已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蚨
（搜神記）
堯守歲之盈虛乘民之緩急正其用令而御其
大權燒山林楚沛澤以通刀布乃為金三等禺
氏邊山之玉赤野末光之珠以為上幣汝漢右
洿之金以為中幣泉作以成下幣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卆六　高暉堂

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禹以歷山之金
並鑄幣以救人困至周太公立九府圜法始名
以錢錢文以寶自周景王大錢始也以年自後
魏孝文太和始也以傅為錢自公孫述據蜀始
也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
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
之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
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

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于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于民以除之夏書有之

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雕盡田疇荒蕪資用匱乏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源而爲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于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國語

公曰何謂藏于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　管子

項梁陰養士九十人參木者所與計謀者也木佯疾于空中鑄大錢以具甲兵　吳越春秋

桓帝時議改鑄大錢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于貨在于民饑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冶鑄之便故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

取者爭競造鑄之端于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一人鑄之萬人奪之乎夫欲民殷財阜是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致焦爛乃止不鑄錢　後漢書

靈帝中平三年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亂錢果流布四海

王莽篡位罷五銖更作小錢文曰貨泉其文反白水真人此則世祖中興之瑞也（已上後漢書）

鍾離意傳劉平等有詔徵之特賜辦裝錢

閻敞字子張為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常被徵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常舉家病死唯孤孫九歲常未死語孫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閻敞孫長大來求敞敞見之悲喜取錢還之孫曰祖唯言三十萬今乃百三十萬敞不敢取敞曰府君病困謬言耳郎君無疑（汝南先賢傳）

項仲山飲馬渭水每投三錢（三輔決錄）

范冉候姊病姊飯之留錢二百（後漢書）

郝子廉過姊飲留錢席下而去每行飲水輒投一錢井中（風俗通）

漢世有人年老無子家富性儉嗇惡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營理產業聚斂無厭而不敢自用或人從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于外纔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尋復囑云我傾家贍君慎勿他說復相效而來老人餓死田宅沒官貨財充于內帑矣（笑林）

梁重任郎署有郎負息數十萬債主日至無求無已重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白帖後）

漢有犢膀錢稱心錢狀如干盾長且方而不負益左刀布之變也

有周堅喧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困臥夢天公過而哀之敕外有以給與司命案錄籍云此人

相貧限不過此唯有張車子應賜錢千萬車子未生請以借之天公曰善曙覺言之于是夫婦戮力晝夜治生所為輒得貲至千萬先時有張嫗者常往周家傭賃野合有身滿月當孕便遇曲外駐車屋下產得兒主人往視哀其孤寒作糜粥食之問當名汝兒作何嫗曰今在車下而生夢天告之名為車子堅喧乃悟曰吾昔夢從天換錢外白以張車子錢貨我必是子也財當歸之矣自是居日衰減車子長大富于周家

記仙

張中字長思燉煌人嘗家財巨萬施之鄉閭時人爲之謠曰推財不疑張長思（[illegible]）

晉義熙十二載潢陽縣群童子浴于潢水忽見側有錢出如流沙因競取之手滿放隨流去又以衣盛裹各有所得又見流錢中有一銅車小牛牽之勢甚奔迅兒等奔逐掣得一軫徑可五寸豬䪥轂有六輻通然青色缸內黃脫狀如恒運于時沈敞守南陽求得此物然莫測之（[illegible]）

晉太元中桂陽臨武徐孫江行見岸有錢溢出即從者船中須臾悉變成土（異苑）

孝武孝建初鑄四銖文曰孝建一邊爲四銖其後稍去四銖專爲孝建尚書右丞徐爰議曰貨薄人貧公私俱罄宜應遵式古典收銅繕鑄納贖刑刑者在往策合宜以銅贖刑隨罪爲品詔可之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就于是人間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竝不牢固又翦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轉薄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人吏官長坐罪免者相係而盜鑄彌甚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時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顏竣曰議者將謂官藏空虛宜更改變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災弊賑國舒人愚以爲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于乏而人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立嚴禁而利源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此其不可一也今鎔鑄獲利不見有頓得一二倍之理縱復得此必待彌年又不可二也

人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紛擾富商得志貧人困窮又不可三也況又未見其利而衆弊如此失算當時取誚百代上不聽（宋書）

宋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形式細人間又翦鑿者謂之耒子薄者謂之荇葉永光元年沈慶之啟通私鑄于是錢貨亂一千錢長不盈三寸謂之鵝眼綖環（[illegible]）

宋世祖令小黃門于殿內埋錢以爲私藏（南史）

赤仄錢一當五以赤銅爲其郭所謂子紺也
吳興沈充鑄小錢謂之沈郎錢[illegible]
泰始中世祖于青谿宅得錢一枚文有北斗七
星雙節又有人形帶劍及治澄城又得一大錢
文曰太平百歲[illegible]
高帝建元四年奉朝請孔覬上書曰三吳國之
關閭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
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更重
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無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

爲禍深人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
愛工也惜銅愛工也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
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
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度
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得貨之宜也
以爲開鑄錢府方督貢金大興鑄錢重五銖
一依漢法府庫以實國用有儲乃量俸祿薄賦
稅則家給人足頃盜鑄新錢者皆效作翦鑿不
鑄大錢也若官錢已布于人使嚴斷翦鑿小輕

破鉛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
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人塞姧巧之路錢貨既
均遠近則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
時議者以爲錢貨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
防人姦上乃使諸州大市銅會上崩乃止齊書
臨川王宏恣意聚斂庫室垂有百間性愛錢百
萬一聚黃牓標之千萬一庫懸以紫標如此三
十餘間豫章王綜爲錢愚論以譏之[illegible]
晉平王休祐爲荊州以短錢一百賦人田登求
白米一斛

梁武帝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四銖三參
一黍其文則重一斤三兩又別鑄除其肉郭謂
之公式女錢徑一寸文曰五銖重如新鑄五銖
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者其五銖徑
一寸一分重八銖文曰五銖三吳屬縣行之女
錢徑一寸重五銖無輪郭郡縣皆通用太平百
錢二種並徑一寸重四銖源流本一但文字古
今之殊耳文並曰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徑

六分重一銖半文曰定平一柱錢五銖錢徑七分半重三銖半文曰五朱源出稚錢但稍遷異以銖爲朱耳三吳行之差少于餘錢又有對文錢其源未聞舊貨錢徑一寸重四銖半代之謂之男錢云婦人佩之即生男也此等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趨利之徒私用轉甚至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錢易得並皆私鑄所在鐵錢遂如丘山物價騰貴自破嶺以東八十爲百名

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大同元年天子乃詔通用足百詔下而人不從錢百益多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爲百

梁元帝幸玄洲苑見大蛇盤屈于前羣小蛇遶之皆黑色帝惡之宮人曰此非怪恐是錢龍以錢千萬鎮其處

梁庾丹少有儁才父景休頗有資產丹負錢數百萬債者塡門景休怒不償旣而知貲之丹不之景休悅悉爲還之

江孫爲武寧郡頗有貲產積錢於壁壁爲之倒途錢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者也 小史

劉昶爲弘農太守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 魏書

永平三年冬鑄五銖錢肅莊初私鑄者益更薄小乃至風飄水浮 魏書

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又有兩

柱錢及鵝眼錢人稱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鵝眼輕私家多鎔鑄又間以錫錢兼以粟帛爲貨文帝元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鵝眼十 陳書

後魏宣武景明年海陵人黃尋家貧忽風雨錢飛至家後巨富錢數萬其後被誅 唐五行志

周祖禁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者上令斬之蘇綽曰此人當杖上曰擬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乃止 北史

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財

實無量不可稱計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其兒兩手各把金錢取已還生無有窮盡父母歡喜因爲立字名曰寶手年漸長大慈悲孝順好喜布施有人來乞申其兩手出好金錢與以施之後與諸人出城遊觀前到祇洹見佛相好心懷歡喜頭禮請佛及比丘僧願受我供阿難語言設供須財于是寶手即申兩手金錢雨落須臾滿地積聚過人佛勅阿難令爲營供飲食訖佛爲說法得須陀洹歸辭父母求乞出家

旣出家已得阿羅漢果 百緣經

昔有三人共賈得各分得五百萬餘有一錢欲與一人則爲不平欲破分之事有不然時沙門分衛三人共言布施沙門答言大佳手共持與沙門呪願令汝今世後世並得其福並生羅閱國中各得豪富一人山中採金一人主耕田取金一人土井中沒取金爲受前世布施之福 出法珠林

下幣帛

太昊幣帛之九 棉

白民帖伏羲作布是以神農有不織之令黃帝內傳云黃帝斬蚩尤蠶神獻絲乃稱織維之功 路史

黃庭爲不死之道受者先齋九日然後受之結盟立誓用以勿泄以玄雲之錦九十疋金簡鳳文羅四十疋 雲笈七籤

南海出鮫綃紗泉先潛織一名龍紗以爲服入水不濡 述異記

員嶠山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

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彩織爲文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經宿不燎唐堯之世海人獻之堯以爲黼黻 拾遺記

玄莬北有山山有花人取紡績爲布 玄中記

益州有梧桐木其華柔如絲人績以爲布名曰橦華布 華陽國志

齊陶之縑南漢之布中國以一端縵得匈奴累金之物 鹽鐵論

背子升越筩中女布

越王曰吳王好服之離體吾欲采葛使女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吳王之心于子何如羣臣曰善乃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以作黃絲之布欲獻之未及遣使吳王聞越王盡心自守食不重味衣不重綵雖有五臺之游未嘗一日登翫吾欲因而賜之以書增之以封東至于句甬西至于檇李南至于姑末北至于平原縱橫八百餘里越王乃使大夫種索葛布十萬甘蜜九党文笥七枚狐皮五雙晉竹十廋以復封禮吳王得之

曰以越僻狄之國無珍今舉其貢貨而以復禮此越小心念功不忘吳之效也夫越本興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國子胥聞之退臥于舍謂侍者曰吾君釋其石室之囚縱于南林之中今但因虎豹之野而與荒外之草于吾之心其無損也吳王得葛布之獻乃復增越之封賜羽毛之飾几杖諸侯之服越國大悅采葛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詩曰葛不連蔓棻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葛以作絲女工織兮不敢遲弱于羅兮輕霏霏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几杖茵褥諸侯儀群臣拜舞天顏舒吾王何憂能不移　吳越春秋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于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送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知伯命造舟為梁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為梁諸侯維舟為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

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為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　說苑

公儀休相魯其妻織布休曰汝豈與世人爭利哉遂燔其機　韓子

蘇秦如趙逢其隣子于易水上從貸一布布價千金隣子不與　典略

尉陀獻高祖鮫魚荔枝高祖報以蒲桃錦四疋　西京雜記

漢武時西域獻玫瑰羅日本國貢麒麟錦金花眩人眼目（拾遺）
霍光妻遺淳于衍蒲桃錦二十四疋散花綾二十五疋綾出鉅鹿陳寶光家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其第使作之機用一百二十躡六十日成一疋疋直萬錢又與走珠一琲綠綾百端錢百萬黃金百兩衍猶怨曰吾爲爾成何功而報我若是哉（西京雜記）
招僊閣中有霞光綃有藻龍綃有迎煙綃有走

龍錦有雲鳳錦有麟鴻閣上燒荼蘼香俱燒粟許其氣三月不絕（洞冥記）
因霄之國去王都九萬里獻女工一人體貌輕潔被纖羅雜繡之衣長袖修裾風至則結其衿帶恐飄颻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織以五色絲納于口中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其國人來獻有雲昆錦文似雲從山岳中出有列堞錦文似雲霞覆城雉樓堞襍珠錦文似貫珠珮也有篆文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錦文似列燈燭也幅皆廣三尺（拾遺記）
嚴范年十五至蜀迎祖母喪及到葭萌船沒幾死太守張穆持筒中布數篋與范范曰石生堅蘭生香前後相違不忍行也遂不受（東觀漢記）
前後每得蜀錦殊不善鮮卑尚復不受也吳所織如意虎頭連璧錦來至洛邑亦皆下惡是爲下土之物皆有虛名（魏文帝詔）
馬先生爲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

者六十躡先生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魏杜夔注）
張仲舒爲司空空中忽雨降羅于其庭內張惡而焚之經宿抱病而死（異苑）
沈珩弟峻字叔山有名譽而性儉恡張溫使蜀入內良久出語溫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無麤者溫嘉其能顯非（笑林）
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

子200 210

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蒲萄文錦班文錦鳳凰錦朱雀錦韜文錦桃核文錦其御罽有豹頭文罽虎子罽花罽或青綈或白綈或黃綈或綠綈或紫綈或蜀綈（十六國春秋）

宋該爲右長史太祖會群僚以該性貪故賜布百餘疋令負而歸重不能勝乃至僵頓以愧辱之（隋書）

沈休文雨夜齋中獨坐風開竹扉有一女子攜絡絲具入門便坐風飄細雨如絲女隨風引絡

繹不斷斷時亦就口續之若真絲焉燭未及跋得數兩起贈沈曰此謂冰絲贈君造以爲冰紈忽不見沈後織成紈鮮潔明淨不異于冰製扇當夏日甫攜在手不搖而自涼（瑯嬛記）

廣州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宋書）

靈太后幸左藏賜布絹儀同陳留公李崇章武王融並以所負多顛仆于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腳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

類穢我明主（北史）

祖珽與陳元康等爲聲色之遊諸人常就珽宿出山東大文綾連珠孔雀羅等百餘令諸姬賭之爲戲樂

隋文帝開皇十五年夏六月禁綾文布（元經）

狄士文常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士文口銜一疋絹兩手各持一疋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別賞物勞遣之（隋書）

越溪進耀光綾綾文突起有光彩越人乘樵風舟泛于石帆山下收野繭繅之繰絲女夜夢神人告云禹穴三千年一開汝所得繭即江淹文梁中壁魚所化也絲織爲裳必有奇文織成果符所夢（大業拾遺）

吋寄有燃火之洲有木可續是謂火浣之布（玄覽）

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爲手巾與

焦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汚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如盡 十洲記

西域有火鼠之布 [illegible]

晉太康元年白雲起于瀨水三日而滅有司奏云天下應太平帝問其故曰昔舜時黃雲興于郊野夏代白雲蔽于都邑殷代玄雲覆于林藪斯皆應世之休徵殊鄉絕域應有貢其方物也果有羽山之民獻火浣布萬疋其國人稱羽山之山有文石生火煙色以隨四時而見名爲淨火有不潔之衣投于火石之上皆如新浣當虞舜時其國獻黃布漢末獻赤布梁冀製爲衣謂之丹衣史家云單衣今縫掖也 拾遺記

杰公常與諸儒語云扶桑之蠶長七尺圍七寸色如金四時不死五月八日嘔黃絲布于條枝而不爲繭燒扶桑木灰汁煮之其絲堅韌四絲爲係足勝一鈞蠶卵大如燕雀卵產于扶桑下齎卵至句麗國蠶變小如中國蠶耳彼扶桑國使使貢方物有黃絲三百斤即扶桑所吐之絲也帝有金爐重五十斤係六絲以懸爐絲有餘力 四公記

南海商人齎火浣布三端杰公遙識之曰此火浣布也二是緝木皮所作一是績鼠皮所作以詰商人具如杰公之說因問木鼠之異公曰木堅毛柔是可別也以陽燧火山陰柘木爇之木皮改常試之果驗 上

廣博物志卷之三十七

廣博物志卷之三十八

隴西董斯張纂

莆中宋 珏訂

服飾

紫貂白狐製以爲裘鬱若慶雲皎如荆玉此毳衣之美也壓菅苔蒯編以蓑芒葉微碌索黯若朽穢此卉服之惡也裘蓑雖異被服實同美惡雖殊適用則均今處繡戶洞房則蓑不如裘被雪沐雨則裘不及蓑以此觀之適才所施隨時

成務各有宜也

霜風慘烈閑裘不釋不炎氣赫曦曹明不製裘知時不可也資章甫者不造闇越衛赤舄者不入跣狹知俗不宜也上

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爲冠所以莊其首也爲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如劍珮鞶如皆所以防其躁也以此防民猶有疾驅于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投魚于淵寘猨于木也天下靡待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

胡曹作衣

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

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大喪厥裘飾皮車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

揄狄 闕狄

鞠衣 展衣

緣衣

素沙 辨外內命婦之服

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共之物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喪縫棺飾焉衣翣柳之材掌凡內之縫事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掌凡染事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及筭絰亦如之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如祀昊天上帝之類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凡軍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凡喪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大札大荒大烖素服　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亦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陳序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illegible]延紐[illegible]五采繅有十二就[illegible]皆五采玉十有二[illegible]玉笄朱紘[illegible]諸侯之繅斿九就[illegible]緡玉三采[illegible]其餘如王之事[illegible]繅斿皆就[illegible]玉瑱玉笄[illegible]王之皮弁會五采

[illegible]玉琪象邸[illegible]玉笄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並上

天子袞冕袞衣冕諸侯玄袞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illegible]

後周設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服祀昊天上帝則蒼衣蒼冕祀東方上帝及朔日則青衣青冕祀南方上帝則朱衣朱冕祭皇帝祇祀中央上帝則黃衣黃冕祀西方上帝及夕月則素衣素冕祀北方上帝祭神州社稷則玄衣玄冕享先皇加元服納后朝諸侯則象衣象冕十有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在衣火宗彝藻粉米黼黻六章在裳凡十二等享諸先帝大貞於龜食三老五更享諸侯耕籍則服衮冕自龍已下凡九章十二等宗彝已下五章在衣藻火已下四章在裳衣重宗彝祀星辰祭四望視朔大射饗羣臣巡犧牲養國老則服山冕八章十二等

衣裳各四章衣重火與宗彝享羣祀視朝臨太學入道法門宴諸侯與羣臣及燕射養庶老適諸侯家則服鷩冕七章十二等衣三章裳四章衣重三章裳山鷩三冕皆裳重黼黻俱十有二等通以升龍爲領標冕通十有二旒疏其節夾則服韋弁謂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裳衣也田獵行繇役則服皮弁謂以鹿子皮爲弁白布衣而素裳也[illegible]

皇后衣十二等其翟衣六從皇帝祀郊禖享先

皇朝皇太后則服翬衣祭陰社朝命婦則服褕
衣祭羣小祀受獻繭則服鷩衣采桑則服鳪衣
從皇帝見賓客聽女教則服鵫衣食命婦歸寧
則服鸃衣俱十有二等以翬雉為領褾各有二
臨婦學及法道門命婦有時見命婦則蒼衣春
齋及祭還則青衣夏齋及祭還則朱衣采桑齋
及采桑還則黃衣秋齋及祭還則素衣冬齋及
祭還則玄衣自青衣而下其領褾以相生之色
諸公之服九一曰方冕二曰袞冕三曰山冕四

曰鷩冕五曰火冕六曰毳冕七曰韋弁八曰皮
弁九曰玄冠諸侯服自方冕而下八無袞冕諸
伯服自方冕而下七又無山冕
三公之服九一曰祀冕二曰火冕三曰毳冕四
曰藻冕五曰繡冕六曰爵弁七曰韋弁八曰皮
弁九曰玄冠三孤之服自祀冕而下八無火冕
公卿之服自祀冕而下七又無毳冕上大夫之
服自祀冕而下六又無藻冕中大夫之服自祀
冕而下五又無皮弁下大夫之服自祀冕而下

四又無爵弁士之服三一曰祀弁二曰爵弁三
曰玄冠庶士之服一玄冠
諸公夫人九服曰褘衣褕衣鷩衣鳪衣鵫衣弁
朱衣黃衣素衣玄衣而九諸侯夫人自鷩而下
八諸伯夫人自鷩而下七
三妃三公夫人之服九一曰鷩衣二曰鳪衣三
曰鵫衣四曰青衣五曰朱衣六曰黃衣七曰素
衣八曰玄衣九曰纁衣華皆九樹
三妣三孤之内子自鵫衣而下八六嬪六卿之

内子自鵫衣而下七上媛上大夫之孺人自青
衣而下六中媛中大夫之孺人自朱衣而下五
下媛下大夫之孺人自黃衣而下四御媛士之
婦人自素衣而下三
釋迦佛初成道時乃至涅槃唯服粗布僧伽梨
及白氎衣未曾著蠶衣絹帛何為惡比丘等
謗毁我不是尼教中開許著之初成道時愛道
比丘尼手織金縷袈裟持施與我我不敢受令
持施僧況我三界大師服着蠶衣我於三藏教

中雖聽用繒綵供養佛法僧然不非是口出絲綿我此閻浮州及以大州之外有千八百大國皆有繒帛絲綿皆從女口出之非是蠶口中出由不殺害眾生命故福業所感故從女口中出問何以得知答曰若欲須絲作衣時即須然香至桑樹下便有一化女子從彼樹下出形如八歲女從口中吐絲彼國人等但設羅車從女口中取絲轉至羅車上取足便止化女即滅我聽著繒綵者是此女絲及天繒綵不非害生取

絲而用云何謗我害生取絲用取法苑珠林

有巢始衣皮軒轅妃嫘祖始育蠶絲麻以興機杼而成布帛唐堯加以絺紵木綿草布毛罽虞舜加以錦繡秦始皇作夾纈伏羲作裘軒轅臣胡曹作衣伯余為裳因染采以表貴賤舜始制衮及黻深衣禹作褐傳伊尹作夾襖傅說作袍唐高祖作半臂馬周作襴衫軒轅始定服色凡人君所尚服色各依五運更之色周公始制天子服四時各以其色隋文帝始制天子服專尚黃唐韋韜始請天子用器皆以黃色伊尹始制婦人大袖秦始皇制霞帔二世作背子隋煬帝作長袖燧人始以繩束髮為髻伏羲始作皮冠軒轅加以冕旒堯加績纓周公作幅巾魯昭公始以緇素為弁趙氏武靈王作貂蟬秦孝公作武幘漢高祖作竹皮冠王莽制頭巾後漢始效北蕃制幞帽周武帝作幞頭

周公作緌

軒轅始作帶顓頊制絛堯為玉珮殷湯作笏及

簪裳

袍者自有虞氏即有之故國語曰袍以朝見也秦始皇三品以上綠袍深衣庶人白袍皆以絹為之古今注

披襖子蓋袍之遺象也漢文帝以立冬日賜宮侍承恩者及百官披襖子多以五色繡羅為之或以錦為之始有其名煬帝宮中有雲鶴金銀泥披襖子

布衫三皇及周末庶人服短褐襦服深衣秦始

皇以布開袴名曰衫用布者尊女工之尚不忘
本也
汗衫蓋三代之襯衣也禮曰中單漢高祖與楚
交戰歸帳中汗透遂改名汗衫至今亦有中單
但不縫而不開
袜肚蓋文王所制也謂之腰巾但以繒爲之宮
女以綵爲之名曰腰綵至漢武帝以四帶名曰
袜肚至靈帝賜宮人蹙金絲合勝袜肚亦名齊
襠

褻古之前制衣裳相連至周文王令女人服褻
褻上加翟衣皆以絹爲之始皇元年宮人令服
五色花羅褻至今禮席有短褻焉
裩三代不見所述周文王所製裩長至膝謂之
弊衣賤人不下服曰良衣蓋良人之服也至魏
文帝賜宮人緋交襠即今之裩也
袴蓋古之裳也周武王以布爲之名曰褶敬王
以繒爲之名曰袴但不縫口而已庶人衣服也
至漢章以綾爲之加下緣名曰口常以端午日

賜百官水紋綾袴若百官母及妻妾等承恩者
則别賜羅紋勝袴取其日名勝今太常二人服紫
緋袴褶緋衣執永籥以舞之 並上
黃帝冕舜十二章服禹琢玉奉簡公初令吏帶
劍趙武靈王始胡服騎射漢獻帝許王公士人
服幅巾後周宇文護令百官執笏紗幞隋文帝
定服色尚黃煬帝定品官服色三紫五朱六以
下綠吏青庶人白商皂 玄覽
帝舜冕垂紘綵繒衣纁裳 路史

皇陶擇狐裘以御之 尸子
少昊都于曲阜鞬鞮毛人獻其羽裘 田俅子
禹時渠搜來獻裘 竹書
舜令禹制繡以五種之彩明施于五色制作衣
服則帝舜始爲繡也 尚書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裦衣應步帶着桃殳桓
公怪而問之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爲言亡也
夫日日愼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
庶人之戒在于桃殳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 韓詩

晉侯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裻之衣佩之金玦僕人贊聞之曰太子殆哉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不立使之出征先以觀之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外危之外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其言曰盡敵而返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生勝翟而反讒言作于中君子曰知微 新序

景公為巨冠長衣以聽朝疾視矜立日晏不罷晏子進曰聖人之服中侻而不駔可以導衆其動作侻順而不逆可以奉生是以下皆法其服而民爭學其容今君之服駔華不可以導衆民疾視矜立不可以奉生日晏矣君不若脫服就燕公曰寡人受命退朝遂去衣冠不復服 晏子

景公為西曲潢其深滅軌高三仞橫木龍蛇立木鳥獸公衣黼黻之衣素繡之裳一衣而五彩具焉帶球玉而冠且被髮亂首南面而立傲然晏子見公曰昔仲父之覇何如晏子抑首而不對公又曰昔管文仲之覇何如晏子對曰臣聞之維翟人與龍蛇比今君橫木龍蛇立木鳥獸亦室一就矣何暇在覇哉且公伐宮室之美矜衣服之麗一衣而五彩具焉帶球玉而亂首被髮亦室一容矣萬乘之君而一心于邪君之魂魄亡矣以誰與圖覇哉公下堂就晏子曰梁丘據裔款以室之成告寡人是以竊襲此服與據為笑又使夫子及寡人請改室易服而敬聽命其可乎晏子曰夫二子營君以邪公安得知道

哉且伐木不自其根則蘖又生也公何不去二子者毋使耳目淫焉 上

齊林既者衣韋釣景公景公曰何忽服小人衣耶林既曰衣狗裘者必不羊鳴今君衣狐裘首必能不狐乎 上

田贊衣儒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王之衣何其惡也贊對曰衣又有惡此者荆王曰可得而聞邪對曰甲惡于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

夏日則熱衣無惡乎甲者矣賛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臣竊爲大王不取也

宋景公之時懸四時衣春夏以珠玉爲飾秋冬以翡翠爲溫 拾遺記

勾踐與夔入臣吳夫人衣無緣之裳左開之襦褲以養馬 吳越春秋

趙簡子乘敝車瘦馬衣羖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裘溫且輕簡子曰

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說苑

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顙推之履特會朝而徐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于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嘆曰侍者爲吾聽行于齊王也夫何阿哉又況于所聽行乎 呂氏春秋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然此吾所自爲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當我之紡緇也而豈有所不得哉 呂子

主人之女縣承日之華被翠雲之裘 宋玉風賦

渠搜國人緝草毛爲繩結網爲衣似今之羅紈也元狩六年來獻網衣一襲帝焚于九達之道恐後人微求以物奢費燒之烟如金石之氣 拾遺記

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入火不焦 西京雜記

王母上殿東向坐著黃金褡襡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髻戴太真晨嬰之冠履玄璚鳳文之舄 漢武內傳

西王母侍女服絳綾之袿

上元夫人降武帝服赤霜袍雲采亂色 同上

南極夫人被錦服青羽裘人傳

秦護淸廉不受禮賂家貧衣服單露鄉人歌之曰冬無袴有秦護後漢書

黃香字文强年十二家業虛貧衣食不贍月能鄉侯爲作衣被不受東觀漢記

張君平與妹憲書曰念諸里舍皆富財斯桂禱襲蔽紛華照耀于是之際想汝懷愧婦人集

吳選曹令史劉卓病夢見一人以白越單衫與之言曰汝着衫汗火燒便潔也卓覺果有衫在側汙輙火浣之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二七　高明堂

薛夏天水人也博學絕倫母孕夏時夢人遺之一篋衣云夫人必產賢明之子也爲帝王之所崇母記所夢之日及生夏之年以弱冠才辯過人魏文帝與之講論終日不息應對如流帝曰昔公孫龍稱爲辯捷而迂誕誣妄今子所說非聖人之言不談子游子夏之儔不能過也昔仲尼在魏復爲入室焉帝手制書與夏題云入室生位至祕書丞居生甚貧帝解御衣以賜之拾遺記

楊阜字義山爲城門校尉常見明帝着帽被縹綾半袖阜問帝曰此于禮何法服也帝默然魏略

昔魏武軍中無故作白帢此縞素凶喪之徵也初横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帢傳行之至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顏帢而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已無顏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慚之貌也其緩彌甚者言天下亡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于大恥也其後二年永嘉之亂四海分崩下人悲難無顏以生焉搜神記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二八　高明堂

陸遜破曹休上大會命遜舞解所着白鼲子裘賜之吳書

梁孝王彤衣補車穗以此爲淸察軍王銓曰晏嬰大官稱淸者以爲御食七百家也公無此費宜笑衣服使內外相稱彤有慚色王隱晉書

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怪之曰此古練繐之布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之

殆有應乎其後懷愍晏駕

謝尚開率頴秀辨悟絕倫脫略細行不為流俗之事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

王敦參軍[illegible]見敦以故壞裘賜老外部都督曰此裘雖故不如與小吏敦曰何故嘱曰上服賜下貂蟬亦可賜下乎

石虎臨軒大會著青龍袍

石虎獵著金縷合歡袴

太祖命張融賜衣曰見卿衣服麄弊爾藍縷亦

虧朝望令送一通衣意謂雖故猶勝新是吾之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

王琨性儉約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琨須紫服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服在頃不須更製檢取果得焉

到溉為建安太守任昉以詩贈之求二衫云鐵錢兩當一百代易名寔為惠當及時無待凉秋日溉答云余衣本百結閩中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貪（梁書）

高允拜中書令司徒陸麗曰高允雖家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唯艸屋數間布被緼袍厨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斛（北史）

唐邕字道和少明敏有治世才解律金啓太后曰唐邕強幹一人當千頻相乃解所服青鼠皮裘賜之云意在與卿共敝（北齊書）

昔佛入舍衛城分衛身衣有少穿壞有一婆羅

門見佛衣壞即其家中得少白氈持用施佛唯願如來當持以此補衣佛即受之佛與授記使與當來世兩阿僧祇劫之中當得作佛

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佛已出家手自紡織預作一端金色之氎積心係想唯俟于佛既得見佛喜發心竇仰持此氎奉上如來佛告憍曇彌汝持此氎往奉衆僧波提重白佛言自佛出家心每思念故手自紡織規心俟佛唯願垂愍為我受之佛告之曰知母專心欲用施我然恩愛

心福不弘廣若施衆僧獲報彌多我知此事是以相勸 賢愚經

乾陀國昔有王神勇多謀號伽當(一曰迦色伽當)討襲諸國所向悉降至五天竺國得上緤緤二條自留一一與妃妃因衣其緤當妃乳上有鬱金香手印跡王見驚怒謂妃曰爾忽著此手跡之服何也妃言向王所賜之緤王怒問藏臣藏臣曰緤本有是非臣之咎王追商者問之商言南天竺國娑陁婆限王有宿願每年所賦細緤並重疊積之手染鬱金拓于緤上千萬里手印悉透丈夫衣之手印當背婦人衣之手印當乳王令左右披之皆如商者言王因叩劍曰吾若不以劍裁娑陁婆限王手足無以寢食乃遣使就南天竺索娑陁婆限王手足使至其國婆陁婆恨王與羣臣紿報曰我國雖有王名娑陁婆恨元無王也但以金爲王設于殿上凡統領教習在臣下耳王遂起象馬兵南討其國其國隱其王于地窟中鑄金人來迎王知其僞且自恃福力因斷金人手足娑陁婆恨王于窟中手足亦自落也 法苑珠林

昔迦夷國王名梵摩達時出遊獵于曠野見有一屋即往趣之中有一女從求飲食無索不得王請相見女都裸形王解衣與之著訖便無如是至三王以問女女答昔爲王妻王飯沙門又施衣時諫但設飯已足不須施衣故受此罪王欲令我得着衣者爲我作衣先施沙門及明經賢者王求沙門久不能得可施五戒賢者賢者咒願云願令金床女得福無量得着王衣王問女曰女是何神答曰我勝于人小不及天故在鬼神道中捨此命後當生第一天上 上

冠銘曰寵以着首將身不正遺爲德咎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倖 太公金匱

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 莊子

知天道者冠鉥知地道者履蹻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

規而承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
得接其服而象其德說苑
劒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
鉤之在前赤鳥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
四者人之盛飾也夫能通古今别然不然乃能
服此也管子
黄帝時前始為冠于則為扉
天子玄冠玄纓諸侯素冠素纓大夫以下練冠
練纓拾錄子

太子庶子攝太常少卿裴正奏曰切見後周制
冕加為十二既與前禮數乃不同而色應五行
又非典故謹按三代之冠其名各別六等之冕
承用區分璪玉五綵隨班與飾都無迎氣變色
之文唯月令者起于秦代乃有青玉赤玉白駱
黑衣與四時而色變全不言于弁冕五時冕色
禮既無文稽于正典難以經證且後魏以來制
度咸闕天興之歲草創善修所造車服多參胡
制故魏叔論之稱為達古是也周氏因襲將為

故事大象承統咸取用之與輦衣冠甚多迂怪
今皇隋革命憲章前代其魏周輦輅不合制者
已勑有司盡令除廢然衣冠禮器尚且兼行乃
有立夏袞衣以赤為質迎秋平冕用白成形既
越典章須革其謬謹按續漢書禮儀志云立春
之日京都皆着青衣秋夏悉如其色遂于魏晉
迎氣五郊行禮之人皆同此制考尋故事唯幘
從色衣今蕭冠及冕色並用玄唯應着幘者任
依漢晉制可隋書

通天冠金博山蟬附之金顔[illegible]
高祖冠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楚制禮無文
鄙人不識謂之鵲尾冠[illegible]
建華冠以鐵為柱卷貫九珠九枚今以銅為珠
形制似縷簏記曰知天文者服之
術士冠前圓吳制邐迤四重趙武靈王好之[illegible]
巧士冠高五寸要後相通埽除從官服之
卻非冠宮門僕射服之
樊噲冠漢將軍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籍營廣

七寸前出四寸司馬殿門大護衛士服之

郤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監門衛士服之晉志

婕妤作特髻漢呂后作婦冠

漢制洗馬冠高山冠北堂書鈔

六國時趙魏之間通謂巾爲承露用全幅向後襆髮謂之頭巾俗人謂之幞頭古今注

實錄曰羌人首服以羊毛爲之謂之羃帽即今帷笠秦漢競服之後故以羃爲骨而絲之謂之

羃帽

大皇太帝北辰星也含元秉陽舒精吐光居紫宮中制馭四方冠有五采春秋合誠圖

高靈九天建金華七曜之冠上清經

皇初紫元天中真人授朱錦之服巾綠霞之冠太洞玄經

玉真九天丈人戴飛精百變之冠佩九玄道真之策上清經

元始皇上丈人戴七曜之冠佩九色自然之綬上清經

太紫真君建紫晨巾乘青龍紫羽蓋太帝建七氣朱冠玉珮帝君建紫冠變化經

天皇君戴九色冠地皇君戴二晨玉冠執元皇定錄策人皇君戴七色冠執上皇保命玉策洞[illegible]經

東元君道君冠七色曜天玉冠躡九色之履八景經

青城丈人戴蓋天之冠五岳圖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對曰君之問不先其大者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遠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也是以四海承風暢于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也好生故也尸子 又荀子曰哀公問舜冠于孔子孔子不對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于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

妹喜冠男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女服亦亡其身

此服妖也晉傳玄奏議

成王將加元服周公使人來零陵取文竹爲冠 獨斷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善乃發倉囷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 說苑

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勾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 墨子

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趙國化之 淮南子主術

魯國孔子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 東平王蒼傳

晏平仲以齊君奢故淤其朝冠振其鹿裘 風俗通

越王勾踐使廉稽獻民于荊王荊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荊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于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魭鱣魚鱉爲伍文身剪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敝越亦將劓墨文身剪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荊王聞之披衣出謝孔子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韓詩外傳

范獻子卜獵占之繇曰君子得黿小人遺冠范獻子獵而無得遺其豹冠 說苑

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屨徙于越而大困窮以其所修而遊不用之鄉譬若樹荷山上而畜火井中操鈎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 韓非子

古幘無巾王莽頭禿乃始施巾 獨斷

漢末諸賢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袁紹崔豹之

徒雖爲將帥猶着縑巾
劉生帽裁製從不長有似里父之服 [illegible]
有澤火者冠霞笠兼涉裳褐衣緩步而去
義熙中王愉字茂和在庭中行帽忽自落仍乘
空如人所着尋而第三兒綏懷貳伏誅 異苑
宋何尚之致仕在家常着鹿皮冠後復起拜開
府儀同三司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戲曰
今日何不着鹿皮冠
沈慶之隨宗慤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慶之患

頭風好着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 宋書
劉訏常着穀皮巾被衲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
返神理閑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
遇者皆謂神人 南史
武帝幸劉悛第帝着鹿皮冠劉悛設兔毛衾于
牀中宴樂以冠賜悛至夜乃出 齊書
齊東昏侯製四種冠五彩袍 金陵志
永明中高麗使至服窮袴冠拒風曰此古之遺
像也 南齊書

梁邵陵王綸于婁湖立園廣讌酒後好聚眾賓
冠手自裂破投之唾壺皆莫敢言謝舉常預宴
王欲取舉幘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
命拂衣而退王屢召不返甚有慙色 南史
崔休兼給事黃門侍郎參定禮儀帝嘗閱故府
得舊冠題曰南部尚書崔逞制顧謂休曰此卿
家舊事也 後魏書
周獨孤信馳馬帽微側人遂爲側帽
隋定興謂宇文述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乃爲

衛製襆頭巾令深裹耳時人學之名爲許公袙
勢許公述封爵也
隋大業十年左丞相牛弘下議請着桐子巾以
桐木爲之內皆漆詔從之 [illegible]事始
李子雄明辯有器幹煬帝甚任之新羅遣使
朝貢子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
者曰皮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而不識皮弁也
子雄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以來
此言之下未見無禮憲司以子雄失詞劾奏其

事竟坐免 隋書

高麗冠曰骨蘇多以紫羅爲之 以下

燧人始爲笄女媧之女以荊杖及竹爲笄以貫髮至堯以銅爲之且横貫焉舜雜以象牙玳瑁 實錄

王肅之奔魏也劉芳未及相見嘗宴羣臣于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笄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高暉堂

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縰笄總以紘而言男子有笄明矣肅亦以爲然曰此眞劉石經也昔漢世造三字石經于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析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爲劉石經 北史○以下釵釧

女媧作竹簪堯作銅簪舜作象牙簪玳瑁釵桀商武玉釧紂作翠翹金鈿步搖寶幹指環呂后制五采通草花晉郭隗始剪綵爲花

釵子蓋古笄之遺象也至秦穆公以象牙爲之敬王以玳瑁爲之始皇又金銀作鳳頭以玳瑁爲脚號曰鳳釵又至東晉有童謠言織女死時人插白骨釵子白粧爲織女作孝至隋煬帝宮人插鈿頭釵子常以端午日賜百僚玳瑁釵冠 中華古今注

後漢書貴人助蠶玳瑁釵

漢武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一神女留玉釵與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謀欲碎之開視匣唯見白燕直升天後宮嘗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高暉堂

作玉釵因名玉燕釵言其吉祥 洞冥記

趙后持昭儀手抽紫玉九雛釵爲昭儀簪髻 飛燕外傳

盤龍釵梁冀婦所制

元帝將拜貴人有司請市雀釵帝以煩費不許 晉書

後漢孫程十九人立順帝有功各賜金釧指環則釧之起漢已有之也

帝陵山有大龜其中可卜其緣可作釵世號靈

叙（華陽國志）（以下履）

軒轅臣于則作履制襪周公造偪履㩳舄晉文帝造屐趙武靈王始效北蕃造靴

實錄曰履夏商皆以草爲之周以麻晉永嘉中以絲或云馬周始以麻爲之名鞋也古今注曰魏文帝絕寵段絲猶以之爲履則非晉始以絲爲鞋矣按禮少儀云國雖靡敝君子不履絲屨則周人已用爲屨也

文子曰文王伐崇襪繫解則其物已見于商代

實錄曰自三代有之謂之角襪前後兩隻相承中心繫帶魏文帝吳妃始裁縫以綾羅紬絹爲之洛神賦羅襪生塵是也

秦始皇有望仙鞋漢有伏虎頭履繡鴛鴦履東晉有鳳頭履聚雲履五朵履宋有重臺履梁有笏頭履分稍履立鳳履五色雲霞履漢履婦人員頭男子方頭晉太康後婦人皆方頭

伊尹始爲艸屩周文王以麻爲之至秦以絲爲屩令宮人侍從着之（中華古今注）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illegible]）黑舄（天子玄服之）赤繶黃繶（以赤黃之絲爲下緣）青句（以青絲飾屨頭之端）素屨（禪下曰屨素屨有凶去飾用之）葛屨（夏衫絺綌爲屨冬則以皮爲之）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周禮）

天子黑方履諸侯素方履大夫素圓履（賈子）

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絇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君奚問天之寒也古聖人製衣服也冬輕而煖夏輕而清今君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履重不節是過任也失生之情矣故魯工不知寒溫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其罪一也作服不常以笑諸侯其罪二也用財無功以怨百姓其罪三也請拘而使吏度之公苦請釋之晏子曰不可嬰聞之苦身爲善者其賞厚苦身爲非者其罪重公不對晏子出令吏拘魯公令人從之境吏不得入公撤履不復服也（晏子）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又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韓子

鬼谷先生居清溪山中蘇秦張儀從之學縱横之術二子欲馳騖諸侯以智詐相傾奪不可化以至道先生痛其道廢絶數對蘇張涕泣然終不能寤蘇張學成別去先生與一隻履化爲犬北引二子即日到秦矣 神仙拾遺

公主山在華山中漢末王莽秉政南陽公主避亂奔入此峯學道後得昇仙至今嶺上有一雙朱履傳云公主既于山中得道駙馬王成追之不及故留二履以示之潘安仁有公主峯記 述異記

張衡同聲歌鞮芬以狄香鞮履也狄香外國之香也謂之香薰履也

後漢江夏劉勤家貧作屩供食嘗作一兩縷斷勤置不賣出行妻賣以糴米勤歸責妻歎耿其直因棄不食

江州刺史王弘造淵明無履弘從人脫履以給之語左右爲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淵明于衆坐伸脚及履至着而不疑 續陽秋

劉敬宣嘗夜與僚佐宴坐空中有投一隻芒履于座墜敬宣食盤上頃之而敗 異苑

東昏侯宮人皆着絲絲屩 齊書

後魏王遵業從容恬素常着穿角履好事者多毁新履學之

有五色九色獅子之履 [illegible]

昔有仙人鳳子者欲有所度隱于農夫之中一日大雨有隣人來借艸履鳳子曰他人艸履則可借我之艸履乃不借者也其人怒詈之鳳子即以艸履擲與化爲鶴飛去故後世名艸履爲不借 致虛雜俎

木履起于晉文公時介之推逃祿自隱抱樹而死公撫木哀歎遂以爲履每思從亡之功輒俯覩其履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亦自此始也 東方

孔穿振方屐見平原君 孔叢子

抱木生于水松之傍若寄生然極柔弱不勝刀鋸乘濕時刳而爲屐易于削瓜乾則韌不可理也屐雖猥大而輕風至則隨飄而動夏月納之可禦蒸濕之氣太康六年扶南貢百雙帝深歎異然哂其作之陋但置諸外府以備方物而已 南方艸木狀

舊爲屐者齒皆達褊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

徹名曰陰卯識者以爲卯謀也必有陰謀之事至烈宗末驃騎參軍袁悅之始搆内外隆安中遂謀詐相傾以致大亂 晉書

沈麟士性寛恕一隣人認其所着屐麟士曰是卿屐耶即脱與跣而歸後隣人得屐送還前屐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 南齊書 以下續

鞾本胡也趙武靈王服之 釋名

帝王貴臣多服九華帶烏皮六合靴唯天子帶加十二鐶以爲差異 晉書

王儉嘗謂蕭琛年少未爲儉識自負其才氣候儉宴于樂遊乃着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其坐儉與語大悅 南史

廣博物志卷之三十八

廣博物志卷之三十九

隴西董斯張纂
雲間陳繼儒訂

器用 昔器物

尹壽作鏡 玄中記

帝既與王母會於王屋乃鑄大鏡十二面隨月用之則鏡始於軒轅矣 黃帝內傳

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 大戴禮

武王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 太公陰謀

明鏡之始下型曚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鬚眉微毛可得而察 淮南子

昔有夫妻將別破鏡人執半以為信其妻與人通其鏡化鵲飛至夫前其夫乃知之後人因鑄鏡為鵲安背上自此始也 神異經

或問知將來吉凶為有道乎答曰用鏡九寸自照有所思存七日則知神仙千里事也明鏡用一或二謂之日月或用四謂之四規鏡 抱朴子

桀失玉鏡用其噬獸 尚書帝命驗

周靈王時莫方貢玉人石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謂之月鏡有玉人機捩自能轉動萇弘言於王曰聖德所招也故周人以萇弘幸媚而殺之流血成石或玄或碧不見其尸矣 拾遺記

穆王時渠國貢火齊鏡人語則鏡中響應

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獻玉駝高五丈琥珀鳳凰高六尺火齊鏡廣三尺闇中視物如晝向鏡語則鏡中影應聲而答韓房身長一丈垂髮至

膝以丹砂畫左右手如日月盈缺之勢可照百餘步周人見之如神明矣 拾遺記

有降靈壇養靈池分光殿五間奔雷室七間望蟾閣十二丈上有金鏡廣四尺元封中有祇國獻此鏡照見魑魅不獲隱形 洞冥記

日南國有神藥數千種其西南有石鏡方數百里光明瑩徹可鑒五藏六府亦名仙人鏡國中人若有疾輒照其形遂知病起何藏府即采神藥餌之無不愈其國人壽三千歲亦有長生者

述異記

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綵婉轉絲繩繫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見妖魅得佩之者為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笥盛之 西京雜記

杜眞孟宗周覽求師經歷齊魯資用將乏磨鏡自給 益部耆舊傳

河東孫博能引鏡為刀屈刀為鏡 神仙傳

文帝問占夢周宣吾夢磨錢文欲滅而愈更明何謂宣悵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耳帝欲治弟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貶爵 魏志

仁壽殿前大方銅鏡高五尺餘廣三尺二寸立著庭中向之便寫人形體了一怪也 [illegible]

王欽失鏡鏡在甕中甕中纔數寸而鏡尺餘以問郭璞曰此乃邪魅所為使燒車轄以擬鏡鏡即出焉 搜神記

胡太后使盧昭造七寶鏡臺合有三十六室別有一婦人手各執鎖鑰下一關三十六戶一時自閉若抽此關諸門咸啟婦人各出戶前

扶南大船從西天竺國來賣碧玻璃鏡內外皎潔置五色物於其上向明視之不見其質問其價約錢百萬貫燕公曰昔波羅尼斯國王有大福得獲二寶鏡鏡光可照大者三十里小者十里至玄孫福盡天火燒宮大鏡光明皎潔災火不至其小者光微為火所害雖光彩昧暗尚

能辟諸毒物方圓百步若此鏡也時王賣得金二千餘斤遂入商人之手後王福薄失其大寶收奪此鏡却入王宮此王十世失道國人將謀害之此鏡又出入於商賈其價千金傾竭府庫不足也因命燕公與之論鏡由是信服 梁四公記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遶鼻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

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遶輪廓文體似隸點畫無闕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嗟乎此則非凡鏡之所同也宜其見賞高賢自稱靈物侯生常云昔者吾聞黃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雖歲祀悠遠圖書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誣矣昔楊氏

納環累代延慶張公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常鬱快王室如燬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哉今具其異跡列之於後數千載之下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年五月度自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既稅駕將整冠履引鏡自照鸚鵡遙見即便叩首流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兩月前有一客攜此

婢從東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此不復來不知其婢由也度疑精魅引鏡逼之便云乞命即變形度即掩鏡曰汝先自叙然後變形當捨汝命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為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為下邽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為行人李無傲所執無傲麤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

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狸變形為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為人形羞復故體願緘於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緘鏡於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適有美言尚許相捨緘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臨竄跡無路惟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登時為

匣鏡又爲致酒悉召雄家隣里與宴謔婢項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於今幾姓生雖可樂死必不傷何爲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爲老狸而死一座驚歎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晝臥廳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自覺鏡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歎怪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

明比及日復鏡亦清朗如故自此之後每日月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劒長四尺劒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俠持過度曰此劒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數丈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飢如渴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於座側俄而鏡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視如晝劒橫其側無復光彩俠大驚曰請內鏡於匣度從其言然後劒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劒歎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於暗室光嘗照數丈若月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也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國史欲爲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傳略解屬文見度傳草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度曰豹生常受蘇公

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寶鏡是蘇公友人河南苗季子所遺蘇公者蘇公愛之甚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嘗召苗生謂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欲以蓍筮一卦先生幸觀之也便顧豹生取蓍蘇公自揲布卦卦訖蘇公曰我死十餘年我家當失此鏡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汾之間往往有寶氣與卦兆相合鏡其往彼乎季子曰亦爲人所得乎蘇公又詳其卦云先入侯家

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訖潸然度問蘇氏果云舊有此鏡蘇公薨後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爲蘇公傳亦具言其事於末篇論蘇公著策絶倫默而獨用謂此也大業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勣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更邀入室而爲具食坐語良久胡僧謂勣曰檀越家似有絶世寶鏡也可得見耶勣曰法師何以得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錄秘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

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勣出之僧跪捧欣躍又謂勣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牆壁僧又歎息曰更作法試應照見腑臟所恨卒無藥耳但以金煙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煙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廳前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

矣前後令至皆祠謁此樹否則殃禍立及也度以爲妖由人興淫祀宜絶縣吏皆叩頭請度度不得已爲之以祀然陰念此樹當有精魅所託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密懸此鏡於樹之間其夜二鼓許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震者遂起視之則風雨晦暝纏繞此樹電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創死於樹度便下收鏡命吏出蛇焚於縣門外仍掘樹樹心有一穴於地漸大有

巨蛇蟠泊之跡既而焚之妖怪遂絶其年冬度以御史帶芮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糧賑給陝東時天下大飢百姓疾病蒲陝之間癘疫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爲度下小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齎此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見鏡皆驚起云見龍駒持一月來相照光陰所及如冰著體冷徹腑臟即時熱定至晚並愈以爲無害於鏡而有濟於衆令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鏡於匣中冷然自鳴聲甚

徹遠良久乃止度心獨怪明早龍駒來謂度曰
龍駒昨忽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
我卽鏡精也名曰紫珍嘗有德於君家故來相
託爲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奈何使我
反天救物且病至後月當漸愈無爲我苦度感
其靈怪因此誌之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也
大業十年度弟勣自六合丞棄官歸又將遍游
山水以爲長往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亂盜
賊充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氣未嘗遠別此

行也似將高蹈昔尚子平遊五嶽不知所之汝
若追踵前賢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對勣勣曰意
巳決矣必不可留兄今之達人當所不體孔子
曰匹夫不奪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過隙得情
則樂失志則悲安遂其欲聖人之義也度不得
巳與之訣別勣曰此別也亦有所求兄所寶鏡
非塵俗物也勣將抗志雲路棲蹤煙霞欲兄以
此爲贈度曰吾何惜於汝也卽以與之勣得鏡
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
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眞寶物也辭兄之後先
遊嵩山少室降石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嵌巖
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勣棲息止焉月夜二更
後有兩人一貌胡鬚眉皓而瘦稱山公一面濶
白鬚眉長黑而矮稱毛生謂勣曰何人斯居也
勣曰寻幽探穴訪奇者二人坐與勣談久往往
有異義出於言外勣疑其精怪引手潛後開匣
取鏡鏡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矮者化爲龜胡
者化爲猿懸鏡至曉二身俱殞龜身帶綠毛猿

身帶白毛卽入箕山渡潁水歷太和視玉井井
傍有池水湛然綠䴍問樵夫曰此靈湫耳村閭
每八節祭之以祈福祐若一祭有闕卽池水出
黑雲大雹浸堤壞阜勣引鏡照之池水沸湧有
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
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粗細大於
臂首紅額白身作青黃間色無鱗有涎龍形蛇
角觜尖狀如鱘魚動而有光在於泥水困而不
能遠去勣謂蛟也失水而無能爲耳刃而爲炙

甚香有味以充數朝口腹遂出於宋汴汴主人張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寃痛之聲實不堪忍勣問其故病來已經年歲白日即安夜常如此勣停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殺其病者牀下有大雄雞死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雞也遊江南將渡廣陵揚子江忽睛雲霞水黑風波湧舟子失容慮有覆沒勣撝鏡上舟照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雲四斂波濤遂息須臾之間達濟天塹躋攝山麴芳嶺或攀絕

頂或入深洞逢其羣鳥環人而噪數熊當路而蹲以鏡揮之熊鳥奔駭是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里而聞舟人曰濤既近未可渡南若不迴舟吾輩必葬魚腹勣出鏡照江波不進屹如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淺黿鼉散走舉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後却視濤波洪湧高數十丈而至所渡之所也遂登天台周覽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徹纖微皆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履會稽逢

異人張始鸞授勣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與陳永同歸更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秘云是旌陽七代孫有咒登刀履火之術說妖怪之次更言豐城縣倉督李敬慎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秘療之無効勣故人曰趙丹有才器任豐城縣尉勣因過之丹命祗承人指勣停處勣謂曰欲得倉督李敬慎家居止丹遽命敬慎爲主禮勣因問其故敬慎曰三女同居堂內閣子每至日晚即靚粧衒服黃昏後即歸所居閣子

滅燈燭聽之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粧梳即欲自縊投井無奈之何勣謂敬曰引示閣子之處其閣東有窻恐其門閉固而難啓遂晝日先刻斷窻櫺四條却以物支拄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勣曰粧梳入閣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勣拔窻櫺子持鏡入閣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壻也初不見一物懸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長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

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已上尾頭一寸色白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其後尋眞至廬山婆娑數月或棲息長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廬山處士蘇賓奇識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來謂勣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此鏡尚在足下衛幸速歸家鄉也勣然其言即時北歸便遊河北夜夢鏡謂勣

曰我蒙卿兄厚禮今當捨人間遠去欲得一別卿請早歸長安也勣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恍發悸即時西首秦路今既見兄勣不負諾矣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數月勣還河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即失鏡矣異聞集以上鏡下扇

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焉秦漢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

雉尾扇起於殷世高宗時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爲王后夫人之車服

武王作翣世本

晉少千山陽人漢文帝微服懷金欲問其道少千執象牙扇出應門搜神記

梁冀作擁身扇續漢書

王羲之嘗在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慍色因謂姥曰

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晉書

石虎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薄打純金如蟬翼二面彩漆畫列仙奇鳥異獸雲母帖其中彩色明徹虎出時用此扇挾乘輿又有象牙桃枝扇或綠沉色或木蘭色或紫紺色或作薄金色拾遺記

義熙中高平檀茂崇喪亡其母沛郡劉氏晝眠夢見崇手執團扇云崇年命未盡横被災厲上

承蓮雜今以此扇奉别毋流涕驚覺果于屏風
間得扇上皆如蜘蛛網絡撫執悲慟 異苑
齊高帝好畫扇何戢有蟬雀扇顧景秀所畫絕
巧獻之
張融翦冠有名道士陸脩靜以白鷺羽扇遺之
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 南史 以下鼎
神鼎者質文之精也知吉知凶能重能輕不炊
而沸五味自生王者盛德則出 宋書
金華山黃帝作一鼎高一丈三尺大如十石甕

像龍騰雲百神螭獸滿其中文曰真金作鼎百
神率服後篆書三足 虞荔鼎錄
大茅山有玄帝時銅鼎鼎可容四五斛許偃紉
甚精好在山獨高處入土八尺許上有盤石掩
鼎上玄帝時命東海神使埋藏於此
軒轅自採首山之銅以鑄鼎虎豹百禽爲之視
火參爐鼎成而軒轅疾崩葬衙山五百年後山
崩空室無尸唯寶劍赤舄在耳一旦又失所在
也 [illegible]

禹九鼎成而太白見者九日
禹鑄九鼎人不覺鼎移而自移五步自周郟鄏
已來東南移不知今至何因也道人商行傳曰
鼎在蜀賓 [illegible]孫暢之
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而陶鑄之於昆吾是
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
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以祭於
昆吾之墟上乙又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
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后

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 墨子
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享祭 公羊注
周鼎著倕而使齕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
爲也 [illegible]
鼎有黃耳利得鱣鯉 [illegible]
昔崇銘功於昆吾仲山鏤績於周器計功之義
也 文心雕龍
太公於渭水得玉璜鑄一鼎刻其文曰璜鼎
禹況在嵩溪作一鼎大如五石甕表裏皆紀兵

法大篆書四足
秦丞相樗里子作一鼎文曰智囊獨足古文大
篆書
張儀伐蜀鑄一鼎高三尺文曰定蜀大篆書
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淵秦始皇時見
于泗水始皇大喜使數千人入水求之一絲未
出龍齒斷其口故泗上謠曰稱樂太早絕鼎系
水經注
李斯爲丞相鑄一鼎其文曰上丞相鼎埋於上

蔡東村
漢孝景帝鑄一鼎名曰食鼎高二尺銅金銀雜
爲之形若瓦甑無足中元六年造其文曰五熟
是滋君王膳之小篆書
武帝登泰山鑄一鼎高四尺銅銀爲之其形如
甕有三足太始四年造其文曰登于泰山萬壽
無疆四海寧謐神鼎傳芳大篆書
元鼎元年汾陽得寶鼎即吾丘壽王所鑄之鼎
高一丈二尺受十二石雜金銀銅錫爲之四面
蛟龍兩耳能鳴三足馬蹄刻山雲奇怪之象狍
虛圖禾然之狀其文曰壽考天地百祥臻時山
伏其靈澤伏其異此銘在底下又別有銘或浮
或沉皆古文複篆此上古之鑄造也總有九枚
昭帝元平元年於藍田覆車山鑄一鼎高三尺
受五斗刻其文曰宜君王和四方調滋味夫腥
傳小篆書三足
廢帝賀以天鳳六年登位廢爲海昏侯鑄一小
鼎貯酒其形若瓮四足受二十其文曰長澹上

小篆書
宣帝甘露元年於華山儲掌鑄一鼎高五尺受
四斗擬承甘露刻其文曰萬國伏貽長久鑄神
鼎承天潤三足小篆書又建章宮銅人生毛以
爲美祥作一金鼎埋之本宮
元帝初元二年鑄一鼎大如甕無足其文曰黃
帝膳鼎小篆書
成帝綏和元年何奴平鑄一鼎其文曰寇盜平
黃河清八分書三足高五尺六寸

哀帝元壽元年鑄一鼎貯酒高四尺三足其文曰羣臣元日用醴小篆書
平帝元始五年鑄一鼎受二斗其文曰桑鼎三足八分書
王莽建國元年鑄一大鼎高一丈其文曰建國鼎莽自書埋之漸臺又作一鼎其文曰君臣之鼎並小篆書三足
後漢光武建元元年鑄一鼎其文曰定天下萬物伏小篆書三足高九尺

明帝永平十年鑄一鼎於洛水高六尺其文曰蛟龍伏大篆書三足又鑄一鼎於穀水高五尺其文曰穀洛小篆書四足
章帝元和二年於岳嶽鑄一鼎高四尺無足其文曰鎮地鼎小篆書
安帝延光四年鑄一鼎於少室山其文曰承露鼎小篆書四足
順帝永建六年鑄一鼎於伊水名曰無鼎高四尺三足

靈帝嘉平元年鑄一大鼎埋之鴻都門其文曰儲鼎古書三足
漢官儀曰開陽門夜植樓上帝因作一鼎其文曰柱鼎一足如馬蹄
蕭何爲丞相鑄一鼎大如三石甕自表已功其文曰紀功鼎亦是何自作署書體四足
張陵在雲臺山得僊作一鼎寫丹經埋於雲臺山下
車千秋爲丞相鑄一鼎文曰車丞相鼎八分書

司馬遷南遊探禹穴作一鼎而小記年月日埋之泰望山
黃霸爲潁川守神雀集遂刻鼎記之
孔光拜丞相鑄一鼎文曰丞相博山侯大篆書
王商爲單于所畏遂令鑄一鼎刻記其功以勸功臣
楊震爲太尉作一鼎其文曰太尉鼎古隸書
南單于於漢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竇憲傳

胡廣鑄一鼎其文曰孝子鼎八分書
陳太丘鑄一鼎藏於陘山
張衡制地動圖記之於鼎沉於西鄂水中
王允字子師郭林宗見而奇之允自鑄一鼎曰千里八分書
王仲子爲大司徒鑄一鼎其文曰司徒鼎大篆書
王朗爲司空鑄一鼎其文曰司空鼎復篆書
董卓爲太師鑄一鼎其文曰太師鼎古隸書

蔡伯喈爲侍中封高陽侯作一鼎記漢家曆故邕自書藏於泰山
蜀先主章武二年於漢川鑄一鼎名曰克漢鼎埋之丙穴中八分書三足又鑄一鼎沉於永安水中紀行軍奇變又於成都武擔山埋一鼎名曰受禪鼎又埋一鼎於劍口山名曰劍山鼎並小篆書皆武侯迹又時龍見武陽之水九日因鑄一鼎像龍形沉水中
蜀章武三年先主作二鼎一與魯王文曰富貴昌宜侯王一與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並古隸書高二尺
諸葛亮殺王雙還定軍山作一鼎埋於漢川其文曰定軍鼎又作八陣鼎沉之永安水中皆大篆書又於玄武郡金山作二鼎一大一小並無文時亮行軍見此山勢似有王者故鎮之
魏武帝鑄一鼎於白鹿山高一丈紀征伐戰陣之能古文篆書四足更作鼎於太子名曰孝鼎甚刻古來孝子姓名小篆書

文帝黃初元年鑄受禪鼎其文曰受命鼎小篆書
明帝太和六年鑄一鼎三足名曰萬壽鼎小篆書
鍾繇魏文帝賜五熟鼎
吳孫權黃武元年於彭蠡水沉一鼎其文曰百神助陽侯伏三足大篆書又獵於樊山見一姥問得何獸答曰得一豹曰何不截尾遂爲姥立廟并作一鼎文曰豹尾鼎

孫亮建興元年於武昌鑄一鼎其文曰鎮山鼎小篆書三足

孫浩鑄一鼎於蔣山紀吳之曆數八分書

吳顧邕鑄一鼎文曰顧元凱之鼎八分書三足

陸遜破劉備軍鑄一鼎紀功其文曰破備鼎

晉懷帝永嘉六年鑄一鼎沉於瓜步江中無文字鼎似龜形

苻堅建元年中長安樵人於城內見金鼎走白堅堅遣載取到化爲銅鼎入門又變成大鐸異苑

孔愉獲龜放之遂作一鼎刻其文曰孔敬康鼎沉之於水

王敦之於九江作書鼎高五尺四面周匝書邊刻之沉於水中眞隸書

宋王劉裕晉永初三年從泰中還紀功鑄一鼎於九江其文曰沸泰洛伏大漢古篆書

宋文帝得鰕魚遂作一鼎其文曰鰕魚四足

順帝昇明元年有人於宮亭湖得一鼎上有古文渕蕿二字

齊高祖蕭道成於齋中池內見龍鬪篇鼓音遂埋一鼎其文曰龍鼎眞書二足

梁武帝大通元年於蔣山埋一鼎其文曰大通眞書又鑄一鼎書老子五千言沉之九江中並蕭子雲書又天監二年安豐得一角靈龜武帝遂作一鼎投得龜處

陳武帝命佐鑄一鼎其文曰元勳鼎沉於江湖

陳宣帝於太極殿中鑄一鼎其文曰忠烈常侍丁初正書並上

祁公好古物鐘鼎什物珪璧錢貝必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文中子

鑪

長安巧工丁緩者爲常滿燈七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之奇又作臥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本出房風其法後絕至緩始更爲之爲機環轉運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爲名又作九層博山香爐鏤爲奇禽怪獸窮諸靈異皆自然運動又作七輪扇連七輪大皆徑丈相連

續一人運之滿堂寒顫 西京雜記

吳郡吳泰能筮會稽盧氏失博山罏使泰筮之泰曰此物質雖爲金其象寶山有樹非林有孔非泉閶闔風至時發青煙此香罏也語其主處求即得之 集異記

釋寶海姓龔梁武自講涅槃命海論佛性義海升榻而執鍮香罏帝曰法師雖斷慳貪香罏非鍮不執海應聲曰陛下位居宸極帽簪非鍮不戴帝大悅

宋費崇先者吳興人也泰始三年受菩薩戒寄齋於惠遠家二十四日晝夜不懈每聽經常以鵲尾香罏置膝前初齋三夕見一人容服不凡竟來舉罏將去崇先視膝前罏猶在其處更尋視此人見提去甚分明崇先方悟是神異自惟衣裳新滌了無不淨唯坐側有唾壺既使去壺即復見此人還罏坐前未至席頃猶見兩罏既即合爲一然則此神人所提者蓋罏影乎 法苑珠林

沈約有香罏曰辟塵謝靈運有帳亦曰辟塵 事林

馮小憐有足罏曰辟邪手罏曰鳧藻冬天頂刻不離皆以其飾得名

陶弘景母郝氏夢天人手執香罏來至其所已而有娠 南史 以下枕

泰山父者漢武帝東巡見父鋤於道頭上白光高數尺呼問之對曰有道士教臣作神枕枕有三十二藥二十四藥應二十四氣八藥應八風臣行之轉少齒生 神仙傳

李廣與兄弟獵於冥山見臥虎射之一矢即殪斷其頭爲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爲溲器示厭之今人作虎枕自廣始

景初中咸陽吏王臣夜倦臥枕有頃聞竈下有呼聲曰文約何以不來枕應曰我見枕不得動汝來飲至乃釜也 列異傳

滕放夏枕文石枕臥忽暴雷震其枕傍微覺有聲不怖也其所枕蓋六安也 南史

宋世焦湖廟有一栢枕或云玉枕枕有小坼時

單父縣人楊林爲賈客至廟祈求廟巫謂曰君欲好壻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邊因入坼中遂見朱樓瓊室有趙太尉在中即嫁女與林生六子皆爲秘書郎歷數十年並無思歸之志忽如夢覺猶在枕傍林愴然久之

寧州當獻虎魄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北伐以虎魄療金創上大悅命碎分賜諸將

下席

草名虎鬚者江東織以爲席曰西王母席也

古今注

傒人鄭碧坐玉華之席

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滅葭而席公不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獨搴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吾聞介胄坐陳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諾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矣晏子

石季龍作席以金裝五香雜以五采綫編蒲皮緣之以錦

鄂州刺史韓滉獻七寶柹象牙席詔曰昔晉武帝焚雉頭裘朕常嘉之今務所獻亦此之流也奇麗之物有乖素風可付其家

海中浮鵲山去地千餘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道士百四十五人年並出百俱在學道遣上獻紅席梁武帝方捨身時其使適至此草常有紅鳥居下故以名觀其狀則鷄鳥也

會稽歲時獻竹簟供御世號爲流黃簟

歧勒國貢文犀織以爲簟

茅君當受神靈之職衆賓皆至忽然有素絲帳於屋下數素垂白氈金案玉杯人皆醉飽上設紫琉璃帳火齊屏風列靈麻之燭以紫玉爲盤

斯條國王作白珠交結帳

帝於迷樓上張四寶帳帳各異名一名散春愁二名醉忘歸三名夜酣香四名延秋月

穆王設常生之燈以自照一名恆輝又列璠膏之燭遍於宮內又有鳳腦之燈又有冰荷者出冰壑之中取此花以覆燈七八尺不欲使光明遠也 拾遺記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府金玉珍寶不可稱計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口銜燈燈燃鱗甲皆動煥炳若列星而盈室焉 西京雜記

武帝燃芳苣燈於閣上光色紫有白鳳黑冠羣

龍鼻足來戲於閣 洞冥記

元封中起方山像招諸靈異燒天下異香有沉光香塗魂香外國所貢青檀之燈燃照數里

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存 [illegible]

龍脂為燈置水中即見諸物 [illegible]

劉樊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illegible]

太昊制九針 帝王世紀

黃帝創觀漏水 隋志

雍父作舂黃帝臣也 世本

蚩尤作冶 尸子

夏少康作箕帚 世本

昆吾作陶赤翼作杵臼 呂氏春秋 [illegible] 周書

伏羲氏作網黃帝作釜甑舜作瓦棺土墍夏昆吾氏作瓦公輸般作石磑倕作銚 古史考

孟莊子作銹

神農作床虞舜作枕被少昊作簀堯作氈伊尹制承塵周公作簟 [illegible]

軒轅作帷帳禹作屏伊尹作亮槅周公作簾

伏羲作木梳神農作筐箱軒轅作鏡鑷剃刀少康作掃子伊尹作油刷呂望作梳匣秦始皇作鏡臺

軒轅臣雍父作碓后稷作水碓魯般作磑磨碾子晉杜預作連機碓踏碓是也

神農作斧軒轅作鋸鑿般作鉋鑽喙括

軒轅作帨巾帝嚳作布袱湯作手巾脚巾袒甲作帢周公作紗帽軒轅作几夏禹作案周公制

魏坊呂望作榻召公作椅漢武帝始效北番作
交椅曹操作懶架
神農作瓶甕軒轅作釜甑鼎爵盤盂椀楪匙筯
祝融作鍬舜作俎豆敦勺禹作籩豆盞湯作杯
周公作臺盞田恒作唾壺秦始皇制湯罐
軒轅始造記里鼓指南車周公作欹器
遂人作火神農因制陶冶軒轅作針剪少昊制
灰汁米糊顓頊作衣桁后稷制砧杵后夔作衣
架紂作熨斗（物原）

爲狄作酒窨老聃作酒篘
神農作油軒轅作燈唐堯作燈檠成湯作（燭蠟）
遂人作樵祝融作炭唐堯作火爐伊尹作踏脚
史佚作火杴秦始皇爲烘爺晉羊琇作獸炭
軒轅作膠舜作漆公劉作黃蠟紂臣昆吾作石
灰紂作脂粉周公作礪火秦穆公作輕粉劉安
作焰硝白蠟
軒轅始作浴盆溺器高辛氏造爲偪厠
杜作簑笠禹始爲蓋魏神元帝始爲傘宇文泌

歸作苴衫雨籠公劉作泥箱牛伊尹始作桔
槔史佚始作轆轤馬鈞始造箭桶
赫胥氏造梳以木爲之二十四齒取疏通
梭一名跏蹈蚕箔一名璘籍
漢靈帝使畢嵐作翻車
馬鈞居京城內無水灌園乃作翻車令童兒轉
之田家有水車即此器也
漢張讓作翻車名渴烏爲曲角以氣引水
豪犀側貧器也詩曰側叙移袖拂豪犀

無餘胡王有洛成天大旱浸于水即雨下
耶當淨㿜器也
吳主亮夫人洛珍有㿜名玉雲
淮南王有薰籠賦
大衣籠一名答一名薰籠
光武后陰麗華有金虬屈膝倒鳳對花簾局
簾局古薰籠也女巫章丹陳珠以犀金雜花簾
局自隨（記事珠）

杵之神曰細腰庾信詩曰北堂細腰杵

劉之遴好古愛奇在荆州聚古器數十百種有一器似甀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鏤銅鴟夷榼二枚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古鐏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國澡罐一口有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四種古製澡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 南史

竟陵王得古窪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陸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詳視器底彷彿可識如澄言 南史

西魏文帝造二欹器其一為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蓋有山山有香氣別有一仙人持一金缾以臨器上以水灌山則出於缾而注於器煙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欹器也其一為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芙蓉下垂器上以水注芙蓉而盈於器又為鳧雁蟾蜍以飾之謂之水芝欹器二盤各有一牀一鉢鉢圓而牀方中有人焉言三才之象也器如航形滿則平溢則傾置之前殿以警滿盈焉

又勝欹案

曹公作欹案臥視書六朝人作隱囊柔軟可欹

楊愔傳以方麴障面讀書不解方麴為何語按說文作笛蚕薄也通作曲禮記曰薄漢書周勃傳織薄曲為業方言薄謂之曲此云方麴障面蓋竹織方扇也

廣博物志卷之三十九 終

廣博物志卷之四十

隴西董斯張纂
秀水楊瑞枝訂

器用二 舟 車

化狐作舟物理論[illegible]又共鼓貨狄作舟[illegible]禺作舟見山海經[illegible]倕作舟見墨子遂人以匏濟水伏羲始乘桴軒轅作舟楫顓頊作篙槳帝嚳作舵櫓堯作維牽夏禹作舵加以蓬碇帆檣伍員作樓船物原

水用舟沙用鳵泥用輴山用樏文子

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爾雅

船循也循水而行也又曰舟言周流也其前立柱曰椳巍巍也巍巍高貌也其尾曰柂柂拖也在後見拖曳也且弼正船使順流不使他戾也在旁曰櫓櫓膂也用膂力然後舟行也引舟者曰筰筰作也作起也起舟使行動也在旁撥水曰櫂櫂濯也濯于水中也且言使舟櫂進也又謂之札形似札也又謂之楫楫捷也撥水使舟捷疾也所用斥旁岸曰交一人前一人還相交錯也帆泛也隨風張幔曰帆使舟疾汎汎然也舟中牀以薦物者曰笭言但有簣如笭牀也南方人謂之笭突言湍漏之水突然從下過也其上板曰覆言所覆衆枕也其上屋曰廬象廬舍也其上重室曰飛廬在上故曰飛也又在上曰爵室于中候望之如鳥雀之警示也軍行在前曰先登登之向敵陣也狹而長曰艨衝以衝突敵

船也輕疾者曰赤馬舟其體正赤疾如馬也上下重牀曰艦四方天板以禦天石其內如牢檻也五百斛以上還有小屋曰斥候以視敵進退也三百斛曰䑼䑼貂也貂短也江南所名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二百斛以下曰艇其形徑挺一人二人所行也釋名

小船謂之艇艇之小者曰艄船頭謂之舳尾謂之艫楫謂之橈車轅上者謂之軏轅謂之輈軫謂之枕較謂之幹衡扼也扼上者謂之烏喙小[illegible]

舟舫㭘船也舸艞䑬艕艄艢艀艫艑䑺艊舶
艭艑艚艇艙艀舭艐艘艥艫艇艜艗艑艦
艥艇艅艘艨艟艋艏艓艦舟也箄䈁潢筏也
艉謂之舷艑謂之桄造舟謂之浮梁 廣雅
海中船曰艎䑳 埤倉
玉山傍有丹桂紫桂白桂皆直上百尋可爲舟
航謂之文桂之舟 拾遺記
堯登位三十年有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夜
明晝滅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

矣查常浮繞四海十二月一周天周而復始名
曰貫月查亦謂掛星查羽人棲息其上羣臣含
露以漱日月之光則如暝矣 同上
夏禹欲造獨木船知梓潼縣尼陳山有梓木徑
一丈二寸令匠者伐之樹神爲童子不伏禹責
而伐之 蜀記
天子乘龍舟鳥舟浮于大沼 穆天子傳
越絕書舟名須慮

晉平公使叔向聘于吳吳人拭船以送之左五
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豹裘者叔向歸以告平
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
對曰君爲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
鍾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
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說苑
秦爲太白船萬艘欲以攻楚 蜀王本紀
昆明池漢時有豫章船一艘載一千人 三輔故事
漢武帝思懷往者李夫人不可復得時始穿昆

靈之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
時日已西傾凉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遒因賦落
葉哀蟬之曲曰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
冷而寂寞落葉依於重扃望彼美之女兮感余
心之未寧帝聞唱動心悶悶不自支持命龍膏
之燈以照舟內悲不自止 拾遺記
虯泉池在五柞宮北中有追雲舟起風舟待僊
舟含烟舟或以沙棠爲楫欖或以木蘭文梧爲
櫓棹又起五脩臺于月下 洞冥記

帝乘銜淵靈鵠之舟以香金爲鈎霜絲爲綸丹鯉爲餌釣于臺下得白鮫焉

大液池中有鳴鶴舟容與舟清曠舟採菱舟越女舟

昆明池中有弋樓舟

昆明池中有橦雷舸

靈池中有轉羽舫凌龍舫凌波舫

影娥池中有遊月船觸月船鴻毛船遠見船載數百人或以青桂之枝爲櫂或以木蘭之心爲

楫綠寶之竹爲篙紉石之脈爲纜也石脈出晌東國細如絲可縋萬斤生石裏破石而後得此脈縈緒如麻紵也名曰石麻亦可爲布也

漢武帝乘鬱金樹造積翠池自吹縹玉笛

地理志有京兆尹船司空注云本主船之官遂以名縣

婕好接帝于太液池作千人舟號合宮之舟池中起爲瀛洲榭高四十尺帝御流波文縠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瓊輕綃廣榭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玉甌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大起后順風揚音無方長噏細嫋與相屬后裙髀曰顧我顧我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爲我持后無方捨吹持后履久之風霽后泣曰帝思我使我仙去不得悵然曼嘯泣數行下帝益愧愛后賜無方千萬入后房闥他日宮姝幸者或襞裙爲縐號曰留仙裙

以桂之舟辰龜之舸

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淪波舟

舟名青翰十翼赤馬

綠鷁蔥鷰皆船名

管寧送海舟欲覆乃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過皆在此風乃息

管寧死遼東三十七年歸柩而阻海風同行數十船俱沒惟寧船望見火光投之得島嶼及上

岍無火亦無人玄晏先生以爲有道之感 地理志

孫權乘飛雲大船 吳都賦

諸葛恪製鴨頭船 吳志

孫皓嘗問詩云泛彼柏舟唯柏舟乎張尚對曰詩言檜楫松舟則松亦中舟也 環濟吳紀

長史劉繪循治洛陽以東運渠通州嘗用赤馬舟 齊書劉名 ○杜預表

天泉池有紫宮舟升進舟曜陽舟飛龍舟射猳舟靈芝池有鳴鶴舟指南舟舍利池有雲母舟

無極舟都亭池有華泉舟常安舟 晉宮閣記

翟陽字道淵始安守干寶與湯通家遺湯一船物史曰翟公廉潔致書乞委船而還湯既無反致乃以貨之買絹物寄還寶寶本以爲惠而反煩之益歎愧焉 晉書

晉時錢塘浙江有樟林桁大船每有來者輒漂溺搖揚而不可禁嘗鳴鼓錢塘江頭凌浪如故惟船吏卓興能相制伏及興死遂廢去 異苑

晉徐榮者瑯琊人嘗至東陽還經定山舟人不慣誤墮洄澓中遊舞濤波垂欲沈沒榮無復計唯至心呼觀世音斯須間如有數十人齊力引船者踊出澓中還得平流沿江還下日已向暮天大陰闇風雨甚駛不知所向而濤浪轉盛榮誦經不輟口有頃望見山頭有火光赫然廻柂趣之逕得還浦舉船安穩既至亦不復見光同旅異之疑非人火明旦問浦中人昨夜山上是何火光衆皆愕然曰昨風雨如此豈如有火理吾等並不見然後了其爲神光矣 法苑珠林

宋沙門竺惠慶廣陵人也經行修明元嘉十二年荊揚大水川陵如一惠慶將入廬山船至小石暴風忽起同旅已得依浦唯惠慶船未及得泊飄颺中江風疾浪涌靜待淪覆慶正心端念誦觀世音經洲際之人望見其船迎飈截流如有數十人牽挽之者還到上岸一舫全濟

宇佩初赴衡州于兩艦舫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繡盛設帷屏陳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填咽

江革自武陵王長史徐都官尚書將還所給一艑舸艚偏欹不得安卧乃于西陵斫取石數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 南史

王琳每戰勝艦則有聲如野猪其戰艦千載以野猪爲名 南史

陳後主時船下有聲云明年亂視之得嬰兒長三尺而無頭 上

北齊沙門靈昭甚有巧思武成帝令于山亭造流杯池船每至帝前引手取杯船即自住上有

木小兒撫掌遂與絲竹相應飲訖放杯便有木人遂還上飲若不盡船終不去未幾靈昭忽捫心疑有刃刺須臾吐血而終 太平廣記

隋梁睿請伐陳文帝詔曰陳國未盡落節誠須責罪興師若命水龍終當屈服 水龍謂戰艦之

有龍舟鳳艒 艒舟也 隋志

行次洛口御龍舟皇后御翔螭舟又有小水殿九名浮景舟諸妃嬪所乘又有大朱航三十六名漾綵船貫人美人及十六夫人所乘又有朱烏航二十四艘蒼螭航二十四艘白虎航二十四艘玄武航二十四艘又有飛羽舫六十艘青鳧舸十艘凌波舸十艘宮人習水者乘之餘又有五樓船五十二艘諸王公主及三品以下坐三樓船一百二十艘四品官人及四道場玄壇僧尼道士坐二樓船二百五十艘五品以上及諸國蕃官乘板䑲二百艘載羽儀服飾百官供奉之物黃篾舫二千艘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從官并及五品以上家口坐又有平乘五百艘青

龍五百艘艨艟五百艘八擢舸二百艘艓艋舸二百艘並十二衛所乘 大業拾遺

楊素進取陳之計造大艦名曰五牙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六百人 本傳

隋處士元藏璣至海中滄洲去中國數萬里藏璣忽歸洲人製凌風舸送之激水如飛旬日之間即抵東萊 杜陽雜編

隋既平陳南海有五六百家居水爲亡命號曰遊艇子

隋煬帝討遼東封德彝船沒與舟所死暴文
封郎當得僕射此必未死使人求之公抱得一
板沒于大海中力盡欲放之忽憶楊公之言復
勉力持之胸前為板所摩擘肉破至骨衆救
得之後果官至僕射（定命錄）
伏羲始乘牛馬而制鞿縻鞭杖軒轅作挽輅少
昊制牛車奚仲制馬車而造鞍韵勒羈駕六馬
建旂旌旂旐以別尊卑等級夏禹制輦周公制
進賢四望二車秦始皇作轎漢高祖作竹兜漢

武帝作羊車芝車（物原）
月旦為朔車之旃亦為朔名齊實異所當辯也（尹文子）
膠車木馬不利遠賈（易林）
墨子刻木雞以厲天下不如三寸之車轄管青
鑄騏驥于金象不如駑馬之周用（抱朴子）
山車垂句山車者自然之車也句者曲也不揉
治而自員曲故言垂句（禮斗威儀）
象車者山之精也王者德澤流洽四境俱出（宋書）

故車之精名曰寧野如轄車見之傷人目呼其
名則無害（白澤圖）
古之為軫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撩以象列
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賈子）
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佩玉為度上有雙衡
下有雙璜衡牙玭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行
以采茨趨以肆夏步環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
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大戴禮）
作車當取大良白槐之輻朱爽之輞（古□□）

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班龍別有五十天仙
執采旄之節佩金剛靈璽戴天真之冠（漢武內傳）
八皇老君乘黃琅之車把紫鳳之節（太□□王□）
五帝真人並乘八景玉輿（□玄傳）
玄母乘三素之輿（上清訣）
紫元夫人歌云命駕玉錦輪（真誥）
靈景道君乘赤雲車（同天紀）
岐伯乘絳雲之車駕十二白鹿游蓬萊之上（□□□仙）

軒轅氏作于空桑之北紹物開智見轉風之蓬不已者于是作制乘車横木爲軒直木爲輈以尊太上（路史）

黃帝作車少昊時略駕牛奚仲駕馬（古史考）

乘雅作駕寒哀作御奚仲作車（呂氏春秋）

鯀服牛相士乘馬胲作駕（世本）

戎車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章夏后氏以日月

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周禮）

王肅曰古者一轅之車夏后氏駕兩馬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以一謂之駟

巾車（車官之長主車者）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illegible]）而等叙之以治其出入○王之五路（[illegible]）一曰玉路（以玉飾諸末）錫（[illegible]）樊纓十有再就（[illegible]）建大常十有二斿（[illegible]）以祀金路（以金飾諸末）鉤（[illegible]）樊纓九就（[illegible]）建大旂（[illegible]）以賓（[illegible]）同姓以封象路（以象飾諸末）朱（以朱飾勒）樊纓七就（[illegible]）建大赤（[illegible]）以朝異姓以封革路（[illegible]）龍勒（以龍文飾）條纓五就（[illegible]）建大白（[illegible]）以即戎封以四衛（[illegible]）木路（[illegible]）前樊鵠纓（[illegible]）建大麾（[illegible]）以田以封蕃國（[illegible]）王后之五路（王后有五路）重翟（[illegible]）厭翟（[illegible]）安車（[illegible]）翟車（[illegible]）輦車（[illegible]）○重翟錫面

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複尾櫜疏飾小服皆疏素車棼蔽犬複素飾小服皆素藻車藻蔽鹿淺複革飾駹車雚蔽然複髤飾漆車藩蔽豻複雀飾○服車五乘（[illegible]）孤乘夏篆（[illegible]）卿乘夏縵（[illegible]）大夫乘墨車（[illegible]）士乘棧車（[illegible]）庶人乘役車（[illegible]）○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illegible]）其用無常（[illegible]）

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illegible]凡賜闕之毀折入齎于職幣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及塟執蓋從車持旌及葬啓闕陳車小喪共匶路與其飾歲時更續共其弊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周禮

車人爲車[illegible]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渠三柯者三行澤者欲短轂[illegible]行山者欲長轂(山多阪險故用長轂)短轂則利[illegible]長轂則安[illegible]行澤者反輮[illegible]行山者反輮[illegible]反輮則易反輮則完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柏車二柯凡爲轅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徹廣六尺鬲長六尺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所以爲轂輻牙也斬之以時者陽木則仲冬斬之陰木則仲夏斬之)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揱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illegible]陽也者稹理而堅[illegible]陰也者疏理而柔[illegible]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illegible]則轂雖敝不藃[illegible]轂小而長則柞[illegible]大而短則摯[illegible]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防捎其藪五分其轂之長去

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容轂必直（其鉤之紗欲其直）陳篆必正（采以約之爲篆文）施膠必厚（明膠之厚欲其厚也）施筋必數（幔轂之筋欲多也數謂密也）幬必負幹（幬謂覆也幬以革幔轂欲其革負于幹外見而負于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揉輻必齊（揉以火揉之欲其齊）平沈必均（沈輻以水所以均輕重）直以指牙（輻然後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凡爲輪行澤者欲杼（澤多泥故杼其輪之）行山者欲侔（山多石故欲上下相等而圓滑也）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譬如以刀而割泥也）是故塗不附（故雖行濕地而泥不附者也）侔以行山則（以輪之侔而行山者）是摶以行石也（譬如以圓滑之物而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

甐于鑿（不甐謂不動于鑿中也）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輪中規則圜矣）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謂國人無以加其巧矣）

輪人爲蓋（蓋取其圜）達常圍三寸桯圍倍之六寸信其桯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上欲尊而

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其勢順霤力又反）蓋已崇則難為門也（門高難為）蓋已卑是蔽目也（卑則蔽前不見）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紘（善為蓋者不冒不紘有衣而不以綠係）殷畝而馳不隊（隊讀謂墜如平畝而馳且落不落之狀）謂之國工

輿人為車（車謂五路）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為之較崇六分其廣以一為之軫圍參分

軫圍去一以為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為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為轛圍圍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如生於此）繼者如附焉（如附於幹）凡居材大與小無并（若處材得其所以小入大大之失）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輈人為輈（輈車轅也）輈有三度（其數也）軸有三理（其）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國馬之輈深四尺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為媺也二者以為久也三者以為利也軌前十尺而策半之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為之軸圍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當兔之圍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為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為踵

圍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故輈欲頎典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

人謀（人所以御馬故車之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揵（[illegible]）

（[illegible]）在行數千里馬不契需（[illegible]）

（馬不傷于蹄下車當于路也）終歲御衣衽不敝（[illegible]）

（不損衣裳者也）此唯輈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良輈環灂自伏兔不至軏七寸軏中有灂謂之國輈軫之方也以象地也（[illegible]）蓋之圜也（[illegible]）以象天也（[illegible]）輪輻三十（[illegible]）以象日月也（[illegible]）蓋弓二十有八（[illegible]）以象星也（[illegible]）

龍旂九斿（交龍爲旂其斿有九諸侯建之）以象大火也（[illegible]）鳥旟七斿（[illegible]）以象鶉火也（[illegible]）熊旗六斿（[illegible]）以象伐也（[illegible]）龜蛇四斿（[illegible]）以象營室也（[illegible]）弧旌枉矢（[illegible]）以象弧也（[illegible]）

車古者曰車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車舍也行者所處若車舍也天子所乘曰玉輅以玉飾車也輅亦車也謂之輅者言行於道路也象輅金輅木輅各隨所以爲飾名之也鉤車以行爲陣鉤股曲直有正夏所制也胡車車胡以罪沒入爲官奴者引之殷所制也元戎車在軍前啟突敵陣周所制也輂車人所輂也狛車狛伯也大也丁夫服任之小車也羊車羊祥也祥善也善飾之車今犢車是也墨車漆之正黑無文飾大夫所乘也重較其較重卿所乘也役車給役之車也棧車棧靖也麻靖物之車也皆

庶人所乘也軘車戎者所乘也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也衣車前戶所以載衣服之車也獵車所乘以畋獵也小車駕馬輕小之車也駕馬宜輕使之局小也高車其蓋高立載之車也安車蓋卑坐乘今吏之乘小車也驢車羊車各以所駕名之也檻車上施欄檻以格猛獸之車也軺車軺遙也遙遠也四向遠望之車也輜車載輜重臥息其中之車也輜廁也所載衣物雜廁其中也軿車軿屏也四

而屏蔽婦人所乘牛馬也輜軿之形同有邸曰
輜無邸曰軿輈句也轅上句也衡橫也橫馬頸
上也游環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游移
前却無常處也脅驅在服馬外脅也陰陰也橫
側車前以陰笭也靷所以引車也鋈金塗沃也
治白金以沃灌靷環也續續靷端也文鞇車中
所坐者也用虎皮有文采因與下輿相連著也
軾伏也在前人所伏也軾式也所伏以式敬者
也靯鞲車中重薦也輕靯鞲小貂也轂埆也體

堅埆也轅援也車之大援也枕橫在前如臥牀
之有枕也枕橫也橫在下也薦板在上如薦席
也齊人謂車枕以前曰縮言局縮也兗冀曰育
御者坐中執御育育然也較在箱上為辜較也
立人象人立也或曰陽門在前曰陽兩旁似門
也槅扼也所以扼牛頸也馬曰烏啄下向又馬
頸似烏開口向下啄物時也彊隆言體隆而彊
也或曰車弓似弓曲也其上竹曰郎疏相遠晶
晶然也輻複也重複非一言之也輞罔也罔羅

周倫之外也關西曰輮言曲輮也或曰輾輾綿
也綿連其外也輪綸也言彌綸也周匝之言也
輻言輻輳入轂中也輿與也軸抽也入轂中可
抽出也釭空也其中空也鐧閒也閒釭軸之間
使不相摩也轄害也車之禁害也輾裹也裹軹
頭也軹指也如指而見于轂頭也笭橫在車前
織竹作之孔笭笭也蓋在上覆蓋人也軬藩也
蔽水雨也轑蓋叉也如屋構橑也杠公也衆叉
所公共也輗輗猶祕齧也在車軸上正輪之祕

齧前却也屐似人屐也又曰伏兔在軸上似之
也又曰輹輹伏也伏於軸上也鉤心從輿心下
鉤軸也縛在車下與輿相連縛也棠蹲也在車
兩旁蹲幰使不得進却也幰憲也禦熱也紲制
也牽制之也紛放也防其放弛以拘之也轡咈
也牽引咈戾以制馬也勒絡也絡其頭而引之
也銜在口中之言也鑣苞也所以在旁苞斂其
口也鞅嬰也喉下稱嬰言纓絡之也其下飾曰
樊纓其形樊樊而上屬纓也𩌦經也橫經其腹

下也靽半也拘使半行不得自縱也羈檢也所
以檢持制之也韁疆也繫之使不得出疆限也
鞧遒也在後遒迫不得使却縮也負在背上之
言也靷懸也何以懸縛軛也 釋名
古者有命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
力者然後命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
飾車駢馬皆有罰 韓詩外傳
辟惡車秦制也 古今注
武帝作畫雲車

東郊之日親率公卿戴青幘被青衣駕蒼馬公
卿以下車駕如常法 續漢官儀
封禪爲滿輪車惡傷土石草木
玉金象革木等路是爲五路並天子之法車皆
朱班漆輪青爲橫文三十輻法月之數朱椽二
十八象宿兩箱之後皆玳瑁爲鵾翅加以金銀
雕飾世俗謂之金鵾車
車坐乘者謂之安車倚乘者謂之立車亦謂之
高車按周禮唯王后有安車也王亦乘之自漢
已來制乘輿乃有之有青立車青安車赤立車
赤安車黃立車黃安車白立車白安車黑立車
黑安車合十乘名爲五時車俗謂之五帝車 上
車有巾蓋謂之武剛車武剛車者爲先驅又有
屬車輕車爲後殿焉 兵法
皂輪車青油幢朱絲絡諸王三公有功者特加
之 晉書
帝嘗大備法駕嫌屬車太多顧謂閻毗曰開皇
之日屬車十二乘于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

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朕欲減之從何爲可毗曰
臣初定數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蔡
邕等議屬車八十一乘此起于秦遂爲後式故
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
爲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
議晉遷江左唯設五乘尚書建平王宏曰八十
一乘義兼六國三十六乘無所準憑江左五乘
儉不中禮但帝王文物旂旒之數爰及冕玉皆
用十二今宜準此設十二乘開皇平陳因以爲

法令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
以為差等帝曰何用秦法大駕宜三十六法駕
宜十二小駕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類也 北史
玄女為帝制司南車當其前記里鼓車居其右 黄帝內傳
記里鼓車一名大章車晉安帝時劉裕滅秦得
之有木人執槌向鼓行一里打一槌 古今注
黄帝與蚩尤戰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兵士皆
迷于是作指南車 上

舜時金車見帝庭 瑞應圖
周公致太平越裳氏來獻白雉一黑雉二象牙
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軿車五
乘皆為司南之製 古今注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
項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
有執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于窮矣
說苑
晉平公為馳逐之車龍旌象色挂之以犀象錯
之以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于殿下令羣臣
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
田差爾三過而不一顧何為也田差對曰臣聞
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
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
桀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曰善
乃命左右去車 上
子路與巫馬期薪于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
師氏者脂車百乘觴于韞丘之上子路與巫馬

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
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
仰天而歎闟然投鎌于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
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
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故負薪先
歸 韓詩外傳
齊慶封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
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 左傳
西門豹為鄴令佯亡其車韓令吏求之不能得

使人求之而得之家人屋間 子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
種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復得一人問曰此是
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
軛今又曰車軛是何種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
鬬 上
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予車轂
跪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 淮南子
俗說齊人有空車行魯人有負釜者使持釜置

車中行三百里歸別取釜不相問亦不謝後車
家繫獄當死釜主徑往篡之穿壁未達門極哉
車者怒不肯出釜主慚欲供死明日主者以車
白齊君齊君義而原之 風俗通
漢昭帝崩霍光奏遣太僕以軨轎車迎曾孫爲
帝
郭丹字少卿從師于長安買符入函谷關記入
封符乞乃慨然歎曰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 東觀漢記

劉翊曾行于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
喪遇寒冰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
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策馬而
去 東漢書
袁忠爲沛相乘葦車到官以清亮稱
及賀爲彭城相袁閎往省謁變姓名徒行既至
數日吏不敢通阿母出見驚白夫人乃密呼入
去遣車送之閎稱眩疾不肯乘車
許劭字子將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

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客曰吾輿服豈可
使許子將見 並上
吳有徐隨居丹徒左慈過隨門下有客車六七
欺慈云徐公不在慈去客皆見牛在楊樹杪車
轂中皆生荊木客懼逐慈叩頭陳謝客還見牛
如故轂中亦無復荊木 神仙傳
房麗者趙之賢人立東門之外有行商車轄亡
麗告之悟復更告商人怒曰吾轄自亡何須汝
告惠加于己而反怒之蓋亦比之草木草木有

心矣 荀子

阮裕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命焚之 晉書

安平王孚薨給轀輬車一乘 晉公卿禮秩

鹿幡軺梁制三公開府尚書令給之鳳轄軺尚書僕射中書監祕書監臨之聊泥軺尚書列卿等給之龍雀軺諸王除刺史帶將軍給之方蓋軺中丞給之朱兩幡二千石皂蓋朱兩幡千石

六百石朱左幡 隋書

廣博物志卷之四十終

廣博物志卷之四十一

隴西董斯張纂
郡人尤森羨訂

食飲 [illegible]

王者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晡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 白虎通

膳夫 [illegible] 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凡王之饋食用六穀 [illegible] 膳用六牲 馬牛羊[illegible]

飲用六清 [illegible] 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 [illegible] 醬用百有二十甕 [illegible]

王日一舉 [illegible] 鼎十有二 [illegible] 物皆有俎 [illegible] 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 [illegible] 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 [illegible] 王齊日三舉 [illegible] 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烖則不舉 [illegible] 邦有大故則不舉 [illegible]

王燕食 [illegible] 則奉膳贊祭 [illegible]

（[illegible]饋之）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凡王之稍事（有小事而飲酒）設薦脯醢王燕飲酒則為獻主（[illegible]不與臣敵故膳夫代王爲主獻賓）掌后及世子之膳羞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illegible]以內及脩脯頒賜羣臣皆膳夫掌之）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歲終則會（[illegible]）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不以有司法數制之[illegible]）

（[illegible]）

內饔（[illegible]）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割肆解肉也亨煮也煎和齊以五味也）辨體名肉物（[illegible]名肉物[illegible]之屬）辨百品味之物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取其饌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選擇其中御者）共后及世子之膳羞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眡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

外饔（[illegible]）掌外祭祀之割亨（[illegible]）共其脯脩刑膴（[illegible]）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饔食之事亦如之（[illegible]）邦饗耆老孤子（[illegible]）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illegible]）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illegible]）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鱻薧之物（[illegible]）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凡令禽獻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凡用禽獻春行羔豚（[illegible]）膳膏香（[illegible]）夏行腒鱐（[illegible]）膳膏臊（[illegible]）秋行犢麛（[illegible]）膳膏腥（[illegible]）冬行鱻羽（[illegible]）膳膏羶（[illegible]）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亨人（[illegible]）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齊多少也水[illegible]大者有多少之數[illegible]）[illegible]亨煮辨膳羞之

物祭祀共大羹鉶羹（[illegible]）賓客亦如之

腊人（[illegible]）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小物全乾[illegible]）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illegible]）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籩人掌四籩之實（[illegible]）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藤榛實加籩之實菱芡㮚脯羞

籩之實糗餌粉餈○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illegible]）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房中之羞）凡籩事掌之

醢人掌四豆之實（[illegible]）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雁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illegible]）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illegible]）王舉則共醢六十罋（[illegible]）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illegible]）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罋（[illegible]）凡事共醢

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罋（[illegible]）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醯五

十罋（[illegible]）凡事共醯（[illegible]）

一切衆生有四種食以資諸天得自在持何等爲四一麤段及微細食二觸食三意思食四識食何等衆生應食麤段及微細食如閻浮提人等飲麨豆肉等名爲麤段食按摩澡浴拭膏等名爲微細食自外三洲下人及六欲諸天等並以麤段微細爲食自此以上色界無色天並以禪悅法喜爲食無復麤段微細食也問曰何等衆生以觸爲食答曰一切卵生得（[illegible]）以觸爲

食何等衆生以思爲食若有衆生意思資潤三益諸根壽命者此等皆用思爲食何等衆生以識爲食所謂地獄衆生及無邊識處天等等皆用識持以爲其食四天王天並食須陀味朝食一摶暮食一摶食入體轉成身是須陀味閻林池花皆自然生是須陀味亦能化作佉陀摩尼等八種飲食一切欲界諸天食亦如是色界諸天從初禪乃生遍淨以喜爲食無色界已上諸天以意業爲食問曰諸天飲食云何答曰如經

說云欲界諸天隨其好惡貴賤不同其福厚者隨其所思無不具足飲則甘露盈杯食則百味俱至其福薄者雖有飲食恒不稱心以不足故猶下食來故經云壁屍如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飲色有異上者見白中者見黃下者見赤色界諸天以禪悅爲味若以四食言之唯有觸食法也

文王嗜菖蒲菹曾皙嗜羊棗屈到嗜芰二三子甘之與曾異也 呂覽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韓非子

昔者仲尼先飯黍侍者掩口笑子游揚褏而諺曾子揮指而哂以聖賢之舉措非有謬也而不免於嗤誚笑況世人未有名稱其容止文華能免於其誚者鮮也 劉子

魯有儉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鉶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弟子曰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善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吾親也 說苑

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苔菜耳矣公聞之往燕焉睹晏子之食也公曰嘻夫子之家如此其貧乎而寡人不知寡人之罪也晏

子對曰以世之不足也脫粟之食飽士之一乞也炙三弋士之二乞也五卵士之三乞也嬰無倍人之行而有參士之食君之賜厚矣嬰之家不貧再拜而謝 晏子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公曰請進煖食晏子對曰嬰非君奉饋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 上

伍子胥適吳治味以求親闔閭任而安之 吳越

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 北史

陳尼性多猜忌每得酒食必先撥捐之然後乃食子高告之曰子無然也侶有態者昔君子之於酒食有率卒之義無捐放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如擇假令不潔其下溢其陳尼曰吾知其無益意欲如此子高曰意不然也夫木之性以隳括自直可以人而不如木乎子不見夫雞耶聚穀如陵嬴而啄之君縱子之意則與雞寧有異乎陳尼嘅曰吾今而後知過矣請終改之 孔叢

漢景帝為太子時常鍾愛既居東宮文帝念之日以太子之食必料差殊乃命所任每日具兩槅槓以賜之

樊曄與世祖少遊舊微還河東都尉引見雲臺世祖微時嘗以事拘新野曄為市吏饋餅一笥帝不忘乃賜御服及乘輿衣物因戲之曰一笥餅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辭謝 後漢書

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食赤烏之麥飲化益之玄醴折張掖大宛之蒜歃首陽鄒理之鹽 化書

第五倫字伯魚修行清白常召見上曰聞卿為吏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對曰臣生遭饑饉米食萬錢不敢妄過人飯 東觀漢記

呂子義當世清賢士也有傳人往存省嫌其設酒食懷乾糒而往 王人榮其降巳乃盛為饌義出懷中乾糒求一杯冷水而食之為率更令有人號之宿非其度數之內子義燃燭危坐通曉

目不轉睛膝下不移處（何氏語林）

郭林宗嘗不豫夜問命作粥魏德公為之進林宗一歠以杯擲地怒而呼之曰為粥不加味如何可食德公無變色（別傳）

郭林宗友來夜冒雨剪韭作餅

陳蕃待客拌飯以鹿脯芼羹以牛脯未嘗別為異饌

左慈明六甲能役鬼神坐致行廚

束晳餅賦有牢九之目蓋食其名也酉陽雜俎

引伊尹書有能上牢丸湯中牢丸九字乃是丸字（牢丸今湯餅也□月餅餅）

劉穆之好往妻兄江氏乞食多見辱江氏慶會囑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曰檳榔消食君乃饑何須此穆之為丹陽令以金盤貯檳榔一斛進之

宋公至長安得姚泓時故大官丞程李者了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何者最先李曰仲秋御景離蟬欲靜熒熒曉風凄凄夜冷臣當此景惟能

靛餅公曰善李乃稱曰安定噎鳩之麥洛陽董德之磨河東長若之葱隴西舐背之犢抱罕赤髓之羊張掖北門之豉然以銀屑煎以金銚洞庭負霜之橘仇池連蒂之椒調以濟北之鹽剉以新豐之雞細如華山之玉屑白如梁甫之銀泥既闔香而口闊亦見色而心迷公曰善（□□□大□切餅叱）

陶淵明日用銅鉢煮粥遇火發則再拜曰非有是火何以充腹（別傳）

謝僕射問大常苗吳領軍坐久吳留作食曰已身使婢賓狗供客此得一頓食殆無復氣可與語（□□□）

齊明帝嘗使食捉竹筋謂衛尉應昭光曰卿解我用竹筋意否答曰昔夏禹衣惡往誥流言象箸麥腹先哲所誡今辛情非素清風反古太平之跡惟竹筋而已（談藪）

河南人趙真與其鄉人諸生至長安至新安界遇霖雨糧乏相謂曰誤那得美食邪應時美飯

備具有人竊云進疏食（蔡撙傳 南史）

大官進食有裹蒸明帝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片破之餘充晚食（南齊書）

王儉問周顒卿山中何所食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菜食何味最勝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南齊書）

殷孚殷淳子也少有文風骨與侍中何勗共食孚羹盡勗曰益殷蓴羹勗司空無忌子也孚徐斂箸曰何無忌諱（南史）

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以肴膳器服車馬相高都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南史）

呂僧珍既有大勳任總心膂性甚恭慎當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屏氣鞠躬果食未嘗舉箸嘗醉後取一柑食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梁書）

洛中沙門數百人各請者城中食城皆許往明日五百合皆有一城齋時同過不相識聞乃知分身降焉（神僧傳）

彭城王攸自滄州召還父老相率具饌曰殿下雅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疏薄攸為食一口（北史）

崔瞻為侍御史在臺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食有一御史姓宋何瞻食便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匙箸觀瞻食罷而退明日攜匙箸恣情飲噉瞻曰我初不喚君食又不與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冒請鵝炙豈亦異是君定奇

士郎與同食（北齊書）

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文中子）

衛時有老母名曰難陀窮自作餅時尊者賓頭盧時到著衣持鉢入羅閱城乞食漸漸至老母難陀舍從地涌出舒手持鉢從老母難陀乞食是時老母見賓頭盧深懷瞋恚作是惡言比丘當知設汝眼脫我終不乞汝食是時賓頭盧即入三昧使雙眼脫出是時老母復倍瞋恚作使

沙門空中倒懸終不與汝食是時尊者從在空
倒懸老母復倍瞋恚正使沙門舉身烟出我終
不與汝食是時尊者復舉身出烟老母復倍瞋
而作是語正使沙門舉身然者我終不與汝食
是時賓頭盧使身盡然老母見已復作是語正
使沙門舉身出水我終不與汝食時賓頭盧舉
身盡皆出水老母見已復作是語正使沙門在
我前死我終不與汝食是時賓頭盧即無出入
息在老母前死老母見不出入息即懷恐怖衣

毛皆竪而作是語此沙門多所知識國王所敬
聞我家死必遭官事恐不免濟若還活者我當
與食是時賓頭盧即從三昧起時老母復作是
念此餅極大當更作小者與之時老母取少許
麪作餅餅遂長大老母見已此餅極大當更作
小者與之然餅遂大當取先作者與之然復諸
餅皆共相連老母語賓頭盧曰比丘須食者便
自取之何故相嬈乃爾賓頭盧報曰大姊我不
須食但須母欲有所說老母報曰何所戒勑賓
頭盧報曰今持此餅往世尊所若有誡勑我共
奉行老母報曰此事甚快是時老母躬負此餅
從賓頭盧從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白
世尊曰此母難陀是跋提長者姊慳貪獨食不
肯施人唯願世尊為說篤信之法使得開解爾
時世尊告老母曰汝今持餅施佛及諸比丘僧
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并貧窮者然故有餅可
持棄淨地及無虫水中即以此餅次第賦之及
著淨水中即時焰起老母見已尋懷恐懼世尊

漸與說法施戒生天之論苦集盡道即於座上
得法眼淨承事三尊受持五戒使發歡喜禮佛
而去（賢愚經）
肉之美者猩猩之脣獾獾之炙雋燕之翠述蕩
之掔旄象之約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
沃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之鱄東海之鮞醴水
之魚名曰朱鱉六足雚水之魚名曰鰩其狀若
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飛遊於東海菜之美者
崑崙之蘋壽木之華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

木玄木之葉焉餘瞀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菌鱣鮪之醢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卵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秬崑崙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漸水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呂氏春秋

其食則有渠滄之鳧煎以桂髓蔥庭之鴨蒸以蜜沐淇漳之鱣脯以青茄九江朱毬燮以蘭穌華滿夏潔酒以纖縞文選七命

割豢胎於孕豹宰潛肝乎豢龍晉陸機七徵

洞庭之鮒出於江岷乃使朱亥揮鋒騁巧妙技敷割皮骨繽紛霧散劉歆七華

龍腸之肪鳳趾之筋腐髓鹿腸鷰舌麒脯秋熊豢蹯文豹胎按胎豹胎也孔璠七引

堯時厨中自生肉脯薄如翣搖則風生使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翣脯帝王世紀

漢有五侯鯖若臣婁護丈于鯖結盟人致其爲之殽南嶽七

後漢溪夷田疆遣子魯居上城次子玉居中城小子倉居下城三壘相次以拒王莽光武遣劉尚征之尚未至倉獲白鷺爲臘乃舉烽請兩兄兄至無事及劉尚軍來倉舉火魯等以爲不實倉遂戰死焉酉陽雜俎

許芝爲祭肉取有筋觔猶恨其少魏志

夷狄之人寡饑不熟中國之民雖饑三日不啓口至死非食也吳章雅吉受而和之病人食之爲之輕體為乘飲之爲之所怒何也吳章雅吉之調存也呂子

鄙人有得腿背而美之及飯惡與人共食即少唯其中而共者因深其齊遂棄而俱不得食焉彼亡新王因欲取天下將乃樂與人分之及已得而重愛不肯與是背唾腿之類桓子新論

陳思王製驢蹄爲炙一甌值千金

虞悰字子深嘗行寄宿逆旅同宿客失脯疑悰爲盜悰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雞鵝多是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至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求還衣悰投之不顧（晉書）

宋陶潛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檀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南史）

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鱣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是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岏曰鱣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獷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廚永爲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岏議大怒汝南周顒與胤書勸令食菜胤末年遂絕血味（南史）

建元初劉瓛爲武陵王曄冠軍征虜參軍曄與僚佐飲自割鵝炙瓛曰應刃落俎膳夫之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南齊書）

高帝既爲齊王置酒爲樂羹膾既至崔祖思曰此味故爲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羹膾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炰鼈膾鯉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蓴羹豈關魯衛帝甚悅曰蓴羹故應還沈（南史）

虞悰善爲滋味和齊皆有方法豫章王嶷盛饌

享賓王問今日肴羞寧有所遺否悰曰恨無黃頷臛何曾食疏所載也（南齊書）

梁劉孝儀食鯖鮓曰五侯九伯令盡征之魏使崔劼李騫在坐劼曰中丞之任未應已得分陜騫曰若然中丞四履當至穆陵孝儀曰鄴中鹿尾乃酒餚之最劼曰生魚熊掌孟子所稱雞跖猩脣呂氏所尚鹿尾乃有奇味竟不載書籍每用爲恨孝儀曰定自如此或古今好尚不同梁賀季曰青州蟹黃乃爲鄭氏所記此物不書

未解所以答曰鄭亦稱益州虎妖何未見[illegible]

[illegible]

鹽人掌鹽之政令[illegible]以共百事之鹽

祭祀共其苦鹽散鹽[illegible]賓客共

其形鹽散鹽[illegible]王之膳羞共飴鹽[illegible]

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

[illegible]

鹽田在河東郡有一大澤澤中產鹽引水沃之

則自成鹽曰鹽田取之無盡不沃則無也

胡中有鹽瑩徹如水晶謂之玉華鹽[illegible]

[illegible]高昌有白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為枕貢之中國[illegible]

第五倫自度仕宦牢落遂將家屬客河東變易姓名自稱王伯齊常與奴載鹽北至太原販賣

崔慰祖喪父不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毀不滅性政當不進肴羞耳如何去鹽菜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illegible]

高昌國遣使貢鹽二顆顆如大斗狀白似玉乾蒲桃刺蜜凍酒白麥麪王公士庶皆不之識帝以其自萬里絕域而來獻數年方達文字言語與梁國略同經三日無祇對者帝命杰公迓之謂其使曰鹽一顆是南燒羊山月望收之者一是北燒羊山非月望收之者蒲桃七是洿林三是無半凍酒非八風谷所凍者又以高寧酒和之刺蜜是盬城所生非南平城者白麥麪是宕昌者非昌壘真物使者具陳實情麪為經年色

販至宕昌貿易填之其年風災蒲桃刺蜜不熟故駁雜鹽及凍酒奉王急命故非時爾因又問紫鹽醫珀云自中路遭北涼所奪不敢言之帝問杰公群物之異對曰南燒羊山鹽文理粗北燒羊山鹽文理密月望收之者明徹如冰以氈橐貯之可驗蒲桃洿林者皮薄味美無半者皮厚味苦酒是八風谷凍成者終年不壞今則其氣酸洿林酒滑而色淺故云然南平城羊刺無葉其蜜色明白而味甘盬城羊刺葉大其蜜色

青而味薄曰麥[illegible]之[illegible]熟色白如新今
麪如泥且爛由是知蜜麥之偽耳交河之間平
磧中掘深數尺有末鹽如紅如紫色鮮味甘食
之止痛更深一丈下有瑿珀黑逾純漆或大如
車輪末而服之攻婦人小腸癥瘕諸疾彼國珍
異必當致貢是以知之（[illegible]）
或云儀狄初作酒非虞酒含老而岐[?]有酩醴
黃帝内傳有王母之酒而仲虞爲酏醪其來尚
矣（路史）

三禮圖云射爲罰爵之豐作人形豐國名其君
以酒亡國戴盂以戒酒按崔駰酒箴云豐侯沉
酒荷罌負缶自僇於世圖形戒後
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
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凡事共酒而入於
酒府（[illegible]）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illegible]）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illegible]）
（[illegible]）入於酒府（[illegible]）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

飲于賓客之禮（[illegible]）凡飲共之
酒正（[illegible]）掌酒之政令（[illegible]）以式法
授酒材（[illegible]）凡爲公
酒者亦如之（[illegible]）辨五齊之
名（[illegible]）一曰泛齊（[illegible]）
（[illegible]）二曰醴齊（[illegible]）三曰盎
齊（[illegible]）四曰緹齊（[illegible]）五曰沈齊（[illegible]）
（[illegible]）辨三酒之物（[illegible]）
一曰事酒（[illegible]）二曰昔酒（[illegible]）三曰清酒（[illegible]）

（[illegible]）辨四飲之物一曰清（[illegible]）
（[illegible]）二曰醫（[illegible]）三曰漿（[illegible]）四曰
酏（[illegible]）掌其厚薄之齊（[illegible]）以
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
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illegible]）以實
八尊（[illegible]）大祭三貳（[illegible]）
（[illegible]）中祭再貳（[illegible]）小
祭壹貳（[illegible]）皆有酌數（[illegible]）
唯齊酒不貳（[illegible]）皆有器量（[illegible]）

[illegible]其賓客之醴酒共后之致飲於賓客之醴皆酌籍皆使其士奉之（○）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illegible]酒正奉之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掌酒之賜頒皆有法以行之[illegible]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illegible]酒正之出日入其成[illegible]月入其要[illegible]小宰聽之[illegible]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illegible]

萍氏[illegible]掌國之水禁[illegible]幾酒[illegible]謹酒[illegible]禁川游者[illegible]

酒者乳也王者法酒旗以布政施天乳以哺人[illegible]

採南燭草煮其汁為酒碧映五色服之通神[illegible]

西北荒中有玉饋之酒酒泉注焉廣一丈深三丈酒美如肉澄清如鏡上有玉尊玉籩取一尊一尊復生焉與天同休無乾時飲此酒人不死 神異經

梁武帝東行記有覆船山酒溢山高驪山云昔高驪有女東海神乘船致酒禮聘之女不肯行海神撥船覆酒流入曲阿故傳曲阿有美酒曲阿在丹徒縣[illegible]

月氏有井色如酒因名酒井[illegible]

君山左右皆有美酒數斛得飲之者不死 湘中記

瓏說古酒名[illegible]

枳椇子美如餳能令酒味薄若以其木為屋柱一屋之酒皆薄[illegible]

訶陵國以柳花為酒

南昌國有酒山山有泉其味如酒飲之甚美醉經月不醒

赤土國物產多同於交趾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亦香美 隋書

頓遜國有酒樹似安石榴采花汁停杯中數日

成酒瑆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割之以釀酒則味如醇酎飲一合三旬不醒飲甜溪水隨飲而醒 洞冥記

枸樓國僁藥取之樹腹中青田核以水注之少頃成酒 異物志

酒滓謂之醅母 集韻

王母會帝於嵩山飲帝以護神養氣金液流暉之酒又有延洪壽光之酒 黃帝內傳

桀王天下酒濁而殺廚人紂王天下熊蹯不熟

而殺廚人 纏子

赤烏之人獻酒千斛於天子 穆天子傳

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說苑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公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新序

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閭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而

狗迓而齕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韓子

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走退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

不見也雖然昔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上

漢武作無愁酒飲之令人無憂 十洲記

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前導以文虎文豹後列雕麟紫麏曳丹玉之履敷碧蒲之席黃莞之薦共玉帳高會薦清澄琬琰之膏以爲酒 拾遺記○又漢武內傳曰王母云次藥有太玄之酪

麋飲棗出眞陵之山食一枚大醉經年不醒東方朔嘗遊其地以一斛歸進上上和諸香作丸

大如芥子每集羣臣取一丸入水一石頃刻成酒味愈醇醪謂之麋飲酒又謂之眞飲酒又謂之倦鄉酒香經年不歇 拾遺記

酒有蘭生漢武百味酒也玉璏隋煬帝得法于胡人者也

侍者乃進溟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卮卮出波祇之國酒出洪梁之縣此屬右扶風至哀帝廢此邑南人受此釀法今言雲陽出美酒兩音相亂矣 拾遺記

鄒陽酒賦曰清者爲酒濁者爲醴清者聖明濁者頑騃中聖之說或起此乎

蔡邕飲至一石常醉在路上臥人名曰醉龍

孟佗字伯良以葡萄酒一斛遺張讓卽拜涼州刺史 後漢書

袁紹辟鄭玄及去餞之城東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 後漢書

華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常整其衣冠號曰華

獨坐 [illegible]

仙翁爲客設酒不令人傳之兒杯自至人前若不盡者則杯不去 神仙傳

左慈拔簪以畫杯酒卽中斷分爲兩向

山簡酒後嘗醉折節不休

北齊南高性嗜酒每與客飲輒行射覆令不中者卽投一色如其色數命浮以大白客有不勝飲者輒逃去高亦不顧笑謂客曰此飲中之逃竟容俗物知耶 [illegible]

魏陳思王爲鵲頭杓浮於九曲酒池王意有所勸鵲頭則迴向之又爲鵲尾杓長而直王意有所到處於鐏上旋之鵲尾則指之

漢末時有一人腹內痛晝夜不眠勑其子曰吾氣絕後可剖視之死後其子果剖之得一銅鎗後華佗聞之便往出巾箱內藥投之鎗即化爲清酒

管輅頓飲三斗而清辯綺粲楊雄酒不離口而

太玄乃就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飲之千日醉

任城王六月沈飲忽失所在人以爲中酒毒而化

邴原初辭家求學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閒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師陳仲弓汝南則友范孟博涿郡則友盧子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以一燕飲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

朝議推唐彬楊宗爲監軍晉武帝問散騎常侍文立曰彬宗孰可用立對曰彬宗俱立事績在西不可失也然宗有酒唯彬性在財欲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唯酒難改遂用彬

太華有九醞酒以三薇漬麴蘖蘖出西羌麴出北胡胡中有指星麥四月火星出麥熟而獲之以水漬麥三夕而萌芽平旦雞鳴而用之俗

人呼爲雞鳴麥以之釀酒醇美久含令人齒動若大醉不叫笑搖動令人肝腸消爛俗人謂之消腸酒或云醇酒可爲長宵之樂兩說同而事異也閭里歌曰寧得醇酒消腸不與日月齊光

姚馥好讀書嗜酒每醉時好言帝王興亡之事善戲笑滑稽無窮常歎云九河之水不足以漬麴蘖八藪之木不足以作薪蒸七澤之麋不足以充庖俎凡人禀天地之精靈不知飲酒者動

陶含氣耳何必木偶於心識乎好啖酒猶鶴也
渴於醇酒羣輩嗤弄狎之呼為渴羌及晉武踐
位忽思見叡立於階下帝奇其倜儻擢為朝歌
邑宰叡辭曰老羌異域之人遠隔山川得遊中
華已為殊幸請辭朝歌之縣長充養馬之役時
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紂之故都地有美
酒故使老羌不復呼渴叡於階下高聲而對曰
馬圉老羌漸染皇化溥天夷貊皆為王臣今若
歡酒池之樂更為殷紂之民乎帝撫玉几大悅

即遷酒泉太守地有酒泉其味若酒叡乘醉而
拜受之遂為善政民為立生祠[illegible]
孔奕為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
入門奕遥呵之曰人餉吾兩罌酒其一何故非
也檢視之一罌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
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illegible]
晉為荊州長沙寺僧法遇弱年好學篤志墳典
事道安為師解悟非常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
沙寺講說衆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有一僧飲
酒廢夕燒香遇但止罰而不遣安公遥聞之以
竹筒盛一荊子手自緘封題以寄遇遇開封見
杖即曰此由飲酒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即
命維那鳴椎集衆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畢遇
乃起出衆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令維那行杖
三下內杖筒中垂淚自責（高僧傳）
石虎於大武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為簾垂
五色玉珮上有銅龍腹空盛數百斛酒使胡人
於樓上噀酒風至望之如雲霧名曰黏雨臺使
以酒灑塵（拾遺記）

瀹嘗與劉悛飲推讓者久之悛曰謝莊兒不可
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悛慙
不能答
南海以蝦頭為杯鬚長數尺晉康州刺史常以
杯獻簡文及飲器酒躍於外時廬江太守曲
安遠頗解術數即令篋之安遠曰却三旬後庭
將有喜變者[illegible]
顏延之以酒詣何尚之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

發簾熟視曰朽木難雕尚之謂左右曰此人嗜
甚可畏 宋書
謝善勛飲酒至數升醉後輒張眼大罵雖貴賤
親疎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 上
謝幾卿性通脫爲尚書左丞嘗與樂遊苑宴不
得醉而還諸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
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自若 南齊書
劉杳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椿酒而作榛字昉問
杳此字是不杳曰葛洪字苑作木傍吝昉又曰

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曰桂陽程鄉有千里
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昉大驚曰我自當遺
忘實不憶此杳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
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三重五品商溪擦里
昉即檢楊記言皆不差 南史
陳侃鄉人曰子門有長者車何不延之侃曰不
能備禮隣人擔頭送以濁醪集鄰遂成終日之
懽 杜詔
孫登字士亮擦積清酌家無餘財雅對賓客孩

引忘疲難不飲酒而好觀人酣飲常恐不足
歸勿物中廚別進異饌留之止 梁書
梁武帝謝舉於兄覽覽曰識職過臣遠甚惟飲
酒不及臣
到溉梁武帝總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
以詩不成罰酒一斗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
蕭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
飲蕭介之文席之美也 南史
韋叡不飲酒而好賓遊終日獻酬同其醒醉

陰鏗爲湘東王察軍與賓客宴飲見行觴者因
回酒炙授之坐客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
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鏗爲賊
擒或救之得免鏗問之乃前行觴者 並上
胡叟字倫許自涼歸魏賜爵始復男家於密雲
蓬室草筵唯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
此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栖謝其高矣尋歸家
不治產業常苦饑貧然不以爲恥養子字螟蛉
以自給養每至貴勝之門恒乘一牸牛敝韋袴

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斗飲噉醉飽便蔽伏焉
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魏書）
太宗與崔浩論事語至中夜大悅賜浩縹醪酒
十觚水晶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
卿同其味也（上）
海東有姓劉人善作酒盛暑可寄千里謂之騎
上杯
河東人劉白墮善釀六月以甖貯酒暴於日中
動一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醉而經月不醒朝

貴相餉踰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永熙中
青州刺史毛鴻賓齎酒之藩路逢盜賊飲之即
醉皆被擒時游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唯畏白
墮春醪（洛陽伽藍記）
劉白墮宿擅工釀採挹河流醞成芳酎懸食同
枯枝之年排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矣然香
醑之色清白若滫漿焉別調氛氳不與他同蘭
薰麝越自成馨逸自王公庶友牽拂相招者旅
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索郎反語爲桑落也更

爲籍徵之僞何中書之英談（水經注）
娵買餚有蒼頭常令乘小艇於黃河中接河源
水以釀酒名崑崙觴
夏侯夬與南人辛龍度避江文遜等終日遊聚
酣飲之際恆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
相看先後間耳脫有先亡者於良辰美景靈前
飲宴儻或有知庶共歆饗及夬亡後三月上巳
諸人相率至夬靈前仍共酌飲時日晚天陰室
中微闇咸見夬在座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

盃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北史）
李元忠常對壺獨酌使兩婢卷簾以質酒
韓晉明輕子也有俠氣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
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朝廷處之貴要之
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
作刀筆吏返披故紙乎（北齊書）
王元景常大醉楊遵彥謂之曰何太低昂對曰
黍熟頭低麥熟頭昂黍麥俱有所以低昂（[illegible]）
北齊高洋毀銅雀[illegible]嘗令人拍手呼上臺

因以送酒（劉賓客嘉話）

韋瓊守敬遠存寬之兄也志尚夷簡淡於榮利世宗即位禮遇逾厚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曰逍遥公（後周書）

楊尚希有足疾文帝謂曰蒲州有美酒堪養病屈公卧治之于是拜蒲州（隋書）

薛道衡嘗以醴和麥粥食之謂盧思道曰醴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思道答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啟顔錄）

隋時數人入酒肆味酸且淡乃共嘲此酒一人云酒何處漫行來騰騰失却西諸人問云此何義答云有水在次一人云酒頭似阿濫鎚頭諸人問云何因酒得似阿濫鎚頭答曰非鵝頭又一人云酒向他籬得頭四脚距地也獨宿諸人云此有何義答云更無餘義諸人共笑云此嘲最是無豆即答云我若有豆即歸舍作醬何因此間飲醋來衆大歡笑（啟顔錄）

劉炫有酒孝經一卷

王績功除揚州六合縣丞[illegible]以時天下亂藩部法嚴屢被勘劾嘆曰羅網高懸去將安所遂出所受俸錢積于縣城門前託以風疾輕舟夜遁

安期先生與神女會圓丘酣玄碧之香酒（[illegible]）

女几者陳市上沽酒婦人也作酒常美遇仙人過其家飲酒以素書五卷爲質几開視其書乃養性交接之術几私寫其文要更設房室納諸年少飲美酒與止宿行文書之法如此三十年

顔色更如二十時仙人數歲復來過笑謂几曰盜道無師有翅不飛遂棄家追仙人去莫知所之（列仙傳）

夫人設王子喬瓊蘇綠酒（[illegible]）

楊羲夢遊蓬萊山會蓬萊仙公洛廣休院下山半見許玉斧相過於夾石之間公語玉斧曰吾爲汝置酒四斗在山中可往飲之此太平家酒治人腸也諺曰欲得長生飲太平（真誥）

謝玄卿遇神仙授以[illegible]（[illegible]）

上方平以千錢與徐杭姥乞沽酒須臾信還得
一油瓶酒五十許使傳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
尊飲（神僊傳）
問曰未審天上有酒味不答曰無實麴米所造
之酒但有業化所作酒也故正法念經云彼夜
摩天男共天女衆入池遊戲同飲天酒離於醉
過現樂功德味觸色香皆悉具足其中諸天有
以珠器而飲酒者受用酥酡之食色觸香味皆
悉具足彼如是念此水爲酒令我得飲即於念

時皆是天酒離於醉過天既飲之增長勝樂喜
業力故心生歡喜然彼諸天自業力故如是受
樂有鳥名爲常樂見彼諸天在歡喜河而飲酒
故爲說偈言沒入放逸海貪著諸境界此酒能
迷心何用復飲酒爲境界火燒不知作不作闇
林主貪心何用復飲酒彼常樂鳥見樂飲酒天
在河飲酒爲調伏故如是說偈（法苑珠林）
飲酒戒者佛告諸比丘若言我是佛弟子者不
得飲酒酒有二種穀酒木酒穀酒者以諸五穀

細米作酒者是木酒者或用根莖葉果用種種
子果草雜作酒者是酒色酒香酒味飲能醉人
者是名爲酒若嘗咽者亦名爲飲若飲穀酒咽
咽犯若飲酢酒若飲甜酒若噉麴能醉人者若
噉糟若飲酒澱若飲似酒色似酒香似酒味能
令人醉者並隨咽咽犯若但作酒色無酒香無
酒味不能醉人及餘飲者皆不犯
舍利弗白佛言云何世尊說遮道法不得飲酒
如莎蘇子是名破戒開放逸門云何迦蘭陀竹

園精舍有一比丘疾病經年危篤將死時優波
離問言汝須何藥我爲汝覓天上人間乃至十
方是所應用我皆爲取答曰我所須藥是違毗
尼故我不說以至於此寧盡身命無容犯律優
波離言汝藥是何答曰須酒五升優波離問若
爲病開如來所許爲乞得酒服已消差差已懷
慚愧畏犯律往至佛前慇懃悔過（[illegible]）
夫婦二人向蒲萄酒甕內欲取酒夫妻兩人互
見人影二人相妬謂甕內藏人二人相打至死

不休時有道人為打破甕酒盡了無二人意彷知影懷愧比丘為說法要夫婦俱得阿惟越致佛以為喻見影鬬者譬三界人不識丘陰四大苦空身有三毒生死不絕 譬喻經 以下茗

苦茶一名荼一名游冬 [illegible]

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 天台記

峒陽黃梨巫山朱橘南中茶子西極石蜜 傅巽七誨

郭璞云茶者南方佳木早取為茶晚取為茗

皐盧茗之別名葉大而澁南人以為飲 廣州記

茶古不聞食晉宋以降吳人採葉煮之名為茗粥

烏程縣西有溫山出御荈 吳興記

巴東有眞香茗其花白色如薔薇煎服令人不眠能誦無忘 述異記

昔有客過茅君時當大暑茅君於手巾內解茶葉一葉與客食之五內清涼茅君曰此蓬萊山穆陀樹葉衆僊食之以當飲又有寶文之蕋服之不饑謝幼貞詩曰摘寶文之初蕋拾穆陀之墜葉 謝氏詩序

惠帝蒙塵還洛陽黃門以瓦盂盛茶上至尊 [illegible]

苦茶輕換膏昔丹丘子黃山君服之 [illegible]

敦煌人單道開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藥有松蜜姜桂茯苓之氣時飲茶蘇一二升而已 [illegible]

桓宣武有一督將因時行病後虛熱便能飲復茗必一斛二斗乃飽裁減升合便以為大不足後有客造之更進五升乃大吐有一物出如升

大有口形質縮縐狀似牛肚客乃令置之於盆中以斛二斗復茗澆之此物噏之都盡而止覺小脹又增五升便悉混然從口中涌出既吐此物病遂瘥或問之此何病答曰此病名斛茗瘕 續搜神記

餘姚人虞洪入山採茗遇一道士牽三青牛引洪至天台瀑泉曰吾丹丘子也聞君善具飲常思見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給祈子他日有甌犧之餘不相遺也因立奠祀後常與家人往山

獲大茗焉 異苑

新安王子鸞豫章王子尚詣曇濟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設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焉

隋文帝微時夢神人易其腦骨自爾腦痛忽遇一僧云山中有茗草煮而食之當愈服之有效由是人競採掇乃爲之讚其略曰窮春秋演河圖不如載茗一車 [illegible]

吳郡送扶芳二百樹其樹蔓生纏繞它樹葉圓

而厚凌冬不凋夏月取其葉微火炙使香煮以飲碧深色香甚美令人不渴先有籌禪師仁壽間常在內供養造五色飲以扶芳葉爲青飲拔楔根爲赤飲酪漿爲白飲烏梅漿爲玄飲江桂爲黃飲又作五香飲第一沉香飲次澤蘭香飲次甘松香飲皆有別法以香爲主尚食直長謝諷造淮南王食經有四時飲 大業拾遺 [illegible] ○

今夫地黃主屬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也以其屬骨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生殊死之人亦可謂失論矣 淮南子

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況、、

大戟去水亭歷愈脹用之不節乃反爲病、、蔣茫之亂人參蚍床之似蘼蕪 [illegible]

西王母謂武帝曰其太上之藥乃有風實雲子玉津金漿宜降驎腊炎山夜日東擬扶桑之丹椹俯採長洲之文漆太真紅芝九色鳳腦有得

食之後天而老此太上之所服非衆僊之所寶也次藥有斑龍黑胎閬風石髓蒙山白鳳之肺靈丘蒼鸞之血有得服之後天而逝此天帝之所服非下僊之所逮也其次藥有九丹金液紫華紅芝五雲之漿玄霜絳雪若得食之白日昇天此天僊之所服非地僊之所見也 漢武內傳

西王母又謂帝曰太上之藥有中華紫蜜雲山朱蜜 [illegible]

夫茂實者翹春之明珠也巨勝者玄秋之沉靈

也丹棗者蕣陽之雲芝也茯苓者紵神之[illegible]
也玉華合烟玉氣閼精調安六氣養魂設神[illegible]
琅玕曲晨之液八瓊九華之丹
傒藥有黑河蔡瑚青津碧荻八天赤雉虹丹[illegible]
華腴蜜也火精茯苓也水寶胡麻也[illegible]
門冬山海經註作虋冬亦作滿冬
黃精一名兎竹一名救窮一名垂珠服其花勝

其實服其實勝其根[illegible]
薏苡一名薢珠檳榔一名檳門[illegible]
舜常登蒼梧山曰厥金玉之香草朕用偃息正
道此乃五加也又異名曰金鹽昔西域真人王
屋山人王常言何以得長久何不食石畜金鹽
母何以得長壽何不食石用玉豉玉豉者即地
榆也五加地榆皆是煮石而餌得長生之藥也
昔尹公度聞孟綽子董士固共相與言曰寧得
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寧得一兩地榆安用

明月寶珠[illegible]
地榆一名玉札[illegible]
檳榔信南越之可蘢子既非常木亦特異大者
三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構葉下華秀房中
子結房外其擢穗似禾其綴實似谷其皮似桐
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勁木不大木
不小上不傾下不邪調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
林則寂爾庇其陰則蕭條信可以長吟可以遠
想矣性不耐霜不得北殖必當遐樹海南遼然

萬里弗遇長者之目令人恨深[illegible]
檳榔樹森秀無柯端頂有葉仰望渺渺如插叢
蕉於木杪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之掃天[illegible]
凡方書所名藥物又或與常藥物同而實非者
如河上姹女非婦人也陵陽子明非男子也禹
餘糧非米也蒐漿非水也而俗人見方用龍膽
虎掌雞頭鴨蹠馬蹄犬血鼠尾牛膝皆謂之血
氣之物也見用缺盆覆盆釜𩞄大戟鬼箭天鈎
則謂之鐵瓦之器也見用胡王使者倚姑新婦

野丈人守田公戴文公徐長卿則賤之人也異名
也近易之草或有不知玄秘之方孰能悉解此
十
雲母有五種而人多不能分別也法當舉以向
日看其色詳占視之乃可知耳正爾於陰地視
之不見其雜色也五色並具而多青者名雲英
宜以春服之五色並具而多赤者名雲珠宜以
夏服之五色並具而多白者名雲液宜以秋服
之五色並具而多黑者名雲母宜以冬服之但

有白黃二色者名雲沙宜以季夏服之晶晶純
白名磷石可以四時長服之也五雲之法或以
桂葱水玉化之以為水或以露於鐵器中以玄
水熬之為水或以硝石合於筒中埋之為水或
以蜜搜為酪或以秋露漬之百日韋囊挺以為粉
或以無顛草樗血合餌之服之一年則百病除
三年老翁反成童子五年則役使鬼神入火不
燒入水不濡踐棘不傷
雄黃當得武都山所出者純而無雜其赤如雞

冠光明燁燁者乃可用耳其服之法或以蒸煮
之或以酒餌或先以硝石化為水乃凝之或以
玄胴腸裹蒸之於赤土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
三物鍊之引之如布白如冰服之皆令長生
或問道士山居棲巖庇岫不必有絹縑之溫直
使我不畏風濕敢問其術抱朴子曰金餅散三
陽液昌辛丸葷草耐冬煎獨搖膏茵芋玄華散
秋地黃血丸皆不過五十日服之而止不畏風
濕若服金丹大藥雖未昇虛輕舉然體不受疾

雖當風卧濕不能傷也服此七藥皆始學道者
耳姚先生但服三陽液但和卧冰上了不寒振
此皆介先生及梁有道卧石上及秋冬當風寒
已試有驗秘法也
按玉策記及開名經皆以五音六屬知人年命
之所在子午屬庚卯酉屬己寅申屬戊丑未屬
辛辰戌屬丙巳亥屬丁一言得之者宮與土也
三言得之者徵與火也五言得之者羽與水也
七言得之者商與金也九言得之者角與木也

若木命屬土不宜服青色藥屬金不宜服赤色藥屬木不宜服白色藥屬水不宜服黃色藥屬火不宜服黑色藥以五行之義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尅金金尅木故也

按中黃子服食節度云服治病之藥以食前服之服養性之藥以食後服之服金丹大藥不復論宜與不宜也

韓終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袒不寒又菖蒲須得生石上一寸九節已

上紫花者尤善也趙他子服桂二十年足下生毛日行五百里力舉千觔移門子服五味子十六年色如玉女入水不霑入火不灼也楚文子服地黃八年夜視有光林子明服朮十一年耳長五寸身輕如飛能超踰淵谷二丈許杜子微服天門冬御八十妾有子百三十人行三百里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僊人玉女往從之能隱能彰不復食穀灸瘢皆滅面體玉光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開書所視不忘坐

在立亡（並上）

僊藥紫鳳腦千里霜霰是也（[illegible]）

神農稽首再拜問於太一小子曰鑿井出泉五味煎煮口別生熟後乃食咀男女異利子識其父曾聞太古之時人壽過百無殂落之咎獨何氣使然耶太一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道最良日月行之名曰國皇字曰老人出見南方長生不死衆耀同光神農乃從其嘗藥以救人命（[illegible]）

神農有子年七歲有聖德同歷名山辯其百藥

歲在甲午王君復與東華青童來降與夫人成藥兩劑一曰還神白騎神散一曰石精金光化形靈丸使頓而服之稱疾不行凡七日太一玄僊遣飆車來迎夫人乃託劍化形而去（[illegible]）

崔文子者太山人也文子世好黃老事居潛山下後作黃散赤丸賣藥都市後有疫氣民死者萬計文擁朱幡繫黃散以徇人門飲散者即愈故世寶崔文赤黃散實近於神焉（列仙傳）

玄俗自稱河間人服巴豆賣藥都市七丸一錢善治百病漢河間王患瘕買藥服之下蛇十餘條問藥意俗曰王瘕乃六世餘殃下墮即非王之所招王嘗放乳鹿麟母也仁心感天故遭俗耳王家老舍人自言父世見俗俗之身無影王乃呼著日中看實無影王以女聘之俗夜亡去後人見於常山下

北海于君病癩見市有賣藥姓公孫名因問之公曰明日木蘭樹下當教卿明日往授素書一卷以消災救病無不愈者

容成公服三黄得僊所謂雌黄雄黄黄金也

尹軌者字公度太原人也常服黄精華日三合腰佩漆竹筒十數枚中皆有藥言可辟兵疫靈飛散未央丸制命丸羊血丸皆令人駐年却老

昭王坐祇明之室晝而假寐忽夢白雲蓊蔚而起有人衣服並皆毛羽因名羽人夢中與語問以上僊之術羽人曰大王精智未開欲求長生久世不可得也王跪而請受絕慾之教羽人乃以指畫王心應手即裂王乃驚寤而血濕衿席因患心疾即御膳撤樂移於旬日忽見所夢者復來語王曰先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綠囊中有續脉明丸補血精散以手摩王之臆俄而即愈王即請此藥貯以玉缶緘以金繩王以塗足則飛天地萬里之外如遊咫尺之內有得服之後天而老 拾遺記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乃不殺 韓非子

武帝末年彌好僊術與東方朔狎暱帝曰朕所好甚者不老其可得乎朔曰臣能使少者不老帝曰服何藥耶朔曰東北有地日之草西南有春生之魚帝曰何以知之朔曰三足烏數下地

食此草蒙烏欲馭以手掩烏目不聽下也若烏
獸食此草則美悶不能動矣帝曰子何以知乎
朔曰臣小時掘井陷落地下數十年無所託寄
有人引臣欲往此草中隔紅泉不得渡其人以
一隻屐與臣臣泛紅泉得至此草之處臣採而
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爲業邀臣入雲端之幕
設玄珉雕枕刻黑玉銅鏤爲日月雲雷之狀亦
曰鏤雲枕又薦蛟毫之白褥以蛟毫織爲褥也
此毫柔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褥又有

水藻之席臣舉手拭之恐水流濕其席乃其光
也（拾遺記）
魏太和中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
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良田百
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維卒不免（下書）
神女蘭香降張碩碩問禱祀何如香曰消摩自
可愈疾淫祀無益香以藥爲消摩
皇甫謐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
嘗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

時宋淮南趙習元嘉二十年爲衛軍府佐疾病
經時憂必不濟恒至心歸佛夜夢一人形貌秀
異若神人者自屋梁上以小裹物及剃刀授習
云服此藥用此刀病必即愈習既驚覺果得刀
藥焉登即服藥疾除（法苑珠林）
丘保字偉時烏程人也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
不嘗於口歲餘忽夢見母門死止是分別耳何
事乃衛荼苦汝噉生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三
丸藥可取服之保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

下科斗子數升（南史）
何點少時患渴痢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
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
服之而瘥
大通初陶弘景獻二丹其一名善勝一名成勝
並爲佳寶（並上）
梁彥光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
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悴不知所爲忽於園中
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

屬蔵梨之以爲至乔所蔵
孫寒字彦渠學淺行薄常服秋蘭丸李斿問之曰卿應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

隋邵王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使徐嗣伯合蘆茄丸服以自銷損

固牛池縣南八十里廣德寺内相傳隋煬帝宮姬有惡疾願出爲尼乘白牛至此牛卧不去姬止宿汲飲見頻泉屢湧一草飲浴於池既而漸愈姬娶之亦從採食飲泉沐浴疾愈後入朝備

述愈疾之由遂遣使取所食草乃何首烏也至今池邊盛生

道隱或勞疾見縹衣童子從青溪水出桃磴如粟蕊而進服無幾便愈

有長者稽明貞修稟性良謙奉佛及僧九十日四事供養有一比丘來索藥長者問曰何所患苦答曰頭痛長者答曰此必腦上有水仰攻其頭以是頭痛即施一呵梨勒果因服病除繇是腦根九十一劫未曾有病

四十一卷終

廣博物志卷之四十二

隴西董斯張纂
閩中曹學佺訂

草木一 穀 芝 諸草 米木

天文以七列精以五故禾之滋莖長五尺五七三十五神盛故連莖三十五穗以成盛德禾之極也

都廣之野有穀自生冬夏播琴

粟神名許給姓唐夫 麥神名服習 黍神名

伯佼閩郝 荳神名靈殖姓粲

甲貨之戶曰粟爲上物賈七十乙貨之戶曰黍爲中物石六十丙貨之戶曰赤菽爲下物石五十丁貨之戶曰稻粟令爲上種石四十戊貨之戶曰麥爲中物石三十己貨之戶曰大豆爲下物石二十庚貨之戶曰積比疏食徐無賈辛貨之戶曰果比疏食無賈壬癸無貨

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天也養之者地也是以稼之容足耨之容耰耘之容手是謂耕道

以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饑殘之以上功是謂大凶凡稼蚤者先時莫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災冬至已後五旬有七日而菖生於是乎始耕事農之道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天發時地產財不與人期有年祀土無年祀土無失人時逆時而作過時而止老弱之力可使盡起不知時者未至而逆之既往而慕之當其時而薄之此從事之下也夫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產於塵土而殖於地堅者慎其種勿

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畝欲深以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盛生立苗有行故速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正其行通其中疏為冷風則有收而多功率稼望之有餘就之則疏是地之竊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是事之傷也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與扶三以為族稼乃多穀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

猛使扶疏樹墝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疏則多粃墝而獨居則多死不知耨者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粃上下不安則稼多死得時之禾長稠而大穗圓粟而薄糠米粘而香舂之易而食之強失時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多粃而青靈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摶米而寡糠失時之黍大本華莖葉膏短穗得時之稻莖條長稠穗如馬尾失時之稻纖莖而不滋厚糠而菑死得時之麻疏節而色陽堅枲而小本失

時之麻蕃柯短莖岸節而葉蟲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稱之重食之息失時之菽必長而蔓浮葉虛本疏節而小莢得時之麥長稠而頸族二七以為行薄翼而色澤食之使人肥且有力失時之麥胕腫多病弱苗而翠穗是故得時之稼豐失時之稼約庶穀盡宜從而食之使人四衛變彊耳目聰明凶氣不入身無苛殃善乎孔子之言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夫溫涼時適則人無病

瘽人無病疹是疫癘不行故曰穀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王而棄人將何國哉（亢倉子）

嘉禾五穀之長王者德盛則二苗共秀於周德三苗共穗於商德同本異穟於夏德異本同秀（宋書）

巨鬯三禺之禾一稃二米王者宗廟修則出（[illegible]）

破穢稷過麥稷此二者以四月熟（廣志）

黍有燕鴿黍牛黍

秔有烏秔白穢青幽白夏之名（並上）

汜勝之種殖書無稷（爾雅翼文）

穫穀尋汜氏之書齊麥徵尹君之錄（[illegible]）

稷再生者名稻孫（稻譜）

郭上之黍北里之禾一莖三穗（[illegible]）

玄山之梨不周之稻陽樸之薑越駱之菌（[illegible]）

華鄉重柜渠泉香秔（[illegible]）

雍丘之粱清流之稻（魏都賦）

江表唯長沙有好米上風炊之五里聞香（魏文帝書）

鄱都山上樹木水澤如世間但稻米粒幾大味如菱其餘四穀不爾但名稻為重思耳杜預作重思賦曰霏霏春茂翠矣重思靈然交彼嘉穀應時四節既享既祀人以肥神不蓍乎浩京巨穗橫我玄臺爰有明群帝者以熙此之謂矣（真誥）

因祇國丈夫勤於耕稼一日鋤十頃地又貢嘉禾一莖盈車故時俗四言詩曰力勤十頃能致嘉穎（拾遺記）

貝蟜多大鵠高一丈銜不周之粟粟穗高三丈粒皎如玉鵠銜粟飛于中國其粟食之歷月不饑

有背明之國來貢其方物言其鄉在扶桑之東見日出於西方其國昏昏常暗宜種百穀名曰融澤方三千里五穀皆良食之後天而死有浹日之稻種之十旬而熟有翻形稻言食者死而更生天而有壽有清明稻食者延年也清腸稻食一粒歷年不饑有搖枝粟其枝長而弱無風

常搓食之益髓有鳳冠粟似鳳鳥之冠食者多力有遊龍粟葉屈曲似遊龍也有瓊膏粟白如銀食此二粟令人骨輕有繞明黄其莖弱自相縈纏有挾劍黄其莢形似人挾劍横斜而生有傾離荳言其荳見日葉垂覆地食者不老不疾有延精麥延壽益氣有昆和麥調暢六府有輕心麥食者體輕有醇和麥為麴以釀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可袒有含露麥穟中有露味甘如飴有紫沉麻其實不浮有雲氷麻實冷而有光

宜為油澤有通明麻食者夜行不持燭是苣藤也食之延壽後天而老 拾遺

神農就田作耨天應以嘉穀 禮含文嘉

禹時天雨稻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飼我天下民 述異

西方佛沙伏國有昔尸毗王倉庫為火所燒其粳米燋然於今猶在若服一粒永無疾患彼國人民須以為藥 酉陽雜俎

炎帝時有丹雀銜九穗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 拾遺記

丙午至于鵛韓氏爰有樂野溫和稌麥之所草 穆天子傳

八駿東征止收黑水之麥七華西寸緩獲若山之菓 周弘正謝敕賚紫蕨啓

桓公觀於野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眗眗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

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兹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 管子

文公得玄山之粟而美之欲種之宮中問于箕鉄對曰臣嘗服稼穡之事矣凡五穀必以種今君所植者木也種之必不能生公曰寡人不慧不知稼穡微子之言惑其不解乎箕鉄曰務農重穀國之本也君之言及此晉國之福也 晉史乘

吳起欲攻小亭置一石赤黍門外令人能徙此

至於西門外者賜之上田宅人爭徙之乃下令曰明日攻秦能先登者仕之大夫賜之上田宅於是攻之一朝而拔（韓非子）

蘄州有米田屈原耕此產白米似玉

范冉遭盜掠推鹿車載妻子以捃拾自資兒嘗拾得五斛麥鄰人遺之一斛冉後知即令併送六斛還（後漢書）

蔡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

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袞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上）

孔融教高密令曰志士鄭子然告困焉得麥宜廩之閒以傷烈士之心與麥三十

吳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趾稗草化為稻昔三苗將亡五穀變種此草妖也其後亮廢（[illegible]）

全琮父使琮以米數千斛到吳交易皆散空歸而還曰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便賑贍不啓報父父大奇之（吳志）

魯肅不治家事以賑窮結士為務周瑜為居巢長過肅并求資糧肅時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瑜瑜遂定僑札之交（上）

衛倫過王子昌及於味稱魏故侍中劉子陽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也予曰苟識勞薪易牙別淄澠子陽今之妙也定之何難倫因命僕取粽糧以進子嘗之曰麥也有杏李柰味三果之熟

也不同子焉得兼之倫笑而不答退告人曰士安之識過劉氏吾將來家實多故杏將發採以杏汁李柰又採以李柰汁故兼三味（[illegible]）

余恆終歲之間不有孤黍牛馬因泥之滋遺由之潤窮背行穴之茂盛迷塗綠根淺忽然萎殖深滅此黍不當殖以待時食其棄不當身非所自取潤豬不亦宜乎（[illegible]）

王褒字偉元躬耕而食常刈麥人助之褒棄之

郭翻少有志操居貧無業起往右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將熟有認之者翻悉推與之縣令聞以稻歸翻翻不受

東魏後靜帝天保初門月禾夜生於帝銅硯中及明晨長數寸有穗其年帝遇禪而崩

隋文創歷佛教大興廣敎遺符依舊安置時撿梓一谷二十餘僧應詔出家並住官寺唯道安依本山居守素朴聚時行村聚惠益生靈村中田遺生者家徒壁立而有四女若幣市齊滕而

巳四女亦露大女名華嚴年已二十唯有麤布二尺擬充布施安引村衆次至其門愍斯貧苦遂度不入大女思念由我貧薄不及福會今又不修當來倍此周徧求物関爾無從仰面悲號遂見屋甍一把亂麻用塞明孔挽取抖捒得穀十餘按以成米并將前布擬用隨喜身既無衣待至夜暗匍匐而行趣齋共所以前施物遙擲衆中十餘粒米別奉炊飯因發願曰女人窮業久自極得鬭貧行施用希來報輒以十餘黃粟投飯甑中必若至誠貧業盡者當願所炊之飯變成黃色如無所感命也奈何作此誓已掩淚而返於是甑中五石米飯並成黃色大衆驚嗟未知所以周尋緣構乃云田遺生女之願力也

滕脩頃在廣州七解守元徽中罷職歸家婢炊釜中忽有聲如雷米上花花隆起滕就視聲轉壯甑上花生數十漸長似蓮花色赤有光倡金俄頃萎滅旬日滕得病卒

考功郎竇一嘲麥鐵杖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對曰麥豈不殊那忽相怪竇赧然無以應之（隋書）

芝英者王者親近耆老養有道則生（宋書）

句曲山五芝求之者投金環二雙於石間勿顧念必得矣第一芝名龍仙食之爲太極仙第二芝名參成食之爲太極大夫第三芝名燕胎食之爲正一郎中第四芝名夜光洞草食之爲太清左御史第五芝名料玉食之爲三官眞御史

茅君內傳

閬野者閬風之府是也崑崙上有九府是為九宮太極為太宮也諸仙人俱是九宮之官僚耳至於真人乃九宮之公卿大夫仙官有上下各有次秩仙有左右府而有左右公左右卿左右大夫左右御史也明大洞為仙卿服金丹為大夫服象芝之為御史若得太極隱芝之服之便為左右仙公及真人矣真誥

羅江大霍有洞臺中有五色隱芝之華陽洞亦有

五種夜光芝良常山有熒火芝此物在地如熒火狀其實似草而非也大如豆形紫華夜視有光得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七枚七孔明可夜書計得食四十七枚壽萬年包山中有白芝又有隱泉之水正紫色華陽雷平山有田公泉水飲之除腹中三虫與隱泉水同味六足玉砂之流津也用以浣衣不用灰以此為異耳上

食四節隱芝者位為真卿食金閣玉芝者位為司命食流明金英者位為司祿食長曜雙飛者位為真伯食夜光洞草者總主左右御史之任真仙通鑑

名山生神芝不死之草上芝為車馬形中芝為人形下芝為六畜形

石芝者石象芝生於海隅名山及島嶼之涯有積石者其狀如肉象有頭尾四足者附於大石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而皆光明洞徹如堅冰也晦夜去之三百步便望見其光矣大者十餘斤小

者三四斤非久齋至精及佩老子入山靈寶五符亦不能得見此草也凡見諸芝且先以開山却害符置其上則不得復隱蔽化去矣徐徐擇王相之日設醮祭以酒脯祈而取之從日下禹步閉氣而往也玉脂芝生於有玉之山常居懸危之處玉膏流出萬年已上則凝而成芝有似鳥獸之形色無常采率多似山玄水蒼玉也亦鮮明如水精得而末之以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服一升得一千歲也七明七光芝皆石也

生臨水之高山石崖之間狀如盤碗不過徑尺
以還有莖蒂連綴之起三四寸有七孔者名七
明九孔者名九光光皆如星百餘步內夜皆望
見其光其光自別可散不可合也常以秋分伺
之得之搗服方寸七入口則翕然身熱五味甘
美盡一斤則得千歲令人身有光所居暗地如
月可以夜視也石蜜芝生少室石戶中戶上刻
石爲科斗字曰得服石蜜芝一斗者壽萬歲石
桂芝生名山石穴中似桂樹而實石也高尺許

大徑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條搗服之一斤得千
歲也石腦芝生滑石中初破之其在石中五色
光明而自動服一升得千歲矣石硫黃芝五嶽
皆有而箕山爲多其方言許由就此服之而長
生故不復以富貴累意不受堯禪也如此有百
二十皆石芝也事在太乙玉策及昌宇卞一作內
記不可具稱也及夫木芝者松脂淪入地千歲
化爲茯苓萬歲其上生小木狀似蓮花名曰木
威喜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然帶之辟

兵以帶雞而雜以他雞十二頭共籠之去之十
二步射十二箭他雞皆傷帶威喜芝者終不傷
也從生門上採之於六甲陰乾之百日木服方
寸七日三盡一枚則三千歲也千歲之栢木其
下根如坐人長七寸刻之有血以其血塗足下
可以步行水上不沒以塗人鼻以入水水爲之
開可以止住淵底也以塗身則隱形欲見則拭
之又可以治病又刮以雜巨勝爲燭夜遇照地
下有金銀玉寶藏則光變青而下垂以鍤掘之

可得也木芝之服盡十斤則千歲也又松樹枝三
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形名曰飛節
芝大者重十斤末服之盡十斤得五百歲也菌
芝或生深山之中或生大木之下或生泉之側
其狀或如宮室或如車馬或如龍虎或如人形
或如飛鳥五色無常亦有百二十種自有圖也皆
當禹步往採取之刻以骨刀陰乾末服方寸七
令人昇仙中者數千歲下者千歲也又有樊桃
芝其木如升龍其花葉如丹羅其實如翠鳥高

不過五尺生於名山之陰東流泉水之上以立夏之候伺之得而末服之盡一株得五千歲也參成芝赤色有光扣之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即復如故木渠芝寄生大木上如蓮花九莖一叢其味甘而辛建木芝實生於都廣其皮如纓蛇其實如鸞鳥此三芝得服之白日昇天也黃盧子尋木華玄液華此三芝生於泰山要鄉及奉高有得而服之皆令人壽千歲黃蘗檀桓芝服之者千歲黃蘗木下根有如三斛器去

本株一二十余丈有以細根相連狀如縷得末而服之盡一枝則成地仙不死也此蕃復有百二十種自有圖也草芝有獨搖芝無風自動其莖大如手指赤如丹素葉似莧其根有大魁如斗有細者如雞子十二枚周繞大根之四方如十二辰也相去丈許皆有細根如白髮以相連生高山深谷之上其所生左右無草得其大魁末服之盡則得千歲服其細者一枚百歲可以分他人也懷其大根即隱形欲見則左轉而出

之牛角芝生虎壽山及吳坂上狀似葱特生如牛角長三四尺青色末服方寸匕日三至百日則得千歲矣龍仙芝狀似昇龍之相負也以葉為鱗其根則如蟠龍服一枚則得千歲矣麻母芝似麻而莖赤色花紫色紫珠芝其花黃其葉赤其實如李而紫色二十四枝輒相連而垂如貫珠也白符芝高四五尺似梅常以大雪而花季冬而實朱草芝九曲曲有三葉葉有三世也五德芝狀似樓殿莖方其葉五色各具而不雜

上如偃蓋中有甘露紫氣起數尺矣龍御芝常以仲春對生三節十二枝下根如坐人凡此草芝又有百二十種皆陰乾服之則令人與天地相畢或得千歲二千歲 抱朴子

青雲芝生於名山之陰青蓋三重上有雲氣覆之食之令人壽能乘雲通天見鬼神

靈芝一名壽潛一名希夷 續古今注

西王母云仙藥有太真紅芝之草 漢武內傳

文山紫芝須梁朱草生長和氣王以為寶 焦氏易林

瑶光得陵出黑芝 運斗樞

有七色芝生玉梁下其色青光輝燿謂之蒼芝 拾遺記

欲求芝草入名山必以三月九月此山開出神藥之月也勿以山佷日必以天輔時三奇會尤佳出三奇吉門到山須六陰日明堂之時帶靈寳符牽白犬抱白雞以白鹽一斗及開山符檄着大石上執吳唐草(一作花)一把以入山山神喜必得之也又採芝及服芝欲得王相專和之日

支干上下相生爲佳此諸芝名山多有之但凡庸道士心不專精行穢德薄又不曉入山之術雖得其圖不知其狀亦終不能得也 抱朴子

柱無故生芝者白爲喪赤爲血黑爲賊黃爲喜其形如人面者亡財如牛羊者遠役如龜蛇之類者田蠶耗 [illegible]

林屋洞有白芝紫泉

月精芝秋生山羊石上服之長生

炎帝始教民耒耜勤畎畝之事百穀滋阜聖德所感無不著焉神芝之發其異色靈苗擢其嘉穎陸地丹蕖駢生如蓋香露滴瀝下流成池因爲豢龍之圃朱草蔓衍於街衢卿雲蔚藹於叢薄 拾遺記

黃帝以五芝爲房名 [illegible]

黃帝階鴻閣受神芝於黃蓋 [illegible]

章帝元和二年芝生沛如人冠又生章武如人抱三子狀建初五年芝生頓川常以六月中生一莖五歲五重春青夏紫秋白冬黑色十月後

黃氣出上尺五寸 古今註

陸璣爲詩草木疏劉杳爲離騷草木疏

日馮生陽閼 [illegible] 陽閼生喬如喬如生幹木幹木生庶木凡根拔木者生於庶木根拔生程若 [illegible] 程若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草凡根拔草者生於庶草海閭生屈龍 [illegible] 屈龍生容華容華生蔈蔈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拔者生於萍藻 [illegible]

子

凡草生而初達謂之葰江淮陳之內謂之庪南楚齊兗冀之間謂之㛸燕之北部朝鮮洌水之間謂之策故傳曰慈母之怒子也雖折㛸笞之其惠存焉（方言）

薙氏（[illegible]）掌殺草（[illegible]）春始生而萌之（[illegible]）夏日至而夷之（[illegible]）秋繩而芟之（[illegible]）冬日至而耜之（[illegible]）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illegible]）掌凡殺草之政令（[illegible]）

柞氏（[illegible]）掌攻草木及林麓（[illegible]）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illegible]）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illegible]）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illegible]）凡攻木者掌其政令（[illegible]）

木有松柏橿檀之倫百八十餘種草有芝英萍實靈沼黃精白符竹篓戒火長生不死者萬數（[illegible]）

草蘇白昝也茈䔜蕨也蕉蓉也王白貢也菹蕺也藜蘆蔥苒也荷除地榆也莪蒿廩蒿也蕳蘭也頻芥薟也廉薑後也草蒿青蒿也掎乳苦杞也游冬苦菜也荼茹艾但鹿何澤翻也萆羊蹏也牛莖牛膝也叙耳馬苋也邛昌陽昌蒲也攣夷芍藥也析蓂馬辛也蓚部魚薺也狗薺大室蘼也遒隹也會及五味也山蘄當歸也芪母兒踵東杞也郝蟬也參也飛廉伏盧也伏豬木不

也貝父藥實也王連蕀苑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黃良大黃也乾藿黃文內虛黃芩也因塵馬先蛇粟馬麻蛇床也蔓參也常蓼馬尾蔏陸也鬼桃銚弋羊桃也虎蘭澤蘭也襄續斷也地髓地黃也蕙草蕙草也茯神茯苓也芘葳陵苕遂參也女雖松蘿也陵澤甘遂也馬唐馬飯也山莒菜也地血茹盧蕳也兎丘兎絲也地筋枸杞也地毛莎隋也芺冊甘草也苦萃款凍也黃精龍銜也細條少辛細辛也拔挈狗脊也陵菱薢

荀也茨明羊角也苓耳葹常枲胡枲枲耳也雞
狗獳哺公也千蹢躅英光也羊蒮也羊蹄也寄
屏寄生也犂如桔梗也白茶牡丹也龍木龍須
也杰葟澤柰也頗㭉女木也陵遊龍膽也鹿腸
玄參也地精人葠也苦心沙參也其苗肯莨也
飛芝烏毒也楚蘅杜蘅也菲茹水芋烏芋也龍
沙麻黃也無心鼠耳也女腸女菀也天豆雲實
也蘇蒳也笙竹也其表曰筤其裏曰木箬篾篛
篛桃支也篇蒲䈪䈀也菌蒕也其葉謂之蕙莁莛

也其莖謂之䔧䕙葞芜葵也苞薋也荊葵荍也
菲莧也芭蕉也水苔晉也屈居蘆茹也蘢孩蔞
蒁也蔚了菜也山薊蔽香菜木也貫節貫衆也
贛起賈華臣也女青烏葛也巴未巴蓵也烏昵
鷹也燕薁嬰舌也菲茨茈草也菝葜雞頭也周
麻也土瓜芴也瞭菇瓝瓞王瓜也王延傖與菩
預也惟山蜀柰也蔄藤也石髮石衣也柰道柰
也秆稌稻宗也黍稷謂之秫稻稷謂之秠稷穰
謂之穆禾黃黃狗骨也白莊其葉謂之葯公賁

穄菜蒻蒿茬蘇也秈稷也秝稂也稍秮穆羶稴
也麛麒也大豆菽也小豆荅也蜱荳豌荳瑠荳
也胡荳蜂𧿹也大麥麰也小麥麳也荷荿六穗
也蕭穗謂之蕫倚豫質穀行蒲蓿蓿也苿大異穎
附子也一歲爲荝子二歲爲烏喙三歲爲附子
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藥葩茸蕍花萼也蓓
仕蕺芟荄株𣏉也蔕𦿉也萌芽角蘖也蔣菜
芬蕣蘆毛草也草叢生爲蒲著著也益母充蔚
也雀芋也粢黍稻其采謂之禾黃角謂之荚其

葉謂之菅英蒻蒻也肉蓯芙蓉也韭蕤荷其華
謂之菡萏葵也蒼梁木稷也蒚豨薟也蒼臺也
茹蘆也蔣將也其米謂之胡紅龍蘢馬蓼也蕡
麻也蒓芴菈也菠蓫屈殿也蕪菁蕪精也菗
瓠也冬瓜菰也木瓜瓜也其子謂之瓤龍蹏虎
掌羊骹兔頭狸首多察菌甕瓠狸頭白瓝無餘絲
瓜屬也獨子鉦臨卵胡麻也芬茬水蘇也當道
馬舄也蔄蔄蒻生也徐長卿鬼督郵也附支道
草也鬼箭神箭也筱篠陸英蒴也海蘿海藻也

地葵地膚也狼毒也慈芦閭茹也芑鉤吻也鈴
邪烏韭也在屋曰昔邪在墻曰垣衣馬蘄蕩也
水衣落也麥藁藻也蒦荷蕁荏也蘧蔍菅也鳶
尾烏萐射干也木實䕫木狐𢇍也烏蓲蒿也白
苂蓯菝也馬帚屈馬第也慈蒲莞也矜餘也楚
荆也壯荆曼荆也榝椒也栝柏也選擇松也枎
桑櫸梣椐棧也楉榴柰也林檎也含桃櫻桃也
山李雀其㮚也梘椵趨梂茱萸也㮚梂也梘
支也枚枈條也梢校椽柴也槱薪也𢇍枳又枝

股也柯莖也本幹也肄枿也楛掩槁椋也檖椶
落也不萎乞曰椿櫃樗梨也柰梟也移柔也柚
棒也櫸櫃也杍柘也杜仲曼榆也重皮厚朴也
木欄桂樹也益智龍眼也山榆毋估也柘榆楨
榆也梔子楮桃也宛童寄生樢也枲荔龍巢也下
支謂之柳楰 廣雅

君東木而王其政昇平則屈草生 禮斗威儀

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
葉落終而復始 大戴明堂篇

王者德至於地則華苹感 孝經援神契

莧菇可以剖鼈朱草可以剖人 伏事

恆山有太玄泉神草十九種服之可以度世

蓮花一名玉環 三餘帖

昭帝穿淋池廣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莖四葉狀
如駢蓋日照則葉低蔭根莖若葵之衛足名曰
低光荷實如圓珠可以飾佩花葉雖萎芬馥之
氣徹十餘里食之令人口氣常香益脈理病宫

人貴之每遊宴出入必皆含嚼或剪以為衣或
折以蔽日以為戲弄楚辭所謂折芰荷以為衣
意在斯也亦有倒生菱莖如亂絲一花千葉根
浮水上實沉泥中名紫泥食之不老帝時命水
嬉遊宴永日士人進一豆槽帝曰桂楫松舟其
猶重樸況乎此槽可得而乘也乃命以文梓為
船木蘭為拖刻飛鸞翔鷁飾於船首隨風輕漾
畢景忘歸乃至通夜使宫人歌曰秋素景兮泛
洪波揮纖手兮折芰荷涼風淒淒揚棹歌雲光

開膠月低河萬歲爲樂豈云多帝乃大悅起商臺於池上及乎末歲進諫者多遂省溝遊幸堙毀池臺餘舟芰荷隨時廢滅今臺無遺址溝池已平 拾遺記

靈帝遊於西園起裸遊館千間采綠苔而被階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澈乘船以遊漾使宮人乘之選玉色輕體以執篙檝搖漾於渠中其水清澄以盛暑之時使舟覆沒視宮人玉色者又奏招商之歌以來涼風也歌曰涼風起今日照

渠青荷晝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鳧千年萬歲喜難踰池中植蓮大如蓋長一丈南國所獻其葉夜舒晝卷一莖有四蓮叢生名曰夜舒荷亦云月出則舒也故曰望舒荷上

滄州金蓮花研之如泥綠繪與眞金無異 杜陽雜編

西晉長與年中長沙城河陸地生青蓮兩朶官可掘得一瓦棺開見一僧形貌儼然其花從舌根頂顱出生父老曰昔有一僧誦法華經萬餘部臨終莽以瓦棺今寺名瓦棺寺 洽聞記

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蓮花五六日而落

有軍目以文翰山水自娛常爲臨川內史置宅於城東臨迴溪擄脩阜時時與賓客遊從溫州城外百里皆荷花公乞守其地庭列五馬繡鞍金勒每出遊即控之從南門登舟賞荷花人望之如神仙

後主武平中特進侍中崔季舒宅中池內蓮莖皆作胡人面仍若鮮卑帽俄而季舒見殺 北齊書

和訶條國在大海之中有大山山有石井井中生千葉白蓮花井邊青石上有四佛足跡合有八跡月六齋日彌勒菩薩與諸天神禮佛跡竟使飛去 支僧載外國事

蘭一名媚世 退居錄

蘭爲百草之長葵爲百蔬之王 玄臨冠

帝堯世有金道華種蘭 路史

都梁縣有小山山有淳水既清且淺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芳風藻谷蘭馨遠馥俗謂蘭爲

都梁山因以號縣受名焉 盛弘之荆州記

菊有五美焉黄花高懸準天極也純黄不雜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頴象勁直也杯中輕體神仙食也 鍾會賦

酈縣菊花水太尉胡廣久患風羸恒汲飲此水後疾遂瘳年近百歲 盛弘之荆州記

滎陽郡西有靈源山其澗生靈芝石菌巖有紫菊 王韶之神境記

康風子服甘菊花栢實散得仙 神仙傳

日精一名更生一名陰成一名朱嬴一名女節 本草

葶藶死於盛夏款冬花於嚴寒 董子

將離贈勺藥勺藥一名可離相招贈文無文無一名當歸欲忘人之憂贈丹棘丹棘一名忘憂欲蠲人之忿贈青裳青裳一名合歡 古今注

按仙方中自有合離草一名獨搖一名離母所以爲之合離離母者小草爲物下根如芋魁有遊子十二枚周環之去大魁數尺雖相須而實不連但以氣相屬耳如兎絲之草下有伏兎之根無此兎在下則絲不得生於上然實不屬也 抱朴子

玉衡星散爲菖蒲遠雅頌著倡優則玉衡不明菖蒲冠環 運斗樞

聖王之世功濟天下者堯也天星降精於庭爲韭感而爲菖蒲焉 典術

梁武帝母張氏見菖蒲生花傷人皆不見吞之已而生帝 梁書

孝文帝南巡至新野臨湍水而見菖蒲花乃歌曰兩菖蒲新野樂遂爲建兩菖蒲寺以美之 異苑

宜山中菖蒲一寸二十節堅芬之極

芙蓉一名水芝丹一名澤芝一名水花 古今注

漢昭帝遊柳池有芙蓉紫色大如斗花葉甘可食芬氣聞十里之內 拾遺記

宋元嘉六年賈道子行荆上明見芙蓉方發聊取還家聞有聲怪尋得一合利白如真珠婿

照梁栱 太平御覽

梁元帝竹林堂中多種薔薇康家四出薔薇白馬寺黑薔薇長沙千葉薔薇多品叢迸以長格校其上使花葉相連其下有十間花屋仰而望之則枝葉交映迫而察之則芬芳襲人 瑯嬛記

萱草一名紫萱吳中書生呼爲療愁花 述異記

芡一名雁頭 古今注

昔伯子常遊溪水之涯采菱而食之 小史記

鵝蓮葉如鳥翅一名鳥羽一名鳳翼花大者其

色多紅綠紅者紫點綠者紺點俗呼爲仙人花一名連纈花 古今注

茱萸別名秋子

有以朱萸令郭璞射之璞曰子如赤鈴玄珠裳文言是朱萸 [illegible]

露葵蔡明文名純因名草菜曰露葵

小黃花名腐婢

和氣窈薄陰陽得理則配玄榮於堂配玄仰人水僊也 [illegible]

青膚苔也

苔謂之澤葵又名重錢南人呼爲垢草 述異記

垣衣一名昔邪在屋上曰屋遊石上謂之陟釐 本草

萍大者名蘋一名水白一名水簾 上

浮萍一名蓱無根而浮江東謂之瀌浮於水一夕生九子故名九子萍

丈陽水側生異花路人欲摘者皆當先請不敢扳取 水經注

樂遊苑自生玫瑰樹樹下多苜蓿苜蓿一名懷風時人或謂之光風風在其間常蕭蕭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苜蓿爲懷風茂陵人謂之連枝草 西京雜記

太液池邊皆是雕胡紫蘀綠節之類菰之有米者長安人謂爲雕胡葭蘆之未解葉者謂之紫蘀菰之有首者謂之綠節其間鳧雛鴈子布滿充積又多紫龜綠鼈 上

永陽縣有山壁立千仞巖上有石室路旨名爲

神農嘗藥前百藥叢茂莫不畢備又別有異藤
花形似菱菜朝紫中綠晡黃暮青夜赤五色迭
耀 異苑
懸腸草一名思子蔓南中呼爲離別草 述異記
太原晉陽以北生屏風草
桂林有睡草見之則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呼懶
婦箴出南海也 述異記
寡草特生而不叢
紫述香一名紅蘭香一名金桂香亦名射香草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二　三　高暉堂

出蒼梧桂林上郡界今吳中有射香草色似紅
藍而甚芳香 並上
爲蒼莚之異名
佷山縣山下有石牀傍生野薤人往乞者神許
則風吹折其分齊隨便而斷不得過越 荊州記
鄭玄教學處有草如薤而細俗謂康成書帶 三齊
記
老君之御者徐甲少貸於老君後隨老君出關
飯青牛於野老君欲試之乃以吉祥草化爲一

美女行至牧牛之所挑以言戲甲甲感之 述異記
桃朱術取子帶之令婦人爲夫所愛生園中細
如芹花紫子作角以鏡向傷敵之則子自發五
月五日收之也 千金方
蔻蒻氏所天草名䓗性柔欲引蔓分布馨香遠
聞能療疾不背日光令出家人
羁薰香草名 花木考
大須莎也可爲蓑笠
萹似芍之草一名巨荒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二　三　高暉堂

萹城東南有浦嶺秦始皇東遊海上於臺下蟠
蒲繫馬至今蒲底生縈委若有繫狀似水楊可
爲箭 三齊記
十一月采旁勃旁勃白蒿也白蒐食之壽八百
年 神仙服食經
櫻珠八月之果似桑椹而紅江南俗名水葡灌
上俗名拍判即覆盆子也
舜草今之芊草也
蔵蕤草一名麗草又呼爲女草江浙中呼娃草

郴悉茗茉莉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於南海陸賈南越行紀云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緣自胡國移來不隨水土而變與夫橘化爲枳異矣草木狀

火燔野草車轢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竹譜大論

杜芳藤形不能自立根本緣繞他木作房藤連結如羅網相買然後皮理連合鬱茂成樹異物志

博士芊蔓生根如鵝鴨卵風土記

江淹去故鄉賦北風折兮絳花落流水散兮翠筦疎翠筦草名

尹伯奇採楟花以爲食楟花山梨也山梨今名棠梨其花春開採之日乾瀹之可充蔬琴操

侯騷蔓生子如雞卵大既甘且冷輕身消酒又名簡子藤齊民要術

紫藤葉細長莖如竹根極堅實重重有皮花白子黑置酒中歷二三十年亦不腐敗其莖截置烟炱中經時成紫香可以降神

榼藤依樹蔓生如通草藤也其子紫黑色一名象豆三年方熟其殼貯藥歷年不壞生南海解諸藥毒

簡子藤生緣樹木正月二月花色四月五月熟實如梨赤如雄雞冠核如魚鱗取生食之淡泊甘苦出交趾合浦

野聚藤緣樹木二月花色仍連着實五六月熟子大如羹甌里民煮食其味甜酢出蒼梧椒藤生金封山烏滸人往往賣之其色赤又云似草

之出興古

葭涌藤斯蔓延他樹以自長養子如蓮菆著枝條間一日作扶相連實外有殼裏又無核剝而食之煮而曝之甜美食之不饑異物志

種藤附樹作根軟弱須緣樹而作上下條此藤纏裹樹樹死且有惡汁尤令速死也藤緣樹成若木自然大者或至十五圍

科藤圍數寸重於竹可以杖篾以縛船及以爲席勝竹也

含水藤破之得水行者資以止渴

莿如栟櫚葉疏外皮青多棘刺高五六丈者如五六寸竹小者如筆管竹破其外青皮得白心即科藤類有十許種續斷草藤也一曰諾藤一曰水藤山行渴則斷取汁飲之治人體有損絕沐則長髮去地一丈斷之輒便生根至地永不死 廣州記

東風菜葉似落娠婦莖紫宜肥肉作羹味如酪香氣作馬蘭 廣州記

雞侯菜似艾三月乃生宜雞羹故名之

符堅將欲南伐夢滿城出菜又地東南傾其占曰菜多難爲將也東南傾江左不得平也 晉書

新野趙貞家園中種蔥忽一日盡縮入地後經歲餘貞之兄弟相次分散 搜神記

綖菜生水中可以爲菹也 廣州記

冬風菜陸生宜配肉作羹也 上

蒿子生可食 廣志

三藤似荇菜長三四寸皮肥細緻色以脊藏之

呀甜酸可以爲酒啖出交州正月中熟 上

爾雅云菉王芻郭景純云菉蓐今呼鴟腳莎

爾雅曰出隧蘧蔬 音氍毹 郭璞註云蘧蔬似土菌生菰草中今江東噉之甜滑

爾雅曰鉤芙郭璞註云大如拇指中空莖頭有臺似薊初生可食

爾雅曰莥蒿莔郭璞註云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傍可食又殺蟲

爾雅曰須葖蕪郭璞註云葖蕪似羊蹄葉細味

酢可食

爾雅曰蒡隱荵郭璞註云似蘇有毛今江東呼爲隱荵藏以爲菹亦可淪食

爾雅曰藨麃郭璞註云麃即莓也江東呼麃莓子似覆盆而大赤酢甜可啖

爾雅曰綦月爾郭璞註云即紫綦也似蕨可食詩曰綦菜也葉狹長二尺食之微苦即今英菜也詩曰彼汾沮洳言采其英

爾雅曰蔽蚍衃郭璞註云似葵紫色詩義疏

一名芘芣花紫綠色可食似蕪菁微苦陳詩曰
視爾如荍
爾雅曰蔨竊衣孫炎云似芹江河間食之實
如麥兩兩相合有毛著人衣其花著人衣故曰
竊衣
爾雅曰蒤菟葵郭璞註云頗似葵而小葉狀如
藜有毛汋啖之滑
爾雅曰蔨鹿藿其實莥郭璞註云今鹿豆也葉
似大豆而香蔓延生

詩云言采其蓫毛云惡菜也詩義疏曰今羊蹄
似蘆菔莖赤煑爲茹滑而不美多噉令人下痢
幽陽謂之蓫一名蓨
堇草似冬藍蒸食之酢 字林
葜木耳也案木耳煑而細切之和以薑橘
可爲菹滑美 齊民要術
葐草實亦可食
苴乾菜也
蔪草生水中其花可食 字林

蔱菜生水中
蔊菜味辛 蕢菜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有
雲夢之蕢 𦳓菜似蒜生水中芹菜似蒿也
菹菜紫色有藤蘽菜葉似竹生水旁 似蕨
蕨菜似蕨生水中蕨菜薇也詩疏曰秦人謂之
蕨齊魯謂之蘩蕢菜似蒜生水邊蕤菜似蓉莖
菜也一曰深莆 薤菜似烏韭而黃 蒼
菜生水中大葉
沈藤生子如齊瓠正月華色色仍連著實十月

臘月熟色赤生食之甜酢生交趾 南方草木狀
肫藤生山中大小如華蔓衍生人採取剝之以
作肫
晉安平有越王餘筭菜長尺許白者似骨黑者
如角右云越王行海會於舟中作筭筭有餘者
棄之於水生焉
合浦有菜名溲蔑以豆醬茹食之甚香美可食
並上
龍鬚菜出萊州蔡生海中石上莖如縮長僅尺

許色始青居人取之沃於水乃白又名縮菜人頗珍之又司空山南洗藥池有張巴山浴丹之所中有龍鬚菜味甘可食月未出浮生水面日出則沒於水中人潔心以往則隨採可得若渾以葷腥苦澁不下咽 藥苑

番禺有菜四葉相對夜合晝開名合歡菜 上

朱提郡有堂狼山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得去 古郡傳

鬼田在竹山縣有地二頃不生樹木惟有茆茨每歲清明日祭而燎之預十歲之豐歉草盛而豐 郡國志

遼東有襄平山多饒鬼目之菜生而有神虎龍蛇大魚守之雲氣覆之食之令人不饑 [illegible]

光和七年陳留濟陽長垣濟陰東郡寃句離狐界中路邊生草悉作人狀操持弓弩牛馬龍蛇鳥獸之形黑白各如其色羽毛頭目足翅皆備非但彷彿像之尤純舊說曰近草妖也是歲有黃巾賊起漢遂微弱 [illegible]

吳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趾稗草化爲稻昔三苗將亡五穀變種此草妖也其後亮廢 上

咸寧四年立芳蔬園於金墉城東多種異菜有菜名曰芸薇類有三種紫色者最繁味辛其根爛熳春夏葉密秋蕊冬馥其實若珠五色隨時而盛一名芸芝其色紫爲上蔬其味辛色黃爲中蔬其味甘色青者爲下蔬其味鹹常以三蔬充御膳其葉可以藉飲食以供宗廟祭祀亦止人饑渴宮人採帶其莖香氣歷日不歇 拾遺記

懷帝末民間園圃皆生蒿棘狐兎遊聚至元熙元年太史令高堂忠奏熒惑犯紫微若不早避當無洛陽乃詔內外四方及京邑諸宮觀林衛之內及民間園圃皆植紫薇以爲厭勝至劉石姚符之末此蒿棘不除自絕也 [illegible]

木者陽精生於陰故水者木之母也木之爲言觸氣動躍也其字八推十爲木八者陰合十者陽數 [illegible]

木名三時草命一歲若椿从春楸从秋榎从夏所謂木名三時芋从子黄从寅茆从卯酉从酉亥从亥芋从丁茂从戊苞从巳辛从辛癸从癸之類命以一歲支幹故曰草命

山中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陽 抱朴子

又山中有仙人者老樹也

一使者牽白犬野人問居何地曰居偃蓋山隨至古松而没松形果如偃蓋使者乃松精犬乃茯苓

今人稱泰山五大夫俱云五松樹而不知始皇上泰山封祀風雨暴至休於松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爵也

天陵偃蓋之松大谷倒生之栢凡此諸木皆與天齊其長與地齊其久 抱朴子

千歲松樹四邊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壽千歲 上

松有兩鬣三鬣五鬣者言如馬鬣形

按老子玉策松脂入地千年變爲茯苓千年變爲琥珀千年變爲石膽石膽千年變爲威喜 抱朴子

白鹿眞松青牛文梓

栢曰蒼官

有青桐赤桐白桐宜琴瑟今雲南牂牁人績以爲布 詩義疏

虞氏縣有盧君古塚塚前栢二株枝條蔭茂二百餘畝樹文隱起皆如龜甲根勁如銅石

梧桐斷角馬氂截玉 淮南子

王者任用賢良則梧桐生於東廂 瑞應圖

桐君采藥於桐廬縣山結廬於桐下人問其姓名自號桐君

惠紹將於東石室自焚臨終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其後三日果生焉 高僧傳

何敬叔少奉佛法作一檀像未有木先夢一沙門納衣杖錫來云縣後何家桐甚惜若求應可得如夢求之果獲

句章吳平州門前忽生一株青桐樹上有歌謠之聲平惡而砍殺平隨軍北虜首尾三歲死桐欻自還立於故樹根上閣於樹頂空中歌云死樹今再青吳平尋當歸適聞殺此樹已復有光輝 異苑

嵩山嵩陽觀東古柏五株積翠婆娑可愛中有一株尤大一石刻曰漢武帝封大將軍 少林集詠

傅大士知梁運將盡救愍兵灾乃然臂為炬冀禳來禍山有古松傅大士曾於松間願度眾生以斧為誓至今松木斧痕猶在其飼虎之餘飯棄擲榛間化而為石青白錯雜可作數珠謂之飯石至今長存 大士獻

秦始皇時終南山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始皇惡之興兵伐之天輒大風雨飛沙石人皆疾走至夜瘡皆合有一人中風雨傷寒不能去留宿夜聞有鬼來問樹曰秦王凶暴相伐得不困耶樹曰來即作風雨其奈我何又曰秦王使三百人被頭以赤絲繞樹伐汝得無敗乎樹寞然無聲病人報秦王案言伐之樹斷中有一青牛出逐之走入河於是秦王立旄頭騎 玄中記

桂一名止唾 吳氏本草

君采金而王其政訟平芳桂常生 禮斗威儀

闇河之北有紫桂成林其實如棗群仙餌焉故韓終采藥詩云闇河之桂實大如棗得而食之後天而死 述異記

羅浮山頂有桂山海經所謂賁禺之桂 羅浮山記

元鳳二年於琳池之南起桂臺以望遠氣有一

連理桂樹上枝跨於渠水下枝隔岸而南生與上枝同一株 拾遺記

謝康樂集言竹間水際多牡丹

張公嘗言北齊楊子華畫牡丹極分明則知北齊有牡丹矣 古今註

煬帝闢地二百里為西苑詔天下進花卉易州進二十種牡丹有赬紅鞓紅飛來紅袁家紅醉妃紅雲紅天外紅一拂黃軟條黃延安黃先紅顫風嬌等名 海山記

桑木者箕星之精神木也虫食葉爲文章人食之老翁爲小童 典術

神農耕桑得利究年受福 孝經援神契

伊尹母孕行汲水化爲枯桑其夫尋至水濱見桑穴中有兒乃收養之 呂氏春秋

按春秋孔演圖孔子亦生於空桑

惜烏先生避世於芒尚山其子居焉化民食桑三十七年以絲自裹九年生翼九年而死其桑長千仞蓋蠶類也去瑯琊二萬六千里 拾遺記

南方赤帝女學道得仙居南陽崿山桑樹上正月一日銜柴作巢至十五日成或作白鵲或作女人赤帝見之悲慟誘之不得以火焚之女即昇天因名帝女桑 廣異記

孝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桑樹哭按劉向說桑者喪也又爲哭聲不祥之甚 晉書

張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爲柏識者以爲不祥

楊因棄彩帶一日高飛一名獨搖

大業中帝開汴渠兩隄上栽垂柳詔民間有柳一株賞一縑百姓競獻之又令親種帝自種一株羣臣次第種方及百姓時有謠言云天子先栽然後百姓栽

大業九年煬帝將幸江都有迷樓宮人夜歌云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帝披衣起聽召宮女問之孰使汝歌也汝自爲之耶宮女曰臣有弟在民間

因道途兒童多唱此帝默然久之曰天啓之也因索酒自爲歌曰宮木陰濃燕子飛興衰自有淚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艷變紅輝後帝幸江都唐帝起兵入京焚迷樓火經月不滅

檸 木之實也赤柿餌之一年老者還少令人徹視見鬼昔道士梁須年七十乃服之轉更少至年百四十歲能夜書行及奔馬後入青龍山去 抱朴子

杉一名披煔合浦東二百里有杉一樹漢安帝

永初五年春葉落隨風飄入洛陽城其葉大常杉數十倍術士廉盛曰合浦東杉葉也此休徵當出王者帝遣使驗之信然（[illegible]木狀）

槐榆與檟柚合爲兄弟有苗與三危同爲一家

淮南子

聚雞口槐兔目桑蓋眼榆負瘤雜木鼠耳

晉陵郡城北角有槐木一日之間三榮三悴

侯白嘗與楊素並馬言話路傍有槐樹顦顇欲死素乃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能

素云何計得活曰取槐樹子於樹枝上懸著即當自活素云因何得活答曰可不聞論語云子在回（[illegible]）何敢死素大笑（[illegible]）

交趾定安縣有木綿樹高丈餘實如酒杯口有綿如蠶之綿也又可作布名曰白緤一名毛布

又云交趾有椰木其皮中有如白米屑者乾擣之以水淋之似麪可作餅（[illegible]）

合歡似梧桐枝葉互相結風來解使人不忿嵇康種之於舍前（古今注）

日給之花似杏葉黃而日給虛偽之與真實相似也（[illegible]）

[illegible]瀧山有偃[illegible]子樹其木如玉色渚人採之以爲杖（[illegible]）

辰州蕭溪有丹青樹枝葉直上能雲下無枝條上有五色葉圓如華蓋故號丹青樹俗謂之五采樹今在辰州辰陽縣上

楓香樹似白楊葉圓而岐分有脂而香其子大如鴨卵二月花發乃著實八九月熟曝乾可燒惟九真郡有之（南方草木狀）

榕樹南海桂林多植之葉如木麻實如冬青樹幹拳曲是不可以爲器也其本稜理而深是不可以爲材也燒之無焰是不可以爲薪也以其不材故能久而無傷其陰十畝故人以爲息焉而又枝條既繁葉又茂細軟條如藤垂下漸漸及地藤梢入地便生根節或一大株有根四五處而橫枝及鄰樹即連理南人以爲常不謂之瑞木（[illegible]）

日御北至夏德南宫王燕求心氣動上玄謂之珍樹含艷丹邦

木雖久死萌榮上亦不長貧也

程雅問櫨木名曰無患何也答曰昔有神巫曰寶眊能以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此木爲棒棒殺之世人競取此木爲器以厭卻邪魅故號曰無患 古今注

五嶺楓木歲久生瘿遇雷雨暴長三五尺謂之楓人取之作術有通神之驗取之不以法則化而去之不可得 南方草木狀

有樹名獨根分爲二枝其東向一枝是木威樹南向一枝是橄欖樹 金樓子

浚櫚一名蒲葵 丹鉛錄

繫迷駿馬皆木也

人參千歲爲小兒枸杞千歲爲犬子楓脂千歲爲琥珀 玄覽

模木生周公塚上其葉春青夏赤秋白冬黑以色得其正也楷木生孔子塚上其餘枝疎而不屈以質得其直也 淮南王草木譜

曲阜縣南十里有孔子春秋臺內有古城有顏回墓墓上石柟樹二株可三四十圍士人云顏回手植 述異記

孔子冢塋中樹數百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者人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持其國樹來種之故有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之樹

古有神婦負土欲塞谷繩絕墜負柳木因成二樹其大數圍 秦州記

文種曰吳王好起宮室用工不輟王選名山神木奉而獻之越王乃使木工三千餘人入山伐木一年作工思歸皆有怨望之心而歌木客之吟一夜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爲文梓陰爲楩柟巧工施校制以規繩雕治圓轉刻削磨礱分以丹青錯畫文章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文彩生光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臣種敢因下吏聞於左右賴大王之力竊爲小殿有餘材謹再

拜獻之吳王大悅 吳越春秋

戰國時諸侯苦秦之難有民從征伐秦不返其妻思之而卒既葬塚上生木枝葉皆向夫所在而傾因謂之相思木 述異記

昔有一人好道而不知求道之方唯朝夕拜隱向一枯樹輒云乞長生如此二十八年不倦枯木一旦忽生花花又有汁甜如蜜有人教令食之遂取此花及汁並食之食訖即仙去 瀾輿

徐孺子與郭林宗遊學同稚還家林宗庭有一樹欲伐去之稚乃問其故林宗曰為宅之法方正如口口中有木困字不祥也是以去之稚難林宗曰為宅之法方正如口口中有人囚字豈可居之林宗默然無對 俗說

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叔高去鄢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疏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遣客伐之六七血出客驚怖歸具事白叔高大怒老樹汁出此何等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處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叔高高乃逆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熟視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年應司空辟侍御史兗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繡衣榮耀如此其禍安居春秋國語曰木石之怪夔魍魎物惡能害人乎 搜神記

李正字弘卿學道見東王公教之十七年後忽身死家人埋之於武陵而塚上生花樹高七尺有人過見此花皆聰明盛文章 武陵五十仙傳

邢原常行遼東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多原問其故答曰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己而成淫祀乃辨之里中遂斂其錢以為社供 別傳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武在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而血出魏武惡之遂寢疾是月崩 搜神記

靈帝熹平中有梓樹生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鬢鬚髮皆具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

起則有木人之狀（後漢書）
熹平中長安空樹中有人面生鬢（上）
無錫縣有四株茱萸樹相樛而生狀若連理先是郭景純筮延陵蝘鼠遇臨之益曰後當復有妖樹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倘有此東西數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木生其後徐馥果作亂亦草妖也（晉書）
王梵志衛州黎陽人也黎陽城東十五里有王德祖當隋文帝時家有林檎樹生癭大如斗經

三年朽爛德祖見之乃剖其皮遂見一孩兒抱胎而德祖收養之至七歲能語曰誰人育我德祖具以實語之因名曰林木梵天後改曰梵志曰王家育我可姓王也梵志乃作詩示人甚有義旨（史宗）
昔有國王有一好樹高廣極大常生勝果香而甜美時有一人來至王所王語之言此樹之上將生美果汝能食不即答王言此樹高廣難緣食之何由能得即便斷樹望得其果既無所獲徒自勞苦後還欲豎樹已枯死都無生理世間之人亦復如是如來法王有持戒樹修諸功德不解方便反毀其禁如彼伐樹復欲還活都不可得破戒之人亦復如是（百喻經）
昔迦毘羅閱梵摩淨德長者園樹生耳如菌取而食之隨取隨長遍搬提婆尊者至其家長者問爾所自尊者曰汝家曾供養一比丘道眼不明濫沾信施報爲木菌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年

八十一樹果不生菌（[illegible]）

廣博物志卷之四十二

廣博物志卷之四十三

隴西董斯張纂

郡人唐世濟訂

草木下 果 瓜 竹 異草 異木

古公亶父始接果木晉王愷始接花卉物原

初修上林苑群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亦有製為美名以表奇麗 梨十紫梨青梨實大芳梨實小大谷梨細葉梨縹葉梨金葉梨[illegible]瀚海梨[illegible]東王梨[illegible]紫條梨 棗七弱枝棗玉門棗棠棗青華棗梬棗赤心棗西王棗[illegible] 栗四侯栗榛栗瑰栗嶧陽栗[illegible] 桃十秦桃榹桃緗核桃金城桃綺葉桃紫文桃霜桃[illegible]胡桃[illegible]櫻桃含桃 李十五紫李綠李朱李黃李青綺李青房李同心李車下李含枝李金枝李顏淵李[illegible]羌李燕李蠻李侯李 ○ 柰三白柰紫柰[illegible]綠柰[illegible] 查三蠻查羌查猴查 ○ 椑三青椑赤葉椑烏椑 棠四赤棠白棠青棠沙棠 ○ 梅七朱梅紫葉梅紫花梅同心梅麗枝梅燕梅猴梅 ○ 杏二文杏[illegible]蓬萊杏[illegible]五色六出云是仙人所食 ○ 西京雜記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為李又散為桃散為椒散為荊又曰璇樞星散為楠

東方有三尺之桃食之壽短[illegible]

得綏山一桃雖不能仙亦足以豪[illegible]

陶真君曰服三樹桃花盡則面色如桃花桃膠服之可仙桃終冬不落者為桃梟亦云桃奴桃寢亦可食能悅人顏色又海上有偏桃人亦果[illegible]

柰吏以私恨告民與王生盜食宗廟御桃旦生對曰民不敢食也王曰剖其腹出其桃史記惡而書之曰食桃之肉當有遺核王不知此而剖人腹以求桃非理也[illegible]

梅一種一蒂結雙實名為鴛鴦梅[illegible]

邯鄲有故宮基存焉中有趙王之果園梅李至冬而花春得而食述異記

豹祠赤杏銅馬朱櫻房陵緗李（[illegible]賦）番禺有酸柿甜梅李又果賦云梅甜柿酸（[illegible]記）西王母居龍月城中雇黃中李花實上皆有黃中二字王母惜之遏於蟠桃（集異記）

五雲丹山上有玄雲之李食之得仙（[illegible]）

李有黃建李青皮李馬肝李冬李十一月熟（[illegible]）

瀨鄉老子祠有紫石榴紅縹李一李二色

南居細李四月先熟（[illegible]）

朔與弟子俱行朔渴令弟子叩道邊家門不知

室主姓名呼不應朔復往見博勞飛集其家李樹上朔謂弟子曰主人當姓李名博勞汝呼當應室中人果有姓李名博勞出與朔相見即入取飲與之（[illegible]）

魏文帝安陽殿前天降朱李八枚啖一枚數日不食今李種有安陽李大而有甘者即其種也

（[illegible]記）安丘望之病篤弟子公沙都來省之與安丘共坐庭樹下安丘曉然有聲開李香開目見雙赤李著枯枝都仰手承李自墮掌中安丘食之所苦除盡（[illegible]）

楊愔幼時學庭有李樹實落群兒爭取唯愔顏然獨坐季父暐見而異之遂為愔別葺一室命處其中以銅盤具盛饌而飯焉因謂諸子曰汝輩若能如遵彥使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

（[illegible]）杏木者東方歲星之精（[illegible]）

濟南郡之東南有分流山山上多杏大如梨黃如橘土人謂之漢帝杏亦曰金杏（[illegible]）

滎陽有白杏（[illegible]）

傑人有三玄紫杏（[illegible]）

東海郡尉于台有杏一株花雜五色六出號六仙人杏（述異記）

上林苑有蓬萊杏（西京雜記）

北齊武帝改芳林園爲仙都苑植名果有合歡杏同心李 花木錄

有紫柰大如斗甜如蜜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如漆可染衣其汁着衣不可澣浣亦名闇衣柰

夏禹詣鍾山啖紫柰醉金酒服靈寶行女眞而猶埜於會稽 [illegible]

卽夕殿中虎賁宣詔賜臣冬柰一奩詔使溫啖夜非食時而賜見及柰以夏熟今則冬至物以非時爲珍恩以絕口爲厚詔曰此柰從梁州來

道里旣遠又來東轉暖故猶變色不佳耳 [illegible]

西旅獻昆山之蒲桃北燕獻朔巨之巨栗 [illegible]

穀城紫棗長二寸西王母棗三月熟在衆果之先 [illegible]

有三皇棗駢白棗灌棗又有岐廉棗桂棗夕棗

郭璞云棗細腰者今謂之鹿盧棗

正月一日日出時反斧斑駁椎之名嫁棗不椎則花無實子易零落也 齊民要術

信都獻仲思棗四百枚長四五寸正紫色齊時有山人仲思得此棗種之因以爲名 大業拾遺

玄甑灣中有地數頃土有栗園栗小殊不並圓安之定也然歲貢三百石以充天府水渚卽栗洲也樹木高茂望若屯雲積氣夾林中有栗堂射埒甚閑敞牧宰及英彥多所遊薄 水經

拂林南有國曰磨鄰人食鶻莽鶻莽波斯棗也 西域傳

鉢山之棗其大如餅 [illegible]

列王門之棗酌葡萄之醴 [illegible]

北方有七尺之棗南方有三尺之梨

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中食棗或問之此棗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 [illegible]

景公謂晏子曰東漢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對曰昔者秦穆公乘龍而理天下以黃布裹烝棗至東海而捐其布彼黃布故水赤烝棗故華而不實 晏子

泰大饑應侯請發五苑果蔬棗栗以活民 韓子
西王母進洞淵紅蕤州甜雪崐流素蓮陰岐
黑棗其樹百尋實長二尺核細而柔百年一熟 拾遺記
崵嵊細棗出崵嵊山山臨碧海上萬年一實如
今之軟棗咋之有膏膏可燃燈西王母握以獻
帝 洞冥記
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至十年 後漢書
石虎園有西王母棗味絕美枝渠忽茂四時不

凋九月生花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又有羊角
棗亦三子一尺 鄴中記
沙門竺惠猷太元二年夜夢讀詩五百首其一
篇後曰陌南酸棗樹名爲六奇木遣人以伐取
載還拄馬屋 異苑
晉太元中南郡忻一作竹陵縣有棗樹一年忽生
桃李棗三種花 上
光祿卿李郁因晝寢夢食巨棗覺而有疾謂其
親友曰嘗聞棗重來呼魂之象今予神氣遁抑

將不免乎未幾而卒 玉堂閒話
潛陽館中有一蝙蝠客館胡沙門指語棗母懷
文云此人有異術時庭中棗樹方實令布算
即知其數并赤白若干唯少一子算者曰必不
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 酉陽雜俎
一日明霞院美人楊夫人喜報帝曰酸棗邑所
進玉李一夕忽長清陰數畝帝沈默甚久曰何
故而忽茂夫人云是夕院中人聞空中若有千
百人語言云李木當茂洎曉看之已茂盛如此

帝欲伐去左右或奏曰木德來助之應也又一
夕晨光院周夫人來奏云院中楊梅一夕忽然
繁盛帝喜問曰楊梅之茂能如玉李乎楊梅雖
茂終不敵玉李之盛帝往兩院觀之亦自見玉
李繁茂後楊梅李同時結實院妃來獻帝問二果
孰勝院妃曰楊梅雖好味頗清酸終不若玉李
之甘苑中人多好玉李帝歎曰惡梅好李豈人
情哉天意乎 海山記
紫清九華眞妃于中先授一枚棗色如乾棗而

形長大內無核亦不作棗味有似於梨味耳
扶桑國有赤梨經年不壞（梁書）
恒陽黃梨巫山朱橘（七命）
太上之藥果有玄光梨（漢武內傳）
梨則大谷冬熟張公秋黃
謝朓謝梨牋曰味出靈關之陰青珍玉津之右
塗山梨大如升色紫千年一花亦曰紫輕梨
祝融峯上有碧玉壇方五尺東有紫梨高三百
尺乃夏禹所植定大如斗赤如日若得食長生

不死
雲陽宮記曰雲陽東南坂下有梨園一頃梨數
百株青翠繁密望之如車蓋（三輔黃圖）
宋泰始既失彭城江南始傳種消梨先時所無
百姓爭欲種植識者曰當有姓蕭而來者十餘
年齊受禪（南齊書）
安公講僧常數百晉孝武賜僧偏千梨俄安開講
安便於座中手自剖分梨盡人得都無頗偏（高僧傳）

玉乳梨賜帝時有之
魏高聰以高肇之黨擯廢於家斷絕人事唯修
營園果世稱高聰梨以為珍異（北史）
橘見冠而宜繁擢得騰而茱茂
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草者殺薺麥夏死而人
曰夏生生者衆
扶桑東五萬里有磅磄山上有橘樹百圍其花
青黑萬歲一定鬱水在磅磄山東其水小流在
大陂之下所謂沉泉亦名東泉生碧橘長千常

七尺為常也餘陽山出神蓬如蒿長十丈周初
國人獻之周以為宮柱所謂蒿宮也中有白橘
花色翠而實白大如瓜香聞數里（拾遺記）
越中有王氏之橘閩胡氏之梅山賀氏之瓜丘
吳中有陸家白蓮顧家斑竹越有韓氏之酸棗
記
句漏縣有白橘香楸綠杏
越人多橘柚謂之橘戶
交阯有橘官長一人秩二百石主歲貢御橘

司馬相如作賦不知盧橘爲枇杷鄭玄注禮不知橘之非梨 餘冬錄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說苑

楊由字哀侯習占候爲郡文學掾時有風吹削哺太守以問由由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包 後漢書

漢章帝元年上虞縣獻二蔕瓜玉色橘 述異記

吳黃武中交趾太守士燮獻橘十七實同一蔕以爲瑞異群臣畢賀 南方草木狀

王靈之年十三喪父二十年鹽醋不入口被病在牀忽有一人來問病謂之曰食橘當差俄而不見庭中橘樹隆冬乃有三實食之病尋愈以爲至孝所感 俗說

梁使徐君房與魏使陳昭各言方物昭問君房衢橘味何如橘柚答曰津液奇勝芬芳減之君

房曰金衣素裏見包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 談藪

陳後主夢黃衣人圍城繞城橘盡伐去之及隋兵至上下通服黃衣 廣五行記

有巴邛人家有橘因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如三四斗盎巴人即令扳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叟鬚眉皓然肌體紅明皆相對象戲身尺餘談笑自若但與決賭訖一幅絳臺山霞寔散二劑一叟曰君輸我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種阿母女態盈娘子躋虛龍縞襪八緉後日于先生青城艸堂還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蔕於橘中耳有一叟曰僕肌虛矣須龍根脯食之即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隨削隨滿食訖以水噀之化爲一龍二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 幽明錄

其果寔之珍者樹有荔枝寔有辛蒟園有芳蒻香茗給客橙莈㭨蘗物之異者有巴戟天椒竹木之璝者有桃枝䈽竻 華陽國志

南中橙柑青鳥所食始霜之日採之風味照座劈之香霧噀人皮薄而味珍脉不沾膚食不留滓其踰萍寔冷亞冰壺 劉孝標啟

罰士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香冬夏華寔相繼通歲食之亦名盧橘 花木志

丹陽張盤字子石爲廬江太守潯陽令常餉一

奩柑其小男年七歲就取一枚盤奪其柑外卒以兩枚與之盤奪兒柑鞭卒曰何故行賂於吾子 晉書

南康郡南東望山有三人入山見山頂有果樹衆果畢植行列整齊柑子正熟三人共食致飽乃懷二枚欲出示人聞空中語云催放雙柑乃聽汝去 述異記

河內司馬元徽元嘉中爲新淦令衆官月旦設祭柑化而爲鵲 異苑

蕃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和帝時臨武長汝南唐羌以縣接南海乃上書諫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爲德下不以貢膳爲功故天子食太牢爲尊不以果寔爲珍伏見交趾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土地惡蟲猛獸不絕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於是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有愛民之本其勅太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焉 後漢書

楊沛爲新鄭長課民畜桑椹太祖西迎天子衆無糧沛乃進乾椹後爲鄴令 魏略

北方有白桑椹長數寸食之甘美 異苑

漢興平元年九月桑再椹時劉玄德軍於沛年荒穀貴士衆皆饑仰以爲糧

太元中太原王戌爲鬱林太守泊船新亭眠夢有人以七枚椹子與之著衣襟中既覺得之占曰椹桑子也自後男女大小凡七喪 [illegible]

南荒山有甘蔗之林其高百丈圍三尺八寸促節多汁甜如蜜咋嚙其汁令人潤澤可以節蚘蟲人腹中蚘蟲其狀如蚓此消穀蟲也多則傷人少則穀不消是甘蔗能減多益少 神異經

扶南甘蔗一丈三節白日炙便銷清風吹即折

安定之梨皮薄味厚一歲三花一枝二升

蔗有二種赤者名崑崙蔗白者名荻蔗

昔有二人共種甘蔗而作誓言種好者賞其不好者當重罰之時二人中一者念言甘蔗極甜若壓取汁還灌甘蔗樹必得勝既取汁溉冀望滋味反敗種子所有甘蔗一切都失世人亦爾欲求善福恃己豪貴倚形挾勢逼脇下民陵奪財物用作福善不知將來反獲其殃如壓甘蔗彼此都失 法苑珠林

劉滔母答國書曰胡桃本生西羌外剛樸內柔甘質似古賢欲以奉貢

昔者舍衛國有一貧家庭中有蒲萄樹上有數穗念施道人時國王先前請食一月是貧家力

勢不如王正懸一月乃得一道人便持施之語道人言念欲施來已經一月今乃得願道人語優婆夷已一月中施優婆夷言我但施一穗蒲萄那得一月施耶道人言但一月中念欲捨施則爲一月也

陸機與弟雲書曰張騫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安石榴亦名丹若甜者謂之天漿

石榴之延辟三尸拾榴之木厭邪鬼

林檎一名來禽

郭文在山間有石榴楊梅等花爲樵牧所傷文賣藥沽酒以澆花樹人問之曰爲二子洗瘡止痛

果有隱夫木有女貞

益智子如筆毫長七八分二月花色若蓮著實五六月熟味辛雜五味中芬芳亦可鹽曝出交趾合浦建安八年交州刺史張津嘗以益智子粽餉魏武帝

古度樹不花而實實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色

赤可食其實中如有蒲藜者取之爲粽數日不
黄皆化成蛀如蟻有翼穿皮飛出著屋正黑
子歲子一苞二百餘顆皮殼青黃色殼中有肉
如粟味亦如之出交趾 交州記
留求子形如梔子稜瓣深而兩頭尖似訶梨勒
而輕及半黃已熟中有肉白色甘如棗核大治
嬰孺之疾 草木狀
楊桃似橄欖其味酸五月十月熟諺曰楊桃無
蹙一歲三熟其色青黃核如棗核 異物志

緬樹埜生三月花色仍連著實五六月成子及
搉煮投下魚雞鴨羹中好亦出俍放出交趾武
平 草木狀
州樹野生二月花色仍連著實及搉煮如李子
五月熟剥核滋味酸出武平 南方記
前樹埜生二月花色連著實如手指長三寸五
六月熟以湯滴之削去核食以糟鹽藏之味在
可食出交趾
石南樹野生二月花色仍連著實如鷄卵七

八月熟人採之取核乾其皮中作肥魚羹和之
尤美出九真
圍樹子如鷄卵野生三月花色連著實九月熟
曝乾訖剥殼取食之味似栗出交趾 並上
歆似栗赤色子大如栗散有棘刺破其外皮內
白如脂肪著核不離味甜酢核似荔支 廣州記
槃多樹不花而結實實從皮中出自根著子至
杪如橘大食之過熟內許生蛆一樹者皆有數
十嵩山記曰嵩寺忽有思惟樹即貝多也有人

坐貝多樹下思惟因以名焉漢道士從外國來
將子於山西腳下種極高大今有四樹一年三
花 嵩山記
緬葉子並似椒味如羅勒嶺北呼爲木羅勒 異物志
廣州記
枳椇葉似蒲挪子似珊瑚其味如蜜十月熟樹
乾者美出南方邳鄉枳椇大如指 廣志
木豆出徐聞子大似烏豆枝葉類柳一年種數
年採 廣州記

楮樹子似桃實二月花色連著實七八月熟鹽
藏之味辛出交趾 南方記
榿樹子如桃實長寸餘二月花色連著實五月
熟色黃鹽藏味酸似白梅出九真 上
梓棪大十圍材貞勁非利剛截不能克堪作船
其實類棗著枝葉重曝撓垂刻鏤其皮藏味美
於諸樹 異物志
五子樹實如梨裡有五核因名五子治霍亂金
瘡 裴淵廣州記

白緣樹高丈餘實味甘美於胡桃 交州記
都昆樹野生二月花色仍連著實八九月熟如
雞卵里氏取食之皮核滋味醋出九真交趾 草木
狀
開桃子其味酸土翁子如漆子大熟時甜酸其
色青黑枸櫞子如指頭大正赤其味甘雞橘子
大如指味甘永寧界中有之猴總子如小指頭
大與柿相似其味不減於柿多南子如指大其
色紫味甘與梅子相似出晉安王壇子如棗大

其味甘出侯官越王祭太乙壇邊有此果無知
其名因見生處遂名王壇其形小於龍眼 臨海
異物志
劉樹子大如李實三月花色仍連著實七八月
熟其色黃其味酢煮蜜藏之仍甘好 草木狀
鬱一名雀李又名車下李又名郁李亦名棣亦
名薁李毛詩七月食鬱及薁 [illegible]
椰二月花色仍連著實房相連累房三十或二
十七八子十一月十二月熟其樹黃實俗名之

為丹也橫破之可作椀或微長如栝蔞子從破
之可作為爵 草木狀
鬼目樹大者如李小者如鴨子二月花色仍連
著實七八月熟其色黃味酸以蜜煮之滋味柔
嘉交趾武平興古九真有之也
橄欖子大如棗大如雞子二月花色仍連著實
八月九月熟生食味酢蜜藏仍甜 [illegible]
博羅縣有合成樹十圍去地二丈分為三衢東
向一衢木葉似練子如橄欖而硬去皮南人以

為榜南向一衢橄欖西向一衢三丈三丈构嶺北之候也（南越志）

荔支樹高五六丈如桂樹綠葉蓬蓬冬夏鬱茂青華朱實實大如雞子核黃黑似熟蓮子實白如肪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甜酢者夏至日將巳時翕然俱赤則可食也一樹下子百斛犍為焚道南廣荔支熟時百鳥肥其名之曰焦核小次曰春花次曰胡偈此三種為美似鼈卵大而酸以為醢和率生稻田間（廣志）

桶子大如雞卵三月花色仍連著實八九月熟採取鹽酸漚之其味酸酷以蜜藏滋味甜美出交阯（草木狀）

山檳榔一名蒳子幹似蔗葉類柞一叢千餘幹生十房房底數百子四月採（[illegible]）

豆蔻樹大如李二月花色仍連著實子相連累其核根芬芳成殼七月八月熟曝乾剝食核味辛香五味出興古（南方草木狀）

植杏子甘酢出西方（□志）

餘柑大小如彈丸視之理如定陶瓜初入口苦澁咽之口中乃更甜美足味鹽蒸尤美可多食（異物志）

芭蕉葉大如筵席其莖如芋取蕉而煮之則如絲可紡績女工以為絺綌則今交阯葛也其內心如蒜鵠頭生大如令拌因為實房著其心齊一房有數拾枚其實皮赤如火剖之中黑剝其皮食其肉如飴蜜甚美食之四五枚可飽而餘滋味猶在齒牙間一名甘蕉（上）

扶留木根大如箸視之似柳根又有蛤名古賁生水中下燒以為灰曰牡礪粉先以檳榔著口中又取扶留藤長一寸古賁灰少許同嚼之除胸中惡氣（蜀記）

蒳子大如彈丸（[illegible]）

甘儲蓋薯蕷之類或云芋類根葉亦同其實如拳有大如甌者皮紫而肉白蒸鬻食之味如薯蕷性不甚冷舊珠崖海中人不耕稼惟種甘儲秋熟收蒸曬切如米粒固貯以充糧糗是名儲

糯佐蹉如粳粟然海人食此皆壽百餘歲

雀芋狀如雀頭置乾地反濕置濕地反乾飛鳥觸之墮走獸遇之僵

大霍山下有洞臺司命君之府也中有神靈瓜食之心通至玄

有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氷谷所謂氷谷素葉之瓜仙人瑕丘仲得此瓜食之千歲不渴

西王母仙家上藥有空同靈瓜（漢武內傳）

有青𤇯瓜大如三十𢇁玄表丹裏呈素含紅攬之者壽食之者仙（神仙傳）

瓜之所出以遼東廬江燉煌之種爲美有烏瓜有魚瓜（廣志）

龍蹄獸掌羊骹兔頭皆瓜屬又金釵虎蹯白𤬏玄肝素腕並陸機賦中瓜名也（上）

煬帝改胡牀爲交牀胡瓜爲白露黃瓜改茄子爲崑崙紫瓜（大業拾遺）

林鄰國西瓜一枚用二人舉之（瀛涯勝覽）

初刑史子臣謂朱素公從今已往五祀五日臣死後五年五月丁亥吳亡以後五祀八月辛巳君薨刑史子臣至死日朝見素公夕而死後吳亡素公懼思刑史子臣之言將至死日乃逃於瓜圃死之求得已爛矣

秦始皇密令人種瓜於驪山硎谷中溫處瓜實成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爲伏機諸儒生皆至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死

衛國縣西南有瓜穴冬夏常出水望之如練時有瓜葉出焉相傳耆秦時有李班者頗好道術入穴中行可三百步廓然有宮宇牀榻上有經書見二人對坐鬚髮皓白班前拜於牀下一人顧曰卿可還無宜久住班辭出至穴口有瓜數箇欲取乃化爲石尋故道得還至家家人云班去來已經四十年矣

谿父者南郡鄘人也居山間有仙人常止其家

從買瓜敎之鍊瓜子與桂附子並定其藏而對分食之二十餘年能飛走升山入水（列仙傳）

明帝陰貴人夢食瓜甚美帝使求諸方國時燉煌獻異瓜種恒山獻巨桃核瓜名穹隆長三尺而形屈曲味美如飴帝使植於霜林園園皆植寒果積冰之節百果方盛俗謂之相陵與霜林之聲訛也后崩內侍者見鏡奩中有瓜桃之核（拾遺記）

吳桓王時會稽生五色瓜今吳中有五色瓜歲充貢賦（述異記）

鄭灼字茂昭勵志好學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臥以瓜鎮心起便讀誦其篤志如此（陳史）

後魏宋瓊母病冬月思瓜瓊夢見人與瓜覺得之手中時稱孝感（北史）

焦華父遺病甚冬月思瓜華夢一人黃冠謂曰聞子悄父思瓜故送子瓜華拜而受及寤在手瓜香異甚父食瓜而病愈（上）

豫章有盧松村郡人羅根生來此村側墾荒種瓜果園中有一神壇瓜始引蔓忽見壇上有一新板題書云此是神地可速出去根生祝曰若是神教願更朱書賜報明早往看向板猶存字悉以朱代畢根生謝而去也（述異記）

韓靈珍靈敏兄弟性至孝母亡家貧無以葬兄弟種瓜朝採暮還復生葬事由此畢（南史）

任昉父武帝方食西苑綠沉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上）

強練師不知何許人所至之處人皆敬而信之晉公護未誅之前曾手持一大瓠到護門外抵而破之乃大言曰瓠破子苦未幾而護誅諸子並伏法

竹則篔簹白烏實中紺族濱榮幽浩繁宗隈曲浸倚陵丘蔓延重谷

竹圳莖甜赤若縹箭斑如度世推節征合實中篔簹兩人桃枝育虫細箬素箭形竿綠筒

中譜

竹之醜有四有青若者白若者紫若者黃若者

齊民要術
五月十三日謂之竹醉又謂竹迷上
竹得風其體大屈謂之竹笑
越王竹根生石上若細荻高尺餘南海有之南人愛其青色用爲酒籌云越王棄餘筭而生竹 草木狀
篩竹一名太極長百餘丈南方以爲船 南州異物
南方荒中有涕竹長數百丈圍三丈五六尺厚八九寸可以爲船其筍甘美煮食之可以止瘡

癘上
出梧竹吏民家種之長三四丈圍一尺八九分作屋柱出交阯 草木狀
雲母竹一節爲船出扶南上
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蔓竹紫脫常生 禮斗威儀
雞脛竹筍肥美 筍譜
石麻之竹勁而利削以爲刀切象皮如切芋 廣志

臨賀謝休縣東山有大竹數十圍長數丈有小竹生旁皆四五尺圍下有盤石徑四五丈極高方正青滑如彈棊局兩竹屈垂拂掃其上初無塵穢未至數十里聞風吹此竹如簫管之音 荆州記
有竹曰䈽其大數圍節間相去局促中實滿堅強以爲柱榱 竹譜
棘竹有刺長七八丈大如甕上
惠帝二年巴西郡竹生紫色花結實如麥皮青

中米白味甜 廣州記
狗竹毛在節間 臨海異物志
箄竹頭有父文無父竹黑皮竹有文籮竹有毛 竹實中 字林
凝波竹實服之肌滑體輕超飛燕舞於手掌上服此實也出區吳山紫枝綠葉堅滑如玉風吹有聲如環珮成帝種於臨池觀更名曰環珮竹花如海榴實如蓮子而小 雲溪私志
東海畔孤竹生焉斬而復生中爲舟武王時孤

竹人獻筍一枝

澁勒竹之有芒者也一名篤竻

林於竹薄而廣

天門山岡上各生一竹倒垂拂拭謂之天帚

玉潤桃枝之麗魚腸金母之名

羅浮山第三十一嶺半是巨竹皆七八圍長一二丈葉如芭蕉謂之龍鍾竹

有浮筠之幹葉青莖紫子大如珠有青鸞集其

上下有沙礰細如粉柔風至葉條翻起拂細沙如雲霧仙者來觀而戲焉吹風竹葉聲如鐘鼓之音

建安有篔簹竹節中有人長尺許頭足皆具

公孫竹高不盈尺可爲几案之玩

雷州貢龜斑竹

植物之中有名曰竹不剛不柔非艸非木小異空實大同節目或茂沙水或挺巖陸條暢紛敷青翠森肅質虵冬蒨性忌殊寒九河鮮育五嶺實繁苞籜夏多春鮮根幹將枯花復乃縣篺必六十復亦六年篔簹之美爰自崑崙貝丘帝竹一節爲船巨細已闕形名未聞桂實一族同稱異源篃亦勁薄博矢之資篁任篙節體特堅圓棘竹駢深一叢爲林根如椎輪節若束針亦曰笆竹城因是任篾箭既食鬚髮則侵單體虛長各有所育若實稱名卅亦無目苛竹如藤其節郤曲生多臥土立則依木長幾百尋狀若相繽亦合文須爲乃縣厥族之中

蘇麻特奇修幹平節大葉繁枝凌群獨秀蓊茸紛披篔簹射筒箖箊桃枝長爽纖葉清肌薄皮千百相亂洪纖有差相疏既僇厥土唯腥三埏斯沮壽竹乃生物尤世遠略狀傳名般腸實中與笆相類於用寡宜爲筍殊味節竹爲矛稱利海表權仍其幹外卽其杪生於日南別名爲篥百葉參差生自南垂傷人則死醫莫能爲亦曰簩竹厥毒若斯彼之同異余所未知篙與由梧厥體俱洪圍或累尺篙實梧空南越之居梁柱

是供竹之堪杖莫尚于笻磥砢不凡狀若人功
豈必蜀壤亦產餘邦一曰扶老名實縣同笻竹
二族亦甚相似把髮若竹促節薄齒束物體柔
始同麻枲篔簹竹所生大抵江東上密防露下疏
來風連臥接町竦散岡潮節曆似篔高而箭脆
稀葉猶似類記黄細狗竹有毛出自東裔物類
衆說於何不許有竹象盤因以為名東甌諸郡
緣海所生肌理勻淨筠色潤貞凡今之篪匪兹
不鳴會稽之箭東南之美古人嘉之因以命矢

簡簵載籍貢名荆鄗箭亦箭徒概節而短江漢
之間謂之䈽竹根深耐寒茂彼淇苑篁條蒼蒼
接町連篁性不單植必也叢岡踰矢稱大出等
為長物各有用篅之最良又有族類爰挺嶧陽
懸根百仞竦幹風生簫笙之選有聲四方箭清
氣亮衆管莫抗亦有海篠生於島岑節大盈尺
幹不滿寸形枯若筋色如黃金徒為一異莫知
所任赤白二竹遠取其色白薄而曲赤厚而直
沅澧所豐餘邦鮮植桔梢箭篌篌攢植擢筍

於秋冬乃成竹無大無小千萬修直鄮膜內茁
繡文外施瓴築疑節內實外澤作貢漁陽以供
軫策浮竹亞節虛軟厚肉臨溪覆潦栖雲蔭木
供筍滋肥可為菹茹咸性異宜各有所育篻植
於苑篸生於蜀篠大盈小竹之通曰互各統體
譽牛與猜人之所知事生軌躅赤縣之外焉可
詳錄聽之筆之匪道伊孏 晉武昌戴凱之竹譜
瑶筍千年生一芽 道書
止些山竹長千仞麻食其實夫九旋萬八里 玄中記

筑陽孤竹三年而一筍南陵金盤之草一歲而
一節 玄覽
竹名䈁離不知所出偶睹沈詩云繁陰上鬱鬱
促節下離離似出於此 文紀志
漢章帝三年子母筍生白虎殿前時謂為孝竹
群臣獻孝竹頌 述異記
曾將軍有青竹田 三輔舊事
馬援好事至荔浦見冬筍名苞筍上言禹貢厥
包橘柚疑謂是也其味美於春夏筍 東觀漢記

晉惠帝元康二年巳酉郡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外皮青赤白味甘（異苑）

王微之以菖蒲映竹曰菖蒲只以九節爲貴而此君面目從焉菖蒲正當再拜此君而此君亦安得不愛之耶（高士春秋）

辛仲宣截竹爲罌以酌酒曰吾性愛竹及酒欲令二物相並耳（襄陽耆舊傳）

張廌隱居顯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爲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廌逃避之竹中不與相見一郡號爲竹中高士（永嘉郡記）

臨川陳臣家大富永初元年臣在齋中坐其宅內有一町筋竹白日忽見一人長丈餘面如方相從竹中出語陳臣我在家多年汝不知今辭汝去當令汝知之去一月許臣家大失火奴婢頃死一年中便大貧（搜神記）

宋郭仲產爲南郡從事宅在枇杷寺南其村亦名枇杷元嘉末起齋屋以竹爲總櫺竹遂漸生枝葉長數丈拱疎蔥翠欝然成林仲產以爲祥及孝建中同義宣之謀被誅（異苑）

元嘉四年東陽沈道先家中筋竹林忽生連理野人無知謂之禍祟欲砍殺之（異苑）

漢人有適吳吳人設筍問是何物曰竹也歸煮其牀簀而不熟乃謂其妻曰吳人轣轆欺我如此（笑林）

紫九合內志文曰竹者爲北機上精受氣於玄軒之宿也所以圓虛內鮮重陰含素亦皆植根敷定結繁衆多矣公試可種竹於內北宇之外

使美者游其下焉爾乃天感機神大致繼嗣孕既保全誕亦奇才微著之興常守利貞此玄人之秘規行者之所遵（陶隱居真誥）

梁庾詵愛林泉常遇火止出書坐于池上曰惟恐損竹（梁書　以下異苑）

嶓冢之山有艸焉其葉如蕙其本如桔梗黑花而不實名曰蓇蓉食之使人無子（山海經）

小華之山其草有萆荔（[illegible]）狀如烏韭而生於石上亦緣木而生食之已心痛

石脆之山其草多條狀如韭白華黑實食之已疥

熊耳之山有草焉其狀蘇而赤華名曰葶薴（亭寧 耵聹二音）可以毒魚

朝歌之山潕水出焉有艸名曰莽草可以毒魚

浮山有草焉名曰薰草（薰音訓）麻葉而方莖赤花而黑實臭如蘼蕪佩之可以已癘

其東之山有草焉葵本而杏葉（或作楮葉）黃華而莢實名曰蘀可以已瞢

脫扈之山有艸焉其狀如葵葉而赤華名曰植楮可以已癙（癙病也淮南子曰狸頭已癙也）食之不眯

大𩇯之山多㻬玉有草焉其狀葉如榆方莖而蒼傷其名曰牛傷其根蒼文服者不厥（厥逆氣病）可以禦兵

臯塗之山有草焉其狀如槀茇其葉如葵而赤背名曰無條可以毒鼠

有草焉其狀如葌而方莖黃花赤實其本如藁本名曰荀艸服之美人色

休與之山有艸焉其狀如蓍赤葉而本叢生名曰夙條可以爲簳

招搖之山有草焉其狀如韭而青華其名曰祝餘（或作桂茶）食之不饑

有草焉其狀如茱白花黑實澤如蘡薁其名曰䔄草服之不昧

符禺之山其艸多條其狀如葵而赤花黃實如嬰兒舌食之使人不惑

竹山有草焉其名曰黃雚其狀如樗其葉如麻白華而赤實其狀如赭浴之已疥又可以已胕

崑崙之丘有草焉名曰蕡草其狀如葵其味如葱食之已勞

牛首之山有草焉名曰鬼草其葉如葵而赤莖其秀如禾服之不憂

陽華之山其草多藷藇多苦辛其狀如櫹其實如瓜其味酸甘食之已瘧

鼓鐘之山有草焉方莖而黃華員葉而三成其名曰焉酸可以爲毒（[illegible]）

姑揺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爲䔄草其葉胥成（山海經）其華黄其實如菟丘服之媚於人

有草焉葉員而無莖赤華而不實名曰無條服之不癭

半石之山有草焉生而秀其高丈餘赤葉赤華華而不實其名曰嘉榮服之者不畏霆

少陘之山有草焉名曰萵草葉狀如葵而赤莖白華實如蘡薁食之不愚

賈超之山其中多龍修

泰山有草焉名曰棃葉狀如荻而赤華可以已疽

大騩之山有草焉其狀如蓍而毛青華而白實其名曰蒗服之不夭可以爲腹病

王者有禮則威綏生

威香者王者禮備則常生

華平其枝正平王者有德則生德剛則仰德衰則低

蓮甫一名倚扇

紫達王者仁義行則見

王者使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露生庭狀如蓋政平則正不平則傾一名平慮

王者繼嗣平明則賓連生於戶牖達生於房連累相承象繼嗣也

王者仁義行則生紫脫（瑞應圖）

漢武帝時西方月支國有獻活人草三莖有人死者將草覆面即活之矣

帝昇蒼龍閣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方之事唯東方朔下席操筆跪而進帝曰大夫爲朕言乎朔曰臣遊北極至種火之山日月所不照有青龍銜燭火以照山之四極亦有園囿池苑皆植異木異草有明莖草夜如金燈折枝爲炬照見鬼神之物仙人寗封常服此草於夜暝時轉見腹光通外亦名洞冥草帝令剉此草爲泥以金實明之室夜坐此館不加燈燭亦名照魅

草以藉足履水不沉上
帝享仙靈唯設甲帳前置玲瓏十寶紫金之鑪
李少君取綠麞之血丹虹之涎靈龜之膏阿紫
之丹搗幅羅艸和成香每帝至壇前輒燒一顆
烟繞梁棟間久之不散其形漸如水文頃之蛟
龍魚鱉百怪出沒其間仰視股栗又然靈香之
燭衆樂迭奏於火光中不知何術幅羅香草出
貫超山 奚囊橘柚
帝酌雲菹酒菹以玄草黑莢金蒲甜藝果以壽

稷龍爪白芋紫莖寒荄地花氣葛此葛於地下
生花入地十丈乃得此葛其根倒出亦名金虎
鬚草因名紫鬚葛也 洞冥記
有五味草初生味苦花時味酸食之使人不眠
名却睡艸武帝時多末國獻此艸
有夢草似蒲色紅晝縮入地夜則出亦名懷夢
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朔乃獻一枝帝懷之
夜果夢夫人因改曰懷夢草
波祇國亦名波弋國獻神精香艸亦名荃蘼一
名春蕪一根百條其皮如緜可為布
有鳳葵艸色丹赤松子餌之三歲乘黃鼬入水
得黃珠一枚亦名銷疾珠語曰寧失千里駒不
失黃鼬珠
鳥哀國有龍爪薤色如玉煎之有膏以和紫桂
為丸服一粒千歲不饑故語曰薤和膏身生毛
掌中芥葉如松子取其子置掌中吹之而生一
吹長一尺至三尺而止然後可移於地上若不
經掌中吹者則不生也食之能空中孤立足不

蹋地亦名躡空艸 述上
粢禾莖生實如葵子米粉白如麪可為饘粥食
牛以肥六月種九月熟感禾扶疎生似大麥陽
禾似藋粒細左折右炊停則牙生此中國巴禾
木稷民火禾高丈餘子如小豆出粟特國 廣志
東墻色青黑粒如葵子似蓬艸十一月熟出幽
涼并烏丸地 廣志
瀛州有艸名曰芸苗狀如菖蒲食葉則醉餌根
則醒 拾遺記

有草名芸遙色白如雪一枝二丈夜視有白光可以為杖
有艸名蓀煌葉圓如荷去之十步炙人衣則焦刈之為席方冬彌溫以枝相摩則火出矣
岱輿北有玉梁千丈駕玄流之上紫苔覆漫味甘而柔滑食者千歲不饑
有葭紅色可編為席溫柔如罽毳焉
遙香艸其花如丹光耀如月葉細長而白如忘憂之草其花葉俱香扇馥數里故名遙香艸其子如意中實甘香食之累月不饑渴

濤乘艸高五丈葉色斜莖如金形如半月之勢亦曰半月草無實其質溫柔可以為布為席
有合歡草狀如著一株百莖晝則眾條扶疏夜則合為一莖萬不遺一謂之神草 洞冥記
槃涙之東有背明之國來貢其方物其北有艸名虹艸枝長一丈葉如車輪根大如轂花似朝虹之色昔齊桓公伐山戎國人獻其種而植於庭云霸者之瑞也有背明艸夜視如列燭晝則無光自消滅也有紫菊謂之日精一莖一蔓延及數畝味甘食者至死不饑渴有焦茅高五丈燃之成灰以水灌之復成茅也謂之靈茅有黃渠艸映日如火其堅韌若金食者焚身不燒有夢草葉如蒲莖如著採之以占吉凶萬不遺一又有聞遐艸服者耳聰香如桂莖如蘭其國獻之多不生實葉多萎黃 拾遺記
祖梁國獻蔓金苔色如黃金若螢聚之大如雞卵投於水中蔓延於波瀾之上光出照日皆如

火生水上也乃於宮中穿池廣百步時觀此苔以樂宮人宮人有幸者以金苔賜之置漆盤中照耀滿室名曰夜明苔著衣襟則如火光
琅琊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艸如麥割之以釀酒則味如酎醇飲一合三旬不醒但飲甜水隨飲而醒 拾遺記
秦趙間有相思艸狀如石竹而節節相續一名斷腸艸又名愁婦草亦名霜婦草人呼寡婦莎蓋相思之流也

義山多生微蘅艸有風不偃無風獨搖
蕭其草一名塞路生北方胡地古詩云千里蕭
萁艸
釣影山去昭河三萬里有雲氣望之如山影丹
藿生於影中葉浮水上有紫河萬里深十丈中
有寒荷霜下方香盛
日露池西有靈池方四百步有連錢荇浮根菱
倒枝藻連錢荇荇如錢文浮根菱根出水上葉
沉波下實細薄皮甘香葉半青半白霜降彌美

因名青冰菱也倒枝藻者枝橫倒水中長九尺
餘如結網有野鴨秋晁及鷗鷺來翔水上入此
艸中皆不得出如繒網也亦名水網藻
楚中有宮人草狀如金莖花色紅翠俗說楚靈
王時宮人數千皆多愁曠有因死於宮中者葬
之後墓上悉生此花 述異
武當縣石牆山西北角有大松樹樹下生草名
枚窮冬夏不枯日食三寸絕穀不饑登之度世
陶先生謂之西岳佐命是也 金樓子

青榮艸出少室金山丘下服之令人不老取葉
服之可通百神 拾遺
餌非長生草一名通天價值千金陰乾方寸七
日再服之令人得仙
祖洲近在東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萬
里上有不死之艸生瓊田中或名養神芝之草
形如菰苗長三四尺昔秦始皇大死中多枉死
者橫道有鳥如烏狀銜此艸覆死人面當時起
坐而自活也 十洲記

古姑山帝之女死化為怪艸其葉鬱茂其華黃
色其實如兔絲故服怪草者恒媚於人焉 搜神記
艮耀草枝葉如麻黃秋結子如小粟煨食之解
毒功用亞於吉利始有得是藥者梁氏之子耀
亦以為名梁轉為艮爾花白似牛李出高涼 草木
狀
吉利艸其莖如金釵股形類石斛根類芍藥交
廣俚俗多蓄蠱毒惟此艸解之極驗吳黃武中
江夏李俁以罪徙合浦始入境遇毒其奴吉利

若偶得是艸與保服遂解吉利即遁去不知所之保因此澥人不知其數遂以吉利爲名

鶴草蔓當夏開花形如飛鶴嘴翅尾足無所不備出南海云是媚艸上有虫老蛻爲蝶赤黄色女子藏之謂之媚蝶能致其夫憐愛 並上

若蔵一名若蘵子形如皮弁始生青熟則赤裹有實正圓如珠長安兒童謂爲洛神珠一曰王母珠 古今注

赤縣洲爲崐崘之墟玉紅之草生焉食其一實

醉臥三百歲 尸子

護門艸出常山取置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名百靈艸

南海有草叢生如藤蔓土人視其節以占一歲之風每一節則一風無節則無風名曰知風草 廣志

酒杯藤出西域大如臂葉似葛實如梧桐香美可酌能消宿醒 崔豹古今注

無畏艸本名乾先佩之虎豹施爪張牙不畏不畏則不敢傷也出壽麻國戰國時仙人陸與進十莖於魏安釐王無忌爲如姬感之既盜兵符臨行又贈以夜光之珠乾先之草無忌辭珠而受艸至趙畀朱亥以助其威後朱亥入秦秦王命力士推入押中與虎居朱亥處之宴如虎亦相視如其類也秦王懸而遺之 雲臺雜志

玄鹿之草生於名山人跡不到處烹而食之壽二千歲 道篇

虞美人草聞吳歌而舞沙筋聞人聲則縮

舞草出雅州人或近之歌必動葉如舞也 撰錄

惠帝元熙元年三株艸化爲三樹枝葉似楊樹高五尺以應三楊擅權之事時有楊駿楊瑤楊濟三弟兄號曰三楊 晉書

劉儘艸一名鹿活草昔青州劉儘宋元嘉中射一鹿剖五臟以此艸塞之蹶然而起儘怪而拔草復倒如此三度儘密錄此艸種之多主傷折俗呼爲劉儘草 異苑

孫皓天紀三年有鬼目菜生黄耇家依緣棗樹

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買菜生與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琵琶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安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艸遂以苔為侍芝即平為平慮耶（吳志）

武帝為撫軍時府內後堂砌下忽生艸一株莖黃葉綠如總金抽翠花條苒弱狀似金蔡時人未知是何祥有一羌人姓姚名馥字世芬充廐養馬妙解陰陽之術云此艸以應金德之瑞（拾遺記）

解叔謙字楚梁母有疾於夜庭中祈禱聞空中云此疾無他得丁公藤為酒便差即詣醫及本草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還觀山中一老翁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治風尤驗叔謙伏地流涕具欵求意翁與之四段并示漬酒法叔謙拜領受之復視翁不見依法為酒母疾頓愈（齊春秋　以下異木）

符禺之山其上有木名曰文莖其實如棗可以已聾（山海經）

招搖之山有木焉其花四照其名迷穀佩之不迷（[illegible]山招搖山又名鵲山）

肅慎之國有樹名雒常聖人代立於此取衣（無衣聖帝代立則此木皮可衣也）

侖者之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赤理其汗如漆其味如飴食者不饑可以釋勞其名曰白蓉可以血玉（血謂可用染玉作光彩）

崇吾之山東望蚴淵有木焉員葉而白柎赤華而黑理其實如枳食之宜子孫

宜山有桑焉大五十尺（圍五丈也）其枝四衢（言枝交互四出）其葉大尺餘赤理黃華青柎名曰帝女之桑（婦人主蠶故以名桑）

葌山有木焉其狀如棠而赤葉名曰芒草可以毒魚

柄山有木焉其狀如樗其葉如桐而莢實其名曰茇可以毒魚（茇一作艾）

有木焉其狀如牛引之有皮若纓黃蛇其葉如

羅其實如欒其木若蘆其名曰建木在窫窳西弱水上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搖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葉如芥（[illegible]）

有雲雨之山有木名曰欒禹攻雲雨（攻謂槎伐其林木）有赤石焉生欒（言山有精氣復生此木於赤石之上）黃本赤枝青葉群帝焉取藥（言樹花實皆為神藥）

有木青葉紫莖玄華黃實名曰建木百仞無枝有九欘（枝回曲也音如斤斸之斸）下有九枸（[illegible]）

其實如麻（[illegible]）其葉如芒（芒木似棠梨也）大皞爰過（言庖犧於此經過也）黃帝所為（言治護之也）

不周之山爰有嘉果其實如桃其葉如棗黃華而赤柎食之不勞

有木焉其狀如棠而員葉赤實實大如木瓜名曰櫰木食之多力

放皋之山有木焉其葉如槐黃華而不實其名曰蒙木服之不惑

岑山多丹木葉員而赤莖黃華而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饑

敏山有木焉其狀如荊白華而赤實名曰薊柏（[illegible]）服者不寒

有木焉其狀如棠華黃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可以禦水食之使人不溺

崦嵫之山其上多丹木其葉如穀其實大如瓜赤符而黑理食之已癉可以禦火

北號之山有木焉其狀如楊赤華其實如棗而無核其味酸甘食之不瘧

東始之山有木焉其狀如楊而赤理其汁如血不實其名曰芑可以服馬（以汁塗之馬即馴服）

歷兒之山其上多橿多櫔木方莖而員葉黃華而毛其實如楝服之不忘

陰山多雕棠葉如榆葉而方實如赤菽食之已聾

有木焉名曰黃棘黃華而員葉其實如蘭服之不字

有木焉名曰天楄方莖而葵狀服者不噎（食不噎也）

少室之山有木焉其名曰帝休葉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華黑實服者不怒泰室之山有木焉葉狀如梨而赤理其名曰栯木食者不妒講山有木焉名曰帝屋葉如椒赤實可以禦凶浮戲之山有木焉葉狀如樗而赤實名曰亢木食之不蠱 並上

白深桂夷用閣木 夷東北夷閣木生水中黑色而光其堅若鐵 訓

康人以桴苡桴苡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 周書

又云名參珍如有 一名為寫 山戎戎菽白州比閭比閭者其華若羽伐其木以為車終行不敗禽人管路人大竹五湖元唐鉅野湲 周書

南方大荒之中有樹焉名曰柤稼櫃柤和梨也稼稼株稼也櫃覩櫃也三千歲作花九千歲作實其花葉紫色其實赤色其高百丈或千丈也敷張自輔東西南北方枝各近五十丈葉長七尺廣四尺五色如綠青木皮如桂樹字理如甘草味飴實長九尺圍如長無瓤核竹刀割之如酥得食復見實即滅矣有復見後實熟者有一萬二千歲 神異經

東南荒中有椰木焉其枝喬直上二百歲葉落而生花花影如井瓜復二百歲一落盡而生萼下生子三歲而成熟成熟之後不長不滅子形如寒瓜此實不取萬世如故若取下子而留萼萼復生子如初瓠非美如蜜食之令人身澤不可過三升令人冥醉半日乃醒一名無葉一名倚驕一名綺縞

南荒有如何之樹其實似棗其長五尺剖以金刀則甘蘆刀則辛竹刀則苦木刀則酢 並上

千歲木其中有蟲名曰賈誦狀如豚食之如狗肉味 白澤圖

頻斯國有大楓木成林高六七十里善算者以里計之雷電常出樹之半其枝交蔭於上蔽不見日月之光其下平淨掃灑而霧不能入焉 拾遺記

瀛州有樹名影木日中視之如列星萬歲一實

實如瓜青皮黑瓤食之骨輕上如筆蓋群仙以避風雨

員嶠山有木名猗桑煎椹以爲蜜（並上）

都夷香如棗核食一片則歷年不饑以粒如粟米許投水中俄而滿大盂也（洞冥記）

上林苑有白銀樹十株　黃銀樹十株○千年長生樹十株○萬年長生樹十株○扶老木十株○琉璃樹十株○池離樹十株○離婁樹十株○守宮槐六株○金明樹二十株○搖風樹

十株○鳴風樹十株（西京雜記）

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爲烽火樹至夜光景常欲燃（上）

黃金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後年西邊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張華云交讓樹也（述異記）

影娥池北作鳴禽之苑有生金樹破之皮間有屑如金而色青亦名青金樹

聚窟州有返魂樹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又熬之令可丸名曰驚精香或名震靈丸或名反生香或名卻死香死尸在地聞氣即活（並上）

影娥池有女香樹細枝葉婦人帶之香終身不絕（洞冥記）

無憂樹女人觸之花方開（華夷考）

聖木食之令人智聖（上）

海中有銀山生樹名女樹天明時皆生嬰兒日出能行至食時皆成少年日中盛壯年日晚老年日沒死日出復然

廣州有樹可以禦火山北謂之慎火多種屋上以防火也（南越志）

木有摩廚生於斯調國其汁肥潤其澤如脂膏馨香馥郁可以煎熬食物香美如中國用油（異物志）

都句樹似栟櫚木中出屑如麵可啖（交州記）

苦栟樹皮有蓋狀似栟櫚但脆不中用南人名其實爲苦用之當裂作三四片（上）

五子樹實如梨裏有五核因名五子治霍亂金

療飢 天中記

平興縣有蕣樹似薑又似桑四月當有花可食甜滑無子此蕣木也 廣志

木蜜樹號千歲根甚大伐之四五歲乃斷取不腐者為香生南方枳木蜜可食 廣志

祁連山有僊樹人行山中以療飢渴者輙得之飽不得持去平居時亦不得見 酉陽雜俎

莎樹出麪一樹出一石正白而味似桄榔出興古 蜀志記

桿樹幹葉俱似椿以其葉擣汁漬果呼為桿汁若以桿汁䃺琥肉食者即時為雷震死桿出高涼郡 南方草木狀

西安府鄠縣有淨土樹俗傳西域鳩摩羅什憩此覆其屨土中生茲樹二月開花如桃花

東海有倒生之木觸之則葉翕上蟲有不灰之木爇以石腦油則燃火食西有嬰羅之樹見人善笑摘之則橋 玄覽

東武有勝火之木燒之不死亦無損也 燕地記

嶺南容州有勾芒木可以為布里人斫之新條更生取之績以為布 嶺表錄

男青樹名也 羅浮山記

女青亦木名見道藏有女青鬼律 雲笈

顏洛山有梔子樹其木如玉色諸人採之以為杖

熊耳山上有青丹之樹得而服之成僊 盛弘之荊州記

木連理王者德澤純洽八方合為一則生 宋書

昭王與西王母遊通雲臺常有衆鸞鳳鼓舞如琴瑟和鳴神光照耀如日月之出臺左右種恆春之樹葉如蓮花芬芳如桂花隨四時之色昭王之末仙人貢焉列國咸賀王曰寡人得恆春矣何憂太清不至恆春一名沉生如今之沉香也有草名濡奸葉色如緋葉色如漆細軟可縈遊人織以為席薦卷之不盈一手舒之則列坐方國之寶沙羅為經沙羅草細大如髮一莖百尋柔軟香滑群僚以為龍骨之席 拾遺記

東方朔從西那汗國歸得聲風木十枝獻帝長

九尺大如指此木臨因桓之水則禹貢所謂因
桓是也其源出餅波樹上有紫燕黃鵠集其間
實如細麻風吹枝如玉聲因以爲名帝以枝遍
賜群臣臣有凶者枝則汗臣有死者枝則折昔
老聃在於周世年七百歲枝竟未汗偓佺生於
堯時年三千歲枝竟未一折帝乃以枝問朔朔
曰臣已見此枝三遍枯死而復生豈汗折而已
哉里語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五千年一汗萬
歲不枯 洞冥記

元光中帝起高樓增上列植垂龍之木似青
梧高十丈有朱露色如丹汁灑其葉地皆成珠
其枝似龍之倒垂亦曰珍枝樹 拾遺記
漢世有道士從外國將貝多子來於嵩高西腳
上種之有四樹與衆木有異一年三花白色香
美 初學記
華林園君子樹三株 晉宮閣名
明帝太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木生如人面是
後王敦稱兵作逆禍敗無成 晉書

巴陵縣南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木隨生旬日
勢凌軒棟道人移房避之木長便遲但極晚秀
有外國沙門見之名爲娑羅也彼僧所憩之蔭
常著花細如白雪元嘉十一年忽生一花狀如
芙蓉 酉陽雜俎
齊永明九年秋陵安明寺有古樹伐以爲薪木
自然有法大德三字 南齊書
吳興山中有一樹類竹而有實似莢狀鄉人見
之以問陸澄澄曰名洛如花郡有文士則生 宋書

南海郡送都念子樹一百株勑付西苑十六院
內種此樹高一丈許葉如楊枝柯長細花金色
花葉正赤似蜀葵而大其子小於柿子其味至
美蜜漬爲糕益佳 大業拾遺
煬帝令朱寬征琉球國還獲男女口千餘人并
雜物產與中國多不同得金荊榴數十斤木色
如真金密緻而文彩盤蹙有如美錦甚香極精
可以爲枕及案面雖沉檀不能及之

佛在世時有闍隨比丘須木造房有薛羅樹林便往伐之持用成房爾時林中有鬼神依止此林語闍隨言莫斫是樹令我小弱男女暴露風雨無所依止闍隨答言死鬼速去莫住此中誰喜見汝即便伐之時此鬼神即大啼哭將諸兒子前世尊所佛知而故問汝何以啼哭答言世尊尊者闍隨伐我林樹持用作房我男女大小風雨漂露當何所依爾時世尊爲此鬼神隨順說法發菩即除去佛不遠便有林樹世尊指授令得住止法苑珠林

有神藥樹名曰摩羅隨祇主厭天下萬毒不得妄行有大神蛇身長一百二十尺蛇行索食有黑頭蟲身長丈五蟲行道中與蛇相逢適欲舉頭向蛇大蟲蛇聞藥香屈頭欲走蛇身羅藥樹即中斷分作兩段頭半生欲走尾便臭爛諸毒聞此蛇臭衆惡毒氣皆悉消滅菩信經

昔閻浮有國名波羅奈時有人名摩訶夜移有二子長名善求好積諸德慈愍衆生次名惡求好爲惡事恒生貪心慳嫉妬意年各長大共行入海求索寶物各有五百侍從途路懸遠中道乏糧經於七日去死不遠是時善求及諸賈人咸共誠心禱請神祇欲濟飢險於空澤中遥見一樹枝條鬱茂便即趣之有一泉水善求及衆悉共哀求樹神現身語之斫去一枝所須當出諸人歡喜便斫一枝美飲流出斫第二枝種種食出百味具足咸共承接各得飽滿斫第三枝出諸妙衣種種備具斫第四枝種種寶物悉皆

具足裝馱悉滿所須盡辦惡求後到衆人如前盡得充足便自念言今此樹枝能出是種種好物況復其根今當伐之足得極妙佳好之物令人代之善求語惡求言我等饑乏蒙此樹恩得濟餘命云何而欲伐之惡求即掘其根善求感佩不忍見之領衆歸家伐樹已竟有五百羅刹取此惡求及諸賈人悉皆噉之財物喪失

過去閻浮提人壽八萬歲時有轉輪聖王出世名高羅婆王有樹名善住尼拘類王而有五枝

第一枝者王所食及皇后第二枝者太子食及諸臣第三枝者國人民食第四枝者沙門梵志食第五枝者禽獸所食尼拘類樹果大如二升瓶味如淳蜜无無有護者亦無相偷有一人來饑渴極羸顏色顦顇欲得食果往至樹王所飽噉果已毀折其枝持果歸去尼拘樹王有一天依而居之彼作是念閻浮洲人異哉無恩無有反覆我寧令樹無果即不生果復有一人饑渴極羸欲得噉果往詣樹所見樹無果即往詣高

羅婆王所白曰天王當知善住尼拘樹王無果王聞已如力士屈伸臂頃至三十三天住帝釋前白曰拘翼當知尼拘樹王不生果於是帝釋及高羅婆王如力士屈伸臂頃至善住尼拘類樹不遠而住化作大水暴風雨已拔根倒樹於是樹王居此樹天因此故憂苦愁慼啼泣垂淚在帝釋前立帝釋問曰何意啼泣彼天白曰當知大水暴風雨拔根倒樹願善住尼拘類樹王還復如本於是天帝復化作大水暴風雨已令

尼拘樹王即復如故

廣博物志卷之四十三終

隴西董斯張纂
莆中周　嬰訂

鳥獸一 諸鳥上

夷貊掌鳥言貉貊掌獸言 周禮

羅氏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祭祀共卵鳥歲時貢鳥物共膳獻之鳥

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掎之以時獻其羽翮

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敺烏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 並上

金水之子其名曰羽蒙乃之羽民是生百鳥 歸藏啓筮

孟虧人首鳥身其先為虞氏馴百禽夏后之末民始食卵孟虧去之 括地圖

武帝問朔何知鳥之雌雄對曰雄左翼加右聲高雌右翼加左聲小 [illegible]東方朔傳

陸鳥曰棲水鳥曰宿獨鳥曰止衆鳥曰集 禽經

人面擊地飛鳥自下 [illegible] 萬畢術

烏銜人之髮夢飛

衆鳥群飛徘徊軍上不過三日有暴兵至烏聚軍中將軍當賞功增秩烏集將軍之旗將軍增官鳥集軍中莫知其名軍敗 抱朴子軍術

小鳥生大鳥王者土地開闢則至 宋書

平原管輅善卜筮解鳥語

勃海劉長仁有辯才初雖聞輅能曉鳥鳴後每

見雜畧曰夫生民之音曰言鳥獸之音曰鳴故言者則有知之貴靈鳴者則無知之賤名何由以鳥鳴爲語亂神明之所異也畧答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浮沉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鷁並退伯姬將焚鳥鳴其災四國未火融風已發赤烏夾日殃此荆楚此乃天上之所使自然之明符考之律呂則音聲有本求之人事則

吉凶不失昔在秦祖以功受封葛盧聽音著在春秋斯皆典謨之實非聖賢之虛名也商之將興由一燕卵也文王受命丹鳥啣書此乃聖人之靈祥周室之休祚何賤之有乎夫鳴鳥之聰精在鶉火妙在八神自非斯倫猶子路之於死生也長仁言君辭雖茂華而不實未之敢信須臾有鳴鶴之驗長仁乃服 晉韓列傳○以下鳳

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皇鳳皇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介鱗生蛟龍蛟龍生鯤鯁鯤鯁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於庶魚介潭生先龍先龍生玄黿玄黿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於庶龜 淮南子

龍之鱗八十有一鯉之鱗三十有六鱗肉角而不觸鳳肉喙而不啄蛟骨青鳳骨黑 玄覽

鹿角牛耳駝首鬼目蛇項蜃腹魚鱗虎掌鷹爪龍之狀也鴻前麐後蛇頸魚尾鸛顙鴛腮龍文

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鳳之狀也麕身牛尾狼頭馬足圓蹏肉角麟之狀也

鳳皇者鶉火之禽陽之精也麒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 鶡冠子

龍麟有文於虵爲神鳳羽五色於鳥爲君虎猛毛蚡蝹龜知背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爲聖賢 孔叢

麟不吠守鳳不司晨騰黃不引犁尸祝不代庖 抱朴子

萬雀不及一鳳皇衆星不及一月明 張顯析言

鳳者鸞舉百羽從之鳳鳴鷟吪百鳥瘁之 禽經

鳳鳥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背文曰義見則天下和 山海經

木行爲仁爲青鳳頭上青故曰戴仁也金行爲義爲白鳳纓白故曰纓義也火行爲禮爲赤鳳背赤故曰負禮也水行爲智爲黑鳳胸黑故曰向智也土行爲信爲黃鳳足下黃故曰蹈信也 抱朴子

按禮記瑞命篇云雄曰鳳雌曰皇雄鳴曰節節雌鳴曰足足

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喙戴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而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唯鳳爲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 韓詩外傳以論孔龍圖狀又云齋宋鸞無鳴時要而中注

鳳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爲能究萬物通天祉象百狀達於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 說苑

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 春秋潛潭巴

鳳晝鳴曰滿昌昏鳴曰固常夜鳴曰保長 宋書

鳳有六像九苞六像者一曰頭象天二曰目像日三曰背像月四曰翼像風五曰足像地六曰尾像緯九苞者一曰口苞命二曰心合度三曰耳聽達四曰舌屈伸五曰彩色光六曰冠矩州七曰距銳鉤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戶行 論語摘衰聖

五鳳皆五色爲瑞者一爲孽者四其四皆似鳳並爲妖一曰鷫鷞鳩喙圓目身義戴信嬰禮膺仁負智至則役之感也二曰發明烏喙大頸身仁戴智嬰義膺信負禮至則喪之感也三曰焦

明長喙疏翼圓尾身義戴信嬰仁膺智負禮至
則水之感也四曰幽昌兌目小頭大身細足肸
智戴信負禮膺仁至則旱之感也說文曰五方
神鳥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鷫鷞北
方曰幽昌中央曰鳳皇 樂叶圖徵
西有鴳雀東有諫珂北有定甲南有鉛鴕鵷鶵
黍光而暵天綬雞曳彩而騈羅翁鳳形而似者
也 楊用修集
青鳳謂之鶡赤鳳謂之鶉黃鳳謂之焉白鳳謂

之鸕紫鳳謂之鷟 禽經
鸑一曰雞趣赤曰丹鳳青曰羽翔白曰化翼玄
曰陰翥黃曰土符 禽虫述
鷫鳥似鳳而白纓聞樂則蹈節而舞 昆侖圖
南方有比翼鳳飛止飲啄不相分離雄曰野君
雌曰觀諱總名曰長離言常想離著也此鳥能
通宿命死而復生必在一處紂時集於長槲之
上人以為雙頭鳥不祥及文武興始悟曰此並
興之瑞也 瑯環記

逆詩曰鳳皇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凤有
皇樂帝之心此不敵之福也 荀子
說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宋玉曰鳥有鳳而魚
有鯤莊子音義崔譔云鵬音鳳
天樞得則鳳皇翔 運斗樞
鐘聲不逆行則鳳皇至 樂動聲儀
軒丘鳳卵民食之甘露民飲之 山海經
南海中有軒轅丘鸞自歌鳳自舞古云天帝樂
也 述異記

拾朝陽之遺卵納丹穴之飛凰 陸機七徵
西王母曰仙之上藥有九色鳳頸次藥有蒙山
白鳳之肉 漢武內傳
太眞丈人登白鸞之車駕黑鳳於九源自天以
下莫不範德
黃帝修德立義天下大治乃召天老而問焉余
夢見兩龍挺白圖以授余於河之都天老曰河
出龍圖雒出龜書紀帝錄列聖人之姓謀治太
平然後鳳皇處之今鳳皇以下三百六十日矣

天其受帝圖乎黃帝乃祓齋七日至於翠嬀之川大鱸魚折溜而至乃與天老迎之五色畢具魚泛白圖蘭葉朱文以授黃帝名曰錄圖（河圖挺佐輔○韓詩外傳黃帝時鳳皇于宮鳳乃蔽日而至）

黃帝坐於扈閣鳳皇啣書致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春秋緯○鳳閣河圖作玄扈閣）

堯坐中舟與太尉舜臨觀鳳皇負圖授堯赤玉為押黃金檢白玉繩其章曰天赤帝符璽五字（春秋合誠圖）

舜父有目疾在家邑市而居舜父夜臥夢見一鳳皇自名為雞口啣米以已言雞為子孫視之是鳳皇以黃帝夢書占之此子孫當有貴者舜占猶之比年糴稻穀中有錢舜三日三夜仰天自古遺前獻之曰雀然聞（劉向孝子傳）

帝舜曰朕維不入百獸鳳晨（尚書中候）

有鳳皇啣書游文王之都書文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久靈祇遠離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未詳）

周成王時鳳皇來舞於庭成王乃援琴而歌曰鳳皇來儀百獸蹌又曰鳳皇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琴操）

旃塗國獻鳳雛載以瑤華之車飾以五色之玉駕以赤象至於京師育於靈禽之苑飲以瓊漿飴以雲實鳳初至之時毛色文彩彪發及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之後文彩炳耀成王崩沖飛而去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遊集至哀公之末不復來翔故云鳳鳥不至可為悲矣（拾遺記）

塗修國獻青鳳丹鵲各一雌一雄孟夏之時鳳鵲皆脫易毛羽聚鵲翅以為扇緝鳳羽以飾車蓋也扇一名遊飄二名條翮三名虧光四名仄影時東甌獻二女一名延娟一名延娛使二人更搖此扇侍於王側輕風四散泠然自涼此二人辯口麗辭巧於歌笑步塵上無跡行日中無影及昭王淪於漢水二女與王乘舟夾擁王身同溺於水故江漢之人到今思之立祀於江湄

號曰招祇之祠綴青鳳之毛為二裘一名煩質二名脆肌服之可以卻寒至厲王流於彘彘人得而奇之分裂此裘遺於彘土罪人大辟者抽裘一毫以贖其罪則價值萬金 上

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為誰對曰子路為勇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為仁子張為武老子嘆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鳳皇所皇之所居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止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為實

天又為生離珠一人三頭遞臥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 莊子逸篇

燕昭王時有白鸞孤翔銜千莖穟穟於空中自生花實落地則生根葉一歲百穫一莖滿車故曰盈車嘉穟 拾遺記

豫章洪井有鸞岡洪厓先生乘鸞所憩泊也 水經注

公輸之刻鳳也冠距未成翠羽未樹人見其身者謂之鶢鶋見其首者名曰鵜鶘皆訾其醜而笑其拙及鳳之成翠冠雲聳朱距電摇錦身霞散綺翮焱發然一翥翻翔雲棟三日而不集然後讚其奇而稱其巧 劉子

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皇也路人曰汝販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國人傳之咸以為真鳳皇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王感其欲獻於己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 尹文子

西方衛羅國王有女字曰配瑛與鳳共處於是靈鳳常以羽翼扇女面後十年中女忽有胎王意怪之因斬鳳頭埋著長林丘中後生女名曰皇妃王女思靈鳳之游好駕而臨之長林丘中歌曰杳杳靈鳳綿綿長歸悠悠我思永與願違萬劫無期何時來飛是鳳欻然而生抱女俱飛遷入雲中 洞玄本行經

益州有葉榆縣西北十里有弔鳥山眾鳥千百為羣鳴呼啁哳每歲七八月至十六七日則止

俗言鳳皇死於此山故衆鳥來弔因名曰弔鳥焉 水經註

虜蘇割刺在答魯之右大澤中高百亭然無草木石皆赭色山產椒椒大如彈丸焚之香徹數十里每焚椒則有鳥自雲際翩躚五色名赭鬪鳥蓋鳳皇種也昔漢武帝遣將軍趙破奴逐匈奴得其椒不能解以問東方朔朔曰此天仙椒也塞外千里有之能致鳳武帝植之太液池至元帝時椒生果有異鳥翔集 張燈劄錄

宣帝以皂蓋車一乘賜霍光悉以金錽具至夜車轄上鳳皇輒亡去莫知所之至曉乃還如此非一守車人亦嘗見後南郡黃君仲北山羅鳥得鳳皇入手即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云今月十二日夜車轄上鳳皇俱飛去曉則俱還今則不返恐爲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鳳皇子云今月十二夜北山羅鳥所得帝聞而疑之置承露盤上俄而飛去帝使尋之直入光家止車轄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遊行輒乘御之至帝崩鳳皇飛去莫知所在嵇康詩云翩翩鳳轄逢此網羅 續齊諧記

揚雄讀書有人語之曰無爲自苦玄故難傳忽然不見雄著太玄經夢吐鳳皇集玄之上頃而滅 西京雜記

王阜爲重泉令鸞鳥集止學宮阜使掾沙疊爲張雅樂擊磬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止縣庭留十餘日乃去 東觀漢記

當陽南有龍川鳳川云漢武帝時八龍五鳳常見於此亦呼爲五鳳川

許眞君遜字敬之吳赤烏二年己未母夫人夢金鳳銜珠墜於掌中玩而吞之及覺腹動因是有娠而生眞君焉 仙傳

吳主亮命工人潘芳作金螭屏風鏤祥物一百三十種種種有生氣一日與夫人戲綱屛墜其一鳳頃之飛去芳字林仲 記事珠

鳳陽門五層樓去地三十丈安金鳳皇二頭石

虎將褒一頭飛入滻河 拾遺記

徐陵母臧氏夢五色雲結為鳳集左肩已而誕陵 陳書

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故禀其純陽也生二年子落毛而黑毛易三年頂赤為羽翮其七年小變而飛薄雲漢復七年聲應節而晝夜十二時鳴鳴則中律百六十年大變而不食生物故大毛落而茸毛生乃潔白如雪故泥水不能污或即純黑

而緇盡成膏矣復百六十年變止而雌雄相視目睛不轉則有孕千百六年形定飲而不食與鸞鳳同羣胎化而產為仙人之騏驥矣夫聲聞於天故頂赤食於水故喙長軒於前故後指棲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疎且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者土木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也是以行必依洲嶼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清崇者也玉策記曰千載之鶴隨時而鳴能翔於霄漢其未千載者終不及於漢也其相曰瘦頭朱頂則沖霄露眼黑睛則視遠隆鼻短喙則少瞑雖頰骶耳則知時長頸疎身則能鳴鴻翎鵠膺則體輕鳳翼雀尾則善飛龜背鼈腹則伏產軒前垂後則會舞高脛麤節則足力洪髀纖指則好翹聖人在位則與鳳皇翔於郊甸 周浮丘伯相鶴經

湘東王修竹林堂新陽太守鄭裒進雌鶴於堂留其雄者尚在裒宅霜天月下無日不鳴商旅

江津聞者墮淚時有野鶴飛赴堂中驅之不去即其雄也交頸撫翼聞奏鍾磬翻然共舞宛轉低昂妙契絃節 渚宮故事

梁安成王秀性仁恕喜慍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鶴齋師請治其罪秀曰我豈以鳥傷人 梁書

鷺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鵠傳抜 變化論

鶴以怨望雞以嬰覗鵲以潔唳梟以凶叫鴟以

愁鴉鶖飛則蜮沉鵙鳴則蛇結[illegible]
鶬即是鶴音之轉後人以鶬名頗著謂鶴之外別有所謂鶬故埤雅既有鶴又有鶬[illegible]孟右之言鶬不日浴而白白即鶴也鶴名唶唶唶唶鶴也以龜龍鴻鵠爲壽壽亦鶴也故漢昭時黄鶴下建章宫太液池而歌則名黄鶴神異經鶴國有海鶴其餘諸書文或爲鶴或爲鶬者甚多以此知鶴之外無別有所謂鶬也[illegible]浮丘授王子晉王子晉授崔文子崔文子藏嵩山石室中淮南八公得之以傳於世然其所論似小及靑田一種耳

鶴亦有蒼色者謂之赤頰 詩義疏
鴉有隱巢故鷙鳥莫能見鶴有長水石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
鶴左右脚裏第一指名兵爪 天中記
江陵澤中多有鶴遂呼江陵郡名爲鶴澤 方輿
崆峒山廣成修道之所絕壁有石穴謂之皂鶴洞鶴頂如丹毛羽皆黑日照之金色粲然[illegible]

大興二年冬大雪南州人見二白鶴語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也於是飛去 異苑
宮人進白鶴之血以飲天子以洗天子之足 穆天子傳
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猿爲鶴小人爲虫爲沙 抱朴子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饑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

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頸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爲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爲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爲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說苑

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上爲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蹌蹌金爲衣兮菊爲裳唼喋荷荇出入蒹葭自顧菲薄愧爾嘉祥 西京雜記

天姥山南峰昔有班刻木爲鶴一飛七百里後放於北山西峰上漢武帝使人往取之遂飛上南峰往往天將雨則奮翅動摧若將飛奮 述異記

有童子遥見有黃鵠白首鼓翅於帝前即方朔着黃綾單衣頭已斑白 洞冥記

張嶷字彥祥除燉煌令常有鶴負矢集府庭以甘草湯洗之傅藥留養十餘日瘡愈飛去月餘銜赤玉珠二枚置廳前 裴氏家傳

蘇耽桂陽人少以至孝著稱一日白丹道果已圓升舉有日母曰我獨恃爾爾去我何依耽乃留一櫃封鑰甚固若有所需告之卯所願也預爲植橘鑿井及郡人大疫但食一橘葉飲一泉水即愈後一鶴降郡屋久而不去郡僚子弟彈之鶴乃舉足畫屋若書字焉其辭云鄉原一別重來事非甲子不記陵谷遷移白骨蔽野青山舊時翹足高崖下見羣兒我是蘇仙彈我何爲翻身雲外却返吾居 神仙傳

吳隱之執喪過禮家貧無人助哭每至哭臨之時常有雙鶴鳴叫 晉書

晉安帝元興中一人年出二十未婚然目不干色曾無穢行嘗行見一女甚麗謂少年曰聞君自以柳季之儔亦復有桑中之歡耶女便歌少年微有動色後復重見之少年問姓云姓蘇名瓊家在塗中遂邀還盡歡從弟突入以杖打女即化雌白鶴 廣記

噲參養母至孝曾有玄鶴爲弋人所射窮而歸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啣明月珠以置參家 述異記

慧約初臥疾時見一老公執錫來入及遷化日諸僧咸卜者之來嚴帝乃改坐禰龍抑其前見之叟則誌公相迎者乎又嘶終夜所乘青牛忽然鳴吼淚下奔流至墓日勑使羣從部伍發寺至山吼淚不息又建塔之始白鶴一雙繞墳鳴

哭聲甚哀悽悲後三日欻然水逝（高僧傳）

榮陽縣南百餘里有蘭巖山峭拔千丈常有雙鶴素羽皦然日夕偶影翔集相傳云昔有夫婦隱此山數百年化為雙鶴不絕往來忽一旦一鶴為人所害其一鶴歲常哀鳴至今響動巖谷莫知其年歲也（搜神記）

宋京師祇洹寺有釋僧苞本是京兆人少在關受學什公宋永初中遊北徐入黃山精舍復造靜定二師進業仍於彼建三七普賢齋懺至第

十七日有白鶴飛來集普賢座前至中行香畢乃去至二十一日將暮又有黃衣四人遶數帀忽然不見（法苑珠林）

煬帝造儀衛課州縣送羽毛堪氅衣之用者殆無遺類烏程有鶴巢樹高百尺伐其樹鶴恐傷子自拔氅毛投于地（廣五行記）（以下鴈）

鴈自關而東謂之鴚鵝（音加）南楚之外謂之鵝或謂之鶬鴚（今江東通呼為鶬○方言）

鶺鴒之信不如鴈周周之知不如鴻（禽經）

鄒穆公有令食鳬鴈者必以粃毋敢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粃吏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賈子）

定州唐縣中有鴻山關者昔項羽於此關見羣鴻乃誓衆曰我當南面必中其一引滿射之莫有中者乃折弓投地而去

上虞縣有鴈為民田春拔野草根秋啄除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有刑無赦（十三州記）

鴈鵠集於會稽去避碣石之寒來遭民田之畢蹈履民田豕食草根糧盡食索春雨適作避熱北去復之碣石（論衡）

鴈銜蘆而捍網牛結陣以卻虎（尸子）

虞李鴻少有孝行為日南太守嘗有鴈止宿廳事上上每行縣輒飛逐馬及在官鴈隨喪至餘

姚萇前歷三年乃去 典錄

石虎饗羣臣於太武殿前有白鴈百餘集於馬道南命射之無所獲太史令趙攬以爲白鴈集庭宮室將空 十六國春秋

迦尸國有五百鴈爲羣侶爾時鴈王名曰賴吒鴈王有臣名曰素摩時此鴈王爲獵師捕得五百羣鴈皆棄飛去惟有素摩隨逐不捨語獵師言請放我王以身代之獵師不聽遂以鴈王獻梵摩羅王鴈王曰惟願大王放一切鴈使無所

畏五百羣鴈在王殿上空中作聲時王問言此是何鴈鴈王言是我家屬王即施無畏不聽殺鴈 法苑珠林

爾時般遮羅國以五百白鴈獻波斯匿王王令送着祇桓精舍衆僧食時人人乞食鴈見僧聚來在前立佛以一音說法衆生各得類解當時羣鴈亦解僧語聞法歡喜鳴聲相和還於池水後毛羽轉長飛至徐處獵師以網都羅殺之一鴈作聲諸鴈皆和謂說法時聲乘是善心生忉利天生天之法法有三念一念本所從來二念定生何處三念先作何業得來生天便自思惟自見宿因更無餘善唯佛僧邊聽法作是念已五百天子即時來下在如來邊佛爲說法悉得須陀洹波斯匿王遇到佛所常見五百鴈羅列佛前是日不見便問佛言此中諸鴈向何處去佛言欲見諸鴈者先鴈飛去他處爲獵師所殺命終生天 雜寶藏經

昔有菩薩現爲鸚鵡常處于樹風吹彼樹更相

切磨便有火出火漸熾盛遂焚一山鸚鵡思惟猶如飛鳥雛止于樹故當反復起報恩心何況于我長夜處之而不滅火即往詣海以其兩翅取大海水至彼火上而灑于火或以口灑東西馳奔時有善神感其勤苦爲滅火又智度論云昔野火燒林林中有一雉勤身自力飛來入水以水灑林往返疲乏不以爲苦時天帝釋來問之言汝作何等答曰我救此林愍衆生故此林蔭育處居日久淸凉快樂我諸種類及諸宗

親皆悉依仰皆有身力云何不救天帝問言汝乃精勤當至幾時雉言以死爲期天帝言誰爲汝證即自立誓我心至誠信不虛者願火即自滅是時淨居天知雉弘誓即爲滅火始終常茂不爲火燒 僧迦羅刹經

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阿練若池水邊有二鴈與一龜共結親友後時池水涸竭二鴈作是議言今此池水涸竭親友必受大苦議已語龜言此池水涸竭汝無濟理可啣一木我等各啣一頭

將汝著大水處啣木之時愼不可語即便啣之經過聚落諸小兒見皆言鴈啣龜去鴈啣龜去龜即瞋言何預汝事即便失木墮地而死 法苑珠林

乾睪一名鸜鵒 萬畢術

鸜鵒摩其背而瘠鸜鵒剪其舌而語 禽經

廣南多鸜鵒食木葉榛實凡養之俗忌以手頻觸其背犯者即多病鸜而卒土人謂爲鸜[illegible]

有鸜鵒飛集他山山中禽獸輒相貴重鸜鵒自念雖樂不可久也便去後數月山中大火鸜鵒遙見便入水濡羽飛而洒之天神言汝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雖知不能救然嘗僑居是山禽獸行善皆爲兄弟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爲滅火 張華感應類從志

曾有白頭烏集殿前權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歡笑 江表傳

張華有白鸜鵒華每出行還輒說僮僕善惡後寂無言華問其故答曰見藏甕中何由得知公後在外令喚鸜鵒鸜鵒曰昨夜夢惡不宜出戶公猶强之至庭爲鶻所搏教其啄鶻脚僅而獲免 異苑

河間王琛有妓曰朝雲善歌又有綠鸜鵒善語朝雲每歌鸜鵒和之聲[illegible]出一琛愛之號爲綠朝雲 採蘭雜志

隋時柳歸舜泛舟巴陵風飄至一處有鸜鵒數

千相呼姓字有名武遊郎者有名阿蘇兒者有名武僊郎者有名白在先生者有名踏莚露者有名鳳花臺者有名鐵蟬兒者有名多花子者

睽車錄

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須達長者信敬佛法爲僧檀越衆僧所須一切供給須達家內有二鸚鵡一名律提二名賒律提禀性黠慧解人言語見比丘來先告家內令出迎送阿難後時到長者家見鳥聰黠爲說四諦若集滅道門前有樹

一鳥聞法飛向樹上歡喜誦持夜在樹宿野狸所食緣此善根生四王天盡彼天壽生忉利天

賢愚經

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雪山根底曲山藂中有向陽處衆鳥雲集便共議言我等今日當推舉一鳥爲王令衆畏難不作非法衆鳥議言善誰應爲王有一鳥言當推鴿鳥有一鳥言此事不可何以故高脚長頸衆鳥腦犯啄我等腦衆咸言爾復有一鳥言當推揭爲王其色絕白衆鳥所敬衆鳥復言此亦不可顏貌雖白項長且曲自項不直安能正他是故不可又復衆言正有孔雀衣毛綵飾觀者悅目可應爲王復言不可所以者何衣毛雖好而無慚愧每至儛時醜形出現是故不可有一鳥言土梟爲王所以者何晝則安靜夜則伺守能護我等堪爲王者衆咸可爾有一鸚鵡在一處住而多智慧作是念言衆鳥之法夜應眠息晝則求食是土梟法夜寤晝則多睡而諸衆鳥圍侍左右晝夜警宿不復

眠睡甚爲苦事我今設語彼當瞋恚拔我毛羽止欲不言衆鳥之類長夜受困寧受拔毛不越正理便到衆鳥前舉翅恭敬白衆鳥言願聽我說如前意見爾時衆鳥即說偈答黠慧廣知義不必以年耆汝年雖幼小智者宜時說爾時鸚武聞衆鳥說即說偈言若從我意者不用土梟王歡喜時觀面常令衆鳥怖況復瞋恚時其面不可觀時衆鳥咸言實如所說即共集議此鸚鵡鳥聰明黠慧堪應爲王便拜爲王佛告諸比

丘彼時土梟者今闍陀比丘是鸚䳇鳥者今阿難是僧祇律

昔過去久遠雪山之中有一鸚䳇父母都盲常取好果先奉父母嘗於爾時有一田主初種穀時而作願言所種之穀要與衆生而共噉食時鸚䳇子以彼田主先有施心常取其穀以供父母田主行穀見有蟲鳥揃剪前穀穗處瞋恚懊惱便設羅網捕得鸚䳇鸚䳇爾時語田主言田主先有好心布施故敢來取知何今者而見網捕

田主問言取穀爲誰鸚䳇答言有盲父母願以奉之田主語言自今以後常於此取勿生疑難畜生尚爾孝養父母何況於人佛告比丘昔鸚䳇者今我身是時田主者舍利弗是盲父母者今我父母淨飯王摩耶夫人是由昔孝養今得成佛法苑珠林

鞞提醯國王多足食號曰重與年幼爲王諸臣見慢所有勑令多不奉行時有天神空中告曰王不須憂於此國中有一都處名曰滿財城內有人名曰圓滿當生一子號爲大藥立成之後與王共理臨機制斷無遠不伏王果否得大藥拜爲大臣廣設智謀共宜國化乃以女聘于大藥爲女所講臨刑得釋遂以女還王請自訪言行德義聰慧女人以充家室即辭王去作婆羅門像行麥田中見有少女名毗舍佉像容端正歷試多智因尋路至妙花城即以爲定大藥還白鞞醯城于中路裁書與一婆羅門令往妙花城并付金錢四百與毗舍佉婆羅門至毗舍佉

處投所持書及金錢三百毗舍佉得書次領金錢惟得三百遂覓足梳械使者曰彼寄四百汝偷有文使者念曰二俱有智其事難欺便以百錢依數還了大藥納毗舍佉爲妻重與王念大藥得如是智慧之妻求婚半遮羅國王女妙樂半遮羅國議即許諾令重與王就彼廣設珍饌所有飲食皆和毒藥時大藥有鸚䳇名曰具相吾識人情使往彼城觀已還報大藥復往半遮羅國訪知彼王珍寶與女妙樂一處同居即便

強入宮中將妙藥及諸珍寶總率兵衆別路而歸策爲夫人半遮王令使賚書與女妙樂女察知是人藥鸚䳇令使報父父覆報女女能鸚䳇寄父王見鸚䳇倍加瞋恚即付屠者鸚䳇願依祖父死法麻纏其尾灌以膏油爇火令著任其自死屠者如言鸚䳇飛上虛空奮迅毛羽延王宮燒盡無遺遂入池中洗沐而去還鞞提醯半遮羅王更如女書女即如言復送鸚䳇王令烊毛羽煮以沸湯屠者去毛棄之篱外飛鵄下撮

取一神祠入神背後一小穴中因假神受其供養毛羽漸成搏霄復去至大藥所重與王報言大藥汝真有福所得眷屬皆悉聰明毘舍佉神智過人鸚䳇鳥世所難及

佛言昔迦尸國王名爲惡受極作非法苦惱百姓殘賊無道四遠賈客珍奇勝物皆稅奪取不酬其直爾時有鸚䳇王在於林中聞行路人說王之惡即自思念我雖是鳥尚知其非今當詣彼爲說善道彼王若聞我語必作是言彼鳥之

王猶有善言奈何人王爲彼譏責儻能改修善即高飛至王園中迴翔下降在一樹上値王夫人入園遊觀于時鸚䳇鼓翼嚶鳴而語之言王今暴虐無道之甚殘害萬民毒及鳥獸含識嗷嗷人畜憤結呼嗟之音周聞天下夫人苛剋與王無異民之父母豈應如是夫人聞已瞋恚熾盛此何小鳥罵我溢口遣人伺捕爾時鸚䳇不驚不畏入捕者手夫人得之即用與王王語鸚䳇何以罵我鸚䳇答言說王非法乃欲相益不

敢罵王時王問言有何非法答言有七事非法能危王身問言何等爲七答言一者躭荒女色不敬貞正二者嗜酒醉亂不恤國事三者貪着棊博不修禮敬四者遊獵殺生都無慈心五者好出惡言初不善語六者賦役謫罰倍加常則七者不以義理劫奪民財有此七事能危王身又有三事俱敗王國王復問言何謂三事答言一者親近邪佞諂惡之人二者不附賢勝不受善言三者好伐他國不養人民此三不除傾敗

之期非旦則夕夫爲王者率上歸仰王當如橋濟度萬民王當如秤親疎皆平王當如道不違聖蹤王者如日普照世間王者如月與物清凉王如父母恩育慈矜王者如天覆蓋一切王者如地載養萬物王者如火爲諸萬民燒除惡患王者如水潤澤四方應如過去轉輪聖王乃以十善道教化衆生王聞其言深自慚愧鷃鵶之言至誠至款我爲人王所行無道請遵其教奉以師禮受修正行 並上

寒皋斷舌使語 寒皋一名鸜鵒也

伯勞守金人不取 成令之血塗金金人不敢取也萬畢術

鴝鵒不過濟貉渡汶而死 淮南子

宜城太守殷祐有病韓友筮之七月晦日將有大鵰鳥來集廳事上宜勒伺取若獲者爲善不獲將成禍祐乃謹爲其備至日果有大鵰垂尾九尺來集廳事上掩捕得之祐乃遷石頭督護 晉書

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左傳

劉獻君母憂住墓下不出廬足爲之屈杖不能起此山常有鴝鵒鳥獄在山三年不敢來服釋還家此鳥乃至 南史

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 抱朴子

千雀萬鳩與鷂爲讎威勢不敵爲鷹所擊 焦贛易林

漢武帝時西域獻黑鷹得鵰鷂東方朔識之 博異傳

隼鷂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 詩義疏

楚文王雅好田獵有人獻一鷹曰非王鷹之儔俄而雲際有一物凝翔飄颻鮮白鷹見之便竦翮而昇須臾羽墮如雪血灑如雨有大鳥墮地而死度其兩翅廣數十里喙邊有黃衆莫能知時有博物君子曰此鵬雛也始飛焉故爲鷹所

知文王乃厚賞獻者 張氏志怪

魏黃初元年未央宮中有鷹生燕巢中口爪俱赤至青龍中明帝為凌霄閣始搆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 搜神記

實誌生于鷹巢之中

齊後主封鷹凌霄郡君

後主騎縱無度諸濫得富貴者將數萬人鷹犬

乃有儀同之號鬪雞亦號開府 北齊書

大業四年九月徵天下鷹師悉集東京至者萬餘人 北史

隋鷹揚郎將天水姜略少好畋獵善放鷹犬後遇病見羣鳥千數皆無頭圍遶略牀叫鳴曰急還我頭來略輒頭痛氣絶久蘇因請衆僧急為諸鳥追福許之皆去既而得愈 法苑珠林

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鳩飛入案下公子使人顧望見一鷂在屋上飛去公子乃縱鳩鷂逐而殺之公子暮為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為鷂所得吾負之為吾捕得此鷂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勑國左右捕得鷂二百餘頭以奉公子公子按劍至其籠上曰誰獲罪無忌者耶一鷂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 列士傳

鸛一名負釜一名背竈一名皂君泥其巢一旁謂之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災旱 毛詩義疏

鸛俯鳴則陰仰鳴則晴 禽經

鸛雀羣繞旋飛謂之鸛井必有風雨 酉陽雜俎

鸛生三子一為鶴鵠生三子一為鶚 禽經

廣博物志卷之四十五

隴西董斯張纂
武陵葉士嗣訂

鳥獸二 鳥一

蒼烏者賢君修行孝慈於萬姓不好殺生則來 宋書

三足烏王者慈孝天地則至

白烏王者宗廟肅敬則至 孫上

天地之初有三白烏主生衆鳥 三五曆

烏性壽三鹿死後能倒一松三松死能倒一烏 舊說

烏千歲而五色蟾蜍萬歲而丹額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雀生烏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家國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雀之德不治國家因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爲禍 說苑○戰國策作宋康王

文王時見蒼烏王者孝悌則至 瑞應圖

赤烏周武王時銜穀至兵不血刃而殷服 宋書

晉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鴉遶烟而噪或集之推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起一高臺名曰思烟臺種仁壽木木似柏而枝長柔軟其花堪食故呂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仁壽之華焉即此是也或云戒所焚之山數百里居人不得設網羅呼曰仁烏俗亦謂烏白臆者爲慈烏則其類也 拾遺記

天烏何三足陽數奇也是以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曾子銜瓜三足萃其冠 荊州子

墨子姓翟名烏其母夢日中赤烏飛入室中光輝照耀目不能正視驚覺生烏遂名之 瑯環記

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鬭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劉向以爲近白黑祥也時楚王戊暴逆無道刑辱申公與吳謀反烏羣鬭者師戰之象也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墮於水者將死水地王戊不悟遂舉兵

應究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于丹徒爲越人所斬墮泗水之效也京房易傳曰逆親親厥妖白黑烏鬭于國中燕王旦之謀反也又有一烏一鵲鬭于燕宮中池上烏墮池死五行志以爲楚燕皆骨肉藩臣驕恣而謀不義俱有烏鵲鬭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人之明表也燕陰謀未發獨王自殺于宮故一烏而水色者死楚炕陽舉兵軍師大敗于野故烏衆而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效也京房易傳曰顓征劫殺厥妖烏鵲鬭（漢書記）

漢明帝東巡有烏飛鳴乘輿上亭長祝曰烏烏啞啞引弓射洞右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射中之帝賜錢百萬令天下亭壁悉畫爲烏（後漢書）

漢章帝元和元年代郡高柳烏生子三足大如鷄色赤頭有角長寸餘（搜神記）

吳順字叔和揵爲人性至孝母歿負土成墳有赤烏巢門甘露降戶（孝子傳）

李陶交趾人母終陶居於墓側躬自治墓不受隣人助群烏啣土助成墳（王韶孝子傳）

文讓養母至孝母亡兄弟二人役力埜之日群烏數千啣土壤助而成墳也（蕭廣濟孝子傳）

譙郡有功曹嶠天統中濟南來府君出除譙郡功曹清河崔恕弱冠有令德於人時春夏積旱送別者千餘人至此嶠上衆渴甚來公有思水之色恕獨見一青烏於嶠中乍飛乍止恠而就焉烏起見一石方五六寸以鞭撥之清泉湧注盛以銀瓶瓶滿水立竭惟來公與恕供飲而已議者以爲德感所致焉（三齊略記）

簡文帝咸安初有烏巢殿屋使人占之曰西南有女人師當能伏此怪時歷陽郡烏江寺有尼苦行通靈時號聖應帝即遣召問之對曰修德可以禳災齋戒亦能轉禍帝乃建齋七日忽烏遷巢而去帝因爲聖應起新林寺（南京寺記）

海鹽南三里有烏夜村晉何準所居也一夕群烏啼噪準適生女他日復夜啼乃穆帝立準女爲后之日（□□志）

裴俠字嵩和河東人年七歲猶不能言後于洛城見群烏蔽天從西來舉手指而言遂志識聰慧有異常童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將擇塋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塋于桑東封公侯俠懼以告其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禍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俠宅側有大桑林因塋焉 北史

司馬申短毛喜於後主使其廢錮申常晝寢於尚書省下有烏啄其口流血時論以爲讒賢所致 陳書

昔有一極貧人善曉烏語爲賈客傭擔過水邊飯烏鳴賈客怖貧人反笑到家賈客問言我在彼飯時聞烏鳴我大怖而君反笑何耶答曰烏向語我賈人身上有好白珠汝可殺之出珠我欲食其肉是故我笑耳曰汝何不殺也答曰我坐前世貧人財物故貧爲傭擔若復殺人取物後世受苦何時當已我今寧死不爲此事 法苑珠林

昔有烏名曰拘耆遊在叢林樹産諸子在於林上時有拘耆與一獼猴共爲親厚時叢樹間有一毒虵伺行不在啗拘耆子無復遺餘拘耆失子悲鳴啼呼不知所在然自思惟知虵所啗獼猴歸見問之何爲答曰虵啗我子了盡無餘獼猴曰我當報之時虵行獼猴前嬈之虵怒纏獼猴獼猴捉得頭更至石上磨破而死棄擲而還拘耆踊躍畜生尚有報何況於人又雜譬喻經云昔有一虵頭尾自諍頭語尾曰我應爲大尾語頭曰我應爲大頭曰我有耳能聽有目

能視有口能食行時在前故可爲大汝無此術尾曰我令汝去故得去耳我不去以身繞木三帀三日不已不得求食饑餓垂死頭語尾曰汝可放我聽汝爲大尾聞其言即時放之復語尾曰汝既爲大聽汝前行尾在前行未經數步墮大深坑而死喻衆生無智薙爲人我終墮三塗又僧祇律云過去世時有一羣鷄依榛林住有貍侵食唯餘一雌烏來覆之共生一子子作聲時烏說偈言此兒非我有野父聚落母共合生

兒子非烏復非鷄若欲學翁聲復是鷄所生若欲學母鳴其父復是烏學烏似鷄鳴學鷄似烏聲烏鷄若兼學是二俱不成此喻道俗雖持禁戒雜染不純相中似善口出惡言欲喚是善口復出惡欲喚非善相復出家 百喻烏喻經

昔有烏梟共相怨憎烏待晝日知梟無見蹹殺羣梟散食其肉梟便於夜知烏眼闇復啄羣烏開腹其腹亦復散食畏晝畏夜無有竟已有一智烏語衆烏言已爲怨憎不可求解終相誅滅

勢不兩全宜作方便殄覆諸梟然後我等可得歡樂若其不爾終爲所敗衆烏答言當作何方得滅讐賊智烏答言爾等衆烏拔我毛羽破我頭我當設計要令殄覆即如其言憔悴形容向梟穴外而自悲鳴梟聞其聲已便言今爾何故破傷來至我所烏語梟言衆烏讐我不得生活故來相投以避怨惡時梟憐愍遂便養給恒與殘肉日月轉久毛羽平復烏作微計銜乾樹枝并諸艸木著梟穴中似如報恩梟語烏言何用是爲烏即答言孔穴之中純是冷石用此草木以御風寒梟以爲爾默然不答而烏於是即求守孔穴作給使令用報恩時會冬雪寒風猛盛衆梟率爾來集孔中烏得其便尋生歡喜銜牧人火用燒梟孔衆梟一時於孔焚滅 雜寶藏經

波羅奈國有一烏王其烏名曰蘇弗多羅 晉言善子 而依住彼波羅奈城與八萬烏和合共住善子烏王有妻名曰蘇弗舍利 晉言善女 時彼烏妻共彼烏王行欲懷妊時彼烏妻忽作是念願我得淨

香潔欲現今人王之所食者而彼烏妻思是飲食不能得故宛轉迷悶身體顫顫羸瘦戰掉不自安故問其妻言汝今何乃宛轉於地身體顫顫羸瘦戰掉不能自安彼時烏妻報烏王言善哉聖子我今有娠乃作是念願得清淨香潔餚饍如王食者時善子烏語其妻言異哉賢者如我今日何處得是香美飲食王宮深邃不可得到我若入者於彼手邊必失身命彼妻又復報烏王言聖子今者若不能得如是飲食我死無

疑并其胎子亦必無活善子烏王復告妻言異哉賢者汝今死日必當欲至乃思如是難得之物善子烏王作是語已憂愁悵快思惟而住復作是念如我意者如是香潔清淨飲食如王食者寔難得也爾時烏王羣衆之内乃有一烏見善子烏心懷愁憂不樂而住見是事已詣烏王所白烏王言異哉聖者何故憂愁思惟而住善子烏王於時廣說前事因緣彼烏復白善子王言善哉聖子莫復愁憂我能爲王覓是難得香

美餚饍王所食者是時烏王復告彼烏作如是言善哉善友汝若力能爲我得辦如此事者我當報汝所作功德爾時彼烏從烏王所居住之處飛騰虛空至梵德王宮去厨不遠坐一樹上覩梵德王食厨之内其王食辦有一婦女備具餚饍食時將至專以銀器盛彼飲食欲奉與王爾時彼烏從樹飛下在彼婦女頭上而立啄嚙其鼻時彼婦女忘其身痛即翻此食在於地上爾時彼烏即取其食將與烏王烏王得已即將

與彼善女烏妻其妻得已尋時飽食身體安隱如是產生爾時彼烏別日數往奪彼食取將與烏王時梵德王屢見此事作如是念奇哉奇異云何此烏數數恒來穢汚我食復以嘴爪傷我婦女而王不能忍此事故尋時勑喚網捕獵師而語之言卿等急速至彼烏處生捕此烏將來其諸獵師聞王勑已啟白王言如王所勑不敢違命獵師往至以其羅網捕得此烏生捉將來付梵德王時梵德王語其烏言汝比何故數汚

我食復以嘴爪傷我婦女爾時彼烏語梵德王善哉大王聽我向王說如此事令王歡喜時梵德王心生喜悅作如是念希有斯事云何此烏能作人語作是念已告彼烏言善哉善哉汝必爲我說斯事意令我歡喜爾時彼烏即以偈頌向梵德王而說之曰大王當知波羅奈有一烏王恒依止八萬烏衆所圍遶悉皆取彼王處分彼烏王妻有所憶我向大王說其緣烏妻所思香美餚如是大王所食者是故我今數數來抄

撥大王香美食今者爲彼烏王故致彼大王之
所繫善哉惟願大聖王慈悲憐愍放脫身我爲
烏王彼妻故數來抄撥大王食我念從此一生
來未嘗經造如此事今爲大王一物已於後不
敢更復爲時梵德王既聞彼烏如此語已心生
喜悅作如是言希有此事人尚不能於其主邊
有如是等愛重之心如此烏也作是語已其梵
德王而說偈言若有如是大臣者彼應重答食
封祿須似如是猛健烏爲主求食不惜命其梵

德王說此偈已復告烏言善哉汝烏於今已去
常來至此取香美食若其有人遮斷於汝不與
食者來語我知我自與汝已分所食而將去耳
法苑珠林〇以下烏
鵲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之高下鼂日知晏
陰諧知雨 淮南子
鵲夜傳枝月暈繞樹皆主有赦
有鵲啣火於清溪之上鵲化成龍 [illegible]
常山張顥爲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鵲飛翔稍
下墜地民爭取化爲一圓石顥椎破之得金印
文曰忠孝侯印顥表上聞藏之秘府顥漢靈帝
時至太尉 幽明錄
楊宣爲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鵲鳴桑樹上宣曰
前有覆車粟此鵲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
車粟 [illegible]
安德令劉長仁聞幹曉鳥鳴初不信之須臾有
鴉鵲來開屋上聲甚急幹曰鵲言東北有婦昨
殺夫日在陵渦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

同伍民來告如幹言長仁乃服 郡志
慧約靜漠自娛梁武爲梁大監十八年己亥四
月八日天子發弘誓心受菩薩戒乃幸等覺殿
皇儲已下爰至道俗士庶咸希度脫弟子著錄
者凡四萬八千人當受戒時有一乾鵲歷階而
升狀若餐受至說戒畢然後飛騰又嘗述戒有
一孔雀驟斥去物乃聽上徐行至增俛頸聽法
上日此烏必欲滅度別受餘果於其至滅更爲
說法無何二烏同化 高僧傳〇以下燕

朱鳥燕也鷾鴯子規也鶉鷇布谷也（中山記）
千歲燕其巢戶北向其色多白而尾掘取陰乾
末服一頭五百歲（抱朴子）
山見白燕其君且得貴女（京房易傳）
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翂翂翐翐
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外人卒不能害
（莊子）
少皞之時赤燕一雙飛集少皞之戶遺其丹書
（田俅子）

周穆王迎意而子居靈卑之宮訪以至道後欲
以為司徒意而子愀然不悅化作玄鳥飛入雲
中故後人呼玄鳥為意而（瑯嬛記）
魏禪晉之歲北闕下有白光如鳥雀之狀時飛
翔來去有司聞奏帝所羅之得一白燕以為神
物於是以金為樊置於宮中旬日不知所在論
者云金德之瑞昔師曠時有白燕來巢檢瑞應
圖果如所論白色叶於金德師曠晉時人也古
今之義相符焉（拾遺記）

魏景初元年有燕生巨鷇於衛國李蓋家形若
鷹吻似燕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異宜防鷹揚
之臣於蕭牆之內其後宣帝起誅曹爽遂有魏
室（搜神記）
葛稚川為羅浮與南海太守鮑靚善靚時時往
來羅浮山中或迎至都與言達旦夫人見其來
門無車馬獨有雙燕惟而問之則雙履也靚亦
有道術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食之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太子也漢桓帝時人聰

敏博學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羣燕忽謂
伴曰燕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奇
之（高僧傳○以下雀）
雀一名嘉賓一名神女鷄一名燭夜（古今注）
白雀者王者爵祿均則至（宋書）
赤雀不見則國無賢白雀不見則無後嗣（孫氏瑞圖）
儒家欠藥有見在神雀（黃帝內傳）
千歲之雉入海為蜃百年之雀入江為蛤千歲
之龜能與人語千歲之狐起為美女千歲之虵

斷而復續千歲之鼠而能相卜 [illegible]

雀夕皆爲蛤蓋旨

黃帝將起有黃雀赤頭立日旁帝占曰黃者土精赤者火精雀者當爵余當立 春秋考異郵

季秋赤雀啣丹書入酆止於昌戶昌拜稽首受 尚書中候

景公探雀鷇鷇弱反之晏子聞之入見景公曰君何爲者也公曰吾探雀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君

君仁愛曾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晏子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 家語

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或言冶長貧而閒居無以給食有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南山有虎馳羊當急取之冶長如其言往山中果得大羊及亡羊者跡之索得其角以爲偷訟之魯君繫之獄孔子爲之白於魯君不解未幾雀復鳴於獄舍曰齊人侵疆當急禦之獄吏白於魯君弗信姑如其言跡之齊師果至命冶長發兵奮敵獲勝因釋之欲爵以大夫冶長不受蓋恥因禽獸以得爵祿也後世遂廢其學

周人魏尚高帝時爲太史有罪繫詔獄有萬頭雀集獄棘樹上拊翼而鳴尚占曰雀者爵命之祥其鳴即復也我其復官也有頃詔還故官 陳留

耆舊

漢武祠甘泉時有神雀下羣臣皆上壽東方朔獨不賀帝問朔何不賀曰此所謂巫雀非神雀也或有巫者爲國作害卒有巫蠱之事果應 東方朔傳

漢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雀哺食至大俱飛去京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咎燕生雄雀又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也 搜神記

顯宗時有神雀集宮殿冠羽有五采色帝召賈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宣帝

威使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漢書）
漢中平三年八月懷陵上有萬餘雀先極悲鳴已因亂鬭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夫陵者高大之象也雀者爵也天誡若曰懷爵祿而尊厚者自還相害至滅亡也（搜神記）
瑯琊董种爲不其令赤雀乳廳前桑上民爲作歌頌（後漢書）
任城魏肇之初生有雀飛入其手占者以爲封爵之祥（異苑）

成武丁彬人能達鳥鳴爲郡主簿與衆人俱坐聞雀鳴而笑曰東市輦粟車覆雀相呼往食之衆人遣視信然（桂陽先賢讚）
魏黃初中有鷹生燕巢中口爪俱赤至青龍中明帝爲陵霄闕始搆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搜神記）
孫浩嘗問鳥之大者惟鶴小者惟雀乎張尚對曰大者有禿鶖小者有鷦鷯（吳書）
王祥後母病欲黃雀炙乃有黃雀數枚飛入其幙因以供母（孝子傳）
晉元帝未登極有三雀共登一雄雞背三入安東府聽事占者云當三進爵爲天子也（洞林）
侯堪字子翰解鳥語常出門見白雀與羣雀同行慨然嘆曰今天下大亂君子小人相與爲（徽壁）（實錄）
沛國有一士人姓周同生三子年將弱冠皆有聲無言忽有一客從門過因乞飲聞其兒聲問

之曰此是何聲答曰是僕之子皆不能言客曰君可還內省過何以致此主人異其言知非常人良久出云都不憶有罪過客曰試更思幼時事入內食頃出語客曰記小兒時當牀上有燕巢中有三子其母從外得食哺三子皆出口受之積日如此試以指內巢中燕雛亦出口承受因取三薔莢各與食之既而皆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昔有此事今實悔之客聞言遂道人之容曰君既自知悔罪今除矣言訖便聞

其子言語間出忽不見此道人（搜神記）
宋程德度武昌人爲衛軍臨川王行參軍時在潯陽屋有鸛巢夜間屋裡忽然自明有一小兒從巢而出長可丈餘潔淨分明至度床前曰君却後二年當得長生之道儵然而滅度甚秘異之元嘉十七年隨王鎮廣陵遇禪師釋道恭因就學禪甚有解分到十九年春其家武昌空齋忽有殊香芬馥達于衢路闔境往觀三日乃滅（冥祥記）

孫氏妻黃見一童子當前以釵擲之躍入雲中夜聞戶外歌曰昔填夏家塚箕泥頭欲禿今寄黃氏居非意傷我目尋見巢中得一白燕左目傷（續異記）
高上馬樞目常黃能視閤中物有白燕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欄廡時上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南史）
寶如曰從河洲來得一古烏鶵養愛甚衆族呼之爲鶵吾曰鶵出上黨數曾見之色並黃黑無駁雜也故陳思王鶡賦云揚玄黃之勁羽試檢說文鶡雀似鶡而青出羌中韻集音介此疑頓釋（顏氏家訓）
乃往昔時有一小兒持弓箭入神樹中戲邊有三人亦在中有樹上有雀小兒欲射三人勸言若能中雀世間健兒小兒意美引弓射之中雀即死三人共笑助之歡喜而各自去經歷生死數劫之中所在相會受罪（法苑珠林）
一鶴雀口中啣草語諸鳥言我等共相憐愍集

會一處而共住止爾時諸鳥皆信其言而來聚集時此鶴雀趣鳥飛後就他巢窠啄卵而食（上）
昔者菩薩爲孔雀王從妻五百棄其舊匹欲娶青雀爲妻其青雀唯食甘露好果孔雀爲妻日行取之其國王夫人有疾夢覩孔雀云其肉可爲藥寤已啟聞王令獵士疾行索之夫人曰有能得之者娉以季女賜金千斤國諸獵士分布行索覩孔雀王從一青雀在常獵處施以蜜麨每處塗樹孔雀輒取以供其妻獵師以蜜麨塗

身據坐而候孔雀聚起入虎于獲之時孔雀曰子之勤身必為利也吾示子金山可為無盡之寶子厚吾命矣獵者又曰大王賜吾千觔金妻以季女豈信汝言乎遂以送獻汝矣孔雀見王曰大王懷仁潤無不周願納微言乞得少水吾以慈咒服之疾瘳矣若其無效受罪不晩王順其意夫人服之衆疾皆瘳華色煒曄宮人皆然衆國歎王弘慈全孔雀之命獲延一國之壽孔雀曰願得拔身于彼大湖并咒其水令士黎民

衆疾可瘳若有疑妄願以扶捶吾足王曰許可孔雀如之國人飲水並皆行力聾聽盲視瘖語躄伸衆疾皆然夫人疾除國人並得無病無無害孔雀之心孔雀具知向王陳曰受王生潤之恩吾報濟一國之命報畢乞退王曰可冊雀即翔飛升樹重曰天下有三癡王曰何謂三耶一者吾癡二者獵士癡三者大王癡王曰願釋之也雀曰諸佛重戒以色為火燒身危命貪色之由也吾捨五百供養之妻而貪青雀妻食供之有如僕使為狂綱所得殆危身命斯吾癡也獵者之癡吾至誠之言捨一山之金棄無窮之寶信夫人邪偽之欺宮季女之妻亂世狂愚皆斯類矣損佛真誠之戒信鬼魅之欺酒系婬亂或度破門之禍或死入太山其苦無數思還為人猶無羽之鳥欲飛升天豈不難哉姤婦之妖蠱愉彼魅魅歷不由之亡國危身而愚夫尊之爵言無一誠也而射師信之斯謂獵者愚矣王得天醫除一國疾若毒都滅顏如盛華巨細欣賴

而王放之王始欲殺吾以肉療夫人疾斯謂王愚矣佛告舍利弗孔雀王者自是之後周旋八方輙以神藥慈心布施愈衆生 法苑珠林

昔者菩薩身為雀王慈心濟衆由護身瘡有虎食獸骨拄其齒困餓將終雀王入口啄骨日日若茲雀口生瘡身為瘦疵骨出虎活雀飛登樹説佛經曰殺為凶虐其惡莫大虎聞雀誡勃聲勃然恚曰爾始離吾口而敢多言雀覩其不可化退速飛去佛言雀王者是吾身虎者是調達

身鶴王經○以下翔
西方曰鷮雉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鶅雉搏埴之
工也南方曰翟雉攻金之工也北方曰鵗雉攻
皮之工也伊洛而南曰翬雉設五色之攻也賈注
左注
昔平公時有鳥從南方來赤質五色背備集於
庭叔向曰吾聞師曠言西方有鳥白質五色曰
翬南方有鳥赤質五色曰雉今來爲君瑞也師曠
魯昭公時雉鷚環入鷚之爲言弟也鷚昭公弟何季氏入之何也其有

秘□□拾遺
平原太守劉邠字令淸取印囊及山鷄毛置器
中使輅筮之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
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
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鷄毛也邠曰此郡官舍
連有變怪使人恐怖其理何由輅曰或因漢末
之亂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汙染丘山故因昏夕
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願安百
姓以光休寵輅別傳

高平郗超字嘉賓年二十餘得重病盧江杜不
愆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頗有經驗超令試占
之卦成不愆曰案卦言之卿所恙尋愈然宜于
東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養雄雉籠而絆
之置東簷下却後九日景午日午時必當有野
雌雉飛來與交合旣畢雙飛去若如此不出二
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
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
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

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爲淹然未之
信或勸依其言索雄果得至景午日超臥南軒
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
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管郭之奇何以尚此
超病逾年乃起至四十卒於中書郎搜神記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諫曰此
爲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爲小物耿介過人所
以好之吳志
釋僧安戒業精苦坐禪講解時號多能齊文宣

時在王屋山衆徒二十許人講涅槃始發題有雌雉來座側伏聽僧若食時出外飲啄日晚上講依時赴集三卷未了遂絕不至衆咸惟之安曰雉今生人道不須惟也武平四年安領徒衆至越州行頭陀忽云往年雌雉應生此還至一家遙喚雌雉一女走出如舊相識禮拜歡喜女父母異之引入設食安曰此女何故名雌雉耶答曰見其初生髮如雉毛既是女故名雌雉也安大笑為述本緣女聞涕泣苦求出家二親欣然喜之為講涅槃便領解一無遺漏至後三卷茫然不解 高僧傳

薛安祖天縣舍樹下有鷙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取至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放去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再拜安祖問之曰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 [illegible]

朱文繡與羅子鍾為友俱仕於梁繡既死鍾哭之其夜俱亡梁南七里有鷄山塟繡於其中北九里有雉淵埋鍾於其內繡神靈變為鷄鍾魂見化為雉清鳴哀響來往不絕故詩曰鷄山別飛響雉淵和清音 異苑

渤海王高歡攻鄴時瑞物無茂不有令史焚連埋木焚白雉而食之 [illegible]

佛言於過去世雪山之側有山鷄王多將鷄衆而隨從之鷄冠極赤身體甚白語諸鷄言汝等遠離城邑聚落莫與人民之所啖食我等多諸怨嫉好自慎護時聚落中有一猫子聞彼有鷄便往趣之在於樹下徐行低視而語鷄言我為汝婦汝為我夫而汝身形端正可愛頭上冠赤身體俱白我相承事安隱快樂鷄說偈言猫子黃眼愚小物觸事懷害欲噉食不見有畜如此婦而得壽命安隱者 [illegible]

尸鳩 [illegible] 燕之東北朝鮮冽水之間謂之鶝鴀 [illegible] 自關而東謂之戴鵀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戴南南猶鵀也 [illegible] 或謂之鵀鸚 [illegible] 或謂之戴鳻或謂之戴勝東齊吳揚之間謂之鵀自

關而西謂之服鶝或謂之鵄鶝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鶝（揚子）

鳩自關而東周鄭之郊韓魏之都謂之鵖（音郎）布穀自關東西梁楚之間謂之擊穀自關而西或謂之布穀（今江東呼為穫穀 並上）

舜耕於歷山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鳴相哺食益以感思乃作歌（琴操）

高帝之敗遁叢薄中時有鳩鳴其上追者不疑遂得脫即位後作鳩杖賜老人（風俗通）

皮延字叔然會稽山陰人養母至孝居喪有白鳩巢廬側（會稽典錄）

楊由見社中木鳩鬭知有兵賊象不赴酒食（後漢書）

晉永康元年正月大會有鳩入御坐武帳中拂司空張華之冠（晉方等三十國春秋以下同）

晉王敦將圖不軌詢諸郭璞璞曰公若起事必不久敦大怒曰我命壽幾何璞曰我命盡在今日午時死在緋衣人手敦曰我令青衣人戮汝既戮之青衣人乃裴姓敦方悲時許旌陽以酒杯擲于梁化爲鴿

後魏崔光未嘗恚怒位司徒晝坐讀經鴿飛集膝前入懷中緣肩上久之乃去

舍利弗雖復聰明然非一切智於佛智中譬如嬰兒如阿婆檀那經中佛在祇洹住晡時經行舍利弗從佛經行是時有鷹逐鴿鴿飛來佛邊住佛經行過之影覆鴿上鴿身安隱怖畏即除不復作聲後舍利弗影到鴿便作聲戰怖如初

舍利弗白佛言佛及我身俱無三毒以何因緣佛影覆鴿鴿便無聲不復恐怖我影覆上鴿便作聲戰慄如故佛言汝三毒習氣未盡以是故汝影覆時恐怖不除佛語舍利弗汝觀此鴿宿世因緣幾世作鴿舍利弗即時入宿命智三昧觀見此鴿從鴿中來乃至八萬大劫常作鴿身過是已往不能復見舍利弗從三昧起白佛言是鴿八萬大劫中常作鴿身過是已前不能復知佛言汝若不能盡知過去世試觀未來世此

鴿何時當脫舍利弗即入三昧觀見乃至八萬大劫亦未免鴿身過是已往不復能知不審此鴿何時當脫[illegible]

鸕水鳥也齊魯之間謂之鶖鶬[illegible]

朱弋不攫肉朱鷺不吞鯉[illegible]

錢塘人姓杜船行時大雪日暮有女子素衣來岸上杜曰何不入船遂相調戲杜閤然載之後成白鷺飛去杜惡之便病死[illegible]

煬帝征遼回次于柳城郡之望海鎮宿由觀望

有大鳥二素羽丹嘴狀同鶴鷺出自青漢翱翔雙下徘徊馴擾翔舞御營較著作佐郎虞綽製瑞鳥銘以進上命鶴於其所仍勅殿內丞閻毗圖寫其狀[illegible]

野鳧甚小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鷿鷉[illegible]大者謂之鶻蹏[illegible]

或云婬欲情欲受鶖身或云愚癡多故亦受鶖身聞此二鶖身爲同爲異答謂習欲生者是水鳥鳧鷸之流習癡生者是陸鳥鵄梟之類者或晝見夜亦見由欲生故恒多逐飛並泛鳥之類者或夜見晝不見由痴生故恒多夜遊鵂鶹鳩亦二種習欲生者是老鵄則晝見夜不見習痴生者是角鵄則夜見晝不見[illegible]

化蒙縣祠山上有池池中有松鳧如今野鳧棲息松間故俗謂之松鳧[illegible]

吳郡魚城坡下水中有石首魚至秋化爲鳧鳧頂中尚有石

張湯欲以鶖當鳧祀宗廟董仲舒曰鶖非鳧鳧

非鶖愚以爲不可[illegible]

吳景帝有疾求覡視者得一人景帝欲試之乃殺鶖而埋於苑中架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履屐服物著其上乃使覡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冢中鬼婦人形狀者當加賞而即信矣竟日盡夕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鶖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疑是鬼神變化作此相當候其真形而定無復移易不知何故不敢不以實上聞景帝乃厚賜之然則鶖死亦有鬼

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
有蒼白二色鵞出蒼者飛翔沖天白者止焉陳
留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
國之行也蒼為胡象其可盡言乎是後劉元海
石勒相繼亂華晉書

義熙中羌王姚畧壞洛陽溝取磚得一雙雄鵞
並金色交頸長鳴聲聞九皐養之此溝述異記

濟南郡張公城西北有鵞溝南燕世有漁人居

水側常聽鵞聲而衆鵞中有鈴聲甚清亮候之
見一鵞咽頸極長因羅得之項上銅鈴綴以銀
鏁有隱起元鼎元年字傳記

高祖圍廣固夜忽有鳥大如鵞蒼黑色飛入高
祖帳中胡蕃起賀曰蒼黑胡虜之色胡虜歸我
大吉之祥也明日攻城陷之宋書

傳承為江夏守有一雙鵞失之三年忽引道得
三十餘頭來向承家異苑

淨影老沙門慧遠初在鄉養一鵞恒隨遠聽經
及遠入京留在寺鵞晝夜鳴喚不止僧徒送入
京至寺門放之自然知遠房入馴狎無聞講經
入室伏聽若聞說他事則鳴翔而出如是六
年忽哀叫庭宇不肯入堂至二旬而遠卒

昔太玄中章安郡史悝有馼雄鵞善鳴悝女常
養之鵞非女不食荀儉苦求得之鵞輙不食乃
以還悝又數日晨起失女及鵞悝家聞鵞向西
追至一水唯見女衣及鵞毛在水邊今名此水
為鵞女溪

一比丘乞食至珠師門為王穿大年尼珠師放
珠入取食以施有鵞見珠映比丘衣作赤色其
狀似肉即吞之珠師出覓珠不得驚駭比丘得
我珠耶比丘恐彼殺鵞取珠不敢以告彼加以
絞縛耳眼口鼻皆血出是時彼鵞來趣食血
珠師嗔憤打鵞即死比丘見鵞既死涕泣不樂
珠師問故比丘具說上因珠師即剖鵞得珠乃
號哭懺悔

佛言乃往過去時有蓮華池多有水鳥在中而

往時有鸜雀在於池中徐步舉腳諸鳥皆言此鳥善行威儀徐序不惱水性時有白鷺而說偈言舉腳而徐步音聲極柔輭欺誑於世間誰不知爲詭鸜雀語言何爲作此語來共作親善白鷺答言我知汝諂詭終不親善汝欲知爾時鷺者即我身是也爾時鸜雀者今提婆達多是也 雜寶藏經

〇丁鳥

水戰之鳥何必白纓盈廽之雞何必長鳴 蘇氏演義經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二十五 高暉堂

匠門外鳥城者吳王築此城以養鳥 吳地記

栢遊爲汝南郡人齋四鳥鳥作禮大兒夢四鳥衣人請命覺忽見鳥將殺遂救之買肉以代還夢四人來謝而去 搜神記

饒在江都時陽華李姑畜鬬鳥水池上苦獮嚙鳥時下朱里內姥者求捕獮狸獻姥謂姑曰是狸不他食當飯以鳥姑怒殺其狸今夷術其似此也 趙后外傳樊嬺對飛燕語

陸遜字伯言時建 白侯慮於堂前作鬭鳥欄頗施小巧遜乃正色曰君侯宜覽經典用此何爲慮即便毀撤之 南史

晉周助少時與兩人泝江俱行夕止宮亭廟下同侶相語誰能入廟中宿助性膽果決因上廟宿竟夕晏然晨起廟中有白頭老翁助遂擒之化爲雄鳥助捉還船欲烹之因而飛去後竟無他 述異記

得鴨卵將不忍殆家剩落進戒以後頭陀蛇鉗床側每夕山隅四盌同照士俗云赴龕成華寺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五 二十六 高暉堂

有一宰鳥而爲齋者有鳥神夜告使曰何有殺牲而充淨供自爾便斷 搜神傳

元嘉中章安有人噉鳥肉乃成瘕病胸滿面赤不得飲食醫令服秫米瀋須臾煩悶吐一鳥雛 異苑

傅肇年一百三十忽見一折翅鳥當梁頭學將巢鍛揆之恐有轉傷因此回歸遂絕水數日而終臨終謂左右曰我少時曾折一鳥翅驗此以爲報也 神仙傳 以下鷄

鷄陳楚宋魏之間謂之鸊䴇[illegible]桂林之中謂之割鷄或曰䴈[illegible]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伏鷄曰抱[illegible]爵子及鷄雛皆謂之鷇[illegible]其卵伏而未孚始化謂之涅 方言

陽溝巨鶤古之名鷄 爾雅注

鷄屬犿雖雞也杜艾李蜀 [illegible]

鄙諺有之黃鷄生卵烏鷄伏之但知其為烏鷄之子不知其為黃鷄之兒小可以喻大 [illegible]表論[illegible]子叢

夫晨之鷄思補更鳴 三國志

賢者居明夷之世為時所傷或衆邪在位厭妖

鷄生角 京房易傳

羊溝之鷄三歲為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鷄也然而時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也 [illegible] 莊子 狸膏○

鷄人 [illegible] 掌共鷄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為期 [illegible] 則告之時

[illegible] 凡祭祀面禳衅 [illegible] 共其鷄牲 周禮

扶桑山有玉鷄玉鷄鳴則金鷄鳴金鷄鳴則石鷄鳴石鷄鳴則天下之鷄悉鳴而潮水應之矣 [illegible]

能鄉有何晨鷄獻之考驗而與潮合 文選注

翰音之鷄特禀異聲 [illegible]

高興縣多容鷄其形似鷄而五采至則年穰 南越志

移風縣有潮鷄鳴長且清如吹角每潮至則鳴一名林鷄 輿地志

婁門外鷄陂墟故吳王所畜鷄使李保養之去縣二十里 [illegible]

江表傳日南郡獻長鳴承露鷄南越志曰鷄冠四開如蓮花鳴聲清徹也

陳倉山上有石鷄與山鷄各別趙高使火燒山山鷄飛去石鷄不去晨鳴山頭聲聞三十里或云是玉鷄

陳倉城上有神鷄人取不得雄者王雌者霸穆公得雌故霸 辛氏三秦記

漢昭靈后名含始遊洛池有玉鷄啣赤珠出刻曰玉英吞此者王含始吞之生高祖

祝鷄翁者洛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鷄百餘年鷄有千餘頭皆立名字暮棲樹上晝放散之欲引呼名即隨呼而至賣鷄及子得千餘萬輙置錢去之吳作養魚池後升吳山白鶴孔雀數百常止其傍云 列仙傳

漢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軨中雌鷄化爲雄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元年丞相府史家雌鷄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至永光中有獻雄鷄生角者五行志以爲王氏之應京房易傳曰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或衆在位厥妖鷄生角又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鷄雄鳴主不榮 搜神記

孝武帝太元末京口謡曰黃雌鷄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颯棲苻而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旋爲劉牢之所敗故言拉颯棲也 晉書

殷浩以江道爲長史及丁令反叛浩令道伐之乃取數百鷄以長繩連之脚皆繫火一時驅放羣鷄駭散飛道姚秦營皆然因其驚亂縱兵擊之 晉中興書

涼州罪人於市將刑忽有一白雄鷄飛於人邊請命引頸長鳴伏地向吏驛之長輙來刺史張義免其坐 西河記

支遁常與其師辨論物類謂鷄卵生用未足殺

之與諸蝡動不得同罪師尋亡忽見形來至遁前手執鷄卵投地破之見有鷄雛出殼而行遁即惟悟悔其本言俄而師及鷄雛並滅不見 任實記

竺法慧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鷄脚其殃尋至俄而昭爲人所擲脚遂不疾

卞伯玉作東陽郡當正歲大有鷄逕從口入良久乃冲突而出毛羽不燋鳴啄如故伯玉尋病殞 異苑

崔光字長仁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遊邕以問光光對曰䞓足衆多羣下相扇動之象雞而未大脚羽差小其勢尚微易制御也帝大悅後數日茹皓等並以罪伏法於是禮光逾重 後魏書

維神雀元年歲在辛酉八月巳酉朔十二日丁酉帝顓頊遣征西大將軍下雉公王鳳西中郎將白門侯扁鵲洛陽凌雞山子維君天姿英茂秉機晨鳴雖風雨之如晦抗不已之奇聲今以

君為使持節金西蠻校尉西河太守以揚州之會稽封君為會稽公以前浚雞山子為湯沐邑君其祗承予命使西海之水如帶浚雞之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浚山侍郎丁鴻舍人是亭男梁鴻郎中蘇鴻死罪伏惟君德若朝野熱加鴻翁故天王鳳皇持錫位封令鳳凰等在柏外願明拜受不勝欣豫之情謹詣樓丁以聞 宋袁淑排諧記雞九錫文

佛告諸比丘如過去世時有羣雞依榛林住有狸侵食雄雞唯有雌在後有烏來覆之共生二子子作聲時公說偈言此兒非我有野父聚落母共合生一子非烏復非雞若欲學公聲復是雞母生若欲學母鳴其父復是烏學烏似雞鳴學雞作烏聲烏雞二兼學是二俱不成 僧祇律 以下鴟梟

鵂鶹江東呼為鉤鵅即惟鴟是也一名角鴟一名訓狐 爾雅注

自關而西謂梟為流離 注疏

鵄鵂甘帶鴟梟耆鼠 莊子

胡桃之發令雞夜鳴梟荒之吳投梟自止 張華感應類從志

太山之鴟啄腐鼠於窮澤非有害於人也今有司盜主財而食之焉得若太山之鴟乎 鹽鐵論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說苑

子產治鄭菽穿不生鴟鴞不至 梁冀別傳

道西有道見君卿是滎和陳君立昔曾參居此
梟不入郭 水經注
季仲甫夜卧牀上或爲鴟鳥飛至吝縣巨山山
上有羅鴈者羅得鴟視之仲甫也 列仙傳
涼州張重華遣謝艾代麻秋引師出振武夜有
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者邀也六博得梟者勝
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果大破之 異苑
梁武太清三年侯景圍臺城遠不通簡文作
紙鳶飛空告急於外侯景謀臣王偉謂景曰此

紙鳶所至即以事達外令左右善射者射之及
墮皆化爲鳥飛入雲中不知所往 獨異志
李元忠性甚工彈彈桐葉常出一孔擲棗栗而
彈之十中七八常從文襄入謁魏帝有梟鳴殿
上文襄命元忠彈之問得幾丸而落對曰一丸
奉承尊威靈一丸承大將軍意氣兩丸足矣如
其言而落之 北史
金得伯勞之血則昏鐵得鸊鵜之膏則瑩石得
鵲髓則化銀得雉血則枯翡翠屑金蟹敗漆人

氣破斥 子則
鸝黃自關而東謂之鶬鶊 又名商庚 自關而西謂之
鸝黃 其色黧黑而黃因名之 或謂之黃鳥或謂之楚雀 方言
齊人謂之搏黍 毛詩義疏云
桑飛 即鷦鷯也又名鷦鸎 自關而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
鸁或謂之女鴎 今亦名為巧婦江東呼布母 自關而東謂之
鸋鴂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懱爵 言懱截也
鴠鳴 鳥似雞五色冬無毛赤倮晝夜鳴 周魏齊宋楚之間
謂之定甲或謂之獨春 好自低仰 自關而東謂之城

旦 言其辛苦有似於罪謫者 謂之倒懸 好自懸於樹也 或謂之鴠鴠
自關而西秦隴之內謂之鶡鴠
鳲鳩 其鵴鳩謂之鸊鷎自關而西秦漢之間謂
之鵴鳩其大者謂之鳻鳩 其小者謂之鴓鳩
或謂之鶟鳩 或謂之鸊鳩梁
宋之間謂之鷦鷯
鶬鴿謂之連錢
鵂鶹一名內史一名花豕 禽經
鵲鶹一名隃毘形似鵂人射之則啣矢反射人

思娘鳥名也

顧渚山有報春鳥春至則鳴秋分亦鳴似鸜鵒之類也 顧渚山記

鸀鳿飲水數十而不足鱓鷈入口若露而死

杜鵑相推而鳴先鳴者吐血死常有入山行見一羣寂然聊學其聲即死 初聽其聲者主離別

扶老禿秋也狀如鶴而大大者頭高八尺善與人鬬好啖蛇

江充之宮其前反舌鳥入殿 春秋

啄木本雷公採藥吏化為此鳥

鸂鶒水鳥黃喙長尺餘南人以為酒器

鳭鷯一名剖葦青斑長尾江東呼為蘆虎似雀

雪姑冬月群飛鳴則必雪

四足之美有麃二足之美有鷚

海翁見乎上巳鶡鳴嬴于孟冬

鵃鳥一名竇門抱朴子云渴者恣口於竇門之猶餓人之取飽於鬱肉漏脯也

鵃一名鷃鳥亦曰同力 寰宇記

蠅虎鴻豺以食之也鷹奴虎倀以其為役也

鬼車名姑獲 荊楚歲時記

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俗傳云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遊於田見異鳥鳴於桑其聲噭然吉甫心動曰無乃伯奇乎鳥乃拊翼其聲尤切吉甫曰果吾子也乃顧曰伯奇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言未卒鳥尋聲而棲其蓋歸

入門集於井幹之上向室而號吉甫命後妻載弩射之遂射殺後妻以謝之 陳思王惡鳥論

譬如蝙蝠欲捕鳥時則入穴為鼠欲捕鼠時則飛空為鳥而寔無有大鳥之用其身臭穢但樂暗冥今利弗破戒比丘亦復如是既不入於布薩自恣亦不入王者使役不名白衣不名出家如燒屍殘木不復中用 法苑珠林

孔子與子夏渡江見烏而異之人莫能名孔子曰嘗聞河上人歌云鶬兮鴰兮逆毛衰兮一

烏尾長兮（韓詩外傳）
孔子遊于景山見狌樹上有猱焉乃示而歌之（琴操）
正始元年戴鵀之鳥巢張掖門陰掖告門人曰
夫戴鵀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
作詩二篇旬日而卒（魏志）
晉永嘉五年有鵚鶖鳥集于始安縣南其甲之役
吏中民周虎張得之木矢貫以鐵鏃其長六尺
有半以箭計之其射者人身應長一丈五六尺

也（[illegible]）
咸和二年正月鸜鵒因有五鴟集于太極殿前（[illegible]）
弘公患瘧經年後猶至田舍瘧發有數小兒持
公手腳公見因陽瞑忽起捉得一小兒化成黃
鸐餘者皆走仍縛以還家懸着窗上明當殺之
至比曉失鸐瘧遂斷於時有瘧者但呼弘公便
斷（錄異傳）
檀道濟鎮潯陽十二年入朝與家分別顧瞻城
闕歎涕零時人歌曰生人非死別荼萠當奈
何濟時發舟所養孔雀來銜其衣以十三年伏
誅（異苑）
正光二年八月獲禿鶖鳥於宮內詔示崔光光
表曰此即詩所謂有鶖在梁解云禿鶖也貪惡之
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於殿庭昔魏氏黃初中有
鵜鶘集於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曾恭公遠君子
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
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爲不善是以張

臶惡鵩鳥賈誼忌服鵩鶥雙集而去前王猶爲至
誠况今親入宮禁爲人所獲方彼齊養晏然不
以爲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北史）
陳後主時將山衆鳥鼓兩翼以拊膺曰奈何帝
奈何帝又有鳥一足集其殿庭以嘴畫地成文
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爲灰欲知我家處朱門
當水開解者以爲獨足蓋指後主獨行無衆盛
草言荒穢隋承火運草得火而灰及至師京與
其家屬館於都水臺所謂上高臺當水也（隋書）

隋宮省劉繼詳得芙蓉鷗二十四隻以獻毛色如芙蓉帝甚喜置北海中曰鳴字三品鳥宜封碧海舍人

宋京師道林寺有沙門僧伽達多博通經論偏以禪思爲業以元嘉之初來遊宋境達多常在山中坐禪日時將逼念欲受齋乃有羣鳥銜果飛來授之達多思惟昔獼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飛鳥授食何爲不可於是受進食之高僧傳

帝舍臨海頓見大鳥異之詔許爲銘其辭曰維

大業八年歲在壬申夏四月景子皇帝底定遼碣班師振旅龍駕南轅鸞旗西邁行宮次于柳城縣之臨海頓焉山川明秀寔仙都也旌門外設欵蹕重阜帳殿周施降望大壑息濤蔽下輕輿宿百靈綏萬福踐素砂出碧沚圓軒皇之襄野邁漢宗於河上想汾射以開佇望瀛而載佇杳然齊肅寬爲殊庭乘以聖戀遊宜息則風與淮而休符潛感表重淵於夷波望日曬光卿雲舒彩六合開朗十洲澄鏡少選之間倏焉靈詠忽有仟禽皎同鶴鷺出自青漢翻然雙下高逾一丈長乃盈尋廁雜於羽翮激丹華於觜距纔翔飆踦鵲起鴻騫或躑或啄載飛載止徘徊馴擾咫尺乘輿不猜擇叟并因捋石槊我君德是用來儀斯固類仙人之騏驥冠羽族之宗長西王青鳥東海赤鴈豈可同年而語哉竊銘基華岳事乖靈異紀迹鄒山義非祥美猶方冊不泯遺文可觀況盛德成功若斯懿鑠慎貞味道加此感通不鐫名山安用銘典臣拜稽首

敢勒銘云來蘇與怨帝自東征言復禹績乃御軒宮六師薄伐三韓肅清龔行天罰赫赫明明文德上暢靈武外薄車徒可援哥應磨作凱歌載路成功允鑠反旆遼軒邁林苾停與海滋駐蹕巖阯宥想遐凝窺鄣下甲食貨銀闕雲浮嶽峙有感斯應爰禽效祉飛來清漢俱集華泉好音玉響脩翮冰鮮馴仁馴德習習翩翩絕迹無泯於鳥斯年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

宋昭公憂為烏味加於南門尾加於北門門尹
夢必立至
鄆城有華山山上有井有烏巢其中金嘴黑色
而鬭翅此鳥見則大水 異苑
張衡嘗作木鳥假以羽翮腹中施機能飛數里
文士傳
梁武帝時有男子不知何許人於大衆中割肉
以飼餓烏血流過體而顏色不變
晉李矣子東平太守李忠祖母本一山嫗每遇
大雪烏無安枝狂狂飛集其家遂留不去嫗濟
以穀且不敢驚上帝謂有仁心腸令度十後得
道居華陽洞宮 真誥

昔有大樹仙者居殑伽河 [illegible] 側棲神入定積
年之久形如槁木遊禽棲集遺尼拘律果 [illegible] 果
於其肩上暑往寒來乘蔭合拱一夕忽從定起
欲去其樹又恐烏驚於是安忍方便移之移訖
乃起天美其德號大樹仙
昔佛在世時有一比丘林中誦經音聲雅好時
有一鳥聞法愛在樹而聽時為獵師所射命
終緣此善根生忉利天 賢愚經

廣博物志卷之四十五 終

廣博物志卷之四十六

隴西董斯張纂
高陽韓 㳙訂

鳥獸

冥氏掌設弧張為并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周禮）

獸人（其職共膳羞故屬於此）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狼膏聚故冬獻之）夏獻麋（麋膏散故夏獻之）春秋獻獸物（春秋寒溫適故獻獸物）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

中凡祭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玉府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賓客之事則抗皮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

穴氏（如熊之穴）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猶功過進退其祿也）○並上

軒轅始豢獸少昊始闔潔六畜（物原）

麟王者嘉祥也食嘉禾之實飲珠玉之英（瑞應圖）

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春秋感精符）

麟麕狼蹄肉角含仁懷義音中鍾呂步行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後處（廣雅）

麒麟牡鳴曰遊聖牝鳴曰歸和夏鳴曰扶幼秋

鳴曰養綏（宋書）

麟之青曰聳孤赤曰炎駒白曰索冥黑曰角端黃曰麒麐（瑞應圖）

歲星散為麟玉衡散為龜瑤光散為象鹿斗星散為犬璇樞精為虎地精為馬（玄覽）

昔人未見麟問曾見者麟何類乎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吾嘗見麟則不問子矣而曰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麟麕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霍然解（牟子理惑論）

孔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孫衰周而素王徵在賢明知為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麟去至敬王之末魯人鉏商田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繫角之紱尚猶在焉夫子知命之將終乃抱麟解紱涕泗滂沱 拾遺記

孔子夜夢豐沛有赤煙氣起顏回子夏侶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之廟見芻兒捶麟傷其前左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為誰兒

曰吾姓為赤松字時僑名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兒曰吾所見一獸如麕羊頭上有角其末有肉兒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孔子精而讀之 孝經援神契

孔子謂子夏曰得麟之月天當有血書魯端門孔聖沒周室亡子夏往觀逢一郎云門有血飛為赤烏化而為書云 說題辭

末多國人長四寸織麟毛為布以文石為狀人形雖小而窒宇崇曠織鳳毛錦以飾為帷幔也 拾遺記

王方平常來一黃麟降蔡經家擘脯而食云是麟脯 神仙傳

王濬平吳彼謗上表曰夫猛獸當塗麒麟恐懼 晉書王濬傳

如婬欲盛故生於鴿雀鴛鴦之中瞋恚盛故生於蚖蝮蛇蠍中愚癡盛故生於猪羊蚌蛤中憍慢盛故生於師子虎狼中掉戲盛故生獼猴中

慳嫉盛故生餓狗中若有少分施善餘福雖生在畜生於中微樂身口二業雖由心為主然其口業受報者多如罵人輕躁喻如獼猴即生猴中若言貪候如烏語如狗吠駛如猪羊聲如驢鳴行如駱駝自高如象惡如逸牛婬如鳥雀怯如猫狸諂如野狐如是諸惡隨口受報 法苑珠林

師子五色而食虎於巨山之岫一嘑則百人俯惟畏鉤戟 宋書符瑞志

法顯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遇

瞑過之顯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艱險
阻且多黑師子亟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
數萬里誓到靈鷲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
耶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至山日將曛夕
遂欲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
香禮拜翘感舊跡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
來蹲顯前舐脣搖尾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
乃低頭下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咒曰若欲
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使退矣師子良久
乃去 神僧傳

沙門邵碩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化碩於衆中匍
匐作師子形爾日郫縣亦見碩作師子形乃悟
分身也 梁高僧傳

跋摩嘗於別室坐禪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彌往
候之見一白師子緣柱而立亘室彌漫生青蓮
花沙彌驚恐大呼往見師子豁無所見 神僧傳

佛告諸比丘汝等當聽古昔有兩惡獸爲伴一
名善牙師子二名善搏虎晝夜伺捕衆鹿時有

一野牛逐彼二獸後食其殘肉以自全命時彼
野牛竊自生念我今不能久與相逐當以何方
便鬪亂彼二獸令不復相隨時野牛即往善牙
師子所如是語善牙善搏虎有如是語言我生
處勝種姓勝汝形色勝汝力勢勝汝何以故我
日日得好美食善牙師子逐我後食我殘肉以
自全命即說偈曰形色及所生大力而復勝善
牙不能善善搏如是說善牙問野牛言汝以何
事得知答言汝等二獸共集一處相見自知爾

時野牛竊語善牙已便往善搏虎言汝知不善
牙有如是語而我今日種姓生處悉皆勝汝力
勢亦勝何以故我常食好肉善搏虎食我殘肉
而自活命爾時即說偈言形色及所生大力而
復勝善搏不能善善牙如是說善搏問言汝以
何事得知答言汝等二獸共集一處相見自知
後二獸共集一處瞋眼相視善牙師子便作是
念我不應不問便先下手打爾時善牙師子向
善搏虎而說偈曰形色及所生大力而復勝善

牙不如我善搏說是耶彼自念言必是野牛鬭
亂我等善搏虎說偈答善牙師子言善搏不說
是形色及所生大力而復勝善牙不能善若受
無利言信他彼此語親厚自破壞便成於怨家
若以知真實當滅除瞋惱今可至誠說令身得
利益今當善降伏除滅惡知識可殺此野牛鬭
亂我等者即打野牛殺爾時佛告諸比丘此二
獸爲彼所破共集一處相見不悅况復於人爲
人所破心能不惱 四分律

此閻浮提有大國王名曰提毗總領八萬四千
小國時世無佛有辟支佛在山林中福度衆生
禽獸亦附時有師子名曰堅誓軀體金色食果
噉草不害羣生有一獵師剃除鬚髮身著袈裟
內佩弓箭行見師子而心念言可殺取皮以用
上王足得脫貧值師子睡獵師便以毒箭射傷
師子驚覺即往欲害見著袈裟便自念言著袈
裟人不久在世必得解脫所以然者見此袈裟
乃是三世聖人標相我若害之則起惡心向三

世諸賢聖人念已息害毒箭入體命在不久即
說偈言耶囉羅婆奢沙沙訶說此語時天地大
動無雲而雨諸天覩見雨華供養死已剝皮持
以奉王求索賞募王見念言經書有云若有禽
獸金色身者必是菩薩我今云何與物賞之若
與賞者同彼無異王即問言師子死時有何瑞
應獵師答言口說八字雨華動地無雲而雨王
聞語已悲喜交集即召諸臣令解是義無能解
者時山林中有一仙人名曰奢摩善解字義王

即請來爲王解說耶囉羅者謂剃頭著袈裟者
當於生死疾得解脫婆奢沙者謂剃頭著染衣
者皆是三世賢聖之相近於涅槃沙訶者謂剃
頭著染衣者當爲一切諸天世人所見敬仰仙
人解竟王大歡喜即召四萬八千小王悉集共
作七寶高車載師子皮燒香散華盡心供養打
金作棺盛師子皮以用起塔爾時人民因是善
心命終之後悉得生天 賢愚經
佛告波斯匿王曰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此閻浮

提有一大國名波羅柰於時國王名波羅摩達王將四種兵入山獵戲王到澤上馳逐禽獸躬隻一乘獨到深林王時疲極下馬小休爾時林中有牸師子懷欲心盛行求其偶不能得值於林間見王獨坐婬意轉盛思欲從王近到其邊舉尾背住王知其意而自思惟此是猛獸力能殺我若不從意儻見危害王以怖故即從師子成欲事已師子還去諸兵尋從已復來到王與人衆即還宮城爾時師子從是懷胎日月滿足

便生一子形盡似人唯足斑駁師子憶識知是王有便銜擔來著於王前王亦思憶知是己兒即取養以足斑駁字為斑足 上○以下象

王者自養有道則白象至負不死藥來 瑞應圖

神靈滋液百寶為用則白象至 援神契

梁翔法師曰象一名伽那 北戶錄

象曰大客 天中記

漢制天子以象牙為火籠 西京雜記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 韓子

無鵜至舍衛國中野逢山象一羣無鵜稱名歸命即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怖奔走後度恒河復值野牛一羣鳴吼而來無鵜歸命如初尋有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之 佛經

賢無慚從兄善能調象騎殺王所乘白耳大象王怒誅之令曰敢有視者夷三族親屬莫敢往者慚哭而埋之王怒欲誅慚慚曰王以法故殺之我以親而葬之並莫違大義何為見怒傍人為之寒心其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氣遂留供養

之 上

始興郡陽山縣有人行田忽遇一象以鼻卷之遙入深山見一象脚有巨刺此人牽挽得出病者即起相與躅陸狀若歡喜前復載人就一污濕地以鼻掘出數條長牙送還本處彼境田稼常為象所困其象俗呼為大客因語云我田稼在此恒為大客所犯若念我者勿復見侵便見躑躅如有馴解於是一家業田絕無其患 異苑

昔日有一人行在曠路逢大惡象爲象所逐狂懼走突無所依怙見一丘井即尋樹根入井中藏上有黑白二鼠牙齧樹根此井四邊有四毒蛇欲螫其人而此井下有三大毒龍傍畏四蛇下畏毒龍所攀之樹其根動搖樹上有蜜五滴墮其口中于時動樹敲壞蜂窠衆蜂散飛唼螫其人有野火起又復來燒大王當知彼人苦惱不可稱計而彼人得味甚少苦患甚多其所味者如牛跡水其所苦患猶如大海味如芥子苦如

須彌味如螢火苦如日月如藕根孔比於太虛亦如蚊子比金翅鳥其味苦惱多少如是尊者言大王曠野者喻於生死彼男子者喻於凡夫象喻於無常丘井喻於人身樹根喻於人命白黑鼠者喻於晝夜齧樹根者喻念念滅四毒蛇者喻於四大蜜者喻於五欲衆蜂喻惡覺觀野火燒者喻其老邁下有三毒龍者喻其死亡尊三惡道 出雜寶藏

爾時摩竭國中有一長者生一男兒相貌具足此可愛敬其生之日藏中自然出一金象父母歡喜因瑞立號名曰象護漸長大象亦隨大既能行步象亦行步出入進止常不相離若意不用便往在內象大小便唯出好金由是因緣庫藏實滿象護長大恒騎東西進疾隨意其適人情阿闍世王聞知索看象護父子乘象在門王聽乘象入內下象拜王王大歡喜命坐賜食飯畢談論須臾之間辭王欲去王告象護留象在此莫將出耶象護愍然奉敎留之空步出宮

未久之間象沒於地踊在門外象護還得乘之象護處已見宜投佛出家得羅漢道 出賢愚經

華氏國王有一白象能斷怨敵若人犯罪令象蹋殺後時象廐爲火所燒移象近寺象聞比丘誦法句經偈云爲善生人爲惡入淵象聞法已心便柔和起慈悲心後付罪人但以鼻嗅舌舐而去都不肯殺王見斯已心大惶怖即召諸臣共謀此事智臣白王此象近寺必聞妙法是故爾耳今可移近屠肆處繫王用其言象見屠殺

惡心猛熾殘害更增是以當知一切衆生志性無定畜生尚爾聞法生慈見殺會當覺況於人而不染習是故智者宜應覺知如是惡須棄親善宜近勿聽經法

昔者菩薩身爲象王其心弘遠照知有佛法僧常三自歸每以普慈拯濟衆生誓願得佛當度一切從五百象時有兩妻象王於水中得一蓮華厥色甚妙以惠適妻適妻得華欣懌曰冰寒尤甚何緣有斯華乎小妻含貝嫉恚而誓曰會以

重毒鴆殺汝矣結氣而殞魂靈感化爲四姓女顏華絕人智慧流通博識古今仰觀天文明時盛衰王聞若茲娉爲夫人至即陳治國之政義合忠臣王悅而敬之每言輒從夫人曰我夢覩六牙之象心欲其牙以爲珮几王不致之我即死矣王曰無妖古人聞見笑爾夫人心生憂結王請議臣四人自云已夢曰古今有斯象乎一臣對曰無有之也一臣曰王不夢也一臣曰臣嘗有之所在彌遠一臣曰若能致之釋今必於茲矣四臣即召四方射師問之南方師曰臣父嘗云有之然遠難致臣上聞云斯人知之王即現之夫人曰汝直南行三千里入山行二日許即至象所道邊作坑除汝鬚髮著沙門服於坑中射之藏取其牙將二寸來象師如命行之象處先射象却著法衣服持鉢於坑中止住象王見沙門即低頭言和南道士將以何事誠吾軀命答曰欲得汝牙象曰吾痛難忍疾取牙去無亂吾心令惡念生也志念惡者死入太山餓鬼

畜生道中夫懷恐行慈惡來善往菩薩之上行也人即截牙象曰道士汝當却行無令群象逆足跡也象適人去遠甚痛難忍躃地大呼奄忽而死即生天上群象四來咸曰何人殺吾王者行索不得還守王屍悲痛哀號師以牙還王覩象牙心即悑怖夫人以牙著手中適欲視之雷電霹靂椎之吐血死入地獄佛告諸沙門爾時象王者我身是也大婦者裘夷是獵師者調達是夫人者好首是　六度集經

佛言過去久遠有二國王一是迦尸國王二是比提醯國王比提醯王有大香象以香象力摧伏迦尸王軍迦尸王作是念言我今云何當得香象摧伏比提醯王軍時有人言我見山中有一白香象王聞此已即便募言誰能得香象者我當重賞有人募言多集軍往彼取象象思惟言若我遠去父母盲老不如調順往至王所爾時衆人便將香象向王邊王大歡喜為作好屋具被毾㲪敷著其下與諸妓女彈琴鼓瑟以

娛樂之與象飲食不肯食之時守象人來白王言象不肯食王自向象所上言畜生皆能人語王問象言汝何故不食象答王言我有父母年老眼盲無與水艸父母不食我云何食復白王言我欲去者王諸軍衆無能遮我但以父母盲老順王來耳王今見聽我去供養父母終其年壽自當還來王聞此語極大歡喜我等便為人頭之象此象乃是象頭之人先迦尸國人惡賊父母無供養心因此象故王即宜令一切國內

若不孝養父母者當與大罪尋即放象還去父母隨壽長短父母喪亡還來王所王得白象甚大歡喜即時莊嚴欲伐彼國象語王言莫與鬬諍此闘諍法多所傷害王言彼欺陵我象言聽我使往令彼怨敵不敢欺侮王言汝若去者或能不還答言無能遮我使不還者象即於是往彼國中比提醯王聞象來至極大歡喜自出往迎既見象已而語之言即住我國象白言不得即住我立身已來不違言誓先許彼王當還其國

汝二國王應除怨惡自安其國豈不快乎即說偈言得勝增長怨負則益憂苦不諍勝負者其樂最第一爾時此象說斯偈已即還迦尸國從是以後二國和好爾時迦尸國王者今波斯匿王是比提醯王者今阿闍世王是爾時白象者今我身是也 雜寶藏經

迦葉佛時有兄弟二人俱為沙門兄持戒坐禪一心求道而不布施弟布施修福而喜破戒兄從釋迦出家得阿羅漢果衣常不充食常不飽

弟生象多力能却怨敵國王所愛金銀珍寶瓔珞其身封數百戶邑供給此象隨其所須時有比丘値世大儉遊行乞食七日不得末後得少麤食劣得濟命先知此象是前世弟便往詣象手捉象耳而語之言我昔與汝俱有罪也象思比丘語即識宿命見前因緣愁憂不食象子怖懼便往白王王問象子先無人犯此象不象子答曰無他異人唯一沙門來至象邊須臾便去王即遣人覓得沙門問言至象邊何所道耶沙

門答曰我語象云我與汝俱有罪耳沙門向王具說如上王意便悟即放沙門 譬喻經

太子至年十歲與兄弟捔力將欲出城于時有一大象當城門住諸人皆不敢前提婆達多以手搏頭即便躃地難陀以足指挑擲著路傍太子以手執象擲著城外還以手接不令傷損象又還甦時諸人民歎未曾有 因果論

時有敵國怨家聞太子好喜布施在所求索不逆其意即會諸臣及衆道士共集議言葉波國王有行蓮華上白象名須檀延者多力健鬭諍與諸國共相攻伐此象常勝誰能往乞者諸臣或言無能往者中有婆羅門八人即白王言我能往乞當給我糧王即給之王便語言能得象者我重賞汝士八人即詣葉波國至太子宮門悉皆在杖俱翹一脚住自說言故從遠來欲有所乞太子聞之甚大歡喜便出迎之前爲作禮如子見父因相慰勞問何所求道士答言我聞太子好喜布施不逆人意欲從太子乞行蓮華

上白象太子即將至廐中令取一象道士等八人言我正欲得行蓮華上白象名須檀延者太子言此大象是我父王之所愛重王視如我若與卿者我即失父王意或逐我出國太子即日思惟我前有要在所布施不逆人意今不與者違我本心若不以此象施者何從得成無上平等即勑左右被象金鞍疾牽來出太子左手持水澡道士手右手牽象以授與之八人得象即咒願太子累騎白象歡喜而去 法苑珠林

昔有二人從師學道俱到他國路見象跡一人言此是母象懷雌子象一目盲象上有一婦人懷女兒一人言汝何以知之答曰以意思知汝若不信前到見之二人俱及象所悉如所言一人自念我與汝俱從師學我獨不見而汝獨知後還白師師爲重開乃呼一人問曰何因知此答曰是師常所教導者我見象小便地知是雌象見其右足踐地深知懷雌也見道邊右面草不動知右目盲見象所止有小便知是女人見

右足蹈地深知懷女我以纖密意思惟之耳師曰大學當以意思穩審乃達也〇法苑珠林 以下犀

却塵犀海獸也然其角辟塵致之於座塵埃不入 述異記

犀行過叢林不通便開口露齒前向直指棘林自開 林邑國記

犀角駭狐 淮南萬畢術

獸曰玄犀處自林麓食啗棘刺體兼五肉或有神異表露以角含精吐靈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 南海異物志

犀角之好者稱雞駭白 廣志

江水爲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橋下二枚在水中以壓水精因曰石犀里 蜀王本紀 〇以下獬廌

獬廌廣韻作獬豸

觟䚦卽獬廌也

獬豸名神羊窮奇名神狗 宛委餘編

獬廌食棟 風俗通

獬廌似山牛一角神人以廌遺黃帝帝曰何食何處曰食廌春夏處水澤秋冬處松柏 說文

堯時有獬廌緝其毛爲帝帳 田俅子 〇以下熊

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 淮南子

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夏啟而冬閉是穴冬啟乃必有兵 山海經

熊獸藏於山穴穴裏不得見穢及傷殘則合穴自死又有居大樹孔中東土呼熊爲子路以物

擊樹云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則不動也異苑
記
陸居曰熊水居曰能上
赤熊倭人遠夜獵息則入國宋書
熊獸似豕山居冬蟄說文
晉平公夢見赤熊闚屏惡之而有病使問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卿曰浮遊既敗於顓頊自沒沉淮之淵其色赤其言善笑其形善顧其狀如熊常為祟見之堂上天下之主死見堂下則邦人駭見門則臣憂見庭則無傷窺君之屏病而無傷祭顓頊共工則瘳公如其言而疾間瑣語

邵陵高平黃秀以元嘉三年入山經月不還其兒根生尋覓見秀蹲空樹中從頭至腰毛色如熊問其何故答曰天譴如此汝但自去生哀慟而歸逾年伐山人見形盡為熊矣異苑
有人入林伐木迷惑失道時值大雨日暮饑寒惡蟲猛獸欲侵害之是人入石窟中有一大熊見之怖出熊語之言汝勿恐怖此舍溫暖可於中宿時連雨七日常以甘果美水供給此人七日雨止熊將此人示其道徑熊語人言我是罪身多人怨家若有問者莫言見我人荅言爾此人前行見諸獵者問汝從何來見有眾獸不荅言見一大熊於我有恩不得示汝獵者言汝是人當以人類相親何以惜熊今一失道何時復來汝示我者我與汝多分此人心變即將獵者示熊處所獵者殺熊即以多分與之此人展手取肉二肘俱墮獵者言汝有何罪荅曰是熊看

我如父視子今我負恩將是罪報獵者恐怖不敢食肉持施眾僧上座是羅漢語諸下座此是菩薩未來出世當得作佛莫食此肉即時起塔供養王聞此事勅下國內背恩之人無令住此
國大智度論
以下虎
大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冬見陽虫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象出而物見氣至而類動天地之性也論衡

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為其隳武也 淮南子

虎行以爪圻地卜食觀奇偶而行今人畫地卜者曰虎卜

鵲食猬猬食鵔鸃鵔鸃食豹豹食駮駮食虎虎他如玄龜食蟒飛鼠斷猿狼䖝嬰鵲青腰食虎皆以小制大所謂禽之制其氣也

虎交而月暈 淮南

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夫者兔也稱東

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麞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雞也稱捕賊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成陽公仲者狐也亥日稱人君者猪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為害也 抱朴子

四方煩擾小民失恩虎銜魚 斗運樞

虎陳魏宋楚之間或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 虎食物值耳即止以觸其諱故 或謂之於䖘 今江南山夷呼虎為䖘音狗竇 自關東西或謂之伯都 俗曰伯都事抑虎說 方言

寅獸白齒亦能見機亦云寅客 真誥

漢中山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年則牙蛻而角生 述異記

堯為天子季秋下旬夢白虎遺吾馬喙子其母

曰扶始升高丘睹白虎上有雲感已生皋陶索扶始問之如堯言明於刑法故立皋陶為大理蒞訟

人命湯曰虎戢朝其終白虎在野 春秋孔演圖

有虎在于岐中天子將在七萃之士高奔戍請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為柙而畜之東虞是為虎牢 穆天子傳

周王欲殺王子宜咎立伯服釋虎將執之宜咎叱之虎弭耳而服 瑣語

周幽王時牛化爲虎羊化爲狼洛南有避狼城云幽王時羣羊爲狼食人故築城避之今洛中有狼村是其處也 述異記

孔子嘗遊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所與共戰攬尾得之內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頭又問中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耳又問下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因恚孔子曰夫子知水所有虎使我取水是欲死我乃懷石盤欲中孔子又問上士

殺人如之何子曰上士殺人用筆端又問中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中士殺人用舌又問下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下士殺人懷石盤子路出而棄之於是心服 殷芸小說

齊景公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問晏子曰此不祥耶曰有賢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此不祥也山是虎室澤是蛇窟何不祥乎 說苑

中行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力能殺虎而德不能求之[illegible]力[illegible]而克不能[illegible] [illegible]

趙王遊於囿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輒觀之盻然環其眼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 韓子

漢景帝好遊獵見虎不能得之乃爲珠鏁祭所見之虎帝乃夢虎曰汝祭我欲得我牙皮耶我自拔從汝取之明日帝入山果見此虎死在祭所乃命剝取皮牙餘肉復爲虎 獨異志

都區寶者後漢人居父喪鄰人格虎虎走趣其

廬中即以簑衣覆藏之鄰人尋跡問寶寶曰虎豈有可念而藏之乎此虎後送禽獸以助寶祭 安成記

顏少連補登封主簿邑有虎暴民患之少連命塞陷穽移文獄神虎不爲害 汝南先賢傳

王業字子香爲荊州刺史有德攻奪於支江有三白虎低頭曳尾宿衞其側及業去踰州境忽然不見共立碑文號日支江白虎也 陳留耆舊傳

趙仙翁憑日桐几學道數年白日登仙几化爲

白虎三脚兩頭往往人見之（會稽典錄）
道士王暉者魏時人白羊公之弟子也居華嶽
洞真觀常種黃精於溪側虎爲之耕豹爲之耘
出入亦乘虎豹其爲轡行鞭策如人乘馬無異
餌黃精蒼朮積有歲時其後以道術傳王法沖
乃尸解而去（真仙通鑑）
晉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獲兩足虎虎者陰精而
居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
形王室亂之妖也其七年十一月景辰四角獸

見於河間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象
當有兵革起於四方後河間王遂連四方之兵
作爲亂階（搜神記）
江漢之域有貙人其先稟君之苗裔也能化爲
虎長沙所屬蠻縣東高居民曾作檻捕虎檻發
明日衆人共往格之見一亭長赤幘大冠在檻
中坐因問君何以入此中亭長大怒曰昨忽被
縣召夜避雨遂誤入此中急出我曰君見召不
當有文書耶即出懷中召文書於是即出之尋

視乃化爲虎上山走或云貙虎化爲人好著紫
葛衣其足無踵虎有五指者皆是貙
晉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陸縣薛道詢年二十二
少未了了後忽發狂變爲虎食人不可紀後有
一女子樹上採桑虎取食之竟乃藏其釵釧於
山石間後復人形知而取之經年還家復爲人
遂出仕官爲殿中令史夜共人語忽道天地變
怪之事道詢自云我曾得病發狂遂化爲虎啖
人言其姓名同坐人或有食其父子兄弟者于

是號哭捉送赴官遂餓死建康獄中
丹陽人沈宗在縣治下以卜爲業義熙中左將
軍檀侯鎮姑熟好獵以格虎爲事忽有一人著
皮褲乘馬從一人亦著皮褲以紙裹十餘錢來
詣宗卜云西去覓食好東去覓食好宗爲作卦
卦成告之東向吉西向不利因就宗乞飲內口
著甌中狀如牛飲既出東行百餘步從者及馬
皆化爲虎自此以後虎暴非常
蘇易者廬陵婦人善看産夜忽爲虎所取行六

十里至大壙厝易置地蹲而守見有牝虎當戶不得解匍匐欲死輒仰視易怪之乃爲探出之有三子生畢牝虎負易還再三送野肉於門內 並上

扶南王范尋常畜虎五六頭及鰐魚十頭若有訟未知曲直便投與魚虎魚虎不食則爲有理械貊之人祭虎爲神將有以也 異苑

永初中邵都梁馮恭醉臥於山路夜有虎來以頭枕其背恭中宵展轉以手搏之復大聲向曉始醒猶見虎蹲在脚後若有宿命非智力所及也 異苑

晉沙門釋法安者廬山之僧遠法師弟子也義熙末陽新縣虎暴甚盛縣有大社樹下有築神廟左右民居以百數遭虎死者夕必一兩法安嘗遊其縣築投此村民以懼虎早閉門閭且不識法安不肯受之法安還之樹下坐禪通夜向曉有虎負人而至投樹之北見安如喜如跳伏安前安爲說法授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至旦村人追死者至樹下見安大驚謂其神人故虎不害自茲以後虎患遂息 法苑珠林

昔時會稽嚴猛婦出採薪爲虎所害後猛行至蒿中忽見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當相免也既而俱前忽逢一虎跳踉向猛婦舉手指虎狀而遮護須臾有二胡人荷戟而過婦因指之虎卽擊胡猛得免也 異苑

宋元嘉中章安縣人常居虎至海口見一蟹大如笠脚長三尺取食甚美其夜夢一少姬語云汝噉我肉我食汝心明日其人爲虎所食

商亮字子華舉孝廉到陽城遇兩虎爭一羊亮按劍直前斬羊虎乃各以其一半去時人爲之謠曰有里之勇商子華暴虎見之藏爪牙

義熙四年東陽郡大朱縣吳道宗少失父單與母居會道宗收債不在隣人聞其屋中砰磕之聲闚不見其母但有烏斑虎在其室中鄉曲驚怕恐虎入食其母便鳴鼓會人共往救之圍宅突進不見其虎但見其母語如常不解此意兒

還母語之曰宿罪見追當有變化事後一月日便失其母縣界內虎災屢起皆云烏斑虎百姓患之發人格擊之殺數人後人射虎中肩弁戟刺中其腹然不能即死經數日後虎還其家故床上不能復人形伏床上而死其兒號泣而埋其母如法朝夕哭臨廣異記

梁衛山侯蕭泰為雍州刺史鎮襄陽時虎甚暴村門設檻機發村人炬火燭之見一老道士自陳云從村告乞還誤落檻中共開之出檻即成虎馳去

梁末始興人黃乾有妹小珠聘同縣人李肅小珠共嫂入山采木實過神廟而小珠在廟戀慕不肯歸及將還復獨走上廟見人即入草中乾妻來告肅肅以為更有他意肅使縣召將一伴夜還值風雨見廟屋有火二人向火炙衣見神床上故衣亦閒聞外有行聲二人惶怖入神床屏風後須臾見一虎振尾奮迅直至火邊自脫牙爪卷皮置床上著衣向火坐肅看乃小珠也肅往抱小珠共語不應明日將歸送向乾家乃閉置一室擲生肉則接食之其母怕看守之惟視猶少日又成虎村人乃將弓弩上舍發屋射殺之虎薈

廷尉沈僧照聽南山彪嘯云國有邊事當選人丁梁典

後周楊忠從太祖狩於龍門獨當一虎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壯之北臺謂虎為揜于因以字之周書

曇韵山行值二虎相鬭累時不歇韵乃執錫分之以身為翳語云同居林藪計無大乖幸各分路虎低頭受命便飲氣而散屢逢熊虎交諍事皆同此而或廊居榛梗唯韵一蹤人鳥不亂獸見如偶每入禪定七日為期白虎入房仍為齋宅獨處靜院不出十年初遘疾彌留忽有神光照燭香風拂扇又感異鳥白頸赤身繞院空飛聲淚哀切氣至大漸鳥往堂基自後押附不畏人物或在房門至於卧廊悲叫逾甚血沸眼中

中既爾往化烏便飛山外空旋轉奄然翔逝又猛虎遶院悲吼兩宵雲昏三日天地結慘（佛僧傳）

釋靜藹附節終南有終焉之志煙霞風月用袪亡返山本無水須便澗飲當於昏夕覺人侍立忽降虎來前跑地而去及明觀之漸見潤濕使人淘掘飛泉通涌從是巳來遂省擔酌今錫谷避世堡虎跑泉是也（孟郊玖枝）

有人常隨佛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調入石穴虎宿中宿虎還共卧窟前調謂虎曰我侵汝

處行愧如何虎乃弭耳下山（神僧傳）

竺曇猷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虎頭問何不聽經俄而羣虎皆去有項壯虵競出大十圍循環往復舉頭向猷經半日復去（上）

雪山之下多有稠類諸獸馳遊各各相隨任其所食時彼獸中有一特虎端正少雙於諸獸中無比類者彼虎如是毛色光鮮為於無邊諸獸求覓欲取為對各各皆言汝屬我來汝屬我來復有諸獸自相謂言汝等且待莫共相爭聽彼特虎自選取誰即為匹偶彼獸即是我等之王時諸獸中有一牛王向於特虎而說偈言世人皆取我之糞持用塗地為清淨是故端正賢特虎應當取我以為夫是時特虎向彼王說偈答言汝項斛領甚高大止堪駕車及挽犁云何將此醜身形忽欲為我作夫主是時復有一大白象向於特虎而說偈言我是雪山大象王戰鬭用我無不勝我既有是大威力汝今何不作我

妻是時特虎復以偈答彼白象言汝若見鬬狩子王膽能驚怖馳奔走遺失屎尿狼藉去云何堪得為我夫爾時彼中有一獅子諸獸之王向彼特虎而說偈言汝今觀我此形容前分闊大後纖細在於山中自恣活復能存恤餘衆生我是一切諸獸王無有更能勝我者若有見我及聞聲諸獸恐皆奔不住我今如是力猛壯威神甚大不可論是故賢虎汝當知乃可為夫作於婦時彼特虎向獅子而說偈言大力勇猛及威

稱身體形容悉端正如是我今得夫已必當所戴而奉承 法苑珠林

魚懷珠而鱗紫鹿帶玉而角斑 說林

鹿食龜鹿食虵 玄覽

鹿者純善之獸王孝則白鹿見王者明惠及下則見 瑞應圖

白麐王者刑罰理則至 說文

蝦爲鼓黃魚爲鶍鷊汝魚之斑者爲鹿

邪希有鹿兩頭而角且千一角者爲天鹿兩角

者爲辟拔道書有五頭鹿其角且千

大林中塔佛與調達昔爲鹿王佛代孕鹿命處鹿野之號因此得名 西域傳

蜀郡順塞山山有穴如巢之口故名蜓蟧五峭有平地百餘步坦然方正諸山之鹿一日一聚其中號曰鹿市 圖經

黃帝時南夷乘白鹿來獻鬯 宋志

夏禹之時神鹿行於河水 金樓子

老子騎青鹿上昇 仙鑑

太微眞人丹溪字初默嘗行山中遇鹿有傷足蹩躠不前者溪哀其苦乃以藥封之後因入山忽遇洪雨食盡衣單困於林藪時有羣鹿奄至相依而止饑則吮其乳安則臥其懷相隨累日而返 上

夷齊棄薇不食有白鹿乳之

楚元王在鬱林大獵於雲夢之澤有鹿哀鳴王釋之後吳侵楚萬鹿乘月黑駭繞吳軍若萬馬奔聲吳軍驚遁楚王明日達吳營見鹿無數環

之一大白鹿叙其報恩曲折楚王乃爲立廟以旌其德

辛孟年七十與麋鹿同羣遊世謂之鹿儒 南岳廟中記

丁茂字仲施交阯人也至孝母終負土治冢列植松栢白鹿遊乎左右 廣州先賢傳

黃列子者嘗遊獵九江射中五色神鹿逐跡尋穴遇神芝之服而得仙

楚王英宮樓未成鹿走上階其後果薨目邑王

時夷鵲烏集宮殿下其後昌邑王竟亡會稽東郡都尉禮文伯時羊伏廳下其後遷爲東萊太守都尉王子鳳時麏入府中其後遷丹陽太守（論衡）

成帝末年宮中兩一蒼鹿殺而食之其味甚美（述異記）

辛繕字公文少治春秋詩易隱居弘農華陰弟子受業者六百餘人所居傍有白鹿甚馴不畏人（三輔決錄）

襄陽蘇嶺山廟門有二石鹿夾之故謂之鹿門山習氏記云習郁嘗爲侍中從光武幸黎丘郁與光武俱夢見蘇嶺山神因使立祠部重齋記云雙石鹿自立如闕採伐人常過其下或有時不見鹿因是知有靈瑞梁天監初有蚶湖村人於此澤間獵見二鹿極大有異於恒鹿乃走馬逐之鹿即透澗直向蘇嶺人逐鹿至神所遂失所在惟見廟前二石鹿獵者疑是向者鹿所化遂廻其夜夢見一人著单巾幘黄布袴褶語云使君遣我牧馬汝何驅逼賴得無他若見損傷豈得全濟（襄陽記）

昔番陽郡安樂縣有人姓彭世以捕射爲業兒隨父入山父忽蹶然倒地乃變成白鹿兒悲號追鹿超然遠逝遂失所在兒於是不捉弓終身至孫復學射忽得一白鹿乃於鹿間得道家七星符有其祖姓名年月分明覩之悵悔乃燒去弧矢（列異傳）

有一士人姓車是淮南人天雨舍中獨坐忽有

二年少女來就之著紫纈襦立其牀前共語笑車疑之天雨如此女人從外來而衣服何不沾濕必是異物其壁上先挂一銅鏡徑數寸回顧鏡中有二鹿在牀前因將刀斫之而悉成鹿一走去獲一枚以爲脯食之（五行記）

有人捕鹿獲之爲人所竊詣管輅爲卦云東巷第三家候無人時發其屋頭第七椽以尾著椽下明日食時自送還汝也其夜盜者父患頭痛亦來自占輅令歸之病乃愈（異苑）

昔張盖蹹及孫霈二人並精思於蜀雲臺山
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黃練單衣葛巾到其前曰
勞乎道士乃辛苦幽深於是二人顧視於鏡乃
見是鹿也因問曰汝是山中老鹿何敢詐為人
形也言絕即逐其鹿而走去 抱朴子
東晉義熙中鄱陽李嬰李滔兄弟二人善於用
弩嘗得大鹿解其四腳懸著樹上以臟為炙方
欲共食遙見山下有人長三丈許疾步而來手
持大囊既至欽取鹿頭幷皮骨并火上雜肉悉

納囊中徑負入山嬰兄弟須臾俱卒
石勒常屯於臨水為遊軍所困會有群鹿傍道
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見一老父謂勒曰
向來群鹿者我也君應為列國主故相救耳
貞山在毘陵郡梁時有村人韓文秀見一鹿產
一女子在地遂收養之及長與凡女有異遂為
女冠梁武帝為別立一觀號曰鹿娘後死入棺
武帝致祭開棺視之但聞異香不見骸骨遂壅
棺於毘陵因號其葬處為貞山 述異記

沙門惠原本姓春氏義陽人也少以弓弩為業
至武陵山射一孕鹿將死能言曰吾先身只殺
汝汝今遂併殺害我母子既是緣對應為汝死
復何言曰吾尋當成佛也汝可行善生生代代
勿復結冤惠原即悟前緣遂落髮於鹿死之處
而置迦藍名者聞鹿山寺王融別傳言惠死後
十年有人於武當山下見之 冥祥記
惠約季父甚畋獵化終不改約常歎曰飛走之
類去人甚遠好生惡死此情何別乃絕羶腥叔

父遂避於他里恣行勦戮夢赤衣使者手持矛
戟謂曰汝終日殺生菩薩教化又不能止捉來
就死驚覺汗流且便毀諸獵具深改前咎約復
至常所獵處見群鹿數十頭騰倚隨船若有愧
謝者 神僧傳
梁小莊嚴寺在建康定陰里本是晉零陵王廟
地天監六年度靈師起造時有鄭文立者世以
烹屠為業嘗欲殺一鹿鹿跪而流淚以為不祥
卬加刳剖鹿懷一麑子當產育就衣哀切有惻

害心因斯患疾眉鬚皆落身瘡並壞因生慚愧深起悔責乃求道度禪師發露懺悔立大招所罄捨家貲迴買此地爲立伽藍 梁京寺記

借崖焚身後八月中獵人牟難當者於就嶠山頂行獵搦箭弓弩舉眼望鹿忽見崖騎一青麖獵者驚曰汝在益州已燒身死今那在此崖曰誰道許誑人耳汝能燒身不射獵得罪也汝當勤力作田矣便爾別去又至冬間崖兒子於溪中忽聞山谷喧動若數萬衆舉望見崖從以兩

僧執錫而行因追及之欲捉袈裟崖曰汝何勞捉我乃指前雞豬曰此等音聲皆有詮述如汝等語他人不解餘國言音汝亦不解人畜有殊皆有佛性但爲惡業故受此形汝但力田莫養禽畜 神僧傳

有佛世尊號曰寶德我時作摩納之子此會衆生住佛智慧者往昔之時悉在鹿中我時發願如是諸鹿我皆令住佛智慧中時鹿聞已尋皆發願得如是一切身 法苑珠林

昔有一菩薩身爲九色鹿毛色九種角白如雪常在恒水邊飲食水草與一烏爲知識時水中有一溺人隨流來下或出或沒仰頭呼天山神樹神諸天龍神何不愍我鹿聞下水救之語言汝可騎我捉我角負出上岸溺人下地繞鹿三匝向鹿叩頭乞爲人天作奴給其使令採取水草鹿言不用且各自去欲報恩者莫道我在此人貪我皮角必來殺我時國王夫人夜夢見九色鹿卽詐病不起王問何以答曰我昨夜夢見

非常之鹿其毛九種色其角白如雪我思欲得其皮作坐褥其角作拂柄王當爲我得之王若不得我將死矣王募國中若有能得當分國而治賜其金鉢盛滿銀粟賜其銀鉢盛滿金粟溺人聞之欲取富貴念是鹿是畜生死活何在往至王所言知鹿處王大歡喜言汝若能得其皮角來者報之半國溺人面上卽生癩瘡溺人言大王此鹿雖是畜生大有威神王宜多出人兵當可得耳王卽大召人衆徑到恒水邊烏在樹

頭見人兵來即呼鹿言知識且起王兵來至鹿
眠睡眠卧不覺烏下啄耳鹿方驚覺四向顧望
無復走地便往趣王車邊傍臣欲射王曰莫射
此鹿非常將是天神鹿言大王且莫射我我前
活王國中一人鹿復長跪問王曰誰道我在此
王便指示車邊癩面人是也鹿即仰頭視此人
面眼中淚出不能自勝此人前溺在水中我不
惜身命自投水中負此人出約不相道人心反
復不如水中浮木也王有愧色乃曰汝受其恩

柰何反欲殺之背恩如是即下勅國中若有驅
逐此鹿者當誅五族其人因癩而死 九色鹿經
昔有國王名梵達多以此林施與羣鹿故名施
鹿林如羯蘭鐸迦長者於王舍城竹林園中穿
一池以施羯蘭鐸迦為令其遊戲因名施羯蘭
鐸迦池此亦如是故名施鹿林 法苑珠林
昔摩竭國甘黎園中城北石室窟中有衆多獵
師入山遊獵廣施羅網殺鹿無數復還上山時
有一鹿墮彼撿 僧夫 中大聲呼喚獵師聞已各

各奔馳自還蹄撥傷害人民不可勝數雖復不
死彼瘡極重痛不可言各相扶持乃到其舍求
諸醫藥以傅其瘡室家五親各迎屍喪歸還彼
瘡衆生念知瘡瘻厭患遊獵宿緣應度便自捨
家學道作沙門
佛告諸比丘過去久遠無量世時波羅柰國中
有山名曰仙山有梵志在彼山住大小便利於
石上後有精氣墮於行處有一雌鹿來舐即便
有身日月滿足來至仙人所生一女子端正殊

妙唯腳似鹿梵志取之養育長成梵志事火使
火不絕此女宿火小不用意使令火滅此女恐
怖畏梵志瞋行餘梵志誰此住處此女往彼乞
火梵志見跡跡有蓮華要此女言遶我舍七币
當與汝火若去時亦遶七币莫行本蹤異道而
還即如其言取火而去時梵豫國王出行遊獵
見彼梵志繞舍周币十四重蓮華復見一道有
兩行華怪其所以問梵志言都無水池云何有
此妙華彼具答之王尋華跡至梵志所從索女

看見其端正甚適悅意即從梵志求索此女梵志與王王即立爲第二夫人後時有身相師占言當生千子王大夫人聞已生嫉妒作計校思厚招餉鹿女左右多與財寶日月滿足便生千葉蓮華欲生之時大夫人以物緩眼不聽自看捉臭爛馬肺承著其下取千葉蓮華盛著篋裏擲于河中還爲解眼而語之言看汝所生唯見一段臭爛馬肺王遣人問爲生何物而答王言唯生臭肺大夫人而語王言王喜倒惑此畜生

所生仙人供養生此不祥臭穢之物王大夫人即便退其夫人之職不復聽見時烏耆延王將諸徒衆從夫人綵女下流遊戲見黃雲蓋從河上流隨水而來王作是念此雲蓋下必有神物遣人往看于黃雲下見有一篋即便接取開而看之見千葉蓮華葉葉有一小兒取之養育以漸長大各有大力烏耆延王常貢獻梵豫王集諸獻物遣使欲兵諸子問言欲作何等時王答言欲貢獻彼梵豫國王諸子答言若有一子猶堪能服天下使來貢獻况有千子而當獻他言千子即時將諸軍衆降伏諸國次到梵豫國王聞軍至募其國中誰能攘却如此之敵都無有人能攘却者第二夫人來受募言我能却之問言云何得却夫人答言但爲我作百丈之臺我坐其上必能攘却作臺已竟夫人在上而坐爾時千子欲舉弓射自然手不能舉夫人語言汝愼莫舉手向父母我是汝母千子問言何以爲驗母答子言我若搆乳一乳有五百岐各入汝口

是汝之母若當不爾非是汝母即時兩手搆乳一乳之中有五百岐入千子口中其餘軍衆無有得者千子降伏向父母懺悔諸子于是和合二國無復怨讐 雜寶藏經

往昔久遠無數世時有五通比丘名精進力在山中樹下閑寂求道時有四禽獸依附左右常得安隱一者鴿二者烏三者毒蛇四者鹿是四禽獸者晝行求食暮則還宿四禽獸一夜自相問言世間之苦何者爲重烏言饑渴最苦饑渴

之貽身羸目冥神識不寧投身羅網不顧鋒刃
我等喪身莫不由之以此言之饑渴爲苦鴿言
婬欲最苦色欲熾盛無所顧念失身滅命莫不
由之毒蛇言瞋恚最苦毒意一起不避親疏亦
能殺人復亦自殺鹿言驚怖最苦我在林野心
恒怵惕畏懼獵師及諸豺狼髣髴有聲奔投坑
岸母子相捐肝膽悼悸以此言之驚怖爲苦比
丘聞之即答之曰汝等所論是其末耳不究苦
本天下之苦無過有身身爲苦器憂畏無量吾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四十一　高暉堂

以是故捨俗學道滅意斷想不貪四大欲斷苦
源志存泥洹是故知身爲大苦本故書云大患
莫若於身也 法苑珠林 以下兔

赤兔王者德盛則至 宋書

白兔王者敬耆老則見 上

王者恩加耆老則白兔見一本曰王者應事疾
則見赤兔者王者德茂則見 瑞應圖

熒惑不明雉生兔塒 考異郵

君失德則地吐泉魚卵兔 元命苞

兔毫出玄菟樂浪 范子計然

殷紂時龜生毛兔生角是甲兵將興之兆 述異記

宣王三十年有兔舞於鎬京 竹書紀年

后羿獵於巴山獲一兔大如驢異之置柳中中
途失去柳掩如故羿夜夢一人冠服如王者謂
羿曰我鵕扶君爲此土之神而何辱我我將假
手於逢蒙是日逢蒙弑羿而奪之位兔曰鵕扶
自此始也 雲窗私志 ○以下馬

趣馬 趣養馬者 掌贊正良馬 贊助校人而正良馬之步 而齊其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四十二　高暉堂

飲食 所以養之使無疾病之害 簡其六節 所以閑之以揀六馬之等 掌駕
說之頒 駕說爲以行之節故斂而頒之以立有勞逸說稅 辨四時之居治 居謂牧校所處之宜治謂執駒攻特之屬治直吏反 以聽馭夫 周禮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
財于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于 校人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廄始牧夏庌馬
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牆則翦闔

圉人 良馬匹一人 駑馬麗一人 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廄馬亦如之

馬質（質平也買馬則平其價值）掌質馬馬量三物（公出其高下然後可知其價也）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以其材之美惡定其價之高下）綱惡馬（惡者則綱縶之所以禁其奔踶也）凡受馬於有司者（有司謂人之為之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質自書其年齒毛色及其價值）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原再也蠶為龍精與馬同氣一歲再蠶則蠶病）

校人（馬官之長）掌王馬之政（政謂差擇養乘之數）辨六馬之屬（馬之品有不同而所駕之亦異故辨之）種馬一物（種謂上善似母者）戎馬一物（戎路駕戎馬）齊馬一物（齊路駕齊馬）道馬一物（道路象路駕道馬）田馬一物（田路駕田馬）駑馬一物（給宮中之役）凡頒良馬而養乘之（頒良馬以給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匹為乘養馬曰圉）三乘為皁（皁十二匹）皁一趣馬（趣馬掌駕說之頒）三皁為繫（三十六匹為繫）繫一馭夫（人主之）六繫為廄（二百一十六匹為廄）廄一僕夫（人主之）六廄成

校（六廄各一校有左右十二閑共一千二百九十六匹）校有左右（分為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一物獨三倍良馬之數）麗馬一圉（二馬為麗）八麗一師（十六匹）八師一趣馬（一百二十八匹）八趣馬一駁夫（駁夫也駑馬三良馬之數五百一十二匹）○天子十有二閑（閑闌也）馬六種（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邦國六閑馬四種（戎馬田馬駑馬）家四閑馬二種（田馬駑馬）凡馬特居四之一（特謂牡欲其生之衆也）○春祭馬祖（天駟星）執駒（定執之無令近母）夏祭先牧（始養馬者）頒馬攻特（攻特謂騬之）秋祭馬社（始乘馬者）臧僕（令僕善馭者）冬祭馬步（祭神為災害馬者）獻馬（於王）講馭夫（使馭夫講習）○凡大祭祀朝覲會同（皆有事之馬）毛馬而頒之（齊其毛色而頒之）飾幣馬（以幣遺人）執扑而從之（馭者執扑而從之）凡賓客受其幣馬（受其所贈之馬）大喪飾遺車之馬及葬埋之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黃中之色也謂殺駒以祈沈也）凡國之使者共

其弊馬（弊馬或以賜勞或以私獻）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其齊足力而頒授之）等馭夫之祿（自馭馬以下皆有祿趣馬馭夫以見之也）宮中之稍食（謂馬皆有養乘於宮中者○並上）

黃鵠之飛日行千里有必飛之備也麒麟騄駬每一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勢也虎豹熊羆而無敵者有必勝之理也（商子）

馬毛大尾親友自絕（註云取馬毛大尾置朋友衣中若夫婦衣中夫婦自相捐矣○萬畢術）

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氏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胝投伐褐相胸脇管青相臏朒陳悲相股腳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呂氏春秋）

馬頭為王欲得方目為丞相欲得光脊為將軍欲得強腹脇為城郭欲得張四下為令欲得長

凡相馬之法先除三羸五駑乃相其餘大頭小頸一羸弱脊大腹二羸小頸大蹄三羸大頭緩耳一駑長頸不折二駑短上長下三駑大髂（賈誥切）短脇四駑淺髖薄髀五駑（齊民要術）

相馬不藏法肝欲得小耳小則肝小肝小識人意肺欲得大鼻大則肺大肺大則能奔心欲得大目大則心大心大則猛利不驚目四滿則朝暮健腎欲得小腸欲得厚且長腸厚則腹下廣方而平脾欲得小膁腹小則脾小脾小則易養

望之大就之小筋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馬也皆可乘致致瘦欲得見其肉（謂前肩守肉）致肥欲得見其骨（骨謂頭顱）馬龍顱突目平脊大腹脞重有肉此三事備者亦千里馬也木火欲得分（木火在鼻兩孔間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得紅而有光此馬千

里馬上齒欲鉤鉤則壽下齒欲鋸鋸則怒頷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嗣骨欲廉如織杼而闊又欲長（頰下叉骨）目欲滿而澤眼欲小上欲弓曲下欲直素中欲廉而張（素中眼下孔也）陰中欲得平（眼下）壮人欲小（眼囊也上裏）陽裏欲高則怒（股中上人）額欲方而平八肉欲大而明（耳下）玄中欲深（耳下）耳欲小而銳如削筒相去欲促鬣欲戴中骨高二寸（鬣中骨也）易骨欲直（眼下骨也）頰欲開赤長膺下欲廣一尺以上名曰

挾（一作扶）尺能久走鞅欲方（一作前）喉欲曲而深胸欲直而出（髀間前向）鳧間欲開望視之如雙鳧頸骨欲大肉次之髻欲桎而厚且折季毛欲長多覆肝肺無病（髮後毛後之）背欲短而方脊欲大而抗脢筋欲大（夾尺筋也）飛鳧見者怒（尻欲有筋也）三府欲齊（兩髂及中骨也）尻欲頹而方尾欲減本欲大脇肋欲大而窪名曰上渠能久走龍翅欲廣而長升肉欲大而明（髀外肉）輔肉欲大而明（前脚肉）腸欲充腔小（腔脇）季肋欲張（短肋）懸薄欲厚而緩（脅肉）虎口欲開（股內）腹下欲平

滿善走名曰下渠日三百里陽肉欲上而高起（髀外肉）髀欲廣厚汗溝欲深明直肉欲方能久走（髀後肉）輪（一作）鼠欲方（直肉下也）胸肉欲急（髀裹）間筋欲急短而減善細走（輪鼠下筋）機骨欲舉上曲如懸匡馬頭欲高距骨欲出前間骨欲出前後目（膝間骨）附蟬欲大前後目（夜眼）股欲薄而博善能走（後髀前骨）臂欲長而膝本欲起有力（前脚膝上）肘後欲開能走膝欲方而庳髀骨欲短兩有骨欲深名曰芙蕖怒蹄欲厚三寸硬如石下欲深而明其後開如鷄翼能久走　上

夫因氣含生罕不以形相別至於比德方事龍馬則同類焉是以蔡景觀其智術忌相其才抑亦昭發於圖緯而刊載於寶牒矣皇王之符瑞叶河洛之禎祥故以丹青列其形銅玉傳其象至如騄耳騂騮赤驥白驎之絕黃渠山子踰輪之輩不可得而比也故能逞礪石而倏倒碧排閶闔而軼姑徐非夫歸風彌扈之迹超虛送日之步安能若是哉埋絳宮而驤首指瓊臺而一

息燊可得而齊影矣至於詩書所記名色寔多騂騵驪馵駰騢駁騏翟乎空谷或表形騧紫被乎青矣難可盡言矣其有龍文騣裹之倫取其雷逝而飈逝驎騮駃騠之儔亦騰驤以稱駿莫不待盛明而皆出歷代之神寶矣又有蒲梢齒膝魚文驪駒之類或擅名於漢右或琢生於冀北備飾乎衢正填列於帝阜進則克服于上襄而驂驪于瑶轄退則羈棄於下閑而思馭於帝閑俟吳班秦公之見識仰天門而瞻遠窺雲路

而何難哉使乎韓哀孫陽之徒執轡豈傷物勞策伏匿而不進焉自非神微幽遐體照冥遠驅駕肇龍窮觀天域詳搜迴古靡得倚馬蕭綺拾遺記錄

孔頴達曰古人不騎馬故經典不見至趙武靈王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李牧曰殺牛饗士習騎射始見於此又宋劉炫謂左氏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此騎馬之漸乎按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時始單騎群碎錄

佛說馬有八態譬人經云佛告諸比丘馬有弊

惡八態何等爲八一態者解羈靽時便掣車欲走二態者車駕跳梁欲嚙其人三態者便舉前兩脚掣車而走四態者便蹋車軨五態者便人立持軛摩身抄車却行六態者便傍行斜走七態者便擺車馳走得值濁泥止住不行八態者懸瓮饑之熱視不食其主牽去欲駕之時遠含噏嚙欲食不得佛言人亦有弊惡八態何等爲八一態者聞說經便走不欲樂聽如馬解羈靽掣車走時二態者聞說經意不解不知當所道向便嗔跳梁不欲樂聞如馬駕車跳梁欲嚙人時三態者聞說經便逆不受如馬舉前兩脚掣車走時四態者聞說經便罵如馬蹹車軨時五態者聞說經便起去如馬人立持軛摩身抄車却行時六態者聞說經不肯聽顛頭邪視耳語如馬傍行斜走時七態者聞說經便欲窮難問之不能相應答便死抵妄語如馬得濁泥便止不復行八態者聞說經不肯聽及念媱泆多求不欲聽受死入惡道時乃遠欲學問行道亦不

能復得行道如馬懸瓮饑之熱視不肯食其主牽去欲駕之乃遠含噏嚙亦不得食法苑珠林

罷差之山多馬山海經一本北鮮之山多馬

有文馬縞身色白如縞朱鬣目若黄金名曰吉量一作良乘之壽千歲周書曰大戎文馬赤鬣白身目若黄金名曰吉黄之乘成王時獻之六韜曰文身朱鬣眼若黄金項若雞尾名曰雞斯之乘大傳曰駮身朱鬣雞目山海經亦有吉黄之乘蓋皆一類者雖名有不同總有小錯其實一物耳

騰黄者神馬也其色黄一名乘黄亦曰飛黄或作吉黄或曰紫黄其狀如狐初學記

龍馬者仁馬也河水之精高八尺五寸長頸有翼傍有垂毛鳴聲九哀 宋書

其名則汗血山子桃騟綠耳金喙騰黃騊駼吉光蒲稍𩦎服野麋䖤鹿白騠雞斯鷰鴻母兒遺風騕褭茲白纖驪 馬賦

馬有秀騏逢騩 尸子

馬稱驊騮驥騄牛毛郭椒丁櫟 桓譚新論

馬騔白馬黑脊騝白馬朱鬣騶飛黃騊吾吉黃朱駿飛兎金喙騕褭丞狐駃騠飛鴻野麋服丹

騏驥騄駬驊騮騑騄汗血騬騤巨虛䖤鹿 爾雅

滇池縣有澤水周迴二百里所出深廣下流淺狹似如倒流故俗曰滇池長老傳言池中有神馬與家馬交則生駿駒世稱滇池駒日行五百里 華陽國志

盧縣有馬穴山傍有地道漢時常有百匹馬出其中形皆小似滇池馬今遂名其處曰馬穴 荊州圖經

舜駕五龍馬行康衢 列子

飛兎者神馬之名日行三萬里禹治水勤勞歷年救民之害天應其德而至 吳志

駃騠者后土之獸也自能言語王者仁孝於民則出禹治水有功而來 孫氏瑞應圖

徐子乘白馬入周曰白馬氏

天子東遊至於黃澤使宮樂謡曰黃之池其馬歕沙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歕玉皇人壽穀 穆天子傳

綠耳又作綠耳渠黃又名[illegible]黃

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義天子主車造父為御𩣡𩣡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盜驪而左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 穆天子傳

犬戎觴天子于雷首之阿乃獻良馬四駟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寒寏有黑牛白角黑羊白血

八駿之乘以飲於枝涛之中積石之南河 同上

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驪馬是生綠耳八駿皆因

其毛色以爲名號（竹書紀年）

天子大享於平衍之中鄭韓之人無鳧乃獻良馬百匹用牛三百良犬七千（穆天子傳）

東海島龍川穆天子養八駿處也島中有草名龍芻馬食之一日千里古語云一株龍芻化爲龍駒（述異記）

穆王巡行天下馭黃金碧玉之車傍氣乘風起朝陽之岳自明及晦窮轡之表有書史十人記其所行之地又副以瑤華之輪十乘隨王之後以載其書也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足不

踐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宵夜行萬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燿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奔八名挾翼身有肉翅遍而駕焉按轡徐行以匝天地之域（拾遺記）

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是歲有馬化爲狐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蝟蝟食鵕鸃鵕鸃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如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爲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誣乎（說苑）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

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上）

齊景公好馬命畫工圖而訪之殫百馬之價期年而不得像過實也今使愛賢之君考古籍以求其人雖期百年不可得也（符子）

齊景公遊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趣駕煩

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 韓子

公遊於紀得金　發視之中有丹書曰食魚無反勿乘駑馬公曰善哉知苦言食魚無反則惡其鱢也勿乘駑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對曰不然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勿乘駑馬則無置不肖於側乎 晏子

秦繆公將田而喪其馬求三日而得之於莖山之陽有鄙夫乃相與食之繆公曰此駮馬之肉不得酒者死繆公乃求酒徧飲之然後去明年晉師與繆公戰晉之左格右者圍繆公而擊之甲已墮者六矣食馬者三百餘人皆曰吾君仁而愛人不可不死還擊晉之左格右免繆公之死 韓詩外傳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上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韓非子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伯樂令其子執馬經以求馬逾年無有似者歸以告父更令求之出見大蝦蟇謂父曰得一馬略與相同而不能具伯樂曰何也對曰其馬隆顱跌目脊郁縮但蹄不如累趨耳伯樂曰此馬好跳躑不堪御也子笑乃止 朝野僉載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劉向以爲皆馬禍也京房易傳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馬生子上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 搜神記

公孫龍常爭論曰白馬非馬人不能屈後來曰馬無符傳欲出關關吏不聽此虛言難以奪實也（桓譚新論）

走馬引樗里牧恭所作也爲父報冤殺人而亡藏於山谷之下有天馬夜降圍其室而鳴夜覺聞其聲以爲吏追乃奔而亡去明視之馬跡也乃惕然大悟曰豈吾所居之處將危乎遂荷衣糧而去入於沂澤援琴鼓之爲天馬之聲號曰走馬引焉（古今注）

秦始皇有七名馬追風白兔躡景追電飛翮銅爵晨鳧（上）

漢文帝十二年吳地有馬生角在耳前上向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劉向以爲馬不當生角猶吳不當舉兵向上也吳將反之變云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搜神記）

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馬也一名浮雲一名赤電（西京雜記）一名絕群一名逸驃一名紫燕騮一名綠螭驄一名龍子一名麟駒一名絕塵號爲九逸有來宣能御代王號爲王良俱還代邸（西京雜記）

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有角爲奇故漢武爲賦天馬之歌胡馬感北風之思遂頓羈絕絆驟首而馳長發京城食肆至燉煌北塞山下嘶鳴而去因名其處爲候馬亭（西河舊事）

東方朔遊吉雲之地得神馬一疋高九尺帝問

朔是何獸也朔曰昔西王母乘靈光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遊於芝田乃食芝田之草東王公怒棄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之壇因騎馬返繞日三匝然入漢關關猶未掩臣於馬上睡不覺而至帝曰其名云何對曰因疾爲名步景當乘之時如駑蹇之驢耳東方朔曰臣有吉雲草十種種於九景山東二千歲一花明年應生臣請走刈之得以秣馬終不饑也朔曰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多生此草移於九景之山金

不如吉雲之地帝曰何謂吉雲朔曰其國俗之雲氣占吉凶若樂事則滿室雲氣起五色照人著於草樹皆成五色露珠甚甘帝曰吉雲露可得乎朔乃東走至夕而返得玄露青露盛青琉璃各受五合跪以獻帝遍賜羣臣羣臣得嘗者老者皆少疾者皆愈凡五官嘗露董謁李克孟岐郎璦黃安也 洞冥記

衛將軍青生子或有獻騧馬者乃命其子曰騧字叔馬其後改爲登字叔昇 西京雜記

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馬腦石爲勒白光琉璃爲鞍鞍在暗室中常照十餘丈如晝日自是長安始盛飾鞍馬競加雕鏤或一馬之飾直百金皆以南海白蜃爲珂紫金爲華以飾其上猶以不鳴爲患或加以鈴鑷飾以流蘇走則如撞鐘磬若飛幡葆後得貳師天馬帝以玫瑰石爲鞍鏤以金銀鍮石以綠地五色錦爲蔽泥後稍以熊羆皮爲之熊羆毛有綠光皆長二尺者直百金卓王孫有百餘雙詔使獻二十枚 西京雜記

漢哀帝建平二年定襄有牡馬生駒三足隨羣飲食五行志以爲馬國之武用三足不任用之象也 搜神記

王莽建國三年池陽有小人長一尺餘或乘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小大皆自相稱三日乃止莽甚惡之 五行記

馬援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

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

氏騎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
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
詔置於宣德殿下欲爲名馬式焉 後漢書
肅宗崩廉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俱會
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
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
所歸乃緣蹤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
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
范名以爲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 後漢書

失馬塞翁姓李見高谷詩序
鮑宣子永永子昱皆爲司隸而乘一驄馬京師
人歌之曰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
步工 後漢書
茨充字子河宛人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充
到前亭輒舍車持馬還相迎鄉里號曰一馬兩
車茨子河
孔仲山正身勵行辭公府之京師宿下亭盜竊
其馬尋知是仲山馬乃貢謝曰孔仲山善士豈
宜侵盜送馬還之 上
薛翁者長安善相馬者也於邊郡求得駿馬騎
以入市去來人不見也後勞問之因請觀焉翁
曰諸卿無目不足視也 桓譚新論
曹洪家盈產業駿馬成羣武帝討董卓夜行失
馬洪以所乘馬讓帝其馬號曰白鵠此馬走時
惟覺耳邊風聲足似不踐地譚曰憑空虛躍曹
家白鵠 拾遺記
驚帆曹真有駃馬名曰驚帆言其馳驟如烈風

之舉帆疾也
張飛有馬號玉追時歌曰人中有張飛馬中有
玉追 寰宇記
豹月烏張飛馬 彙苑
魏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
曰余有美妾可換唯君所選馬主因指一妓彰
遂換之馬號曰白鶻 獨異志
廣漢楊翁仲聽鳥獸之音乘寒馬之野田間有
放耿馬相去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

知此馬而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駡此轅中馬寒此馬亦駡之眇其御不信往視之目竟眇馬論衡

魏時鮮卑獻千里馬白色兩耳黃名曰黃耳穆天子傳注

程堅南陽人居貧以磨鏡給養母喪哀號擗下有馬每聞堅哭輒淚出暫輟芻草拾遺記

魏齊王嘉平初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跡大如斛行數里還入

河搜神記

黃平夢合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索紙曰馬火也馬舞火起也向馬拍手救火也平未歸火發

大興二年丹陽郡吏濮陽演馬生駒兩頭自項前別生而死此政在私門二頭之象也其後王敦陵上上

李南乘赤馬行道逢他人乘白馬者白馬先鳴而南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彼馬言汝當見一黃馬左目盲者是吾子可爲使馱行樹及從者不信行二里所果逢黃馬而左目盲南馬先鳴而黃馬應之問其主果向白馬子也抱朴子

符堅爲慕容沖所襲堅騎馬墮而落澗追兵幾及計無由出馬即跼跗臨澗而垂鞍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而受焉堅援之得登岸而西丞處江異苑

吾與玄子觀東海釋駟而升乎蝦山未中路而忘馬符子使人求之不獲使鬼索之而獲符子曰六合不可忘故知良馬在其中矣請以六合

之觀觀之也符子

王武子好馬非馬不行正旦則柳葉金障泥上元則滿月鞯清明則剪水鞭重午則龍媧鞍中秋則玉攏總絡頭重陽則蟬兒鐙春秋社則塗金鞍冬至則嘶風鐙除日則藥王鞍每節則飼馬以明紗豆醬薇草馬癖記

老宿談古赫連之世有駿馬名曰白日驪水經注

上以王融才辯十一年使兼主客接虜使房景高宋弁上以虜獻馬不稱使融問曰秦西冀北

實多駿驥而魏主所獻良馬乃駑駘之不若求名檢事殊爲未孚將且旦信誓有時而爽騧騆之牧不能復嗣宋弁曰不容虛僞之名當是不胃土地融曰周穆馬跡徧於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爲慇懃於千里融曰卿國旣與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日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旣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郎隗之故弁不能答 南齊書

曇遂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誦法華經又釋達經旨亦爲人解說嘗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遂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比覺已身在白馬塢神祠中拜一弟子自是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見有兩高座遂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聲又聞有前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神異至夏竟神施白馬一疋白羊五頭絹九十匹咒願畢於是實矣絕而歸

梁武帝有良馬名照殿玉獅子

陸法和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 北齊書

河間王琛遣使至波斯國求得千里馬號追風赤以銀爲槽金爲鎖環 洛陽伽藍記

北齊散騎常侍河南陸乂黃門郎卬之子也卬字雲駒而乂患風多所遺忘嘗與人馬曰雲駒有神符者常帶符與人渡漳水至失符乂笑曰

劉君渡水失神符其人答曰陸乂名馬作雲駒 談藪

王皓字季高少立名行性懦緩嘗從文宣北伐乘赤馬赤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侯爲求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幙前方云我馬尚在 北史

韋敻至延州見弟孝寬以所乘馬及麞勒與之敻惡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其弟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之同出不與之同歸也吾乘

嘶馬而歸上
煬帝使李星御馬一匹名獅子騁 海錄碎事 ○
修彌國多神馬騾驢十丈毛色皎然能行水上
有兩翼或飛於海上常與牧馬合則生神驢 洞冥記

趙簡子有兩白驢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
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
之曰得白驢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於是召庖
人殺白驢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

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
登而獲甲首 呂氏春秋

漢靈帝養驢數百頭常自騎之驅馳過京師有
時駕四驢入市 金樓子○又宋廢帝亦于騣上養驢

王粲好驢家畜數頭其價有至百金者其一曰
落鉸其二曰遠遊其三曰鶴翼其四曰白鳳其
五曰臨江其六曰上雲其七曰奔濤其八曰飛
星 丁辨短牒

石虎鄴中有一胡道人知咒術乘驢作估客于
外國深山中行下有絕澗窅然無底忽有惡鬼
偷牽此道人驢下入絕澗道人尋跡咒誓呼諸
鬼王須臾即驢物如故 搜神記

釋道安常乘赤驢往來荊襄間一日而徧

王奐初拜僕射劉祥與奐子融載行至中堂見
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為之如汝人才皆已令
僕矣 南齊書

元恒傲狼兒庭安豐王延明每切責之曰昔來
有東海王禕志性凡劣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

所作亦恐不免驢當時聞者號為驢王 後魏書

沙苑之敗李神為策敗馬而走曰丁掾力馬倒
曰丁掾誤我 北史

若乃三軍陸邁糧運艱難謀臣停算武夫吟歎
爾乃長鳴上黨慷慨應邦崎嶇千里荷囊致餐
用捷大勳歷世不刊斯實爾之功者也音隨時
興晨夜不默仰舛玄象俯協漏刻應更長鳴毫
分不忒雖挈壺著稱未足比德斯又爾之智也
若乃六合昏晦三辰幽暝猶憶天時用不廢聲

斯又爾之明也青脊隆身長頭廣額修尾後乎
巨耳雙癥斯又爾之相也嘉麥既熟實須精麪
羽磨迴衛迅若轉雷患我衆庶神祇獲薦斯又
爾之能也爾有濟師旅之勲而加之以衆能是
用遣中大夫閭丘騾加爾使衛勒大鳴鴻臚班
脚大將軍宮亭侯以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
吳國之桐廬合浦之珠廬封爾為廬山公宋袁淑撰
誹集廬山公九錫文

附大蘭王九錫文曰太亥十年九月乙亥
朔十二日丁亥北燕伯使使者豪豨冊命
大蘭王曰唯君稟太陰之沉精標彖形於
玄質體肥腯而洪茂長無心以遊逸資豢
養於人主雖無爵而有秩此君之純也君
昔封國殷商號曰豕氏葉隆當時名垂後
世此君之美也自滴彰於周詩滺波應乎
隆象歌詠垂於人口經千載而流響此君
之德也君相與野遊為君雖顧羣數自自
西徂東術散沫則成霧仰噴氣則生風猛

毒必噬有敵必攻長驅直突陣無全鋒此
君之勇也
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奈國名伽尸有一婆羅
門有摩沙豆陳久煮不可熟持着肆上欲賣與
他都無人買時有一人家有一態驢市賣雜售
時陳豆主便作是念我當以豆買此驢用便往
語言汝能持驢買此豆那驢主復念用是態驢
為當取彼豆即便答言可爾得驢已歡喜爾時
豆主便作是念今得驢子便即說頌曰婆羅門
法巧販賣陳久沙豆十六年唐盡汝薪煮不熟
咸折小齒　爾時驢主亦作頌曰汝婆羅
門何所喜驢有四脚毛衣好負重着道今汝知
鞬刺火燒終不動爾時豆復說偈言獨生千秋
杖頭着四寸針能治販態驢何憂不可伏爾時
驢聞復聽即說誦曰安立前二足雙飛後兩蹄
折汝前板齒然後自當知爾時豆主聞驢此偈
復說偈言蚊蝱毒蟲螫唯仰尾自防當截汝尾
卻令汝知辛苦爾時驢復以偈答言從先祖已

來行此懺悔法今我故承昔死死終不捨爾時豆主知此弊惡不可苦語便更稱歎以頌答曰音聲鳴徹好面白如珂雪當為汝取婦共遊林澤中驢聞輭愛語復說頌曰我能負八斛日行六百里婆羅當知聞取婦歡喜故 僧祇律

爾時殊致羅婆菩薩告諸龍曰過去世時此賢刼初有一天子名曰大三摩多端正少雙才智聰明以正行化常樂寂靜不樂愛欲常樂潔身王有夫人多貪色慾王既不幸無處遂心曾於一時見驢命牽根相出見慾心發動脫衣就之驢見即交遂成胎藏月滿生子頭耳口眼悉皆似驢唯身類人而復麤澀駮毛被體與畜無殊夫人見之心驚怖畏即便委棄投於廁中以福力故處空際時有羅刹婦名曰驢神見兒不污念言福子遂于空中接取洗持將往雪山乳哺畜養猶如已子等無有異及至長成教服仙藥與天童子日夜共遊復有大天亦來愛護此兒飲食甘果藥草身體轉異福德莊嚴大光照曜

如是天衆共同稱美號為法驢虱吒大仙聖人以是因緣彼雪中并及餘處悉皆化生種種好華好果好藥好香種種清流種種好鳥在所盈任資皆豐盈以此藥果資益因緣其餘形容麤相悉轉身體端正唯脣似驢是故名為驢脣仙人 大集經

廣博物志卷之四十六 終

廣博物志卷之四十七

隴西董斯張纂
當湖劉廷元訂

獸下

王冰作服牛（呂氏春秋）

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始用牛犁也 山海經）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公牛謂公家之牛）以待國之政令（以待祭祀賓客會食賓射軍事喪事之所用也）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享牛享祭之牛求牛[illegible]所用之牛職人[illegible]）

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周禮）

隋志有甯戚相牛經

牛岐胡有壽（岐胡牽兩腋亦分爲三也）眼去角近行駛眼欲得大眼中有白脈貫瞳子最快二軛齊者快（軛[illegible]髀爲前軛[illegible]爲後軛）頸骨長且大快壁堂欲得闊（壁堂腳股間也）倚欲得如絆馬聚而正也莖欲得小膺庭欲得廣（膺庭[illegible]也）天關欲得成（天關[illegible]也）儁骨欲得垂（儁骨[illegible]欲得[illegible]也）洞胡無壽（[illegible]）旋毛在珠淵無壽（珠淵眼下也）上池有亂毛起妨主（上池[illegible]中[illegible]）倚腳不正有勞病角冷有病毛拳有病毛欲得短密若長踈不耐寒氣耳多長毛不耐寒熱單脊無力有生癖即決者有大勞病尿射前腳者快直下者不快亂踶者觝人後腳曲及直並是好相直尤勝進不甚直退不甚曲爲下行欲得似羊行頭不用多肉臀欲方尾不用至地至

地少力尾上毛少骨多者有力膝上縛肉欲得硬角欲得細橫豎無在大身欲得促形欲得如卷（卷者其形[illegible]也）插頸欲得高一曰體欲得緊大膁疎肋難飼能突目好跳（又云不能行也）鼻如鏡鼻難牽口方易飼蘭株欲得大（[illegible]）豪筋欲得成就（豪筋[illegible]）豐岳欲得大（豐岳[illegible]也）蹄欲得竪（[illegible]）垂星欲得有努肉（垂星蹄上有肉[illegible]）力柱欲得大而成（力柱[illegible]）肋欲得密肋骨欲得大而張（[illegible]）髀骨欲得出儁骨上（出儁骨上也）易牽則易使難牽則難使泉

根不用多肉及多毛（宋牧所出也）懸蹄欲得橫（如八字也）
陰虹屬頸行千里（陰虹者有雙筋白毛骨屬頸甯公所飯）陽鹽欲
得廣（陽鹽者夾尾前兩膁也）當陽鹽中間脊骨欲得窜（窜則
雙膂不窜則為單膂）常有似鳴者有黃（齊民要術）
相牛經云陰虹屬頸千里註曰陰虹者雙筋白
尾骨屬頸甯戚所飯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
也
史記云寧爲鷄口無爲牛後後延篤國策音義
云尸鷄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爲尸後當爲
從俗寫誤也（顏氏家訓）
州留者其實水牛蒼毛豕身角若擔矛衛護其
犢與虎爲讐（異物志）
太月氏有牛名曰日及割取肉一二觔明日瘡
愈漢人入國示之以爲珍異漢人曰吾國有蟲
名曰蠶食桑葉爲人吐絲外國復不信有之（玄中
記）
武都故道縣有怒特祠云神本南山大梓也昔
秦文公伐之樹瘡隨合乃遣人持斧斫之猶不

斷一人傷足不能去卧樹下聞鬼相與言曰勞
攻戰乎其一曰足爲勞矣又曰秦公必不休答
曰其如我何又曰赤灰跋於子何如乃默無言
卧者以告令士皆赤衣隨所斫以灰跋樹斷化
爲牛入水故秦爲立祠（列異傳[illegible]
錄）
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
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
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
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
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
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
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韓子）
夷逸者夷詭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也
寧服軛以耕於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爲犧（尸子）
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爲王禱公孫述
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家里買牛爲王禱王
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訾毀也罰也）大

非令而擅禱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爲治 韓非子

公明儀爲牛彈淸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爲蚉虻之聲孤犢之鳴卽掉尾奮耳蹀躞而聽

太原縣北有銀牛山漢建武二十四年有一人騎白牛蹊人田父訶詰之乃曰吾北海使將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父尋至山上惟見牛

跡遺糞皆銀也明年世祖封禪焉 酉陽雜俎

大秦國貢花蹄牛其色駁高六尺尾環遶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蓮花善走多力帝使輦銅石以起望僊宮跡在石上皆如花形故陽關之外花牛津時得異石長十丈高三丈立於望僊宮因名龍鍾石武帝末此石自陷入地惟尾出土上今人謂龍尾墩也 述異記

郭林宗謂仇季知曰子嘗有過否季知曰吾嘗飯牛牛不食一搏牛耳 卞子

管輅洞曉術數初有婦人亡牛從卜曰可視東丘塚中當懸向上既而果得婦人反疑輅告官按驗乃知是術數所推 別傳

桓玄在南州出詣殷荆州於鶴穴逢一老翁牽驅靑牛形色瓌異玄卽以所乘牛易取乘之至靈溪駿駃非常玄息駕飲牛牛入水不出桓使覘守經日絕跡當時以爲神物 渚宮故事

惠帝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後牛

又人立而行騁使善卜者卜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爲禍非止一家 晉書

元嘉中益州刺史吉翰遷爲南徐州先於蜀中載一靑牛卜常自乘和於目前養視翰遭疾多日牛亦不肯食及亡牛流涕滂沱吉氏喪未還都先遣驅牛向宅牛不肯行人知其異卽待喪喪既下船便隨去 [illegible]錄

宋譙國城父人王[illegible]常以牛作脯爲業欲殺一牛見刀輒跳躍欲走甚怒乃先以刀刺牛目

經少時其人眼無故暴出而死
陳後主時秣陵有泉深不可測産魚甚衆恒有聲如牛邑人懼之不敢犯無何忽見牛頭于岸下里民牽而出之於是捕其魚乃盡江東僞以牛頭山爲天闕今牛頭已獲盡示國將滅而闕毀也後年隋平陳廣古今五行記
竺法慧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與公懼其異遂以

施之慧牽牛繞廟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爲少日而亡宣驗記
下士瑜者其父以平陳功授儀同隆各當僧藥宅不還其價作人求錢下父鞭之曰若實負錢我死當與爾作牛須臾之間下父死作人有牛産一黄犢腹下有黑文横結周匝如人腰帶右髀有白文斜貫大小正如笏形牛主呼之曰下公何爲負我牛即屈前膝以角著地瑜以錢十萬贖之牛主不許死乃收葬廣五行記

魏土地記曰沮陽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即滄河之上源也山在縣東北三十里山上有道武皇帝廟者舊云山下亦有百泉既發有一神牛駿身自山而降下導九十九泉飲泉竭故山得其名今山下導九十九泉積以成川西南流水經
佛迹寺有牛産犢出者還隱已過信次母將亡僧告寺職知僧咎曰此犢是寺居士使用僧物今來償債其羔不出牛母無他因就爐呵戒犢

子疾當償張何耶生乎感言便出神僧傳
隋汴州竹承通曾貸寺家粟六十石年久不還寺家之云還訖遂於佛堂誓言若實未還當與寺家作牛此人死後寺家牛生一黄犢足有白文乃是竹承通字鄉人觀者日數千其家用粟百石於寺贖牛別立一室事之如生仍爲造像寫經月餘遂死
北虜之先索國有泥師都二妻生四子一子化爲鴻遂委二子謂曰爾可從古符古旃牛也二

子因隨牛牛所糞悉成肉酪（錄異）

秦文王五年游於朐衍有獻五足牛者時秦世喪用民力京房易傳曰興繇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搜神記）

漢景帝中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出背上者劉向以爲牛禍思心霿亂之咎也至漢靈帝延熹五年臨沅縣有牛生鷄兩頭四足

晉大興元年三月武昌太守王諒有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不能自生十餘人以繩引之子死母活其三年後死中有牛生一足三尾生而死也

漢桓帝延禧年中臨沅縣有牛生鷄兩頭四足（出）

昔佛在世時時有國王號名提陀本事婆羅門婆羅門居在山中多種果樹時有擔樵人毀其果樹婆羅門見之便將詣王所白是人無狀殘敗我果樹王當治殺王敬事婆羅門不敢違即爲殺之自後未久有牛食人稻其主遂捕折其一角血流滿面牛還到王所自言我實無狀食此人少稻今折我角主亦追到王所王曉鳥獸語王語牛言我當爲汝殺之牛即報言今雖殺此人亦不能令我不痛但當約勅王使感念言我事婆羅門但坐果樹令我殺人不如此牛今事此道復不免生死何用此道便到佛所五體投地爲佛作禮願受五戒十善佛言亦施持戒現世得福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其德無量後生天上王歡喜得須陀洹阿難白佛言此王與牛

本何因緣佛言乃昔拘那含牟尼佛時王與牛爲兄弟作優婆塞共持齋戒一日一夜王守法精進不敢懈怠壽終升天上壽盡下爲國王牛時犯齋夜食後受其罪罪畢復作牛五百世尚有宿識故來開悟王意牛後七日壽終上生天（[illegible]）

昔佛在世時有賈客名弗迦沙因入羅閱城分衛於城門中值新産特牛所觗殺牛主怖懼賣牛轉與他人其人牽牛欲飲水復觗殺其主其

主家人瞋恚取牛殺之於市賣肉有田舍人買取牛頭負擔持歸去舍里餘坐樹下息以牛頭掛樹枝須臾絕斷牛頭落下正墮人上牛角刺人即時命終一日之中凡殺三人瓶沙王聞之怪其如此即與羣臣往詣佛所具問其意佛告王曰往昔有賈客三人到他國內與生寄住獨孤老母舍應與僦舍直見老母孤獨欺不欲與伺老母不在默然而去母歸不見客即問皆云巳去老母瞋恚尋後逐及疲頓索直三客逆罵

我前巳與云何復索不肯與直老母單弱不能奈何懊惱而呪願我後世所生之處若當相值要當殺汝佛語瓶沙王爾時老母今此特牛是也三賈客者佛迦沙等三人為牛所觝殺者是也

昔罽賓國中有兄弟二人其兄出家得阿羅漢弟在家中治修居業時兄數來教誨勸弟布施持戒修善作福現有名譽死生善處而弟報曰兄今出家不慮官府不念妻子田園財寶我有此務而兄數誨不用兄教後病命終生在牛中為人所驅䭾鹽入城兄從城中出偶見之即為說法牛聞巳悲咽不樂牛主見巳語道人曰汝何導說而使我牛憂愁不樂道人報曰此牛前身本是我弟昔日負君一錢鹽價故墮牛中以償君力牛主聞巳語道人曰君弟昔日與我親友是時牛主即語牛曰吾今放汝不復役使牛聞感激至心念佛自投深淵即便命終得生天上

昔提䭾羅國迦膩色迦王有一黃門恒監內事暫出城外見有羣牛數盈五百來入城內問驅牛者此是何牛答言此牛將去其種於是黃門即自思忖我宿惡業不受男身今應以財救此牛難遂償其價悉令得脫善業力故令此黃門即復男身深生慶悅尋還城內佇立宮門附使啟王請入奉見王令喚入怪問所由於是黃門具奏上事王聞驚喜厚賜珍財轉授高官

昔大迦羅越（晉言居士）出錢為業有二人舉錢一萬

至日還之後日二人復相謂曰我更各與十萬後不還之亦可有牛繫在籬裏語二人曰我先世坐負主人一千錢不還償今三次作牛猶還未了況君欲取十萬罪無畢時二人驚怖會天已曉主人出二人說牛之語主人即便放著群中不復取用呪願此牛自今以後莫復更受此畜生身若有餘錢一以布施牛後命過得生人中

佛在騎薩羅國將諸比丘欲詣勒那樹下至一

澤中有五百水牛甚大凶惡復有五百放牛之人遥見佛來將諸比丘從此道中行高聲叫喚唯願世尊莫此道行此牛羣中有大凶惡牛極突傷人難可得過爾時佛告放牛人言汝等今者莫大憂怖彼水牛者設來觝我吾自知時語言之頃惡牛卒來翹尾低角跳蹶直前爾時如來於五指端化五獅子在佛左右四面周帀有大火坑時彼惡牛甚大惶怖四向馳走無有去處唯佛足前有許多地宴然清涼馳奔趣向心意泰然復無怖畏長跪伏首舐世尊足爾時世尊知彼惡牛心已調伏即便爲牛而說偈言盛心興惡意欲來傷害我歸誠望得勝反來舐我足時彼水牛聞佛世尊說此偈已深生慚愧欻然悟解蓋障雲除知在先身在人道中所作惡業倍生慙愧不食水草即便命終生忉利天

憍梵波提過去世曾作比丘於他眾田邊摘一莖粟觀其生熟數粒墮地五百世作牛償之

羊以正月產者爲上羔仲冬產者爲次羔季春以後產者爲下羔

羊牖吳羊牡一歲曰牡翔三歲曰羝其牝一歲曰牸䍮三歲曰牂吳羊犗曰羠羖羊犗曰羯羍羜撰美也美皮羚角 廣雅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羔小羊也飾謂刷治潔清之也）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升首報陽也）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法羊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 周禮

羚羊之角重於肉觔木之舌長於喙 玄中

吳房笁溪有白羊淵淵水舊出山羊漢武元封二年有白羊出此淵舊牧者禱祀之初出一羊婦人大驚拍手羊自此絕焉 郡國志

羊而不角呼羠羊 述異記

古人號羊一名胡髯郎又名青馬 述異記

月氏之羊其頭在野尻高六尺尾亦如馬何以審之事見爾雅 郭璞羊贊

昔有攘羊者以羊遺叔嚮母埋之不食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嚮家檢羊骨肉都盡唯舌猶在

因人畀之遂以羊舌為族矣 搜神記

齊莊公之臣王國卑中里徼者訟三年而獄不斷恐失有罪使二人羊盟齊之社二子相從以羊血灑社讀王國卑之詞已盡絕里徼之詞未半祭羊起而觸中里徼齊人以為有神驗

修羊公者魏人也後以道干景帝帝禮之使止王邸中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修羊公能何日發語未訖牀上化為白羊題其脇曰修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靈臺上羊後復去不知所在 列仙傳

漢齊人梁文好道其家有神祠建室三四間座上施皁帳常在其中積十數年後因祀事帳中忽有人語自呼高山君大能飲食治病有驗文奉事甚肅積數年得進其帳中神醉文乃乞得奉見顏色謂文曰授手來文納手得持其頤髯頳甚長文漸繞手卒然引之而聞作羊聲座中驚起助文引之乃袁公路家羊也失之七八年不知所在殺之乃絕 搜神記

隴州汧源縣有土羊神廟昔秦始皇開御道見二白羊鬬遣使逐之至此化為土堆使者驚而回奏始皇乃幸其所見二人拜於路隅始皇問之答曰臣非人乃土羊之神也以君至此故來相謁言訖而滅始皇遂令立廟至今祭祀不絕 隴州圖經

苻堅時有人於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秘書監朱彤等因講誅鮮卑堅不從也 十六國春秋

石虎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佛圖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 高僧傳

梁時王克爲永嘉郡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牛爲炙先行至客一臠入口便下皮內周行徧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 冤報記

耆域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羊中

來竺法興從人中來又譏諸衆僧謂衣服華麗不應素法 神僧傳

王因聘魏因宴亭祭請停殺一羊羊於因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因以佛法咒之遂一鱗不獲 南史

有人送羊於高爽告蹤云比日守羊困苦爽答曰牢羊無食何不貨羊糴米 上

昔有老公其家巨富而此老公思得肉食詭作方便指田頭樹語諸子言今我家業所以當富由此樹神恩福故耳今日汝等宜可羣中取羊以用祭祀時諸子等承奉敎命尋即殺羊祷賽此樹即於樹下立天祀舍其父後時壽盡命終行業所追還生巳家羣羊之中時值諸子猶祠樹神便取一羊遇得其父將欲殺之羊便嘿嘿笑而言曰見此樹者有何神靈我於往時爲思肉故妄使汝祀皆共汝等同食此肉今償殃罪獨先當之時有羅漢過到乞食見其亡父受於羊身即借主人道眼令自觀察乃知是父心懷

懊惱即壞樹神悔過修罪不復殺生 法苑珠林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 用純色物 伏瘞亦如之 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瘞謂埋祭也 者小用牲物 ○ 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 周禮

狗名重工徽止雍獲來白能狗 穆天子傳

渠搜犬名露犬也能飛食虎豹 周書

犬則有青鸛白雀飛能虎子 周處風土記

䝙獀南越犬名也殷虛貢獒茲犬名也

犬生四子取黃子養之犬生五子取青子養之

六子取赤子養之七子取黑子養之八子取白
子養之白犬烏頭令人得財白犬黑尾令人世
世乘車黑犬白耳犬主畜之令人富貴黑犬白
前兩足宜子孫黃犬白尾令人世世衣冠 博物志
犬屬殷虞吾獒楚黃韓盧宋捉狼狐徃猗 廣雅
龜骸環裳子孫聰明狗肝泥竈婦取孝順 北堂感物
類從上志
中叔問曰犬馬之名皆因其形色而名焉唯韓
盧宋鵲獨否何也子順答曰盧黑色鵲黑白色

非色而何 孔叢子
金門之山有赤犬名曰天犬下則天下兵起 山海經
昔三苗大亂龍生於廟犬哭於市 隨巢子
介闘閭里有狗宋人之鷙狗也其家命之爲淖
逐狗不及止矣而望之自以爲過矣 莊子
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而公孫子與徐子鬬徐
子之狗搜公孫子之狗而噬之 呂氏春秋
景公走狗死命外供之棺內給祭晏子諫公曰
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爲笑耳晏子曰孤老凍
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若
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而
乃以爲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
朝屬 晏子春秋
范蠡吠於犬竇文種聞而拜之鮑龍蹤石而吟
仲尼爲之下車 劉子
齊有貧者命其狗爲富命其子爲樂方將祭狗
入於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有禍長子死
哭曰樂乎而不自悲也 尸子

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
其門長者怪而問之以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復
往 尹文子
楚王與薛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狡兔三日而
獲之其腸似鐵良工曰可以爲劍 要苑
驪山西有白鹿原原上有狗堡秦襄公時有大
狗來下有賊則狗吠之故一堡無患川得厥日
秦記

鄭子陽之難猘狗潰之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呂氏春秋
客謂孟嘗君曰臣聞周氏之嚳韓氏之盧天下
之疾狗也見兎而指屬則無失兎矣望見而放
狗也則累世不能得兎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
也說苑
周威烈王二十七年乙亥五月晉有三大犬羣
衆犬數萬聚於絳殺一犬於東方一犬於西方
文帝後元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京

房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搜神記
漢景帝三年邯鄲有狗與彘交是時趙王悖亂
遂與六國反外結匈奴以為援五行志以為犬
兵革失衆之占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交
於異類以生害也京房易傳曰夫婦不嚴厥妖
狗與豕交茲謂反德國有兵革上
茂陵少年李亨好馳駿狗逐狡獸或以鷹鷂逐
雉兎狗則有修毫氂睫白望青曹之名鷹則有
青翅黃眸青冥金距之屬楊萬年有猛犬青駮

西京雜記
右扶風臧仲英為侍御史家人作食設案有不
清塵土投汙之炊臨熟不知釜處兵弩自行火
從篋簏中起衣物盡燒而篋簏故完婦女婢使
一旦盡失其鏡數日從堂下擲庭中有人聲言
還汝鏡女孫年三四歲亡之求不知處兩三日
乃於溷中糞下啼若此非一汝南許季山者素
善卜卦卜之曰家當有老青狗物內中侍御者
名益喜與共為之誠欲絕殺此狗遣益喜歸鄉

里仲英從之怪遂絕後徙為太尉長史遷魯相
搜神記
桂陽太守李叔堅為從事家有狗人行家人言
當殺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
傷頃之狗戴叔堅冠走家大驚叔堅曰誤觸冠
纓挂之耳狗又於竈前畜火家益怔營叔堅復
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此
有何惡數日狗自暴死家卒無纖芥之異風俗通
鮑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妻

靈帝熹和四年於西園天狗著進賢冠帶綬以為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

漢末富春有孫君者養犬數年不吠孫文臺微時經此犬忽吠之孫謂文臺曰君其異相乎及貴欲報孫無所好唯好張罟捕魚文臺為作九里箄以贈之文臺堅字也 郡國志

孫權時李信純襄陽紀南人也家養一狗字黑龍愛之尤甚行坐相隨飲饌之間皆分與食忽

一日於城外飲酒大醉歸家不及臥於草中遇太守鄭瑕出獵見田草深遣人縱火爇之信純臥處恰當順風犬見火來乃以口拽純衣純亦不動臥處有一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即奔往入水濕身走來臥處周迴以身灑之獲免主人大難犬運水困乏致斃于側俄爾信純醒來見犬已死遍身濕毛甚訝其事覩火蹤跡因而慟哭聞於太守太守憫之曰犬之報恩甚於人人不知恩豈如犬乎即命具棺槨衣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塋高十餘丈 搜神記

晉武帝大康七年郊壇下有一白狗高三尺光色鮮明恒臥壇側覺見人前則去驍騎督王琰以駿馬追之狗徐行馬不可及射又逃琰去復還郊丘非狗所守後遂大亂又武帝時幽州有狗臭行地三百餘步帝不思和嶠之言而立惠帝以致衰亂 郭頒世語

晉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隱其聲上有小穿大如螾瑤以杖刺之入數

尺覺如物乃掘視之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於常犬也哺之而食左右咸往觀焉長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令家富昌宜當養之以目未開還置穿中覆以磨礱宿昔發視左右無孔遂失所在瑤家積年無他禍福也大興中吳郡府舍中又得二枚物如初其後太守張茂為吳興兵所殺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夏鼎志曰掘地而得狗名曰賈掘地而得豚名曰邪掘地而得人名曰聚聚無傷也

此物之自然無謂鬼神而怪之然則與地狼名異其實一物也淮南萬畢曰千歲羊肝化爲地宰雉鵒得芥卒時爲鶉此皆因氣作以相感而感也 法苑珠林

晉泰興二年吳人華隆好弋獵畜一犬號曰的尾每將自隨隆後至江邊被一大蛇圍身犬遂咋蛇死焉而華隆殭仆無所知矣犬彷徨嗥吠往復路間家人怪其如此因隨犬往隆悶絕委地載歸二日乃蘇隆未蘇之際犬終不食自此

愛惜如同親戚焉 幽明錄

晉世王彪之年少未官嘗獨坐齋前有竹忽聞大歎聲彪之惕然怪似其母因往看之見母衣服如昔彪之跪拜歔欷母曰汝方有奇厄自今以去當見一白狗若能東行出千里三年然後可得免災忽不復見彪之悲悵達旦既明獨見一白狗常隨行止便經營行裝將往會稽及出千里外三年乃歸齋中復聞前聲往見母如先謂曰能用吾言故來慶汝汝自今以後年踰八十位列台司果如母言

嘉興縣朱休之有一弟宋元嘉中兄弟對坐家有一犬來向休之蹲彌視二人遂搖頭而笑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奈汝明年何其家驚懼斬犬榜首路側至來歲梅花時兄弟相鬬並被囚繫經歲得免至夏舉家時疾兄及弟皆死 述異記

晉懷帝永嘉中嘉興張林有狗名阿永時天下饑荒狗行欲倒林言阿永汝得肉故健今饑不

復行耶狗忽語云我道天下人饑死狗語不已聞者怖死走時天下荒亂帝沒於胡 廣古今五行記

張天錫夢一綠色狗其形甚長從城東南入欲咋之天錫床上避匝乃噬地後苟萇來破姑臧著綠地錦袍從東南門入一如所夢 十六國春秋

太叔王氏後娶庾氏女年少色美王年六十常宿外婦深無忻後忽一夕見王還燕婉兼常晝坐因共食奴從外來見之大驚以白王王遽入偶者亦出二人交會中庭俱著白帢衣服形貌

如一眞者便先舉杖打偶者偶者亦報打之二人各勅子弟令與手王兒乃突前痛打是一黄狗遂打殺之王時爲會稽府佐門士云恒見一老黄狗自東而來其婦大恥病死 搜神記

鄱陽趙壽有犬蠱時陳岑詣壽忽有大黄犬六七羣出吠岑後余相伯歸與壽婦食吐血幾死乃屑桔梗以飲之而愈蠱有怪物若鬼其妖形變化雜類殊種或爲狗豕或爲虫蛇其人不自知其形狀行之於百姓所中皆死 上

謝安於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噉謝頭來久之乃失所在婦其說之謝容色無易是月而薨 異苑

許長史所使人盜他家狗六頭於長史籬下烝煑共食之長史何以不檢校使腥臭之氣薰染發飯既食而步上道亦已犯與人之星也 登隱居眞註

王思微性好潔淨在宅有犬汙柱思微令門生洗之意猶不已便令刮削復言未足遂令易柱 金樓子

張彪敗後與妻楊氏去惟常所養一犬名曰黄倉在彪前後未曾蹔有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餘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黄倉驚吠劫來便嚙一人中喉卽死及彪被害黄倉嗥吼宛轉血中 陳書

陶弘景云裴眞君好養白犬白鷄犬名白靈鷄名白精學道之士或居山林此可以辟邪 御覽

爾時有諸估客欲詣他國共諸商人共將一狗至於中路諸賈頓息何人不看狗便盜肉衆人

瞋而折其脚棄野而去時舍利佛天眼見狗癈躃饑餓困篤垂死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得已飛至狗所慈心憐愍以食施與狗得其食活命歡喜既爲說微妙之法狗便命終生舍衛國婆羅門家後舍利佛獨行乞食婆羅門見而問焉尊者獨行無沙彌耶舍利佛言我無沙彌聞卿有子當用見與婆羅門言我有一子字曰均提年旣孤幼不任使令比前長大當用相與後至七歲以其兒付令使出家便受其兒將至祇桓聽

爲沙彌漸漸爲說法心開意解得阿羅漢果功德
悉備均提沙彌始得道已自以智力觀過去世
本造何行遭聖獲果覩見前身作一餓狗蒙和
尚恩今獲人身并得道果欣然心內發而自念
言我蒙師恩得脫諸苦今當盡身供給所需求
作沙彌不受大戒佛告阿難由過去世迦葉佛
時均提出家少年聲好巧讚唄人所樂聽有一
老僧音聲濁鈍不能經唄已得羅漢功德皆具
年少比丘自恃好聲見而呵之聲如狗吠時老

比丘便呼年少汝識我不我得羅漢儀式悉具
年少聞說心驚毛竪惶怖自責即於其前懺悔
過咎由其惡言五百世中常受狗身由其出家
持淨戒故今得見我蒙得脫 賢愚經
昔有沙門晝夜誦經有狗伏床下一心聽經不
復念食如是積年命盡得人形生舍衛國中作
女人長大見沙門分衛便走自持飯與沙門歡
喜後作比丘尼應得其道 譬喻經
舍利弗以一鉢飯上佛佛即迴施狗而問舍利

弗誰得福多舍利弗言如我解佛法義佛施狗
得福多若擬敬法重人識位修道敬田即勝故
智度論○以下豕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
韓子
孔子窮陳蔡之間藜羹不糝子路烹豚孔子不
問肉所由來即食之 [illegible]
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曰養奚若使曰豕也非
大圂不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乃豕

仙王乃命豕宰養之十五年大如沙墳足如不
勝其體王異之命衛官橋而量之折橋豕不量
又命水官舟而量之其重千鈞其巨無用燕相
謂王曰奚不亨之王乃命宰夫膳之豕既死乃
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
吾患其生久矣使君之靈得化吾生始得爲魯
津之伯而浮舟者食我以糗糧欣君之惠將報
子焉後燕相遊於魯津而赤黿啣夜光而獻 符子
昔有可原氏者猴中野鹿斯東奔可原縱謀之

南方之衆有逐貒者聞司原之譟也[illegible]和之司原聞音之衆則反輟已之逐而往伏焉遇夫貒司原譟而自以獲上瑞珎禽也盡殺豢殫囷倉以養之豕俛仰嚶咿爲作容聲司原愈益珎之居無何烈風興而澤雨作灌巨豕而惡塗渝遂駭懼其聲出乃知是家之艾豭耳此隨聲逐響之過也今世主之於士也目見賢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則亦懼失麟鹿而獲艾豭奈何其不知者也未遇風之變者故也（尸子）

漢文翁常起田斫柴爲陂夜有百十野猪鼻戕上者柴中比曉塘成稻常收常欲斷一大樹欲斷處去地一丈八尺翁先呪曰吾得二千石斧當著此處因擲之正斫所欲後果爲蜀郡太守（小說）

莎車王殺于闐王于闐大都未出城見野豕欲搏之乃人語曰無殺我我爲汝殺莎車將軍都末異之即與兄弟共殺莎車王（張璠漢紀）

永嘉中壽春城内有豕生人兩頭而不活周馥取而觀之識者云豕北方畜胡狄象兩頭者無上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戒若曰易生專利之謀將自致傾覆也俄爲元帝所敗（搜神記）

晉有一士人姓王在吳郡還至曲阿日暮引船上當大埭見埭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呼之留宿至曉解金鈴繫其臂使人隨至家都無女人因逼猪闌中見母猪臂有金鈴

晉杜願永平梓潼人也家巨富有一男天保願愛念年十歲泰元二年暴病而死經數月日家所養猪生五子一子最肥後官長新到願將以作禮捉就殺之有一比丘忽至願前謂曰此猪是吾兒也如前有餘日中而相忘乎言竟忽然不見

安陽城南有一亭廟若宿殺人有一書生乃過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後宿此未有活者書生曰無苦也吾自能諳遂往廟舍乃端坐誦書夜半後有一人著皂單衣來往戶外呼亭主亭主應曰諾亭中有人耶答曰向者有一書生在

此讀書久適休似未寐乃暗嗟而去須臾復有一人冠赤幘者呼亭主亭主應諾亦復問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復暗嗟而去於是書生無他起詣向者呼處傚呼亭主亭主亦應諾復問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乃問向者黑衣來者誰曰北舍母猪也又曰赤冠幘者誰曰西舍老雄雞父也曰汝復誰耶曰我是老蠍也於是書生密便誦書至明不敢寐天明亭民來視驚曰君何以得活耶書生曰汝促索劍來吾與卿取魅乃掘昨夜應處果得老蠍大如琵琶毒長數尺於西家得老雄雞父北舍得母猪凡殺三物亭毒遂靜 搜神記

僧朗臂脚及手伸縮任懷有若龜藏時若肉聚或往酒席同諸燕飲而嚼噉猪肉不測其來 僧傳

釋法聰適遇屠者驅猪百餘頭聰三告曰解脫首楞嚴猪遂繩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加手竝矻然不動便歸過懺罪因斷殺業 上

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中聞二豕對語其一曰歲將盡阿耶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將曉主人見豕不在意是宿客而詰之宿客具狀主人如其言而得豕 冥報記 以下猿猴

猿一名猱蜼 古今注

張機字仲景南陽人受業於張伯景精於治療一日入桐栢覓藥草遇一病人求診仲景曰子之腕有獸脉何也其人以實具對乃嶧山老猿也仲景出囊中丸藥畀之一服輒愈明日其人肩一巨木至曰此萬年桐也聊以相報仲景斵為二琴一曰古猿一曰萬年 古琴記

僕不想歘爾夢得亦猿其力甚於貔虎良久反覆余乃覩大背地覘穹亦當不爽但僕之不逹安得不憂吉乎報我凶乎詳告三日阮籍白蘇君 七賢帖

佛往黎耆闍河邊時世尊鉢比丘鉢共在露處時有獮猴行見樹中有無蜂熟蜜來取世尊鉢

諸比丘遮佛言莫遮此無惡意便持鉢取蜜奉
獻世尊不受須待水淨獮猴不解佛意謂呼有
虫轉看見鉢邊有流蜜有到水邊洗鉢水濺鉢
中持還奉佛佛即受取佛受已獮猴大歡喜卻
行而舞墮坑命終即生三十三天（四分律）

劉宋時錢塘釋智一者善長嘯於靈山澗邊養
一白猿有時驀山踰澗久而不還一乃吆吻張
喉作梵呼之則猿至矣時人謂之白猿梵名一
公為猿父（高僧傳）

涪水素來無猿自僧林棲託以來便有兩頭依
林而住有初見者去渡水來其後林出山門猿
還洄渡如此非一年乃淹久孕乳產生乃有數
十有時送林至龍門口佇望而返（神僧傳）

有一人種黍於山中常患獮猴食之聞介象有
道從乞辟猴法象告無他汝明日往看黍若見
猴輩下喚語之曰吾已告介君介君敎汝莫食
黍此人倉卒直言象欺弄之明日往見輩猴欲
下樹試告象言語猴即各還[illegible]逝矣（神仙傳）

齊野中伍寺之見社樹上有一猴懷孕便登樹
擺殺之發一人稱神責以殺猿之罪當令重謫
乃化為大蟲入山不知所在

晉大元末徐寂之嘗野行見一女子操荷舉手
摩寂之寂之悅而延住此後來往如舊寂之便
患瘦瘠時或言見華房深宇芳茵廣筵寂之與
女觴餚宴樂數年其弟晬之聞屋內群語潛往
窺之見數女子從戶後出惟餘一者隱在簣邊
晬之逕入寂之怒曰今方歡樂何故唐突忽復

共言云簣中有人晬之即發看有一牝猴遂殺
之寂之病遂愈（異苑）

晉大元中丁零王翟昭後宮養一獮猴在妓女
房前前後妓女同時懷妊各產子三頭出便跳
躍昭方知是猴所為乃殺猴及子妓女同時號
哭昭問之曰初見一年少著黃練單衣白紗帢
甚可愛笑語如人（搜神記）

後周毀釋道釋惠主即返故鄉南山藏伏惟食
松葉異類禽獸同食無聲或有山神送茯苓甘

松香來獲此供養六時行道禽獸隨行禮佛誦經似如聽仰仍爲幽顯受菩薩戒後有獼猴挐其治道主曰汝性躁擾作此何爲曰時君異也佛曰通也深惟其言尋爾更有異聲龍飛獸集香氣充山其類衆矣後有入人採弓材者甚大驚駭便慰主曰聖君出世時號開皇矣卽將出山以事奏聞家預出家 [illegible]

僧朗一名法朗姓許氏南陽人年二十餘欣欲出家尋預剃落棲止無定多住鄴州欽敬同俗

爲時共輕常養一猴一犬其狀偉大皆黃赤色不狎餘人惟附於朗日夕相隨未嘗舍離若至食時以木盂受食朗噉飽已餘者用飼之既聞器食訖猴便取盂戴之騎犬背上先朗而行人有爭者椒爲所咋朗任犬盤遊略無常度 [illegible]

吠舍釐國南有獼猴爲佛穿池池西舉猴持佛鉢上樹取蜜處池南猴奉佛蜜處 [illegible]

近雪山下有三禽獸共住一鷄鳥二獼猴三象是三禽獸初互相輕慢無恭敬行同作是念我等何爲不相恭敬若前生者應供養尊重敎化我等爾時鷄鳥獼猴問象言汝念過去憶何事時是處有大蓽茇樹象言我小時行此樹在我腹下過象鷄問獼猴汝憶何事答言我小時坐地捉此樹頭按令倒地象語獼猴汝年大我我當敬汝爲我說法象獼猴問鷄鳥言汝憶何事答言彼有大蓽茇樹我噉其子於此大便乃生斯樹長大如是是我所憶獼猴語鷄汝年大我我當供養汝汝當爲我說法爾時象恭敬獼猴

從聽受法爲餘象說獼猴恭敬鷄鳥從聽受法爲餘獼猴說法鷄鳥爲餘鷄鳥說法 [illegible] 此三禽獸先喜殺盜婬妄語後相誡止卽捨此過命終皆生天上 法苑珠林

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國名伽尸於空閑處有五百獼猴遊行林中到一尼俱律樹下樹下有井井中有月影現時獼猴主見是月影語諸伴言月今日死落在井中當令出之莫令世間長夜闇冥共作議言云何能出時獼

猴主言我知出法我捉樹枝汝捉我尾展轉相
連乃可出之時諸獼猴即如主語展轉相捉小
未至水連獼猴重樹弱枝折一切獼猴墮井水
中爾時樹神便說偈言是等騃榛獸癡衆共相
隨坐自生苦惱何能救出月
昔迦尸國王名曰滿面毗提希國有一淫女端
正殊妙爾時二國常相怨疾傍有佞臣向迦尸
王歎說彼國有婬女端正世所希少王聞是語
心生惑著遣使從索彼國不與重遣使言求暫

相見四五日間還當發遣時彼國王約勑婬女
汝之姿態所有技藝精巧悉具足備使迦尸王
惑著於汝須臾之間不能遠離即遣令去經四
五日尋復與言欲設大祀須得此女暫還放來
後當更遣時迦尸王即遣婦還大祀已訖遣使
還索答言明日當遣至明日亦復不遣如是妄
語徑歷多日王心惑著單將數人欲往彼國諸
臣勑諫不肯受用時仙人山中有一獼猴王聰
明博達多有所知其婦適死取一雌獼猴諸獼

猴衆皆瞋呵責此雌獼猴衆所共有何緣獨當
時獼猴王將雌獼猴走向迦尸國投於王所諸
獼猴衆皆共追逐既到城內毀屋壞樹不可料
理迦尸國王語獼猴王言汝今何不以雌獼猴
還諸獼猴獼猴王言我婦死去更復無婦王今
云何欲使我歸王語之言汝獼猴破亂我國那
得不歸獼猴王言此事不好耶王答言不好如
是卅三王故言不好獼猴王言汝宮中有八萬
四千夫人汝不愛樂欲致敵國追逐婦女我今

捐棄此唯取一汝言不好一切萬姓視汝而活
為一婦女云何捐棄國事大王當知婦欲之事
樂少苦多猶如逆風執炬愚者不放必見燒
害欲為不淨如彼屎聚欲現外相薄皮所覆欲
無反復如塗金毒虺欲如怨賊詐親附人欲如
假借必當還歸欲為可惡如廁生花欲如疥瘡
而向於火把之轉劇欲如狗齧枯骨涎唾共合
謂為有味舐之被毒不知厭足欲如渴人飲於
鹹水愈增其渴欲如段肉衆鳥競逐欲如魚戰

貪味至死其患甚大 並上

昔佛在世時遣一羅漢名須曼持佛髮爪至罽賓國南山之中造佛塔寺中常有五百羅漢日夕燒香欲遶塔禮拜時山中有五百獮猴見僧遶塔禮拜供養即共負石學僧作塔遶之禮拜于時天雨山水瀑漲五百獮猴一時没死生忉利天七寶宮殿巍巍無量衣食自然快樂無極既得生天各自念言我等何緣得來生此即以天眼觀見前身作其獮猴山學衆僧戲笑作塔

山水所漂命終生此即共相將齎持香華從天下來供養死尸廻詣佛所禮拜問訊佛爲說法五百天子一時皆得須陁洹果既得果已還歸天上 法句果經

昔有比丘於空閑樹下坐禪行道樹上有一獮猴見比丘食下住其邊比丘以飯與之獮猴得食輒行取水以給澡洗如是連月後月食竟忽忘不留獮猴以不得食大怒取比丘袈裟上樹裂破比丘忿之以杖誤中獮猴即死餘數獮猴並來共舉死獮猴到佛寺中比丘僧知必有所以佛問其意比丘具說於是佛教自從今日比丘每食皆當分留餘以施蠢動不得盡之 譬喻

昔有梵志年百二十少小不娶妻無婬泆之情處在深山無人之處以茅爲廬蓬蒿爲席水果爲食不積財寶國王聘之不往赴意靜處無爲於山藪中與禽獸相娛絕於人路山有四獸一名狐二名獮猴三名獺四名兎此之四獸日於

道人所聽經說戒如是積久食諸果蓏皆悉訖盡後道人意欲徙去四獸大愁憂情不樂共相議言我曹各行求索供養道人獮猴去至他山得甘果來以上道人給一月糧願止莫去獺亦入水取得大魚以上道人給一月糧願止莫去兎自思念我當用何等供養道人即念持身供養便取樵以然火作炭往白道人言今我爲兎請入火中作炙以身奉上道人可給一日糧便自投火中火爲不然道人見兎感其仁義哀憫

傷之則有止留佛言爾時梵志者今提和竭佛是爾時兔者今我身是爾時獼猴者今舍利佛是爾時野狐者今阿難是爾時水獺者今目連是也 法苑珠林

獺以猿為婦 束晳發蒙記

陽羨縣前有大橋下有獺將有兵獺動出穴口西向而嗥 周處風土記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

嗜鯔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鯔魚懸置岸上於是羣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嘉之 齊諧記

宋永興縣吏鍾道得重病初差情欲倍常先樂白鶴墟中女子至是猶存想焉忽見此女子振衣而來即與燕好是後數至道曰吾甚欲雞舌香女曰何難乃掬香滿手以授道道邀女同食女曰我氣素芳不假此女子出戶狗忽見隨咋殺之乃是老獺口香即獺糞頓覺臭穢 幽明錄

元嘉十八年廣陵下市縣人張方女道香送其夫婿北行日暮宿祠下夜有一物假作其婿來云離情難遣不能便去道香俄昏迷惑失常時有海陵王纂者能療邪疑道香被魅請治之始下一針有一獺從女被內走入前港道香疾便愈

河東常醜奴將一小兒湖邊拔蒲暮恒宿空田舍中時日向暝見一少女子姿容極美乘小船載蓴徑前投醜奴舍寄住因臥覺有臊氣女已

知人意便求出戶外變為獺 異苑

河東柳慎字子元少樂閑靜不慕榮貴梁天監中自同州遊上元便愛其風景於鍾山之西建業里買地結宇開泉種植隱操如耕父者其左右居民皆呼為柳父所居臨江水常曳策臨眺忽見前洲上有三四小兒皆長一尺許往來遊戲遞相呼求食聲慎異之須臾風濤洶湧有大魚驚躍墜洲上羣小兒爭前食之又聞小兒傳呼云雖食不盡留與柳父慎益驚駭乃乘

小舟逕捕之未及岸諸小兒悉化爲獺入水而去愼取巨魚以分鄉里未幾北還洛陽於所居書齋柱題云江山不久計要適簡時心允念洛陽士今來歸舊林是歲天監七年也（窮怪錄以下錄）

白狐王者仁智則至（宋書）

狐九尾何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何九妃得其所子孫繁息也於尾者何明後當盛也（白虎通）

千年之狐姓趙姓張五百年狐姓白姓康（玄覽）

千歲之狐豫知將來千歲之狸變爲好女千歲之猿變爲老人（抱朴子○又白澤圖云百歲之狼化爲美女其名曰知女來爲人妻經年則食人呼其名則逃去）

夏侯藻母病困將詣淳于智卜有一狐當門向之嘷叫藻愕懼遂馳詣智智曰禍甚急君速歸在嘷處拊心啼哭家人驚惟大小畢出一人不懼啼哭勿休然其禍僅可救也藻如之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搜神記）

有一書生吳中皓首稱胡博士教授諸生忽復不見九月初九日士人相與登山遊觀聞講書聲命僕尋之見空塚中羣狐羅列見人即走老狐獨不去是皓首書生（搜神記）

吳郡顧旃獵至一崗忽聞人語聲云咄咄今年衰乃與衆尋見崗頂有一穽是古時冢見一老狐蹲冢中前有一卷簿書老狐對書屈指有所計校乃放犬咋殺之取視簿書是姦人女名已經姦者乃以朱鉤頭所疏名有百數旃女正在簿次

宋酒泉郡每太守到官無幾輒死後有渤海陳斐見授此郡憂恐不樂就卜者占其吉凶卜者曰遠諸侯放伯裘能解此則無憂斐不解此語答曰君去自當解之斐既到官侍醫有張侯直醫有王侯卒有史侯董侯等斐心悟曰此謂諸侯乃遠之即臥思放伯裘之義不知何謂至夜半後有物來斐被上斐覺以被冒取之物遂跳踉訇訇作聲外人聞持火入欲殺之魅乃言曰我實無惡意但欲試府君耳能一相赦當深報

君恩斐曰汝爲何物而忽干犯太守魅曰我本千歲狐也今變爲魅垂化爲神而正觸府君威怒甚遭困厄我字伯裘若府君有急難但呼我字便當自解斐乃喜曰眞放伯裘之義也即便放之小開被忽然有光赤如電從戶出明夜有敲門者斐問是誰答曰伯裘問來何爲答曰白事問曰何事答曰北界有賊奴發也斐按發則驗每事先以語斐於是境界無毫髮之奸而成曰聖府君後經月餘主簿李音共斐侍婢私通

既而懼爲伯裘所白遂與諸侯謀殺斐伺傍無人便與諸侯持杖直入欲格殺之斐惶怖即呼伯裘求救我即有物如伸一疋絳劃然作聲音侯伏地失魂乃以次縛取考詢皆服云斐未到官音已懼失權與諸侯謀殺斐會諸侯見斥事不成斐即殺音等伯裘乃謝斐曰未及白音姦情乃爲府君所糾雖効微力猶用慚惶後月餘與斐辭曰今後當上天去不得復與府君相往來也遂去不見 搜神

佛告諸比丘乃往古昔有一摩剎在山窟中誦剎利書有一野狐住其左右專聽誦書心有所解作是念言我解此書語足堪作諸獸王作是念已便起遊行逢一羸瘦野狐便欲殺之彼言何故殺我答言我是獸王汝不伏我是以相殺彼言願莫殺我我當隨從於是二狐伏一切象復以衆象伏一切虎復以衆虎伏一切獅子遂權得爲王既作王已復作是念我今爲獸中王不應以獸爲婦便乘白象率諸羣獸不可稱數圍

迦夷城數百千重王遣使問汝諸獸何故如是野狐答言我是獸王應娶汝女與我若善若不與我當滅汝國還白如此王集羣臣共議唯除一臣皆云應與所以者何國之所恃唯賴象馬我有象馬彼有獅子象馬聞氣惶怖伏地戰必不如爲獸所滅何惜一女而喪一國時一大臣聰叡遠略而白王言臣觀古今未曾聞見人王之女與下賤獸臣雖弱昧要殺此狐使諸羣獸各各散走王即問言何計將兵馬出大臣答言

王但勉期戰日先當從彼求索一願願令獅子
先戰後吼彼謂我畏必令獅子先吼後戰王至
戰日當勑城内皆令塞耳王用其語遣使剋期
共求上願至于戰日復遣信求然後出軍軍鋒
欲交野狐果令獅子先吼野狐聞之心破七分
便於象上墜落于地於是羣獸一時散走 法苑珠林
○以下狸
徐廣曰狸一名不來 封禪書注
靈狸一體自爲夫婦故能媚人 異物志

殘形操曾子夢一狸不見其首以爲不祥而作
是曲
齊惠公之妾蕭同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
言也取薪而生頓公於野又不敢舉也狸乳鸇
覆之人見而收之因名無野 搜神記
清沙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管輅筮其所得輅
曰當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強雖
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貍獵人暮
歸果如輅言 魏志

冀州刺史裴徽辟管輅爲文學自卦吉凶云當
見三貍果見之 [illegible]
吳縣費升爲九里亭吏夜有女子來寄宿升彈
琵琶女和歌云精氣感冥昧所降若有緣嗟我
遘良契寄欣霄夢間 其一 成公從弦起蘭香降
張碩苟云冥分結纏綿在今夕 其二 佇我風雲
會正俟今夕遊中心雖未久中念已綢繆 其三
及明爲羣狗噬死乃大狸也 [illegible]
晉博陵劉伯祖爲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
能語京師詔書有下消息輒預告伯祖伯祖問

其所食啗欲得羊肝于前切之脔隨刀不見兩
羊肝盡有一老狸露形在案前視者舉刀欲斫
之伯祖呵止自舉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
噉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慚愧後伯祖當
爲司隸神復先語伯祖某月某日書當到到期
如言及入司隸府神隨逐承塵上輒言省內事
伯祖大恐懼謂神曰今職在刺舉左右貴人聞
神在此得以相害神答曰如府君所慮當相捨

去遂絕無聲（法苑珠林）

晉太元中瓦棺佛圖前淳于矜年少潔白送客至石頭城南逢一女子美姿容矜悅之因訪問二情既洽將入城北角共盡忻好便各分別期更尅集將欲結爲伉儷女曰得婿如君死何恨我兄弟多翁母竝在當問我翁母矜便令女歸問其翁母翁母亦願許之女因敕婢取銀百觔絹百匹助矜成婚經久生兩兒當作秘書監明果騶卒來召車馬導從前後部鼓吹經少日有

獵者過見矜將數十狗徑突入咋婦及兒竝成狸絹帛金銀竝是草及死人骨（玄怪錄）

晉義熙中烏傷人孫乞齎父書到郡達石亭天雨日暮顧見一女戴青繖年可十六七姿容豐艷通身紫衣爾夕電光照室乃是大狸乞因抽刀斫殺繖是荷葉（異苑）

丹陽縣駱慶婦生一男一虎一貍貍虎毛色斑黑牙爪皆備即殺之兒經六日而死母不異（異苑）

樂廣爲河南尹先是官舍多妖怪常白日外戶自開二于凱橫等皆驚怖廣獨自若顧見墻有孔使人掘墻得狸而殺之其怪遂絕（異苑○下缺）

貓一名家貍一名烏圓（酉陽雜俎）

張搏好貓其一曰東守二曰白鳳三曰紫英四曰怯憤五曰錦帶六曰雲圖七曰萬貫皆價值數金次者不可勝數（[illegible]事類）

○宛野謂鼠爲䶕（[illegible]今汝南[illegible]）

鼸鼷鼷鼠鼶鼠鼢鼠狼鼬陽鼠鼢鼠鼫鼠鼳鼠鼸鼷鼶鼸鼠鼢白鼬鼸鼷鼠鼮鼶鼠鼳

鼠鼬鼠（廣雅）

山有易腸鼠一月吐易其腸束廣微所謂唐鼠者也（[illegible]）

玉策記稱鼠壽三百歲滿一百歲者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也（抱朴子）

江中魚化爲鼸而食五穀者百歲爲鼠

義鼠形如鼠每行遞相咬尾三五爲羣驚之則散俗云見之者有吉兆成都有之（異苑）

貂出句麗國常有一物其居穴或見之形貌似人長三尺能制貂愛樂刀爲其俗人欲得貂皮以刀投穴口此物夜出穴置皮刀邊須人持皮去乃敢取刀 異苑

挹婁國出好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 魏志

漢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飼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時燕王旦謀反將死之象也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 搜神記

漢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蒿柏葉上民冢柏及榆樹上爲巢桐柏爲多巢中無子皆有乾鼠矢數升時議臣以爲恐有水災鼠盜竊小蟲夜出晝匿今正晝去穴而登木象賤人將居貴顯之占桐柏衛思后園所在也其後趙后自微賤登至尊與衛后同類趙后終無子而爲害明年有鳶焚巢殺子之象云京房易傳曰臣私祿罔干厥妖鼠巢

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忽有鼠從穴中出在廳事上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月某日當死周南急往不應鼠還穴後至期復出更冠幘皁衣而語曰周南爾日中當死亦不應鼠復入穴須臾復出出復入轉行數語如前日適中鼠復曰周南爾不應死我復何道言訖顛蹶而死即失衣冠所在就視之與常鼠無異 並上

竇攸治爾雅舉孝廉爲郎世祖與百寮大會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熒有光澤世祖異之問羣臣莫知攸對曰名鼮鼠詔問何以知之攸曰見爾雅詔案視書如攸言賜帛百疋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 竇氏家傳

郭璞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數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爲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遂其本墅按卦名

之是為驢尾、迺牙伏著以戟刺之深尺許遂
去不復見郡綱紀上何請殺之巫云廟中不悅
曰此是郫亭驢山君鼠使詣荊山暫來過我不
須臨之其精妙如此 晉書
晉太康中會稽郡蟛蚏及蟹皆化為鼠
永嘉五年十一月有蝦鼠出延陵郭璞筮之遇
臨之益曰此郡之東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
亦自死矣 搜神記
淳于智字叔平有思義能易筮善厭勝之術高

平劉柔夜臥鼠嚙其左手中指以問智智曰是
欲殺君而不能當為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
腕橫文後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
以臥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 晉書
晉趙侯少好諸術姿形紬陋長不滿數尺以盆
盛水閉目作禁魚龍立見侯有白米為鼠所盜
仍被頭把刀畫地作獄四面開門向東嘯羣鼠俱
到咒之曰凡非啖者過去止者十餘剖腹有藏
有米在焉曾徙跣須履向仰頭微笑吟雙屐自
至人有笑其形容者便陽設以酒盃向口仰撼
與不脫仍啟額潮過著地不舉永康有騎石山
山上有石人騎石馬侯以印指之人馬一時落
首今猶在山下 異苑
晉隆安中高悝請為太傅主簿忽一日有群鼠
更相咂尾自屋梁相連至地清晨行蹤痕數日
而亡 上
南平國蠻兵義熙初從眾來姑熟便有鬼附之
聲呦呦細長或在簷宇之際或在庭樹上若占

吉凶輒先索琵琶隨彈而言于時郗南為府長
史問當遷官云不久持節也尋為南蠻校尉于
時國郎中親領此土荊州俗語云是老鼠所作
名曰鬼侯 幽冥志
宋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嘉蔡喜夫避住南壠夜
有大鼠浮水而來伏喜夫奴牀角愍而不犯每
以飯與之水勢既退喜夫得返故居鼠以前腳
捧青囊有三寸許珠留置奴牀前啾啾如欲語
述異

釋道齊靜處林泉庇道自隱言常含笑談述清遠常止澤州羊頭山神農定藥之所結宇茅茨餘無蓄積日唯一食常坐卒歲感蛇鼠同居在繩床下各守庭宇不相危惱又致虎來蹲踞其側便爲說法（續高僧傳）

大典中爲陽匪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有一木人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杖推之（晉陽秋）

王肅造逐鼠丸以銅爲之晝夜自轉（太平廣記）

宋孝武大明七年春太湖邊忽多鼠其年夏水至悉變成鯉魚民人一日取轉得三五十斛明年大饑（宋書）

齊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山中蓄鼠數十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時謂之鼠仙（南齊書）

梁天監中有蜀闖䰐杰䟦仉肹四公謁武帝帝見之甚悅因命沈隱侯約作覆將與百寮共射之時太史適獲一鼠約匣而緘之以獻帝筮之遇蹇之噬嗑帝占成羣臣受命獻卦者八人有命待成俱成帝占決置諸青函中命闖公揲蓍對曰聖人布卦其象吉矣依象辯物何取異之請從帝命卦時八月庚子日巳時闖公奏請沈約舉帝卦上一蓍以授臣既撰占成置于青函而退讀帝占曰先蹇後噬嗑是其時內艮外坎是其象坎爲盜其鼠也居蹇之時動其見噬嗑其拘繫矣噬嗑六爻四無咎一利艱貞非盜之事上九何校滅耳凶是因盜獲戾必死鼠也

羣臣舞蹈呼萬歲帝自矜其中頗有喜色次讀八臣占詞或撝於色或推於氣或取於象或演於文或依鳥獸遁龍陰陽飛伏其文雖玄遠然皆無中者末啟闖公占曰時日王相必生鼠矣且陰陽晦而入文明從靜止而之震動失其性必就擒矣金盛之月制之必金子爲鼠辰與艮合體坎爲盜又爲隱伏隱伏爲盜是必生鼠也金數於四其鼠必四離爲文明南方之卦日中則昃兇陰類乎晉之繇曰死如棄如賞其事也

日欲必死既見生鼠百寮失色而尤闕公占辭有四今者唯一何也公曰請剖之帝性不好殺自恨不中及至日昃鼠且死矣因令剖之果姙三子是日帝移四公於五明殿西閣示更親近其實因之唯朔望伏臘得於義賢堂見諸學士然有軍國疑議莫不參預焉 梁四公記

吳興姚察少時宿于人家夜聞一人呼曰幼卿曰諾一人曰幼卿視我豈殺人者哉今人欲藥我我不能藥人乎既去察異之因效其聲呼曰

幼卿曰諾曰而與而語者何人也陳二公公即鼠也察曰而何人答曰我床頭頹面盆也公平生愛惜物命當不害我與家主買我歸能福公使公至吏部尚書者我也明晨聞哭問其故乃主人辨色與欲會客食膈宿飯未盡半盌即仆地暴死察乃知其以藥毒鼠而為鼠所毒也遂買其銅盆以歸戒人勿得毒鼠自後察家日以昌果仕至吏部尚書今人呼頹面盆為幼卿鼠為陳二公由此也 太平廣記

于闐國路中大蹟唯有鼠墳形大如蝟色金銀色甚有奴來冠王祈鼠靈乃夜齧人馬兵器斷壞自然走退 西域傳

西域有鼠王國鼠之大者如狗中者如兔小者如常大鼠頭悉已白然帶金環枷商估有經過其國不先祈祀者則齧人衣裳也得沙門咒願更獲無他釋道安昔至西方親見如此俗諺云鼠得死人目睛則為王 異苑

過去世時有一猫狸饑渴羸瘦於孔穴中伺求

鼠子若鼠子出當取食之有時鼠子出穴遊戲時被猫狸疾取吞之鼠子身小生入腹中齧食其內藏食內藏時猫狸迷悶東西狂走空宅塚間不知何止遂至於死如是比丘有愚癡人依聚落住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善護身不守根門心不繫念見諸女人起不正思惟而取色相發貪欲心已欲火熾然燒其身心已馳走狂逸不樂精舍捨戒退滅此愚癡人長夜當得不饒益苦是故比丘當如是學善護其身守諸

松門繫心正念 法苑珠林

廣博物志卷之四十七 終

廣博物志卷之四十八

隴西董斯張纂
武康沈士麟訂

鳥獸五 異鳥 異獸

復州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鴞而一足彘尾其名曰跂踵見則其國大疫 [illegible] 山海經

符愚之山有鳥名鴟其狀如翠而赤喙可以衛火

嶓山上有鳥焉其狀如梟而赤身白首名曰竊脂可以衛火

有鳥焉其狀如雞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鵸鵌食之無臥

青丘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鳩名曰灌灌佩之不惑

禱過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鵁而白首三足人面其名曰瞿如

柜山有鳥焉其狀如鵰而人手其音如痺其名

曰鵂其鳴自號也見則其縣多放士

小華之山鳥多赤鷩（音作鷩山雞之屬胸腹洞赤冠金背黃頭綠尾中有赤毛彩鮮明音作蔽又作鼈）可以禦火

英山有鳥焉其狀如鶉黃身而赤喙其名曰肥遺食之已癘可以殺虫

有鳥焉其狀如翟而赤名曰胜遇（音姓）是食魚其音如錄見則其國大水

萊山其鳥名羅羅是食人

三危之山有鳥焉一首三身其狀如鶉其名曰

鴟

發鳩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illegible]）女娃遊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於東海

首山有谷曰機谷多䳋鳥（音如鈴 [illegible]）其狀如梟而三目有耳其音如錄食之已墊

鵸鳥鷦鳥（[illegible]）其色青黃所經國亡（此應[illegible]之類）在女祭北鵸鳥人面居山上一曰維鳥青

烏黃鳥所集

有五彩之鳥有冠名曰狂鳥（爾雅云狂夢鳥即此也）

弇州之山有五彩之鳥仰天（[illegible]）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儛之風

互人之國有青鳥身黃赤足六首名曰𪄕鳥

崧果之山有鳥焉其名曰𪂹渠其狀如山雞黑身赤足可以已腜（音皮皴起也）

翠山其鳥多鸓狀如鵲赤黑兩首四足可以禦火

鹿臺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雄雞而人面名曰鳧徯其鳴自叫也見則有兵

有鳥焉其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見則天下大水

鍾山有神其子曰鼓其狀人面而龍身是與欽䲹殺葆江于崑崙之陽（[illegible]）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嶢崖欽䲹化爲大鶚其狀如鵰而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鵠見則有大兵鼓亦化爲鵕鳥狀如鴟赤足而直喙黃文而白首其

音若嘂見則其邑大旱

章莪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illegible]）

有鳥焉其狀如烏三首六尾而善笑名曰鵸鵌服之使人不厭又可以禦凶

上申之山其鳥名當扈其狀如雉以其髯飛食之不眴目

有鳥焉其狀如鷂而人面蜼身犬尾其鳴自號也見則其邑大旱

有鳥焉其狀如烏五采而赤文名曰鵸鵌是自為牝牡食之不疽

號山其鳥多寓狀如鼠而鳥翼其音如羊可以禦兵

有鳥焉群居而朋飛其毛如雌雉名曰䳛其鳴自呼食之已風

有鳥焉其狀如雉而文首白翼黃足名曰白鵺食之已嗌痛可以已痸（痸癡病也）

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人面見人則躍名曰竦斯

有鳥焉其狀如鳥人面名曰鸞鶡宵飛而晝伏食之已暍

有鳥焉其狀如鵲白身赤尾六足其名曰鵸是善驚其鳴自詨

有鳥焉其狀如烏首白而身青足黃是名曰鶌鶋其鳴自詨食之不饑

景山有鳥焉其狀如蛇而四翼六目三足名曰酸與其鳴自詨見則其邑有恐

小侯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而白文名曰鴣鸐

軒轅之山有鳥焉其狀如梟而白首其名曰黃鳥其鳴自詨食之不妒

有鳥焉其狀如雞而鼠毛其名曰𪁺鼠見則其邑大旱

有鳥焉其狀如兒而鼠尾善登木其名曰絜鉤見則其國多疫

鹿山有鳥焉狀如山雞而長尾赤如丹火而青

喙名曰鴒䴅服之不眯
支離之山有鳥焉其名曰嬰勺其狀如鵲赤[illegible]
赤目赤喙白身其尾若勺其鳴自呼
堇理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鵲青身白喙白目白
尾名曰青耕可以禦疫其鳴自叫
王母之山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鶩一
名少鶩一名曰青鳥
有五色之鳥人面有髮爰有青鴍音文黃鷔音敖青
鳥黃鳥其所集者其國亡

丹陽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而赤足名曰䳤鵌音如担担之担可以禦火
羭次之山有鳥焉其狀如梟人面而一足名曰
橐𩇯冬見夏蟄服之不畏雷
盧其之山其中有鵹鶘狀如鴛鴦而人足見則
其國多土功
有鳥焉名曰鴒其狀如鳧青身而赤目赤尾食
之宜子
梁渠之山有鳥焉其狀如夸父四翼一目犬尾

名曰囂其音如鵲食之已腹痛可以止衕[illegible]
天帝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鶉黑文而赤翁名曰
櫟食之已痔
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足名曰數斯食之已癭
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五彩以文是自為牝牡
名曰象蛇
有鳥焉其狀如雞而白首鼠足而虎爪其名曰
鬿雀食人
有鳥焉其狀如蜂大如鴛鴦名曰欽原蠚鳥獸

則死蠚木則枯
有鳥焉其名曰鶉鳥是司帝之百服[illegible]
西申以鳳鳥氐羌以鸞鳥巴人以比翼鳥方煬
以皇鳥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皋雞方人以孔
鳥奇幹善芳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眯
鷄陽之翟[illegible]
神鳥者赤神之精也知音聲清濁和調者也雖
赤色而備五采身鳴中五音肅肅雝雝喜則
鳴舞樂幽隱風俗從則至[illegible]

同心鳥王者德及遐方四夷合同則至
比翼鳥王者德及高遠則至 [illegible]
鳥有鵾鶚者重背而屈尾將欲飲于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祭其羽也 韓非子
昌蜀之禽無目之獸無身之頭無首之體精衛與海玄蟓逝生 韓非子
有脩九首畢方人面

千歲之鳥萬歲之禽皆人面而鳥身壽亦如其名 並上
鴝鵒俗曰擬鳥見爾雅
鳥一足名獨立見則主勇強 爾雅
雪山有鳥名爲共命一身兩頭識神各異同共報命故曰共命 神異經
迦陵頻伽之鳥生於海中王抱觸之身心猶適勝過六欲
若起貪欲邪佞諂曲欺誑於他或復恃今身有財不施皆生鬼道從鬼命終多生畜生道中受遮吒迦鳥身恒常飢渴受大苦惱唯飲天雨仰口而承不得更飲餘水
光兆鳥其聲自號正月以後作聲至五月節不知所在其形似鴝鵒
江之右岸有水注之水出新陽縣之黃瀘山西北流逕新陽縣故豫章之屬矣地多女鳥玄中記曰新陽男子于水次得之遂與其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豫章閒養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塵

于兒衣中則令兒病故亦謂之飛夜遊女矣 注水經
越地深山中有鳥大如鳩青色名曰治鳥穿大樹作巢如五六升器戶口徑數寸周飾以土堊赤白相分狀如射侯伐木者見此樹即避之去或夜冥不見鳥鳥亦知人不見便鳴喚曰咄咄上去明日便急上去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若不使去但言笑而已若人可止伐也若有穢惡及其所止者則有虎通夕來守人不去便傷害人此鳥白日見其形是鳥也夜聽其鳴亦鳥

也時有觀樂者便作人形長三尺至澗中取石
蟹就人火炙之人不可犯也越人謂此鳥是越
祝之祖也 法苑珠林
師曠云南山有鳥名曰羌鷟黄頟赤目五色皆
備 說文
春山爰有青鵰執犬羊食豕鹿 穆天子傳
崑崙銅柱下有迴屋焉壁方丈上有鳥名曰希
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其肉若醯僊人
甘之 十洲記

北海有大鳥其高千里頭文曰天雞又曰雞左
翼文曰鷖右翼文曰勤左足在海北崖右足在
海南崖其毛蒼其喙赤其脚黑名曰天雞一名
鷖勒頭河東身止海北唯捕鯨魚死則北海水
流不犯觸人不干于物或時舉翼飛其兩羽切
如雷風驚動天地 神異經
不孝鳥狀如人身犬毛有齒猪牙額上有文曰
不孝口下有文曰不慈胸上有文曰不道左脇
有文曰愛夫右脇有文曰憐婦 上

骨託之鳥食鐵乾吉之鳥食其子山爪殺鼎
奇肱有兩頭之鳥互人有六首之鸓
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鳴之禽人面鳥喙八
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踐地名曰青鵅其聲似
鐘磬笙竽也世語曰青鵅鳴時太平故盛明之
世翔鳴數澤音中律呂飛而不行至禹平水土
棲於川岳所集之地必有聖人出焉自上古鑄
諧鼎器皆圖像其形銘讚至今不絕 拾遺記
軒轅國多九色鳥青口綠脛紫翼紅膺紺頂丹

足碧身緗背玄尾亦名九尾鳥亦名錦鳳其青
多紅少謂之繪鸞或云是西王母之餘也
有鳥名鴻鵝色似鴻形如秃鶖腹內無腸羽翮
附骨而生無皮肉也雄雌相眄則生產
有鳥如鳳身紺翼丹名曰藏珠每鳴翔而吐珠
累屋僊人常以其珠飾僊裳 並上
有丹葉鴨赤色每止于芙蕖上不食五穀唯啄
葉上垂露因名垂露鴨一名丹足鳧 洞冥記
有喜日鳥至日出時銜翅而舞名曰舞日鳥

帝昇望月臺時暝望南端有三青鴨羣飛俄而止於臺上帝悅之至夕鴨宿於臺端日色已暗帝求海肺之膏以爲燈焉取靈湤布爲纏火光甚微而光色無幽不入青鴨化爲三小童皆着青綺文繻各握鯨文大錢五枚置帝几前身止影動因名輕影錢 並上

晉徒國獻丹明石雞色如丹大如燕常在地中應時而鳴聲能徹遠其國聞鳴乃殺牲以祀之當鳴處掘地則得此雞若天下太平翔飛頡頏

以爲嘉瑞亦爲寶雞其國無雞犬聽地中候晷刻道家云昔僊人桐君採石入穴數里得丹石雞舂碎爲藥服之者令人有聲氣後天而死昔漢武帝寶鼎元年西方貢珍怪有琥珀燕置之靜室自於室中鳴翔蓋此類也 拾遺記

南有鳥名鴛鴦形似鶩俱游雲間棲息高岫足不踐地生於石穴中萬歲一交則生雛千歲銜毛學飛聖君之世來入國郊 並上

有遠飛雞夕則還依人曉則絕飛四海朝往夕還常銜桂枝之實歸於南山或落地而生高七八尺衆僊奇愛之刮以釀酒名曰桂醪嘗一滴衆體如金色仙道常餌黃桂之酒覡雞公喜集雞得遠飛雞之卵伏之名曰翻明雞如鶴大色斐有巤毳下有目亦曰目羽雞 述異記

吐綬鳥身大如鸜五色出巴東山中毛色可愛若天晴淑氣則吐綬長一尺須臾還吞之陰濕則不吐

吐綬鳥一名功曹 並上

吳越有異鳥大四目三足飛鳴山林羅平乃其聲也古曰民士有真人相食 錄異記

有鳥名鶡鶡能自爲牝牡 詩注

鶻身似鴉而小黑色嘴邊有毛甚勁能逐鴉鶻見避之一名鴉鶻一種似鷹而小蒼色能逐鷹名鷹鶻亦名鷹鶻

岢嵐州出河西赤塢鎮狀如鳥而大飛翔於岸上冬不利 詩注

鵁鶄鳥似雉而身白首

婆利國有鳥名舍利解人語
世樂鳥五色頭上有冠丹喙赤足行道則見（瑞應圖）
（博物志）
越王鳥狀似鳶不飲江湖不唼百草不下餌虫
魚唯噉木葉糞似薰陸香山人遇之既以爲香
又治雜瘡（[illegible]山記）
獨春鳥聲似春鳴聲多者五穀傷聲少者五
穀熟（異物志）
廬陵有木客鳥大如鵲千百爲羣不與衆鳥相

廁俗云是古之木客化（述異記）
虎鷹能飛捕虎豹身大如牛翼廣二丈
南海去會稽三千里有狗國國中有飛涎鳥似
鼠兩翼如鳥而腳赤每至曉群翔食木葉之前
各占一樹口中有涎如膠繞樹飛涎沾灑衆枝
葉有他禽之至而如網也然乃食之如竟午不
獲即空中逐而涎惡之無不中焉人若捕得脯
治渴其涎每有後半日即乾自落落即有之（外荒
記）

鳥冠如烏龍鳴聲清越如笙簫能變曲妙合宮
商又能爲百蟲之音
堯在位七十年有鸞雛歲歲來集麒麟遊於藪
澤梟鴟逃於絕漠有秖支之國獻重明之鳥一
名雙睛言雙睛在目狀如雞鳴似鳳時解落毛
羽肉翮而飛能搏逐猛獸虎狼使妖災羣惡不
能爲害飴以瓊膏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至國
人莫不掃灑門戶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時
國人或刻木或鑄金爲此鳥之狀置於門戶之

間則魑魅之類自然退伏今人每歲元日或刻
木鑄金或圖雞畫于牖上此之遺像也（拾遺記）
周成王元年有因國人獻舞雀周公命返之（述異
記）
晉平公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
曰是鳳耶曠對曰東方有鳥名爲端琦情鳥而
愛狐今吾君必衣狐裘以朝乎平公曰然（說苑）
有鳥飛從南方來賀白五色皆備集平公之庭
相見如讓公召叔向問之叔向曰吾聞師曠曰

西方有白質鳥五色皆備其名曰翟南方赤質五色備其名曰搖來為我君臣其祥先至矣 項語

齊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既得寶珠緊鵲駒矣方欲珠懸黎會金玉其得之仰奚若晏子曰臣聞琬琰之外有鳥焉曰金翅民謂為羽豪其為鳥也非龍肺不食非鳳血不飲其食也常饑而不飽其飲也常渴而不充生未幾何夭其天年而死珠玉之珍非乃為君之患也 符子

子路顏回浴於洙水見五色鳥顏回問子路曰

榮榮之鳥後日顏回與子路又浴於泗水更見前鳥復問曰識此鳥否子路曰識回曰何鳥子路曰同同之鳥顏回曰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譬如絲絹煮之則為帛染之則為皂不亦宜乎 小說

大月氏國貢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俱鳴武帝置於甘泉故館更以餘雞混之得其種類而不能鳴諫者曰詩云牝雞無晨一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雄類不鳴非吉祥也帝乃送還西域至西關雞反顧望漢宮而哀鳴故諺言曰三七末世雞不鳴犬不吠宮中荊棘亂相繫當有九虎爭為帝至王莽篡位將軍有九虎之號其後其亂彌多宮掖中生蒿棘家無雞鳴犬吠此雞未至月氏國乃飛于天漢聲似鵾雞翔翔雲裏一名荊鵾雞之音相類 拾遺記

條支國來貢有鳥名鳷鵲形高七尺解人語其國太平則鳷鵲群翔昔漢武時四夷賓服有獻馴鵲者有善樂事則鼓翼翔鳴 上

齊郡函山有鳥足青嘴赤黃素翼絳顙名王母使者昔漢武登此山得玉函長五寸帝下山玉函忽為白鳥飛去世傳山上有王母藥函常令鳥守之 雜俎

昆明國貢嗽金鳥人云其地燃洲九千里出此鳥形如雀而色黃羽毛柔絳常翱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為至祥帝得此鳥畜於靈禽之園飴以真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為器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屋處之名曰辟寒臺皆

用水晶爲戶牖使內外通光宮人爭以鳥吐之金用飾釵珮謂之辟寒金故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於是媚惑者亂爭此寶金爲身飾及行臥皆懷挾以要寵幸也 拾遺記

勒畢國貢細鳥以方尺之玉籠盛數百頭形如大蠅狀似鸚鵡聲聞數里之間如黃鵠音也國人常以此鳥候時亦名曰候日蟲帝置之於宮內旬日而飛盡帝惜求之不復得明年見細鳥集帷幙或入衣袖因名蟬宮內嬪妃皆悅之有

鳥集其衣者輙蒙愛幸至武帝末稍稍自死人猶愛其皮服其皮者多爲丈夫所媚 洞冥記

黃龍元年始都武昌時越巂之南獻背明鳥形如鶴止不向明巢常對北多肉少毛聲音百變聞鐘磬笙竽之聲則奮翅搖頭時人以爲吉祥是時遷都建業殊方多貢珍奇吳人語訛呼背明爲背亡鳥國中以爲大妖不及百年當有喪亂背叛滅亡之事散逸奔逃墟無煙火果如斯言 拾遺記

鵠僊公嘗于西峯石壁上石臼中擣藥因遺一粟許有飛禽過而食之遂得不死至今夜靜月白風清之時其禽猶作丁當杵臼之聲名之曰擣藥鳥有僊人琴高聞僊公得道自東海跨雙鯉來訪僊公與之酣飲既醉高臥白雲間酒醒雙鯉化爲石矣仙公乃以雙鶴贈之跨之而還石至今存

永平元年常山郡獻傷魂鳥狀如雞毛色似鳳帝惡其名棄而不納復愛其毛羽當時博物者

云黃帝殺蚩尤有貙虎誤噬一婦人七日氣不絕黃帝哀之葬以重棺石槨有鳥翔其冢上其聲自呼爲傷魂則此婦人之魂也後人不得其令終者此鳥來集其國園林之中至漢哀平之末王莽多殺忠賢與此鳥亟來哀鳴時人疾此鳥名使常山郡國彈射羅之至晉初干戈始戢四海攸歸山野間時見此鳥轉其名改傷魂爲相弘及升孫皓爲歸命侯相弘之義叶於此矣永平之末死傷多故門嗟巷哭常山有獻遂放

逐之 拾遺記

林邑城外香桂成林時禽異羽翔集間關兼比翼鳥不比不飛鳥名歸飛鳴聲自呼此戀鄉之思孔悲桑梓之敬成俗也俞益期與康伯牋當對飛鳥戀土增思寄意謂此鳥其背青其腹赤丹心外露鳴情未達終日歸飛飛不十千路有萬里何由歸哉 水經注

符堅時有射師經嵩山望見松上有一雙白鳥似鵠而大至樹下又見一虵長五丈許上樹取鳥鳥欲飛虵張口翕之鳥不去繽紛一餐頃射師發弩射三矢虵落鳥得去樹百餘步山邊盤理毛羽須臾雲起雷發射師懼不得旋踵見向鳥徘徊其上毛落紛紛似如相援如此數陣雲息雷歇射師得免鳥亦高飛 劉義慶幽明錄

永康元年京師得異鳥莫能名趙王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市以問人卽日宮西有一小兒見之遂自言曰服留鳥持者還白倫倫使更求又見之乃將入宮密籠鳥并閉小兒於戶中明日

往視悉不見 搜神記

大統三年萬餘鳥集儀鄉苑京房易飛候曰非常之鳥來宿邑中邑有兵周師入鄴之應 北齊書 以上異鳥

招搖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 禺似獼猴而大赤目長尾今江南山中多有說者不了此物名禺作牛字圖亦作牛形或作猴皆失之也 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 山海經

青丘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

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東望諸毗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牛尾其音如吠犬其名曰彘是食人

竹山有獸焉其狀如豚而白毛大如笄而黑端名曰毫彘

羭次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禺而長臂善投名曰囂

黃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蒼黑大目其名曰㸲 音敏

有獸焉其狀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 或作羊 其名

曰狡其音如吠犬見則其國大穰（晉太康七年邵陵扶夷縣檻得一獸狀如豹文有二角無前兩腳時人謂之狡疑非此）

滑水多水馬其狀如馬文臂牛尾其音如呼

潘侯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

旄牛

敦頭之山印澤多騂馬牛尾而白身一角其音

如呼

獂山有獸焉名曰獨狢（音蒼頡之頡）其狀如獳犬而有

鱗其毛如彘鬣（生鬣間也）

豐山有獸焉其狀如蝯赤目赤喙黃身名曰雍

和見則國有大恐

蔓渠之山有獸焉名曰馬腹其狀如人面虎身

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嚮立昆侖

上（天獸也銘曰開明為獸稟資乾精瞪視昆山威振百靈）

蜪犬（音陶或作蚼音鉤）如犬青食人從首始

拼陽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首其文如虎

而赤尾其鳴如謠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孫

諸水有獸焉其狀如豬而赤豪其音如榴榴其

名曰孟槐可以禦凶

亶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髦其名曰類

自為牝牡食者不妒

基山有獸焉其狀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其

名曰猼訑佩之不畏

柜山有獸焉其狀如豚有距其音如狗吠其名

曰狸力見則其縣多土功

長右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禺而四耳其名長右

其音如吟見則郡縣大水

堯光之山有獸焉其狀如人而彘鬣穴居而冬

蟄其名曰猾褢其音如斲木見則縣有大繇

洵山有獸焉其狀如羊而無口不可殺也（稟氣自然）

其名曰䍺

錢來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羊而馬尾名曰羬羊

其脂可以已腊（治皴）

符禺之山其獸多葱聾其狀如羊而赤鬣

小次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猨而白首赤足名曰

朱厭見則大兵
崇吾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
投名曰舉父
玉山有獸焉其狀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其名
曰狡見則其國大穰
三危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白身四角其毫如
披簑其名曰徼狠是食人
中曲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
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駮是食虎豹可以禦

兵
翼望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一目而三尾名曰
讙其音如奪百聲是可以禦凶服之已癉
有獸焉其狀馬身而鳥翼人面蛇尾是好舉人（音池 舉人）名曰孰湖
帶山有獸焉其狀如馬一角名曰臛疏可以辟
火
丹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鼠而菟首麋身其音
如獆犬以其尾飛名曰耳鼠食之不脎（郭大腹也 九卯）

（叔也）又可以禦百毒
有者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豹而文題白身名曰
孟極是善伏其鳴自呼
邊春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有鬣牛尾文臂
馬蹄見人則呼名曰足訾其鳴自呼
單張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豹而長尾人首而牛
耳一目名曰諸犍善吒行則銜其尾居則蟠其
尾
灌題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尾其音如訆

名曰那父
有獸焉其狀如犬而人面善投見人則笑其名
山𤟤其行如風見則天下大風
北嶽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角人目彘耳
其名曰諸懷其音如鳴雁是食人
隄山多馬有獸焉其狀如豹而文身名曰狕
北囂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白身犬首馬尾
彘鬣名曰獨狢
梁渠之山其獸多居暨其狀如彙而赤毛其音

如豚
歸山有獸焉其狀如麢羊而四角馬尾而有距其名曰驒音還還旋旋舞也其鳴自訆
馬成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其名曰天馬
泰戲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羊一角一目目在耳後其名曰辣辣其鳴自訆
泰山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珠名曰狪狪
拘狀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犬六足其名曰從從

犲山有獸焉其狀如夸父而彘毛其音如呼見則天下大水
空桑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虎文其音如欽其名曰軨軨見則天下大水
緱余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菟而鳥喙鴟目蛇尾見人則眠名曰犰狳見則螽蝗為敗
姑逢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有翼其音如鴻鴈其名曰獙獙見則天下大旱
鳧麗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九首虎爪名曰蠪姪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硜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羊目四角牛尾其音如獆狗其名曰峳峳見則其國多狡客
尸胡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麋而魚目名曰妴胡
海隅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馬尾名曰精精
剡山有獸焉其狀如彘而人面黃身而赤尾其名曰合窳其音如嬰兒見則天下大水
泰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天下大疫

甘棗之山有獸焉其狀鼣鼠而文題其名曰難音那食之已癭
金星之山多天嬰其狀如龍骨可已痤
霍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白尾有鬣名曰朏朏養之可以已憂
釐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蒼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其名曰犀渠
苦山有獸焉其狀如逐赤若丹火善詈名曰山膏

有獸焉其狀如蜂枝尾而反舌善呼其名曰文

文

蚍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白尾長耳名𤝞狼見則國內有兵

依軲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犬虎爪有甲其名曰獜善駚牟食者不風

槃馬之山有獸焉其狀如彙赤如丹火其名曰猍見則其國大疫

倚帝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鼣鼠白耳白喙名曰狙如見則其國有大兵

鮮山有獸焉其狀如膜大赤喙赤目白尾見則邑有火名曰狢即

歷石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白首虎爪名曰梁渠見則國大有兵

凡山有獸焉其狀如彘黃身白頭白尾名曰聞獜見則天下大風

即公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龜而白身赤首名曰蛫是可以禦火

北海內有素獸焉狀如馬名曰蛩蛩有青獸焉狀如虎名曰羅羅

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彩畢具尾長于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廢鍪鉅日月所出者有獸左右有首名曰屏蓬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者有兵

章莪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赤豹五尾一角其音如擊石其名如猙

陰山有獸焉其狀如狸（或作貓）而白首名曰天狗其音如榴榴（或作貓貓）可以禦凶

邽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蝟毛名曰窮奇音如獆狗是食人

少咸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窫窳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昆吾之山有獸焉其狀如彘而有角其音如號名曰蠪蚳食之不眯

蔓渠之山有獸焉其名曰馬腹其狀如人面虎

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扶豬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貉而人目[illegible]其
名曰麐[illegible]
豐山有獸焉其狀如猨赤目赤喙黃身名曰雍
和見則國有大恐
鹿吳之山注于滂水水有獸焉名曰蠱雕
天帝之山有獸焉狀如狗名曰谿邊席其皮者
不蠱
有獸焉狀如鹿而白尾馬足人手而四角名曰

玃如
鉤吾之山有獸焉其目在腋下虎齒人爪其音
如嬰兒名曰狍鴞是食人
陽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尾名曰領胡食之
已狂
耿山多大蛇有獸焉其狀如狐而魚翼其名曰
朱獳見則其國有恐
有獸焉其狀如狼赤首鼠目其音如豚名曰猲
狚是食人

欽山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牙其名曰當康其
鳴自叫見則天下大穰
有獸焉狀如白鹿而四角名曰夫諸見則其邑
大水
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獸左右有首
名曰跊踢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已上
樓煩大鹿犄人前兒前兒若獮猴立行聲似小
兒發人鹿人鹿若若鹿迅走嚙人雖馬青丘狐
九尾周頭犁抵犁抵者羊也[illegible]黑齒白鹿
白馬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背有兩角[illegible]

[illegible]義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
央林以酋耳酋耳者身如虎豹尾長參其身食
虎豹北唐以閭閭似隃冠[illegible]
[illegible]渠叟以鼩犬鼩犬者露犬也能
飛食虎豹樓煩以星施星施者珥旄[illegible]盧
以紈牛區陽以鼈封鼈封者若彘前後有首規
規以麟州靡費費其形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
脣翕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吐嘍[illegible]都郭狌

狌狌（一作生生）欺羽狌狌若黃狗人面能言高夷嗛羊嗛羊者羊而四角獨鹿邛邛距虛孤竹距虛不令支玄獏（獏或作貘）不屠何青熊（不屠何亦東北夷也）東湖黃羆般吾白虎屠州黑豹禺氏駒駼犬戎文馬而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吉皇之乘（作吉黃山海經作吉量）數楚每牛（數楚北狄）匈奴狡犬狡犬者巨身四足（周書王會）

西南荒中出訛獸其狀若菟人面能言常欺人言東而西言惡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真矣（神異經）

西方中獸如虎毫長三尺人面虎足口牙一丈八尺人或食之獸鬬終不退卻唯死而已荒中人張捕之一名倒壽焉

西北有獸其狀如虎有翼能飛食人知人言語聞人鬬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善輒殺獸往饋之名曰窮奇

檮杌一名難訓

東海之魚曰鰈比目而行北方有獸曰蟨更食而更視南方有鳥名曰鶼比翼而飛西方有獸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兔得甘草必銜以遺蛩蛩距虛（韓詩外傳）

瀛州有獸名嗅石其狀如麒麟不食生卉不飲濁水嗅石則知有金玉吹石則開金沙寶璞粲而可用（拾遺記）

有獸名嗷月形似豹飲金泉之液食銀石之髓此獸夜噴白氣其光如月可照數十畝軒轅之世獲焉（上）

三角獸先王法度修則至（宋書）

一角獸天下平一則至

六足獸王者謀及衆庶則至

比肩獸王者德及矜寡則至

銀麂刑罰得共民不爲非則至

天鹿者純靈之獸也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備則至

角端者日行萬八千里又曉四夷之語明君聖主在位明達方外幽遠之事則奉書而至

凡印者神獸之名也星宿之變化王者德盛則至

澤獸黃帝時巡狩至於東濱澤獸出能言達知萬物之情以戒於民爲時除害賢君明德幽遠則來 [illegible]

余者幽隱之獸也有明王在位則來爲時辟除災害 [illegible]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書言　高暉堂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與猴相類長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猳國一名馬化或曰玃玃伺道行婦女有美者輒盜取將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經過其旁皆以長繩相引猶故不免此物能別男女氣臭故取女男不取也若取得人女則爲家室其無子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迷惑不復思歸若有子者輒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形有不養者其母輒死故懼怕之無敢不養及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爲姓故今蜀中西南多諸楊率皆是猳國馬化之子孫也 搜神記

阿羊九頭而更食國亂乃出 淮南鴻烈

騊駼野馬也出北海形似鹿蜀 說文

秖犺二獸名秉心甚嚴蓋忠直獸也今華表頂上者是 集韻

合利爲獸獸而能謙禮義乃食口無譏嫌 [illegible]

張揖曰飛遽天上神獸也鹿頭而龍身 [illegible]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高暉堂

招賢獸出摩伽陀國性善不干人形如師子若國人見賢良相訪則出現

獸則有罷羆獶狶豜麃鹿麝尸豹 [illegible]

昔有懶婦睡機上姑怒之遂走投水化爲此獸一枚可得脂三四斛然之照紡績則暗照歌舞則明 南越志

寒土有獸其名曰貌生角當心俯而磨之憤心而死炎州有鳥其名曰梟爍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蜀侯之迎秦牛牛迫近而

身精危何異貌磨其角角愈利而身速亡乎白
公之振財財愈積而身愈危何異象之齒子子
愈長而身就害也 劉向新序
因墀國獻五足獸狀如獅首巨髮千縣其形如
環環重十兩上有天帝不言之字問其使者五
足獸是何變化對曰東方有群形之民使頭飛
於南海左手飛於東山右手飛於西澤自臍已
下兩足孤立在臺頭還有上兩手遇疾風飄於
海外落玄淵之上化為五足獸則一指為一足

也其人既失兩手使傷人割裏肉以為兩骨宛
然如舊也因墀國在西域之非遠使者以鐵為
車輪十年方至皆及還輪皆絕銳莫知其遠近
也 拾遺記
翕偉國獻飛骸獸狀如鹿青色以寒青之絲為
繩繫之及死帝惜之而不瘞掛於苑門皮毛皆
消拆惟骨色翕目將入咸知其神異更以繩繫
其足往視之惟見所繫處存而頭尾及骨皆飛
去 洞冥記

修彌國獻駮騾高十尺毛色赤斑皆有日月之
象帝以金埏為鞅絆以寶器盛芻以飼之 上
吠勒國貢文犀四頭狀如水兕角表有光名明
犀置暗中有光影亦日影犀織以為簟如錦綺
之文 同上
炎州在南海中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貍
網取之積薪數車燒之不燃鐵鎚鍛頭數十下
乃死以口向風須臾便活以石上菖蒲塞鼻即
真死取其腦和菊花服之可壽五百歲

封徽山中有怒毛獸若不噬毛短二寸若噬毛
長二尺
南康郡有君山高秀重疊有類宅栅名曰女媧
宮有獸名狢似狸猾之形自知吉凶人能機愛
之則可馴狎欲海害之則去不來
少碑出野遇一獸牛首而人身齒若皂姚娥曰
昔余聞之帝子牛首人身其名師親見之者百
福吞臻天將福汝汝何妄驚乎帝乃釋然 玄子處論
拾

師尚父爲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倉兕倉兕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倉兕害汝（論衡）

弦超入泰山遇一物如猴頭若婦人（髮長[illegible]斑）悉其歸語智瓊瓊曰此方輝也五百年一見見者[illegible]弦超果二百餘歲（集[illegible]）

按孔子未嘗見狌狌至輒能名之太史公與張良異世而曰見其形使衆人聞此言則謂神而先知然而孔子名狌狌聞照人之歌太史公之見張良觀宮室之畫也（論衡）

漢黃霸爲封溪令部人陳康携酒并猩猩以獻霸問曰何物人未及應囊中語曰上酒并僕耳霸以其物有靈開囊視之猩猩悲啼而去（[illegible]志）

東方識啖銕之獸寶稱神禹之書大荒之精矣（抱朴子）

章帝章和元年安息國遣使獻獅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後漢書）

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猛獸此毛虫之孽也識者爲其文曰武形有虧金獸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爲言兆亂也（晉書）

太康七年四角獸見于河間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謂當有兵亂起於四方後河間王遂連四方之兵作爲亂階殆其應也（上）

廣博物志卷之四十八

廣博物志卷之四十九

隴西董斯張纂
皖城何如龍訂

蟲魚一 龍 蛟 虬 魚

龍鱗蟲之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 說文

神龍能爲高能爲下能爲大能爲小能爲幽能爲明能爲短能爲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於戲允哉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遊燕幽閒有似鳳也 [illegible]

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龍 [illegible] 龍無角曰螭龍 廣雅

蛟龍屬也明月之珠藏于蚌中蛟龍伏之

千歲之虬斷而復續千歲之木伐而有血

龍生九子蒲牢好鳴 [illegible] 囚牛好音 [illegible] 蚩吻好吞 [illegible] 嘲風好險 [illegible] 睚眦好殺 [illegible] 贔屭好文 [illegible] 狴犴好訟 [illegible] 狻猊好坐 [illegible] 霸下好負重 [illegible]

龍易骨蛇易皮麋鹿易角蟹易螯 造化權輿

龍珠在頷蛟珠在皮蛇珠在口鼈珠在足魚珠在眼蚌珠在腹 爾雅

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 酉陽雜俎

角浪凹峭上壯下殺龍之雄也直鼻圓鬣薄鱗壯尾龍之雌也

帝王始興將起河洛龍見皆察其首黑者人正白者地正赤者天正 易乾鑿度

天子孝天龍負圖地龜出土天墜消烟景雲出游 孝經援神契

龍池之山四方高中央有池方七百里羣龍居之多五花樹羣龍食之 拾遺記

武昌虬山有龍穴居人每見神虬飛翔出入歲旱禱之即雨後人築塘其下曰虬塘 武昌記

潯陽吳椿世居長沙宅有古井每夜輒聞有如爆竹聲祖承謂之龍吒 異苑

真人常御九龍左驂名飈右服名欻 [illegible]

波知國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龍婦小
者龍子 後漢書
黃帝錄圖五龍舞河 魏文帝集
舜使虞虎養一紫龍恒持燕炙示龍而不即與
食龍俯而垂涎以器盛之滿一合而後與食以
爲常又取紿實磨入紫龍涎色正赤以畫金石
色透金玉中一寸紿實仙艸也堯時生于朝堂
之前四時有花成實 賈子說林
黃龍五采負圖而出舜前白玉檢黃金繩芝爲

封泥兩端有文曰天王有玉璽五字博袤三寸 皇覽
河伯化爲白龍遊于水傍羿見射之河伯上訴
天帝爲我殺羿天帝曰爾何故得見射河伯曰
我時化爲白龍出遊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
何從得犯汝今爲蟲獸爲人所射固其宜也羿
何罪歟 楚辭注
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 括地圖
南潯之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龍
時蛻骨于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其國獻毛
龍一雌一雄放置豢龍之宮至夏代養龍不絕
因以命族至禹導川乘此龍及四海攸同乃放
河湄 拾遺記
周公旦即攝七年鸞鳳見蓂莢生青龍銜甲元
龜背書 尚書中候
成王觀河洛沉璧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禮于
洛亦如之元龜青純蒼光止于壇背甲刻書赤
文成字周公援筆寫之 宋志

顏氏禱于尼丘升之谷艸木之葉皆上起降之
谷艸木之葉皆下垂及懷妊十一月而生是夕
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顏
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
故降以和樂之音 孔叢廣記
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
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
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
我乃止也 左傳

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于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于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

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田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　上

有大力毒龍以眼視人弱者即死以氣噓人強者亦死時龍受一日戒出家入林樹閒思惟坐

久疲懈而睡龍法睡時形狀如蛇七寶雜色獵者見之驚喜言曰以此希有難得之皮獻上國王以為船飾不亦宜乎便以杖案其頭刀剝其皮龍自念言我力能傾國土此一小物豈能困我今以持戒故不計此身當從佛語自忍閉目不視閉氣不息憐愍此人為持戒故一心受剝不生悔意既以失皮赤肉在地時日大熱宛轉在地土中欲趣大水見諸小蟲來其身為持戒故不復敢動自思惟言我此身以施諸蟲為佛

道故今以肉施以充其身後以法施以益其身
命終即生忉利天（智度論）
周烈王六年林碧陽君之御人產二龍（拾遺記）
如有鵰龍依報快樂具足妻妾妓女衣服飲食
象馬七珍無不備有侵樂自在過逾于人乃至
六欲天中亦有鳥獸自在受樂亦有薄福諸龍
日別熱沙搏身為諸小蟲之所唼食又如人間
畜生驅策鞭打擔輕負重馳騁委使不得自在
（法苑珠林）

方丈山有龍皮骨如山阜散百頃遇其蛻骨之
時如生龍或云龍鬬此處膏血如水流膏色黑
者若草木及諸物如淳漆也膏色紫光者地凝
堅可為寶器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壺
盛數斗膏以獻昭王王坐通雲之臺亦曰通霞
臺以龍膏為燈光耀百里烟色丹紫國人望之
咸言瑞光世人遙拜之燈以火浣布為纏（拾遺記）
燕太子丹質于秦秦遇之無禮乃求歸秦王為
機發之橋欲以陷丹丹過之橋不為發又一說

交龍捧舉而機不發但言今不知其故處矣（水經）
小傳稱秦始皇帝欲塡東海龍女來感之與始
皇交而有娠後奔入海棄其子于岸楚將項燕
因獵得之及長身長八尺力能扛鼎即項籍也
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旦散上
行紫色衝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止冶
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
龍至期亦能到安公騎之上升（列仙傳）
陵陽子明者銍鄉人也好釣魚于旋溪釣得白

龍子明懼解鈎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
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采五石脂沸
水而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
山去地千餘丈大呼下人令上山半告言谿中
子安當來問子明釣車在否後二十餘年子安
死人取葬石山下有黃鶴來棲其塚邊樹上鳴
呼子安云
邢子者蜀人好放犬犬走入山穴邢子隨之行
數百里出山頂有數屋宮府仙人吏使甚嚴見

其故妻來洗魚與邗子一函藥發函魚子也著
池中養之一年皆為龍邗子後還山見犬色更
赤有長翁隨邗子遂留山上時時下護其宗族
蜀人立祠焉
騎龍鳴者渾亭人也年二十于池中求得龍子
狀如守宮者十餘頭養食結草廬而守之龍長
大稍稍而去後五十餘年水壞其廬而去一旦
騎龍來渾亭下語云馮伯昌孫也此間人不去
五百里必當死信者皆去不信者以為妖至八

月果水至死者萬計
呼子先者漢中卜師也壽百餘年臨去呼酒家
老嫗曰急裝當與汝俱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
呼子先子先持一與嫗乃龍也騎之上華陰山
後常于山上大呼言子先酒母在此　上
韓維見申羊于齊有龍浴于沂韓維曰吾聞之
出見虎搏之見龍射之今弗射是不行吾聞也
遂射之　尸子
漢惠帝二年正月癸酉旦有兩龍見于蘭陵廷

東里溫陵井中至乙亥夜去京房易傳曰有德
遭害厥妖龍見井中又曰行刑暴惡黑龍從井
出　搜神記
漢廷尉扶嘉朐䏰人也初嘉母于湯溪水側遇
龍後生嘉長占吉凶巧發奇中高祖為漢王時
與嘉相遇嘉勸定三秦高祖以嘉志在扶翼賜
姓扶氏為廷尉食邑朐䏰嘉臨終有言曰三牛
對馬嶺不出貴人出鹽井　西京雜記
西域獻火龍高七尺映日看之光如聚炬火　述異記

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繁露
漢元和元年大雨有一青龍墮于宮中帝命烹
之賜群臣龍羹各一杯故李尤七命曰味兼龍
羹　並上
後漢建武中曹鳳字仲理為北地太守政化尤
異黃龍見于九里谷高岡亭天子嘉之加秩中
二千石　水經注
魏明帝青龍元年正月甲申青龍見郟之摩陂

幷帝親與羣臣共觀之旣而詔畫工圖寫龍游
而不見 宋書
湯陰西有眞人祠舊傳孫登爲此值旱衆禱于
龍得雨將祭謝之登曰此病龍雨安能蘇禾稼
弗信請嗅之水果腥穢龍時背生疽聞登言化
老翁求治曰病瘥當有報不數日果大雨石上
忽裂一井其水湛然蓋龍穿此以報也 山川紀異
永昌郡古哀牢國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婦人
名曰沙壺 後漢作沙壹 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魚自給

忽于水中觸一沈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產子
男十人後沈木化爲龍出謂沙壹曰君爲我生
子今在乎而九子驚走唯一小子不能去陪龍
坐龍就而舐之沙壹與言語以龍與陪坐因名
曰元隆猶漢言陪坐也沙壹將元隆居龍山下
元隆長大才武後九兄曰元隆能與龍言而黠
有智天所貴也共推以爲王 華陽國志
秦使者廿宗所奏西域事云外國方士能神呪
者臨川禹步吹氣龍即浮出初出乃長數十丈

方士吹之一吹則龍輒一縮至長數寸乃取置
壺中以少水養之外國常苦旱災于是方士聞
而旱處便齎龍往出賣之一龍直金數十斤舉
國會斂以顧之直畢乃發壺出龍置淵中復禹
步吹之長數十丈須臾而四集矣 抱朴子
張永家地有泉出小龍在焉從此遂爲富室踰
年因雨騰躍而去于是生貲日不暇給 異苑
晉懷帝永嘉中有韓媼者于野中見巨卵持歸
育之得嬰兒字曰撅兒方四歲劉淵築平陽城

不就募能城者撅兒應募因變爲蛇令媼遺灰
志其後淵媼曰憑灰築城城可立就竟如所言
淵怪之遂投入山穴閒露尾數寸使者斬之忽
有泉出穴中滙爲池因名金龍池 搜神記
太康五年正月二龍見武庫井中武庫者帝王
威御之器所寶藏也屋宇邃密非龍所處是後
七年藩王相害二十八年果有二胡僭竊神器
皆字曰龍 上
晉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枹罕羌妓產一龍子

色似錦文嘗就母乳遂見神光少得就視（宋書）
陶侃嘗捕魚雷澤得一織梭還挂著壁有頃雷雨梭變成赤龍從屋而下（異苑）
桓玄于南州起齋悉畫盤龍于其上號為盤龍齋劉毅小字盤龍至是遂居之（晉書）
劉安河中人也通鬼道未來之事皆預知之河間有一趙廣家槽上馬忽變作人面全家大驚往問劉安曰此大惡也君急歸家去宅三里披髮大叫即可免之廣乃依言披髮大叫廣家中

大小一時走出驚怕看之堂內無人堂屋一時崩倒全家得免不損一人乃贈財賄與安重問此災何有安曰堂屋西壁下深三尺當有三個石柱今已災過慎勿發看若覩之必大貧若不看必大富貴此神龍也後廣不依即掘看之驗其虛實果有一物赤色大如屋柱飛出他去後廣大貧一如其言也（搜神記）
東海徐奘之字宗文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後文帝立奘之竟以內終（異苑）
晉義熙中江陵趙姥以酤酒為業居室內地忽自隆起姥察為異朝夕以酒酹之嘗有一物出頭似驢而地初無孔穴及姥死隣人聞土下有聲如哭後人掘地得一異物蠢蠢而動不測大小須臾失之俗謂之土龍
吳孫權時錢塘人附載客船一宿行千里同行客覩船下有兩龍載之船不着水
沙門釋法遂棲神廬嶽常有游龍翔其前遠公

有奴以石擲中乃騰躍上升有頃風雲歘焠公知是龍之所與登山燒香會僧齊聲唱偈于是霹靂迴向投龍之石雲雨乃除（[illegible]）
慕容熙建始元年三月太史丞梁延年夢月化為五白龍夢中占之曰月臣也龍君也月化為龍當有臣為君者是寤而告人曰國將其將盡乎是秋熙為高雲所弒（十六國春秋）
楊義以四月九日夜夢北行登高山上大有宮室四面皆有大木見一白龍東向飛行有白衣

好女子于龍口中三入三出又有一老翁著繡衣裳芙蓉冠拄赤九節杖而立問公何等女子人龍口邪對曰此太素玉女蕭子夫取龍炁以鍊形也問翁何人曰我蓬萊仙公洛廣休在此蓬萊山又問此龍可乘否曰以待眞人張誘世石慶安許王斧丁瑋寧此侍宸帝官龍也須臾問公呼此四賢至命人賦一詩各下山別初下半山許主簿來公語主簿使飲太平家酒又戒之曰守一愼勿失後當用汝輔翼及到十日夜

義與此夢上白諸眞惟紫微夫人見答衆眞並笑清靈曰以冥通冥也心感洞照南嶽君之力也周氏冥通記

許長史今所營屋宅對東面有小山名雷平山間時有雷氏養龍來在此山眞誥

竺道生止青園寺中其年夏雷震青園佛殿龍昇于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曰龍光時人歎曰龍旣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廬山銷影巖岫

梁釋法聰與晉安王臨白馬泉內有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臨靈泉有五色鯽魚亦就手食聰曰此是雌龍王與羣臣重賞而回法苑

後魏宋雲使西域至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昔五百商人止宿池側値龍忿怒汎殺商人槃陁王聞之捨位與子向烏塲國學婆羅門呪四年之中善得其術還復王位就池呪龍龍化爲人悔過向王王卽從之洛陽伽藍記

釋智璪聞智者執行超羣爲世良導卽泛舸豐

流直指台岫伏膺受道乃遣行法華懺悔第二七日初夜懺訖還就禪床如欲安坐仍見九頭龍從地湧出上昇虛空明旦諮白璪曰此是表九導衆生開法華經將來之世破無明地入法性空爾續高僧傳

智顗母徐氏夢香烟五綵縈廻在懷欲拂去之聞人語曰宿世因緣寄托王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又夢吞白鼠如是再三怪而卜之師曰白龍之兆也及誕育之夜室內洞明信宿之間其

光乃止忽有二僧扣門曰善哉兒德所重必出家矣言訖而隱年十八投湖州果願寺沙門法緒而出家焉上

法顯至迦施國國有白耳龍每與衆僧約令國內豐熟皆有信効沙門爲起龍舍并設福食每至夏坐訖龍輙化作一小蛇兩耳悉白衆皆咸識是龍以銅盂盛酪置龍子中從上座至下行之徧乃化去年輙一出顯亦親見法苑珠林

周靖帝大象元年夏滎陽汴水北有龍闘初見白光直屬天自東方而來有白龍長十許丈西北向戰掌而鳴西北有黑龍亦乘雲而至風雷相擊乍合乍離暴雨大注自午至申白龍升天黑龍墜地復有大鯉魚三從小魚無數乘空而闘雷雨又甚大風發屋至暝乃止魚不復見明日有兩黑蛇大者長丈五小者半之並傷腰頸死于實蕳大蛇者周天元帝及靖帝之象大魚三而闘者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三方起兵亂之興五行記

佛留影石室在那乾呵羅國毒龍池側佛坐龍石室窟中爲龍作十八變踊身入石猶如明鏡在于石內映現于外遠望則見近望不見諸天百千供養佛佛影亦說法觀佛三昧經

迦維羅越國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白淨王之苗裔昔太子生時有二龍王一吐冷水一吐煖水今有池尚一冷一煖支僧載外國事

昔有一金翅鳥王其身極大兩翅相去六千餘里常入海中取龍食之諸龍常法畏金翅鳥常求袈裟着宮門上鳥見袈裟生恭敬心便不復前行食彼諸龍鳥食龍時以翅搏海水擗龍現而取食之時有一龍爲鳥所逐即取袈裟戴着頂上尋海而走時金翅鳥化作婆羅門追逐龍者種種罵言汝今何不放此袈裟龍畏死故急捉不捨爾時海邊有一仙人龍時恐怖投趣仙人鳥見仙人不敢復前仙人即出爲鳥說法教鳥向龍共相懺悔已各去佛告比丘昔仙人者今我身是金翅鳥者瓶沙王是爾時龍者達尼

迦是昔蒙袈裟得免鳥食今復蒙我袈裟因緣得脫王難出家修道獲阿羅漢是故當知袈裟威力不可思議又海龍王經云爾時有龍王而白世尊曰於此海中無數種龍有四種金翅鳥常食斯龍及龍妻子願佛擁護常得安隱於是世尊脫身皂衣告海龍王汝取是衣分與諸龍皆令周徧有値一縷者金翅鳥王不能犯觸持禁戒者所願必得爾時諸龍各懷驚悸各心念言是佛皂衣甚爲小少安得周徧大海諸龍時

佛即知龍心所疑告龍王言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人民各分如來皂衣終不滅盡譬如虛空隨其所欲則自然生時龍即取佛衣而分作無央數百千萬段各各分與隨其所之廣狹大小自然給與其衣如故終不知盡當敬此衣如敬世尊如敬佛塔寺言觀如來衣者即脫龍身于是賢劫中皆得無着當般泥洹爾時四金翅鳥王各與千眷屬俱白佛言今日我等自歸三寶悔過前犯奉持禁戒從今日始常以無畏施

一切龍擁護正法到于滅盡不違佛教法苑珠林

佛言閻浮提中及四天下有金翅鳥名伽樓羅王于諸鳥中快得自在此鳥業報應食諸龍于閻浮提日食一龍王及五百小龍第二日于弗婆提第三日于瞿耶尼第四日于鬱單越各食如前周而復始經八千歲此鳥爾時死相已現諸龍吐毒無由得食彼鳥饑逼周慞求食了不能得遊巡諸山永不得安至金剛山然後暫住從金剛山直下至大水際從大水際至風輪際

爲風所吹還至金剛山如是七返然後命終其命終已以其毒故令十寶山同時火起爾時難陀龍王霈雨此山即大降雨渧如車軸鳥肉散盡唯有心在其心直下如前七返然後還住金剛山頂難陀龍王取此鳥心以爲明珠轉輪王得爲如意珠

昔佛住舍衛城南有大林邑商人驅八牛到北方俱嗲國復有商人共在澤中放牛時離車邊起子捕得一龍穿鼻牽行商人見之即起慈心

問離車言汝牽此欲作何事荅言我欲殺噉商人言勿殺我與汝一牛貿取放之捕者不肯乃至八牛方言今爲汝故我當放之即取八牛放夫龍女時商人復念此是惡人恐復追逐更還捕取即自隨看所向到一池邊龍女變爲人身語商人言天施我命今欲報恩可共入我宮當報大恩商人荅言汝等龍性卒暴瞋恚無常或能殺我荅言前人繫我汝能力救彼以受布薩法華言善宿也故都無殺心何況天今施我命而

當加害小住此中我先入摒（卑政切）擋（丁浪切）是龍門邊見二龍繫在一處問言汝爲何事荅言此龍女半月中三日受齋法我兄弟守護此龍女不堅問爲離車所得以是故被繫唯願天慈語令放我此龍女落問欲食何等食者當索閻浮提人間食龍女摒擋已便即呼入坐寶床榻上龍女白言今欲食何等食荅言欲須閻浮提人間食即下種種食問龍女言此人何故被繫龍女言此有過我欲殺之商人言汝莫殺荅言要

當殺之商人言汝放彼者我當食耳白言不得直爾放之當罰六月擯置人間商人問言汝有如是莊嚴用受布薩法荅言我龍法有五事苦何等爲生時龍眠時龍婬時龍瞋時龍一日之中三過皮肉落地熱沙搏身復問汝欲求何等荅言出家難得又問當就誰出家荅言如來正供應正遍知今在舍衛城未脫有脫汝可就出家商人便言我欲還歸龍女即與八餅金言此是龍金足汝父母眷屬終身用不盡語汝合

眼即以神變持著本國伴先至語其家言入龍宮去父母謂兒已死眷屬宗親聚在一處悲號啼哭時放牧者及取薪艸人見已先還語其家言某甲來歸家人聞已即大懽喜出迎入家已爲作生會作生會時以八餅金持與父母此是龍金截已更生盡壽用之不可盡也

右龜茲國王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龍時有賈人買市人金銀寶貨至夜中錢龕化爲炭境內數百家皆失金寶王有男先出家成阿

羅漢果王問之羅漢曰此龍所爲能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某處眠耳王乃易衣持劍默出至龍所見龍臥將欲斬之因曰吾斬爾龍誰知吾有神力遂叱龍龍驚起化爲獅子王即乘其上龍怒作雷聲騰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謂龍曰爾不降當斷爾頭龍懼王神力乃作神語曰勿殺我我當與王乘欲有所向隨心即至王許之後常乘龍而行

昔有尊者阿羅漢字祇夜多佛時去世七百年

後出罽賓國時罽賓國有一惡龍名阿利那數作災害時有二千羅漢各盡神力驅遣此龍令出國界其中有百羅漢以神通動地又有五百人放大光明復有五百人入禪定經行諸人各盡其神力不能使動時尊者祇夜多最後往到龍池所三彈指言龍汝今出去不得住此龍即出去不敢停住爾時二千羅漢語尊者言我與尊者俱得漏盡解脫法身悉皆平等而我等各各盡其神力不能令動尊者云何以三彈指令龍遠入大海也于時尊者答言我凡夫已來受持禁戒至突吉羅等心護持如四重無異今諸人者所以不能動此龍者神力不同故不能同也

爾時龍王即以四龍聰明智慧者作僧護弟子龍王言白尊者爲我教此四龍各一阿含第一龍者教增一阿含第二龍者教中阿含第三龍者教雜阿含第四龍者教長阿含僧護答曰可爾僧護即教第一龍者默然聽受第二龍者眠

目口誦第三龍者迴顧聽受第四龍者遠住聽受此四龍子聰明智慧于六月中誦四阿含領在心懷盡無遺餘時大龍王詣僧護所拜跪問訊不愁悶耶僧護答曰甚大愁悶龍王問曰何故愁悶僧護答曰受持法者要須軌則此諸龍等在畜生道無軌則心不如佛法受持誦習龍王白言大德不得呵諸龍等所以者何以護師命故作此聽有四毒不得如法受持讀誦何以故初默受者以聲毒故不得如法若出聲者必

害師命是故默然而受第二閉目受者以見毒故不得如法若見師者必害師命是故閉目而受第三廻頭受者以氣毒故不得如法若氣噓師必害師命是以廻頭而受第四遠住受者以觸毒故不得如法若身觸師必害師命是以遠住而受上以下蛟

畢山帝苑之水出焉其中多蛟 山海經

蔣過之山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虎蛟其狀魚身而蛇尾其音如鴛鴦食者不腫可以已痔

北海之外有潼海之水渤潏高隱于日中有巨魚大蛟莫測其形也吐氣則八極皆暗振鬐則五嶽波盪當唐堯時懷山爲害大蛟縈天三河俱溢海濱同流三河者天河地河中河是也此三水有時通壅至聖之治水色俱溢無有流沫及帝之商均暴亂天下則巨魚吸日蛟繞于天 拾遺記

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爲龍不可近俄而復爲婦人甚麗而食人桀命爲蛟妾告桀吉凶 述異記

帝以季秋之月泛衡蘭雲鶴之舟窮晷係夜釣于桂臺下以香金爲鈎縞絲爲綸丹鯉爲餌釣得白蛟長三丈若大虵無鱗甲帝曰非祥也命大官爲鮓肉紫骨青味甚香美 拾遺記

李冰爲蜀郡守有蛟歲暴漂墊相望冰乃入水戮蛟已爲牛形江神龍躍冰不勝及出率勇者數百持強弓大箭約曰吾前者爲牛今江神必亦爲牛矣我以太白練自束以辨汝當殺其無

記者遂吼呼而入須臾雷風大起天地一色稍定有二牛鬬于上公練甚長白武士乃齊射其神遂斃從此蜀人不復爲水所病至今大浪衝濤欲及公之祠皆瀰瀰而去故春冬設有鬬牛之戲未必不由此也 成都志

帝好微行于長安城西夜見一螭遊于路董謁曰昔桀媚妹宴于膝上以金簪貫玉螭腹爲戲今螭腹餘金簪穿痕得此非耶 洞冥記

武帝元封五年冬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帝于

九疑登灊天柱山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乃作盛唐樅陽歌 漢書

後漢時姑蘇有男子衣白衣冠幘容貌甚偉身長七尺眉目疏朗從者六七人遍歷人家姦通婦女欲掩捕即有風雨雖守郡有兵亦不敢制月餘術人趙杲在趙間吳患之乃遣來杲適下舟步至姑蘇北堤上時會守送臺使過亦避之于館杲因謁焉守素知杲有術甚喜杲謂郡守曰君不欲見乎因請水焚香長嘯數聲天風欻至聞空中數十人響應杲擲手中符符去如風頃刻見此妖如有人持至者甚惶懼杲謂曰何敢幻惑不畏乃按劍曰誅之便有旋風擁出杲謂守曰可視之矣使未出門已報去此百步有大白蛟長三丈斷首于路傍 異記

永陽李增行經大溪見二蛟在水引弓射之中一郎死增歸因復出市有女子素服御潴提所射箭增怪而問焉女答曰何用問爲若是君許便以相還授矢而滅增惡而驟反未達家暴死

于路 異苑

曹公幼而智勇年十歲常浴于譙水有蛟來逼自水奮擊蛟乃潛退于是畢浴而還弗之言也後有人見大蛇奔逐揆笑之曰吾爲蛟所擊而未懼斯畏蛇而恐耶衆問乃知咸驚異焉

長沙有人忘姓名家江邊有女下渚浣衣覺身中有異後不以爲患遂妊身生三物皆如鰕魚女以己所生甚憐之著澡盤水中養經三月此物遂大乃是蛟子皆有字大者爲當洪次者名破阻小者曰撲岈大暴雨三蛟一時俱去遂失所在後天欲雨此物輒來女亦知其當來便出望之蛟子亦舉頭望母良久復去經年此女亡後三蛟一時俱至墓所哭泣經月乃去聞其哭聲如狗嗥 續搜神記

後漢定襄太守竇奉妻生子武幷生一蛇奉送蛇于野中及武長大有海內俊名母死將葬未窆賓客聚集有大蛇從林艸中出徑來棺下委地俯仰以頭擊棺血涕並流狀若哀慟有頃而

去時人知爲竇氏之祥 搜神記

元帝永昌中暨陽人任谷因耕息于樹下忽有一人着羽衣就淫之儺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妊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詣闕自陳留于宫中

安城平都縣尹氏居在郡東十里日黃村尹佃舍在焉元嘉二十三年六月中尹兒年十三守舍見一人年可二十許騎白馬張繖及從者四人衣皆黃色從東方而來至門呼尹兒來暫寄

息因入舍中庭下坐床一人捉繖覆之尹兒看其衣悉無縫馬五色斑似鱗甲而無毛有頃雨氣至此人上馬去迴顧尹兒曰明日當更來兒覩其去西行躡虛而漸升須臾雲氣四合白晝爲之晦冥明日大水暴出山谷沸涌丘壑淼漫將淹尹舍忽見大蛟三丈餘盤屈庇其舍焉 述異記

吳大帝赤烏三年七月有王述者採藥于天台山時熱息于石橋下臨溪飲忽見溪中有一小青衣長尺餘乘赤鯉魚從入雲中漸漸不見述良久登峻巖四望見海上雲起頃刻雷電交鳴俄然將至述懼伏于樹中見牽一物如布而色如漆不知所適及天霽又見所乘之赤鯉小童還入溪中乃黑蛟耳 三吳記 [illegible]

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 [illegible]

山中見大蛇冠幘者名曰升卿呼其名則吉

泰華之上削成而四方有蛇名曰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 山海經 [illegible]

大咸之山有蛇名曰長蛇其毛如彘豪其音如鼓柝

神囷之山其下有白蛇

跂踵之山有大蛇

鮮山多鳴蛇其狀如蛇而四翼音如磬見則其邑大旱

伊山多花蛇其狀如人面而豺身鳥翼而蛇行其音如叱呼見則其邑大水

幽都之山浴水出焉是有大蛇赤首白身其音

如牛見則其邑大旱 並上
奇居之蟲黍甲步內二首之虵弦之為弓 抱朴子
按越王弩弦化為虵首意即此耶
共工之臣號曰相柳窫此奇表虵身九首恃力
桀暴終禽夏后 山海經圖讚
越人得蚺虵以為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 淮南子
黑蚖在身當以持戒鉤除之又云睡虵既去乃
可安眠黑蚖亦睡虵也 遺教經

昔蚤丘多大虵又生奸樂黃帝將登焉廣成子
教之佩雄黃而虵皆去也 抱朴子
天子遣其靈鼓乃化為黃虵 穆天子傳
孔子夢三槐閒豐沛市有赤氣起呼顏淵子夏
往觀之見赤虵化為黃金上有文曰卯金刀後
高祖起豐沛 金樓子
晉献公之太子至靈臺虵繞左輪御曰太子下
拜吾聞國君之子虵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
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拔劍將死御止之太
子曰不然我得國君之孽也拜君之孽不可謂
禮見機祥而忘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
君不可謂忠挾偽意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
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國之危明也遂
伏劍而死 新序
晉文公出大虵當道如拱文公反修德使吏守
虵吏夢天殺虵曰何故當聖君道覺而視虵已
死矣
魯定公元年有九虵繞柱占以為九世廟不祀
乃立煬宮 漢[illegible]志

楚人大斷尚以漁殺角殿為天所遣作一大蟒
穴在山後人為立廟 [illegible]
邛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虵
頭上戴角在牀閒姥憐而飴之食後稍長大遂
長丈餘令有駿馬虵遂吸殺之令因大忿恨責
姥出虵姥云在牀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無
所見令又遷怒殺姥虵乃感人以靈言嗔令何
殺我母當為母報讎此後每夜輒聞若雷若風

四十餘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為湖土人謂之為陷湖唯姥宅無恙迄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他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畟然今水淺時彼土人沒水取得舊木堅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為枕相贈搜神記

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于是丹蛇在水自灑濯

入于梓宮陳留風俗傳

漢武帝大始四年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鬬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後二年秋有衛太子事自趙人江充起搜神記

漢武帝時張寬為揚州刺史先是有二老翁爭山地詣州訟疆界連年不決寬視事復來寬窺二翁形狀非人令卒持杖戟將入閤汝等何精翁走寬呵格之化為二蛇上

巴郡馮緄為議郎發綬笥有二赤蛇可三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卜云此吉祥也君後當為遼將以東為名後五年果為大將軍拜遼東太守風俗通

漢桓帝即位有大蛇見德陽殿上洛陽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見于省中將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象也乃棄官遁去至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捕治家屬揚兵京師也搜神記

閭成子少好長生學道四十餘年後入荊山中積七十餘歲為荊山山神所試成子謂是真人

拜而求道而為大蛇所噬殆至于死[illegible]

馬援征五溪蠻進營壺頭中暑病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今武陵語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馬援所穿室也室內有蛇如百斛船大云是援之餘靈也武陵記

管輅渊里閒君往者為王府君論怪云老書佐為蛇老鈴下為烏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輅云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常體是以鯀為黃能如意為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為

黠喙之類也況蛇者務辰巳之位烏者棲太陽之精斯乃騰黑之明象白日之餘景如書佐鈐下各以微軀化爲蛇烏不亦可乎 管輅別傳

孫氏懷張承時乘輕舸于江浦忽見白蛇長三丈騰入舟中咒曰若爲吉祥勿毒噬我縈而將還置于房中一宿不復見毋嗟惜之隣中相謂曰昨者張家有白鵠聳翮入雲以告承毋毋使筮之筮者曰吉祥鵠是延年之物從室入雲自卑升高之象昔吳闔閭葬其妹殉以美人寶劍

珍物窮江南之富未及千年雕雲覆其溪谷美女遊于塚上白鵠翔于林中白虎嘯于山側皆昔時之精靈今出于世當使子孫位極人臣植名江表若生子可名爲白鵠後承生昭位輔吳將軍年九十蛇鵠之祥也 拾遺記

東晉時跋陀羅尊者譯經于廣陵天寧寺之青蓮池忽有兩青蛇從井中出化二童子自旦爲尊者灑掃焚香訖暮候其收經卷而去日復如是譯經既畢青衣亦不知所在 寶祐廣陵志

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爲舍住夜中有一人長一丈着黃衣白帶來謂射人曰我有讎尅明當戰君可助當有相報射人曰自可助君耳何用報爲答曰明日食時君可出溪邊敵從北來我南往應白帶者我黃帶者彼射人許之明出果聞岸北有聲狀如風雨草木四靡視南亦爾唯見二大蛇長十餘丈于溪中相遇便相盤繞白蛇勢弱射人因引弩射之黃蛇者即死因將暮復見昨人來辭謝云住此一年獵所獲甚多家

至巨富數年後忽憶先山多肉忘前言復更往獵復見先白帶人語之云我語君勿復來君不能見用讐子已大今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聞之甚怖便欲走乃見三烏衣人皆長八尺俱張口向之射人即死 搜神記

丹陽鍾忠以元嘉冬月晨行見有一蛇長二尺許紋色似青琉璃頭有雙角白如玉感而畜之于是貲業日登經年蛇自亡去忠及二子相繼殞斃此蛇來吉去凶其惟龍乎 異苑

晉太康中陳留阮士瑀傷于虺不忍其痛數嗅其瘡已而雙虺成于鼻中元康中曆陽紀元載客食道龜已而成瘕醫以藥攻之下龜子數升大如小錢頭足殼備文甲皆懼惟中藥已死搜神記

賈謐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于中丞臺又蛇出其被中暴雷震其室柱陷入地壓毀牀帳晉書

晉太元中汝南人入山伐竹見一竹中蛇形已

成枝葉如故又吳郡桐廬人常伐餘遺竹見一竹竿雉頭頸盡就身猶未變此亦竹為蛇蛇為雉也異苑

吳興太守袁玄瑛當之官筮卦吉凶用法至官當主赤蛇為妖不可殺至果有赤蛇在銅虎符石函上蟠玄瑛摘殺之其後果為賊徐馥所害郭璞別傳

揚州別駕顧球姊生十年便病至年五十餘令郭璞筮之得大過之升其辭曰大過卦者義不嘉塚墓枯楊無英華振動遊蒐見龍車身被重累嬰天邪法由斬祀殺靈蛇非己之咎先人瑕累卦論之可奈何球乃訪迹其家事先世曾伐大樹得大蛇殺之女便病病後有群鳥數千迴翔屋上人皆怪之不知何故有縣農行過舍邊仰視見龍牵車五色晃爛甚大非常有在遂滅搜神記

扈謙居金陵攝山每筮一卦百錢日限錢五百以三百供母二百飲酒五百足一卦千錢不為

也海西公旦出見赤蛇蟠御牀詔謙筮之謙曰陛下有出宮之象海西曰可消伏否曰後年有大將北征失利此災可消後桓溫北征敗績還乃廢海西立簡文

晉明帝大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頭從人受食京房易傳曰蛇見于邑不出三年有大兵國有大憂尋有王敦之逆

有士人陳甲本下邳人元帝時寓居華亭獵于東野大藪中欻見大蛇長六七丈形如百斛船

玄黃五色卧閣下土人卽射殺之不敢說三年後與鄉人共獵至故見蛇處語同行云昔在此殺大蛇其夜夢見一人烏衣黑幘來至其家言曰我昔昏醉汝無狀殺我吾昔醉不識汝面故三年不相知今日來就死其人卽驚覺明旦腹痛而卒 述異記

蜀王李勢宮人張氏有妖容勢寵之一旦化爲大斑蛇長丈餘送苑中夜復來寢牀下勢懼遂殺之復有鄭美人勢亦寵愛化爲雄虎一夕食

勢寵姬未幾勢爲桓溫所滅 獨異記

大尉郗鑒字道徽鎭丹徒曾出獵時二月中蕨始生有一甲士折食一莖卽覺心中淡淡欲吐因歸乃成心腹疼痛經半年許忽大吐吐出一赤蛇長尺餘尚活動搖乃挂着屋簷前汁稍稍出蛇漸焦小經一宿視之乃是莖蕨猶昔之所食病遂除瘥 搜神記

顏含次嫂樊氏老而失明含省嫂病困須得蚺蛇膽爲藥而求不能得于晝獨坐有一童子持一青囊授含開視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鴻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卽愈 晉中興書

高祖永初中張春爲武昌太守時人有嫁女未及升車者女忽然失怪出外毆擊人乃自云已不樂嫁俗人巫云是邪魅將女至江際遂擊鼓以術咒療春以爲欺惑百姓刻期須得妖魅翌日有一青蛇來到坐所卽以大釘釘其頭至日中時復見大龜從江來伏于巫前巫以朱書龜背作巫更遣入江至暮有大白鼉從江中出乍

沉乍浮龜隨後推逼鼉自分死冒來先入幔與女辭決女遂動心哭云失其姻好于是漸差或問巫曰魅者歸于一物今安得有三巫云蛇是傳通龜是媒人鼉是其對所獲三物悉以示春春始知靈驗皆殺之 異苑

宋元嘉中廣州有三人共在山中伐木忽見石窠有三卵大如升取煑之湯始熱聞林中如風雨聲須臾一蛇大十圍長四五丈逕來湯中銜卵而去三人未幾皆死

宋長干寺有釋曇穎會稽人少出家謹于戒行善巧宣唱天然獨絕穎嘗患癬瘡積治不除房內恒供養一觀世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蛇從像後緣壁上屋須臾有一鼠子從屋墮地涎涶沐身狀如已死穎候似活即取竹刮除涎涶又聞蛇所吞鼠能療瘡疾即行取涎涶以傅癬上所傅旣遍鼠亦還活信宿之間瘡疾頓盡方悟蛇之與鼠皆是祈請所致 高僧傳

揚州有蛇市市人鬻珠玉而雜貨蛟布蛟人即

泉先也又名泉客 述異記

僧稠于雲門山寺所住禪窟前有深坑見被毛之人偉而胡貌置釜然火水將沸涌俄有大蟒從水中出欲入釜內稠以足撥之蟒遂入水毛人亦隱其夜因致男子神來頂拜稠云弟子有兒歲爲惡神所啗兒子等惜命不敢當弟子衰老將死故自供食蒙師護故得免斯難稠索水潠之奄成雲霧 梁高僧傳

武强縣耆舊云邑人有行于道見一小蛇疑其有靈持而養之名曰擔生長而吞噬人里中患之遂捕繫獄擔生負而奔邑淪爲湖縣長及吏咸爲魚矣今縣東北十許里有淵謂之郎君淵耆宿又言縣淪之日其子東奔又陷于此故淵得郎君之名矣 水經注

東魏孝靜帝武定中有大蛇見武牢城上時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武牢叛死者數千人後司馬消難之任武牢蛇又見消難亦叛土人謂之蜼龍 後漢書

昔迦毘摩羅尊者至西印度城口有大山山有一石窟尊者山行數里逢一大蟒尊者直進其窟蟒遂盤繞尊者身尊者因與受三皈依蟒聽訖而去後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尊者曰汝何所止荅曰我昔嘗爲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于應荅起嗔恨想命終墮于蟒身住于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耳

時諸比丘患蛇入屋未離欲比丘恐怖作言聽

驚若以筒盛棄之若以繩繫置地解放有鼠入屋作檻盛出棄之患蝎蜈蚣蚰蜒入屋若以弊物若泥團掃箒盛裹棄之在外解放若房舍夜患蝙蝠青患燕烏入佛言聽織作籠疏障若作向檽子遮時有老病比丘拾虱棄地佛言不應爾聽以器盛若綿拾著中若虱走出應作筒盛若虱出筒應作蓋塞 [illegible]

佛在王舍城迦蘭駝竹林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賢面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多諸諂曲慳貪

嫉妬終無施心乃至飛鳥驅不近舍有諸沙門及婆羅門貧窮乞匃從其乞者惡口罵之其後命終受毒蛇身還守本財有近之者瞋目猛盛怒眼視之能令使死頻婆娑羅王聞已心懷驚怪今此毒蛇見人則害唯佛能調作是念已卽將羣臣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却坐一面具白前事唯願世尊降伏此蛇莫使害人佛嘿許可于其後日着衣持鉢往詣蛇所蛇見佛來瞋恚熾盛欲螫如來佛以慈力于五指端放五色光明照彼蛇身卽得清涼熱毒消除心懷喜悅舉頭四顧是何福人能放此光照我身體使得清涼快不可言爾時世尊見蛇調伏而告本緣蛇聞佛語深自尅責蓋障雲除自憶宿命作長者時所作惡業今得是報方于佛前深生敬信佛告之言汝于前身不順我語受此蛇形今宜調順受我教敕蛇荅佛言隨佛見授不敢違敕佛告蛇言汝若調順入我鉢中佛語已竟尋入鉢中將詣林中王及羣臣聞佛世尊調化毒蛇盛鉢

中來合國人民皆往共看蛇見衆人深生慚愧厭此蛇身卽便命終生忉利天卽自念言我造何福得來生天卽自觀察見在世間受毒蛇身由見佛故生敬信心厭惡蛇身得來生此受天快樂今當還報佛恩齎持香華光明照耀來詣佛所前禮佛足供養已訖却坐一面聽佛說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 百緣經

昔聞舍衛國中佛與阿難曠野中行于田畔見有伏藏佛告阿難是大毒蛇阿難曰佛是惡毒

蚳爾時田中有一耕人聞佛阿難說有毒蚳作是念言我當視沙門以何爲惡毒蚳即往其所見眞金聚而作是言沙門所言是毒蚳者乃是好金即取此金還置家中其人先貧衣食不供以得金故轉得富饒衣食自恣王家策伺怪其卒富而糺舉之繫在獄中先所得金既已用盡猶不得免將加刑戮其人唱言毒蚳阿難惡毒蚳世尊傷人聞之以狀白王喚彼人而問之曰何故唱言毒蚳阿難惡毒蚳世尊其人白王我于往時在田耕種聞佛阿難說言毒蚳惡毒蚳我于今者方乃悟解王聞此說遂放去之（大莊嚴論）（以下闕）

𩺰人掌以時𩺰爲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爲鱻薧以共王膳羞（周禮）

牛躅之涔不生鱣鮪巢絫之窠不容鵠卵（新論）

寸鮨泛迹濫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也芒蠋宛轉果核之內則謂八極之界盡於茲也（抱朴子）

東海之魚墜一鱗崑崙之木落一葉聖人皆能知之（虞喜志林）

鹹水之魚不遊於江淡水之魚不入於海（[illegible]）

魚生流水中則背鱗白生止水中則背鱗黑（異物志）

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

招水多鮮魚其狀如鼈其音如羊（山海經）

渭水多鰠魚其狀如鱣魚動則其邑有大兵

漢水多鴽魮之魚其狀如覆銚鳥首而魚翼魚

尾音如磬石之聲是生珠玉

樕𧓍之山食水出焉其中多鱅鱅之魚其狀如犂牛其音如彘鳴

番條之山減水出焉其中多鱤魚（一名黃頰）

東始之山泚水多茈魚其狀如鮒一首而十身其臭如蘪蕪食之不糟（[illegible]）

龍魚陵居在其北狀如狸（或曰龍魚一角）一曰鰕（音遐）即有神聖乘此以行九野（九域之野）一曰鱉魚（鱉音惡橫）在天野北其爲魚也如鯉

鳥鼠同穴之山濫水出焉西注於漢水多絮魮
之魚是生珠玉
柢山有魚焉其狀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
魼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鯥冬死而夏生食之
無腫疾
郎翼之澤其中多赤鱬其狀如魚而人面其音
如鴛鴦食之不疥
黑水有鱄魚其狀如鮒而彘毛見則天下大旱
泰器之山觀水出焉是多文鰩魚狀如鯉魚魚

身而鳥翼蒼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遊于東
海以夜飛其音如鸞雞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見
則天下大穰
陵羊之澤是多冉遺之魚魚身蛇首六足其目
如馬耳食之使人不眯可以禦凶
贏魚魚身而鳥翼音如鴛鴦見則其邑大水
諸毗之水其中多滑魚其狀如鱓赤背其音如
梧食之已疣
芘湖之水其中多儵魚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
六足四首其音如鵲食之可以已憂
譙水多何羅之魚一首而十身其音如犬吠食
之已癰
涿光之山囂水出焉其中多鰼鰼之魚其狀如
鵲而十翼鱗皆在羽端其音如鵲可以禦火食
之不癉
末塗之水其中多鯈鱅其狀如黃蛇魚翼出入
有光見則其邑大旱
泜水多箴魚其狀如儵其喙如箴食之無疫疾

獄法之山瀤澤之水其中多鱳魚其狀如鯉而
雞足食之已疣
晋水多鮆其狀如儵而赤鱗其音如叱食之不
驕
決決之水多人魚其狀如鯑魚四足其音如嬰
兒食之無瘕疾
諸懷之水其中多鮨魚魚身而犬首其音如嬰
兒食之已狂
滱水多修辟之魚狀如黽而白喙其音如鴟食

之巳白癬
來需之水其中多鮯魚黑文其狀如鮒食者不
腫合水多鰧魚狀如鱖蒼文赤尾食者不癰可
以爲瘻
歸魚狀如盩蜼而長距足白而對食者無蠱疾
可以禦兵
余澤多珠蟞魚其狀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其
味酸甘食之無癘
蒼體之水其中多鱃魚其狀如鯉而六首食之

不疣
鬲水多薄魚其狀如鱣魚而一目其音如歐見
則天下大旱
餘如之澤其中多鰨魚其狀如魚而鳥翼出入
有光其音如鴛鴦見則天下大旱
渠豬之水多豪魚狀如鮪赤喙尾赤羽可以已
白癬
勞水多飛魚狀如鮒魚食之已痔 上
騩山其上有美棗其中多飛魚其狀如豚而赤

文服之不畏雷
鴈門之水其中多鰤鰤之魚 [illegible] 食之殺
彩深澤有魚焉其狀如鯉而六足鳥尾名曰鮯
鮯 [illegible] 之魚
有鮒父之魚狀如鮒魚魚首而彘身食之已嘔
並上
良夷在子在子鼈身人首脂其腹炙之藿則鳴
曰在子楊州禺禺解隃冠東越海蛤陳人蟬蛇
順食之美且甌文蜃海陽大蟹長沙鼈西海魚

骨魚幹魚腸北海魚劎 [illegible] 魚石 [illegible] 出瑱
[illegible] 擊閭 [illegible] 河鯢 [illegible] 江鱘大龜
[illegible] 鉅定巖濟中瞻諸 [illegible] 孟諸靈龜
大都鱷魚魚刀咸會於中國 [illegible]
東南方海中有祖洲上有恒潤其內鮑魚出焉
長八尺食之宜暑而避風寒之氣 [illegible]
北方荒中有石湖方千里岸深五丈餘恒冰唯
夏至左右五六十日解耳有横公魚長七八尺
形如鯉而目赤晝在湖中夜化爲人刺之不入

煑之不死以烏梅二枚煑之則熟食之可止邪病 上同

龍巢山下有丹水水中有丹魚欲捕其魚伺魚之浮出水有赤光如火網取割其血塗足可涉水如履平地 述異記

瀛州一名寬州亦曰環州東有淵洞有魚長千丈色斑鼻端有角時鼓舞羣戲遠望水間有五色雲就視乃此魚噴水爲雲如慶雲之麗無以加也 拾遺記

帝王將興比目魚出鄭注比目魚曰東鰈 中侯

比目魚王者德及幽隱則見 宋書

庶人孝則木澤茂浮珍舒恪草秀水出神魚 援神契

逆鱗魚仙經謂之肉芝 紀聞

仙人上藥有流淵瓊魚 漢武內傳

至於鯀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豚海鴨魚鮫木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蝲土蚌燕箕雀蛤之儔折甲曲牙逆鱗反舌之屬 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

水君狀如乘馬衆魚尊從名魚伯大水有之漢末有人於河際見之人馬皆有鱗甲如大鯉魚見人良久入水而没 古今注

海中大魚口可容舟其名曰摩竭 華夷考

東海漁人獲魚長五六尺腸胃成胡鹿刀槊之狀或號秦皇魚

南海有鰐魚狀如鼉斬其頭而乾之去齒而更生如此者三乃止

彈塗一名闌胡形似小鰍而短 寧波志

章舉一名章魚一名章拒一名章鋸以其足似鋸也形類烏賊而小 蟫史

青田谿冬天水熱如湯衆魚歸之名曰魚倉 永嘉記

網魚得鯿不如啖茹

洛鯉伊魴貴于牛羊 述異記

洞庭鮮鮒温湖美鯽

江東謂青魚爲婢鰛魚爲童子魚爲士父

兗州人呼赤鯉爲赤驥青鯉爲青馬黑鯉爲玄駒白鯉爲白騏黃鯉爲黃雉古今注

鯉一名稡龍爾雅翼

廣河潛魵溷淵巨鯉

洞庭之鮒灌水之鰩滋以陽侯之友薮以茗菜之華

鰌蝦夫海藏於枯里街巷偪隘不得自在南北無極渴筱成疾

鮎魚肥炙其美諺云寧去累世宅不棄鮎魚額

蜀中每煞黃魚大必陰雨

猵狙以猨爲雌蝸蟵以魚爲偶

矢鯢三相從而爲部鰍鰌三相從而名爻

帝使風后負書常伯荷劍旦遊洹流夕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洹流如沙塵足踐則陷其深難測大風吹沙如霧中多神龍魚鱉皆能飛翔有石渠青色堅而甚輕從風靡靡覆其波上一莖百葉千年一花其地一名沙瀾言沙湧起而成波瀾也仙人甯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更生故甯先生遊沙海七言頌云青蕖灼爍千載舒百齡暫死餌飛魚則此花此魚也拾遺記

黃帝遊於洛見鯉魚長三丈青身無鱗赤文成字河圖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牿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

而腊之自淛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莊子

古善漁者宿沙瞿使漁于山則雖十宿沙子不得一魚焉魯連子

篯鏗會遇彭蠡之濱造其名嶽今廬山是也徧遊洞府以窺聖迹已而把釣於臺上雙鯉化爲雙龍冲天而去

務光自投盧川盧川之伯以赤鯉送之

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

太公涓釣隱溪五十六年矣不得一魚季連往
見之太公涓跪石隱崖不餌而釣仰詠俯吟及
暮釋竿膝處成臼跗觸成路季連曰釣所以在
魚無魚何釣公曰不見康王父之釣耶吾方之
猶一日也 符子
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與
農人言農人者古之先賢人也謂望曰子將復
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
如其言初下得鮒刳腹得書文曰呂望封于齊

望知當貴 說苑文類聚
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 尚書中候
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綢餌香中魚食
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
人食其祿乃服于君 六韜
曹共公聞晉文公駢脇使袒而捕池魚 呂氏春秋
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
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
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

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鼈以為夏槁
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罣
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
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麇鳥翼鷇卵蟲舍蚳
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
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我過而里革匡
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
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
之不忘也 國語

景公射賓堂上唱善者一口弦章入公曰吾失
晏子未嘗聞吾不善章曰臣聞君好臣服君嗜
臣食尺蠖食黃身黃食蒼身蒼君其食諂人言
乎公曰善賜弦章魚五十乘弦章歸魚車塞途
章撫其僕曰曩之唱善者皆欲此魚也固辭不
受 晏子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
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
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囷倉粟有餘

若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是以古國之君藏于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以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而妻鰥夫故漁者宜獻餘魚而楚國賴之 新序

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皁衣高冠咤聲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于庭俯之於地乃是大鯷魚也孔子歎曰此物也何爲

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草木之屬神皆能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則爲怪矣殺之則已夫何怪焉 搜神記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說苑

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與之曾子涕泣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 外傳

南假子過程本本爲之烹鱺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鱺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

假子曰天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 韓詩外傳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爲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焉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 韓非子

齊田氏祖于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嘆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

以爲之用鮑氏之子年十二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噆膚虎狼食肉然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出列子○孔叢子中一段大類此不重錄

始皇遺筭袋於海上化爲墨魚江淹文籍鑑魚化爲野繭

昆明池中有神泉通白虎原人釣魚綸絕而去夢於漢武帝求去鈎帝明日戲於池見大魚銜

索帝取放之後三日池邊得明珠一雙帝曰魚之報也三輔決錄

子英者舒鄉人也善入水捕魚得赤鯉愛其色好持歸著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子英怪異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汝上背與汝俱昇天即大雨子英上其魚背騰昇而去列仙傳

陳蕃爲郡法曹正朝見太守王龔客有貢白魚於龔者龔曰汝南乃有此魚蕃曰魚大由明府之德後漢書

葛玄見遺大魚者玄云暫煩此魚到河伯處乃以丹書紙內魚口擲水中有頃魚還躍上岸吐墨書青黑色如木葉而飛又玄與吳王坐樓上見作請雨土人玄曰雨易得耳即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魚乎玄復書符擲水中須臾有大魚數百頭使人取食之神仙傳

郭弘常夏至於射的釣魚供母將餌聞笳角聲

魚躍而出輿地志

魏文帝初鑊中生赤魚宋書

魏時有二魚長尺餘集武庫屋上有司以爲吉祥王肅曰魚生泉而及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邊將殆有棄甲之禍後關東敗果應之晉書

平原高苑城東有魚津傳云魏末平原潘府君字惠延自白馬登舟之部手中筭囊遂墜於水囊中本有鍾乳一兩在郡經年濟水泛溢得一魚長三丈廣五尺剖其腹中得頃時墜水之囊

金針尚在鍾乳消盡其魚得脂數十斛時人異之 雜俎

北固山下大有鱸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九枚 謝玄與兄書

杯渡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魚師施一餒者渡手弄反覆還投水遊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渡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鬬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渡亦已隱 神僧傳

晉崔放字子遊清河人永嘉二十七年寓公安嘗因食鱠而病秋初臨湖上山亭與女子同玩秋荷倚欄極眺忽聞亭檻之際有人語曰賢疾爲嘗食鱠不食則壽長放以左右無人遂起臨檻忽見檻下有一大黿又語如前放遂終身不食水族

晉吳隸爲寒於雲湖有大魚化爲人語隸云晚有大魚攻塞切勿殺隸許之須臾有大魚至塞魚從之隸同侶誤殺大魚是夕風雨瞑冥魚悉飛上木間因號爲飛魚徑 盛弘之荊州記

晉元熙中桂陽郡有老翁垂釣遇大魚掣綸引之並爲綸所纏而死魚腹有文云我閑曾潭榮故從捨潭來磔死赦老翁持釣數見欺好食赤鯉鱠今日得汝爲

隆安中丹徒民陳悝於江邊作魚簄潮去于簄中得一女長六尺有容色無衣裳水去不能動卧沙中與語不應有一人就姦之悝夜夢云我江神也昨失路落君簄中小人辱我今當白尊

神殺之悝不敢歸得潮來自逐水而去姦者尋亦病死矣 洽聞記

謝靈運守永嘉遊石門洞入沐鶴溪泊舟溪旁見二女浣紗顏貌娟秀非塵俗態以詩嘲之曰浣紗誰氏女香汗濕新雨對人默無言何事甘良苦俄而二女微吟曰我是潭中鯽暫出溪頭食食罷自還潭雲蹤何處覓吟罷不見康樂逐回過二三里其弟亦來訪與偕回後人以康樂處曰大郎回其弟回處曰小郎回 太平廣記

明月峽中有二溪東西流宋順帝昇平二年溪人微生亮釣得一白魚長三尺投置船中以草覆之及歸取烹見一美女在草下潔白端麗自言高唐之女偶化魚遊爲君所得亮問曰既爲人能爲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爲不得其後三年爲亮妻忽曰數已足矣請歸高唐亮曰何時復來答曰情不可忘者有思復至其後一歲三四往來不知所終 三峽記

宋文帝元嘉三年春彭城劉樞字正一自江陵

歸鄂下宿上明洲時夜月微明吟嘯次忽二人扣舟高呼正一云我自鄂下來要見正一樞引首望之于岸下見二人各長五尺餘容貌華飾皆白服便與語樞曰久欲奉謁今會良時樞曰卿自鄂下來有何相謂一人曰聞君儒者也故修謁耳遂與同宴夜闌二人俱醉於飲處便臥樞甚異之及左右皆相目不敢言乃以被覆之及明尚寢欲喚因舉被見二魚各長五六尺眼雖動而甚困矣不敢殺乃舁致江中是夕樞夢二人衣白衣各執一珠放樞臥前不語而去及曉枕前二珠各徑寸乃是雙白魚也 三吳記

宋後廢帝元徽三年京口戍將劉萬年夜巡於北固山西見二男子容止端麗潔白如玉遂呼萬年曰吾有何過答曰去位禍即不及萬年見二人所言益異之萬年謂二人深謝前聞何用見酬萬年欲請歸鎮二人曰吾非世人不食世物萬年與語之次化爲魚飛入江去萬年旦日託疾遂罷其位後果如魚所言 江表異同錄

江南無復鰒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鰒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遊噉之少日便盡 南史

武帝大同十年帝幸朱方至四瀆中及玄武湖魚皆驤首見於上若望乘輿者帝入宮而沒洪範五行傳曰魚陰類也下人象又有鱗甲兵之

應下人將舉兵閹宮而䏶睨乘輿之象其後果有侯景之亂 宋書

誌公嘗於臺城對梁武帝喫鱠昭明諸王子皆侍側食訖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矣師何爲爾誌公乃吐出小魚依依鱗尾武帝深異之如今秣陵尚有鱠殘魚也 神僧傳

釋植相曾行弘農水側見人垂釣相勸止之不從其言即唾水中忽有大蛇舉頭四顧來趣釣者因即歸命投相出家上

臨川王宏好食鯖魚頭常日進三百

庾度隱居廬陵鄉居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食已即去 南史曰庾度字孝辛始興人有道術

梁劉之亨仕南郡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亨乞命之亨不解其意既明有人遺生鯉兩頭之亨曰必夢中所感乃放之其夕夢二人謝恩云當令君延一筭 渚宮舊事

梁時江陵劉氏以賣鱔爲業後生一兒頭目是鱔自頸以下方爲人身

釋僧崖嘗隨伴捕魚得已分者用投諸水謂伴曰殺非好業我今舉體皆現生瘡誓斷獵矣遂燒其獵具時獵首領數百人共築池塞堰以養魚崖率衆重往彼觀望忽有異蛇長一尺許頭尾皆赤須臾長大乃至丈餘圍五六尺獵衆奔散蛇便趣水舉尾入雲赤光徧野久久乃滅尋爾衆聚共論前事崖曰此無憂也但斷殺業蛇不害人勸停池堰衆未之許俄而隄防決壞遂即出家

獨角者巴郡人也年可數百歲俗失其名頂上生一角故謂之獨角或忽去積載或累旬不語及有所說則旨趣精微咸莫能測焉所居獨以德化亦頗有訓導一旦與家辭因入舍前江中變爲鯉魚角尚在首後時時暫還容狀如平生與子孫飲讌數日輒去 述異記

晉安郡民斷溪取魚忽有一人著白帢黃練單衣來詣之即同飲饌饌畢語之曰明日取魚當有大魚甚異最在前愼勿殺明日果有大魚長

七八丈逕來衝網其人乃卽殺之破腹見所食
飯悉有其人家死亡略盡 五行記

燕原山天池與桑乾泉通後魏孝文帝以金珠
穿魚七頭於此池放之後與桑乾原得穿魚猶
爲不信又以金縷拖牟箭射著此大魚久之又
與桑乾河得射箭所山在嵐州靜樂縣東北百
四十里俗名天池曰祈連泊 郡國記

開皇十七年大興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設佛會
有老翁皓首白裙襦求食而去衆莫識追而

觀之行二里不復見但有一陂中有白魚長丈
餘小魚從者無數人爭射之或折弦斷矢後竟
中之剖其腹得秔飯始知此魚向老翁也後數
日漕渠暴溢射人皆溺死 隋書

後周大象元年六月陽武有鯉魚乘空而鬬猶
臣下與起小人從之而鬬也明年帝崩國失政
尉遲迥起兵相州高祖遣兵擊敗之

吳郡獻松江鱸魚煬帝曰所謂金虀玉膾東南
佳味也 南部煙花記

一日洛水漁者獲生鯉一尾金鱗赬尾鮮明可
愛帝問漁者之姓姓解未有名帝以朱筆於魚
額上題解生字以記之乃放之北海中後帝幸
北海其鯉已長丈餘浮水見帝其魚不沒帝與
蕭后及諸院妃嬪同看魚之額朱字尚存惟解
字無半尚隱隱角字存焉蕭后曰鯉有角龍也
帝曰朕爲人主豈不知此意遂引弓射之 海山記

後梁韋林京兆人南遷于襄陽天保中爲舍人
涉獵有才藻善劇談嘗爲鮑表以譏刺時人其

辭曰臣鮑言伏見除書以臣爲糝蒸將軍油蒸
校尉臛州刺史脯腊如故肅承將命含灰屏息
憑籠臨鼎載戰載兢臣美愧夏鰛味慚冬鯉常
恐鮨腹之譏懼貽鱉巖之誚是以漱流湖底枕
石泥中不意高賞殊臨曲蒙鈞拔遂得超昇綺
席忝預玉盤遠厠玳筵猥頒象箸澤覃紫腴恩
加黃腹方當鳴姜動桂紆蘇佩欓輕瓢纔動則
樞盤如煙濃汁暫停則蘭餚成列宛轉綠虀之
中逍遙朱脣之內銜恩噬澤九殞弗辭無任屏

營之誠謹箔銅鐺門奉表致謝開詔答曰省表
具悉卿池沼緇紳陂渠復又穿灞人行照有
聞允堪茲選無勞致謝 雜俎
道英行龍臺潭池側見魚之遊乃曰吾與汝共
爭我何者為勝汝不及我我可不及汝耶即脫
衣入水弟子持衣守之經十六宿比出告曰雖
在水中唯弊土坋我耳又嘗嚴冬氷厚雪壯乃
曰如此平淨之處何得不眠 神僧傳
智顗初居臨海以滬魚為業罟網相連四百餘

里江滬溪梁六十餘所即以幅緣所得金帛買
斯海曲為放生之池又表陳宜救禁採捕時
還佛壟如常習定忽有黃雀滿空翱翔相慶鳴
呼山寺三日乃散顗曰此乃魚來報吾恩也又
居山有蕈繡樹皆垂隨採隨出供僧常調若他
涉輩即不生因斯以談誠道感矣
昔有沙門其家大富造作塔寺以旃檀為柱七
寶為剎未成之頃有五百沙彌從遠方來而其
國內有五百賢者各各給與袈裟被服國人謂
寺主遠人當去我先遣發阿闍梨常住自當作
分寺主沙門念言我之功德積若沙彌不可稱
計而國人不能佐助我我但為一切人賤近貴
遠使以火燒寺塔後入地獄畜生九十劫後作
大魚身在海中長四十萬里頭如日月牙長二
萬里正白似雪山舌廣四萬里正赤如火山口
廣万揭里時有五百人入海採寶正是先身給
五百沙門衣者因緣宿對魚張口飲水時舫從
流甚疾皆大恐怖同稱南無佛魚聞其音合口

而聽水住不流開船上有諷經之聲魚便淚出
自念不聞此音其來甚久因不復食經歷七日
命終海中浮屍著岸海生法家隨地能語便識
宿命年滿八歲得羅漢道 藏經
舍衛國中有豪富長者唯無子姓祈禱祀神祇
求索一子精誠欵篤婦便懷妊日月滿足生一
男兒其兒端正世所希有父母宗親共相合集
詣大江邊飲食自娛臨河不領失兒墮水尋時
捋撥覓不能得父母憐念絕而復蘇其兒功德

竟復不死至河水中隨水沉浮時有一魚吞此小兒雖在魚腹猶復不死時有小村而在下流有一富家亦無子姓種種求索因不能得而彼富家忻令一奴捕魚販賣其奴捕得吞小兒魚剖腹看之得一小兒顏貌端正得巳歡喜我家由來禱祠求索精誠報應故天與我即便摩抆乳哺養之時彼上村父母追索此是我兒於彼河失今汝得之願以見還時彼長者而答之曰我家由來禱祠求子今神報應賜我一兒君之

亡兒竟何所在紛紜不了詣王求斷於是二家各引道理王聞其說廉知所以即爲二家共養此兒至兒長大各爲娶婦安置家業二處異居此婦生子即屬此家彼婦生兒即屬彼家時二長者各隨王教其兒長大俱爲娶婦供給所須無有乏短其兒白二父母請求出家父母心愛不能拒逆即便聽許即往佛所求索入道佛即聽之讃言善來頭髮自墮即成沙門字曰重姓佛爲說法得盡諸苦即於座上成阿羅漢阿難白佛不審世尊此重姓比丘本造何行種何善根而今生世墮水魚吞而故不死佛告阿難汝且聽之吾當爲說過去久遠有佛世尊號毗婆尸集諸大衆爲說妙法時有長者來至會中聞受三歸受不殺戒復以一錢布施彼佛由是之故世世受福無有乏短佛告阿難爾時長者今重姓比丘是也由施一錢九十一劫恒富錢財至於今世二家供給受不殺戒故墮水中魚吞不死受三自歸故今値我世得阿羅漢道賢愚經

爾時世尊與彼難陀入迦毗羅婆蘇都城入巳漸至一賣魚店爾時世尊見彼店內茅草鋪上有一百頭臭爛死魚置彼草鋪見巳告彼長老難陀作如是言難陀汝來取此魚鋪一把茅草其彼難陀而白佛言如世尊教作是語巳即於彼店魚鋪下抽取一把臭惡茅草既執取巳佛復告言長老難陀少時捉住還放於地難陀自言如世尊教即把草住爾時難陀捉得彼草經一時頃便放於地爾時佛復告難陀言汝自嗅

手爾時難陁即嗅其手爾時佛復告難陁言汝手何氣長老難陁報言世尊唯有不淨腥臭氣也爾時佛告長老難陁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惡知識共爲朋友交往止住雖經少時共相隨順後以惡業相染皆故令其惡聲名聞遠至佛本行經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時有一池水饒諸大魚爾時大魚救小魚曰汝等莫離此間往他處所爲惡人所得爾時小魚不從大魚教便往至他

處爾時魚師以飯網羅線捕諸小魚見便趣大魚處所爾時大魚見小魚來便問小魚曰汝等莫離此間往至他所不爾時小魚便答大魚曰我等向者已至他所來大魚便救小魚曰汝等既至他所不爲羅網取捕耶小魚答大魚曰我等至彼不爲人所捕然還見長線尋我後來大魚便語小魚曰汝等已爲所害所以然者汝所還見線尋後來者昔先祖父母等盡爲此線所害汝見必爲所害汝非我兒爾時小魚盡爲魚師所捕舉著岸上如是小魚大有死者

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向毗舍離到梨越河見人捕魚網得一魚身有百頭有五百挽不出水是時河邊有五百人而共放牛即借挽之千人併力方得出水見而怪之衆人競看佛與比丘往到魚所而問魚言汝是迦毗梨不魚答言是復問魚言教匠汝者合在何處魚答佛言墮阿鼻獄阿難見已問其因緣佛去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婆羅門生一男兒字迦毗梨聰明

博達多聞第一父死之後其母問兒汝今高朗世間頗有更勝汝不兒答母言沙門殊勝我有所疑往問沙門爲我解說令我開解彼若問我我不能答母即語言汝今何不學習其法兒答母言若欲習者當作沙門我是白衣何緣得學母語兒言汝今且可偽作沙門學達還家兒受母教即作比丘徑少時間學通三藏還來歸家母復問兒今得勝未兒答母言由未勝也母語兒言自今已往若共談論倘不如時便可罵辱

汝當得勝兒受毋教復論不如便罵言汝等沙門愚騃無識頭如獸頭百獸之頭無不比之緣是罵故受魚身一身百頭駝驢牛馬猪羊犬等衆獸之頭無不備有　賢愚經

善男子如恒河岸有七衆生一者常沒二者暫出還沒三者出已則住四者出已徧觀已行六者行已復住七者水陸俱行言常沒者所謂大魚受大惡業身重處深是故常沒暫出還沒者如是大魚受惡業故身重處淺暫見光明因光

故出重故還沒出已住者謂坻彌魚身處淺水樂見光明故出已住徧觀方者所謂鯺魚為求食故徧觀四方是故觀方觀已行者謂是鯺魚遥見餘物謂是可食疾行趣之故觀已行行已復住者是魚趣已既得可食即便停住故行已復住水陸俱行者即是龜也　涅槃經

一河曲中有二狙河中得大鯉魚不能分二狙守之有野干來飲水見狙語言外甥是中作何等狙答言阿舅是河曲中得此鯉魚不能分汝能分不野干言能是中說偈分作三分即問狙言誰喜入淺答言是某狙問誰喜入深答言是某狙野干言汝聽我說偈入淺應與尾入深應與頭中間身肉分應與知法者野干銜魚身來雌者說偈汝何處銜來滿口河中得如是無頭尾鯉魚好肉食雄野干說偈言人有相言鬪不知分別法能知分別者如官藏所得無頭尾鯉魚是故我得食

時有國王名罽眤吒貪虐無道數出征伐勞役人民不知厭足欲王四海戍備邊境親戚分離若斯之苦何時寧息宜可同心共屛除之然後我等乃當快樂因王病瘧以被鎮之人坐其上須臾氣絶由聽馬鳴比丘說法緣故生大海中作千頭魚劍輪迴注斬截其首續復尋生次第更斬如是展轉乃至無量須臾之間頭滿大海時有羅漢為僧維那王即白言今此劍輪聞揵椎音即便停止於其中間苦痛小息唯願大德垂哀矜愍若鳴揵椎延令長久羅漢愍念為長

者之還七日已受苦便畢而比寺上因役王故
次第相傳長打揵椎 付法藏經

廣博物志卷之四十九

廣博物志卷之五十

隴西董斯張纂
玉峯張大復訂

蟲魚下 介蟲 諸水蟲 諸蟲豸

齊景公渡沆之河黿銜左驂沒之衆皆惕古冶子於是拔劍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於砥柱之下乃黿也左手持黿頭右手挾左驂燕躍鵠踊而出仰天大呼水爲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爲河伯也 晏子

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黿入於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猶在其首 續搜神記○宋士宗母亦化鼈事同不重錄

黃河中舊不生黿忽得一以獻虎佛圖澄見而歎曰桓溫其入河不久溫字元子後果如言也 十六國春秋

河條之國有鼉焉能吐食飲以濟饑之者

鼉一名土龍能横船不能上勝

郭璞賦時有人見形 絕鼉 云是鼉精 文選注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
義兆四曰弓兆 周禮
龜人掌六龜之屬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
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
屬 上
憲翼之水其中多玄龜其狀如龜而鳥首虺尾
其名曰旋龜其音如判木佩之不聾 山海經
伊水多三足龜食者無大疾可以已腫 上
大蒙神龜出於潚壑 初學記

磁石上飛雲母來水蛤蟹珠龜與月盛衰 淮南子
龜鼈之類無雄蜂蝶之類無雌 郭璞云
龜得鐵則失溺瑇瑁得醋則甲脫鷄得開磨磬
則隤魮食茄則醉
龜三足曰能鼈三足曰賁
神龜三百歲游蕖葉之上三千歲游卷耳之上
宋書
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
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背象二
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
化下氣上通能知存亡吉凶之變 說苑
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
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
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
龜八曰玉龜
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
龜者陰蟲之老也老者先知故君子舉事必考
之 逸禮

有星池千里池中有神龜八足六眼背負七星
日月八方之圖腹有五嶽四瀆之象時出石上
望之煌煌如列星矣 拾遺記
陶唐之世越裳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
有文科斗書記開闢已來帝命錄之謂之龜曆
伏滔述帝功德銘曰胡書龜曆之文 述異記
堯時與群臣賢智到翠嬀之川大龜負圖來投
堯堯勑臣下寫取告瑞應寫畢歸還水中 [illegible]
禹所穿鑿之處皆以青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

其上 拾遺記

越王勾踐時十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于吳反國葉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爲擒 越絕

數過國獻能言龜一頭長一尺二寸盛以青玉匣廣一尺九寸匣中鑿一孔以通氣東方朔曰唯承桂露以飲之置於通風之臺上欲往卜命朔而問焉言無不中 述異記

葛玄指蝦蟆使飛龜使舞 神仙傳

孔愉經餘亭放龜溪中龜中流左顧後以功封

餘亭侯及鑄侯印而龜左顧更鑄亦然印工以聞愉愉悟乃取佩 晉中興書

餘姚縣倉封閉甚密而年年穀大損耗是富陽縣桓王陵上雙石龜所食即斷雙龜口於是無復虧減 異苑

東北巖海畔有石龜俗云魯班所作夏則入海冬復止於山上陸機詩云石龜尚懷海我寧忘故鄉 述異記

張駿嘗出遊不識其處見一玄龜向之張口而

言曰更九月當有嘉問經九日六月丙戌薨於正德殿 十六國春秋

符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三尺六寸背紋負八卦古字堅命作石池養之食以粟後死藏其骨于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殞命秦庭郎有人夢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未幾爲謝玄破于淮淝 異苑

元嘉初益州刺史遣三人入山伐樵路迷忽見

一大龜如車輪四足各擒一小龜而行又有百餘黃龜從其後三人叩頭請示出路龜乃伸頭若有意焉因共隨逐即得出路一人無故取小龜割以爲臛食之須臾殄死惟不噉肉無恙 異苑

長山縣王惠獲六目龜一頭腹下有萬歲字并有卦兆 南雍州記

建城縣日城用獲四目龜一頭下有萬齊字

臨江郡民劉京孝行鄉里推敬時江水暴溢居者皆漂溺京負其母號泣忽有大龜至其前舉

家七口俱上龜背然行十許里及一高岸龜送失之 九江記

秣陵令中山劉沼梁天監三年為建康監與門生作食次竈裏得一龜長尺許在灰中了不以燔炙為疾劉為設齋會放之於婁湖劉俄遷秣陵令 續異記

陸法和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為授三歸龜乃入草 [illegible]傳

庾信死後化為老龜

隋文帝開皇中掖庭宮每有人來挑宮人司宮以聞帝曰門衛甚嚴人從何而入當妖精耳因戒宮人曰若來但砍之其後夜來登牀宮人抽刀砍之若中枯骨其物走落宮人逐之因入池而沒明日帝令涸池得一龜尺餘其上有刀痕殺之遂絕 五行記

陳崴恭者陳大建初恭年弱冠詣於父母願得五萬錢往楊州市易父母從之恭船載物而下去楊州數十里江中逢一船載龜將詣市賣之恭念龜當死因請贖之謂龜主曰我正有五萬錢願以贖之龜主喜取錢付龜而去恭盡以龜放江中而空船詣楊州其龜主別恭行十餘里船沒而死是日恭父母在家昏時有烏衣客五十人詣門寄宿并送錢五萬付恭父母曰公兒楊州附此錢歸願依數受也父怪愕恭死因審之客曰兒無恙但不須錢故附歸耳恭父受之記兒本錢而皆小濕留客為設食客止明旦辭去後月餘日恭還家父母大喜既止而問附錢所由恭答無之父母說客形狀及付錢月日乃贖龜之日於是知五十客皆所贖龜也 [illegible]

昔波羅奈國有一商主名不識恩共五百賈客入海採寶得寶還返到迴復處遇水羅刹而捉其船不能得前衆商人等極大驚怖皆共唱言天神地神日月諸神誰能慈悲救濟我也有一大龜背廣一里心生悲愍來向船所負載衆人

即得渡海時龜小睡不識恩者欲以大石打殺龜頭諸商人言我等蒙龜濟難活命殺之不祥不識恩曰我倚饑急誰能念恩即便殺龜而食其肉即日夜中有大羣象蹈殺衆人云云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昔有一河名波利耶多隋言度高時彼河岸有一人是結華鬘師其人有園在彼河側而彼河内時有一龜從水而出至華園中求食而行處處經歷蹋壞其華時彼園主見龜壞華園主即捉置於一箧篋中欲殺食

彼龜作念云何得脫此難作何方便誑此園主即向園主而說偈言我從水出身有泥汝且置華洗我體我身既有泥不淨恐畏汙汝篋及華時彼園主作如是念善哉此龜善言教我今不得不取其言我洗其身勿令泥汙我之華篋作是念已即手執龜將向水所欲洗龜身是時彼人即提龜出置於石上是時彼龜出大筋力忽投水時華鬘師見龜沒水作如是言奇哉是龜乃能如是誑逗於我我今還可誘誑是龜使令出水時華鬘師即向彼龜而說偈言賢龜諦聽我作意汝今親舊甚衆多我作華鬘與汝咽恣汝歸家作音樂爾時彼龜作如是念此華鬘師妄言誑我彼師母患著牀其姊採華造鬘欲賣以用活命今作是言定是誑我欲食我故誘我出耳是時彼龜向華鬘師而說偈言汝家造酒欲會親戚作種種諸味食汝至家内作是語龜肉煮已脂糕頭本行經

昔佛在世時有一道人在河邊樹下學道十二

年中貪想不除走心散意但念六欲目色耳聲鼻香口味身受心法身靜意遊曾無寧息十二年中不能得道佛知可度化作沙門往至其所樹下共宿須臾月明有龜從河中出來至樹下復有水狗饑行求食與龜相逢便欲啗龜龜縮其頭尾及其四脚藏於甲中不能得啗水狗小遠復出頭足行步如故不能柰何遂便得脫於是道人問化沙門此龜有護命之鎧水狗不能得其便化沙門答言吾念世人不如此龜不知

無常放恣六情外魔得便形壞神去生死無端
皆意所造宜自勉勵於是化汝門郎說偈言藏
六如龜防意如城慧與魔戰勝則無患（法句經）
鼈人掌取互物（互謂有甲介者）以時籍魚鼈龜蜃凡貍
物（籍投也刺於泥中以取貍藏之物蜃大蛤也生育之時不可取故云以時）春獻鼈
蜃秋獻龜魚（丹此皆以其生育之時）○祭祀共蠯蠃蚳以
授醢人凡掌邦之籍事（周禮）
從水中多三足鼈枝尾食之無蠱疫（山海經）
游中多朱鼈狀如肺有四眼六脚而吐珠（南海志）

一足鼈池精名長項（白澤圖）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為客修鼈
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
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
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
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國語）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為渴
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韓非子）
褒雞國王侍婢有身生子王欲殺之婢云有氣

如鷄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捐之于溷中豬
以氣噓之徙著馬閑馬以氣噓之王乃令其母收
畜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
欲殺之東明走以弓擊水魚鼈浮為橋東明得
渡因都王扶餘之地（魏略）
仁壽中崔弘度檢校太府卿每誡其寮吏曰人
當誠恕無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
人弘度問之曰鼈美乎人懼之皆曰美弘度大
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鼈安知其美俱

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莫不汗流無敢（欺隱）
昔者菩薩為大理家積財巨億常奉三寶慈向
衆生觀市覩鼈心悼之焉問價貴賤鼈主答曰
百萬菩薩答曰大善將鼈歸家臨水放之覩其
游去鼈於後夜來齧其門怪門有聲便出見鼈
語菩薩曰吾受重潤身得獲全無以答恩水居
之物知水盈虛洪水將至必為巨害矣願速嚴
舟臨時相迎答曰大善明晨詣門如事啟王王
以菩薩宿有善名信用其言遷下處高時至鼈

來洪水至矣可速下載尋吾所之可獲無患船亭其後有蚍趣船菩薩曰取鼈云大善又覩漂狐門取鼈云亦善又覩漂人搏頰呼天哀濟吾命曰取鼈曰慎無取也凡人心僞尠有忠信背恩追勢好爲凶逆菩薩曰蟲類爾濟人類吾賊豈是仁哉吾不忍爲也於是取之鼈王悔焉遂之豐土鼈辭曰恩畢請退答曰吾獲如來無所著至眞等正覺者必當相度鼈曰大善鼈退虵狐各去狐以穴爲居獲古人伏藏紫磨黃金百

斤喜曰當以報彼恩矣馳還白曰小蟲受潤獲濟微命蟲穴居之物求穴以自安獲金百斤斯穴非家非塚非劫非盜吾精誠之致願以貢賢菩薩深惟不取徒損無益於貧民可以布施衆生獲濟不亦善乎尋而取之漂人覩焉曰分吾半矣菩薩即以十斤惠之漂人曰爾掘塚劫金罪應奈何不半分之吾必告有司答曰貧民用苦吾欲等施爾欲專之不亦偏乎漂人遂告有司菩薩見拘無所告訴唯歸命三尊悔過自責慈願衆生早離八難莫有怨結如今吾也虵狐會曰奈何斯事虵曰吾將濟之遂銜良藥開關入獄見菩薩狀顏色有損愴而心悲謂菩薩言以藥自隨吾將齧太子其毒尤甚莫能濟者賢者以藥自聞傅即瘳矣菩薩默然虵有所云太子命欲將殞王令曰有能濟茲封之相國吾與參治菩薩上聞傅之即瘳王喜問其所由本末自陳王悵然自咎曰吾闇甚哉即誅漂人大赦其國封爲相國執手入宮並坐談論佛法遂致

太平佛告諸沙門理家者是吾身國王者彌勒是鼈者阿難是狐者鶖鷺子是虵者目連是漂人者調達是 六度集經

蟹亦名執火

軍行地無故生蟹者宜移居吉 述異記

海上有蟹大如錢腹下又有十蟹名曰蟹奴 桂苑錄

黃帝時曰蟹紅蠙蜞鮚牛蟣黃神黃爵白澤解鳥之瑞府亡盧曰 路史

善苑國貢一蟹長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足蟹煮其殼勝於黃膠亦謂之螯膠勝于鳳喙之膠也 述異記

昔有人行海得洲木甚茂乃維舟登岸爨於水傍半炊而林没於水遽斷其纜乃得去詳視之大蟹也 異物志

虾江似蟹而小十二脚

擁劍一名桀步益蟹之類

十二星宮有巨蟹焉 釋典

合澗有牡蠣亦有蠔南土人重之語云得合澗一蠣雖不足豪亦可以高

姑勞如車螯而殼薄 臨海志

朱登爲東海相遺敵蟹醬書曰邀伯王受孔氏之賜必以及鄉人敬謹分斯既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

王吉夜夢一蟛蜞在都亭作人語曰我翌日當舍此吉覺異之使人於都亭候之司馬長卿至吉曰此人文章横行一世天下呼蟛蜞爲長卿

卓文君一生不食蟛蜞 成都舊事

劉臻妻嗜蜆以父名顯音同父諱呼爲扁螺

前月十二日至永嘉郡蠣不如鄞縣車螯亦不如北海 謝靈運答弟書

夏統采梠拾蟛蜞以資養

蘆雖似蛤蜊殼小薄耳 臨海志

夏桀德衰飛蛤滿野 周書

有大螺名躶步負其殼露行冷則復入其殼生卵著石則軟取之則堅明王世則浮于海際焉 拾遺記

仙藥有白水露蛤 漢武內傳

王融初爲司徒法曹詣王儉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顧眄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禮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何也昭略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嗜此物 宋書

周天和元年夏齊冀州人於蜯蛤中得瑤環一

雙一只 異器
隋帝嗜蛤所食數逾千萬忽有一蛤椎擊如舊帝異之寘几上一夜有光及明肉自脫有一佛二菩薩像帝悔不食 續酉陽

昔佛在世時到瞻婆羅國迦羅池邊爲衆說法時彼池中有其一蛤聞佛池邊說法之聲即從池出入草根下聽佛說法時有一人持杖放牛見佛在坐爲衆說法即往佛所欲聞法故以杖刺地誤著蛤頭即便命終生忉利天 菩尼律論

螺亭在南康郡昔有女採螺爲業曾宿此亭乃見衆螺張口而至便亂噉其肉故號此亭爲螺亭 述異記

鸚鵡螺形似鳥故以爲名常脫殼而遊朝出則有虫類如蜘蛛入其殼中螺夕還則此虫出庾闡所謂鸚鵡內遊寄居負殼者也 異苑

晉安書生謝端嘗于海岸觀濤得一大螺剖之中有美女曰予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矜卿純正令爲君作婦端以爲妖呵責遣之女歎息升雲而去 述異記

常州宜興縣有鰥夫吳堪少孤無兄弟爲縣吏性恭順積數年忽于水濱得一白螺遂拾歸以水養自縣歸見家中飲食已備乃食之如是十餘日堪謂鄰母哀其寡獨故爲之執爨乃卑謝鄰母母曰君近得佳麗修事何謝老身堪曰無因問其母母曰子每入縣後便見一女子可十七八容貌端麗衣服輕艷具饌訖即却入房堪意疑白螺所爲乃密言於母曰堪明日當稱入

縣請於母家自隙窺之可乎母曰可明旦詐出乃見女自堪房出入厨理爨堪自門而入其女遂歸房不得近堪拜之女曰天知君敬護泉源力勤小職哀君鰥獨勅余以奉媲幸君垂念無致疑阻堪敬而謝之自此彌將敬洽閭里傳之頗增駭異時縣宰豪士聞堪美妻因欲圖之謂堪曰君熟于吏能久矣今要蝦蟆毛及鬼臂二物晚衙須納不應此物罪責非輕堪唯而走出度人間無此物求不可得顏色慘沮歸述于妻

乃曰吾今夕死矣妻笑曰君憂餘物不敢聞命二物求之妾能致矣堪聞言憂色稍解妻出取之少頃而到堪得以納命令視二物微笑曰且出然終欲害之一日又召堪曰我欲蝸斗一枚君宜速覓此若不至禍在君矣堪承命奔歸又以告妻妻曰吾家有之取不難也乃為取之良久牽一獸至大如犬狀亦類之曰此蝸斗也堪曰何能妻曰能食火其糞火君速送堪將此獸上宰宰見之怒曰吾索蝸斗此乃犬也又曰必何所能曰食火其糞火宰遂索炭燒之遣食食訖糞之於地皆火也宰怒曰用此物奚為令除火掃糞方欲害堪火飈暴起焚爇墻宇宰身及一家皆為煨燼乃失吳堪及妻 原化記

石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為螺時人以為族滅之應 晉史

蚌名魁陸 爾雅

紫蜆如渠洪蚌專車 江賦○以下諸水蟲

蟈氏 如赤菱氏 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

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 周禮

壺涿氏 如琢 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驅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沉之則其神死淵為陵 同上

蕭山湖水出焉東流於食水其中多活師 活師蝦蟇也

蝦蟇大者名田父 洽聞記

蛙大而青脊者俗名土鴨其鳴甚大 陶隱居本草注

竈無故自濕潤者赤蝦蟇名鈎注居之去則止

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體重以五月五日日中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左足畫地即為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己者弓弩矢皆反還自向也 抱朴子○又 行山中見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捉取服之即仙矣

秋蟲與蝦蟇鬪漢武有南越之師黃蟾與白蟾鬪東魏有宇文之逼

蝦蟇為鶉水蠆為蟌蝱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 淮南子

蘭芝以芳未嘗見霜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

鼓造蝦蟇也

蝦蟇日夜鳴口乾而人不聽之鶴鷄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乎 墨子

數九形似蟛蜞竟取七各作九九數滿三百而潮至一日沙九 稽姓

下棋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羣浮闇水維朝繼夕聿役如兒比令史職事也 南齊書

沈僧照別名法朗為山陰令時武陵王紀為會

稽宴東池旁中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照咒厭便息日晚王欲其復鳴僧照曰王歡已闌令汝恣鳴即喧聒 梁書

長老婆伽陀降伏毒惡羅提陀惡龍及為酒困不能折伏蝦蟇 梁武帝詔文

須彌山下金剛中有蝦蟇於中受生中有細色金剛不能礙之有天眼者能見此事 法苑珠林

舜攝天子位拔耳貝闕之民來獻珠蝦 金樓子

吳南陽滕修為廣州刺史或語修蝦鬚長一丈修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修修乃服之 交州記

有丹蝦長十丈鬚長八尺有兩翅其喙如鋸載紫桂之林以鬚纏身急流以為栖息之處馬丹嘗折蝦鬚為杖後棄杖而飛鬚作為丹亦在 拾遺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凡敺蠱則令之比之 周禮

翦氏 鄭注 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

赤友氏 鄭注 掌除墻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蟲

蝳蟬也闇蜩蟪也蟧蜩馬蜩也蛥蚗螿也螗蛣蛉蛣蟦蟧螃蟟也蛾蜉玄駒螞蟞蟟也蟒蛾也地膽蚍蜉青蠵也杜伯蠚螫也景天螢火螢也蜂蜂蠭蟜地蠶蟦蟦蟦蛂蟉蚍蜺蚗蛁蚰蜒也蛛蝥罔工蟷蠰蟷螂也蛺蝶螢蚗也蟿蜓織蛆孫蜻蛉也灸鼠津姑螻蛄蜻蛉蛞螻螻蛄也蚼蟓馬蜓馬蚿也蠓蠓蜉蝣也蟋蟀

也尺蠖蛻也蚴蛻土蜂蠮螉也芊芊陸虻螗
蜋也蛺蝶烏湯目𧒂螵蛸也蟂蟰螢也螢蟏蜻
蚕也蝍蛆吳公也馬蚿蠽蚰也蜻蛉𧍧蛉蒼蝏
也蛛蝥蝂蛛也蠦蜰蝜也蛪蛝螌也蚒蜉蟀螭
也子孑蝺也蠭蛉蚷蚓蜿蟺引無也負蠜蝝也
飛蠊飛蠊也虎王蠗也沙蝨蠍蠍也天社蟯螅
也白魚蛃魚也土蝻蟲蠁也傳蟡𧍮雞也蟨暨
旻青蜓蜓蜻蜓也蟆蠋魚伯青蚨也蚌蠻蠻蟘
蚌也 廣雅

腐草之爲螢也朽葦之爲蛬也稻之爲蛩也麥
之爲蝴蝶也羽翼生焉眼目成焉心智在焉此
自無知化爲有知而氣易也鶴之爲麞也蛬之
爲蝦也不失其血氣而形性變也 搜神記

蠶之種八日蚖蠶 三月績 柘蠶 四月績 蚖蠶 四月績 愛珍 五月績 愛蠶 六月末績 寒珍 七月末績 四出 九月初績 寒蠶 十月績

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
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 淮南子

蠶如龍頸而驥喙邁儀素於羔羊 閔鴻蠶賦

舊說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家無餘人唯有一
女牡馬一匹女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其父乃
戲馬曰爾能爲我迎得父吾將嫁汝馬既承
此言乃絕韁而去徑至父所父見馬驚喜因取
而乘之馬望所自來悲鳴不已父曰此馬無事
如此我家得無有故乎亟乘以歸爲畜生有非
常之情故厚加芻養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
喜怒奮擊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問女女具以
告父必爲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門且莫出入

於是伏弩射殺之暴皮于庭父行女與鄰女於
皮所戲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爲婦
耶招此屠剝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馬皮蹷然而
起卷女以行鄰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
還求索已出失之後經數日得於大樹枝間女
及馬皮盡化爲蠶而績於樹上其繭綸理厚大
異於常蠶鄰婦取而養之其收數倍因名其樹
曰桑桑者喪也由斯百姓競種之今世所養是
也言桑蠶者是古蠶之餘類也案天官辰爲馬

星蠶書曰月當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周禮教人職掌禁原蠶者注云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爲其傷馬也漢禮皇后親採桑祀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公主者女之尊稱也菀窳婦人先蠶者也故今世或謂蠶爲女兒者是古之遺言也 搜神記

伏羲化蠶西陵氏始養蠶 皇圖要覽

園客者濟陰人也姿貌好而性良邑人多以女妻之客終不取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食其

實一旦有五色蛾止其香樹末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至蠶時有好女夜至自稱客妻道蠶狀客與俱收蠶得百二十頭繭皆如瓮大繅一繭六十日始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在故濟陰人世祠桑蠶設祠室焉 列仙傳

建業有婦人背生一瘤大如數斗囊中有物如繭栗甚衆行即有聲恒乞于市自言村婦也常與姊娣輩分養蠶已獨頻年損耗因竊其娣一囊繭焚之頃之背患此瘡漸成此瘤以衣覆之

卬氣閉閤常露之乃可而重如負囊 搜神記

劉薩何師甚在高塔爲衆說法夜入繭中以自沉隱旦從繭出初不寧舍故俗名爲蘇何聖蘇何稽胡名繭也以從繭出故以名焉故以彼俗村村佛堂無不立像名胡師佛也 續高僧傳

螢火一名耀夜一名景天 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〇竹燈 古今注

螢火一名卽炤 爾雅

玉采有螢火大如蜂聲如雀八翅六足有五色蝙蝠黃者無腸倒飛腹向天白者腦重頭垂自其黑者如烏至千歲形變如小燕青者毫毛長二寸色如翠赤者止於石穴穴上入天視日出入恒在其上 拾遺記

務成子螢火丸方云漢武威太守劉子南從道士尹公授其方合而佩之永平中於武威北界遇虜戰敗爲寇所圍矢下如雨未至子南馬數尺矢輒墮地終不能中傷虜以爲神人乃解圍

去 神仙感應篇

張讓段珪劫少帝及陳留王走小平津帝與王夜逐螢火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還宮 後漢書

飛蛾善拂燈一名火花一名慕光 古今注

昭王思諸神異有谷將子學道之人也言於王曰西王母將來遊必語虚無之術不踰一年王母將至與昭王遊於燧林之下說炎帝鑽火之術取綠桂之膏燃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狀如

丹雀來拂於桂膏之上此蛾出於員丘之穴穴洞達九天中有細珠如流沙可穿而結因用爲佩此是神蛾之火也蛾憑氣飲露飛不集下羣仙殺此蛾合丹藥西王母與羣仙遊員丘之上聚神蛾以瓊筐盛之使玉童負筐以遊四極來降燕庭出此蛾以示昭王王曰今乞此蛾以合九轉神丹王母弗與 拾遺記

楚莊王時宮人一旦化爲野蛾飛去 述異記

蠐螬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 論衡

昔人稱雞有五德予以爲蟬亦有五德頭上有緌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節則其信也 晉陸雲賦

促織一名投機一名莎雞一名絡緯 古今注

蛺蝶大者曰鳳子一名鳳車

蛺蝶一名春駒 古今注

梁山有漢武帝廟至今祭時有蝴蝶一二百降祠所翔其殽近之不驚饌餌然後舉去捉之病 著

晉義熙中烏傷葛輝夫在婦家宿三更有兩人把火至階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變成蝴蝶繽紛飛散有銜輝夫腋下便倒地少時死 搜神記

魏收字伯起輕薄尤甚人號爲驚蛺蝶 北齊書

蜂燕趙之間謂之蠓螉大者有蜜或呼笛師 方言

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翌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舟 拾遺記

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管輅往餞之原取燕卵蜂窠蜘蛛著器中使覆射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縣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蜂窠也第三物觳觫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蜘蛛也舉坐驚喜 管輅傳

佛告弟子當勤精進聽聞諷誦莫得懈怠陰蓋所覆吾念過去無數劫時有佛名一切度王是時衆中有兩比丘一名精進辯一名德樂止共

聽法精進辯者聞經歡喜應時即得阿惟越致神通具足德樂止者睡眠不覺獨無所得時精進辯謂德樂止言佛者難值億百千世時乃一出當勤精進爲衆善本如何睡眠時德樂止聞其教詔便即經行於祇樹間甫始經行復往睡眠如是煩亂不能自定詣泉側坐欲思惟復生眠睡時精進辯便以善往而度之化作蜂王飛趣其眼如欲螫之時德樂止驚覺而坐畏此蜂王須臾復睡時蜜蜂王飛入腋下螫其胸腹德樂止驚心中懅悸不敢復睡時泉水中有雜色華種種鮮潔時蜜蜂王飛住華上食甘露味時德樂止端坐視之畏復飛來不敢睡眠思惟蜂王觀其根本蜂王食味不出華中須臾之頃蜂王睡眠墮汚泥中身體沐浴已復飛還住其華上時德樂止向蜜蜂王說偈言是食甘露者其身得安隱不當復持歸徧及其妻子如何墮泥中自汙其身體如是爲無黠毁其甘露味又如此華者不宜久住中日沒華還合求出則不能

當須日光明爾乃復得出長夜之疲實如是甚勤苦時蜜蜂王向德樂止說偈報言佛者譬甘露聽聞無厭足不當有懈怠無益於一切五道生死海譬如墮汙泥受欲所纏裹無智爲甚迷日出衆華開譬佛之色身日沒華還合世尊般泥洹值見如來世當勤精進受除去睡陰蓋莫呼佛常在深法之要慧不以色因緣其現有著者當知爲善權善權之所度有益不唐舉而現此變化亦以一切故時德樂止聽聞其說即得

不起法恐解諸法本遠陁隣尼 六度集經

徐邈晉孝武帝時爲中書侍郎在省直左右人恒覺邈獨在帳內似與人共語有舊門生一夕伺之無所見天時微有光始開牕戶瞥見一物從屏風裏飛出直入鐵鑊中仍逐視之無餘物唯見鑊中聚菖蒲根下有大青蚱蜢雖疑此物魅而古來未聞但摘除其兩翼至夜遂入邈夢云爲君門生所困往來道絕相去雖近有若河山邈得夢甚悽惋門生知其意乃織發其端邈

初時疑不即道久乃語曰我始來直便見一青衣女子相從前度猶作兩髻姿色甚美聊試挑謔卽來就巳且愛之仍溺情亦不知從何而至此兼告以夢門生因具以狀白亦不復追殺蚱蜢 廣記

紺繙蜚虫也如蜻蛉七月羣飛闇天云是蝦化 古今注

方言曰蜻蛉謂之蝍蛉郭註云江東呼爲狐黎

古今注云蜻蜓小而赤者名赤卒一名絳翳一名赤弁丈人色青而大曰蜻蜓小而黃曰狐黎

閭隱居曰蜻蜓一名諸乘有赤黑青黃不同蜓一作蝏

蜻蜓一名桑根 說文 一名白宿 古今注 淮南人呼康伊 方言

蜻蛉一名負勞 [illegible]

楚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曰吾願生得之養由基扳弓射之拂左翼 尸子

蜻蛉鳴衣裘成蟋蟀鳴懶婦驚 崔寔月令

黃帝時有大螻如羊 [illegible]志

廣陵太守平原龐企字子及自說其乃祖嘗罪繫獄時有螻蛄行其左右謂曰爾有神當活我因投食與之食盡後來形稍大數月形如豚及當刑螻蛄夜掘壁爲孔以出龐氏常祠螻蛄焉 搜神記

隋大業中河南人婦女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以蚯蚓爲炙以食之姑怪其味竊藏一臠留以示兒兒還見之欲送婦詣縣未及而雷震失

其婦俄而婦從空中落身衣如故而易其頭爲
白狗頭言語不異問其故答云以不孝姑爲天
神所罰夫以送官時乞食於市復不知所在冥報
記

鼅鼄謂之蠾蝓

蜘蛛長股者俗呼喜子又謂之喜母又名絡新
婦海錄

重耳奔齊見蜘蛛布網曳繩執豸而食曰人之
有智不如蜘蛛符子

楚國龔舍初隨楚王朝宿未央宫見蜘蛛大如
栗四面縈羅網有虫觸之而死乃嘆曰吾生亦
如是耳於是挂冠而退時人笑之謂舍爲蜘蛛
隱金樓子

陳郡殷家養子名琅與一婢結好經年婢死後
尤往來不絕心緒昏錯其母深察焉後夕見大
蜘蛛形如斗樣緣床就琅便燕爾怡悅母取而
殺之琅性理遂復異苑

螳螂世謂之天馬兗豫謂之拒斧[illegible] 齊杞以
東謂之馬穀方言 一名斫父說文

蝦蜓一名龍子一曰守宮善上樹捕蟬食之其
長細五色者名爲蜥蜴短大者名蠑螈一曰蚖
醫大者長三尺其色玄紺善螫人一名玄螈一
曰綠螈古今注

守宮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蠦蝘[illegible]或
謂之蜥易南陽人又呼蝘蜓 其在澤中者謂之易蜴音析
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蠑螈榮元二音 東齊海岱謂
之螔蝶似蜥易大而有鱗今所在通言蛇醫耳[illegible] 北燕謂之祝

蜒音延 桂林之中守宮大者而能鳴謂之蛤解似蛇醫短身有鱗采江東人呼爲蛤蚧[illegible]汝潁人直名爲蛤[illegible]音解誤聲也[illegible]

曹叔雅異物志曰魚跳跳則蜥蜴從草中下稍
相依近便共浮水上而相合事竟魚還水底蜥
蜴還草中[illegible]

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咒令叩頭又咒令吐血皆
從所教如似請放稽顙輒七十而有聲故俗呼
爲叩頭蟲異苑

縊女蟲也一名蜆長寸許頭赤身黑恒吐絲自

懸昔齊東郭姜旣亂崔杼之室慶封殺其二子姜亦自縊俗傳此婦骸化爲蟲故以縊女名蟲也

海曲有物名蚘公形如覆蓮花正白 並上

蟲有蚘者一身兩口爭相齕也遂相食因自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蚘類也 韓非子

蟋蟀一名吟蛩一名蛩秋初生得寒則鳴一云濟南呼爲懶婦 古今注

釋道貴聞蟋蟀曰時聞此聲足代簫管

秦中兒童戲曰顚當顚當守門蝃蝓寇汝無處奔顚當蟲也爾雅謂之王蛈蝪

東郭姜爲蜆樂浪尉爲魚有曹氏之子爲 增

豫章有一家婢在竈下忽有人長數寸來竈間婢誤以履踐殺一人遂有數百人著縗麻持棺迎喪凶儀皆備出東門入園中覆船下就視皆是鼠婦作湯澆殺遂絕 搜神記

益符虫一名無舌可療閉疾 本草

南方有虫名蝜蝂一名蟹蠲又名青蚨形如蟬而稍大味辛美可食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蠶子取其子母卽飛來不以遠近雖潛取其子母必知處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復飛歸輪轉無已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蚨 搜神記

度古似蚯蚓色類蚓長二尺餘首如鏟背上有黑黃襴稍觸則斷嘗趁蚓蚓不復動乃上蚓掩之良久蚓化惟腹泥 雜俎

蜘蛛在孔穴中及草木稠密處作網如蠶絲爲幕絡何蠅蚋觸網則出檢食之形如蠅虎身有毛斑 本草

江浦之間生麼虫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𧈙俞師曠方夜擿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崆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

霆之聲（列子）
蝇虎蠅狐也一名蠅蝗一名蠅豹（古今注）
號郡有虫名謝豹謝豹人也抱耻死其魂為虫潛行地中羞見人掘出之猶以足覆面作恐耻狀（雜俎）
吾初讀莊子蜺二首韓非子曰虫有蜺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齕遂相殺也茫然不識此字何音逢人輙問了無解者按爾雅諸書蚕蛹名蜺又非二首兩口貪害之物後見古今字詁此亦古之虺字積年凝滯豁然霧解（顔氏家訓）
宋明帝嗜蜜漬鱁鮧每啖數升（宋書）
蠅醜扇青蠅之類好搓翅自扇（爾雅）
庫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北史）
舍衛國中有一老公出家兒小郎為沙彌共父入村乞食村遠日暮父老行遲兒畏毒獸急扶其父推父墮地應時而死佛言我知汝心無有惡意不得殺罪此由過去父病睡臥多有飛蠅數來惱觸父令逐蠅蠅來見額以杖打之即殺其兒亦非惡意今遂相報（[illegible]）
惠公出洛陽道上有虫作聲曰韓尨韓尨若以為韓氏將死蟲先言韓謂破沫（[illegible]）
蓼虫在蓼則生在芥則死非蓼仁而芥賊也本不可失（[illegible]）
蝙蝠生子深目晝飅雖饑相就衆人莫取（[illegible]）
蜉蝣戴盆不能上山（[illegible]）
短狐上弩於蟲蜮之翔浮游等死於白露之（[illegible]）
東海有蟄鳥狐連萊而遊於滄海有紅蟻者聞而悅與群蟻相要乎海畔欲觀鰲之行月餘鰲潛未出也數日風止海中隱淪如岳其高纍天群蟻曰彼之冠山何異乎我之戴粒也我何用數百里勞形而觀之乎（苻子）
晉太元中桓謙字敬祖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稍乘具裝馬從岊中出精光耀日遊走宅上數百為群部障指麾更相撞刺馬既輕快人亦便捷能緣几登竈尋飲食之所或有切肉輒來叢聚力所能勝者以稍刺取還入穴中蔣山

道士朱應子令作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
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穴中（述異記）
孟州王雙宋文帝元嘉初忽不欲見明常取水
沃地以菰蔣覆上眠息飲食悉入中云恒有女
著青裙白領巾來就其寢母聽聞薦下有聲歷
歷發之見一青色白纓蚯蚓長二尺許云此女
常以一奩香見遺氣甚清芬奩乃螺殼香則菖
蒲根于時咸謂雙暫同阜螽矣（上）
石勒時淳瓜白差婦産一卵大如五斗剖之有蚯

如巨蟻雙足立行（十六國春秋）
董昭之乘船過錢塘江江中見一蟻著一短蘆
遑遽畏死因以繩繫蘆著船船至岸蟻得出其
夜夢一烏衣人謝云僕是蟻中之王也感君見
濟之恩君後有急難當相告語歷十餘年時所
在劫盜昭之被橫錄爲劫主繫餘姚昭之忽思
蟻王之夢結念之際同被禁者問之昭之具以
實告其人曰但取二三兩蟻著掌中語之昭之如
其言夜果夢烏衣人云可急投餘杭山中天下旣

亂赦令不久也旣寤蟻齧械已盡因得出獄過
江投餘杭山旋遇赦遂得無他（齊諧記）
陳後主時隋軍至江蚯蚓盡出森然如植箭陳
氏水鄉蚯蚓土象陳氏自稱土德盡出明傾
其窟宂以幽歸於是歲隋平陳（廣五行記）
愚痴多故受蚯蚓蠅蝦螻蟻鵂鶹角鵄之屬諸
騃重鳥（法苑珠林）
昔有小國有好林藪有五道士於中學道有一
比丘得六神通有一沙彌年始八歲共在山中

各一面坐師知沙彌命餘七日即語沙彌汝父
母思汝汝可歸家八日早來沙彌歡喜稽首而
去道逢大雨流潦滂沛地有蟻穴流水欲入沙
彌念曰我佛弟子一者慈心二者活生即便壅
土決水令去沙彌歸家無有他變八日晨還師
逕見之怪其所以七日應死今何因緣得非鬼
神化現來乎即入三昧見其救蟻現世延壽沙
彌三稽首作禮於一面坐師謂言汝作大功德
爲自知否沙彌言七日在家無他功德汝命應

盡昨日以救蟻故現世增壽八十餘年沙彌歡喜言善有報即更勤修精進不懈得阿羅漢上

雷蜞大如蚓以物觸之乃蹴縮圓轉若鞠良久引首鞠形漸小後如蚓焉或云齧人毒甚 雜俎

江南有蚊母鳥夏月夜鳴吐蚊叢葦間又蚊樹枇杷熟則皮裂蚊紛然而出

河內有人嘗見黍米許大人馬滿地取火燒之皆化蚊蚋飛去 古今注

南方蚊翼下有蜚蝱焉目明者見之每生九卵復未常曾有復成九子蜚而俱去蚊遂不知亦食人及百獸食者知言蝱小食人不去也此蝱旣細且小因曰細蠛陳章對齊桓公小蝱是也此蝱長春生以季夏藏於鹿耳中名嬰蜺亦細小也 神異經

江南有吐蚊之鳥塞北有蚊母之草南中有産蚊之木

齊桓公卧于栢寢謂仲父曰吾國富民殷無餘憂矣一物失所寡人猶爲於邑白鳥營肌而求飽寡人因之開翠紗之幬進蚊子焉其蚊有知禮者不食公之肉而退有知足者集公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遂長噓短吸而食之及其飽也腹腸爲之破潰公曰嗟乎民生亦猶是矣 金樓子

晉獻公二年周惠王居於鄭鄭人入王府多脫化爲蜮射人 搜神記

荆州南齋盛夏之月無白鳥余極寢處於其中及移餘齋則聚蚊之聲如雷矣數丈之間如此之異吁可怪哉 金樓子

元嘉五年秋夕豫章胡充有大蜈蚣長三尺落充婦與妹前令婢挾擲婢繞出戶忽覩一姥衣服臭敗兩目無精到六年三月合門時患死亡相繼 異苑

過去有禿頭染衣人共兒持衣詣水邊浣衣已絞曬持歸爾時大熱眼闇道中見一樹便以衣囊枕頭下睡有蚊子來飲其頭血兒見已父疲極睡卧便發惡罵云是弊惡婢兒蚊子何以來飲我父血即持大棒欲打蚊子蚊子飛去棒著

父頭卽死時此樹神便說偶言寧與智者讐不與無智親愚爲父害蚊蛟去破父頭 法苑珠林

曇遊道人淸苦沙門也剡縣有一家事蠱人噉其食飲無不吐血死遊嘗詣之主人下食遊依常咒願一雙蜈蚣長尺餘便於盤中跳走遊便飽食而歸安然無他 搜神記

濡需者豕虱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國不知屠者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 莊子

三虱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虱曰爭肥饒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乃相與聚嘬其母而食之彘臞人乃弗殺 韓非子

齊魯爭汶陽之田魯侯有憂色魯隱者周豐往見曰臣嘗晝寢啾然有羣虱之鬭乎衣中甘臣膏腴之肌餌臣項脅之膚相與樹黨爭之曰爭不息相殺者大半虱父止之曰吾與汝所慮不過容口而已奚用交戰爲哉羣虱止今以七百里爲君之城亦以足矣而以汶陽數畝之田啟君之心曾不如一虱之知竊爲君羞之魯侯曰善 符子

余居貧布衣十年不制一袍之緼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起居甚疏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惰嬾事皮膚澡刷不謹澣沐失時四體𣯛𣯛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虱猥流淫癢渭濩無時恕肉探揣擭撮日不替手虱有諺言朝生暮孫若吾之虱者無湯

沐之慮絕相弔之憂宴聚乎久襟爛布之裳服無改換搯齧不能加脫略緩嬾復不勤於捕討孫孫息息三十五歲焉 卞彬蚤賦序

太原孫廣頭上有虱不得有虱大者便遭朞喪大功小則小功緦麻

江泌性仁義衣敝虱多綿裹置壁上恐虱餓死乃復置衣中後終身無虱 齊書

晉愍帝時大蝗司冀靑雍螽石勤亦競取百姓禾時人謂之胡蝗

世稱南陽卓公爲緱氏令蝗不入界葢以賢明至誠災虫不入其縣也此又虛也夫賢明至誠之化通於同類能相知心然後慕服蝗虫閩虻之類也何知何見而能知卓公之化使賢者處深野之中閩虻能不入其舍乎閩虻不能避賢者之舍蝗虫何能不入卓公之縣如謂蝗虫變與閩虻異夫寒溫亦災變也使一郡皆寒賢者長一縣一縣之界能獨溫乎夫寒溫不能避賢者之縣蝗虫何能不入卓公之界夫如是蝗虫適不入界卓公賢名稱於世世則謂之能却蝗虫矣 論衡

變復之家謂虫食穀者部吏所致也貪則侵漁故虫食穀身黑頭赤則謂武官頭黑身赤則謂文官使加罰於虫所象類之吏則虫滅息不復見矣夫頭赤則謂武吏頭黑則謂文吏所致也時或頭赤身白頭黑身黃或頭身皆黃或頭身皆青或皆白若魚肉之虫應何官吏時或白布豪民猾吏被刑乞貸者威勝於官取多於吏其虫形象何如狀哉虫之滅也皆因風雨案虫滅之時則吏未必伏罰也陸田之中時有鼠水田之中時有魚蝦蟹之類皆爲穀害或時希出而暫爲害或常有而爲災等類衆多應何官吏魯宣公履畝而稅應時而有蝝生者或言若蝗蝗時至蔽天如雨集地食物不擇穀草察其頭身象類何吏變復之家謂蝗何應建武三十一年蝗起太山郡西南過陳留河南遂入夷狄所集鄉縣以千百數當時鄉縣之吏未皆履畝蝗食穀草連日老極或蜚徙去或止枯死當時鄉縣之吏未必皆伏罪也 上

馬援爲武陵太守有蝗援振貧窮薄賦稅蝗入海化爲魚蝦

後漢徐栩字敬卿吳由拳人少爲獄吏執法詳平爲小黃令時屬縣大蝗野無生草過小黃界飛逝不集刺史行部責栩不治栩棄官蝗應聲而至刺史謝令還寺舍蝗即飛去 搜神記

廣博物志卷之五十 終